28

巴尔扎克全集



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



ISBN 7-02-002259-6/Z · 337
定价：35.30 元

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

巴尔扎克全集

第二十八卷

杂著［Ⅱ］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Balzac

Œuvres Diverses

Ⅱ

Œuvres complètes de Balzac

Louis Conard, Libraire – Éditeu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全集(28)/(法)巴尔扎克(Balzac, H. de)著;
王文融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 重印
巴尔扎克诞生二百周年纪念
ISBN 7 – 02 – 002259 – 6

Ⅰ. 巴… Ⅱ. ①巴… ②王… Ⅲ. ①巴尔扎克(1799～1850) – 全集②杂文 – 作品集 – 法国 – 近代 Ⅳ. 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2380 号

本卷编校人员:艾　珉(责任编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52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5 插页 1
199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501 – 2500
定价 35.30 元

目　次

杂　　著

Ⅱ

（1830—1832）

王文融 译

拜 访*

一

在年轻小姐寄宿学校

仆人通报我来了。

“您真好!” ××夫人见我进来时嚷道,“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您准时。我已吩咐十二点套马。请坐。天气冷吗?天气热吗?我戴披肩还是穿皮大衣?……您的手!……喂,把手给我。可怜的朋友,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见到您?”

我和到达之前一样摸不着头脑。××夫人准是心中有事才夸我准时;我比她短笺上指定的时间提前来了,而对一位刁钻促狭,但真心依恋丈夫的女子来说,这个小小的细节证明的与其说是守时,倒不如说是好奇。我克制住自己没有向她提任何问题:必须始终给自己树个好名声,不管它多么微不足道。

“您就要见到她了,”她继续说,朝我点点头,“她在这儿。”

我感到一阵难过。

---

* 这两篇杂文分别发表在一八三〇年四月二日和十六日的《时尚》杂志上,署名阿桑克斯·伯爵。巴尔扎克在注释中说:“作者打算在一系列文章中思考妇女在一生中最值得关注的各个时期的处境。他应该从童年开始。”

“谁在这儿?”我心里想。

痛苦默默地回答了这个可怕的字眼:死了!“是的,死了!她死了!”

××夫人打铃唤贴身女仆。

“我曾感到有点为难,”她接着说,“但我的姑妈对这类事了如指掌,她向我指出一所极好的寄宿学校:我们就要去那儿……,街名是……啊!上帝!我把地址弄哪儿去了?”

贴身女仆走了进来。

“路易丝,你找到寄宿学校校长的地址了吗?”

“是的,太太。”

“给我,给我呀!……”

我始终很纳闷,但从××夫人的着急忙慌和思想的缺乏条理来看,这里面有股全力以赴的劲头。必要的话,女人搞鬼时可以镇静自若,行善时却绝做不到。

××夫人交给我一页纸,上面写着:莫兰夫人私立学校,蒙梭街二十一号。

“您知道,”××夫人又说,“我姑妈是个古板的女人……”

接着,她朝贴身女仆转过身去:

“天气很好,给我一顶薄些的帽子,小姐。”

“太太错了,风很冷。”

“上帝,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我戴这顶丝绒帽……你给了我一条毛料连衣裙,可太阳那么好……”

然后,她冲着我说:

“那些女施主无所不知,我姑妈那份好奇……”

“太太穿另一条连衣裙吗?”

“不,来不及了。把我女儿领来吧。”

"您女儿?"我叫道。

"对;您看,我想配得上人家给予我的信任……这可怜的女孩儿将成为我的孩子。"

一个小姑娘走进来,跑着扑到××夫人的怀里。我无需再问什么;她的在场向我说明了一切!大滴的泪水使我眼皮发胀,视线模糊,然而这头美丽的金发,随随便便盘在额头上方……天使的额头!这双明眸,这张脸庞,令我回想起已经不在的那个女子。可怜女孩的黑衣裙重新鼓起了我的勇气。××夫人打发她到我跟前来。我的目光经受不住她那稚气的目光;我亲了亲她的头发。

××夫人为我的激动感动不已;似乎回想起她写信请我来陪她出趟门,却丝毫没有告诉我她的计划。

"我真丢三落四!"她大声说,"我现在才想起您不知道她委托我抚养她的女儿……您对我那样不关心!……是的,她临死前想到了巴黎的朋友们……她叮嘱我与一位有可能关心她的人一起照看她的孩子……瞅!多么令人伤心的信啊!……我挑选了您;我做得不对吗?……您该想到教育一个女孩子是件多么重要的事:这小家伙有一天将有六万法郎年金。"

××夫人讲着;孩子望着我,好像在回想是否已经和我见过面……啊!仆人及时来通知马已备好!……孩子交回保姆手里,我们动身了。

我觉得我们要走的路程很长,尽管××夫人只对我讲些有趣的回忆,但这些回忆听着叫人心里难受,我无力应对……我受着折磨,想看看那封包含着一位女子遗愿的信,这女子的死对和她相识的人来说是个惨重的损失。我不知道何种隐秘的希望激荡着我的心;一度竟斗胆指望××夫人的轻佻……我结结巴

巴地向她提出我的请求，她一口回绝，制止了这方面的一切纠缠。于是我想到女子无个人利害需要违背友谊法则时，她们遵循这些法则比我们这些人更一丝不苟，我只好死了心。

马车停在一幢十分雅致的房子前，从金色酒神杖①式的栅栏上方可以瞥见列柱廊：这就是莫兰夫人的私立学校，尽管外表丝毫看不出来。

穿过一个漂亮的小庭院，北风没有驱散院中三月阳光温馨的暖意，我们被领到一间会客室。

这幢房屋收拾得既有法国式的雅致，又有英国式的舒适，令人顿生好感。

××夫人报出姑妈的名字，作了自我介绍，提到受她监护的未成年孤女，问了一些情况。交谈当中，我细看了学生们用铅笔画的几幅肖像。小艺术家们谈不上有什么才华；但是引发创造这些作品的感情令我深思：××夫人此刻拿出如此伟大凭据的友谊，不正是在女子度过第一个四分之一人生的这些寄宿学校里开始的吗？心灵不正是在这儿与生活方式协调起来，为她们的未来做准备吗？……

可女子的未来是怎样的未来啊！年轻时，她们是客厅的活点缀，是头戴花冠、为主子们培养出的奴隶；哪只手给她们套上锁链无关紧要，只须这些锁链是镀金的。但她们的青春很快在大出风头的琐事中逝去，等到上了年纪，世人就远远避开她们；她们被迫反躬自省；徒劳地寻找一颗与她们呼应的心；没有子女的母亲，没有丈夫的妻子，她们发着抖走向坟墓，对永恒的毁

---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酒神杖是根尖端带一个松果或一簇葡萄叶的长棒，为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司所执。

灭和对唯一能使她们免遭毁灭的上帝同样惧怕。

有人走进会客室，孩子们欢快而久久不停的大笑声这时一直传到我们耳际：课间休息时间到了。童年欢乐中的纯洁与盘踞在我头脑中的思绪形成鲜明的对照；豆蔻年华幸福的无忧无虑使我恢复了独立思考，我需要它以便参观学校内部：良机不可失；我体验到的欣喜如同一个欧洲人踏进穆斯林的后宫，但我为不同的感情怦然心动。

莫兰夫人的寄宿学校是在她丈夫——其青年男子学堂享有着应得的声誉——的监督下为她建造的，长期经验的成果支配了整体，并在细枝末节中显露出来：寄宿学校坐北朝南，四周花园环绕，空气洁净，教室宿舍布局合理；秩序，清洁，雅致迷住了我；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切。那儿，是一间健身房，厚厚的一层细沙消除了摔倒受伤之虞；这儿，是一座装饰趣味高雅的小教堂；稍远，牛栏之上是医务室，和煦的空气从一个开口处进入牛栏。自学校开办以来，还没有一个女病人走进这个病痛之所。我发现到处是钉着耶稣的青铜十字架，作为这些供八十名女生居住的宽敞房间的唯一点缀；但是，在画室，这一发现对我的触动更大。基督在那儿俯视着所有打上古代天才印记的易碎的残破石膏像：这种混合，在罗马圣彼得主教座前可以觅到，它空前尖锐地向我诉说了当今在怀疑之风劲吹下美术表达宗教感情的无能为力。

“倘若基督教不再满足我们智力的需要，”我想，“倘若它不能占满我们的心，至少我们不应忘记多亏它我们才有了今日，是它摧毁了对女子的奴役，必须尽量忘却这种奴役，直至对它的回忆。基督的形象应当放在哪儿，比放在这群注定要当母亲的姑娘中间更合适呢？

钢琴声打断了我的遐想；一名女学生在弹奏《哑女》①的祈祷曲，给人一种美妙的感觉；这感觉与我的思绪那样协调，我以为听见了未来之声，听见了其他艺术门类所无法表达的宗教语汇……

"您看我多高兴，"××夫人这时对我说，"我会提起这所学校的。"

"您要当它的后台？"我回答说。

"您以为我在说笑？……当我对母亲们说：'把你们的女儿送到这儿来'，所有的母亲都会相信我的话。况且，事情已安排好，我喜欢这所寄宿学校，我们的小孤女在这儿会过得很好；我非常喜爱散步，蒙梭公园离这儿只有几步路，我会经常来，希望在这儿碰见她；您知道，奥尔良公爵夫人把她的一位教女托付给了奥兰夫人，由于这个情况，她的小伙伴全部获准随意出入公园。"②

××夫人刚说完，我们见快活的女寄宿生们全走了进来；她们脸上喜气洋洋。有几个互相讲英语，另外的则讲意大利语，我用这两种语言加入了她们的谈话。

多么幸福的年龄，她们还未曾领教财富和出身的区别，最勤勉、最有学问者名列前茅，聪明才智未受到骄横傲慢的侮辱，惩罚和奖赏是所作所为的后果！

"您跟我一道去内衣店吧，"××夫人对我说，"我要为我们亲爱的小朋友订做衣服行装；您是否注意到她们全都穿黑罩衫？着装没有差别。这样好，哈！这样很好！对我们女子而言，教育应当有一个平等的基础；我们都要履行同样的义务。对啦，您看

---

① 指法国作曲家奥贝尔（1782—1871）于一八二八年创作的歌剧《波蒂奇的哑女》，该剧被认为是大型歌剧的开山之作。

② 蒙梭公园当时是奥尔良公爵，即未来国王路易-菲力浦的私人产业。

过我的画像了吗?……我们就去看,然后去一家妇女时装店……首先得安排好您的时间。您留下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今天是我去意大利剧院看戏的日子;再说这可怜的小家伙,您还没有和她混熟……她像她母亲,是不是?”

阿莱克斯…伯爵

(《时尚》杂志,1830年4月2日。)

二

一位画家的画室

“肖像应当像本人……”

讲这话的是××夫人。她结婚时得到六十万法郎,一份丰厚的结婚礼物和她自己选中的丈夫;但她的美貌使人忘记了嫁妆,并使人诋毁那个善良的年轻人只有讨她欢心的长处。这难道还不够?算啦,我们对可怜的阿尔弗雷德是不公正的;我们全忌妒他的幸福,羡慕他的优越,而且自尊心十足:这是惯例。八年的时光过去了,八年!我能够忘记第一次见到那位女子……的日子吗?可怜的女孩明亮而茫然的目光令我回想起她,当痛楚告诉你这目光蕴涵的预兆时,它变得难以承受……倘若我回忆起我鼓足勇气目睹一切的那次丧礼,那场使我永远陷入孤独的死亡婚礼,这回忆与欢乐反差多么大啊!这欢乐胜过华美的服饰,令××夫人如此美丽。一位女子在世人中间始终很幸福;被人爱,被人赞美,被人羡慕;另一位……另一位现在安安静静,解除了誓言;她是属于我的,披着长长的白面纱,没有鲜花,没有希望,但她永生永世属于我一个人。

“为什么您这样瞧着我?”××夫人继续说,“是的,肖像应

当像本人；否则就不过是一幅画了。”

“肖像应当漂亮，”我答道，“否则，它决不像本人。”

“您变得事事爱发悖论，叫人不知从哪个角度和您攀谈。您如何支持您那一套，如果我对您说出……比方……德·P. 夫人的名字？您照这个模特儿画一幅漂亮的肖像吧！……”

“德·P.夫人五官粗大，长得又瘦又干瘪，头发是红棕色的：没有比美化她更便当的事了。难画的肖像是长得像您的那种人的肖像。”

“可怜的朋友，难道您认为讲一句客套话就能摆脱困境？要讲全您的优良品德，您只差变成奉承者了。”

“绘画是个错觉；为什么不使它变成完全的错觉呢？漂亮始终是相对的；这是个指小词①……”

“我明白，您要的是微型肖像画。”

“我希望画家即使在画肖像时也有足够的想象力，对他剖析的面孔上与相貌相称的感情作一番遐想；我希望他赋予面孔一种表情：丑陋总有一刻是美的。风趣的人从来都不丑！尤其是好人！画家的才华令容貌传情达意，但画家的灵魂应当泄露容貌的语言。”

“您使我心惊胆战！如果这位先生乐意要我说些……？”

“放心吧，艺术透过诗意才有威力，而诗意止于恶意之始。”

“但说到底，我的肖像……如果您来画，您将派给我哪种语言呢？”

“如果我画您的肖像！那得问它而不是问我……”

“这不能算回答。”

① 指小词（语言学术语），名词加上某种尾缀，即小××之意，常常用来表示亲昵、怜爱的感情。

"您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我不认识比我更高明的歌手……"

"必须承认您很谦虚；您特别精心地藏起您的才华。什么时候我们将有幸听您唱歌呢？"

"可惜，我唱歌走调，而且不识乐谱；我在心里唱，但唱得那样动情，感情那样深沉，有时我突然发觉自己哭了：歌词是我的，曲调是我的，我勾勒出一张有点苍白但楚楚动人的面孔，目光无精打采，时而炯炯有神……头发蓬乱……嗽！但愿您能瞧见它！但愿您能听见我唱！……没有人，不，没有人将实现我心中的梦……拉马丁[①]、罗西尼[②]、茜斯塔[③]、玛利勃朗[④]、吉罗德[⑤]？……或许……可以！当我读他们的作品，听他们演唱，看见他们时，我认出了自己的思想；这是由别人表现的我：我感觉，他们表达；我构思，他们实施；他们表现我，揣测我，拉着我去我想去的地方……"

我说不出我在继续讲呢，抑或沉浸在遐想中；但××夫人的声音不再传到我的耳际，只有开车门的声音才使我回到日常生活的运动中来。我下了车，以花花公子的风度伸出手去；我的态度、面孔、嗓音、谈吐是针对所有人的；下了三级脚踏板，见到一名仆人，我才回想起出这趟门的目的；我从云端跌到主教城街，一幢外观不怎么样的房子前，在一个堆满木板的院子里拐了一个小弯后，我在画室门上读到乔治·埃泰尔的名字，它刻在一张油纸卡片上：画家已经从他的艺术技巧上显露出自己的风格。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埃泰尔先生正在给人画像；他不能接待

①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和外交家。

②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一生创作了多部歌剧和喜歌剧。

③ 茜斯塔（1797—1865），意大利女歌唱家。

④ 玛利勃朗（1808—1836），西班牙裔女歌唱家。

⑤ 吉罗德（1767—1824），法国历史画家。

我们；这似乎令××夫人不快。她咕噜了几句，我听清了其中一句："这些时髦人物！……"埃泰尔先生的确是上流社会的杰出画家，而时髦是位王后，在她所有宠儿的家里都有一间候见厅。然而，听到××夫人的名字，从画室深处响起一个干巴巴的声音，一个刺耳的声音。

"请进，进来呀，亲爱的！"

"天啊，真不凑巧！"我的女领路人脸色发白，说道，"这是德·圣基兰夫人，可咱们时间紧得很！"

随后，她走进去，扮了一个小小的鬼脸，必要时这鬼脸是可以当作笑脸的。

"您好！"她说，"您真好，让我们进来……"

"您好，埃泰尔先生！我来看自己……"

她朝几个人点点头，向画架转过身去，眯起眼睛，戴上夹鼻眼镜，大声地说：

"迷人！可爱！令人陶醉！"

德·圣基兰夫人走近她。

"遇到您真高兴！"她继续说，一边搔首弄姿，这在有教养的人是习以为常的；"我原准备离开这儿就去府上……——这酷似本人，真是妙极了……——总而言之，事情完全定下来了，她在复活节出嫁……"

"埃泰尔先生，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她说出我的名字），一位严厉的鉴赏家，我提醒您：他有天生的艺术感。"

埃泰尔先生彬彬有礼地欠了欠身，又像艺术家那样挺起腰杆，容光焕发，傲然昂首。我眼前的情景构成一组画面，仿佛画家不得已把它重现于画布上。如果把我排除在外，这间大厅里无一人是孤身独处而不态度庄重的。大厅里漆成深砖红色的

墙壁上，挂满古老画派的画和只勾了寥寥数笔的草图，有的装在褪了色的金框里，有的缀着线流苏；从一侧，一个独眼巨人用巨手抛出一块岩石威胁你，而从另一侧，一位女子亮晶晶的目光似乎穿透了模糊笔触的云层在寻找你，又像一头猎物东躲西藏地避开你；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一个披金挂银、胸前戴满勋章饰带的人物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各个世纪，各种宗教，带着各自的美德和邪恶，乱七八糟地混杂在一起；一幅基督的高贵头像陈列在两名外交官的肖像之间……在这儿，在信仰与服装的这些对照中间，一位少女坐在柯勒乔①的一幅表现玛息阿②被活剥的画的对面。她两眼呆滞，嘴巴挛缩，一脸倦容，无精打采，头上戴着花，发髻优美地高高耸起……，尤其是纹丝不动……，纹丝不动，坚持了两个小时！肖像像模特儿，但生命蕴涵于画家的作品中，叫人真想问问模特儿是否有时像肖像。德·圣基兰夫人不时对女儿说："你倒笑笑呵！"站在她身旁、系着领带的年轻人也时时对她重复同样的话，并伴之以那样单调的笑声！人们看出并感到欧内斯特想露出温柔的神态，波利娜想露出一种神态，但不知哪一种……然而，他们年轻，他们俊美；他们的幸福是件已决定的事，结婚预告已经公布，这是恋爱结婚；他们俩有一份丰厚的嫁资和一个显赫的姓氏。

"您心里有事，"××夫人低声对我说，"您在想什么？这是M.伯爵，一位非常出众的青年。德·圣基兰夫人刚刚给我讲述了两位年轻人如何在德·阿波尼夫人③最近的一次舞会上一见

① 柯勒乔(1494—153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画家，其艺术造诣被认为与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提香(又译提香)并驾齐驱、

② 玛息阿，希腊神话中小亚细亚弗里吉亚的乐师，笛子的发明者。他与太阳神阿波罗比赛音乐获胜，阿波罗恼羞成怒，活剥其皮。

③ 阿波尼夫人，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夫人，她举办的招待会和舞会曾名噪一时。

钟情；这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故事；我一个字也不信。”

德·圣基兰夫人坐在小克雷比庸[1]时代的一件家具上，这家具当时叫长沙发，如今被称作长靠背椅；××夫人拉我坐在上面，等候这次画像结束。我以为有必要为女儿的婚事恭喜母亲，并且夸奖她女儿，说肖像酷似本人。

“波利娜更好，”她回答道，“好得多，更活泼些。为什么埃泰尔先生非不愿意给她画上面部表情，如那边，靠门的E…V…小姐的肖像呢？这才富于表情哩！”

“我觉得，夫人，”我回答道，“德·圣基兰小姐的面部特征更可取；她的神情那么甜美！容貌那么纯真！”

“可能吧；但我们第一次进来时，欧内斯特对E…V…小姐的肖像赞不绝口，我想他会非常高兴我女儿的肖像也画成那个样子。”

正当母亲讲话时，我以为看到……我看到女儿的目光偷偷移向一幅画，在这目光中我瞥见一朵火苗在闪耀……它立即熄灭了，换成一副朦胧倦怠的表情；我觉得一声滚烫的叹息掠过她那半启的嘴唇：这幅画非常美，画着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我的心揪紧了，我怀着怜悯和恐怖的感情端详着未婚妻。

“可怜的姑娘，”我暗想，“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一直是受溺爱的孩子，你在思考展现在你面前的人生吗？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哪些危险在等待你吗？为这个世界人家把你抚养大，但你受的教育没能使你了解它；为这个世界人家把你打扮起来，但你的服饰没有受到你的情趣的指导；为这个世界人家把你嫁出去，

---

[1] 指克洛德·克雷比庸(1707—1777)，法国小说家，作品以轻松活泼、不拘一格和讽刺讥诮的笔调描述了十八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主要作品有《漏勺》、《情感和理智的迷惘》、《长沙发，一个道德故事》等。

但你没有表述心声……不，不，你不爱那个和你的生命拴在一起的男人；骄奢淫逸的生活的本能力量为你催眠，哄你入睡；但它会来的，那可怕的日子，在一个节日，你醒来时成了奴隶，被爱情烧得浑身发烫；这时，一个形象将追随你，直至你主子的怀抱。听听这个要命的预言吧：在一生中总会遇到一次的那个回避不了的人，他将有一头金发，端正而安详的面容，温柔的目光，优雅的形体，饱满的精神——这青春的瑰宝，这幅画中一切讨你喜欢的东西……不幸的女人！你还在瞧它！一切都完了，你讲出来吧，跪在你母亲膝下；延长你的自由吧，别起誓，倘若你害怕违背誓言……"

少女站了起来，画像结束了：众人加入了谈话，话题不外乎陈设，车辆，舞会，衣着打扮。我见可怜的女孩复活了；人们谈论的所有这些财富的光泽在她眼中闪耀：她对未来的夫婿微微一笑，那是孩童冲玩具做的笑脸……

"呀，"我思忖，"原来对处境心存幻想……"

埃泰尔先生这时给我们看了××夫人的肖像；我非常满意；这位画家的风格是托马斯·劳伦斯爵士①的风格，但没有气势。他的头像和卡洛·多尔西②的画一样精细完美；因此远观有损效果；可以认为埃泰尔先生一心想作巨幅工笔油画；我们劝他画得更大胆明快，更有力度些。好几位女子的肖像——她们在妩媚或美貌与高贵地位和雍容高雅的结合上名列前茅——，以及最走红的几位风雅男士的肖像，说明画家在法国贵族中大受欢

---

① 托马斯·劳伦斯(1769—1830)，英国油画家，素描画家，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最时髦的肖像画家。

② 卡洛·多尔西(1616—1686)，意大利画家，巴罗克佛罗伦萨画派最后的代表人之一。

迎，颇有名望。几位政治家的肖像将为他赢得艺术家的称道，这些政治家的一本正经受到时尚的播弄。除去画像与本人酷似这个优点外，埃泰尔先生还具备英国人掌握到极致的才能，就是使画像栩栩如生。他们的人物姿态自然活泼，但细节过于琐碎，效果过分讲究，这是应受指摘的。再说，这是埃泰尔先生怀抱正当奢望试图再现的威尼斯画派的缺点之一。

“怎么样，如果您具备您的感情所缺少的实践才能，”××夫人出来时对我说，“您会画得比这更好吗？”

“埃泰尔先生了解他的艺术表现力，”我回答道，“恐怕我也会像他一样忍不住准确地描绘美丽的容貌；但我想在一个人身上画出他整个的一生，表达他个人的、特有的主导思想。”

“这很容易做到吗？”

“只要有可能就行。画感寓于面部表情中。中世纪天主教画派的佳作仅仅通过面部表情向我们描述殉道者的生活。但是，无需追溯这样远，您看看劳伦斯画的庇护七世的肖像吧。”

阿莱克斯…伯爵

（《时尚》杂志，1830年4月16日。）

《永生之旅》*

——高速公共马车总站，随时发车赴世界各地。

〔丧葬画册，格朗维尔①作。六幅漫画。价格：5法郎。巴黎，奥贝尔画店，维罗-多达小巷〕

这位天仙般的奇妙女子，脚步轻盈，披肩随风飘动，皱起的衣褶显出迷人的身段，你以为跟着她走是去哪儿？她娇艳欲滴，她微笑，飞舞，像朵火焰，倏忽而过，闪闪发光……唉！她正把你拖向死亡。

这个胖小伙儿，面颊丰满，索然乏味，圆鼻头，直头发，阔脚板，松松地套着一双大靴子，他把阿魏②分成小块，并且大量服药，生活在药品中间，你以为这人是谁？——他是药房的小伙计，药剂学校的学生？——不，他是个错误，是错误的化身；他是药方里的死神，正如破产寓于算错的加法中。

香槟酒泛着泡沫，宾客们大喊大叫，大臣变成奉承讨好的议院，议员当上大臣，选民当上议员，无产者当上选民。在这大嚼美味、开怀畅饮的时刻，生活看上去十分美好。的确，餐后点心

---

* 本文系一八三〇年四月在《侧影》周刊上发表的新书介绍。

① 格朗维尔(1803—1847)，与巴尔扎克同时代的著名漫画家，雕刻家。

② 阿魏，一种药物。

是雅各希望用来登天的梯子最结实的横档之一①。于是，没有不成功的投机，没有抵挡得住的爱情，没有不甜蜜的友谊。女人，美酒，佳肴，一切入口就化，像甜烧酒，充满柔情；所有生命的伟力在增长。唉！死神在这儿，一顶棉布便帽歪戴在她没有的耳朵上，她送来了蘑菇。

"喀嗒喀嗒！嘚！唧唧！喂！吁！唏！嘣！"诺迪耶②在《波希米亚王》中写道。驿站马车夫绘声绘色的象声词，在人们瞥见旺德维尔的钟楼（或其他任何钟楼）时敲击着耳鼓，情思依依之地，你曾在那儿的一株梨树下玩耍，在那儿用泥巴搭建城堡，浇灌长不长的树枝！……一辆疾驰的车给人以快感的晃动使你陷入甜蜜的遐想。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你一生中最清新的画面；当你抵达旅行目的地时，它们飞逝而去，如同令人陶醉的海市蜃楼。倘若你生活在过去，或许生活在未来，这一切幻景会在现时的幸福面前消失，你到达了……但这儿有块碑，有个坑，马车夫把你带进了棺材。

你是否曾在一顿丰盛的晚餐后，身体如蟒蛇般笨重，躺在一张柔软的长靠背椅里，面对使全身感到舒坦、给每根纤维涂上润滑油的炉火呢？精神被物质压倒了，这丰富而强有力的、战胜一切德国空想的物质。对智力的嘲弄！……你赞成这种外在的生活，以及它的十万利勿尔年金，它的马匹，锃亮的车，曼妙的音乐，粉碎心灵自尊心的胜利。这是尘世对上苍的凌辱。良心和

① 雅各，《圣经》故事中以撒的次子，犹太人的第三代祖宗。据《创世纪》载，一天其兄以扫打猎回家，饥肠辘辘，见雅各煮红豆羹，欲索食。雅各乘机以一杯红豆羹换得长子的名分，后又骗取了父亲的祝福。《人间喜剧》作者故作此言。

② 夏尔·诺迪耶（1780—1844），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友人，著有《象声词推理辞典》、《波希米亚王和他的七个城堡》等。

纯洁的感情作了唾沫和红授带的祭品。你消化不错，那就一切都好！你嘲笑一切。你是一切哲学的象征；因为当人们腆着填满块菰的肚子在烧旺的炉前烤火，把一本关于灵魂不死的书扔在地上时，斯宾诺莎和马勒伯朗士之间的全部问题便摆了出来。① 唉！你正在那儿思考你那抽动的躯体的富有时……突然死神以消化不良的形式驾到。

颂歌、沉思录、说教集的制造者们瞎扯些什么鬼话，硬对我们说死亡是件伤心事？人们究竟在哪儿看到应当把死亡表现为一副骷髅，一个稻草人，还有眼泪，大蜡烛，教士，骨灰瓮？死亡通常是快活的、说说笑笑的、美妙的事。死神有两个：年轻人的死神，头戴玫瑰花冠，手执一杯香槟，坐在长靠背椅上，任人久久地追求，像交际花一样挑逗人。其次是老年人的死神，像《艾那尼》② 中的唐·葛梅兹一样全身着黑，像衰老一样丑陋，像阴沟一样肮脏；以老看护面目出现的死神，当你需要天国的温暖时，她脱下你的衬衣，叫你着凉。人生来有张漂亮脸蛋，或者丑得像奥萨日③，死也有好死赖死，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英年早逝是交了好运。

以上是对格朗维尔先生妙趣横生的画册的分析。我们为其诙谐的寓意、滑稽的画面作了苍白无力的诠释。

哲学的深入探讨和漫画，这是只在法国和巴黎做的事情。

---

①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他既发展了笛卡儿哲学，又否定了笛卡儿哲学。马勒伯朗士(1638—1715)，法国天主教教士、神学家和笛卡儿主义的主要哲学家。

② 《艾那尼》，雨果创作的戏剧，该剧的演出被认为标志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

③ 影射六名被称作奥萨日的美洲红种野人，他们于一八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法国勒阿弗尔登岸，激起了公众极大的好奇心。

格朗维尔先生把愚蠢给了人类，把才智给了动物，他刚刚把快活给了死亡。

（《侧影》周刊，1830年4月15日。）

杂货商*

卓越的人，不可思议的人，甜蜜与生命、光明与快乐的源泉，听天由命的楷模！杂货商啊，你是这一切，而你最大的优点在于，你没有料到你是这一切！你当杂货商是出于本能，出于志趣，出于利益；然而，你是诚意和善心的杰作，比你的磅秤更公道，比白昼更警觉，比谈恋爱的中学生更持之以恒地守在柜台前。杂货商啊，你将成为世人之王，倘若你无破产之虞！

杂货商有的瘦弱，有的讨人嫌，这个非常脏，那个歪戴着鸭舌帽，但路过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店铺前，我总要默默地、怀着一颗充满感激的心朝着他作这番社会性祈祷。死者、主教、王上路过时我不脱帽；但我总怀着敬意向杂货店老板打招呼，模仿《立宪报》毕恭毕敬地与他交谈。

对杂货商这种宗教式的信仰来自深沉的信念，愿意读读我们即将对杂货商的外表和形象所做的生理分析的人，说不定会分享这种信仰。

有些人高踞于世袭议院的蓝色软垫长椅上说："杂货商！……"仿佛在说："饭桶！"有个遭法兰西民族厌恶的人，曾试图在讲坛上贬低杂货商的信誉……最后，有些艺术家说："你们是杂货商！"好像要表示极度的轻蔑。

---

* 本文属社会各阶层人物研究的一种，于一八三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剪影》周刊上发表。

得啦，咱们摆脱掉杂货铺的所有中伤者吧！——你们诅咒杂货商，是否因为他总穿红棕色长裤、蓝色中统袜、肥大的鞋子，戴一顶银线饰带发了黑的假水獭皮鸭舌帽，围一条三角形的尖端长及腹腔神经丛的围裙？但那样就该排斥穿罩衣的艺术家和全体劳动者了。是否因为杂货商被认为没有思想？然而当今的杂货商阅读伏尔泰的作品，在客厅里悬挂《农夫士兵》和《攻打克利希城门》的版画，以此证明他并非不了解诗歌和美术！他欣赏保尔·德·科克[1]和维克托·杜康热[2]，为情节刷流泪，常去法兰西剧院，看得懂《艾那尼》。你们找得出许多这等水平的法国公民来吗！最后，和不少目录学家一样，他知道在他面前一页页翻过的大量作品的名字。

难道因为杂货商劳动才遭人鄙视？倒霉鬼！……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变成蛮子、莫希干人[3]，西班牙人和懒汉吧，因为任何文明都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

但是，在杂货商拥有品一览表面前，这些理由显得多么褊狭！……

大爵爷，你创建一座村庄；投机者，你建造一条街区。你盖了房子，建了教堂，找到居民，捡到一名教育家，终于制造出一种文明，就像做圆馅饼：有蘑菇，一只鸡爪，小肉丸和一只螯虾；一座本堂神甫住宅，一些助理，一位市长和被治理者……好吧！你的社会缩影不具备民族的面貌，只要那儿没有最强有力的社会纽带，最牢固的结……一位杂货商！如果你迟迟不在主要街道中间安插一位杂货商，正如你在居住区内竖起一个十字架，那么人

---

① 保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通俗小说家。

② 维克托·杜康热(1783—1833)，法国作家。

③ 莫希干人，居住在美洲哈德逊河上游的一个印第安部族。

人都会溜之大吉。面包、肉类、家具、裁缝、教士和政府来来往往；但杂货商必须在这儿，留在这儿，日以继夜，随时随刻。从这个店铺引出令人赞叹的——V. 库赞先生[①]会说——现象三重性，或卓绝的三部曲，如果必须讲新流派的语言；这个三部曲，这个三重性，这个三角形，这个三角洲，就是茶、咖啡、巧克力，现代午餐的三种浓汁，晚餐前一切享受的源泉。

由此有了灯油、蜡烛和脂烛，另一个现象三重性，光明之源。

由此有了盐、胡椒和辣椒，另一个三部曲。

糖、甘草和蜂蜜，又一个三重性。

向你们作下述论证未免乏味，在杂货业这个真正的三角单位，一切都演绎为满足一种需要的三种产品；这样，从文学上讲，杂货商是个三部曲；从宗教上讲，他是三位一体的写照；从哲学上讲，他是永恒的现象三重性；从政治上讲，他代表三权，在所有人面前，他是统一性。

杂货商是我们一切需求的共同纽带，必然与人生的全部细节发生联系，正如记忆是一切艺术的实质。

"一支蘸水笔和墨水？……"一位诗人说。

"先生，街拐角有位杂货商。"

"我输了！我想一枪把自己脑袋打开花！——火药和子弹呢？"

"先生，杂货商出售。"

"唔！我这就把一切都赢回来。纸牌！纸牌！用我的宫殿换纸牌！……"

---

① 维克托·库赞（1792—1867），法国哲学家。

"先生，杂货商……"

"噘！抽烟！……噘！瞧见一支哈瓦那雪茄在离我唇边二指远处慢慢燃尽，向我倾注甜蜜的遐想，化成青烟，爱的形象……"

"杂货商。"

"我想请克拉拉吃顿精美的午餐：布列塔尼黄油，白毫茶①，奈拉克的块菰砂锅……"

"杂货商。"

"可怜的克拉拉啊，瞧瞧你的连衣裙像给农民踩过的一片秋叶！……"

杂货商出现了，拿着他的马赛肥皂，浆衣服的蓝浆，甚至一把烙铁。

"噘！久久难以入睡，失眠症！谁能祛病，除了你，创造奇迹、声名鹊起的菲玛德②！你的红滚棒将使你名扬婆罗洲！"

"杂货商。"

孩提时，杂货商卖给你和你亮晶晶的眼珠一样漂亮的玛瑙弹子，和你一样跑个不停的轮转烟火，放风筝的细绳和风筝。——年老病残时，他将卖给你常备的鼻烟，你从手绢上把它倒进鼻烟壶，又从鼻烟壶倒在手绢上；因为病残者的鼻烟、鼻子和手绢是无限的一个写照，正如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比这更好的是，杂货商将卖给你一公升烧酒，帮助你消除疼痛——杂货商把圣体饼和大蜡烛卖给教士，把识字读本和蘸水笔卖给小学教师，把糖衣杏仁卖给教父，把肥皂卖给新娘，把甜烧酒卖给丈夫，把纸张卖给选民，把菱形纹饰卖给议员，我不知道有什么东

① 用茶树上采收的第一批三张叶片所制成的茶叶。

② 菲玛德(1786—1856)，一种磷打火机——红滚棒的发明者和制造者。

西是他不卖的……他出售致人死命的药品和恢复健康的特效药。他把自己也卖给了公众，正如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他是任何人类社会的始与终。你要走一法里路，犯一桩罪，做一件好事，烧一顿饭，创造一件艺术品，来一次狂欢，找一个情妇，都不能不求助于杂货商的万能。这是店铺的文明，圆锥形纸袋的社会，从头武装到脚的需要。这是正在行动的百科全书，这是分配给抽屉、瓶子、小袋、短颈大口瓶的生命本身。我宁可要杂货商当后台，也不要王上的保护。即便你众叛亲离，甚至被上帝所抛弃，假若你还有一位杂货商朋友，那么你在他那儿会活得像干酪里的老鼠①。所以，他们带着理所当然的骄傲对你说："我们样样都有！……"于是，当你读到王家杂货商××几个描金大字时，你恐惧地思忖谁最至尊至上，是杂货商的王上，还是王上的杂货商。

人们斗胆视为愚蠢典型的，正是我们的社会机器不可缺少的这个齿轮，这个支轴，这个安静的造物，这位注重实际的哲学家，这个工业的三重性！……人们啊！法国贵族院议员，国民议会议员，艺术家，作家们，我们蔑视功用，尊重有闲、腐朽、无用还要到什么时候呢！

但是，在礼貌、善良、慈悲这另一个道德三重性方面，人世间有谁敢与杂货商相比，特别是与巴黎的杂货商——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杂货商的永恒楷模相比？

你向他问路吧；即使天上下着雨，他也为你指路，走出挡雨披檐几步，被雨淋湿，做你的向导，目送着你，正如代达罗斯目送

---

① 典出拉封丹的《遁世的老鼠》，这则寓言讲一只老鼠厌倦尘世的纷扰，退隐到一块荷兰干酪中，在那里吃得肥肥胖胖，心满意足。

其子伊卡洛斯①，他似乎在对你说：

“走吧，步兵！（I, Care！）”②

倘若一位女子在墙角晕倒，他决不会拒绝送来一杯酒，一块糖。

至于他的礼貌……那简直难以置信；这不是那种净讲客套话，没有实际意向，外表堂而皇之，内里空洞无物的沙龙礼貌；而是一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礼貌，一种真正的、味道醇厚的礼貌。杂货商始终笑容可掬，正如自以为在立文书的公证人；简言之，可亲的杂货商不比窈窕淑女更难找。

如果此人不把儿子打扮成枪骑兵；如果他不乘柳条车去花园有二杆③大的乡间住宅；如果他的客厅里没有一架表现爱神破壳而出的玻璃罩座钟；如果他的家具不用乌德勒支④丝绒覆面，他的床帏不用黄色平纹布，那么他将是善、美、实用的典范；他将是最佳公民！

但在这贫困之谷有什么是十全十美的呢？

（《侧影》周刊，1830年4月22日。）

---

① 代达罗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据说曾为克里特王建造迷宫，失宠后用蜡给自己和儿子伊卡洛斯做成翅膀和羽毛，逃往西西里。但伊卡洛斯飞得离太阳过近，翅膀熔化，坠海身亡。

② 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是希腊文“伊卡洛斯”，分开则是拉丁文，意为：走吧，亲爱的！

③ 杆（Perche），法国旧土地面积单位，一杆相当于三十四至五十二平方米。

④ 荷兰乌得勒支省的省会，历史上曾是商业、宗教、文化和纺织业中心。

杂 货 商*

其他人，忘恩负义的人，毫不在意地路过一名杂货商神圣不可侵犯的店铺前。但愿你别这样！

无论小伙计多么讨人嫌，多么肮脏，鸭舌帽戴得多么歪，无论老板气色多么好，心情多么愉快，我总关切地注视他们，怀着《立宪报》对他们的敬意与他们交谈。我任死者、主教、王上经过而不予理会；但我瞧见杂货商决不会漠不关心。杂货商的万能只始于一个世纪以前，在我眼中他是现代社会最美好的现象之一。他难道不是一个随遇而安、大为有用的人，不是甜蜜、光明、康乐食品长流不断的源泉吗？最后，他难道不再是非洲的大臣、印度和美洲的代办了吗？杂货商当然是这一切；但使他好上加好的是，他没有料到自己是这一切。方尖碑是否知道它是座纪念碑呢？

无耻的冷嘲热讽者，你们走进哪位杂货商的店铺，他没有对你们笑脸相迎？他把鸭舌帽拿在手里，你们却不脱帽。肉店老板态度粗暴，面包商脸色苍白，喜欢抱怨；但杂货商随时准备帮助别人，在巴黎的所有街区露出一张和蔼可亲的面孔。因此，遇到麻烦的行人无论属于哪个阶级，他也不向钟表匠令人讨厌的学识请教，不去娇艳的肉铺老板娘端坐其后的棱堡般堆满带血

---

* 本文系前文的修订稿，编入《法国人自画像》第一辑(1840)。

鲜肉的柜台求助，或去叩敲面包商防人的铁栅栏。在所有开门的店铺中，他等着，挑中杂货商的铺子问路或换一枚一百苏①的硬币；他确信这个人，所有商人中最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最忙，却属于大家；因为他给予路人的时间，是从他自己那儿偷来的。尽管你走进去打扰他，求他帮忙，但他肯定会和你打招呼；如果交谈超过简单的问询，变成心腹话，他甚至会对你表示关切。其貌不扬的女人比没有礼貌的杂货商更容易找到。请记住这条公理，重复这条公理，以抵销离奇的毁言谤语。

有些人徒具虚名，恃才傲物，或撅着修剪得颇有艺术性的胡子，竟敢对杂货商说：饭桶！他们把他的名字变成一个字眼，一种见解，一件东西，一个体系，一副欧洲的和百科全书式的面孔，如同他的店铺。有人大喊："你们是杂货商！"用来代替一连串辱骂。是摆脱杂货铺的这些迪奥克莱蒂安②的时候啦。人们指责杂货商什么呢？他那条或多或少带点褐色、红色、暗绿色或巧克力色的长裤？那双软底鞋里的蓝色中统袜，那顶镶着变绿的银线饰带，或发黑的金线饰带的假水獭皮鸭舌帽，那条三角形尖端长及横隔膜的围裙？但你们这群并非贵族、像蚂蚁一样干活的卑贱之人，你们能够惩罚他这个可敬的劳动象征吗？杂货商是否就该被认为毫无思想，与艺术、文学和政治无缘？究竟是谁令伏尔泰和卢梭的书籍告罄？是谁购买杜比弗③的《回忆与悔恨》？谁用旧了《农夫士兵》、《穷人的送殡行列》、《攻打克利希城门》的

① 苏，法国辅币名，旧时一法郎等于二十个苏，一百苏即五法郎。

② 迪奥克莱蒂安(245/248—约316)，罗马皇帝，在位期间大力推行内政改革，公元三〇一年颁布著名的"最高价格"敕令，规定各种商品的最高价格以防物价上涨。故称谩骂辱骂杂货商的人为迪奥克莱蒂安。

③ 克洛德-玛丽·杜比弗(1790—1864)，法国肖像画家和历史画家。

雕刻板？谁为情节剧落泪？谁重视荣誉勋位？谁变成困难重重的企业的股东？喜歌剧院上演《阿道尔夫和克拉拉》或《资产者的约会》时，你在三楼楼座看见谁？法兰西剧院上演歌剧《查特顿》①时谁犹犹豫豫不敢擤鼻涕？谁读保尔·德·科克的书？谁跑去观赏凡尔赛博物馆？谁促成《隆于莫的马夫》②的成功？谁购买雕有哀哭战马的马穆鲁克骑兵的座钟？谁任命在野党最危险的议员，谁支持当权者对付捣乱分子的有力措施？是杂货商，杂货商，始终是杂货商！你发现他拷着武器，站在一切需要，甚至最对立的需要的门槛上，正如他立于自家门口，并不总理解身边发生的事，但他用沉默、工作、坚定和他的金钱支持一切！如果我们没有变成蛮子、西班牙人或圣西门主义者③，那得感谢杂货商大军。他们维持了一切。或许他们将一视同仁地维持共和国和帝国，正统性和新朝代；但他们当然要维持。维持是其信条。倘若他们不维持某种社会秩序，那么把东西卖给谁呢？杂货商是既决案件，在大危机的日子里或进或退，或讲话或缄口。你不喜欢他相信那些人云亦云的傻话吗？那你就阻止他成群结队地去看《简·格雷》④那幅画，阻止他给富瓦将军的子女捐款、为庇

① 《查特顿》，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维尼(1793—1863)于一八三五年创作的三幕剧，描写十八世纪英国青年诗人查特顿因贫困而自杀的故事。

② 《隆于莫的马夫》，法国作曲家阿道尔夫·亚当(1803—1856)的喜歌剧，一八三六年十月在巴黎费多剧院首演，是他的六十多部歌剧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写的芭蕾舞剧《吉赛尔》至今仍受到舞蹈家和观众的欢迎。

③ 指法国社会改革家圣西门(1760—1825)的门徒，他们于一八三〇年七月发表宣言，要求实行动产共有制，取消继承权等。

④ 指法国画家保尔·德拉罗什(1797—1856)的名画《简·格雷被处决》。简·格雷郡主是英格兰历史上的“九日女王”，一五五三年七月十日继位，七月十九日伦敦市长宣告亨利八世的长女玛丽·都铎为女王。简·格雷被关进伦敦塔，次年二月十二日被斩首。

护地募捐，① 阻止他拥向沥青马路要求移葬拿破仑的骨灰，阻止他根据不同场合把自己的孩子打扮成波兰枪骑兵或国民自卫队的炮手吧。你将枉费心机，你呀！好吹牛的报界，见到他，你第一个用笔和印刷机朝他鞠躬，冲他微笑，立即给他设下订报的捕猫器！

但人们是否研究过对社会生活不可或缺，说不定会被古人奉若神明的这个内脏的重要性呢？投机者，你建立一个街区，甚至一座村庄；你多多少少盖了一些房屋，大胆地建起一座教堂；你找到形形色色的居民，捡来一位教育家，你希望有孩子；你制造了某种看起来像文明的东西，如同做一块圆馅饼：里面有蘑菇、鸡爪、螯虾和小肉丸；一栋本堂神甫住宅，一些助理，一名乡村警察和一些被治理者。只要你没用最牢固的社会纽带，没用一名杂货商把这个小社会联系起来，那就什么都不会持久，一切都会土崩瓦解。倘若你迟迟不在主要街道的拐角处安插一名杂货商，如同你在钟楼上方竖立一个十字架，那么人人都会溜之大吉。面包、肉类、裁缝、教士、鞋子、政府、梁木，一切全靠邮车、马车或马拉驳船运来；但杂货商必须在这儿，呆在这儿，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就寝，随时为老主顾、流言蜚语、商人打开店铺的门。没有他，就没有区别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任何放纵行为，在古代社会是没有烧酒、烟草、茶和糖的。为满足每一种需要的三重产品都出自他的店铺：茶、咖啡、巧克力，一切实际危险的引

① 富瓦将军(1775—1825)，法国将军，一八一四年曾掩护西班牙军撤退，并参加滑铁卢之役，一八一九年被选为自由派议员。逝世后，查理十世的反对者们举行盛大游行为其送葬，并为其遗孤募捐。庇护地，指一八一五至一八一八年，法国被流放者和被遣散的士兵试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和阿拉巴马州建立的移民地，结果彻底失败。

发物；脂烛、灯油和蜡烛，一切光明之源；盐、胡椒和肉豆蔻，它们组成烹调的修辞学；大米、菜豆和通心粉，一切合理饮食均不可缺少；糖、糖汁和果酱，无此生活将十分苦涩；干酪、李子干和干果，按布里雅-萨瓦兰[1]的说法，它们使餐后点心像个样子。但详述杂货店包罗的三角单位不就是描绘我们的全部需要吗？杂货商本人也包含着一个三部曲：他是选民、国民自卫队员和陪审员。我不知道揶揄者是否心如铁石，但当我瞧见此人的木碗里装的玛瑙弹子，回想起他在我童年时扮演的角色，我便无法挖苦他了。啊！他向娃娃们出售纸折鸡、风筝绳、轮转烟火和糖衣杏仁，他在他们心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这个在橱窗里陈列为我们送葬的大蜡烛，眼里噙着怀念我们的泪水的人，不断参与我们的生活：他把蘸水笔和墨水卖给诗人，把颜料卖给画家，把浆糊卖给众人。一名赌徒输光了，想自杀：杂货商将卖给他子弹、火药或砒霜；沾染恶习的家伙希望把一切都赢回来：杂货商将卖给他纸牌。你的情妇来了：没有杂货商的参与，你休想请她吃饭；她把衣裙弄上污迹，他必定带着浆衣服的浆、肥皂、钾碱重新露面。如果，在一个病痛之夜，你大叫大嚷要人点灯，杂货商会把那位创造奇迹、声名显赫的菲玛德的红漆棒递给你，无论德国的打火机，抑或奢侈的阀门机都取代不了它。没有杂货商的指甲油你不会去跳舞。最后，他把圣体饼卖给教士，把一〇七[2]卖给士兵，把假面具卖给狂欢节，把花露水卖给人类最美的那一半。患病身残时，他将卖给你常备的鼻烟，你从鼻烟壶取出

---

[1] 布里雅-萨瓦兰(1754—1826)，法国作家，美食家。

[2] 原文为一〇七年，这是旧时用柠檬酊剂，玫瑰香水、酒精、糖和水调制的一种利口酒，据说饮用者可以长寿，故名。

鼻烟塞进鼻子，从鼻子掏出放入手绢，又从手绢倒进鼻烟壶：病残者的鼻子、鼻烟和手绢不和咬住自己尾巴的蛇一样是无限的一个写照吗？他出售致人死命的药品和赋予生命的物质；他把自己也卖给了公众，正如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他是我们社会地位的始与终。你要走一步或一法里路，犯一桩罪或做件好事，创造一件艺术品或干件放荡的事，弄个情妇或结交一位朋友，都不能不求助于杂货商的万能。此人是店铺的文明，圆锥形纸袋的社会，从头武装到脚的需要，正在行动的百科全书，分配给抽屉、瓶子、小袋子的生命。我们听说有人宁可要杂货商保护也不要王上保护：王上的保护叫你死，杂货商的保护让人活。即便你众叛亲离，甚至被魔鬼或母亲遗弃，如果你还有位杂货商朋友，你在他那儿会活得像干酪里的老鼠。

"我们样样都有，"杂货商们带着理所当然的骄傲对你说。

你再补充一句："我们样样都想要。"

这个社会的支轴，这个安静的造物，这位注重实际的哲学家，这个忙个不停的行业，出于什么天数被当作了愚蠢的典型？他缺少何种美德？一个不缺。杂货商卓越的慷慨天性为巴黎的风貌增色不少。他不穿国民自卫队的制服以示对立，但一场灾难或一个节日令他激动，一夜之间他不又换上华丽的制服露面了吗？他头戴摆来摆去的军帽，那不断运动着的蓝色形体很有气派地护送著名的死者或凯旋的生者，并在王族新娘入场时，殷勤地手捧鲜花贴墙而立。至于他的恒心，那实在令人惊异。惟独他有勇气每天用上过浆的衬衣领抹脖子。他与顾客打趣口若悬河！他用多么慈爱的安慰话收取穷人、寡妇和孤儿的两个铜板！他怀着多么谦逊的感情踏进官大位尊的主顾的家门！你说杂货商什么也创造不了，坎凯是位杂货商，他发明了灯具后，变成

语言中的一个词儿，① 他孕育了灯具业。

啊！倘若杂货商不愿向法国贵族院议员和国民议会议员供应必需品，倘若他拒绝为我们的庆祝活动张灯结彩，倘若他不再给迷路的行人当向导，为路人换零钱，给晕倒在墙角的女人一杯酒，并检查其病情；倘若杂货商的坎凯灯不再向十一时熄灭的死对头煤气灯提出抗议；倘若他不续订《立宪报》，倘若他变得进步，倘若他大骂蒙蒂翁奖②，倘若他拒绝当连长，倘若他蔑视荣誉勋位十字勋章，倘若他想起阅读他散页出售的书籍，倘若他去音乐学院听柏辽兹③的交响乐，倘若他在适当时候欣赏籍里柯④，倘若他浏览库赞的著作，倘若他理解巴朗什⑤，那么他将是一个腐化堕落者，只配当人像靶子，永远被打倒，然后被扶起，永远是饥饿的艺术家、忘恩负义的作家、绝望的圣西门主义者的俏皮话瞄准的目标。但你们仔细审视一下他吧，我的同胞们！你们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一般身材矮小，面颊丰满，大腹便便，是好父亲，好丈夫，好主人。说到此，让我们把话头打住。

在谁的想象中幸福不是以杂货店小伙计的面目出现的呢？他脸颊红扑扑的，系着蓝围裙，站在一家商店的台阶上，神色轻薄地注视女人们，仰慕他的老板娘，他一无所有，与老主顾说说

---

① 安东尼·坎凯（1745—1803），法国药剂师，研制出一种旁边装有油罐的油灯，名曰坎凯灯。

② 蒙蒂翁（1733—1820），法国慈善家，设立过好几种以其名字命名的奖金。

③ 柏辽兹（1803—1869），法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和指挥，一生创作多部交响乐，如《幻想交响曲》、《哈罗尔德在意大利》、《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④ 籍里柯（1791—1824），被视为法国第一位浪漫派画家，但他对法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其油画《墨杜萨之筏》曾轰动一时。

⑤ 巴朗什（1776—1847），法国宗教与社会哲学家，对浪漫派作家有很大影响，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的发展中也起过重要作用。

笑笑，为一张戏票心满意足，视老板为强者，向往有一天像老板那样对着一面圆镜剃胡子，而这时老婆正为他准备衬衣、领带和长裤。这是真正的阿卡迪亚！① 做普桑笔下的牧童已不是当今的风尚。当你妻子没有迷上一个用你自己的砒霜毒死你的希腊人时，做杂货商就是人生在世最幸福的境遇之一了。

艺术家和连载小说作家，残忍的讥讽者，你们既辱骂天才也辱骂杂货商，就算这个鼓鼓的小肚子该当引出你们笔下的俏皮话吧；是的，有几位杂货商在举枪致敬时，不幸挺出一个拉伯雷式的大肚子，破坏了国民自卫队受检阅时出乎意料排成的直线，我们曾听到一些气急败坏的上校为此叫苦不迭。但谁能设想杂货商既瘦削又苍白呢？他会名誉扫地，会步狂热者的后尘。这话没错，他肚子大。拿破仑和路易十八有过大肚子，众议院肚子也不会小。两个著名的例子！但是，如果你想到他借钱给你时比我们的朋友更信任人，你就会钦佩他，原谅他许多事情。倘若他没有破产之虞，他将是善、美、实用的典范。在爱挑剔的人眼中，他只有下述恶习：在离巴黎四法里处有幢心爱的、花园有三十杆大小的乡间住宅；用印有红蔷薇花饰的黄色平纹布做床帏和卧室窗帘；坐在带花卉图案的乌德勒支丝绒面的椅子上；他和这些令人厌恶的料子是形影不离的同谋。人们往往嘲笑他别在衬衣上的钻石和戴在手上的结婚戒指，但其一表示他已立业，其二宣告他已成婚，无人想象得出杂货商没有妻子。杂货商的妻子与他同甘共苦，直至受法国式嘲弄的折磨。为什么人们牺牲

① 阿卡迪亚，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山区。古代居民的牧歌式生活，使它在古罗马的田园诗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被描绘成希腊的世外桃源。法国画家普桑（1594—1665）在一六五五年创作了一幅以它为题材的画《阿卡迪亚的牧人》。

她，把她变成双料受害者呢？据说她曾想去王宫。哪个坐柜台的女子不感到走出柜台的需要，而贞洁不去御座周围又去哪儿呢？因为她是贞洁的：不忠很少盘旋于杂货商的头顶；并非因为他妻子不愿施展女性的魅力，但她缺少机会。实例证明，一名杂货商的妻子只能以犯罪了结她的恋情，因为她被看管得很严。住处狭窄，商品蜂拥而入，登上一级级楼梯，她的脂烛、圆锥形糖块一直摆到夫妻卧房的门口，守护着始终暴露在众人目光之下的她的贞洁。所以，她被迫恪守妇道，她对丈夫那样钟情，大多数杂货商的妻子都因此衣带渐宽人消瘦。你雇辆按钟点计价的轻便马车跑遍巴黎，看看杂货商的妻子们吧：她们个个清瘦苍白，皮色蜡黄，伸着懒腰。询问卫生状况，便提到殖民地食品散发疫气；请教病理学，则谈起足不出户，常坐柜台，胳膊和嗓子持续运动，注意力从不松懈，寒气从始终敞开的门里进来，冻红了鼻子。或许，当着好奇者的面大谈这些理由，科学没敢说忠贞对杂货店老板娘是致命的；或许它害怕向杂货商论证贞洁的弊病，从而引起他们苦恼？无论如何，你看见这些夫妇关在被他们称为商店后堂的这口大鱼缸的玻璃墙后面吃喝，在这些人家，尊重婚姻的庄严习俗获得新生并盛行起来。无论你去哪个街区验证，杂货商决不会说我女人这个轻浮的字眼；他将说：我太太。“我女人”导致一些可笑的、离奇的、从属的意念，把一个妙人儿变成一件东西。蛮子有女人；文明人有太太：年轻姑娘们在一大群亲戚熟人的陪同下，于十一时至十二时来到市政厅，她们用桔花冠装扮起来，这花冠始终置于座钟下，因而马穆鲁克骑兵并不单单为马哭泣。

所以，始终为自己的胜利感到自豪，领着妻子逛城的杂货商有股说不出来的显摆劲儿，这招来了漫画家的注意。他对离开店

铺的幸福感受得那样深切，他太太梳妆打扮的机会那样难得，她的裙裾鼓涨得那样厉害，以致有太太作点缀的杂货商在公共道路上占的地方比其他任何夫妇都要大。脱下水獭皮鸭舌帽和撑圆的背心，他颇像其他任何一位公民，除去他向太太解释巴黎的变化时频频使用的这个字眼：*我的好朋友*，他太太呆在柜台里足不出户，对新鲜事物一无所知。有时，倘若他偶尔在星期天去郊游，他会坐在罗曼维尔、万森或欧特依森林中尘土最大的地点，对空气的纯净赞不绝口。在那儿和在各处一样，你将在他的一切伪装之下，从他的措辞和见解中认出他来。

你乘公共马车去莫镇、默伦、奥尔良；你在你对面发现一个穿得暖暖和和的男人，他朝你投来不信任的目光；你对这个起初寡言少语的家伙反复揣度，弄得精疲力尽。他是诉讼代理人？法国贵族院新议员？还是官僚？一位身体不适的女子说她染上霍乱后尚未复原①。大家交谈起来。陌生人开了口。

“牟西厄②……”

一语定乾坤，杂货商表明了身分。一名杂货商既不咬文嚼字地说*默西厄*，也不看上去极瞧不起人地说*姆西厄*；他找到了介乎尊敬与恩赐之间的、扬扬得意的*牟西厄*一词，以表示他的敬重，并赋予他本人一种妙不可言的风趣。

“*牟西厄*，”他会对你说，“霍乱流行期间，三位最伟大的医生，迪皮特伦、布鲁塞和马让迪*牟西厄*，用不同的药物治疗各自的病人；病人全死了或差不多全死了。他们不知道霍乱是怎么回事；而霍乱，这是一种致人死命的疾病。我见到的那些人身体

① 指一八三二年从印度传入、在巴黎猖獗一时的霍乱。

② 法语“先生”一词的正确读音为［məsjǿ］（默西厄），［məsjǿ］（牟西厄）和［məjǿ］（姆西厄）皆为讹读。

已经很糟糕。那段时间，牟西厄，给买卖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

于是你探测他对政治的看法，该看法归结如下：

“牟西厄，大臣们看来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更换他们也白搭，总是一个样子。只有在皇帝[1]治下他们才干得不错。那是多了不起的人！失去了他，法国损失可大啦。而他竟没有得到支持！”

于是你发现杂货商的宗教观点极应受到指摘。贝朗瑞[2]的歌曲是他的福音书。是的，这些掺了政治的可憎的调调造成了杂货业将长期受到影响的损失。说不定要过一百来年巴黎的杂货商才能进天堂——外省的杂货商受歌曲的损害稍小。说不定他做法国人的欲望把他拖得太远。上帝会审判他的。

倘若旅途很短，倘若杂货商不讲话——少有的情况，你将从他擤鼻涕的样子上认出他来。他把手绢一角塞进嘴里，一个摆动把手绢从中间托起，然后大把攥住鼻子，发出军号般洪亮的响声，足以令带音栓的短号眼红。

凡事好深究的那些人当中有几位指出杂货商有个大缺点：“他歇业，”他们说，“一旦歇业，就没人看出他有任何用处了。他做什么？怎么办呢？无人对他感兴趣，无人记得他的相貌。”这可敬的公民阶层的捍卫者们回答说，杂货商的儿子一般当公证人或诉讼代理人，而从不当画家或记者，所以他有权骄傲地说：

“我偿还了欠国家的债。”

没有儿子的杂货商有一名他关心的接任者；他鼓励他，来看每日的销售额，并与他当年的日销售额作比较；他借钱给他，通

---

① 指拿破仑。

② 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歌谣作者，持有自由派和人道主义观点。他的作品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情感，深受欢迎。

过贴现这条线与杂货铺保持联系。谁不知道他怀念柜台的那则动人的逸闻呢？

一位诚实可靠的杂货商，在三十年当中，呼吸了他地板上的千百种气味，由无以计数的鲱鱼陪伴着顺生命之河而下，与许许多多的鳕鱼并肩旅行，打扫了清早一百位老主顾周期性带来的泥泞，触摸过油腻的大铜板，这个钱多得超出他希望的人，把店铺出盘，在一块永久性的风水宝地埋葬了太太，一切合乎手续，家庭文件盒里有市政府的收据；最初一段时间，他以布尔乔亚的身分在巴黎漫步；看人玩多米诺骨牌，甚至去看戏。但他说他感到不安。他在杂货铺前停下，嗅它的气味，听研杵捣臼的响声。见一位杂货商为察看天气来到门口时，"然而你曾是这一切！"的想法不由自主地在他耳畔回响。他抵不住香料的吸引，来看望他的继任人。杂货铺生意兴隆。我们那人心情抑郁地回来了。他对布鲁塞说他不知哪儿不舒服，请教他得了什么病。布鲁塞开的药方是旅行，但未指明去瑞士还是去意大利。可怜的杂货商到圣日耳曼、蒙摩朗西、万森做了几趟毫无效果的远足，身体日渐衰弱，他再也坚持不住了；像拉封丹的鸽子①还巢一般回到了店铺，同时说出他的伟大格言：*我和野兔一样，死在我依恋的地方！*他从继任者那里得到在一个角落做圆锥形纸袋的恩典，替他站柜台的优待。他那已经变得像死鱼眼的眼睛发出快乐的幽光。晚上，在街角的咖啡馆里，他斥责杂货业做广告招摇撞骗的倾向，质问陈列闪闪发亮的可可研磨机有何用处。

有好几位杂货商，一些性格倔强的人，当上了某个市镇的镇长，给乡村投去巴黎文明的折光。这时他们开始打开买来的伏

① 指拉封丹的寓言《两只鸽子》中的鸽子。

尔泰或卢梭的作品；但他们读到出版说明第十七页便死了。他们始终为本乡效力，修好了牲畜饮水处，通过减少本堂神甫的薪水扼制了神职人员的入侵。有几位甚至投书《立宪报》表明自己的观点，徒劳地等待它的答复；还有的发起请愿反对黑人奴役和死刑。

我只指责杂货商一件事：他们人数太多。自然，杂货商本人也会承认他很寻常。几位在巴黎地区观察过他的道学家断言，一俟他成为业主，他那些与众不同的优点便变成了毛病。据说这时他沾染上轻微的残忍习性，对命令、传讯、催告大感兴趣，失去了他的可爱之处。这些指控或许以处于危机期的杂货商为依据，我将不予驳斥。但请你们向各色人等求教，研究他们的古怪言行，想一想在这贫困之谷有无足赤之金。让我们对杂货商宽容一些吧！何况，倘若他们是完人，我们将怎么办？必须膜拜他们，把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他们，而他们已经勇敢地把自己套在国家的战车上了。我求求你们，本篇陈情书所针对的嘲讽者们，让他们呆在那儿吧，别过分折磨这些有趣的两足动物，难道政府、新书和通俗笑剧对你们还不够吗？

德·巴尔扎克

（《法国人自画像》，1840年。）

P.L.雅各布的画像*

——珍本收藏家、《两个疯子》的出版者

P.L.雅各布先生是那班算得上半个本笃会修士的老者，他们活到老，学到老，等可以做些事的时候却死了。他埋头于故纸堆，如饥似渴地研究编年史、隐迹纸本、纸莎草纸文稿、结绳、①古埃及象形文字、纪念章、中世纪的契据、教堂和修道院的文件集等等。他翻阅文件夹忘记了吃晚饭，趴在小山似的书堆上进入梦乡。倘若你碰巧替一家英国人当向导，领他们去军械库②、圣热纳维埃芙③或王家图书馆，请别忘记把老P.L.雅各布当作巴黎最出色的珍品之一指给他们看；请你用蹩脚的英语对年轻小姐说：

"您见过不少其中有些几乎变成人的书籍吧？那好！瞧，Pretty④盖伊福特小姐，这是一位变成书的人！"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五月五日在《猎鹰》杂志发表，署名猎鹰。珍本收藏家雅各布，指保尔·拉克鲁瓦（1806—1884），巴黎军械库图书馆（又译阿斯纳勒图书馆）馆员，小说《两个疯子》的作者。巴尔扎克针对该小说发表了这篇颇不恭敬的文章，致使两位朋友终身不和。

① 古代秘鲁人和墨西哥人用来计算和传递消息的各色打结的细短绳。

② 指巴黎军械库图书馆，原系十六世纪至法国大革命时期炮兵司令住所旧址，一七九七年对公众开放。

③ 即巴黎圣热纳维埃芙图书馆，原址为一座修道院，因安放圣女热纳维埃芙的遗体而得名，

④ 英文：漂亮的。

接着请你把我的老友P.L.雅各布指给她，你将发现他始终独自坐在最远的书桌旁。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先生，苍白，干瘪，满面皱纹，半像羊皮纸，半像柔软的羊皮。他头戴宽边帽，一副威廉·佩恩①的假惺惺的神气。他全身着黑，但服装说不上算什么样式，因为褶裥打得那样随心所欲，磨损得那样厉害，衣袖裤腿卷得那样高，弄得那样皱皱巴巴，就像一位潜心研修的饱学之士长时间摸来摸去的纸。不过，他的短裤如此肥大，你肯定会以为看到的是古人穿的长裤；他的鞋磨坏了鞋跟，鞋头那样尖，会被人当作尖长的翘头鞋。他丝毫不修边幅。领带没结好；短裤的纽袢并不总和来回晃荡、扎了他而他并未察觉的发黑的钢扣十分忠实地配成对。上衣的肘部、衣袖、袖饰全蹭上了他翻阅的书籍的灰尘。他手指上有墨水，嘴里咬着一支鹅毛散乱的蘸水笔。尽管他像审案子审累了的老法官那样阴沉着脸，但他性情温和，待人和气，有点饶舌，像拉封丹一样单纯。倘若你不盘问他，从他面前经过，他不会因为你的笑声而生气，他喃喃自语地望着你，或者望着你喃喃自语，正如他边翻书边写，边写边翻书。阅览室的管理员总是来对他说：

“先生，三点钟了，要关门了。”

于是这位好好先生把他的纸片归到一起，收好蘸水笔，出来在街上走，闲荡的人很吃惊，以为他是索邦隐修院院长的影子。他像一幅旧画像，从画框里出来四处走动，或不如说更像置于书页中间的一个注释或漏排：他生活在现时之外。

好吧！此人可以说是历史的意识，历史本身或某种超出历史的东西，是上帝的三分之一，因为他看到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见到他，小说家个个脸色发白，因为他有可能对他们说：“先生，您

① 威廉·佩恩（1621—1670），英国海军上将。

谈到路易十四时代的八角瓦？当时，瓦片只有五个角，在主教城街制造，瓦窑迁到了这条街。”

他了解各个世纪及其家具、服装、风俗、语言、手势、建筑。在马路上看到蜂窝饼，他会告诉你在查理六世治下，这种糕点的形状大大不如人意。他知道一个词何时产生，为何产生，从哪儿产生，何时消亡。他不认识公熊街，却熟悉出售母鹅、把圣德尼街与圣马丁街连接起来的母鹅街。他经常向他的家庭主妇要海番鸭吃，抱怨人家不给他上骨顶鸡和孔雀，还有裁风①所拿手的烤黄油。

他哀叹厨师水平的下降，想到他们从前是集结一切美术的纽带，配餐就等于创造戏剧和骑士比武表演，而如今，甜食是加糖的菜肴，法兰西喜剧院替代了真正的甜食。

他厌恶布拉戴尔②和其他小玩意儿的制造者，他们使精装书的封面不再结实，看到那些带扣钩的书，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些书有木制书壳，摩洛哥皮上轧了花，阿拉伯式的装饰图案酷似大教堂的圆花窗，沙尔特勒主教代理官先生出售时要价三十昂日洛③。

他决不允许自己就一个世纪写一行字，除非这行字带有应勾起你回忆的那一天、那一时刻的风格、色彩、芳香……因此当代最稀奇的场面是他发怒的场面，当他得知一些头天屁股还挨打的十九岁的毛孩子，早上从阿古尔中学或圣巴伯中学毕业后，竟想用几天功夫创造整整一个时代。自唐·布里阿尔④去世以

---

① 指法王查理六世的名厨纪尧姆·蒂雷尔（1326—1395）。裁风系其绰号。

② 布拉戴尔，十九世纪法国精装书装订匠，他以薄纸板做书壳。

③ 昂日洛，铸有天使脚踩长龙图形的法国古代金币。

④ 唐·布里阿尔（1743—1828），法国史学家，巴黎圣莫尔修会的本笃会修士。

来，对于他当今只有一个人算得上文人：即迪蓬谢尔先生，本笃会修士，主管戏装的瓦泰尔。①

《两个疯子》的作者正是珍本收藏家P.L.雅各布，这位高尚善良的人，这位一辈子窥伺一个音节，一件事实，为古老世纪的所有英雄取面模的蜡人模塑工；这位想把整整一个时代置于玻璃罩下——正如人们把首府置于其下，抱怨纪念章太小，每天二十次祝愿一座历史沿革喇嘛②落成的古董收藏家的楷模；这位认真谦逊的作者，全体相识者的朋友；这位文学界的沃康松③！……给此人画了像后我们还有什么好说？说《两个疯子》是出正剧，是弗朗索瓦一世宫廷十分准确的写照？……胡扯！这有什么用？如何分析一部书，当年的人物在书中讲话，走路，做事，用餐，上床，睡觉，就像他们曾经讲话，走路，做事，用餐，睡觉……一样？读这部书，就是在十六世纪生活，我们将很乐意拿它与居尔丢斯④蜡像陈列馆比较，蜡人们经魔棒一点，有可能在一日之中有了生命和运动。的确，这部作品熔绘画、雕刻、正剧、魔法

---

① 瓦泰尔先后任法国财政总监富凯和孔代亲王的膳食总管。一六七一年亲王在尚蒂依接待法王路易十四，瓦泰尔因失职拔剑自刎。迪蓬谢尔（1795—1868）是法国建筑师和室内装饰家，曾两度领导巴黎歌剧院，故巴尔扎克戏称其为主管戏装的瓦泰尔。

② 即"沿革图画馆"之意，该词源于"狄奥喇嘛"（diorama），十九世纪风行的一种透景画。一八二二年在巴黎开设了透景画馆，拿破仑、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统治期间建造了不少同类的画馆，如全景画馆、烙画馆等。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写道，某些画室用"狄奥喇嘛"一词打哈哈，无论说什么，字尾总添上一个"喇嘛"。

③ 雅克·德·沃康松（1709—1782），法国富于创造力的发明家，所发明的自动机装置对现代工业有重大影响。

④ 居尔丢斯（1737—1794），瑞士医生，一七八〇年前后在巴黎王府街建立一座蜡像馆，一七八三年又在神庙街建立第二座蜡像馆。

于一炉。这是一幅世纪喇嘛。这类作品创作时间长得出奇，因而只是凤毛麟角，对此人们深为遗憾。终于，我被告知，圣上查理十世将赐给我们的朋友P.L.雅各布一笔资金，以便建立、创办、管理、领导、维持一座王家历史——文学马赛克工厂。

猎　鹰

（《猎鹰》，1830年5月5日。）

江湖郎中*

我走进一间棚屋，四面墙露出细细的木条，被麦秸与红土和成的一种柴泥糊在一起。门上装饰着一个粗大的橡木环，用皮绳吊在一根多节的木棍上。这个用新近砍下来的树枝做的圆环是个招牌。方圆十法里内，我和费利克斯，我们没有找到比这家供应更好的客店。

我们眼前是间宽敞的大厅，占去整个底层。一条造得相当粗糙的木楼梯通向顶楼。顶楼上有两张床。看了床后，我们决定在我们的车里睡觉或者闲逛一夜。客店老板和他妻子的简陋睡床安在大厅一角，上面覆盖着绿哔叽床罩。大厅里有人在长条桌旁的长凳上喝酒，吃东西；有人在做饭。这是一室多用吧？……

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但烟斗冒出的烟使人看不清东西。小说家还从来没有虚构过比这更加怪诞的场面。

透过发蓝的烟雾，三枝小拇指般粗细的松脂烛发出幽幽的光，照在一个胖男人身上，他有三层下巴，戴一顶棉布便帽，嘴里叼着烟斗，坐在一张矮凳上，一动不动，又黑又脏。他就是客店老板。

炉灶前，一个矮小的女人，皮色蜡黄，圆滚滚的像个大木桶，

* 这是巴尔扎克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在《侧影》周刊上发表的以《生理画廊》为题的一组文章的首篇，但后面的文章一直未见发表。

正在一只平底锅里打鸡蛋，她拚命地叫迟迟不给她送黄油来的女儿：

“喂！你来不来，卡托？……卡托！这些先生们饿啦！”

三个人在一张桌上玩纸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幕场景。至于纸牌，我只好说必须通过本能才猜得出防水层下的颜色。这三个人呀！……第一位身材高大，干瘪，神经质。一头浓密然而肮脏的黑发，成大卷地垂在肩头，环绕肩膀留下一层发亮的油迹。他的额头呈黄铜色，但看得出原先很白。宽阔隆起的脑门显示着力量。两道浓眉下，一双黑色的小眼睛如两点火光。他有一部厚密的胡子，皮色黝黑。手长得颇好看；但有人会认定他是有色人种。他手势打得飞快，看上去真不可思议。他穿一件很旧的红上装，大概原先是国王卫队的一名火枪手的，因为这是件军服。

“该你了，蒂蒂！”他用嘶哑的嗓音叫道，没有注意我们。

蒂蒂迟疑着没有出牌。蒂蒂是位小个子女人，铅灰色的面孔上五官依旧那样端正，不难猜出她过去一定是个美人。她的黑发梳理得颇齐整；但发髻上插着人造蔷薇和镀金已脱落的黄铜丝装饰品，使她看上去像只洋娃娃。两颊密密麻麻布满雀斑，面孔略似一颗长满小斑点的杏子。她穿一条绣着雪尼尔花线的白平纹细布连衫裙，领口露出经常暴露在阳光下因而不再诱人的胸脯。最后，两只裸露的胳膊和男人的一样。

她打出一张牌。

“该你了，卢卢！”红脸人又叫道。

卢卢是个矮小的男人，上下一样四四方方；一个名副其实的人肉立方体。他穿的衣裳不再有任何颜色。他有一张哥萨克的脸，不过是个气味难闻、丑不堪言的哥萨克。头发发亮，天生短

而卷曲，可以当刷子用。卢卢赢了；于是，他以猛兽扑向猎物的迅捷，向三枚大铜板伸出多毛的大手。

这群古怪的人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等我们习惯了周围令人作呕的空气后，我们发现在墙壁和坐在蒂蒂身边的高个子红脸人身下的长凳间，有一面大鼓、一支单簧管和一对钹，我们不再怀疑这三个人的职业了。

“你们在索洛涅① 中部大概挣不到几个钱吧？……”我对蒂蒂说。

“傻瓜到处都有！”头头回答，一面带着挖苦的神气打量我。

“见鬼！您一定很有学问，才嘲笑自己的行当！……”我又说。

“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能力比我强！”他边说边自以为风雅地洗着牌，十足一副在伯朗热② 的漫画中给描绘得活灵活现的小咖啡馆牛皮大王的派头。

“治些什么病？”我问道。

“什么都治！……”

他弄湿拇指发牌。

“您一定很有名气？”我又说。

“有一点，呸！……从海边直到卢瓦尔河上游，您去打听打听拉依埃纳！……瞅！随便哪个农夫都会脱下帽子，和在教堂里说耶稣基督时一样！”

“天啊！痛死我了！”费利克斯叫道。

“先生病了吗？……”拉依埃纳问道，一边向我投来充满狡黠的目光。

---

① 索洛涅，巴黎盆地以南的地区，地势低，多沼泽，以畜牧业和林业为主。

② 伯朗热，十七世纪初活跃于南锡宫廷的洛林画家和木刻家。

“马车轮子断裂的时候，他想往车外跳，扭伤了脚。”

“来，蒂蒂！来，卢卢！”江湖郎中叫道，“干活吧，小宝贝们！”

接着，他转向费利克斯：

“先生想不想让我们治好他的伤？”他补充说。

“太花钱了！……”费利克斯说。

“得啦！你就让人治吧！”我大声说。

“先生，”拉依埃纳冷冷地又道，“以我的名誉担保，您说话就好……”

蒂蒂和卢卢抓住我的旅伴，让他坐在一张牙医用的扶手椅里，这张椅子是他们的装备的一部分；他们把他的一条腿搁在一张矮凳上，然后去找灯。

客店老板站起身。他的妻子和女儿跑来了，还有两三个正在喝酒抽烟的农民。这群聚精会神的人，一张张惊愕的脸围成一个半圆，颇像《圣经》中的场面。这些几乎未开化的造物好似跪在马槽前的希伯来牧人。一双双眼睛睁大了，盯住含笑的费利克斯，人人的嘴都张得老大。屋内一片肃静。透过烟雾，三枝松脂烛在拉依埃纳头顶勾勒出一道光轮，他的红上衣和包金饰物与整体形成鲜明的对照。

江湖郎中定睛望着费利克斯，几分钟后，费利克斯的笑声戛然而止。蒂蒂拔掉一个椭圆形小玻璃瓶的塞子，把瓶中的一部分液体倒在我朋友的脚脖子上；接着她把剩下的液体递给患者，好像要他喝下去。他迟疑不决。

“喂！”我对手术大夫说，“他吞下您的药不会出事吧？”

拉依埃纳神情极为挖苦地笑起来。

费利克斯喝了。

于是江湖郎中望了望病足，用手握住，把肌肉和筋腱揉来揉

去，然后摇了摇这只脚，对我的同伴说：

"您好了！……站起来吧。"

费利克斯站起来走了走，万分惊讶地对我说：

"我不痛啦！……这真有趣！……"

"有趣？"拉依埃纳用讥讽的口吻接着说，"您像王公贵族一样感恩！……"

农民们、客店老板、老板娘和女儿发出一片嗡嗡的赞叹声。至于手术大夫，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对蒂蒂和卢卢说：

"把这盘打完。"

农民们轮流来摸扶手椅、矮凳、空玻璃瓶，用轻信的神情望着手术大夫，对他们的惊讶他似乎不予理会。

不久喝酒的人出去了，大概是去向本地所有晚上聊大天的人传播这条手到病除的新闻。至于老板娘，她把我们的蛋卷煎焦了。她女儿呆着一动不动。父亲又安静地抽起烟来，一望而知他是个对拉依埃纳的能力确信无疑的人。

费利克斯掏出钱袋，问该付江湖郎中多少钱。

"当然啰！一瓶琼浆玉液的价钱。"

"十五个苏，"蒂蒂喊道。

"先生是城里人！……"拉依埃纳用教训人的口吻说，"他要付多少就付多少吧。"

费利克斯把一枚拿破仑金币扔在桌上。

"哈！哈！我要给自己买条连衫裙！"蒂蒂嚷着说。

"不，我想有只烟斗！"江湖郎中抓住金币接口说。

"应该给咱们的画重新上一遍油彩，"卢卢说，朝手术大夫的手扑去。

"喂！给我制造点清静行不行！"拉依埃纳嚷着说。

"放下金币!"卢卢和蒂蒂一齐叫道。

"你们在开玩笑吗,小宝贝们? ……"

这场争论使蒂蒂、卢卢和拉依埃纳扭打成一团。尽管健壮的卢卢力大无穷,蒂蒂咬了拉依埃纳一口,后者还是把他的两个合伙人打倒在他脚下,两人像爪子被踩的狗一样大叫。

"看见这种人像我们一样打架真令人痛心! ……"客店老板叹了口气说。

"你们何必争吵呢?"费利克斯说,一面开怀大笑,"这是又一枚拿破仑金币,美丽的蒂蒂……——你呢,高贵的卢卢,这儿是十法郎。至于您的画,师傅,"他指着一幅画着亚当和夏娃在人间天堂的粗制滥造的旧油画补充说,"我亲自给你们修复。"

"嗽! 如果先生愿意给我把这两个轻浮家伙换成一条粗大的响尾蛇和一个奋起自卫的黑人,那就帮了我的大忙。"

"行!"

"哈! 哈! 蒂蒂! 卢卢! ……"他大喊大叫,一面用能打死一条犀牛的拳头搥他们,"咱们发财了! ……——拿酒来,拉弗莱什老爹! 拿酒来! 我们要好好乐一乐,喝个一醉方休!"

这三个古怪的造物刚玩了一出叫人笑断肋骨的把戏,他们友好地互相握手,为他们未来的财富干杯。

(接下期)

(《侧影》周刊,1830年5月6日。)

游手好闲者与干活的人*

我连续几小时草草写了些东西后，如果对自己感到满意，——这情形总在创作的冲动之后发生——我便打开窗户；觉得空气轻抚我滚烫的额头、发烧的面颊和我的头发，我体验到一股甜蜜的快意！我看见天空，听到一座文明城市的喧嚣，我感到轻松；对这骚动的人群有些益处的想法仍然维持着我的血液的快速搏动；我怀着良好的意图轻而易举地产生了幻想，in petto①享受着为提高人类德性做贡献的幸福；其次我乐意沉湎于外部自然界提供给我的消遣；我走出个人的圈子，以便更悠游自在地休息，不断使自己更有能力进行新的思索。

于是，我的目光俯瞰左邻右舍。我观察，但不存恶意；天清气朗，窗户开着，好像要倾诉衷肠；我会守口如瓶的。

这儿有位把时间花在艺术上的美丽少妇；一个放着草图的画架，一块色彩鲜艳的调色板，一架金色竖琴，堆积如山的乐谱，一些报纸，小册子，一口摆满八开本图书的书橱，在擦光印花布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八日在《时尚》杂志发表，署名阿莱克斯·伯爵。当时巴尔扎克住在巴黎卡西尼街一号，拥有马夫、英国种马和轻便双轮马车，尝试过一种时髦的生活。这篇描绘花花公子生活场景的杂文可能有不少细节取自他本人的生活经历。

① 意大利文：内心，秘密地。

面的圈椅里有一本《巴黎杂志》①。我从窗口看到这一切。——那儿有位青年男子，巴黎风雅的真正典型。他的马匹踩在庭院的石子路面上嗒嗒作响；他的马夫用口哨吹出英国的曲调，《英国国歌》、《老罗宾》或某首快步舞曲，管它是什么呢！他那辆轻便双轮马车的轮子在水里打转，水恢复了漆的光泽和晦暗的色调；一方面，阳光照得鞍辔的金饰闪闪发光；另一方面，它在三匹名贵牲口光滑的长毛上闪烁着白色的折光，牲口耐心地接受马夫的照料，马夫同样耐心地照料牲口。这个院子从来不宁静，无论白天黑夜，总有人给马洗刷擦毛，有人套卸牲口，有人唱歌叫骂。我从房间里听到这一切。

有时大家好像在互相观察；但可爱的女邻居几乎总在学习；常有人来拜访她：这是些一本正经的人，祖父母、神职人员；她很少出门，丈夫经常在家。至于讨人喜欢的男邻居，人们瞥见他穿着中式晨衣，时而在窗口，时而与院子里的仆役们讲话，他趿着拖鞋，带着一个感到无事不重要的人的认真专注，审视刻有他姓名起首字母的图案和一顶王冠的着色印章，或长着微白色角质的马蹄，或他那试试柔韧与否的鞭子，或他那纯青色双轮轻便马车最不显眼处的最小擦痕，或某套马具，或他的车马仪仗的其他某个部分：他的照拂无不透着优雅。

从情理上讲我不可能对男女邻居存有恶意；但是，根据我形成的看法，对其中一位有利的表象对另一位并不同样有利。昨天我才发现我大错特错，还发现了两人对我的看法。

一次我碰巧和男邻居的贴身男仆同乘一辆“三轮车公司”的公共马车从蒙巴那斯大街回来，我去那儿请教一位学者，正如小

① 《巴黎杂志》，一八二九年创刊的杂志，巴尔扎克曾在上面发表了许多作品，如《高老头》(1834.12.14.—1835.2.4.)。

学生查阅他的 Gradus ad Parnassum①；我的同伴，与我们戏剧舞台上老的保留剧目中的当差相比，只缺那份机智和自在。我这位同伴，有片刻只剩下一个人，他亲热地和我打招呼，因为千真万确，只有无礼傲慢才令习惯于侍奉人的人敬畏。他和我讲话，我回答了他，两人交谈起来，我不知怎么忍不住对他说，他侍奉我们那些可爱的游手好闲者一定很愉快。

"游手好闲者！"他叫道，"游手好闲者！那是您，先生，一整天也看不见您晃动脑袋，埋头读书或举目望天。游手好闲者！先生……他是法国最忙碌的人！"

"您令我吃惊，"我回答说，"您的主人忙碌？……"

"首先，老爷起得很早：他九点钟打铃，要报纸读。"

"啊！我完全明白了：您是讲消遣；我呢，我是讲工作。"

"但老爷从早到晚地工作：他和他的制靴匠、理发师、鞍具商一起工作，有时一个上午还来不及就颜色的选择，衣领的式样，鞋子的圆头、方头或尖头进行重要的讨论。"

"但咱们之间说说，他靠着垫子倚在窗口，纹丝不动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他大概累不着吧？"

"错啦！这种时候，先生正忙于他最重要的工作：为他爱情的利益工作。"

"怎么！那位年轻女子，手总不离画笔？……"

"对，那是您在窗口出现的时候；其余时候，她手里捧着书，却从来一页都不翻，这书保护暗中的串通……"

"暗中的串通！……怎么，是私通？"

"还没有；但老爷想，如果您仅仅三天不在窗口露面，这事就

---

① 拉丁文：《蒙巴那斯神族谱系》。

成了。”

“他这样想？但这位女子还如此年轻，她受的教育……道德准则……”

“噢，先生，老爷英俊风流，有马匹，正走红，对此是不大好抗拒的；再说他最近拾到一张她当着他的面久久绕在手指上的纸条，上面用颤抖的手写了这几个字：*无所事事的人多讨厌！*”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无所事事的人*，就是您呀，您来打断了眉目传情。”

“哈！哈！可是你主人经常出门？……”

“他去捧一位女演员的成功，安排一次社交聚会，或处理他任组织委员的会议的事务。而且他那样乐于助人！他为朋友试马，为斯图茨和斯托勃[①]之间的贸易协定谈判；从伦敦请来马夫，车夫，运来号衣。”

“他是对英国大为有用的人。”

“万一他白天还剩下一点空闲的时间，只要我们在，他就找碴儿和我们吵架：他叫我们懒虫，要我们把一件活儿重做二十遍……啊！先生，但愿老爷游手好闲！可我们没这个福分。”

我们抵达旅途的终点。我走进我的书商的家；然后，我回去又开始*无所事事*，就是说又开始写书，这部书，两年来我写了又涂，涂了又写，因为它的主旨是引导世人根据作品评价每个人，依照对同类有益的程度识别人。

阿莱克斯…伯爵

（《时尚》杂志，1830年5月8日。）

---

① 斯托勃是住在巴黎黎塞留街九十二号的裁缝，巴尔扎克在《幻灭》中称他是“当时最有名的裁缝”。

图唐狄厄太太*

道克特罗维-巴尔比娜·图唐狄厄太太是位五十八岁的小个子女人，长得圆滚滚的，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神情怡然自得，态度殷勤而不失尊严，闲谈中流露出狂热的信仰：在她口中，流言蜚语有股天主教的、使徒的和罗马的味道。她想必是介于女看门人和十足的虔婆之间那种类型的人。图唐狄厄太太是外国传教会教堂①的椅子出租者。礼拜天做大弥撒的时辰，应该去瞧瞧她如何以被风韵冲淡的尊严担任她的半圣职！她无处不在，什么都看在眼里。恺撒只知道他的士兵的名字；图唐狄厄太太却了解她的堂区全体教民的地位和道德准则；她知道他们中每个人受敬重的程度，出入不过毫厘上下。你们仔细看她有多么细腻的分寸感，给公爵夫人搬椅子时一躬到地，对侯爵夫人欠欠身，冲子爵夫人微微点头；再看看她多么高傲地从自由派议员的妻子面前走过，这位议员投票赞同了请愿书，最近本堂神甫先生讲道时指出他应受到信徒的指摘，显然把他当作了模样可怕的怪兽。在向人伸手的才干不算稀奇的世纪，没有人伸手的动作比她更加自如，包括为遣使会会士募捐的德玛居尔神甫先生在内；没有人以更优雅的行礼支付感激的报酬，连得到白花花银币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十三日在《侧影》周刊上发表。

① 该教堂位于巴黎巴克街，与巴尔扎克的朋友德·卡斯特里侯爵夫人的寓所相邻。

的圣艾蒂安本堂神甫先生也一样。你们别以为图唐狄厄太太受到的敬重以做弥撒的时间或教堂的大门为界限。一股圣洁的香气如焚香的气味在世俗生活中追随着她。布里雅-萨瓦兰曾针对不知哪家美食店说过，"这家店似香膏香遍全欧"。可以说图唐狄厄太太似香膏香遍整个圣日耳曼城关。她和本街区的贵妇们一样举办讨论会，由笃信宗教、拥护君主政体的贴身女仆中的精华参加。去年冬天，她甚至打算给她的小团体讲道，可惜她的侄子，圣絮尔皮斯的小修士，尽管为这次值得纪念的晚会作了长时间的准备，并大量引证玛西永[①]和圣奥古斯丁[②]，却讲到第三个词儿便卡了壳，和多米努斯·桑普森第一次登台讲道时一样。在那儿，大家读《每日新闻》[③]、《圣依纳爵传》[④]、德·冉利夫人[⑤]的《仆役的拉布吕埃尔》。最后，大家以各种方式折磨自己的思想。在那儿，大家不大管上帝，对邻人却大为关切，把同街区的显要全检阅一遍：经过这番审查能落个清白名声的人可真有福气！但是，一段时间以来，这些虔诚的聚会停止了，从瓦兰纳街到塔拉纳街，从传教会教堂到地狱街栅门，这些太太的法庭

---

① 玛西永（1663—1742），法国高级教士和演说家，曾为孔蒂亲王、路易十四等发表悼词。

② 指罗马帝国的非洲领地希波的圣奥古斯丁（354—430），他是古代基督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留下大量著述和说教集。

③ 《每日新闻》，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巴黎创办的报纸，支持君主政体和宗教教义。

④ 指曾任叙利亚安提阿城主教的神学家依纳爵（约35—约107）的传记。传说他是圣彼得或圣保罗的门生，于一〇七或一一七年殉教，留传下书信七封，是论述基督教基本信仰和教会制度的最古文献之一，被编入《信徒教父文集》。

⑤ 德·冉利夫人（1746—1830），法国女文人，奥尔良公爵子女的家庭教师，撰写过教育著作和回忆录。

的管辖区，人们很惊奇再也听不到本街区大有教益的传闻了。礼拜天，人们注意到图唐狄厄太太失去了行使职司时伴随她的那种享受真福的神气；不再有笑容，不再有温文尔雅的趋奉，不再有热忱，她阴沉着脸，便帽皱巴巴的，那样心事重重，有人甚至肯定她有一次经过圣坛前没有行必不可少的屈膝礼。这变化原因何在？Musa, mihi causas memora……①

唉！难道该为她的心不在焉吃惊吗？你们在传教会教堂只看到她的一半；另一半被拴在蒙巴那斯大街，发出悲哀的吠叫。可怜的托比，你的同类的荣耀，你与上帝、金丝雀、猫和谗言分享安慰老姑娘的特权！有趣的西班牙种猎犬！你无精打采，因为远离了你的女主人，我说什么？远离了你的第二个母亲！你徒劳地索求每日的梳洗和已经习惯的膝头。你服从严格的食谱，叹着气思念喷香的浓汤，美味的狗食，可口的环形小饼干，可怜的托比！……但是，或许，你因为烦恼变得尖刻，你指控那个竟能与你分离的女人？忘恩负义的家伙！你不知道，为了作出这痛苦的牺牲，把你交给安德烈先生②，要他负责恢复你因四旬斋的苦日子受到损害的健康，她心里有多么难受。她的关切一直追随你到这经受考验的场所。离开你以前，她未雨绸缪，提出办法拯救你的身体，我几乎要说拯救你的灵魂。她把你托付给名医照料时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千万，先生，礼拜五别喂肉！③”

（《侧影》周刊，1830年5月13日。）

① 拉丁文：“缪斯，请提醒我原因何在……”维吉尔，见《埃涅阿斯纪》第1卷第12行。诗人在叙述埃涅阿斯经受的磨难和特洛亚战争之前，乞灵于诗神缪斯。

② 指兽医。

③ 礼拜五是天主教的斋日，禁止食肉。

水族习性*

“您以为格朗维尔想画什么?”我问国民议会的一位议员。

“这个嘛,”他注视着画说,“这是解散议会的敕令。这代表法国和内阁。”

“谁是法国?”

“当然是青蛙啰!”他回答。

“您有何高见,伯爵先生?”我对一名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说。

“议员先生搞错了:这是我们的舰队开赴阿尔及尔。法国力图挽留她的海军。”

“嗨!您错了,”一位原本笃会修士说;“这是十九世纪的一名耶稣会会士和法国。”

“唔!”一位政论家说,“这是拒交捐税;因为,青蛙历来是我们钱包的标志,而老鼠是收税官。”

“不,”一名记者说,“这是《宇宙报》和它唯一的女订户。”

“先生们,”一个一本正经的人说,“这是位阻止自杀的好公民。”

“不如说是一位力图留住粘液的医生吧?……”一位上年纪的太太说。

---

* 本文是对格朗维尔发表在一八三〇年五月二十日《侧影》周刊上的一幅画的评论。画题为:《水族习性:劫持》,画的是在水边一丛芦苇前,一只老鼠试图劫持一只青蛙。

"夫人，我以为这描绘的是民事拘禁，"一位批发商接口道。

"上帝！你们竟错到这种地步！你们三句话不离本行！……"维埃奈先生① 大声说，"这是克丽斯蒂娜和莫纳尔德希在长沙发上的那一幕！……"

"不，"一位演员说，"这是马尔斯小姐退出舞台又被一位戏剧爱好者挽留住。"

"咳！你们没看出这是一位想进贵族院的议员，"一位原秘书长接口道。

古典主义者J.先生② 走上前来，微微一笑，说道：

"这是阿波罗和达佛涅。③"

一位想自成一派的画家笑起来，反驳道：

"这是美术学校！"

一位法官凝视漫画片刻，要求肃静，并且说：

"这是影射芒冉先生④ 对那些小姐发布的命令。老鼠是名宪兵。"

"这个嘛，"G.圣依…先生⑤ 说，"这是只双头鼠。"

儿童伦理学家B…y先生⑥ 大声说：

"嗳！先生们，这是父亲拉住冒冒失失在一池清水深处玩耍

---

① 维埃奈（1777—1868），法国文人，政客。

② 指一八一八年二月创办的《密涅瓦》周刊的主编杰（1770—1854），他持自由派观点，激烈反对浪漫派。

③ 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是宙斯之子，掌多种职司。达佛涅原是河神之女，她拒绝了所有人，包括阿波罗的求爱，并向大地女神（一说向她父亲）求援，于是被变为月桂树。

④ 芒冉先生，巴黎警察局长。

⑤ 指法国著名博物学家艾蒂安·若夫华－圣依莱尔（1772—1844）。

⑥ 指J.-N.布依先生，《给女儿讲的故事》的作者。

的独生女……”

“这个，”一位哲学教授说，“这是在无限中统一的强烈欲望！一个二元论，同一的实在性！”

“啊！”B.C. 先生①嚷道，“你们真怪！这是柯丽娜②在海边即兴赋诗。”

“或者说不定是新闻自由和政权，”一位律师向他指出。

“也许是唐娜·玛丽在特塞拉岛的摄政③和惠灵顿勋爵，”④一位外交家大声说。

“难道不会是位想娶个寡妇的老息爷吗？”一位太太问。

“妈妈，”一位少女说，“作这幅版画也许是想说夫妻必须般配。”

“原谅我，小姐，”一位教授说，“这是雅科托法；⑤漫画证明一切均在一切之中。“

（《侧影》周刊，1830年5月20日。）

---

① 指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法国政治家和作家，小说《阿道尔夫》的作者。

② 柯丽娜，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1766—1817）的小说《柯丽娜或意大利》中的女主人公，她是意大利的著名女诗人，爱上了一位忧郁的年轻勋爵，后遭遗弃而死。

③ 巴西皇帝唐·佩德罗将继承葡萄牙王位之权让于女儿唐娜·玛丽二世，觊觎王位者对此提出异议，她被废黜后，逃到亚速尔群岛的特塞拉岛上避难。

④ 惠灵顿勋爵（1769—1852），英国将军，曾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一八二八至一八三〇年任英国首相，一八四二年任英军总司令直至逝世。

⑤ 冉-约瑟夫·雅科托（1770—1840），法国教育家，发明了一种教育方法，其原则是人人智力相等，靠记忆、意志和注意力可以讲授一切并学会一切。

时髦用语*

和人文科学所有其他部分一样，时髦有其成见，比方许多人以为自己很入时，因为他们按照我们全力抵制的庸俗报纸的规定着装。相信这一点是错误的。使一些人的自尊心大受屈辱的全部沮丧便由此而来，这些人颇不在乎，不会不想到高雅的情趣和良好的教养所规定的全部义务。有真正的新料子，在勃兰①的店里做衣服，请维克托莉娜②缝制连衫裙，在托马－巴蒂斯特③的铺子里定做车辆，在英国雇小老虎④，在博迪埃的店里定做手套，这些是不够的；要入时还得像风尚要求的那样打招呼，讲话，唱歌，就座，讨论，吃喝，走路，跳舞。而这些重要的细节，这些突然的过渡，这些气氛的变化，直到现在还受到蔑视；但是，坦率地说，这种轻蔑在我们的先人身上是无知，正如在我们的对手身上是无能。

今天，这些细微的差别真正具有了重要性；因为，既然我们的习俗有把一切拉平的倾向，既然挣一千二百法郎的店员能够

---

* 巴尔扎克一直对双关语、俏皮话和文字游戏有浓厚兴趣，本文则是他对一八三〇年流行用语的历史所作的一项贡献，于一八三〇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时尚》杂志发表，署名奥・德・B.。

① 勃兰，在巴黎昂布瓦斯街三号开店的裁缝。

② 维克托莉娜，巴尔扎克经常提到的著名女裁缝。

③ 托马－巴蒂斯特，当时巴黎爱丽舍田园大道著名的华丽马车制造者。

④ 当时花花公子们自称雄狮，他们的小跟班，小马夫便被称为老虎。

以翩翩的风度、优雅的衣着占一位侯爵的上风，有时还以辞令的力量将他压倒，那么惟有这些细微差别可以使有教养的人在芸芸众生中互相识别了。

本文将专门谈时髦的用语，因为语言暴露无知最迅速。如果猴子一句话也没说，海豚本来会把它送上岸的。①

因事件而创造的新字眼，或因一时心血来潮而流行的字眼，首先赋予使用这些字眼的人的谈话一种说不出来的晦涩意味，突然间使他们变得高人一等。在听不懂他们话的人看来他们显得很深刻。在法国，我们几乎全缺乏讲这句话的勇气：“先生，我不懂刚才您使用的那个词语。”

因此一位了解新词汇时兴情况的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

他有权相当无理地打量请教他某个词儿涵义的傻子；

或者当面耻笑他；

大声嚷嚷：“怎么！ 您不知道这个词儿？”

用残酷的恩赐态度向他解释词义；

要他听一通高谈阔论；

向大家证明这位先生落了伍；

讲希腊语、阿拉伯语、梵文或拉丁文，等等，等等。

但是，在法国，我们一般总假装听得懂谜语，认为说谜语的人高明。

咱们接着讲。

掌握时髦语言的秘密、且讲话与别人不同的人有幸听到别

---

① 典出拉封丹的寓言《猴子与海豚》(第 4 卷第 7 篇)：希腊人航海时习惯带上要杂技的猴子和狗。一艘船在雅典附近海面遇难，海豚前来营救，误把一只猴子当人，驮着它游向岸边。饶舌的猴子错把比雷埃夫斯港当成一个人的名字，使海豚发觉原来它救的是一头畜牲，于是又把猴子扔进海里。

人这样说他："某某先生有某种表达的方式……我讲不清楚，但他的谈话与众不同……"

让我们来研究某些新词儿，用实例证明一位追求时髦的人可以攫取的巨大好处。你到达一座城堡，晚上，大家读报上的一篇文章，一本书，一部小说，总之随便读什么……阅读完毕，人人评论一番。轮到你了；你和女主人一样觉得这本书写得不好；和她丈夫一样觉得书的构思不错；和某某人一样觉得它的描写生动形象；和另一个人一样觉得人物的刻划细致入微。

"但是，"你补充说，"这些都不对！……当今之下……"

大家都望着你。

"当今之下，和一切事物一样，书必须具有现实性……"

接着你拿起火钳拨火，对周围的一圈人看也不看一眼。第二天，几乎人人都将使用现实性这个字眼，但用得不是地方；于是你很容易分辨有才气的人和蠢货，真正时髦的男人或女人。

附近的一位要人来访：这是帝政时期的一个暴发户，他讲话直截了当，喜欢反驳人。人家问你的看法。

"他是个粗暴的人。"

你猜怎么着？……

几天后，一位太太误用了这个词儿；于是，你宣布她是位出奇有趣的女子。

你在一位大产业主家里谈论政治，围坐桌旁的有省长先生、主教大人、内阁成员、专制主义者和十来位自由主义者。上餐后点心时，讨论变得激烈起来。你发觉双方势均力敌，彼此劈头盖脸地抛出似是而非的道理，革命、无政府状态、自由主义、专制主义等字眼成为狂热扯起的大旗。

"嗳！先生们，"你说，"你们的头脑哪儿去了！……干吗谈自

由主义呢？自由主义已经死了，它过时了。”

大家缄口不语。

“前面有更加有力、更加全面的东西。专制主义，自由主义，这是些老观念。”

谁也不愿老。

“时代在承天启运的思想指引下前进。”

这个字眼如同阿布拉卡达布拉①。人人都将奉承你，想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人们在巴黎的沙龙里树立和败坏名声，讨论有关时髦和无聊的一切最严肃的问题；你来到其中的一个沙龙，人家跟我们谈起德芙里安夫人②，女主人问你这位沼泽区③的人有何高见；于是你说：

“夫人，昨天她极为出色……”

原来对你服装的式样、手杖的雅致和领带的结法怀有几分敬意的两三位雅士，这时把背转向了你，于是你猜你冒出了一句傻话。

“啾！她令人头晕！……”女主人回答你说。

你明白吗？……令人头晕这个词儿，是该当把你这个人和你的服饰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的链环。你是个不完整的人，萨瓦兰会说，一位独眼美人。

如今，全部赞美，全部印象，一切都用令人头晕来概括，来

---

① 古时人们认为这个字眼具有魔力，据说用某种字体写出戴在脖子上可以治愈热病。

② 德国剧院的金发女歌唱家，一八三〇年五月六日在巴黎首次登台演出，并大获成功。

③ 沼泽区现属巴黎第三和第四区，十六、十七世纪曾为贵族居住区，建造了许多华丽的公馆。一八一四至一八二四年巴尔扎克住在该区。

解决。

超凡入圣，令人爱慕，不可思议……唔！陈旧的文笔。一个人如果不这么说就等于什么也没说："我读了《忏悔》①，前言令人头晕！"

一个不使用该字眼的人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不是个活物，就像那些边读《立宪报》，边饮一小杯酒，头戴柳条帽的人。

令人头晕是语言的至高点；但在该体系的另一端是卑劣这个字眼。几位圣日耳曼城关的老太太说得更高雅："这坏得过分。"

有一个词语开始流行，并与可怕的令人头晕角逐；这就是：她只不过很迷人。由于这句优雅的恭维话很微妙，我们不能肯定令人头晕是否会被推翻。

著名的惊愕的老者②使盛行已久的惊愕一词丧失了信誉。

可是咱们关心一下那些回答一切、归纳一切、把你从讨论中拯救出来、像付现钱时用的零钱一样的字眼吧。

如今诗歌已经死了，在书里不复存在，但当今的时尚是到处看到诗意。有诗意……是句变得平淡无味的话，到处都用得上。你读到塔格利奥尼③："她的舞蹈里有诗意。"

然而，有一个字眼更加有力得多：有戏！靠这个字眼，你无情地扼杀评论界的一场争论。你在听众面前夸耀整整一个世纪及其思想。——比如："波拿巴特，多有戏呀！——这本书多有戏呀！"在你之后人家还说什么好呢？

---

① 指法国浪漫派作家和剧评家儒尔·雅南(1804—1874)的作品《忏悔》，巴尔扎克在一八三○年四月十四日的《政治报刊专栏》中对该书作过评析。

② 维克托·雨果《艾那尼》剧中第三幕第七场一句著名诗句的片断。

③ 指玛丽亚·塔格利奥尼(1804—1884)，意大利女舞蹈家。

倘若你在一个宁静的夜晚，呆在一池平静清亮的水边，身旁有位少女相伴，请你对她说："这儿有戏！……"

你看见一辆柩车经过，请你对邻居说："有戏！"重罪法庭，弗里莱，布凯①："有戏！"法庭，有戏！——苦役犯监狱，有戏！——到处都有戏，除去在戏园子里。

"有诗意！——有戏！"靠这两句话，你掌握了为了成名搞得面色苍白的那些人的全部秘密；你与他们不相上下；你理解他们，你的语言和衣着十分协调；总之，你跟得上时代。

对于所有那些在文学界焦躁不安的早熟的大孩子，如果不这样说他们，哪怕这是个五十岁的人，就是缺乏情趣："这是位脱颖而出的人，一位大有希望的人。"

最后，不管涉及的是绘画、诗歌、散文、东方、西班牙、希腊、人民、国王、十五世纪、圣安东尼城关，还是《私人生活场景》、《民众场景》、《不良少年》、《忏悔》、《两个疯子》，我们荣幸地通知你，如果你不说：这很自然！你看上去就像来自莫诺莫塔帕。②

噢！这很自然！……是一尊全神贯注的雕像的表情，她坐着，两臂下垂，被感觉所压倒，嘴巴微启，眼睛瞪大，不胜仰慕……人们认为感情把追求时髦的人变成了石像。

当你说"这很自然！"的时候，必须装出一副呆笨的神气，与你面部通常充满灵性的优美线条③形成对照；因为优美线条仍

① 一八三〇年五月十五日，鲁昂重罪法庭以用枪打伤情妇之夫的罪名，判处神甫路易·弗里莱终身苦役。同年五月十七日，巴黎重罪法庭审理查理·布凯图谋对妻子下毒一案，后因受害者收回前言，他被宣判无罪，但仍因一件放高利贷案羁押狱中。

② 莫诺莫塔帕，南部非洲一个土著人的古王国。

③ 此处"优美线条"的原文为galbe，出自公元四世纪《圣经》的一种译本的语言——哥特语。

是个时髦的字眼，它是让人把你当作古董收藏家学会会员或者法兰西文史学院院士的字眼之一。

有才干的人创造这些字眼或使其流行——这是一码事，鄙夷地把它们投入流通；毫不在意地使用它们。于是，字眼不胫而走；大获成功；它成为思想、衣着的印记；它是赋予一幅画全部的美的清漆。风雅人士采用它；但他们也令人钦佩地感悟到该字眼在何时、何日、何分、何秒死亡或变得可笑；要猜准一个字眼是否有生命力需要极大的分寸感。暗礁便藏于此。使用一个陈旧的词儿，与发音不准，用得不当其实同样危险。一个落伍的青年以为用金字塔形这个词儿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和一位戴阔边高帽的花花公子，或者给女儿带来一个万花筒以为是什么惊人玩意儿的食利者同样可笑。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告诉不久将来巴黎出席议会的未来议员们，有一句十分陈旧、被大家用滥了的立法用语："各位先生，我们提请你们研究……"

讲求实际的男人，讲求实际的女人开始过时了。——年轻人变得滑稽可笑，一本正经的人仍可以说。

高额头、阔胸膛的男子没能流行起来。

这很俗气变得平平常常；但庸俗维持原格调。

"我的生活没有色彩，——他看破红尘，——向生活索取它没有的东西……"是一些不再流行的词语。但糟踏人生仍很时髦。

眼下有某种用词方式使你的演说产生生动的效果；你以不规范词语的雄辩力令不随大流的人惊愕，将他压倒。

"维克多·雨果？……嗳！是的！他曾想搞点戏剧。""内阁曾试图搞点绝对统治。""记者给自己授权。"

要么你在措辞中来上许多术语：

"在这部著作中有一种特别的心理。""但是，如果这部小说虚构得更好……""啾！先生，博马舍那令人赞叹的三部曲！……"

谈哲学吗？啾！无论你是谁，你要想到，如果你不专心致志地紧跟时尚，当老师谈论主义，使用感觉主义、唯心主义、教条主义、批判主义、佛教①等字眼时，你却使用以性结尾的字眼，如客观性、主观性、一致性、多样性、同时性、自发性、瞬间性，那么你可能永远完了；或者，当老师口不离ion，如情感、感觉、灵感、推论时②，如果你用以主义结尾的词，那么你可能被当作傻瓜。

比方，在春分和秋分时，你可以用这些句子阐发你的思想：

"思考的再生力扩展不到某些现象，因为，虽说思考是个总体，它却是个混杂的总体。"

但是，月圆的日子，你应该使用更清楚明白的语言，说：

"感觉主义通过感觉进入感性世界深处。"

每次你与人争论，而对手似乎占了你的上风时，请你发言：

"先生，您缺乏逻辑，如果您愿意回到更合理的步骤上来……"

这是委婉地告诉对方他在胡说八道。

如果谈论拉马丁，啾！大家都会洗耳恭听，如果你冷冷地说：

"他是湖畔派诗人③……"

---

① "佛教"在法语中是一个以-isme(主义)结尾的词。

② 这些词均以-ion结尾。

③ 湖畔派是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的一个诗歌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柯尔律治(1772—1834)、华兹华斯(1770—1850)和骚塞(1774—1843)。他们讴歌大自然，以饱满的浪漫主义激情咏唱英格兰西北部湖区的湖光山色。拉马丁在一八二〇年发表抒情诗《湖》，因而在此被称为湖畔诗人。

我们认为这段开场白充分证明……我们怎么突然毫不做作地讲起话来啦！……我们想说，这篇绪论充分证明，对所有自炫不让别人理解的人而言，最最重要的是了解风尚在这方面的创新，因此我们将试图通过回顾巴黎几家沙龙的方言来结束时髦教育的这一重要分支。我们以为，但不予肯定，这些掺入大量法语的高雅方言得到了闲聊之名。我们将注意区分宗派、学说和街区。

奥·德·B.

（《时尚》杂志，1830年5月22日。）

论文学的时尚*

——致乌…伯爵夫人

我几乎不敢向您承认，夫人，您给予我的信任令我惶遽万分。您想写一部作品，在图尔写，但在巴黎享受成功的滋味。您以为，给您邮寄我们剪裁一本书的纸样和给您捎去依照加瓦尔尼①的雅致素描制作的一件连衫裙或一条头巾的纸样同样容易。

夫人差矣！……这一想法已经显示出您居住的那个迷人地区的单纯无知。唉！与我们的文学感到的晕眩相比，时尚倒是固定的化身了。老巴那斯山变成了山谷；我说什么！变成了一片沙漠，它的小山岗和漂浮在您那美丽的卢瓦尔河水面上的金色岛屿一样流动不停，奇形怪状的沙丘断裂，升高，变圆，沉没，重新出现；不可思议的无底洞，常常卷走一个不慎的游泳者，正如这儿的某个假体系，某个小集团，某种失去理智的自恋，将一个有才华的人吞没。因此，我这个无知者，我宁可受托替您在埃尔博商店②挑一顶便帽，在戴利斯勒③的店里挑一块料子，也万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时尚》杂志发表，署名H.。乌…伯爵夫人大概是指巴尔扎克一家在图尔结识，并与之保持友好情谊的乌特勒蒙伯爵夫人。

① 加瓦尔尼(1804—1866)，法国素描画家和版画家。

② 埃尔博太太在巴黎新圣奥古斯丁街八号开的新潮服饰用品商店，当时很有名气。

③ 戴利斯勒在巴黎格拉蒙街十三号开店，商品充足，风雅女子可以在店中买到头巾、平纹细布、细麻布、花边等等。

万不愿——不管我可能是个多么好的评论家——向您口授符合时下口味的神谕，向您传授我们成功的奥秘。首先，是否有口味可言呢？我们成功了吗？您难道不知道，夫人，当今之下，一个人露脸的时间只有一天，而并非每天都有一个人露脸？一个人算什么？……我们吞掉整个国家。昨天是东方；上个月是西班牙；明天将是意大利。

我可以叫您研究拉普兰[1]的地方色彩，您将用天然冰块、您未曾见过的北极光、驯鹿、鱼骨、鲸油、一望无际的雪原、白熊和地衣……为我们建造一个奇妙的斯皮茨卑尔根岛[2]。唔！这恐怕过时了！……当您给我们带来您那印成书的社会缩影时，文学的风标可能已转向巴西的原始森林。读者大众将醉心于躺在井底的凯门鳄、美洲金钱豹、美洲肺鱼等等。您将和只听得懂野人土话的人讲法语化的拉普语。

最后，夫人，正当您寻找意念时，读者要的是色彩；您写出了色彩，他会要求您有特点；您追求特点，这位沙哈巴哈姆[3]又想要风俗画；您给他虚构出准确的民俗，他会迷上历史；您若用织壁毯的方法为他渲染一个时代，七拼八凑成一本书，他却把背对着您，去欣赏一个以发表文学变奏曲为乐的人，这首变奏曲的主旋律是一个字眼。他时而是个孩子，捡起他的全部玩具将它们砸碎，扔在一边去看水桶中的月亮；他时而是个一本正经的人，听库赞先生讲课，觉得既难懂又烦人。他蔑视有才气的人，却迷上一个傻瓜。

---

① 拉普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地区名。

② 斯皮茨卑尔根岛，挪威在格陵兰东北北冰洋中的属地。

③ 沙哈巴哈姆，法国剧作家欧仁·斯克里布(1791—1861)的名剧《熊与帕夏》中帕夏的名字。

而您竟想讨这个巴黎的欢心？它忽而崇高，忽而可笑，忽而聪明绝顶，忽而愚蠢之至，似乎只靠眼睛活着……啊！您不知道您在干什么。苦役犯熟悉自己的工作，一位作者却永远不了解喜怒无常的巴黎即将向他要什么。今天这群古怪的读者需要文学的焰火，正如需要始终精心打扮的风雅之士，需要五光十色的商店和富于魔力的市场；他们到处要《一千零一夜》。因此，每个礼拜，出版界向他们提供五十部所谓的新书；戏院为他们上演三出新戏。每天早上，报纸送来一个包在笑料的薄片肥肉里，穿在一根妙语的铁扦上的人供他们享用；亲王或学者，国王或教授，管他是谁！关键在于每天有个计划。今天，金融家若抱怨他的餐后果点里没有俏皮话，那是不无道理的。最后，巴黎和古罗马一样有竞技场；但它的斗士是作家；它的鬣狗、老虎是记者。恺撒们让人流血送命；我们呢，我们消耗才智。年轻姑娘在书本里读到供奉女灶神的贞女看到的事。警察和他们的阴沟，维多克①和他的密探，桑松②和他那架可怕的机器，一切可能犯的罪行，食尸并吸活人血的女鬼，吸血鬼，幽灵，一切全被吞下去了。我们以最文雅的方式取食最污秽的东西。人们装饰沙滩广场③，正如小克雷比庸粉饰败坏道德的行为。断头台曾是我们的沙发。④

---

① 欧仁-弗朗索瓦·维多克（1775—1857），法国冒险家，服过苦役，后投靠警厅，充当密探，创立秘密警察组织，后又开办私人侦探事务所。

② 桑松，法国的世袭刽子手家族。

③ 沙滩广场原是巴黎执行死刑的地方，也是公共庆祝活动的场所，一八〇六年后改称市政厅广场。

④ 克洛德·克雷比庸的小说《沙发，一个道德故事》，写印度一位王子命廷臣为他讲故事解闷。其中有一位讲述说，他在前世变成了沙发，目睹人类的种种恶习和丑行。作品以轻松活泼、不拘一格和讽刺讥诮的笔调，概述了十八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

那么您能怎么办呢？……看在上天的分上，别让自己看到一个昨天刚走出中学校门，只和以车代步的女子讲话的十九岁的大人物，拿起您的书，把它揉来揉去，然后大叫："毫无思想！……"

但是，在暴露这一职业等待您的全部危险的同时，您将自己作出最明智的决定，您会明白，您的火炬在图尔无论可能多么纯洁，多么明亮，在此地如煤气灯一般时时闪光发亮的才智中间，它不会引起多大轰动。只剩下一个太阳的位置了。倘若我属于德穆斯蒂耶流派①，我将把您比作黑夜之星；但我们矫揉造作的文风肯定完全是另一码事！……

我之所以有勇气承揽如此繁重的任务，是因为，我向您承认，我找到了把这篇分析的全部责任转嫁给您的办法。我将以光想着酬金的公证人的冷静，只编造出精神财富和精神贫困的清单；而由您本人作出估价。这如同死后变卖遗物，根据死者生前对自己的猎犬群、家具、书籍使用的多寡，观察家可以发现他的爱好。在此死者是读者；因为我相信，愿上帝饶恕我，读者已不复存在。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在法国大家都想成为文学巨人，如同不久以前人人都想当上校。正厅后排的观众突然跳上了舞台。只有罪人，不再有审判官了。然而审判时讲几句蠢话比创作时写几句蠢话要便当得多。可有什么办法呢！这个癖好事出有因。当今之下，不著书的人便是低能儿。所以人人急于证明他有——如圣勃夫所说——完整的才智。您看到吉什公爵在马上写作，sermone pedestri，② 最墨守成规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出

① 查理-阿贝尔·德穆斯蒂耶（1760—1801），法国诗人和剧作家，文风矫揉造作。

② 拉丁文：文风简朴。

版了自己的小册子，您本人大概也构思了一本外省的《乌丽卡》①，并为此给我写了一封我此刻正在回复的信。

那么，夫人，剩下的只是一群麻木不仁的老读者，正厅前座的观点：白发长者，帝国军人，着宽大的礼服，戴金质的耳环，有黑色的燕尾，蓄灰白的胡髭；一些难以打动的人，熟悉亚洲、非洲、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不会搞错一个虚构国家的人；其次还有几位昨天才清醒过来的流亡者，轻浮女子，身体笨重的老太太，成为伯爵夫人的贴身女仆，把鲁滨逊②当作雅各宾党人的昂哥太太们。突然，这伙人像克劳狄皇帝③一样被请上最高法庭。他们变成全新的、但精力耗尽的读者；不过这些读者很有力量，因为他们纹丝不动，密密麻麻。他们对身边许许多多作家的一切阿谀奉承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有买好书的癖好。正是他们爽快地买下拉马丁的六万册书和贝朗瑞的四万册歌谣集。这是一股应该迎合的势力；因而，每个人一面咒骂他们，一面试图得到他们的青睐。

首先，几位作者设想用刺把他们扎醒；作者们互相说因熬夜累得要死，以情打动了他们；接着好几位又賄賂了他们。但他们一直像老苏丹，身体被放荡的生活弄垮，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看见人头落地时心情并不比观赏无性别的怪物时更加激动。于是，每个作者都想到为自己网罗一小批读者，为获取荣名作准

① 《乌丽卡》，杜拉斯公爵夫人写的小说，发表于一八二四年。

② 英国小说家笛福(1660—1731)于一七一九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

③ 克劳狄一世(公元前10—公元54)，罗马皇帝和历史学家，罗马大将尼禄·克劳狄·德鲁苏斯之子。由于体质羸弱，相貌平庸，举止笨拙，他很少与人交往，长期离群索居，自学自娱。公元四一年初，罗马皇帝卡利古拉遇害身亡后，他作为奥古斯都家族的唯一代表被立为新皇。

备，在家人中间为自己编织花冠。由此产生了相互吹捧的习俗或同志情谊。一位普罗米修斯出现了，他心生一念，在老观众身边临时招来一批新观众，希望老观众发火，并对如此大胆的投机表示关切。不！观众眼瞧着一个与自己酷似的人在二十个晚上为一出戏鼓掌，却连向这人打个招呼都不肯，这人的出现如同文学界的八九年，他自以为指挥着一场比自己更强大的运动。

正是在作者们缺少读者，文学在政治面前一无价值，诗歌被事态所压倒的时刻，您来到一场空前的危机之中；来到一群个个有一张草垫、一面大鼓、一支单簧管的江湖医生们中间；在这些练把式、举着全欧君主署过名的牌子的人中间，惟独您将有一部不事雕琢的作品。我不知道哪位国王给这个冷冰冰的作者一枚南方十字章；另一位矮小瘦弱的得到雄狮勋章；教皇把金马刺授予一个十年来没能使科学前进的人；北极星奖章落入一个热情的爱国者之手；功德章颁发给人们不再与之打招呼的专写诽谤短文的作者。最后，随便哪个错别字连篇的人都是某个学会的会员，那些毫无学问或不能写作的人计算巴黎喷水池的数目，检查由警察署长规定的门牌号码的颜色，声称自己正忙于统计学；因为统计成了时髦，搞统计是个职业。

很可能十五年的游手好闲令我们难以忍受，我们对未来望眼欲穿，急得个个跺脚，蹦高，尝试一切，又撂下一切，始终还是这个法兰西，她在变化无常中恒定不变，很难受到诱惑。她的文学没有目的：这是句名言。她无需拆毁什么，也无需建造什么。我们把诗放进散文，十分惊讶再也没有诗了；我们写尽了戏剧的情景，却想要戏剧性；我们什么都不再相信，却想要信仰。简言之，一位天才几乎无法在一大群如此聪慧的人们中间生存。拿破仑统率的是无言的士兵，而在文学上，每个人的写作对象都是些

好推理的人。当人人对文学的认识足以形成一种观点时，学说上便不可能统一，每个人都代表一种观点；我们个个想抬高自己的身价。您看，夫人，我是很难满足您的。

不过我可以向您灌输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这个理论将是承蒙您向我要的《须知》的第一章。

在文学上，夫人，今天我们有一种作者本人和作品都必须服从的类似标签的东西。简言之，就是有套时髦的服装，这一点，我相信在您看来最重要。现在还谈不上您那本书的风格、思想、提纲、书名，重要的是您该以何种形式露面。但愿别让我识破您包住出生证的奥秘！但是，要知道，眼下作者的年龄是个极令人关注的问题。我们喜欢青果子。刚出大学襁褓的青年，尚未领过圣体的少女，几乎肯定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文学有它的李斯特，它的儒勒·雷贲迪，它的莱奥蒂娜·费，[①] 人们认为他们离开木偶戏是为了创造杰作。这种青春癖说不定是衰老的征兆；或毋宁说时代尚未成年，它大概需要青年侍从。不管可能怎样，我们有年轻的法兰西，年轻人，我们想要年轻的思想，年轻的书，年轻的作者。因而年轻的娃娃们突然变老了，我们被一群早熟的大孩子们团团包围：比方维克托·雨果先生在结婚之日仍是个卓尔不群的孩子。您遇见一位戴假发的男子，报纸指出这是位前途无量的才子。库赞先生始终是那位青年教授，云云。您在D.先生[②] 的客厅里看见一个胖小伙子，像个长着西勒诺斯[③] 面孔

---

①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和著名钢琴家，九岁开始音乐生涯。费(1811—1876)，著名女演员，五岁便在法兰克福剧院登台演出。

② 可能指法国作家和艺术家艾蒂安·德勒克吕兹，法国作家如斯丹达尔、梅里美等常在他家聚会。

③ 西勒诺斯，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养父和伙伴。

的法尔奈斯的赫拉克勒斯①，却没料到他是一部被当作年轻缪斯的初次习作来预告的诗集的作者。我们的一位好友告诉我他参加过一次既严肃又滑稽的磋商，E…M…小姐②的顾问们决定她在前言中是十六岁，在家是二十五岁。这种无伤大雅的江湖骗术有其手段、计谋和脂粉盒。您曾问我圣勃夫先生，这位出类拔萃的评论家，是不是一位老罗兰，一位勒博老爹，同时您又极热烈地爱上了不幸的约瑟夫·德洛姆……③这就是青春不老的秘密！您叫谁相信这两人是同一位作者呢？约瑟夫·德洛姆！……这名字不唤起青春的意念吗？对姓名的阉割是我们人人中过的奸计。儒勒·德·雷塞吉埃给您的印象是不是一个有妻子儿女、坐在行政法院的安乐椅里审理案子的人？您自称O…伯爵夫人是没有用的，如果您想走红，就得署名冉妮……即便您有四十岁，我们也会像欢迎一部天生有才华的年轻女子的习作一样欢迎您的书。

如果您自称先生或夫人，就会显得老气横秋；您用教名自我介绍吧，那样会显得年轻。石印术是这种无害的欺骗行径的同谋。作者们请人画像，脖颈裸露，头发打卷；您会把他们当成少女，在每个书摊上都遇到他们，有的在长靠背椅上玩耍，另一些则出神发呆。他们倒填自己面孔的日期，推后自己书籍的日期。他们是写遗作的胎儿。

在下一封信里，我将向您解释一本书、一部著作或一件艺术

---

① 指十四世纪在意大利卡拉卡拉大浴场废墟发现的希腊神话中力大无穷、功绩卓著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的雕像。后存放意大利法尔奈斯宫。

② 可能指法国女诗人艾丽莎·麦尔科。

③ 法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圣勃夫（1804—1869）于一八二九年以约瑟夫·德洛姆为笔名，发表诗集《约瑟夫·德洛姆的生活、诗歌及思想》，描写了他与雨果夫人的恋情使他经历的一场宗教的和美学的危机。

品究竟是什么。我将告诉您来年的时尚，而不是今天的时尚。我将教给您全新的诗学。您将在无思想的句子或无句子的思想、色彩或戏剧、幻想或实际、大作或速写，好奇的兴趣或细节的美之间作出抉择。但是，在给您写这封类似现代文学《家常菜谱》的信之前，我将不得不为您勾勒一幅包括当代一切产品的图画。为了向您描写我们身患的疾病，必须为您描绘我们的情趣经历的各个阶段、败坏了情趣的那些人，以及想恢复它的人。我们将向帝政时代投去一瞥，见过这堆帕尔米拉废墟[1]后，我将领您去我们每位小伟人的庙宇……

夫人，请接受一位老友的敬意。

H.

（《时尚》杂志，1830年5月29日。）

---

① 帕尔米拉废墟，指位于叙利亚沙漠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古城废墟。

早餐的新理论*

几年来，学说、文学、政治，一切全更新了，倘若你听圣西门狂讲话，他们会告诉你："宗教也一样！"社会状况这条脑袋如此恶毒、尾巴如此无力的大蛇，似乎想蜕一层皮，不幸的是，这种新生——用龙沙①的语言讲——对个人尚未产生影响：我们看到许多人徒具形骸，置身于新法兰西中间犹如活化石，无法重建的旧世界的残砖碎瓦。我们将把早餐置于消亡了的制度之列，因为拟订新潮早餐的新原则等于彻底摧毁了旧的体系。倘若我们有可能表达对这新的烹饪方式的个人意见，我们将毫不迟疑地把时代对早餐装出的鄙夷态度视为大不幸。议会的习惯，新的习俗，普遍的任性，或许还有需要，不知不觉地将营养的全部责任转移到晚餐上。致命的制度，它确实会成倍地增加中风的牺牲品，更迅速地造成叔伯娘舅、祖父祖母的大量死亡，使社会才智顿减。

的确，无论你假定一个人在嘴巴受管制时多么过分害羞，当胃口每天只有一次得到全面锻炼的时候，他实在忍不住要大吃大喝……因此你现在见到所有四十开外的人像变魔术一般吃空了糖罐，以便给他们难以对付的胃补充气力；继而你见到笨重的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时尚》杂志发表，署名B.。

① 龙沙（1524—1585），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诗人，擅写抒情诗，歌咏春天，新生，爱情。

年轻人变得头脑糊涂，没有生气，一本正经；最后年过花甲的人躺在长沙发上，如同正在反刍一头牛的蟒蛇，闷闷不乐，用单音节词答话，听不懂恳求者的请求，或毋宁说只倾听自己消化的声音。只要有件动人心魄的惨事发生，他的机体会出现多大的紊乱啊！……体力非但没有像议院靠五年选举制那样，通过四次同等的进餐不知不觉地得到增补，反而骤然间，并且不定期地（晚餐时间受那么多可能性的制约！）闹一场革命；由此诞生了一代代肺病患者，两头动物，无头动物，和众多的胃炎患者。

对愿意思考的人而言，十八世纪高超的交谈艺术来自其令人赞叹的美食学不是已被证明了吗？所以我们或许比人们设想的更接近小宵夜。当前早餐的平庸很快将促使我们进行一场全面的改革。一位敢想敢干的女子在家中备下三五个知己共享的夜宵之日，便是革命大功告成、我们恢复快乐之时。在烛光下，在炯炯的目光中将突然闪射出那嘲弄的、轻佻的、深沉的才智，它使俏皮话听来好似知心话，它把词语的学究气一扫而光，它概述一个事件，把未来置于一句玩笑中，令两个敌人笑逐颜开……我们彼此不会增加爱心，减少恨意，但是我们将避免像情节剧中的叛徒一样从对方面前经过，用一只眼传递微笑，用另一只相互中伤。每天午夜时分，友人之间将休战，私下讲的冰冷乏味的谗言在众人面前将不得不饶有风趣。对这种反应谁会反对呢？……但是我们离开正题了。

眼下，早餐只不过是一个偏见。谁用早餐呢？……几个公证人、诉讼代理人的书记员，或者一些包工头：旧习俗！……如今，早餐是个字眼，不是一件事实，把它当作一餐饭来关心的人将受到谴责。

然而，早上几乎每个人都吃些东西。因此有个问题要解决。

下面是解决办法。

首先，你应该不铺桌布进早餐，否则会被人当作本堂区财产管理委员。请相信，那些往餐桌上铺台布的人仍然阅读拉阿尔普[1]的《文学教程》，花一法郎五十生丁买《查伊尔》[2]，以便去法兰西剧院时跟得上拉丰先生[3]的念白，或者当件稀罕事给我们念博讷桥上的铭文。

在铺桌布这个错误之后，有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在桌上摆一瓶酒。时尚蛮不讲理地要求人们早上只喝清水。要酒喝，便显得像泥瓦匠、老辎重兵、老名誉教授、出租马车车夫……你赞叹风俗的反复无常吧！你几乎可以要一支雪茄，也不会引起更大的惊讶……在一套雅致的公寓里抽烟，弄污华贵的地毯，甚至是一种奢侈……可是葡萄酒！……呸！——别拿你的健康、习惯作借口；别用你的胃作挡箭牌！……这无异于承认你是传统派，老古董；总之你不会是个时髦人，倒像个有被选举资格的业主。可是，你的东道主将给你斟上红葡萄酒；苦涩的玩笑！因为你不会不知道，时尚允许为病人做的最后一个牺牲是白葡萄酒，还得是埃米塔日酒或利穆酒；香槟，特别是冰镇香槟，因不合礼仪被禁止饮用，直至晚七时它恢复权利的时刻。早晨喝香槟者被归入五点钟前身着晚礼服逛大街的人之列。

至于雪茄吗？……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赶时髦的人都抽烟……烟斗简直成了一种狂热；在巴黎走上几步便不可能不吸入某个肆无忌惮的烟鬼吐出的臭气熏天的烟雾。这些讨厌的吸烟者叫你不得不闻他们的满口臭气；而且个个乐于朝妇女和厌

① 拉阿尔普(1739—1803)，法国诗人和批评家，著有《古代和现代文学教程》。

② 《查伊尔》，伏尔泰于一七三二年发表的剧本，轰动一时。

③ 皮埃尔·拉丰(1773—1846)，法兰西剧院演员。

恶抽烟的人吞云吐雾。芒冉先生，街道是属于他的，因为议院并没有对这个荒谬的奢望表示愤慨，芒冉先生已经把那些小姐像圣体一般请走了，今后还得操心把吸烟者圈起来。小咖啡馆是个机构；烟馆是吸烟的场所；在街上吸烟的人滥用了个人的自由。我们应该承认，如果说一些青年雅士这样糟蹋自己的嘴巴，那至少也是用哈瓦那雪茄。在西班牙，雪茄和塞满专卖局烟草、气味呛人的短管烟斗之间，差别之大犹如塔格利奥尼和杂耍场的女舞蹈演员。雪茄有股甜蜜的、芳醇的、香喷喷的味道；烟斗却臭不可闻。抽支雪茄是腐化；习惯性吸烟却等于承认智力的堕落。有能力思索，在幸福温柔的遐想之乡冒险的人是不吸烟的。烟斗是蠢人有形的沉思：倘若他吸烟，那是因为他不敢无所事事。

咱们再回过头来谈现代早餐的美食风尚吧。

我们已经有两条不变的原则：不要桌布，不要酒。不过，在年轻人之间，雪茄是容许的……

咱们再接着往下谈。

你别冒昧地提议吃牡蛎！……这有平头百姓和小酒馆的味儿。有教养的人为牡蛎着迷的时候，他们去诺曼底。

拿出肥鹅肝酱，香槟酒烧腰子，块菰猪脚……这无异于穿铰接木底鞋。只有年薪一千二百法郎的职员、合唱队队员、教堂执事、坐正厅后排的人，总之所有那些生活艰难的人，才有可能配出这么一顿早餐……

懂得高雅生活的人早上禁食肉和鱼。

送上牛奶咖啡，这不是错误，这是可笑。只有女门房才喝这种下等人的合剂。即便经验不致证明这种饮料令人心情惆怅、胃部滞胀、神经衰弱，那也有比卫生和时尚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虚荣心。平庸是不可原谅的。到白糖每斤值六法郎时，或许牛

奶咖啡将拿得出手。眼下，喝咖啡？……这有股沼泽区、城关、老妪的气味，它属于参议员的回忆。

茶并不更贵些，但出于一种无法解释的怪现象，喝茶非常风雅。是否因为茶香清幽纯正？因为茶令感觉更灵敏？……别探测时尚的奥秘了。这是一些需要信念的教条。

但是，我们越寻找当前早餐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它似乎越无法找到。在此我们得承认从未有过更大的难题。

但是人们会相信高雅生活是天经地义的吗？对无此感觉、在外省的荆棘丛中辗转漂泊的人而言，或者对那些在店铺里一蹲二十年，想变成一个角色的人而言，高雅生活是一门科学，一门囊括了所有其他的科学、每时每刻都在发挥作用，因而更加广阔无边的科学。

此外，我们不久将就这个重要问题提出一篇全面的论文。这将是一部宪章，可以像另一部①那样任人践踏。

如今早餐变成新潮信徒们的暗礁。一位行家，一位赶时髦的人朝餐桌望一眼，便看出东道主达到的风雅程度。早餐是个标准，库赞先生会说，它是你自我完善的先兆。

既然在新潮生活中对饭碗存有恐惧，——尽管这恐惧于晚六时截止——就必须以巧妙的方式哄骗肠胃，避免消化，把全部智力投入事务之中，又不使之愚钝……为达到这一目的，天才在蔬菜、蛋类、绿叶菜、水果、大米、松饼中找到了无尽的资源。

高雅的菜单。新鲜鸡蛋，——生菜，——杂烩饭，——布列塔尼黄油，——草莓，——茶，——牛奶或奶油，——苏打水，——松饼。

---

① 此处影射旨在削弱王权，扩大议会特权，把七月王朝引向议会制道路的法国一八三〇年宪章。

但所有这一切应该以不对称的、混杂的、乱得可爱的方式端上来。或许你不会以其应有的价值欣赏这份菜单。拉瓦特①看出相貌分成三类：一个人或多或少像条鱼，像头四足动物，像只鸟；但是他没有注意到鸟人酷爱谷物：面包、米饭、滨豆、玉米、咖啡，等等；四足人喜欢草料：生菜、菠菜、菊苣，等等；最后鱼人爱好酱汁，饮量很大。那好，你研究一下提出的菜单吧……你将看到各类人都在其中找到各自的清淡、应时的养分；新潮派即便吃了饭也无权说："我用了早餐。"他不过吃了点东西，如此而已；这是大家的口头禅，即年轻法兰西的口头禅。

一年来，老饕之学大大丧失了它的重要性。发生了一场对我们时代而言颇为体面的美食革命。人们开始蔑视膳食。由于日益感觉到智力的优越并心向往之，每个人都明白了在机体每日为进餐持续进行的斗争中灵魂失去了多少活力。野心勃勃的人吃得不多，学者饮食有节，感情丰富的人厌恶肥胖。那么，不属于这三种人中任何一种的新潮派在哪儿呢？蔑视美食享受必定会使法国的烹调术迈出巨大的一步：它必须把尽可能多的营养放入最小的形式中，给食品乔装打扮一番，赋予一日三餐以其他的格式，把牛里脊变成流体，把营养成分浓缩在一勺汤里，用更强烈的兴趣替代对家禽胸脯肉冻的兴趣……这是一种进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B.

（《时尚》杂志，1830年5月29日。）

---

① 拉瓦特(1741—1801)，瑞士作家、新教牧师和面相术创立者。

服饰生理学*

一

论领带本身及其与社会和个人的关系

> 一条系得端端正正的领带似乎朝一身穿戴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它之于服饰犹如块菰之于宴饮。

大革命对于服饰而言，如同对于民事秩序和政治秩序，是一个危机四伏和无政府的时期；它尤其使领带发生了有机的变化，这类变化每隔几百年便使事物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旧时代，社会的每个阶级都有其装束；从服装可以辨识领主、布尔乔亚、工匠。那时，领带（倘若平纹细布衣领和我们的父辈围在脖子上的一圈花边可以用此名称的话）不过是件必要的衣裳，料子比较华丽，但不受重视，好像对个人并不重要。终于，法国在权利和服饰上变得人人平等，衣料或衣服剪裁式样的差别不再能区分贵贱。那么在这千篇一律之中如何被识别呢？靠什么外部表征看出每个人的地位呢？从此领带被派上了新的用场：从这日起它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六至七月分三次在《侧影》周刊连载，署名B.。

开始了公众生活，获得了社会的重要性；因为它以恢复服饰中完全被抹杀的细微差别为使命，成为辨识体面人和无教养者的标准。

在服饰的各个部分中，领带确实是唯一属于人，唯一有个人特色的部分。你的帽子、礼服、皮靴全归功于帽商、裁缝、鞋匠，是他们向你供应了这些簇新发亮的衣物；你没有放进一点你自己的东西。但是，对于领带，你既无帮手，又无依靠；没有人管你；你必须在自己身上发现你的全部本领。洗衣妇交给你一块上过浆的细麻布；你将按照自己的本事利用它：在菲迪亚斯[①]或石匠手中这是块大理石。人有多巧，领带系得就有多好。说句实在话，领带就是人；人靠它显示自己，表现自己。

因此，凡能思考的人如今都承认，靠领带可以判断戴领带者，要了解一个人，只需朝他身上连接头与胸的这个部分看上一眼。

因而，这条上过浆，又硬又直，没有皱痕，领结平板、方正、对称，仿佛用几何学家的圆规测量过的领带，向你宣告的是一位守时、生硬、自私的人。

这条浅色平纹细布领带，未上浆，一波三折，有个鼓起来的、十分招摇的玫瑰花结……这是一位风雅、罗唆、乏味的夸夸其谈者；一位小传作家。

这条细麻布领带，打得不太高也不太低，松松的任脖子和脑袋自由活动，领结优雅，但质朴而简单……这是位哀歌诗人。

我就此打住，免得几句话使一个题材失去新鲜味，该题材如此有趣，如此广阔和重要，值得为它写几本书。

---

① 菲迪亚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雕刻家。

从领带看，人自然而然分成三大类。

首先，从最不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一类开始，他们人数众多，系领带却感觉不到它，不理解它，每天早上他们往脖子上绕一块布，好像绕根绳子；接着，一整天功夫，他们散步，吃饭，忙于事务，晚上呢，上床入睡，没有顾虑，没有愧疚，对自己十分满意，仿佛他们的领带是世上结得最好的。没有现实感，在十九世纪中叶继续生活在十八世纪的人；过时的活人，哎！人数太多，丢尽了启蒙时代的脸，我们仅在此提出备查；因为，就领带而言，他们是反面人物。

紧接他们之上，是那些隐约看到领带的好处和用处的人，但他们本人根本不会利用，只得抄袭别人。思想狭隘，贫乏，没有想象力，自己一点主意都没有，他们每天研究次日将仿造的结。如何尊重这群领带的 servum pecus① 呢？我将把他们比作每天早晨在报纸上寻找一日之念的浅薄之士，或者靠他人施舍度日的乞丐。

最后，位于前列的是那些自身坚强稳重的人，他们感觉到并理解领带，以分配给得天独厚者、quos oequus amavit Jupiter② 的充沛的才智，天才的力量，理解领带所包含的本质的和内在的东西。这些人既无导师，又无样板，他们在自己身上找到巨大而高尚的本领；他们只照自己的意思做，他们千真万确是创造者。

因为领带赖以为生的是新奇和朴实；模仿和循规蹈矩使它失去色彩、活力和生命。要系好既不靠学习，也不靠工作；系领带是自发的、本能的、得之于灵感的行为。把领带系得端端正

① 拉丁文：俯首帖耳的奴隶，

② 拉丁文：被公正的朱庇特爱过的人。——引自《埃涅阿斯纪》第6卷。

正，是那种可以意会和欣赏，但无法分析和传授的天才的特点之一。因此，我敢于用信念的全部力量说，领带在本质上是浪漫的；它受普遍规则、固定原则制约之日，便是它停止存在之时。

然而，世上有位上浆男爵①，竟发表了《系领带的艺术》！艺术和领带，这是那类大声吼叫要成双配对的字眼。多么混乱的意念，靠这样一个特点如何对人作出评价！所以必须见见这位上浆男爵，连同他的尖形衣领，硬挺如纸板的领带，生硬而平板的领结，朝前收拢、用别针别住的领带末端；总之一切可以设想的最洛可可式的东西。还有他的书！简直令人捧腹。分门别类，划出等级，条条禁令，一整套亚里士多德的法律，一部货真价实的布瓦洛②式法典……人们就这样为天才准备绊索；这样把他包在陈规的襁褓里；这样向凡夫俗子提供论据和文本；这样败坏公众的口味，倘若没有思想坚定的人无视可笑的障碍，以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维持领带天生的自由和光彩的话。

我们仅举他们中间的一个远近闻名，始终是效仿楷模的例子。R．亲王先生③……，如今的大主教和红衣主教，在很长时间内曾是领带的荣耀。你绝不会看到他拆开、试验、数次重打同一条领带的结。他在服饰的这一部分出手之大方，气派之恢宏，是心胸狭窄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在他面前准备好二十条领带；他拿起一条，围在脖子上，用十拿九稳、从不犹豫的手打结。领结不中他的意？他扔下第一条领带，拿起另一条。有时，他甚至

① 可能指巴尔扎克的友人马尔司·圣伊莱尔。

② 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一六七四年发表的《诗艺》规定了古典传统诗歌的写作准则，被时人奉为古典主义原则的不易经典。

③ 指路易-弗朗索瓦 奥古斯特·德·罗昂-夏博（1788—1833），即德·罗昂红衣主教，逝世前为贝桑松大主教。他喜爱打扮，常受到时人的取笑。

要试十条，十五条才满意自己的作品；因为领带和风格一样是思想的表露，常常和它一样不肯就范。但是，当他成功地用领带再现出他头脑里那个独一无二的典型时，人们便交口称赞，如醉如痴。他的灵魂转到轻柔的料子上，在那儿表露无遗。从中人们看到那份悠然自得，那种舍此便无新奇可言的独立思考，尤其是那感情的热烈，那灼人的激情，后来发展成宗教的热忱，变为当红衣主教的志向。

E. B.

二

衬垫服装

当今的贤达之士要求对服饰进行改革，但我不知道至今有谁指出了一切流弊之源，在希望有所改进之前必须纠正的根本缺陷，我的意思是裁缝对其职业的重要性一无所知。在这方面超过工匠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每个人，或几乎每个人，做衣服犹如别人做桌椅。然而，自从人类脱离原始状态的群居生活以来，裁缝担负着哪一种重要的职能呢？今天设想有个一丝不挂的人，同胞们躲避他，社会摒弃他，他被迫离群索居，回到原始状态。因为文明人是指穿衣服的人；就我们的常理而言，赤条条出自造化之手的人还没有完成；裁缝的使命便是把他变成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必须经过他的手才能进入社会，实现我们的命运；因此，我们一旦投入生活，他便抓住我们，始终尾随于后，留住我们，从四面八方把我们紧紧裹住；等我们上了灵床才得以逃脱。可哪位裁缝曾思考过这种职能的重要性呢？哪位曾想过一个人

的命运和其衣着的联系有多么紧密呢？

你看他们在街上，去主顾家的时候，如果他们明白，他们包在方围巾里、挟在腋下的东西是人类命运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他们会这样不庄重，这样不自尊吗？而如果他们并不感到他们职业的重要，我们能期望他们进行怎样的学习，付出怎样的心血，有多大的进步呢？能期待他们的工作有一天会怎样完美呢？

所以，对一切真心渴望更新服饰的人来说，第一件事是要裁缝们感到他们职能的全部严肃性；要他们明白，我们被迫不断向他们的手艺求助，必须要求他们尽重大的义务；社会需要他们给人体穿上衣服，他们的一切工作，一切努力必须力求烘托出人体的风韵和美。这时他们才会理解支配其艺术的伟大原则，热情地研究该艺术的全部潜力，变成有良知的人；而很快我们将看到那些使人难看可笑，毫不美观的服装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服饰将快步走向它所向往的改革。

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将十分内行地阐述这场改革；今天，我们只触及它的一个部分，只攻击一个十分显眼的弊端，它经久不除，始终是令我们吃惊的一个重大理由。这些打裥颈圈和翻领加了衬垫、呢子在外、纸板在内的服装，难道不是最奇特的精神反常的产物吗？哪位裁缝，（倘若他还有几分美感）会想出用如此笨重，如此不雅的用品把一个人装扮得怪里怪气？如果有人劝你舍弃你可能有的全部风度和自如，装出一副呆板拘束的模样，你会以为他丧失了理性；因为，没有了自如和风度，美还剩下什么呢？好吧，此人劝你做的事，你主动做做看，你穿上一件塞满粗布和羊毛垫料的衣服，真在脖子周围戴上一个和马的轭圈一样厚实坚硬的打裥颈圈；胸前有两个类似前方防御工事的东西，鼓起呈半球形，坚挺，结实，除非挨一拳才会凹陷；接着，你穿

着这些试试给胳膊一点柔韧，给躯体一点风韵：你将始终是一副呆板、拘谨、笨拙的模样，像你穿的衣服一样。

我呢，我仍然想象不出如此着装的两个人怎么能相视而不笑。一件柔软轻飘的衣服，恰恰相反，本身便很优雅，只能给身体增添新的风韵：身体怎样动，它便怎样动；人家愿意给它什么形状，它便采取什么形状。我不想在此讨论衣服应该在胸前敞开抑或扣好这个重大的难题，也不想在开放式和纽扣式之间作出取舍；这两种样式不管有何长处，无衬服装不受其中任何一种的约束，并且完全适合于二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你喜欢敞胸吗？把你的无衬翻领向后翻到肩头吧。你希望把衬衣和背心藏得严严实实？你那柔软轻飘的衣服扣纽扣也很便当，你的胸膛两侧也不会有和击剑教师的护胸一样的凸纹布垫料护胸甲。

倘若我主张的这一套需要权威的支持，我可以举出整整一个民族——英国，柔软无衬服装的传统国度——为例。也许一些思想狭隘的人在此会控诉我缺乏民族精神，因为我去国外寻找楷模。但是我拒不接受民族仇恨的愚蠢偏见，它使我们不能效仿任何一地之所长。四海之内皆兄弟，哲学是如此宣告的，而如果各国人民仍被人为的屏障所阻隔，也许服饰的使命便是推倒这些屏障；也许融合将始于服装上的接近；也许各国人民不再以服装相区别时，他们将以兄弟相待。马赫穆德苏丹出于天才的本能，似乎领悟到这条真理，他希望他的国民与欧洲融为一体，作为开始，他要他们穿欧式燕尾服。

再说，无需上溯到悠远的历史便可找到大放异彩的无衬服装。谁不知道督政府时期和执政府时期衣服的轻软呢？当时，服装和风俗一样毫不死板。那么我们是怎样从好向坏倒退的呢？衬垫服装是如何占了上风的呢？我就此问题请教了一位饱

学之上；如果必须相信他的话，这种流行式样始于一八一五年；我们的衬垫服大概借鉴于联军中俄国军官们的垫胸；他认为这是入侵最有害的后果之一。由于法国人的性格令人丢脸地缺乏独创性，由于我们在模仿中缺乏情趣和灵巧，这个来源是不大可能的。不过，我虽不怀疑它的真实性，也只愿把它看作次要的和偶然的原因，我想必须站到更高的视点，才能发现真正的原因，哲学的理由。

在当前的情势下，衣服衬料的确不是件孤立的、无法类比的事；我觉得它的原因存在于同一类的普遍现象中，存在于我们周围，在风俗、文学、艺术处处可见的某种呆板中。那种涂了树胶的粗布使我们衣服的翻领变得那么挺括，它的术语是*硬挺织物*；正是*硬挺织物*给原本简单自然的东西带来人为的死板。唉！在千百个名称下，在千百种不同的形式中，我们处处遇到硬挺织物。

对礼法的拘泥，装潢门面而并未使风俗淳厚的清教徒的虚伪，这是道德的硬挺织物。

我们身边一切所打上的，向四处散布令人扫兴的烦恼的政治印记……立宪制的硬挺织物。

那些态度认真，性情沉稳，识别力强，有自己的词汇，使用常常晦涩难懂的术语，出言不逊，口气斩钉截铁的人，……哲学的硬挺织物。

古典悲剧，连同其毫不妥协的英雄和效果强烈的大段台词，……戏剧的硬挺织物。

那些正派纯洁，但笨拙死板的作家，……学院的硬挺织物。

那些体格如此健壮，眼睛如此大而长，态度如此从容的人物的画像，……绘画的硬挺织物。

典雅的舞蹈，连同其笨重的姿势，不自然的动作，反反复复的单足足尖旋转，……舞蹈的硬挺织物。在塔格利奥尼小姐的四肢中放一点硬挺织物，她那非凡的才具便完了。

如果我想继续罗列下去就走得太远了。我讲的话已足以说明衣服衬料与一个普遍的现象有关，并将与它一起消亡。芸芸众生已向它宣战；硬挺织物处处被打开缺口。在文学、绘画方面，一个新的流派正满怀热情地为改革而战。服饰的更新也有热诚的鼓吹者。一切俊杰全丢弃了衬垫服装；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庆幸我使几个后进者发生了转变。在一切与美感有关的事情上如何做说服工作呢？许多人读了我的文章也许会大叫：这证明什么？对此我无可奉告。靠什么论据确定某物优雅之至，另一物笨重呆板呢？我只能说：睁开眼看吧。一无所见的人缺乏第六感觉。我可怜他，但我爱莫能助。

幸而有一条精神法则，即聪慧开明之士向前迈进，指明道路；群众不管愿不愿意都会或快或慢地尾随于后；他们采纳好的东西，虽不理解，却常常不知不觉地付诸实践。让我们假以时日，相信事物的必然发展，建立并建成服饰新思想的大厦。已经有灵巧的手在准备和筹集建筑材料；我这个孱弱之人，如果我能够说，我把一块凿好的石头送到了庙宇的门前，那将多么幸福啊！

B.

（《侧影》周刊，1830年6月3日，7月8日、15日。）

布洛涅森林和卢森堡公园*

有些人动不动就为法国青年画像，他们描绘整整一代人，像描绘一个人那般自信和准确。各种各样的性格、习俗、智力，他们全用一个一般的公式来表达；听他们讲起来，仿佛未及选举年龄的人都跟着鼓点思索、行动和生活。但这个公式随着作者而变化。由此产生了最稀奇古怪和矛盾百出的定义：年轻人庄重，年轻人轻浮；他们勤劳，他们游手好闲；他们博学，他们无知；他们毫无风度，他们是高雅举止的楷模，教养和情趣无与伦比；他们行而不思，他们思而不行。总之，博物学家、哲学家、政论家所下的全部五花八门的定义不足以表现人们谓之曰青年的这个复杂的生物。

倘若绘画帮得上话语的忙，我将建议效仿这些善良的人，他们想给法兰西下定义，便大笔一挥，在画布上绘出一位头戴冠冕的高大女子，并且没忘记画上那免不了的蓝色长袍和百合花。沉默胜过千言万语，减去十岁，换个性别，这位高大女子代表法国青年是十分相宜的。但到哪儿去找抵得上蓝色长袍的字眼，哪位作家会遇上给画家的画平添代数公式的全部优雅的思想自由和巧妙的含混言辞呢？倘若代数不怜悯文学，就不该对协调那么多互相矛盾的判决抱有希望。显然不得不接受塞维涅夫人就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六月十二日在《时尚》杂志发表。

大郡主婚事所写信函①的法国青年，将去后世的法庭应审，而子孙后代将像德·格里尼昂夫人②一样自认为猜不出来。

曾几何时，有个人声称可以根据面部表情看出他遇到的行人来自哪个街区。加尔大夫和拉瓦特的这位旁系亲属③善于从面部表情的细微差别中区分植物园沉闷的带乡野风味的无聊和杜依勒里花园更加雅致、更加文明的无聊，根特大街装模作样的打呵欠和小普罗旺斯街有条不紊的打呵欠。他认为，每个街区都有一种气氛，要逃避该气氛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个从穆福塔尔街或莫贝尔广场来的人，在姿态、气质、穿戴、嗓音中免不了带点粗俗下流之气，透露出他是来拉丁区朝圣的。

“在这些偏远地区，”他说，“甚至衣服起的褶子也很难看，一套斯托勃的服装经不起到圣雅克城关的两次远足。

我不想以自己的脑袋担保最后这一观察的正确性，但如果观察家依然健在，他阅读某些作者的文章时想必会哑然失笑，这些作者企图用唯一的定义来表现他那训练有素的目光善于在同一座城市发现的千差万别：交易所有点突兀的豪华和沼泽区哥特式的简朴，以及圣日耳曼城关的高雅庄严和圣雅克城关的粗鄙下流。恐怕这差不多等于模仿那位混淆各个时代、各国人民的画家，他大胆地把年代搞错，甚至让教堂的侍卫目睹耶稣降离十字架。

① 指塞维涅夫人（1626—1696）于一六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写给其外甥、歌曲和回忆录作者库朗日的信，信中向他透露了大郡主与法国军官洛赞的结婚计划。这门婚事遭到路易十四的反对，但据说两人于一六八〇年前后秘密举行了婚礼。

② 塞维涅夫人之女。

③ 创立骨相学的加尔大夫（1758—1828）是德国人，创立面相学的拉瓦特是瑞士人，故云。

既然人们为各个帝国作史，就该为各个街区作史：后代子孙将获益匪浅，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在我们辉煌的编年史中，人们以年代学的全部优雅和《箴言报》文笔的全部热烈，描绘将军、战役、君王、廷臣，但总有个人被遗忘；这个人，就是英国的约翰牛，法国的老好人雅克；① 一句话，这个人，就是大家。但是画家需要多少种颜料才能使在他面前展现的那样多的不同画面栩栩如生呢！昂丹街区和圣安东尼城关；文明和野蛮；受英国人厚爱的韦里酒家，和无需受宠的简陋的弗利谷多；② 韦里曾荣幸地令帝政时期的全部名人，王政复辟时期的全部知名人士消化不良；百年老店弗利谷多从未使任何人消化不良，却世代相传，享受给希波克拉底③ 和居雅斯④ 的子女吃劣质食物的特权。一言以蔽之，丰饶与匮乏，富足与贫困，阿西比亚德⑤的高雅与第欧根尼⑥的犬儒主义，被几图瓦斯⑦ 水面、一个街区、一条街分隔开的种种习俗的一切极端表现；这才是应该描绘的，假若人们想笼统地为当前的社会，尤其为法国青年下定义的话。

你见过盛极一时的布洛涅森林，它小径纵横，出色的骑手和华丽的车辆穿梭其间，仿佛在青枝绿叶交织而成的穹窿下滑行。你尾随过那些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们穿着漂亮而不考究，举止高贵自然，温文尔雅，这些青年完全沉溺于奢华逸乐之中，凡虚

---

① 约翰牛是英国人的绰号，老好人雅克是法国农民的绰号。

② 韦里是当年巴黎享有盛名的餐馆之一，弗利谷多是一家廉价餐馆。

③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60？），古希腊名医，世称医学之父。

④ 雅克·居雅斯（1520—1590），法国法学家，古典学派学者。

⑤ 阿西比亚德（公元前450—前404），雅典的将军和政客，生活奢侈豪华。

⑥ 第欧根尼（公元前413—前327？），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的原型人物，宣扬禁欲主义的道德和对礼法的绝对蔑视。

⑦ 法国旧长度单位，1图瓦斯相当于1.949米。

荣可以大摆排场，凡悠闲可以排遣无聊的地方，便有他们的身影，你用浓墨重彩给我们勾勒出这些青年的画像吧。拿出勇气来！你的画惟妙惟肖，人们认识这些肖像的原型，格拉蒙① 若见到这些肖像，准会庆幸有这样的接班人。

风度，荒唐，机智和债务，这仍为当今法国青年所独有！十九世纪无需在其前辈面前感到羞愧；我们的先人曾受到责难的可爱轻佻的性格，生活的放荡，对奢侈和打扮的爱好依然不变。我认出这些人的孝子贤孙，照一位伟大君王的话说，他们"随身携带着自己的分成制租田和树龄达一二百年的乔林"。②

在你看来画已经完成，无需作任何改动了。请再等等。你敢深入左岸城关的腹地吗？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的老兵酷似在坟墓门前守夜的时光老人，这模样难道不会令我们在卢森堡公园门前止步？孩子们叫嚷，保姆们呵斥，你快走过去；远处，几位坐收年金的老人拖着患痛风、关节炎、肺痨和麻痹的躯体闲逛，你再快点走过去。卢森堡公园是令人厌烦、体质虚弱的老人和惹人讨厌、乱叫乱嚷的儿童经常碰头的地点；人们只在手杖和儿童防跌软垫帽之间行走；这是痛风患者的乐土，奶妈的祖国；被放逐到卢森堡公园，几乎等于在奥塞尔的大型旅行马车中过一辈子！

在这片沉闷、冰冷的气氛中，你找找刚才用如此鲜亮的颜色描绘过的法国青年吧。愉悦你目光的那种风度，那份优雅，那种奢侈在哪儿呢？那高贵自然的举止在哪儿呢？宽松的衣服沉甸

---

① 指菲利贝尔·德·格拉蒙骑士(1621—1707)，后封为伯爵，十七世纪法国著名的花花公子。

② 这是一五二〇年六月，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在"金锦营"会见英王亨利八世时讲的话。法国领主们在这次会见中大事铺张，争相摆阔。

匐地垂下来，歪七扭八的褶裥似乎在控告一位阁楼里的斯托勃缺乏经验的剪刀，在这些衣服之下，你认出那些风雅的楷模了吗？他们的反复无常在时装帝国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请听听他们讲话：难道这是那闪光的语言，那以形式之优美弥补内容之贫乏的艺术，那触及一切主题但不详加研究，需要时把歌剧与道德、罗西尼与阿尔及尔战争、选举与德国歌手搀合在一起的风雅闲谈吗？当心！你可能会听到有人头头是道地讨论某个法律问题，讲解和恰如其分地评论某个医学体系，称颂布鲁塞①，赞扬希波克拉底，且不说还可能听到现时的政治和有关缝内衣女工、织花边女工、女裁缝、制帽女工的一本轻佻轶事集；怎么说好呢？一部市井爱情的通史。当心！圣雅克城关的洛弗拉斯②是些可怕的史学家！如果你跟随他们去昔日聆听过皮隆③的俏皮话和伏尔泰的敏捷答辩的普洛科匹厄斯④的家；如果你听见单调的多米诺骨牌倒在大理石桌上，风趣和快乐在一个双幺和一首十四行诗之间受到遏制；如果你静观那些玩牌者神情不安、愁眉苦脸、用忧郁的眼神盯着对手的骰子、耐心地从中获得消遣，那又会如何呢！

现在你觉得法国青年怎么样？他们是那样活泼，那样快乐，那样可爱，那样活跃，那样杰出，那样精神焕发，那样令人头晕目眩吗？在桌上放酒瓶的地方摆几只锡罐，你便置身于德国、莱

---

① 布鲁塞（1772—1838），法国医生，撰写过有关肺病和炎症的著作。

② 洛弗拉斯，英国作家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哈洛》中的人物，一个专事勾引女性的花花公子。

③ 阿莱克西·皮隆（1689—1773），机智出众的法国戏剧家，以讽刺短诗和喜剧《女诗狂》留名后世。

④ 普洛科匹厄斯，公元六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著有《战争》、《建筑》、《秘史》等。此处泛指史学家。

比锡、耶拿，置身于大学生们中间了，他们把爱平分给科学和小酒馆，他们解释柏拉图或品达罗斯[1]的诗文，和朝巡夜者的头上扔酒罐同样卖力。

不过你别憎恨巴黎的整整一个街区，截断一半城市与你感情的相通。这些年轻人想必不如河对岸的邻人漂亮优雅，情趣和时尚也不会到奥德翁剧院正厅后排的观众中寻找宠儿；但是当代的全部名人都来自他们中间：法院、律师职业、科学、艺术属于他们；他们白天工作，有时夜晚也工作，政论家、诗人、演说家正是这样默默地被培养出来。他们喜欢内容甚于形式，喜欢工作甚于悠闲，喜欢科学甚于娱乐，该不该为此谴责他们呢？不该谴责任何人，只应再三对作者们说法国有两类青年：一类享受人生，另一类利用人生；一类坐等未来，另一类提前享用未来。第一类大概最明智，但他们十分无礼！

（《时尚》杂志，1830年6月12日。）

① 品达罗斯（公元前518—前438），擅写颂诗的古希腊诗人。

关于植物园居民的道德哲学研究*

我去圣佩拉日探望被拘留的一位作家；我觉得他比在世人中间时更平静、更有自制力、更自然，在一个小时的交谈中，我观察到他的性格中我一直未加注意的某些方面。我立即明白了圣佩拉日对性格研究提供了怎样的便利。在社会上，人不断承受外界的印象，身边的一切令他心不在焉，骚动不安，并改变着自己；相反，在狱中，他离开了一切与他不相干的东西，更全面、更经常地露出本来的面目。他的感情不再被每日成百上千的事件所激动，所打扰；他心如死水，与研究者坦诚相见。圣佩拉日的人，是用别针固定在一个框框里的蝴蝶，博物学家可以从容不迫、毫无障碍地观察其形状和颜色。

我走出圣佩拉日监狱，穿过植物园；在那儿也有些生物，在既无法律又无判决的情况下，被任意关进了栅栏；我想利用这些囚徒的处境研究其性格，去发现博物学家们尚不了解的某些东西。我的观察并非毫无成果。

比如，博物学家们会告诉你狗熊喜欢孤独，不怕危险，极易发怒；我呢，我将补充说它是一种顽固、倔强、念头执著的动物。只要有一点点智力，植物园的狗熊便可以在囚笼的门上读到但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六月十七日在《侧影》周刊发表，署名B.。

丁的地狱说明：Voi che intrate, lasciate ogni speranza;①因为出了笼子就要经过标本制作者之手进入博物馆。可是，我们的狗熊只想着自由，不停地以为它即将恢复自由。它的生活是循环往返的漫步；它把头伸进栅栏的每根铁条之间，在每个开口处嗅来嗅去，仿佛一道小缝即将给它放行。它根本不明白自己的处境。狗熊在它的牢笼里，犹如我们的老流亡贵族在代议制的政府之中：它什么也没忘记，什么也没学到。

德·布丰先生②显然诬蔑了老虎，说它性情狠毒，残忍之心难以满足；只有经常大怒、盲目发狂的本能。这便是我们轻率仓促的判断！德·布丰先生没有观察过狱中的老虎。我见过我们拥有的那一只，它俯卧在地，昂首挺胸；沉着安静；在它身边弄出的响声，扔给它的面包都不能令它激动；它似乎蔑视关押它、欣赏它的人们。这种顽强倨傲的屈从当然意味着比残忍的本能更多的东西；这种将为许多人争光的自尊、高贵、有点傲慢的态度，表明老虎性情十分稳重，处世非常旷达。

大象与老虎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大象这个庞然大物臃肿粗壮的躯体中，只有狭隘的心胸，卑下平庸的感情。它感激地接受人们给它的一切；它贪吃：青草、树叶、面包、点心，什么都觉得好吃。它伸长鼻子讨吃的；总在讨，一副顺从谦恭的模样，令人鄙夷；它可以给我们最固执的求情者，最无耻的身兼数职者上课。

在大象旁边是长颈鹿。就当前的地位而言，长颈鹿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思想，一个令人信服的哲学教训。人人都知道它是送给王上的礼物③，学院院士们前往迎送，一路护卫；整整几个

① 意大利文：入内者请抛弃希望。

② 德·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和作家，自然史教授。

③ 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送给法王查理十世的一头长颈鹿，于一八二七年抵达巴黎植物园。

月时间，它吸引了所有的人，接受了巴黎全城人的参观；两名黑奴在它接见公众时牵着它散步；文学、戏剧、石版画、时装利用了它的名气。总之，有哪个名字引起过更大的轰动？有哪种动物曾经更得民心？——但所罗门①是怎么说的？“浮生若梦，万物皆空！”古人是怎么说的？“荣耀如过眼烟云。”贤君圣哲所说的关于声名毫无价值的一切掷地有声的话，长颈鹿是其令人信服的概括、活生生的见证；因为，如今它受人鄙视，被人遗忘，只有落伍的外省人，闲着无聊的保姆和天真烂漫的傻子才去看它。从这个触目惊心的教训中，许多人应该得到教益，预见到等待他们的命运。比方，某某人如今是内阁会议主席；几个月来，他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长颈鹿没有提供过比他更多的谈资，雄辩的演讲，风趣的俏皮话；再过几天，他也将和长颈鹿一样被人遗忘！

咱们朝鼎鼎大名的马丁往日占据的凹坑望一眼吧。这儿有植物园全部的悲怆与温情。这儿住着一个有趣的家庭，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幼崽儿。在这个凄凉狭窄的居所，三头熊尽情地、无拘无束地倾诉衷肠。人们见小兄弟俩快活地忙于它们那个年龄的消遣，互相追逐，争先恐后地跳跃，一起打斗；母亲欣喜地凝视着它们稚气的游戏，和它们一块玩耍；接着，它躺下来，把小崽儿拉到身边，紧紧搂在怀里，百般抚爱。如果她怕它们做费力危险的事，便关切地予以反对。如果它们初试体力，朝树上爬，她便走来躺在树下，万一它们摔下来，她的身体可以保护它们免遭危险。最后，你设想一下母亲的温存和兄弟的情谊所包含的全部最动人的东西吧。众多的观众踊跃前来观看这个迷人的场

① 所罗门，以色列第三代国王，大卫之子和继承人，统治期在公元前十世纪中叶，长达四十年。他是位精力充沛的行政官，也是位有名的诗人，以贤明智慧著称。

面；凹坑四周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排队，等着轮到自己观看(实有其事)。或许我们银行区和贵族城关的读者们对这份热忱会感到惊奇，不明白这类场景有什么趣味。我为他们感到痛苦，可怜他们有副硬心肠，不为任何自然的感情所动。但是在植物园附近有个以王家广场为中心的体面街区，庇护着布尔乔亚的好心肠。那儿有纯朴天真的心，对它们而言利益和骄傲的偏见没有摧毁血缘和骨肉亲情。这些人总会去看母熊和她的小崽儿的，因为他们对一切善良自然的感情抱有好感，因为对他们来说，家庭和睦，合家幸福的景象总充满了魅力。

我到此搁笔，以免令读者诸君疲劳。我始终认为应该以小剂量向人的头脑灌输哲学。

B.

(《侧影》周刊，1830年6月17日。)

论城堡生活*

如今，哪怕最小的问题也具有令人惊惧的严重性。笔者受八方之请对城堡生活表明看法，而拖延至今仍未表态，因为笔者的见解一定会叫人气馁。但是不接受某些恳求是愚蠢的，于是作出让步，不揣冒昧讲几点意见。

在法国，城堡生活是十足的空想，因为它在法国不可能存在。

近二十年来，一些像骷髅般快活的人定期地开产业主的玩笑。E. 儒依先生①，这位套着笨重长靴的风神，描述了搬迁到偏远外省的巴黎；既新奇又迷人的构想产生了像雷雨天一样沉闷的喜剧性。这颗御用文学之星的卫星们不择手段地利用了钓鱼狩猎的无聊，利用了把林间小道、贴墙种植的果树、美利奴羊和卧房指给你看，和你谈种种改良的那个人的天真快乐。简言之，他们围着这个令人钦佩的产业主形象转了那么久，以致使这个典型贬了值。要把其别具一格的特点烘托出来，非得有哥尔德斯密斯② 的全部天才不可。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在《时尚》杂志发表。

① 指维克托-约瑟夫-艾蒂安（1764—1846），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昂丹大道的隐士》、《外省隐士》等。

② 哥尔德斯密斯（1730—1774），英国散文家、诗人和剧作家，多才多艺，精于各种文体。作品有小品文《世界公民》两卷集，诗作《旅行者》，小说《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剧本《委曲求全》等。

这些文人把本区的纨袴子弟搅得厌倦不堪，结果这位可爱的木偶剧滑稽小丑的弹簧全部断了。他倒在地上，连同他的一知半解，目空一切的神态，穿戴不齐整的时装，对本省爱国精神伪装的鄙夷和活页夹里的诗作。

市长先生，奸诈的农民，专区区长，邻居，本区的圣日耳曼城关和乡下的自由派，所有这些牵线木偶都死了，死光了。

但是，凭良心说，哪儿有城堡生活呢？……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孩子气的念头。今天，法国只剩下乡间住宅，不再有城堡了。

要过城堡生活，必须是有权有势，强大富裕的贵族。想到贵族院数不出六份岁入一百二十万利勿尔的家产，人家却要求我们写一篇城堡生活的论文，这真叫人哭笑不得……

但也有值得庆幸的事；因为我们没有被赶时髦的狂热蒙住眼睛，完全赞成把依附于所有权的幸福大大分散开来。

以下是命题的两项：

在英国，一座城堡窖藏相当于十万埃居的葡萄酒，家具值一两百万。你没有一千万，便没有园林、土地和城堡。即使有，你的每一百法郎也不会给你带来半法郎的岁入。城堡的马厩可以喂养二百匹马。某间暖房、某座花园仅仅付给花木、葡萄、甜瓜培植者的薪金便要花费英国贵族一千畿尼[①]。仆役达上百名。英国土地稀少，所以贵族想要土地。巴克兰公爵行八法里路也走不出他的领地。王国每位贵族院议员都以拥有一座宫廷为荣。他们的狩猎带有王家气派。在伦敦，英国大领主憋得透不过气来，但他在他的城堡和园林中投入了战败的铁普苏丹的财

① 英国旧金币，一畿尼值二十一先令。

富①，孟买的全部黄金，一国人民的鲜血，两千乞丐的幸福，他用繁重的赋税收买了他们的沉默。他的画廊里挂满了图画。他把威尼斯一座建筑物的正面搬到了他的岛屿雾蒙蒙的天空之下。希腊陶立克柱式檐壁飘洋过海来装饰他的牛棚。倘若黄金，倘若康沃尔的铜卖给全世界可以给他换来意大利的天空，甚至普罗旺斯的天空，明天他就会睡在蓝色的天幕下。爱尔兰四分之三的居民挤在污秽发臭的陋室里；他的马却有桃花心木的搁栅。倘若需要卡塔拉尼、佩莱、芭斯塔②给他的客人解闷，芭斯塔、佩莱、卡塔拉尼一定会来。倘若他在海滨，他有他的游艇。大西洋是他的渔场。这只橙子来自他的葡萄牙王国；那只柠檬来自他在牙买加的领地；这白糖是他自家所制。他是那种把自己园林的水塘当作一只碗的人，为的是请你喝潘趣酒时显得不俗。

要想在法国有这样的城堡生活，就得听任贵族，听任王公贵胄掠夺土地；这样，我们将在晴朗的天空下拥有这一切，而且更加慷慨大度，更加优美雅致，我们将有雄伟壮丽的建筑，我国艺术家创作的雕像，一大群拉斐尔绘的壁画，这些拉斐尔只缺少塞饱金子的教皇。我们还会有美酒佳酿，放荡的生活，它受到耶稣会士的节制，并以俏皮话作掩护。我们可以牺牲五百个家庭的三千万人，买来无愧于《一千零一夜》的恢宏气派。这是三年的怯懦便可办成的事。

让我们把城堡生活留给拿最后的机会一赌输赢的忧愁阴郁

---

① 铁普苏丹(1749—1799)，印度迈索尔国王。一七八九年英军入侵，他被迫于一七九二年割让了一半领土。一七九九年英人攻占了他的首都，他身先士卒，奋勇战死于沙场。

② 卡塔拉尼和芭斯塔都是当时意大利剧院的著名女歌唱家，佩莱是极走红的喜剧演员。

的英国贵族吧。法国只需要一位王上；每个省有三位君主，对我们，对王权来说是太多了。

过去，当大主教有五十万利勿尔的年金，卢瓦①修建默东时声称已花费了一千四百万，莫里斯②住在尚博尔，舒瓦瑟尔③建造尚特卢，迪潘先生④在舍农索生活的时候，法国有不折不扣的城堡生活。德·夏莱先生杀死农民而不受制裁，城堡生活的这种发展令路易十五惊恐不安，他第五次签署特赦证时说道："我将特赦谋杀他的凶手。"我们应该回忆起寡头势力的这种纵情狂欢导致了革命，极度的奢侈造成了极度的贫困。

眼下，五万个家庭有一幢乡村住宅，一座小园林，一幅彩色石印画，几件武器，一两条狗。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下去，再过十年，十万个家庭将高高兴兴地享受这小小的幸福，它始于四小时垂钓之后钓到的鮈鱼，止于对市镇主权的分享。倘若我们这时失去古迹、壁画、威严的贵族给予国民的虚荣，我们将鼓励画风俗画，自豪地想到痛苦的城邦在法国日益缩小，无人伸手乞讨之日将是一个美好的日子。这曾是亨利四世在封建时代的心愿。

倘若乡野生活变得过分庸俗，倘若地主们给你设陷阱，那么议会将惩处那些不怀好意、存心把一位风流雅士，一位时髦公民拉到自己家里去的人，因为他们：

---

① 卢瓦侯爵(1639—1691)，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政治家，历任国防大臣，外交大臣，建筑、艺术和制造业总监等职，是位讲究排场的艺术资助者。

② 指莫里斯·德·萨克森元帅(1696—1750)，路易十五先后将辛特努瓦和尚博尔城堡赏赐给他。

③ 舒瓦瑟尔公爵(1719—1785)，法国政治家，历任驻罗马、维也纳大使，以及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

④ 克洛德·迪潘(1700—1769)，法国包税人，他的妻子封丹小姐是财政家萨缪尔·贝尔纳的私生女，一八〇〇年在舍农索逝世。

1. 把他安顿在顶楼上，借口他还是个孩子；

2. 只给他一个没有锁的旧五斗橱；

3. 强迫他对着一面有裂缝的镜子刮胡子；睡在一张不结实或构造差的床上；

4. 不下三次和他谈论本市镇或本地区；

5. 给他喝本地产的不出名的葡萄酒；

6. 一大清早去叫醒他；

7. 驾一辆备长凳的马车领他去看一处名胜，等等，等等；

8. 过分经常地给他吃鸽子；

9. 把蜂箱置于果树附近，阻止他吃水果。

总之，法律可以预见到地主在友谊的幌子下玩弄的一切骗局。

至于今天在法国儿座主人至多有十万利勿尔岁入的城堡中过的过渡性生活，可以将它比作把一打人抛到孤岛上去的海难。人们不得不消磨时间，耐心等待幸福的来临。不过也有例外；但是对此心领神会的人难得找到十个。

（《时尚》杂志，1830年6月26日。）

美食生理学*

一

拉瓦特、加尔和其他生理学家发现了通过仔细观察与思考人们的相貌、步态和颅骨，来猜测其德、智、体诸方面所患疾病的秘密。这门科学如此深奥，如此有益，如此讨人喜欢，虽然具有很高的完善程度，但尚未达到满足当前的需要和我们法国文明所需的水平；今天它只针对某些特权阶级，某些头戴博士帽的个人。颅骨学、相面术只应用于声名赫赫的杀人犯，著名的傻瓜，色情狂。人们分析了头盖骨的隆凸，眼睛的神采，心房的跳动；却忽略了口腔的敏感，胃的容量和运动。并非人人都是杀人犯、傻瓜或色鬼，但是人人都有一张嘴，一个胃和一个肚子。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本该促使拉瓦特、加尔先生之流下决心放弃专长，推广他们这门科学的应用范围。吃东西的人和会吃的人的前额的隆凸，相貌，步态，当然是每个人所拥有的一般特征；只需研究这些特征便可发现现象的差异。

四十年来，我在餐桌上进行观察；下面我将怀着乐天派特有的诚意阐述这长期而艰难的研究的成果（艰难之至！痛苦之至！因为我必须在进餐时研究！）。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八至十月在《侧影》周刊连载，巴尔扎克宣称他将先后研究贪食者等十种人，实际只研究了食量大者和老饕（贪食者）两种。

一般原则。人人都吃饭；但会吃的人寥寥无几。人人都喝酒；但会喝的人更少。必须把为活着而吃喝的人，与为吃喝而活着的人区分开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大量微妙、深刻、令人赞叹的细微差别。被造化注定构成这大链条最后一环的人是多么幸福啊！惟独他是永垂不朽的！

如果我想分析我的全部观察，两期《侧影》也登不完我的长篇大论；我会说出靠什么外部征兆辨识喜欢博讷酒甚于塔韦尔酒，沃尔内酒甚于科特-罗蒂酒，腌麅里脊肉甚于啤酒炒公鸡睾丸的人。但是我将把我的论证局限于以下几点，它们仍然不过是大的科学分类：老饕，——大食量，——馋嘴，——讲究饮食者，——美食家，——酒鬼，——贪杯者，——膳食总管，——品酒员，——品味员。吃与喝要求不同的、有时相互对立的资质；为此我定出两个泾渭分明的类别。人不是十全十美的，无法兼有如此高尚的爱好。数学家和诗人相貌有别。在一切艺术，一切科学中大显身手的人亦然。造化以不同方式明智地分配了它的赠品。把美食家与品味者的资格集于一身的人将是一个奇才，自然界的一个怪物。因此我们不会去管这个理想的生物。具体分析将于下期发表。

（《侧影》周刊，1830年8月15日。）

二

大食量与老饕

美食爱好从属于人的身体和精神的素质，这两个要素根据情况互相改变或彼此促进，二者相结合的影响也始终决定着人

应被置于哪个类别中。如果说有男女混合的生物，美食上的太监或两性人之流的话，那么他们既属于一切类别，又不属于任何类别；他们是凡夫俗子。我们不会去管这类如此平常又如此可鄙的生物。人最美好的特权就是成为他自己，就是有特殊的性格。

在美食上最不值得尊敬的人毫无疑义是老饕，他吃呀……，吃呀……，他总在吃……，但没有方法，没有才智，没有头脑；他吃，因为他饿，总是因为饿。这是与他的智力无关的肉体的倾向，是旺盛的食欲，是官能的迫切需要。

老饕不知道美食学的基本原理、细嚼慢咽的崇高艺术！他吞下整块的食物；食物进入他嘴里，没有使口腔感到舒服，没有激发任何一个念头，径直消失在容量大得吓人的胃里。

老饕远远胜过一头动物；远远逊色于一个人。

始终用丰盛菜肴待客的晚宴的东道主们，请提防这位破坏者；他将吃光你的饭菜，但并不因此感谢你，也不觉得好吃抑或不好吃：真是奇耻大辱！

所以详尽描述一个如此危险的人的体貌特征，实在是帮社会的忙。

老饕一般具有如今巴黎国民自卫军掷弹手的标准身材：五尺四寸；① 他的肩膀宽阔，浑圆，隆起；大肚子尖尖地朝外挺着；身体的重量使短小粗壮的两腿朝内偏；双足扁平。他的手掌宽而短，手指粗细不均，粗大的结节使之变了形，指甲厚硬发黄，脑袋硕大无比，头发厚密，额头低平，耳朵鲜红，鼻子大，鼻孔张开，眼睛小而无光，肿胀鼓起，泪水汪汪；一张大阔嘴——这是特有

① 此处的尺和寸指法国古长度单位，1法尺相当于325毫米，1法寸约合27.07毫米。

的征象——；嘴唇厚而发青，牙齿宽短，又黑又黄，三层圆下巴，双颊红扑扑的。

一顿丰盛的晚餐后，他的步子迈得很慢，非常慢：在这宝贵的行动之前，它还是颇为轻快的，老饕赴宴时，走起来有如一阵风。

进餐时，他从不抬眼皮，他既用嘴又用眼吞食；他为了吃才开口；从没有一句玩笑话为一切美味佳肴，甚至粗茶淡饭增添妙趣；他的嘴只进不出！他从不对漂亮的女邻座瞟上一眼，从不表示半点关心，从不献半点殷勤；有时他用肘撞她，因为他需要舒服自在，而餐桌上人挨人的情况屡见不鲜。

总之，他全神贯注于他的盘子，希望它有最大的餐盘容量。

对这样一个人，我还谈什么智力，头脑？不！晚餐后，他睡觉，打鼾，哼哼。

不过，我宁可做最贪食的老饕，也万万不愿在美食学上毫无特点；最叫人伤心的事莫过于随大流。一位荒唐的作家，荒唐到极点的作家，在我眼中比起一位平庸的作家，一位人人可以当的作者更可取。荒唐是愚蠢的天才。在美食学上，贪食也一个样。

大食量尽管在美食学上地位十分低下，却比老饕占据着更体面的位置；他缺点较少，但素质很差。

他不为活着而吃，但也不为吃而活着：这两种影响在他身上互相结合；这两种疾病轮流地，有时则同时折磨着他。

大食量向感官的食欲让步，也向想象力的食欲让步。食物投入他口中，铭刻下一种感觉，这感觉说实在很轻微，但毕竟引发了一个念头；这是一道可以产生光明的闪电；这是一个胚芽，经过艺术的巧妙授粉后可以把人变成不大可取的馋嘴。他的天

性更经常是吝啬，而不是挥霍。

单靠细察大食量者的相貌很难认出他；要作出万无一失的判断，必须看他操作。然而有些特殊的征兆可以指点初出茅庐的观察者。

他常常又瘦又高；他吃得快而多；很少挑嘴；不过他不接受一切菜肴。一般他更喜欢耐饿的食物，不重视甜食、餐后果点。炖羊后腿、牛排骨、嵌猪油的小牛肉片和烤肉颇合他的口味，但有时他拒绝碰这些菜，担心显得和老饕一样。

大食量的特征是细嚼慢咽，咀嚼了相当一段时间后，他常爱讲话；有时甚至很诙谐，但这个可贵的优点直到上完第二道菜时才在他身上显露出来。

大食量者从不吃新鲜的软面包。

（《侧影》周刊，1830年8月15日；10月17日。）

巴黎信札*

一 致F…先生

寄往图尔

回到巴黎时①，我根据游记和报刊文章，以为即将发现街道、马路毁了一半，房屋里挤满受伤的人；可是请放心，亲爱的朋友，王家卫队不过损失了一千余人，巴黎民众也无需为八百名好汉哭泣。最令人悲痛的伤口正在医院和临时收容所里流血。我惋惜的不是永垂不朽的阿尔科尔②，而是或许永远默默无闻的可怜的受伤者。别以为我想嘲笑由胜利引起的头脑膨胀和言过其实；因为几天来一切都变得非常凄惨；法国人民一如既往对自己所作的赞扬依然在剧院里回荡；三色旗依然在不止一个窗口飘扬；但和一切战役一样，真正的胜利者受到虐待。在政府的几

---

* 这十九封署名"猎鹰"的书信，分别于一八三〇年九月三十日至一八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在《猎鹰》杂志上发表，是一组名副其实的有关路易-菲力浦执政初期的政治新闻述评。每封信均有一个假设的收信人。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爆发时，巴尔扎克正陪伴德·贝尔尼夫人在都兰地区旅行。

②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民众起义的第二天，一个男孩举着一面旗独自冲上圣母桥头（正如一七九六年波拿巴特冲上意大利的阿尔科尔桥头），带领同伴向市政厅冲锋。为了纪念这一勇敢的行动，圣母桥从此被命名为阿尔科尔桥。

个部里，他们受到的接待让人感到可悲：官僚们差一点就把他们称作乱党了。

街道恢复了通常的面貌：漂亮的双轮轻便马车、车辆、赶时髦的人和以往一样行驶或奔跑；除去少了几株树，大马路景象依旧。用于伤员的拨款入了库，伤口愈合了，一切都被遗忘了。政府在恢复了元气的复辟王朝的进步与现状之间犹豫不定。昨天基佐先生①谈到政治改良，如同昔日的一名决斗者谈到上帝判他用手去抓的烙铁……你知道政权这样胆怯原因何在吗？在于路易十八强加给我们的老人政治。起初，革命位于每个人的心中；它甚至使当年最爱阿谀奉承的人感到振奋；但是不知不觉地它掉进每个人的肚子里，脚里，或者又上升到每个人的脑袋里。所有四十上下抱有野心的人重新找到了迪潘先生②的不知疲倦的鞋子，像皮埃先生一样贪婪，像科蒂先生一样预测他们的资产。我们的议员为自己和朋友争权夺利。我们将有自由派的三百名斯巴达式党人，他们或许在自己家里用晚餐，但将以祖国的名义要求最严酷的法律。昨天，当莫甘先生也许过分唐突地想触及痛处时，他们和假正经的女人一样勃然大怒。上届政府是个生活放荡，受贿行贿的女人，但是和她一起还能开开玩笑；本届政府摆出一副贞洁女子的做派，将要人们为她的贞操付出高昂的代价。

眼下，有股势力正在崛起，每个政权都要讨好逢迎它，这就

---

① 弗朗索瓦·基佐（1787—1874），法国史学家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期间（1830—1848）历任内政、教育、外交大臣和内阁首相，鼓吹保守主义，敌视社会改革，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君主制崩溃前夕被迫辞职。第二共和国建立后，他纠集反共和分子组成反对派未果，从此脱离政治，潜心历史研究。

② 安德烈·迪潘（1783—1865），法国政客和法官。

是国民自卫军。十足的乌托邦！听某些人讲，国民自卫军事事全力以赴，是一股活跃的力量，一股惯性力，一根杠杆，一剂镇痛药；它将奔赴边境；它将留在家园；这是整个国家，是政治语言的底蕴。眼见政府听任这支国民自卫军的一名上尉擅自关闭《人民之友俱乐部》，这不是很可悲吗？独自一个人，既未受命，又无资格，竟采取了如此重大的行动！……昨晚，这个小波拿巴搞了一场雾月十八日小政变，而一名警长或两台消防水泵便足以将它镇压下去。要知道该俱乐部曾想作出温和节制的保证，这一来此事便无限期推迟了！……

为这样的滑稽事确实应该高呼法兰西万岁！面对议会、委员会、三权、自由新闻界，这些过剩的演说家、内阁大臣和国务活动家即将照管法律、准则、行政管理，给我们配备第三个政府，你不觉得这挺可笑吗？的确，前大臣们声称隐蔽的政府依然存在；我们有个像旱獭一样麻木的政府，想跟上时代的人从一边拉它，想坐在象牙椅里过安逸日子的自由派鳌虾们从另一边拉它。其次，我们毕竟处于俱乐部政府建立的前夜。因此最好玩的事莫过于在街头巷尾聆听这三个党派的捍卫者们讲话。

“我们处于无政府状态，您即将看到国民自卫军朝叛乱者开枪！……”君主主义者以得意扬扬的神态附耳对你说，“必须巩固！……给政权以力量！……巩固利益，云云。”

上面的话表明这是位基佐分子。

“您怎么愿意这样行事！……”俱乐部会员、不满者、因为没有位置而跑来跑去的人嚷道。——“必须创立，必须把新的利益牢固地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砸碎贵族爵位；——议员取得选举权的纳税额在当前的制度下毫无意义，——一切都是暂时的！……云云。”

你看，亲爱的朋友，《环球报》[1] 的制度胜利了，我国政府的发展趋势是变成一部三部曲。

我坦率地向你承认，缺乏主见和不团结给现内阁打上幼稚无知的印记，给我们的个人事务造成最大的损害。有些人希望政府给商业六千万，其他人则断言给工业贷款会使它信誉扫地。或许它正处于我们大病一场后常有的弛缓状态。一顿佳肴能杀死正在康复的人。

一些人看到十万普鲁士人集结边境，另一些只看见二万五。《国民报》[2] 派去本该守卫王宫的一个团，好像派往一个光荣的岗位。曾几何时对过去作出预言的政治家们声称能窥破未来，大胆宣告即将有一场反议会的运动，倘若议会不解散或休会的话。但是有少数睿智之士走得更远。

“如果，”他们说，“继续让受过共和国、帝国或复辟王朝的学说教育的人处理政务，就不该对我们的命运抱有希望；因为我们将重蹈我们走出的覆辙。”

的确，德·布罗格利先生[3] 马马虎虎地修补拿破仑大学，缝补行政法院；路易先生[4] 许诺节约五六百万；清闲的职位仍被保留。简言之，这些渺小的人没有一个愿意碰我国古老的政府中

---

① 《环球报》，圣西门主义者的喉舌。

② 《国民报》，法国政治家、史学家和记者梯也尔（1797—1877）和记者阿尔芒·卡雷尔（1800—1836）于一八三〇年创办的报纸。梯也尔在该报发表自由派针对查理十世敕令的抗议书，对七月革命的爆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七月王朝期间，该报成为敌视路易-菲力浦的共和派的喉舌。

③ 德·布罗格利（1785—1870），法国政客，一八三五至一八三六年任内阁首相。

④ 约瑟夫-多米尼克·路易（1755—1837），法国政客，七月王朝前曾两度任财政大臣，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二年再次出任此职。

心的神圣方舟。

亲爱的朋友，几天后，眼见这些老人政治家把路易-菲力浦置于查理十世一生所处的进退维谷的境地，这不很可笑吗？他的朋友使他害怕自由主义，自由派则劝他提防他的朋友。今天，或许我们的老傀儡们把正在一声不响等待掌权的伟大、强有力而高尚的青年一代中的某个凶神恶煞指给国王看；而希望青年人处理政务的宽宏大度的人依然闭口不谈老人、空论家、胆小鬼将把法国抛入的险境。

在这场关系到资产者利益的斤斤计较的斗争中间，人们的目光讨好而幸运地停留在王族身上；王族证明了保尔-路易·库里埃① 的希望不是妄想。这个小朝廷高尚的简朴之风，感人的内廷，出入的便利，突然间与查理十世东方式的规矩形成对照。不久就会像在瑞典一样了：你敲一扇门，一个人会给你开门；你穿过一条游廊，自报家门后将被引见给路易-菲力浦，就像被带到夏尔-冉② 面前。真正的权势是非常单纯的。我们得人心的王上是亨利四世的全体后裔中最像他的那一个。路易-菲力浦喜欢造房子，他过家庭生活，他节俭，乐意微服出访，他打过仗，他的衣服也许不止一次在肘部磨出了洞，和那个贝恩人一样。③ 但是，由于我们走在进步之路上，他没有情妇，不爱赌博。唉！何时有位苏利④ 来到他身边呢？……流亡曾是这位君主获得最大教

① 保尔-路易·库里埃（1772—1825），法国作家，希腊语学者，曾发表文章支持自由主义反对派对朝政的批评。

② 夏尔和冉均为法国极为常见的名字，此处喻指平民百姓。

③ 指亨利四世，贝恩是他当拉瓦尔王时的领地。

④ 苏利（1560—1641），法国政治家，曾长期与亨利四世共患难，同战斗，一五九六年起为其管理财政。内战结束后，他开源节流，鼓励农桑，发展公用事业，为重整经济发挥了很大作用。

益的学校，我们的一切希望仅仅寄托于他难得有的理智上吗？

在雷声隆隆的骚动面前，贝朗热先生有关起诉状①的报告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德·库塞尔格先生在最高法院的法官席位已经给了这位议员，他没有讲一句大家不知道的话。这篇演说如同幕启前开戏的三下锣声。活剧将在贵族院上演。

我不会告诉你马蹄铁匠们未征询马儿的意见便在巴黎闲逛；这是证明国民自卫军大有用处的小警报；而倘若巴黎没有溅上泥浆，我相信工人和国民自卫军会像基佐先生和邦雅曼·莫雷尔先生一样融洽相处。

至于戏剧、文学、诗歌，这一切全完了。悲剧、才华和伟大的思想在街头奔来跑去，无法呆在剧场或书本里。喜剧开始抬头。你将遇到一些其仆役外衣上挨了枪子儿的时髦人、到处追随迪潘先生的人，许许多多组织了革命的政治家，以及六百名第一个进入卢浮宫的英雄。正像拿破仑用来签署逊位书的鹅毛笔一样，在英国不知能找到多少盒。因此，我向你保证，我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勇敢的人，敢于承认在那光荣的日子里②我正沿着安德尔河旅行。

你愿不愿意听我昨天未穿皮鞋礼服遇到的一出活剧？听着：昂德里的一名穷职员二十七日到达巴黎。他像一无所失的人那样战斗；他筑街垒，打败门卫，运伤员，没拿走任何东西；但是，宣告胜利后，他立即想到他的昂德里，便日夜兼程，飞奔而归。他抵达故乡，企图竖起三色旗。但是他早到了两小时。头头撤了他

① 指查理十世的大臣们的起诉状，他们在首相波利尼亚克亲王的领导下共同起草了著名的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敕令。

②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这三天巴黎发生了七月革命，史称"光荣的三日"。

的职，人们向他喝倒彩，威胁他，压得他抬不起头。他挺住了，推倒了白旗，被拖进了监狱！一名信使来了。于是，大家把这个被撤职的人抬起来欢呼胜利。他的头头明白下属刚刚得到的一切好处，对他怀恨在心，为他的胜利处罚了他！……这很正常。那个人又回到巴黎。自从这次遭遇后，他没有职位，没有钱，没有援助。《国民自卫军》报的创办者们给了他几个钱，答应给他事做。

“可是，”他们对他说，“为什么你不要求得到你的迫害者的职位呢？……”

“先生们，”他答道，“我胜任不了呵！……在登记局，比我任职更长的人才懂行……”

瞧，好朋友，这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你想想看，他没有吃晚饭，而且一贫如洗。我们越往社会上层爬，不是越感到堕落吗？所以你别奇怪，当智力低下、毫无见识的人管理政务的时候，自觉有才干的人便纷纷远离政务。那么你该明白我们的好几位同伴为何拒绝参政了。

如果我要描绘巴黎，亲爱的同乡，我将把它画成一位美丽的女子，她不知道应该坐下，抑或一直站着准备自卫，而巴黎很像法国。

至于比利时人！……意见不一，众说纷纭。得知资产阶级背叛了人民，我们几乎人人感到恶心，对这个国家，我们如同等待邻人破产以便廉价购其货物的批发商。欧洲凭本能明白比利时不够强大，需要保护人。而这个富饶和骚动不已的地区迟早将引起一场争端。不过我们的态度实在相当谦和：它像一位已经认识女店主，并相信回忆之效用的军官的态度。

我希望在下封信里能向你宣布我国政府获得了自由，离开

了它的老监护人，尽管直至今晚，内阁改组肯定还是无稽之谈。我们大概将拿出更年轻，更率直，并且不那么忧郁的气派，因为年轻人占优势是时代的需要之一，我们应该抛掉帝国和复辟王朝的遗骸，正如我们驱逐了王族长房。再见。

猎　鹰　一八三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猎鹰报》，1830年9月30日。）

二　致 M…先生

寄往图尔

亲爱的同乡，你怎么竟相信我想嘲笑国民自卫军并支持民众团体呢！……把这个命题颠倒过来，你就正确了。如果说我觉得国民自卫军来解散非法议会是件非同寻常的事，那是因为——在一千个理由当中——这样一个先例危险重重。倘若这个自卫军变成一种权力，倘若每个公民变成立宪近卫军的一个小兵，有朝一日谁还能阻止这群今天讲理，以后叛逆的人去砸烂议院呢？……每个机构只该各司其职：在政治上，一个部门有两个目的便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你告诉我，我们的产业主都热诚希望巩固现存秩序，无论它可能多么不完善……嗳！这个见解占了上风，这是巴黎和各省全体睿智之士的见解。我们宁可让跛子给我们引路，也不愿冒和有才干者一起跌倒的风险。我们不用青铜浇铸社会组织的宏伟大厦，反而像卢浮宫，像我们的一切建筑物那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建造。

眼下，巴黎只关心一个问题，该问题关系到一切利益、一切财产，甚至我们新朝代的命运：我们将打仗吗？……由于预见力的禀赋历来有害无益，请允许我不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不过我将尽力给你做一个马蒂尼亚克[①]式的报告，向你传达两党的推测。

昨天，我去一个人家度过一个晚上，这一家只谈战争，甚至在妻子和丈夫之间。你想想，在那儿，如果你不在每句话里让二万五千名普鲁士人或一万五千名比利时人向前挺进，你就没跟上形势。一个人如果不在言辞里夹上许多爱国的字眼就是可疑分子，这些字眼是由时势创造的，诸如光荣的日子，公民国王，普遍的解放，人民的福利，国民自卫军可观的力量，等等。如果你不用两句话判断即将困扰欧洲的重大事件的意义，你就让人瞧着可怜。

不过，临近午夜时分，一位干瘪高大的先生站了起来，他身着淡蓝呢料服，使我想起在拉施塔特被暗杀的全权公使，已故的罗贝尔若[②]。他神秘地环顾四周，神色庄重地说：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句神圣的话已经讲过一千遍；但大家都端详着老人，听他讲话，就像音乐爱好者们在意大利剧院，等待芭斯塔夫人出场时凝神静听一样。

"欧洲，"罗贝尔若的幽灵吸了一撮鼻烟后又说，"由推动各国内阁的老外交界引导。组成这个秘密委员会的人一般很有才

---

① 马蒂尼亚克（1778—1832），法国政治家，一八二八至一八二九年任内阁首相。

② 一七九七年十二月九日至一七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国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在今德国境内的拉施塔特举行了旷日持久，但毫无成果的会议，奥地利骑兵暗杀了督政府已决定召回的法国代表罗贝尔若。

干。他们推翻了拿破仑保卫的革命；经过十五年的斗争，他们两度进入法国……不过他们自以为还能再来扼杀他们称之为革命的原则，按照他们的制度，他们担心这些原则的传播是有道理的。眼下，问题清晰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里，这就是在全欧用民主政府替代君主政体。如果发生这个巨变，英国将失去它对大陆的全部影响。它的利益强烈要求两个原则的斗争长期在欧洲存在；因为假设大陆各大家族由评议会领导，这些民族彼此将不再打仗，并逐步建立起对外贸易；欧洲从北到南将同声呐喊恢复大陆封锁——拿破仑最博大的思想。每个国家走向自给自足，将摆脱英国人的桎梏。这是凯宁[①]的雄才大略所预见的大革命，他跑去迎接它，以便在慷慨的外表下为本国的利益领导它。因此，既然英国有如此重大的利益要把欧洲拖入一场全面的大战，通情达理的人就一刻也不该怀疑战争。但哪位政治家不了解欧洲君王对立宪制的厌恶呢？一些新闻记者大谈人民的高昂士气……相信欧洲可能发生革命是个大错误。无论哪里的无产者都未受过教育，在普鲁士、德意志、俄国，甚至意大利，有产者的全部物质利益都建立在维持君主制原则的基础之上。外国的外交家们知道，法国的上层产业主同意他们的见解。所以，我们应该期待有一场可能以比利时为借口的流血的辩论。我们的内阁确实对普鲁士给予荷兰的援助眼睁眼闭，因为我们尚未作好斗争的准备；但无论比利时打赢或屈服，我们必定会干预：在后一种情况下，是为了保护我们革命的原则；在第二种情况下[②]，是为了调整两个语言相同、习俗相同的国家之间应该存在的贸易关系，小国损害大国的利益将引起严重的麻烦。况且，比

① 乔治·凯宁(1770—1827)，英国政治家，一八二七年任首相。

② 原文如此，疑为"前一种情况"之误。

利时不可能没有保护国，而法国将永远是其天然的监护人。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法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运气。对于我来说，我相信我们没有理由惶遽不安。这将是两个原则之间的最后战斗：其中一个非屈服不可。盟国将缺少金钱；它们对自己的老百姓存有戒心。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无需考虑，因为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能给联盟提供钱或人。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将是英国政策的唯一财源！好吧！法国可以用相等的力量与其针锋相对，它将在意大利和比利时的自由派中找到强大的助手。如今，战争将是一场由群众打的信念战。让拿破仑吃了十五年苦头的背信弃义的行为点醒了我们的将军，他们在废黜了一国的君主，强加给它一个评议会后才会离开该国；不用几日，我们将得到和平，因为我们将到处播撒利益之战的种子……至于英国，海上斗争在我们之间将具有决定意义……但愿它三思而行！……在法国，我们进步很大，能找到新的摧毁手段迅速结束英国的制海权，把贸易自由还给新旧大陆。靠弹道学的阴森可怖的天才，我们在这场可怕的游戏中可以冒险用小艇去对抗它的战舰，用新武器去对抗旧武器。我们海上的拿破仑此刻或许正在深沉的寂静中忙于策划这个不择手段的大国的毁灭。它打倒了皇上，树立了一个迟早会被欧洲利用的致命榜样。它允许它的记者们计算伍尔维克①的大炮门数，借此恐吓大陆：阅读他们对其战舰和欧洲全部战舰的估算是挺滑稽的。他们忘了我们可以不开一炮便取得胜利。当欧洲各民族可以像昔日合众国②那样几天不吃不喝的时候，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几个百姓去寻找新大陆的食品吗？……

---

① 伍尔维克，英国军械库的名称。

② 指英国原殖民地美利坚合众国。

老共和党人住了口，我呢，我离开战争沙龙去和平沙龙。

我在和平的人家遇到的人是些可敬的产业主，他们的财产位于一旦开战便会发生战事的边境上；因此他们个个态度友好之至……

"我们将和平相处，"他们说，"因为开始一场没有借口的斗争对谁都没有好处。欧洲的全部资金将毁于一旦，导致整国的居民破产……但是一场三日革命曾令欧洲措手不及，没有一个国家为如此强暴的侵略做好了准备。君主制原则在法国得到维持，因此难以找到结盟的口实。一个三次被赶出国土的王朝是永远回不去的，哪怕凭借刺刀的力量。没有一位君主愿意出兵征讨，班师后却在国内发现一部宪章和一个议会。安安稳稳，英国还有些势力；一朝交战，它便会灭亡。俄国人不会离开自己的国家，把贝纳多特①留在身后；贝纳多特可以利用与土耳其人结盟并在波兰鼓动起义的手段，朝这个躯体咬上一口，它地域辽阔，很容易摧毁……不，战争引起的外交问题太多了。大概将开一次会，战斗将围着会议桌在欧洲的全体老仲裁人之间进行。"

以上是我听到的最高明的揣测；因为，就政治的陈词滥调而言，亲爱的朋友，你感到它们是数不胜数的。我之所以提到老共和党人对海上斗争成功的希冀，是因为他的希冀并不完全是空想……

让我们丢下这些高深的问题吧；因为和上封信一样，我还要给你演一出小戏和一出活剧。你想象不出比圣西门主义者的集会更稀奇古怪的场面。伏尔泰的担忧已没有根据，几天来，我们有个小小的宗教可以取笑。圣西门主义者的宗派已经有一座庙

① 贝纳多特(1763—1844)，法国元帅，曾系拿破仑的部下，一八一八至一八四四年成为瑞典和挪威国王。

字，他们的几个教士在那里布讲了引人发笑的福音；在这个学派中大概有些才华出众的人；因为，想用思想狂热替代神秘狂热；像欧文[1]和卫理公会教徒一样，认为偶然遇到的任何人都可以被授予圣职，讲授教理；最后，试图把宗教引入政治，这可不是些普通的念头；但可惜的是，我的圣西门主义者攻击你们外省人那样快乐地在钱包里积攒小埃居……他们想要政府经办全部社会物资，阻止我们继承故世父辈的财产。迄今税务机关还没有跟他们找碴儿吵架；可是，眼下政府各部门有那么多手段！……他们如此可笑实在令我生气，因为他们给予我们的乐趣不会持久。眼下，我们去圣西门主义者那儿如同过去上多艺剧院。这些先生们不慌不忙地宣读悼念继承权的诔词，就连波蒂埃[2]讲他那些深奥的话时也从未如此镇定。他们的尊严和冷静给他们的表演增添了别具一格的特色。剧团团长几乎和普瓦尔松先生一样机灵；因为他掏钱雇一些人听，雇另一些人理解。他还找到了心醉神迷的女子。他们的教皇登了基；我相信他该在星期天宣布圣西门被任命为三位一体的成员，以替代被容许享受退休权的圣灵。

至于活剧，这一次，亲爱的朋友，没有上一次叫人开心。

如果该相信来自土伦的旅客的话，政府职员打开了德·布尔蒙先生[3]之子的棺木，在里面寻找金子……一名职员的脑子里突然生出一个念头：父亲可能在儿子的尸体中塞满了宝石或

---

① 约翰·欧文(1616—1683)，英格兰基督教清教派牧师，多产作家和辩论家，赞成教会实行公理制。

② 波蒂埃(1774—1838)，法国名演员。

③ 德·布尔蒙(1773—1846)，法兰西元帅。一八三〇年指挥军队攻克阿尔及尔，他的一个儿子在战役中受伤致死。七月革命后，布尔蒙失宠，他携带用防腐香料保存的儿子的心脏回到法国。

黄金……听说有一百万……，一百万该重八九百斤……怎么！这些人没有试图了解一个法国孩子的棺木有多重吗？一个年轻人，在他的坟前不该再有怨恨，对他我们只有洒几滴泪水的分儿……听到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我感到一阵战栗。我倒听说过海盗把人视为珠宝匣，对俘虏开膛剖腹；这是海盗的罪行；可是抄死人的身！……这更恶劣，而且闻所未闻：它违犯了神和人的一切法律。一名职员竟走在肉蛆的前头！我宁愿法国损失一百万，也不愿为如此惨无人道的亵渎悲叹。我可以向你保证，根据毋庸置疑的文件，非洲大军将推翻克洛塞尔将军所设法庭的一切指控，还自己一身清白，因此这种迫害狂热更加卑鄙无耻。但向你宣布这样一条消息会触犯许多既定的看法……

你知道路易十五治下不知哪位朝臣写信给一名求情者："王上有威信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好吧，亲爱的朋友，路易-菲力浦受到青睐，我听见一些才气横溢的人断言我们的王上比他的政府更强大。他思维有条不紊，研究自己地位的方式与其前辈完全不同。我们希望他是位受宪法制约的路易十八，并且比前任更加直率，其大智大慧能把国家引上安宁平静之路。

四个界限分明的党派围绕着这个昨日竖起的宝座：它们是国民派、正统派、激进派和被几家报纸称作哈巴狗派的卡洛斯派①。国民派以《辩论报》、《立宪报》、《信使报》、《国民报》为代表；但是它分裂成两个派别：一个是由《时代杂志》和《信使报》所代表的进步派，他们想推翻老人政治，推举国家现状所需要的能人干才掌权；另一个是试图牢牢抓住我国政府的一切旧货色的倒退派。这些人保护我们的百衲衣，聚集一堂却迟迟不解决任

① 卡洛斯派：原指十九世纪西班牙支持卡洛斯为国王的正统派。后泛指一切正统派君主制拥护者。

何问题。不过他们齐心协力支持路易-菲力浦，立他为王是他们珍惜的一条原则。

第二个党，正统党，人数较少，但由于它拥有的领土或许势力更大，它否认我们政府行动的合法性，把亨利五世[①]视为法兰西真正的国王。我们正处于过渡状态。亨利五世是国家安全的一个保证。最后，听最精明的人讲，亨利五世若不对路易-菲力浦的全部让步作出担保，他是回不来的。

该党的首领是夏多布里昂子爵先生[②]，《时报》是正统派所代表的利益总和的喉舌。你可以大胆地在这些认真的人中间计算全部大产业。这个党招募了一切不满者，聚集了受七月革命损害的全部利益，我觉得它最危险，它孕育着一场卡洛登战役[③]。它令现王朝畏惧，因为它由精明强干的人领导，感到必须广泛承认因巴黎人流了血而变得神圣的原则，而且它提出与欧洲其余各国和平共处的吸引人的保证。现政府在外交和行政官员留职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当措施给这个党在行政部门留下了许多助手。这正是将扰乱天气的浮云。

我不和你谈正在梦想他们的拿破仑二世的帝制主义者，他们虽然人数很少，但是他们代表着受到冒犯的野心，人们对这种野心还不够宽容。

---

① 即尚博尔伯爵波尔多公爵（1820—1883），查理十世的次子，波旁王室长系的唯一子嗣。一八三六年查理十世死于霍乱后，他成为法国正统王位的继承人，即亨利五世。

②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王政复辟时期，他成为贵族院议员，多次出使国外，并担任过内政、外交大臣。一八三〇年七月查理十世垮台后，他拒绝与路易-菲力浦合作，从此闭门著书。

③ 斯图亚特家族的后裔查理-爱德华为重登英王宝座，于一七四六年四月十六日在苏格兰因弗内斯郡的卡洛登与英格兰军交战，结果遭到惨败。

至于激进派，他们最不得宠，而且我敢向你预言，《革命报》、《爱国者报》等等的学说永远不会在法国这样等级分明的国家流行。尽管一些思想家留起长发，想给每个人一块面包，但是必须承认工业家想推翻社会权威仅仅是为了与他们平分权力。美国式的自由两年后会使我们厌恶，我们将觉得它冷冰冰的，没有快乐，没有表情。现代机构应当促使伟大的思想占上风，这是一面钳制穷苦阶级，一面给其中的能人提供脱颖而出的手段的思想；但也是保证上层阶级安宁的思想；然而，眼下我看到反对这些阶级的极坏的法律正在酝酿之中。

至于由《每日新闻》所代表的卡洛斯派，反对党使这份报纸恢复了劲头，给了它些许青春的活力，他们是 rari nantes in gurgite vasto,① 他们傻里傻气地受自己见解的折磨。他们必然依附正统派。

通过这一简略的概述，你可以明白路易-菲力浦在执政初期将遇到的困难。简言之，他的政府应该在贫困表现最甚的道路沿线开办大工场，通过批准开河造渠，并给予十分有利的经营特许权等手段，使隐藏的资本显露出来。路易-菲力浦会坐稳江山的，这并非因为他弄清楚了他的生存问题将由对政府满怀热情的所有二十五至三十岁的人决定，而是由于一个使他更有理由感到安全的事实。当前，一切利益均受到损害，在这场风暴中，各党派感到有必要暂时依附于他；倘若他精明，暂时可能变成一种习惯，并把一年变成未来。

猎　鹰　一八三〇年十月九日

（《猎鹰报》，1830年10月10日。）

---

① 拉丁文：漂浮在深渊之上的少数人。

三　致L…先生

寄往阿让坦

我曾去看维吉尼·德雅泽扮演拿破仑。多么绝妙的玩笑！正当维克托·雨果先生为“圆柱”[①]大唱颂歌之时，其他一些人却拆散它，切割它，瓜分它，把它碎成一块块值六里亚[②]的钱币，以便给大家一位辅币伟人。滑稽歌舞剧中的拿破仑，受到昂必居喜剧院、多艺剧院——卡佐先生负责为我们扮演他——、滑稽歌舞剧院、奥林匹克马戏团演员的糟踏，完全配得上麦牙糖、利口酒、肥皂上的拿破仑。这个巨大的形象离我们还太近，即使天才也无法与他拉开距离，更不用说一名滑稽歌舞剧的作者了。但是这些拿破仑化的演出没有吸引多少人，证明了一句伟大的政治格言是条真理。我们终于明白应当让人物世事自生自灭。复辟王朝谨小慎微的制度，与它当作洪水猛兽的思想比较而言，短短几日便受完审判。思想的极端自由把思想的危险一扫而光。我们用一周时间摆脱了拿破仑，再过一周，即使七月革命也会进入屏风，木版画，你将用攻陷市政厅的画擤鼻涕。杀一个人或扼杀一种思想算不上胜利：迫害是宗教和政治事务的生命。因此，剧院和作者若摆脱现政府的束缚便会一蹶不振。自由使文学一事无成。大革命没有拿出一件杰作，因为大家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说，而文人只靠攻击或抵抗大出风头。伏尔泰、狄德

---

① 雨果曾写《圆柱颂》，歌颂拿破仑的丰功伟绩，该诗收于一八三五年出版的《暮歌集》中。

② 法国古铜币名，一里亚值四分之一苏。

罗、卢梭和库里埃打的是精神战役。

因此，亲爱的朋友，当代不是出人出物的时代：它是风云变幻的世纪。事件既不给声名，也不给思想留下一席之地。王权本身也在各国人民风起云涌的行动中间退避一旁。

《侧影》拽着王权去巡逻；《美食家》送它去小酒馆吃晚饭；报纸把它编入国民自卫军的一个炮兵连，样样事情都叫它做。它不讲礼仪，没有宫廷，而且——令我惊恐的是——没有屏障。它始终面对人民，并想变成人民。它实在无法既在上又在下，于是变成一个高深的政治问题。那么在法国它会比过去更伟大，更有力，更受尊敬吗？我担心*谁立你为王*是句现代的口头禅；还担心再过几年，王权将不得不又开始与资产者进行先王的反封建斗争，因为封建制度曾把资产者当作大兵来颂扬。到那时，一国的政府将不过是个转动的轮子，每个时代给它涂上一层它喜欢的油漆，——è sempre bene.①

斯克里布先生便是这样创作《上帝与印度寺院的舞女》的，在这出芭蕾歌舞剧中，他靠几件破衣烂衫，两只曲子，一台漂亮的布景，把《钟情的妓女》② 的老构思又置于我们眼前。上帝来到人间寻找一个真正爱他的女子，经过多次徒劳无益的尝试，他才在妓女们中间找到她。歌剧终场时，印度寺院的舞女，这位东方的卖笑女被戏剧性地封为圣女。这仍是拉封丹、《曼侬·莱斯戈》、《天使之爱》的风格。我非常高兴像斯克里布先生这样风趣的人自得其乐地用歌剧语言对我们说，我们是些大孩子，政治或文学玩具商总供应我们同样的玩偶……

亲爱的朋友，昨天将近午夜时，我发现王宫四周围着一大群

① 意大利语：这总是好事。

② 《钟情的妓女》，拉封丹的一篇故事。

人高喊：打死前大臣！……我向你预告的活剧在街头开场了。听到复仇的声音向王宫的宫墙索要人头不是令人毛骨悚然吗！我想到马丁先生①的狮子，只要不尝血腥味，它便安安静静！

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军来来回回，试图驱散聚集的人群，军队过后人们又聚拢来，气势更加逼人。自卫军在巴黎穿街走巷。为什么？……为了知道是否全体人民想处死大臣，是否这只是少数爱国者发出的呼声。那怎么办呢？……如果政府保护前大臣，它就完了。支持它的力量将把它摧毁。如果政府听任民众疯狂地报复前大臣，那么正义、尊严又何在呢？短短几日，这个问题有了极大的发展。它目前占据了政府的全部注意力；但它也是内阁所犯错误的一个后果。

旧议会无力对付一场它未参加的革命。我从可靠来源得知，如今大臣们后悔不迭，没有解散这个 parliament-rump②，丧失了用新权力武装起来的新议会本可以给予他们的法律及政治上的巨大力量。

贵族院忧虑万分。它人数不多，痛切感到它的选票将屈指可数，但却面对着怒火填膺的首都。它是否将处死举国一致声讨的人呢？……这是人人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这桩大案悬而未决的时间愈长，人们的情绪将愈激烈。对惯于判断人情世态的人而言，这些事件高声道出应当果断地牺牲大臣们。在法国，没有一块土地对他们不暗藏杀机，除断头台外他们没有别的庇护所。倘若贵族院议员很快作出正确表决，他们将参加政府，并拯

---

① 亨利·马丁（1793—1832），驯兽师，巴黎圣德尼门动物园园主，巴尔扎克在《沙漠里的爱情》中曾提到过他。

② 英语：残余议会，——英国人对英格兰军人和政治家克伦威尔（1599—1658）的议会的蔑称。

救他们即将被毁的世袭权。

但是九十六位或一百二十位贵族院议员能作出什么决定呢？他们眼见全体社会贤达纷纷离开巴黎，比他们人数更多的同僚们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躲避他们，每天都有一辆敞篷四轮马车送走圣日耳曼城关的一户人家。贵族肯定移居到自己的田产上去了。他们在惩罚巴黎。他们将和意大利剧院、歌剧院赌气。他们希望首都失去其风貌。这种气恼甚至经得起新朝廷的挑逗，如果朝廷作出媚态的话。因为贵族曾经抵御过更强大的势力，他们张臂拥抱该势力，给了它犹大的一吻。

"再也没有节目了，除了你们呆笨的银行家，你们布尔乔亚大臣的那些堆金铺银的盛大交际会，他们既不会策划晚会，也不会创办消遣取乐的沙龙，因为他们忠于自己的主保圣人——财神娘娘，付出多少赚多少！……"

贵族城关如是说。而且，它判断它与首都性情不和，于是离了婚。我不大明白这些古老世家在偏僻的外省将找到什么乐趣。这是神圣联盟①？是投石党运动②？……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因为我们听凭教士全副武装！但愿这是件有趣的事，因为自从我们格外自由以来，我们的心情格外忧郁。

据说德·塔莱朗先生③宣布英国给我们的贵族，给我们的勇士们运来武器……假若这些人拿起武器……，这一次，他们将自取灭亡！……

英国向旺代省出售枪枝，如果办得到，它将卖给我们军官、

---

① 指十六世纪法国的天主教联盟。

② 指一六四八至一六五三年法国地方贵族反中央集权的政治运动。

③ 德·塔莱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大革命时期、帝国时期、复辟时期及七月王朝时期均身任要职。

间谍、火药、宣言，以及钉牢、磨光、造好的用轮子滑行的反革命。正如我在上封信里对你说的，这正是它的利益所在。这是英国政策的宗旨。

我们事事在骨子里透着不灵巧。我相信贵族当时巴不得参加我们的革命，在新形势下是有办法损害其名誉的；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搞了一场大革命，它却落到了几个小人手里。这是我们一切不幸的隐秘根源。

提交的各项法律都不全面，或者隶属于一些有害的观念；它们与任何固定的计划无关；并或多或少地攻击既得权利。似乎内阁制无既得权利可言。它做的一切都带有临时性，因为它或许并不相信自己。

因此，国民别动队法使家家户户大惊失色。这项法律是朝破坏一切安宁的制度迈出的第一步。根据宪章，①一个人在二十年中受到一项法规的威胁，该法规可以向他索要六年的生命。他的发家计划，他的职业，他的前程都服从于这个意念。过去，服完兵役后，他可以设想一个生活的主题。如今，无所顾忌的祖国将把他派往边境，叫他冒生命危险……这没什么！可是他的财产和乐趣呢：如今这是过分的要求。

实际上，自七月份以来，政府似乎自得其乐地按布瓦尔迪厄②的曲调作变奏曲：啊！当兵多快乐！……

但是，假若你不尊重公民获得的个人自由权，你也不会信守三厘利息，你将始终以这个奇妙而可怕的祖国的名义，走上征用和极刑之路；而“你是坏公民！……”将取代“你是王上的敌人！……”

① 指法国一八一四年的宪章。

② 布瓦尔迪厄（1775—1834），法国作曲家。

或许正是这项法律和国民自卫军刑罚法使圣日耳曼城关逃到了外省。

想到此刻我们的大臣们正在徒劳无益地制订和刑法一样严厉的法律，这不是很可笑吗？的确，这项苛刻的、渺小的、小气的、与间接税法类似的法律条文，有朝一日会在各省付诸执行吗？……在抬头不见低头见，人人不断接触的我国城市里，店主会判处主顾降低公民身分的刑罚吗？……那么，法律将有利于十万名巴黎国民自卫军，不利于一千来名逃避兵役者！……噢！政府多么滑稽！……

不过有个事实得到了确认，即一八一九年的自由派如今和一八一四年回国的流亡者一样衰老，蠢笨，呆傻，无能。他还停留在左翼反对派的观念上，张贴在街头的《工人日报》以丹东①的文风议论时事、评价人物的时候，他是采取含沙射影的态度。

一位有名的投机家已经在交易所赚了数百万。这份幸运由所有的不幸组成，受到许许多多人的羡慕。人性是不会改变的。一名马口铁器商出售了许多“为祖国而死”的铭文（3 利勿尔 10 苏），为什么乌先生②不把我们的贫穷换成钞票呢？……

在商业破产，政治事件迫在眉睫之际，一切都惨淡无光。我不明白一些有见识的人怎么还写书，写剧本，甘冒伤害自尊心的风险。眼下我看巴黎只有一样生龙活虎的东西，那就是国民自卫军！到处是蓝的、红的军服，装饰衣帽的绒球、羽饰，筒状军帽，马刺，军刀……到处书写着拉法夷特将军③的胜利。

如你所知，我真心诚意地仰慕他。他的一生灿烂辉煌，这不

① 丹东（1759—1794），律师，法国大革命期间山岳派领袖之一，公安委员会成员，他推行恐怖和强硬政策，后被罗伯斯比尔逮捕，送上断头台。

② 可能指法国著名银行家乌弗拉尔。

仅仅是一个人的一生，这是两个国家的历史！单单他的名字就讲述了四场大革命：美洲，一七八九，一八一五和一八三〇。在政治品格上，他始终如一，是位保留着纯朴古风的人。我喜欢他，因为我爱我的国家，而他代表着它的愿望。我喜欢他，因为他伟大高尚，还因为华盛顿把自己的剑交给了他。但是我没有忘记过去我常常为自己的偶像辩护。贵族把他置于严厉指控的重压之下。有教养的人又说他对国民自卫军的看法一成不变。我和他想法相同：这个可钦可佩的组织是国土安全的化身；还不止于此，它是为维持秩序而武装起来的整个国土。但是这个伟大的思想，他长达四十年的梦想，不正是他生命中的暗礁吗？

拉法夷特若有真诚的朋友相劝，本该只借用他的名声来支持我们的光荣日子，组织起他的国民自卫军，只检阅一次以便最后一次向其思想的胜利致敬；然后，作为大革命的可敬长者，英名赫赫，他或许该去贵族院藏身，让儿子在讲坛上继续这个伟大的姓氏。十年以前他不就留芳百世了吗？

现在，我担心有一天，和内克④一样，他的士兵会无动于衷地走过他的面前，甚至不再向老迈年高的人行礼。应该以几位英雄豪杰为榜样，善于在适当的时候升天。并非所有伟大的天才都有可能去圣赫勒拿岛死的！⑤……

---

③ 拉法夷特（1757—1834），法国政治家。一七七七年赴美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与美洲殖民地人民共同抗击英军，立下殊功，并与华盛顿结下深厚友情。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他任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成为自由派贵族的首领。一八一五年他作为议员要求拿破仑逊位。一八三〇年七月，他指挥国民自卫军，为推翻查理十世、建立七月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④ 雅克·内克（1732—1804），原籍瑞士的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曾任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

⑤ 此处影射拿破仑，他于一八二一年卒于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

亲爱的朋友，我们面临最恶劣的局面：我们等待事件，我们等待好法律，我们等待报复，我们等待逸乐，我们等待议会，朝廷，政府，文学，立法，贷款和伟人……对天发誓！伟人祠的门打开了，我们个个因感激而局促不安！

倘若各个省份不给我们送来一位小皮特①，一位主张自由的黎塞留红衣主教，或者四分之一个拿破仑，我不知道内阁面对像我国民众这样聪明绝顶、敢于批评、不会刹车、倔强任性、缺少金钱的民众将如何是好。

在政治上和在文学上一样，我们在街头遇见一大群代表社会进步总和的人。具有上世纪才干的人和我们纠缠不休；但是能使这个总和超出当前尺度的人在哪儿呢？

只有一件事大家弄得明明白白：此人绝不会是个四十岁的人。他二十五岁，或许二十二岁；他个子矮小，既不多嘴多舌，又不是《环球报》记者或官僚主义者。——再见。

猎　鹰　一八三〇年十月十八日

（《猎鹰报》，1830年10月20日。）

四　致路易·M…先生

寄往夏特罗

亲爱的朋友，能够以报纸为渠道与你通信，我感到很高兴，该报面向全国的各种观点，无需迎合任何一种以求成功。这份

① 威廉·皮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首相之一，初就任时年仅二十四岁。

报纸可以说是一个广场，人们可以讲真话而不必担心伤害听众，因为听众习惯于在那里见到各个流派的文学珍品，同时听到雨果先生的大鼓和缪塞①的响板。

任何其他报纸都不敢如此胆大妄为。如果我有模仿者，他们会像忠实的卫星一样围着他们的订户转，又不离开其惯常的思想轨迹。真是怪事！倘若某个政治真理在天边闪烁，那么我们有多少家报纸，它就变成多少种不同的真理。订户不是君王吗？他希望有人奉承。问题不在于告诉他实情，而是必须揣摩他的思想。无论对与错，编辑都替他传达出来，使这位平民君主每天早晨高高兴兴地自以为是个天才，与经过《立宪报》和《辩论报》的风趣人士乔装改扮的公众舆论意见一致；这些人士恭敬地等候他们的蠢帕夏们抱怨喘不过气来，然后对他们说："可不是……，天气太闷了！"

我们没有一家报纸愿意坦陈当前处境中的某些困难，以免损害它所代表的特殊利益；但是无所失也无所得的无名之辈可以讲话，不必害怕。我将这样做！

你在我们各家报纸上一定见到过两个时髦的字眼：运动、抵抗吧？②……政治行话以这两个词儿为中心，它们绝妙地帮助蠢人在讨论中摆脱困境。——"我赞成抵抗！……"这句话点着头讲三次，给人一副老谋深算的模样。这是我们政治占卜的驱病符。——"我们只能靠运动救自己！"是年轻人口中的一句妙

---

① 阿尔弗莱德·德·缪塞(1810—1857)，法国作家，著有长诗《罗拉》、《四夜组诗》，长篇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喜剧《任性的玛丽亚娜》，历史剧《罗朗查丘》等等。

② "运动"和"抵抗"是七月王朝时期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并由此产生两大政治派别。

语。这句话人人都听得懂；妇女们不仇视这个办法，她们活跃的想象力喜欢快步小跑。我倒想认识那个铸出这两枚钱币的伪币制造者，眼下我们正用这些钱币偿付政治讨论中的一切差别……他一定在暗自高兴。

随着事件生出多少思考！选举产生了什么政治现象呢？冷漠！在法国无人关心选举的结果。一种隐秘的预感提醒我们，这些四十来岁的新议员即将使议会变得更迟钝，并将加速它的垮台。这个未生已死；未审判已定罪；根据样品被评定优劣的议会必将引起反抗。它将像熟透的果子一样掉下来。

但我们将走哪条路呢？

料事如神的人如今看出各省与巴黎之间即将展开斗争的迹象。谁将占上风呢？

在此，沙龙演说家、记者和全体未来的大臣们（因为没有一个小集团不孕育我在上封信里向你要的伟人）都在规定施政方针，勾勒行进路线，制定计划，仿佛巴黎便是法兰西。他们不知道外省的无知，外省既不想抵抗，也不肯运动，即将用优选法杀死政府，正如一个人由于做了几笔好买卖而倾家荡产。

照你们的看法，优选就是选举一位上了年纪、像骡子一样倔强、久居本城、决心按本省的要求牺牲八十五个省的利益的人；一位在《立宪报》里研究过政治、在自己家里研究过政府的人；尤其是廉正之人。我们将继续在议院中挑选阁员，和《巴黎杂志》上发表的《药水》① 故事中的主人公唐璜·贝尔维代罗正相反，我们将有一个扛着骷髅头的活躯体。这就是法兰西！这就是你们将把她塑造成的样子！但是你们比我们更清楚为什么外省无足

① 指巴尔扎克一八三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巴黎杂志》上发表的《长寿药水》。

轻重：不是因为没有市政机构吗？它不会有的，只要你们给我们寄来居民的caput mortuum.[①]政府可能还要在这个恶性循环中转很久；停留其中，死路一条。

怎么！全国人民渴望有个政府；他们要求感到权力的节杖，而没有人愿意或能够统治他们。人民来了，说："拿走我的自由吧，我不卖给你，我送给你，条件是使我幸福安宁！"嗳！这个拍卖细则在我们的政治家眼中似乎太昂贵了。

十天来，法国及其命运像羽毛球一样由拉斐特先生[②]挥拍打给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③]；又由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打给基佐先生。祖国像一名交际花，她的拥抱令人生畏。一位病情太重无法领导众议院，但主持内阁却变得身康体健；另一位怕失去民心。所有这些高瞻远瞩的人，这些年轻的老人，这些老气横秋的年轻人，担心无法抵御或应付事态的发展。倘若不赶紧用盖上封印的投标单推举青年人掌权，总有一天权力会被扔在路边。

照他们的讲法，似乎没有律师或银行家国家就完了。一些人的饶舌和另一些人的投机进入了公共事务。每天晚上，巴黎有人升，有人降，还有无休止的讨论。这些走出了柜台或事务所的伟大公民的布尔乔亚习惯委琐褊狭，给我们的政府打上了烙印，使它成为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笑柄。他们拙劣地模仿督政府，正如他们曾帮助别人拙劣地模仿篡权。立王位而不给其大权，

① 拉丁文：死亡人数。

② 雅克·拉斐特（1767—1844），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时的运动党领袖，一八三〇年十一月至一八三一年三月担任内阁首脑。

③ 卡西米尔·佩里埃（1777—1832），法国政治家，一八三一年三月十三日任内阁首相。

是对政治最愚蠢的曲解。矮子丕平①、于格-卡佩②、拿破仑不是平庸之辈。一八三〇年，当选国王的条件或许比这三个辉煌的统治时期要求更大的权势……嗳！内阁非但不勇敢地跳出窗口，反而一级级地让步，滚下楼梯，我不想要内阁无能的其他证据了。

一场庄严的审判给《人民之友协会》定了罪，据说王上想坚持原则实行特赦，他曾据此原则签署了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命令。大臣们跑来了；他们向王上指出如此宽容是危险的，不知哪家报纸由于过早宣布了王上宽大的消息而受到申斥。几天后，巴黎首席行政官在市政厅召集会议，或者与他参加并任秘书长的一个民众团体进行谈判。他公开与政府作对，骄傲地对大臣们说："罢我的官吧，不然你们辞职！……"佩里埃要手腕开会将使司法机关害怕，后者大概把"自助者天助会"当成了一个委员会：政府里有两种思想。《时代杂志》维护内阁，而运动派的喉舌《邮报》为奥狄隆-巴罗先生③辩解，指控其对手卖身投靠基佐先生！……眼见《邮报》这样的报纸半年前痛斥《时报》的造谣中伤，如今却怒骂自己最可敬的同行，这多么可悲！

亲爱的朋友，请你自己想想该如何形容这个政府吧。然而这是些声称支持王权并治理法国的人！他们使我理解了两个人：路易十八和富歇④！……富歇不会让正统派存在两个月以上；路易十八夹在两种仇恨之间，适时地死在宝座上，临死前他对侄女

① 矮子丕平(715—768)，法兰克王，查理曼大帝之父，加洛林王朝的创立者。

② 于格-卡佩(941—996)，法国卡佩王朝十四个直系国王中的第一个。

③ 奥狄隆-巴罗(1791—1873)，法国政治家，演说家，七月王朝时为温和左派的首领。

④ 约瑟夫·富歇(1759—1820)，法国政治家，警察机关的创建者，一七九九至一八一五年间多次任公安大臣。

说："小心别回米佗①！"

王宫与圣符德宫②只隔着一道海峡。这海峡注满七月的鲜血。一个王朝——我不知哪一个——应该在其中恢复青春或自溺身亡。路易十八和富歇大概听懂了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演说中的最后一句话，他或许窥破了未来：不朽者与未来犹如近邻！……

可是对某些大臣能指望什么呢？他们否定一切而不决定一切；听任老外交家们扑灭在欧洲各地放的火，并且帮助他们某天早晨把某个神圣同盟强加给我们；这些大臣既无财政计划又无施政计划；既不会打仗又不会保持和平；将我们曾谴责复辟王朝的内部政治纠葛，被欧洲大加利用的内部争论继续下去。他们不在修道院上浪费我们的力量和金钱，但却对人对事采取拖延手段。他们中间的一位制造者当场起草了三份有关饮料的法律草案，最后造出你所知道的杰作。

据说基佐先生日以继夜地工作；但根据他工作的性质，我把他比作一位批发商，他忙于清扫自己的货栈，而不呆在床上像乌弗拉尔一样深谋远虑地策划有利可图的投机。我认识一个奔跑一整天挣十法郎的人；这是个勤劳的人；但是他的邻居以车代步，睡觉时间很长，却挣二百法郎。最后，所有历史书不是都告诉我们阿格里帕③看上去游手好闲，却躺在床上驾驭帝国吗？

有见地的人可以根据一件事评价现政府：此事一笔画出了

---

①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执政期间，路易十八（1751—1824）曾流亡意大利、俄国和英国。米佗是如今立陶宛首都里加西南的一个城市。

② 圣符德宫，苏格兰旧王宫，位于爱丁堡。法国大革命期间，后来的查理十世首先流亡至此，一八三〇年后又到该王宫避难。

③ 阿格里帕（公元前63—前12），古罗马将军和政治家。

它的无能。

眼下它借给商界三千万，以便鼓励生产而不制造消费者。它拿走一些人的商品，拿走另一些人的股票。总有一天，它将不得不把书寄给不识字的人；把咖啡寄给没有面包的人；把汇票寄给没有钱的人！……祖国正在做极好的买卖！……她在投机。怎么！宫廷中竟没有一个爱自己国家的人劝王上用家具布置杜依勒里宫，在宫中举办盛大晚会，大力推动奢侈的享受，找到让奢华、需要、慈善花费三千万的办法，正如为国民自卫队花费了三千万？我们曾经为去年冬天冻死的人跳舞！我们完全可以为庆祝七月受伤者的康复跳舞；为旧王朝的离去跳舞；为新王朝的到来跳舞；在市政厅跳舞；在歌剧院跳舞。亲爱的朋友，你不觉得我们失职了吗？不过，应该感激基佐先生付出了辛劳：为支持活版印刷术，他命人重印了《梅兹雷》！……这是个高明的想法；但如果他添上拉阿尔普的《文学教程》，这个想法就更完整了。

报纸给卢尔华斯城堡① 编了不少故事。在城堡楼梯上遇见德·塔莱朗先生的仙女只能是当代女子②，世人公认她分身有术，可以同时呆在几家小客厅里。许多在巴黎遭到拒绝的求官者肯定拥到了卢尔华斯。德·塞兹先生在那儿索要塞吉埃先生的法帽，据说德·昂布雷先生得到了接替父职的允诺。大多数求官者被打发走了，没能向查理十世呈交他们为他未来的统治开的汇票。前国王忍受不了交谈，听到一句话便发火。这一触即发的脾气或许起因于他的银钱事务的状况。attorner③ 和大法官

---

① 卢尔华斯城堡位于苏格兰，查理十世流亡期间曾居住此地。

② 当代女子，女冒险家埃丝瑞娜-瓦奈尔·德·永弗（1778—1845）的绰号，她留下不少颇为真实可信的回忆录。

③ 英语，应为attorney，事务律师。

煞费苦心才使他免遭英国债主的起诉。至于太子，他非常高兴从流亡家族收入的二十三万利勿尔中拨给他三万利勿尔。太妃乐天知命。大动荡使她的性格产生了难得的升华。贝里公爵夫人变成了母亲；就是说她相信儿子的王权，不愿作任何有可能缩小其权利的妥协。何况查理十世肯定是听从了德·拉带尔红衣主教的劝诫才心甘情愿宣誓遵守宪章的。有几个人声称查理十世谈起法国的事来颇带优越感，不能不相信他得到有才干者的支持。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细节，是为了向你证明我的不偏不倚。我当然没去过卢尔华斯；但是我见到了几位沮丧的求官者，如今他们夹在两个君主政体之间席地而坐，允许我发表他们的叙述。假若如他们所说，波旁王室陷入了贫困，那么我相信法国理应援助他们。拿破仑丝毫不欠他们的情；但是，当他们的家族坐在三个宝座上的时候，不让这些君王伸手乞讨是他们的亲戚荣誉攸关的事。如果愿意拿失去王位的波旁王室的债款与他们遍施的恩泽和用他们的年俸支付的补助金的数目作个比较，那么一位心肠好的人，把政治问题撇到一边，是不会反对全民施舍的，而我呢，我会把它看作一次大报复。我信中的某一段话应该使我免受德·马蒂尼亚克先生为君主叫苦所受的指责。

有些人认为《法兰西时报》卖身投靠了现政府……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就有比哈得孙·洛甫爵士① 更卑下的人了！……

一位前程似锦的医生默尼埃尔大夫，刚刚发表了从七月革命汲取灵感的所有书籍中最稀奇古怪的一本书②。它忠实地描

① 哈得孙·洛甫爵士(1769—1844)，英国将军，一八一五年任圣赫勒拿岛总督，负责看管拿破仑。

② 指《一八三〇年七八月间的巴黎主宫医院》。下文中的"八月"和"九月"疑为"七月"和"八月"之误。

绘了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三十日的主宫医院。受伤者全是平民百姓。这部著作可以说精确计算了一场民众革命引起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它描述了革命的全过程，连同经年累月的痛苦，而这场革命在历史上或许只占一页篇幅。痛楚按类别排列，靠数字化解。这场大运动以担架，药水，而且很快将以冷漠告终。这本充满才气的书是从主宫医院观看的巴黎之役，或者不如说是上流社会人士看得到的枪击及其惨不忍睹的伤口。书中有大量最古怪的生理现象。正当迪皮特伦①给一名工人截肢时，房产主向这位工人讨房租；更远些，一位少女忘记了受伤的情人，对其不忠，任其疼痛而死。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最后，听说王族或爱国者大摆排场的访问引起的幸福感曾致人于死命，我感到不寒而栗……

这本书是向大臣们起诉的一件可怕的物证……，这桩案子的难题层出不穷，犯人中只有德·佩罗内②先生了解它的全部重要性。

再见；我希望没有遗漏任何事，除了意大利歌唱家大卫；但他酷似内阁，可扮演双重角色……未老先衰，嗓音喑哑，他来巴黎丢掉了盛名。他可以当个好教师；但在舞台上很可笑；他手势很多，身子却不动。

再道声再见！

猎　鹰　一八三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猎鹰报》，1830年10月31日。）

---

① 迪皮特伦(1777—1835)，法国宫廷首席外科医生。

② 德·佩罗内(1778—1854)，法国政治家。一八三〇年作为内政大臣签署了七月敕令。革命爆发后，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一八三六年获特赦。

五　致D…先生

寄往图尔

先生，我们眼下指控新内阁是十分不公道的：它还没做任何事。我们毫不费力也毫无乐趣地接受了它，完全像个由于厌烦而委身于纠缠不休的情人的女子。倘若来了个天才，嗳！法国只会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受其奴役。在政治上，这将不是第一次为一个人酝酿时机：雾月十八日，共和国不正是这样在拿破仑大胆的拥抱下咽气的吗？

如今，法国青年在内阁中有一位代表；但可惜他来自卢森堡宫的软垫长椅……我停下笔，忍住不说我们对德·蒙塔利韦先生[①]形成的看法；因为讲他的坏话就是朝我们的队伍开枪：他得犯许许多多的错误，我们才会听任他受观众的嘲笑。年轻人从未有过更好的显示才干的机会。如果天才在他脑髓的组成中占十分之一，我们将使这含量增加两倍。

总之，外省几乎没有采纳巴黎的思想，因为德·蒙塔利韦先生在选举产生的议院中发现的年轻议员不会多于五六个，而且在他们中间他遇到的竞争将多于援助。

为了补偿外省向我们输送青年人时的吝啬，深孚众望的拉斐特先生成为首相后，突然任命一名青年作家当半个大臣。

梯也尔先生，《立宪报》和《国民报》的前编辑，大概将管理财政。这位年轻的国务活动家在德·塔莱朗先生沙龙的影响下孵

① 蒙塔利韦（1801—1880），其父为帝政时代的内政大臣。他第一批表态拥护奥尔良公爵，因此一八三〇年后曾数次担任内政、教育等大臣。

育，破壳，长大，写作；但是，我们认识一些既与轻佻女人交往，又保留了美德的正派人……况且我坚信梯也尔先生年纪尚轻，不会把他的财政部变成投机活动的场所。在他的《大革命史》的篇首，有几句话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公会议员的大公无私，他们每天经手数百万，却用三十个苏的晚餐；这几行话，过去曾在《立宪报》上引用，如今变成表达政见的声明。倘若梯也尔先生有才干，我们将允许他暗自嘲笑我们，像德·塔莱朗先生一样；但是他必须有才干；得不惜一切代价，否则他将比别人失去的更多：他过多地让人通报自己的到来，不可能不与自己的前程一道沉没；而我敢于承认我信任他：据传他是位大能人。

你不会相信，先生，正统派怎样巧妙地制造不信任，散布毁言谤语，在国民派轻信的糊涂虫中挑拨离间。因而，我在此谈梯也尔先生不是没有用意的。我不是听见不愿上当受骗的自由派声称我们对西班牙立宪党人的行为包藏着隐秘的动机吗？

“你知不知道，”有人对我说，“如果西班牙议会获胜，巴黎某些银行家会非常尴尬？”

“为什么？”

“嗳！不是必须对借款作个交待吗？……”

在政治上，我们有许多人全神贯注地想象不存在的隐秘动机，寻找事态发展的虚构原因。他们打脱了靶，正如那些胳膊伸得过长，没有抓住幸福，反倒把它丢在身边的人。他们跑到别人前头，与其拉开了距离，便自以为胜过群众一筹。一位有才干的人不这样行事：他非但不快步行走，匆匆忙忙，反而登高望远，判断世事，评古论今。

眼下，我们人人应该想到放弃我们的抱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成见，我们的仇恨，甚至我们的友谊，以便帮助政府，使它强

大起来，甚至任它安安静静地采取一种步调，随便哪一种。三个月来，我们个个交头接耳："大臣们没有本领，他们不前进；我们处于危机之中，商业破了产，云云。"

由于我们天生爱从坏处着想，而且在法国，许多人有兴趣传播搅扰我们安宁的思想，所以这些话倍受欢迎。行使公民权就是支持议院——不论它多么老态龙钟——，就是赞赏议员，——他们总在谈国家的战车，受风暴袭击的军舰，革新的危险——，甚至是宽恕那位乘德·佩罗内先生大肆攻击报界的时候，便取而代之的德·拉麦特① 老先生。如果你的祖母胡说八道，你不是会出于小辈的怜悯掩盖她年老的不幸吗？

即使拉斐特先生是最傻里傻气的国务活动家，即使他在内阁会议上当银行家，在银行里当大臣，我也决定宣布他为国家的恩人。

"不，"我会对我们的中伤者说，"他没有为立国王、搞革命、修街垒和发表演说耗尽了精力；他是个对财富、荣名、野心感到餍足的人，经再三恳求才决心使他的祖国幸福……如果这还不是谦虚和爱国，我算什么行家呢！"

咱们别失望！拉斐特先生认为梯也尔先生会有才干；梯也尔先生认为拉斐特先生将得民心；德·蒙塔利韦先生将无息贷给拉斐特和梯也尔先生年轻人的全部积极性；梅里卢先生② 将以其全部笨拙的口才支持梯也尔、蒙塔利韦和拉斐特先生。假若在一册书里没有天才人物，我们将在三册三十二开的小书和

① 拉麦特（1757—1832），法国政客，制宪会议时期的议员，在拿破仑、波旁复辟王朝及路易-菲力浦时期均在政府任职。

② 约瑟夫·梅里卢（1788—1856），法国律师和法官，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巴黎商事法庭曾依据他的辩护词不顾敕令决定印刷报纸。在七月王朝中，他先后任内政和司法大臣。一八三七年当选贵族院议员。

旁边的一期对开本——少了德·斯塔尔夫人的内克[①]的重印本——中拥有这位天才。

以上是我们的敌手对新掌权者所说的最刻薄的话……嗳！费加罗的玩笑能够阻止真正的强人实行统治吗？以普遍利益为支柱的大臣权倾朝野！……设立执政机构，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易如反掌。

每天早晨醒来时，一位大臣在二十份不同的报纸中收到各种观点的意见。聪明的报界代替了威尼斯元老院汲取智慧的青铜兽口。昔日，一位政治家在把计划交付办事员认真讨论之前是不敢贸然行事的；今天，办事员就是报纸；而报纸代表由贤达之士表述的群众见解，否则就会失去订户……那么掌权的人难以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早晨阅读一篇洋洋万言的报告，并猜中最好的意见。还有，你会注意到，大臣掌握国家机密，与新闻界相比大大占了优势：他知道报纸何时搞错了，报纸却常常不知道自己何时有理。所以统治只需要常识并听从本国利益的支配。最平常的人不必费力也可以变成权高位尊的大臣；只需把计算表运用于政治……因此，你看，亲爱的先生，我们很可能不久将受到良好的治理。

嗨！我们为什么会发抖，我们惧怕什么？……德·梅特涅先生[②]与死亡和意大利搏斗：意大利年轻，他年老；荷兰与比利时搏斗，后者准备以水灾报复火灾。这是两个用火和水武装起来的民族。英国两面受压，夹在乞丐和破产农夫之间，睡着的贵族和醒来的爱尔兰之间。俄国 choléra-morbus[③]流行，为占领

---

① 德·斯塔尔夫人是银行家和政治家雅克·内克之女。

②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担任外交大臣和首相长达四十年。

③ 拉丁文：霍乱病。

东方殚思极虑。西班牙没有足够的为她征战的士兵，而昨天竟有人要她向比利牛斯山的另一侧迅速增援八万士兵！……这无异于给自己接种自由的疫苗。

欧洲古老的君主国或许巴不得结成联盟反对我们；但这是异想天开，我们可以置之一笑。一百五十万国民自卫军守卫着领土，派五十万人去边境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入侵法国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城市全部用石子铺路！……我们的乡村将没有粮食，到处是陷阱和游击队；因为入侵会激起沉睡着的勇气，振作每一颗心。有些人将从中看到运动；其他人将看到诗情；大多数人将看到荣耀；这将是大家都想参加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行动。靠最初的热情，我们可以吞下欧洲。而以后呢！……

和皮洛士① 一样，我们将回来看塔格利奥尼小姐在歌剧院跳舞，任人冲着我们大唱与桂冠押韵的伟大战士②。

这样说来，麦松元帅③ 的任务并不艰巨。和平应该是欧洲的愿望，我们不想打破与任何大国的和谐一致。我们听任安特卫普被炸，我们听任米纳④ 挨打。一座小城的王家检察官在重罪法庭传讯我们的朋友J.雅南，因为他重复了王上的话，向圣艾蒂安⑤ 索要枪枝。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向欧洲证明我们的随

---

① 皮洛士（公元前319—前272），伊庇鲁斯国王，曾不惜惨重代价取得对马其顿和罗马的军事胜利。“皮洛士的胜利”因而成为“代价惨重”的代名词。公元前二七五年，他被罗马人打败，被迫回到伊庇鲁斯。

② 在法语中战士（guerrier）和桂冠（laurier）押韵。

③ 麦松元帅（1771—1840），一八三〇年任外交大臣，一八三五年任陆军大臣，在此期间先后担任法国驻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大使。

④ 米纳（1781—1836），西班牙人，为了祖国的自由曾先后与拿破仑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斗争。

⑤ 圣艾蒂安，指法国卢瓦尔省省会，以冶金加工业（武器、自行车、机床等）著称。

和。我们将用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和工厂主巴结他们，以使有权保持幸福和安宁。我们甚至作出努力以免失去英国最优秀的议员之一；有什么办法呢！维勒曼先生①抵挡不住了，他和他讲授的议会学。在议院的讨论中，会出现大片空白，但谈论法国的时候，我们或许觉察不出来。

那么现在需要什么才能幸福呢？……只需要相信自己。我们的敌人，或许就是你和我；就是所有想否定无人攻击的旧原则的人；就是要名要权的律师。是否人人可以出名，当大臣呢？我们大家心甘情愿只当怀才不遇的伟人和出类拔萃的普通人的那一天，法国便得救了。再过几个月，贸易将包扎好全部的伤口。每家商号将召集债权人开会，并与资本家谈判，然后再重整旗鼓。所谓当前的危机，不过是一无所有者对有产者征收的间接税。银钱事务向来调解得很快。

但是，倘若新内阁不满足于把取得选举权的纳税额减少一半，并改变当前选民资格的条件……倘若它不赶快拿出一项有关饮料的好法律，呈交一份经过审慎削减的预算，以便解散议会，等待它将行使权力的长期空缺期的后果……噢！那么，我们可以进入弥留阶段，埋葬两三届内阁、一个君主政体、我们的信誉和我们的娱乐。

对比利时的惨状我不会向你提一个字，因为我们为它作了漫画，并在两盘纸牌戏之间谈论，如同谈一幕情节剧。

我们的议员吉罗先生（安省人）向警察署辞了职。——他的行动出于难得的大公无私：据说他将担任议会主席。

王家法院声明对德·凯尔高莱先生②一案无能为力。这是

---

① 维勒曼（1790－1870），法国名教授，曾在七月王朝担任公共教育部大臣。

个十分严重的事件；但是我们只靠政治上的奇闻异事过日子。奥狄隆-巴罗先生摧毁了一个内阁，按他的原则又组成了一个，而他本人并不参加。英国国王发表怀有敌意的演说，使其内阁高兴地予以否认；结果每出一件事，英国便借国王和议会之口光明正大地表态。我们即将承认唐米盖尔③，公债降低了利率。我们关起门来庆祝圣查理节，无声地放了爆竹，七月份捍卫君主制的人到了十一月四日始终未改变立场。再过几天，我们会对事件麻木不仁，心甘情愿地恢复平静，过家庭生活，人人平等，不要圣日耳曼大街的贵族，因为我们也有同样可笑、说不定还更逗乐的贵族；由于贵族有权，他们大概会生气；而我们将大大乐一阵子。再见，先生。

猎　鹰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八日

（《猎鹰报》，1830年11月10日。）

六　致《巴黎信札》作者××先生

先生，我仔仔细细拜读了您费神为我们这些不关心政治的外省人写的五封信。

照您的话说，似乎眼下首都有几位名叫莫甘、梅里卢、拉斐特、奥狄隆-巴罗、梯也尔、基佐……的先生在政府中起一定的作

② 路易·德·凯尔高来伯爵（1769—1856），法国正统派政治家，猛烈攻击七月王朝，曾致函贵族院，说明他拒绝向路易-菲力浦王宣誓效忠的理由（该函刊登在1830年9月25日和27日的《每日新闻》上）。由于王家法院不受理此案，贵族院判凯尔高来伯爵六个月监禁和六法郎罚款。

③ 唐米盖尔（1802—1866），葡萄牙王约翰六世的第三子，一八二六年夺取王位，一八三四年被迫逊位。

用；但是您忘了这些先生以及您和我们谈论的一切与我们关系不大。

至于那些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并没有超过对我们的议员吉罗先生（安省人）的了解，他本可以在安省当选，因为他是安省人。不过我承认，关于拉斐特先生我们听到很多议论，他的名字和卡亚尔①的名字一样写在所有的驿车上，我们明白他可以为政府效劳，既然他对个人是有用的；但我很高兴以我和希农好几位居民的名义告诉您，一般来说，您谈论的事情和我们毫不相干。

我们不得不精心耕田、播种、栽植，而即便希农没有专区区长；即便德·罗伯斯比尔先生替代德·拉法夷特先生担任大臣，我们也将忙于播种、栽植、收获、耕田，不会为统治我们的人的姓名绞尽脑汁。

所以，先生，您看到所有种地的人都没有时间搞政治。他们宁可听一个有趣的故事，也不愿听所有可能作出的推理，无论这些推理多么美妙动听。我们在图尔有两三位律师给我们免去选举之劳，替我们照管政务。如果省长先生不慎犯了错误，他们便破口大骂，我们则很满意。

我设想法国所有的行政区都和希农行政区一样；那么，我看不出为什么您为法国如此担惊受怕。

我们在钟楼上看到三色旗替换了白旗的时候，心中暗想："情况就会好起来啦！……"但是我们错了；因为专区区长和政府的新职员督促我们按以前的比例纳税。

然而，对我们来说，编辑先生，捐税是——如果我不揣冒昧

① 卡亚尔（1758—1844），原系法国桥梁公路局领导人，后与拉斐特共同创建法国运输总公司。

用这个词儿的话——我们福利的温度计。既然我们的孩子总要去服兵役，我们的埃居总要上交国库；礼拜日总属于上帝，我们看不出政府有丝毫的变化。乡下人向来只从税务官的通知单和烟草零售商的招牌上觉察到革命……有时是皮埃尔，有时是保尔向我们要钱，或卖给我们烟草；但是卖给我们的价钱越来越贵……无论查理十世还是路易-菲力浦当政，人家总在一打雪茄里悄悄给我们塞三四支次烟。

先生，你们在巴黎不跳舞，你们没有新书，如您所说，你们什么也不消费，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总得继续吃喝、穿衣、睡觉。那么，我们的羊、牛和猪将继续前往巴黎。

您抱怨爵爷们不再住圣日耳曼城关，不再去看戏……可是，先生，我们宁愿看见他们在自己的田产上，因为至少他们将或多或少使道路畅通，农庄生产，磨坊或城堡得到维修。他们将在乡间闲逛，而无论他们可能有多么小气，我们农民总会从他们那儿捞到几件过冬的衣裳……除此之外，他们还消费——既然存在消费——肉、面包、食品和许许多多的东西……

最后，先生，说不定他们会厌烦，会从巴黎为他们的太太买来帽子、廉价饰物、服装、一大堆用品，这将需要多次往返，因而需付许多薪水。

您大谈特谈商业破了产……这是对的。但我荣幸地向您保证，亲爱的先生，近四十年来，一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便听见那些人说："买卖不兴隆！……我们无所事事！……"于是我养成了习惯，不信他们的话。

十年前，在我们的集市上，我花四十五苏买三瓶花露水，妻子从八月集用到五月集；而现在，投机商亲自送货上门，我买三瓶只付三十苏；人家还饶上一根引针、几枚别针和一本历书。白

布、花边、食品杂货，总之一切东西都同样降了价……那么，我实在不能可怜贸易。必须让它照常发展下去。要鼓励的，先生，是农业……工业么，它可以去美洲、印度、秘鲁、加尔各答；但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呆在这儿不走……我们总生产同样的食品，不用说，除正在使用的机器外，我们不可能用别的机器耕作……

唯一令我们高兴的事，是听说不再送人上断头台了，因为我们行政区常常是这一流弊的牺牲品。

谨致以……

农耕者F.M.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希农

同　上

先生，我以文学、园艺、科学和艺术学会的名义写信给您，该学会创立于本城，一八〇九年八月十一日经省长先生决定予以批准。如果我们事先准确地知道您属于哪种观点，您的信本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快乐。我们不喜欢政治上的混血儿。如果您是自由派，为什么您所有的信中都包含着对新事物的攻击呢？您谈到梅里卢先生的笨嘴拙舌……难道您忘了这位伟大的公民——既是值得器重的律师，又是令人尊敬的大臣——在法庭面前为诉讼案辩护时所出的力？……掌握讲话这门高雅艺术的人领导政府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杜邦先生（厄尔省人）① 的友人梅里卢先生，以其才干驰名于国外，又得到法国全体自由派的

① 雅克-夏尔·杜邦（1767—1855），法国政客，律师，督政府时期“五百人委员会”成员，曾参加一八三〇年革命，后出任司法大臣，一八四八年担任临时政府主席。

钟爱，他占据的位置是适得其所。正如他曾在王家法庭辩护一样，他将在法庭为一切宽宏大量的原则辩护，他那雄辩的声音……他那勇敢的声音，将在人人心中回荡。先生，如果您不认为法国将很高兴由拉斐特、梅里卢、梯也尔等先生治理，您将被恰如其分地划入民族事业的宿敌之列。报刊攻击人民选定的人之日，将是其光荣黯然失色之时。违背誓言的前政府的无耻帮凶不该迫害自由派报界；但是我们都会支持现政府，如果它严厉惩处攻击它的报纸的话。政府要强大，必须叫人肃然起敬。

此致云云。

E.S.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于维特雷

同　上

先生，我们热烈赞同您信中与众不同的公正见解；但是我们希望从中找到更鲜明的反布尔乔亚的意向，正当德·佩罗内、德·维莱勒先生①和其他政治家造福法国的计划失败之际，这些布尔乔亚竟胆大包天想领导法国。让那些默默无闻，没有才干的人感觉到报刊的芒刺吧！他们曾经把前几届政府折磨得好苦！……难道他们以为统治是那么容易的事吗？……照他们看来，立宪制认可各种见解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嗳！让他们试试控制这场刮个不停的狂风吧！……我们将很高兴看到他们有一天能稳住舵。

如果该相信您的话，先生，巴黎无异于一座兵营。它凄凉，没

① 德·维莱勒（1773—1854），法国政治家，一八二一至一八二八年任内阁首相。

有乐趣，没有文学，没有金钱，没有新潮服饰，没有戏剧。您的大臣们没能牵来一头长颈鹿，领来几位奥萨日吗？①……可怜的人！……他们不懂执政之道。你们再也用不着大骂教会组织，大骂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低能，大骂三厘利息、块菰、贵族。再过几日……，你们便会烦得要死，或者如同在大革命时期，你们互相攻讦……你们需要创立一个不使任何人感到权力的淫威，并使法国变得伟大和幸福的统治制度……试试看吧！……我们放手让你们干……十五年后再下结论。

C. 侯爵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五日于尼姆

同 上

不难看出，先生，您属于运动党，但是您希望看到一位有能力领导一八三〇年革命的人掌管政务。先生，这是全民的心愿。我们和您一样，渴望有一位伟大的首相，一位天才，能促进贸易的昌盛，给消费带来某种活力。我们高兴地拜读了您对梯也尔先生的赞词，我们寄希望于他。新的课税基数方式显然出自他之手，这是财政上历年来最好的主意之一……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奥尔良

（我们不接受以上各封信中包含的赞扬和批评。我们发表这些信是为了表明我们的公正，不过出于礼仪，我们只写出姓名的起首字母。）

---

① 奥萨日，见第19页注③。

致C…夫人

寄往图尔

请放心，夫人，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不会是一七八九年的次日。今天，一切野心的骚动开始平息，自由派内部创建的两党局面已经明朗。政治问题变成了人事问题。

运动体系由奥狄隆-巴罗、莫廿、杜邦(厄尔省人)、梅里卢和拉法夷特等先生代表，拉法夷特的政治生活经历迫使他追随这条路线。我情愿称作稳定体系的体系以拉斐特先生和议院中最开明的人士为喉舌。

尽管这两种观点在内阁中引起意见分歧，但是在我看来稳定派已胜券在握。八十五个省喜欢后者的和解观念；然而，超群之士把法国推向政治进步之路的愿望无论多么强烈，在一个人可以把其学说强加给国家之前，政治科学的一般惯例显然要求服从最大多数人的思想。

内阁刚刚发生了变化，但未做任何决定。保留麦松元帅在维也纳的职位至少是个错误。麦松先生不会讨奥地利内阁的欢心；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与德·梅特涅先生较量尚欠机智和学识。当拿破仑拥有八十万大军，节节胜利之时，挑选一名大使可能很容易。迫使别人接受条件不需要博学多才。今天，要么法国有能力效法拿破仑，要么她承认有必要与欧洲老外交界谈判，那么，她应该服从各国内阁的习惯。否则，她有可能被置于阴谋诡计之外，而一国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不愿了解种种阴谋手段的。从这方面看，任命德·塔莱朗先生做得极对。

有人说我们的大使抵达伦敦时按其习惯讲了一句妙语。无论真假，话是这样说的：

他身边的一个人请他注意伦敦人民眼下正夸奖他的态度爽直、亲切和坦诚。

“这种态度，”他答道，“很可能是晕船造成的。”

任命苏尔元帅①为陆军大臣据说不会受到军队的欢迎。我想既然元帅不再渴望进入贵族院，或许他希望在任职后期以爱国的职司扬名天下。我看不出这里和葡萄牙一样有王冠可以引诱他。

德·阿尔古先生接替塞巴斯蒂亚尼先生②任海军大臣。路易十五说他先要全体大臣老泡在一个地方，以阻止他们腐化，看来在立宪制度下——我们与路易十五想法一致，德·阿尔古先生缺乏资历，这是一种幸运，我们为此祝贺他。

倘若拉斐特先生有勇气与梅里卢和杜邦（厄尔省人）先生分手，挑选优秀分子，起用像德·阿尔古先生那样默默无闻而又有才干的人接班，我们或许会有一个政府。

我看最不合时宜、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事，莫过于这位议员的建议，他想减少薪水即消费，在只不过手头拮据的地方制造不幸。——你看见那些行政官员、桥梁公路工程师、财政部的穷职员了吧？他们个个薪金微薄，还要作各项扣除，被那条本该只涉及高薪的动议压得透不过气来……噢！笨拙的议会！……

① 苏尔元帅（1769—1851），原系拿破仑帝国的元帅，一八一四年归顺路易十八，一八一五年百日时期又倒向拿破仑，一八一六至一八一九年被放逐，后被查理十世重新任用，一八三〇年以后又归顺路易-菲力浦，历任陆军大臣、议会主席、外交大臣等职。

② 阿尔古（1782—1858），法国政客。塞巴斯蒂亚尼伯爵（1772—1851），法国元帅，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二年先后任海军大臣和外交大臣，一八三五至一八四〇年任驻伦敦大使。

在巴黎，我们目前既无聚会，又无新潮服饰和戏剧演出，到处死气沉沉，或者不如说一切贫乏得像议会的讨论。在议会，人们忙着就拉麦特先生、贵族院特派员等问题进行磋商，却不提出和通过一项预算，给政府以用武之地！

谨致以……

猎　鹰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于巴黎

（《猎鹰报》，1830年11月20日。）

七　致××夫人

寄往奥尔良

亲爱的朋友，或许我是头一个在我的第二封信里谈到战争的人，如今我的预见变成了现实；因为今天我们不再说："我们会打仗吗？"却说："我们打仗啦！"比利时在俄国皇帝和德·梅特涅先生的威胁下，自豪地讨论梵-维埃先生呈交的有关外交要求的议案，并把拿索家族① 排除在外。这个地区必定无疑会投入法国的怀抱，要求她给予救援，并可能以即将开始的长期斗争为代价献出自己。

现在，我承认法国的处境极为严重。

幸亏我们有苏尔当陆军大臣，因为必须承认在二十五年大战的所有幸存者中，他组织能力最强，意志最坚定。以拿破仑为榜样，宣称假若法国应该打仗，那么攻打敌人会有利可图，这是

① 拿索，长期统治荷兰的德国家族。

一种难以说清的年轻人的胆量。

谈论未来有两种方式。几位预言家试图在大谈特谈中猜个正着：报纸便在此列。

其他的人，如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在事发五年前写道："我们来到窗前看君主国走过，正如我们曾看到帝国走过……"这些人只习惯于看到一个原则的真正后果，事先对其大加发挥，寻求它的结果，然后坦率地道出。他们知道，原则一旦被抛进道德和政治领域，便像人一样成长、壮大、达到青春期、成年期、衰老期。然而，在我们当前的情势下，我相信公民的义务正是直截了当地阐述我们的行动手段，而不是空谈将出现的有利时机。

这场战争是民族战争吗？

我们国家不幸分成两种泾渭分明的意见，其中一种不准备把俄国的干涉视为可悲的事件。

所以，甚至在我们这里，这场战争也是两个原则之间你死我活的问题。

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会不会迫使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维持国内的和平呢？……

我们会不会需要借债应付支出？………——将以多高的利率借款？倘若只能在代价高昂的条件下借款，那么将以哪些捐税替代收入？

将带领法国青年开赴边境的精神力量是什么？

这个大行动的动力在哪里？该行动既要求有力的措施，又要求庞大的组织，如同在一七九三年，一种洋溢的热情……

我看见两个人：苏尔和拉斐特。一个代表军事能力，另一个代表财政能力。我们都信任这两个人，都将有力地与他们联

系在一起；但是在内阁，向我们允诺稳妥处理这些事务的名字在哪儿呢？政治家们在哪儿呢？杜邦先生（厄尔省人）是位好公民，廉洁的大臣；梅里卢先生是位辩护做得不错的律师；德·蒙塔利韦先生是我们曾急于举为旗帜的年轻人，但当时我们不知道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会干得这样糟；塞巴斯蒂亚尼先生引不起国家和可能对我们友好的强国的巨大信任。另一方面，议院里尽是有本领的个人，作为整体却毫无毅力；三天时间使一八二九年的老反对派老了一百岁……

请允许我顺便告诉你，迪潘先生曾以出奇的勇气，公民的勇气，向议会大叫——它以坐下和起立的方式否决了它曾通过其各个细节的一项法律的全部条款："你们只有坚定地贯彻你们有一次认真作出的决定，才不会失去正受到威胁的人望！……"

这样，由于有一个有点控制不住事态发展的议会和一个我不怕形容为十五年来强加给我们的所有内阁中最软弱的内阁——两个人和副国务秘书梯也尔先生除外——，我们将开始打仗。这些势力中没有一个看出政府要巩固自己必须使用创建它的同样手段：报刊、青年和自由思想的全面胜利。倘若当前的机构在运转，这靠的是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几位公民的善意；因为国民自卫军建立在权力机构中，这是未来安全的保证。

但是这和卡尔诺①，和国民公会的效能，和一七九二年的爱国冲动相比还差得很远……

我们有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们巴不得咬欧洲一口；但是有人

① 萨迪·卡尔诺（1796—1832），法国科学家，热力学创始人。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议员和陆军部长。

相信惟独我们拥有过剩的人口吗？各国君主难道不如法兰西民族聪明？奥地利已经在皮埃蒙特[1]配备了兵力和大炮，以便把战场移到法国，阻止我们入侵意大利……普鲁士的要塞大炮林立，布满令人生畏的防御工事。只有气势磅礴的激流才推得倒这样的堤坝，还得有炽热的爱国心。

照直说吧！……眼下要进行一项宏伟的事业；我们将前去征服欧洲，它的国王们会永远用链条锁住我们。作为光荣与自由的传教士，法国将第二次承担解放各国人民的任务。这不是一个民族可以扮演的最崇高、最富有诗意的角色吗？……这不是重新变成世界第一民族吗？……波拿巴当上执政后，使革命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一七九八年建立了内阿尔卑斯共和国，对革命理解得如此透彻的人，一八〇〇年却把共和国视为王国；所以，当他不再代表一国的全体人民及其学说，只不过是一位伟人的时候，他必然垮台！

但如今，法国的全部刺刀将发出智慧与文明之光。它们辗转于各国首都之间，不再为了立王，而是为了树旗……世人和后代子孙将第二次把我们看成必然改变世界命运的新政治福音书的使徒，以基督教教义武装起来的布道者，靠该教义我们已经赢得美洲的繁荣和数量更多的人的福利。科学和艺术仍将在其圣殿中躲避一段时间，然后在欢乐和凯旋的大合奏中以更加夺目的光彩重新出现。

用两句话讲，问题涉及瓜分俄国还是瓜分法国。拿破仑完全明白问题之所在，一八三一年将是一八一三年的注释。必须点醒北方，不让它征服最蒙昧的南方。蛮族的伟大人物罗斯托

---

① 皮埃蒙特，意大利北部地区名。

普钦①，这位莫斯科的凯列班②！昔日用一场可怕的大火使文明倒退。但是法国的入侵使我们得以为当前斗争的成功作准备……被香槟酒灌醉了的俄国唱了几支立宪的曲子……那么，倘若他们在法国有朋友，君主们在俄国却有敌人……

由于基佐内阁的犹豫不决和九月份的摇摆不定，我们在颇长的时间里为欧洲和平作出了牺牲，所以被认为有雄心、有激情，或曰有传播信仰的热忱。然而，我希望，为了法国的荣誉，所有考虑法国命运的人没有一个怀疑七月事件的意义。巴黎铺路的石块应该一直抛到莱茵河。

眼下，巴黎不再有人、问题和帮派了：在一件事，一个唯一的念头前，一切都黯然失色。这个念头一直侵入女子的头脑。

有些母亲很担心，关切地询问是否为这场伟大的斗争作好了一切准备。每个沙龙都在制定作战方案，回想我们的潜伏地点，统计我们大炮的门数。今天，当得知枪枝不够而人人不寒而栗的时候，王家检察官还会继续对那些打算制造枪枝的人起诉吗？……

现在讨论张贴法是不是时候？我们只为八十万选民订立法规，把整个民族抛在身后是否明智？在报纸强有力的声音会对勇气产生神奇影响的时刻，在危险的时刻，在报纸用更加温和的声音替代丹东的声音和恐怖，向信念、智力和良心进言，把我们从国民公会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的时刻，人们该不该对报纸大加责难？……报界不是应当作为一种公众力量，作为法国今天拥有的最大的行动手段受到保护吗？

---

① 罗斯托普钦(1763—1826)，俄国军官和政治家，一八一二年任莫斯科总督。据说是他下令坚壁清野，火烧莫斯科。

② 凯列班，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中的半兽人，喻指丑陋残忍的人。

请德·凯尔高莱先生发言……听任他发表一篇宣言是否也正是时候呢？……应该承认，这是一篇动人的宣言，其中有个字眼可能会在一切王座上方回响！无异于一桩罪行的字眼！……佩西尔先生①在贵族院大叫决一死战！是否明智，当政府没有向这声呐喊提供任何理由的时候？……不善于迅速了结大臣们的讼案不正是懦弱的表现吗？……倘若贵族院不把他们的脑袋扔到君主们的脚下，和平能够保住吗？……而且，把这一点说透，战争的喧嚣不是激怒了众多居民反对这些无人能公正审判的不幸被告吗？……那么，人们会不会为了两个人继续拿政府和贵族院冒险？继续在国民自卫军和人民之间大胆挑起一场危险的冲突？……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希望我们不再是原来的人！……三个月来法国的一切都很可笑。

在这封信的末尾我要向你宣布，蒙塔利韦先生作出了一个勇敢的举动，为此我们应该向他祝贺，尽管他得罪了我们的友人：《猎鹰报》的所有者之一爱弥尔·德·吉拉尔丹②被他免去了美术督察的职务……

大臣想必和我们一样认为，艺术在法国受到那么多人的督察，以致这类官员给无意在当前形势下多多照管艺术的政府打上可笑的印记；因为我无法想象阁下在这位年轻人身上追究的是一个姓氏；这样德·凯尔高莱最放肆的攻击便有了理由。

我承认这项免职令我吃惊，尤其因为我们几乎是唯一完全赞同蒙塔利韦先生的任命并因此感到庆幸的人。我们希望看到

① 冉-夏尔·佩西尔（1785—1870），法国政治家、法官、贵族院议员，

② 爱弥尔·德·吉拉尔丹（1806—1881），法国政论家、当代报业的先驱。他创办了第一批供大众阅读的政治性报刊，靠刊登广告和启事降低报纸的售价。

他成为青年们的议员，把他当作我们年轻思想的象征。这位大臣不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希望……但是必须善于为国家牺牲自己；私底下这恐怕是政治投机的某种手段。他效仿西克斯特五世①，化装成老人夺取立宪教皇的三重冕；作为徒有虚名的年轻人或年轻的老人，他想与大多数议员相像以便保住权力。再者，报界没有感激内阁的习惯。此外大臣想节约或似乎想节约；但是他知不知道这个职位向来没有报酬？……在此之后，请别以为这个小小的优待阻止我们认为政府是件好得不能再好的东西。牺牲的日子来到了：我们必须牺牲我们全部小小的虚荣，无论大臣抑或年轻人。我们将和进入马戏场的基督徒一样言归于好的时代到来了；敌人太危险，人们并不希望有敌人。——再见！

猎 鹰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猎鹰报》，1830年11月30日。）

八 致B…先生

寄往蒙塔日吉

我们生活在最严重的事情得不到两小时注意的时代。歌德和教皇②生命垂危！《浮士德》的作者③和耶稣基督的代理人！……要在过去，这会使文明的天堂和地狱，不信神者和虔诚的人惶遽不安。多亏歌德这位撒旦流派的首领，我们有了拜伦和所

① 西克斯特五世（1520—1590），一五八五至一五九〇年任罗马教皇。

② 指一八二九至一八三〇年的罗马教皇庇护八世。

③ 指歌德。

有那些作品，其中戴白手套犯的罪行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并使我们因那么多次革命而变得麻木不仁的灵魂激动万分。歌德很可能与信徒和虔诚灵魂的最高领袖教皇一起；与大赦之王、希冀的司库、庇护八世一起离开人世……，他们俩将去何处？……一位被世人敬之若神，另一位或许不受圣人欢迎……

但是当诗歌本身在我们这里面临危险之际，难道我们能够思考这两种诗歌类型吗？……是的，整座奥林匹斯山，神祇、英雄和民族的仓库；芸芸众生、海景画、地方色彩、金字塔、庙宇、楼馆、森林、宗教、军团全在等待，不知如何是好……——歌剧院，因为必须直呼其名，——歌剧院不再知道谁是它的主人。七月份以前，它服从当今世界在道德上最反复无常、在反复无常中最讲道德的女子：它属于国家元首年俸，该年俸用五十万供养这位缪斯，而现在她不知该投入谁的怀抱……国家元首年俸不存在啦！事关一位立宪政体大臣……，节约大臣……这位轻歌曼舞、吹拉弹唱、令人销魂的贵族甚至受到威胁，要她委身于巴黎市！本人可能被我们一家文学报社的社长顶替的吕贝尔先生，由于情况不明，既不敢挽留塔格利奥尼小姐，也不敢挽留罗西尼……这就是革命！

接着，唱诗班的演唱者，前国王的乐师们奔走于街头巷尾，不知用哪种调子哭泣。曾负责《立宪报》艺术栏目的梯也尔先生把艺术家的全部希望隐藏在他的国家元首年俸计划的一方纸下。

若换个年代，我们会把德意志的一位君主不伦瑞克公爵①

① 不伦瑞克是位于德国西北部的古老公国，韦尔夫家族的领地，十七世纪与英国王室联姻，一七一四年继承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位。一八〇六年以后该公国被拿破仑并入威斯特伐利亚王国，一八一四年回归法定统治者腓特烈·威廉公爵。翌年威廉去世，其子查理二世尚未成年，公国由大不列颠摄政王乔治统治。在一八三〇年的革命风暴中，查理被迫永久流亡国外。

大大取笑一番，他去向他的兄弟讨还王位，并与比楠塔尔先生结成联盟……但是我们甚至没有听德·尼让先生在重罪法庭演出的小戏，前天他在那儿重演了德·凯尔高莱先生在贵族院表演的大戏。我们蔑视一切，甚至戏剧，政府和政治对一切喜剧造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损失。弄贵族院的门票比弄戏院门票难得多。没有读了报纸后还值得读的书；没有比得上交易所的赌博；没有能和讨论了一整天后半夜仍在讨论的两三个沙龙一争高低的社团。我开始对沉默和窃笑的人生出崇敬之情。

最后，空气中有一线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光，令马恩和诺曼底的大火黯然失色。几家报纸曾试图故弄玄虚地介绍一位被邮车送到巴黎来的纵火者……唔！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即便你在一个沙龙里预告霍乱病的到来；甚至即便它走进来……，它至多得到被人斜眼看两分钟的厚遇……珀图先生的狂怒；雅尔先生请求青年去死好让老人继续掌权的讲话；对共有资产的重视；我们的老元帅向欧洲各宫廷的输出；查理十世的被俘——他在王家圣佩拉日监狱自我监禁；无忧无虑的贝里公爵夫人的首饰的变卖——她在伦敦跳舞，并在那儿卖掉巴黎城送给她儿子的《亨利亚特》①……，所有这些事件几乎没有给一句俏皮话，一首讽刺短诗或一篇故事提供素材。

没有任何事情叫人开心，甚至王座被推翻，王座被立起……

比利时要一位王子。据说英国想提供王后，假如法国同意提供国王……嗳！你以为……但我将做什么呢？……德·里什蒙先生在一篇十分精彩的演说中开辟了一条路，并沿着我们必将遵循的政治路线设立了标杆。这篇演说免去我向你谈论政治

---

① 《亨利亚特》，伏尔泰歌颂亨利四世的史诗。

之劳：它回答了最大多数人的隐秘思想。塞巴斯蒂亚尼先生之所以和可敬的将军唱反调，是因为在当前的情势下，他不大可能不这样做。

由于人人关注自己的私利，大臣一案说不定会草草收场，正如旺代地区发生暴动的消息很快过去了一样。多发生一件事，如今在群众中引不起任何轰动，听到宣布本月三十一号为世界末日，我们也会说："啊！……好吧！……"

拿破仑皇帝和他的全部历史行头在两个月内被毁得一干二净。《巴黎女子》[①]已经衰老；七月的英雄主义低落了；我们眼下正在搞未来的英雄主义，它的诱惑力大得多。我们惦着打七八场战役吃掉欧洲；除非战争的谣传变得尽人皆知，没有人再愿意相信它。不过，旅客们说奥地利骑兵从上瓦莱到达莱芒湖盆地，萨瓦地区大炮林立；因此我们像霍乱病一样四面受围；但是，我们和它一样疾驰狂奔，以便展开我们的旗帜，靠勒贝里埃先生抓住各国人民，据说他解决了气球问题，随心所欲地操纵它们！……

倘若我们不如此，像被大量玩具搞得眼花缭乱的孩子一样，那么全国上下便会关心英国正在经历的大危机，我们便会寻找这个善用权谋的内阁有何真诚之处。在我们和我们的宿敌之间，或者——你爱这么说也可以——和我们的年轻朋友之间，问题的症结在安特卫普，正如在北方各民族和南方的艺术之间，问题的症结在克拉科夫[②]。

我不知道致命的影响是什么，哪种令人目眩的希望笼罩在

---

① 即《七月革命赞》，由法国诗人卡西米尔·德拉维涅（1793—1843）作词，罗玛涅西谱曲。

② 克拉科夫，波兰宗教和文化名城，十四至十六世纪为波兰国都。

我们政府的头上。是不是老人的冷漠呢？是不是运动的诗歌或者无能的愚蠢呢？……到处都有弱点……剧院得到了自由，作者们却一无成就；自由主义执掌政权，而西班牙国会的票证值十三法郎；《环球报》的理论家们，《时代》杂志、《立宪报》和《辩论报》的作者们很有地位，而我们既没见预算样板或大政治体系出台，也没见有人建议协调我们的各项法律！那些叱骂查理十世迫害温和作家的人撤了温和作家的职。我们要求惩办加洛蒂，却任人在西班牙枪杀法国人。被任命为驻的里雅斯特①领事的贝尔先生②，遭到德·梅特涅先生的拒绝。西班牙朝我们开炮，我们却虐待米纳、普拉桑迪亚和别的人。我们没有变！……和在丰特努瓦③一样，我们对敌人说："先生们，请第一个开枪……"

这些是我看到的事实，而不是非难。这些对照是我向你提出的爱国问题，因为我丝毫不明白为何如此矛盾。要么报纸扯谎，要么政府像《答尔丢夫》④中的执达吏："打吧，我是一家之主……"

战争比无把握的和平对法国更有益。长达数月的谈判使我们陷入优柔寡断之中，从最富裕的产业主到最卑贱的无产者，各种社会地位都有所反映。我相信，这就是当前苦恼不安的原因！……开一次会还是打一场仗！……各种利益都不惜一切代价需要安全。海上贸易和内陆贸易渴望那种根本无法下定义的安宁；因为无人不为政府和王位颤抖，二者是大家拥立的，并将得到大家的奋力保卫；但是人人希望任何事都不受假设的制约。而

---

① 的里雅斯特，意大利港口名。

② 指法国作家斯丹达尔（1783—1842），《红与黑》的作者。

③ 丰特努瓦，比利时地名，一七四五年法军在此战胜英荷联军。

④ 莫里哀的喜剧，又名《伪君子》。

这个假设囊括了葡萄酒、舞蹈、文学、新闻、图书、戏剧、绘画、歌曲、平纹细布和人造花……，巴黎拥有的最轻浮和最严肃的一切，包括巴黎本身，这可怜的、准备修筑防御工事的巴黎……仿佛安特卫普不是一个教训！……巴黎的防御工事是我们的边界，而我们的边界则是我们自己。

先生，我向你通报了巴黎的局势。战争一词激发的热情，对每一场宽厚的革命、对眼下正在改变迪比奇将军①作战方案的瑞士革命抱有的好感；对运动的普遍渴望，节日的稀少，黑压压挤满人的意大利歌剧院大厅，由于两院《信使报》而被遗忘的拉布朗什、玛利勃朗、大卫，只谈政治的俱乐部，对原大臣的命运漠不关心的端倪，许多的道德教训，许多的破产，无处不有的才智，和到处没有募捐者的募捐；以上就是这十年的概括。

再见……

猎　鹰　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九日

（《猎鹰报》，1830年12月10日。）

九　致G…先生

寄往南吉

自我上封信以来，外交政策上的事件证明了德·里什蒙将军在讲坛上提出的广泛的民族体系是正确的。在他讲话之前，我曾和他一样对你说过：英国与我们之间的问题在安特卫普，

① 迪比奇将军（1785—1831），普鲁士军官。

我们与俄国之间的问题在华沙。嗳！华沙属于我们啦！几天时间内，在那里完成了一场政治大革命；它对于波兰或许很简单，但对于欧洲的命运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在一位大政治家手中，这件事本可以成为迅速敏捷地发动一场侵略的决定性原因。波兰不再是一个省，它变成了一个国家，正在从俄国人手中夺回它原有的领土，并有土耳其、瑞典和丹麦作其天然的盟友。对和莫斯科人算老帐感兴趣的国家将组成强大的壁垒，遏止这贪得无厌的专制政体，必须将其暴烈的意志移向高加索地区……

俄国有大片的荒漠要移民，要耕种，而它不停地关心我们的城市，觊觎并想管理这些城市……巴黎，我们的莱茵河边界，我们的意大利边界与它有何相干！它在世界上有好大一片土地任其士兵驰骋。它属于亚洲，而不属于欧洲。倘若尼古拉坚持专制独裁，那就请他去乌拉尔山的另一侧建立国都，去与中国对峙吧。至于俄罗斯，我相信，这个大雪球该当裂成四半的日子到来了。彼得堡和莫斯科孕育着一场革命，它们今天或许已落入起义者之手，因此这个强国不可能再干预比利时提出的问题。

最后，普鲁士同时受到失去波兰行省和莱茵行省的威胁，它非但不能同我们打仗，自己的生存反而受到了打击；而奥地利在意大利惴惴不安，在加利西亚①惴惴不安，它应该考虑把已经拔出刺向我们的剑收回剑鞘。让居民们为之胆寒的霍乱病笼罩在所有这些革命之上，再添上普遍的立宪需要，你对大陆局势就会有一个完整的印象了。至于英国，目前它不可能与法国打仗。倘

---

① 加利西亚，中欧地区名。十四世纪时加利西亚由波兰统治，一七七二年部分领土划归奥地利，一九四五年后为波兰和前苏联所分割。

若在它与我们之间只有莱茵河领土问题，英国议会将保持中立；这一点必须加以利用。

一位能干的大臣可以在半个月内拯救意大利，给予我们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这些天然的边界，怂恿召开一次新的会议，讨论各国人民的独立，而不再讨论几个人的利益问题。巴黎会议将与维也纳会议配成美好的一对。一个产生了国王，另一个将产生人民；一个把战争的酵母抛向未来，另一个将规定普遍的和平，因为宪法化的欧洲各国人民将实现德·圣皮埃尔神甫的空想。①

像小普罗旺斯人②那样如此处理了世界的命运之后，现在该向你描绘巴黎政治中的种种琐事，告诉你我们的大臣不勾勒施政方案，不以坚强的意志武装起来出现在欧洲人面前，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嗳！亲爱的先生，我们在王宫开会，草拟出一项有关国家元首年俸的伟大的小法律，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无权提出该法。我们问自己："假若不给大臣们定罪，人民会不会割断他们的喉管？……假若发生起义，国民自卫军会不会驱散起义者？……假若他们未被驱散，起义到什么地步才会终止？……"

有些报纸每天早晨竭力向不读报的人民叫嚷："七月的英雄们，你们要无愧于自己！……"仿佛可以和受煽动者领导的民众谈判！……

巴黎目前气氛平静，但有些凄凉。夜晚，街上行人稀少；隔很久才驶过一两辆车。一些好打扮的年轻女子只在十二时至一

---

① 德·圣皮埃尔（1658—1743），法国作家，一七一三年发表《永久和平的设想》，因批评路易十四的政策被法兰西学院除名，

② 杜依勒里花园背靠群狮平台的部分，因朝南被称作"小普罗旺斯"，有些无所事事的人爱在那里闲荡或坐着晒太阳，故被称为"小普罗旺斯人"。

时出门。国民自卫军全体士兵身着戎装，这是一座兵营，是连续不断的阅兵。拉法夷特将军请求他的同志们时刻呆在军中，或许他希望审判时他们没有一个在人群中，希望全体公民自卫队维护法律、判决、未来；因为不尊敬免诉的德·波利尼亚克先生，这关系到大家的性命！……我很想使人民明白这个推理；但是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而政府始终受四人案的摆布……

再说，没有比这贵族院更不威严的法庭了。靠了报纸它才让人当回事儿。被告、原告、辩护人和法官发起言来如同有教养的人之间的交谈。这是一场关于七月事件的政治讨论。辩论的主题是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对起义议员的接待有无礼貌，或者涉及他下达的一个命令、芒冉先生的一次拜访。这桩案子没有大臣们个人的法律行为，它鲜血淋淋，孕育着一场革命。

被告、辩护人和证人常常成功地向检察院提出质询。佩西尔先生在比约先生的嘲弄下张口结舌。还必须承认上流人士的案件不同于一个没有文化、没有金钱、坐在重罪法庭的长凳上听总检察长宣读起诉书时睡着了的人的案件。这桩案子吸引住整个巴黎。前大臣们一定很高兴，因为这一次他们战胜了邦雅曼·贡斯当。他们把他埋葬了。曾经护送这位风趣的人去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十万人中，如今没有一个想念他；① 除了几位募捐者，他们给《时代》杂志的银箱送去感激涕零的埃居和不胜钦佩的五法郎硬币，以此指责公众对募捐的不闻不问。还不如在邦雅曼·贡斯当生前敬重他哩。

一切向我证明政府不该冒险郑重其事地审理此案，一些才

---

① 邦雅曼·贡斯当参加了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并支持路易-菲力浦的政权，不久被新国王任命为行政法院一个部门的主管，同年十二月八日病逝于巴黎。法国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

于超群的党派人士将怀着对群众始终有害的恶意，在审案中重新讨论查理十世和路易-菲力浦的问题。我们越朝前走越发觉政府原则的软弱性。

梯也尔、拉斐特和德·蒙塔利韦先生怎么会不知道宪章的第十九款呢？……在对国民自卫军持传统立场的拉法夷特将军的声音和迪潘的声音之间，议院怎么会听一位顾左右而言他，解散了农村国民自卫军的律师的见解呢？……这里面有不可告人的想法。我们赢得了自由，恰恰是为了听人讲真话。议院与德·勒扎迪埃尔先生想法一致，却处分了德·勒扎迪埃尔先生……正当ch.迪潘先生在讲坛上诡辩时，这两名正直的执达吏在讲坛下平静地谈论各自的琐事，我承认他们在我眼中代表着民族的一部分。

自上封信以来，我力求确定阻止我们向前的惯性力。是担心吗？但个人利益不可能受到比现在更大的损害了……是统治我们的人无能吗？我们已经更换了领导；那么，如果德·蒙塔利韦先生、拉斐特先生、杜邦先生（厄尔省人）没有能力采取决定，在议院表决时意见相左的话，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还不更换他们。

怎么！……在所有的国都中，惟独维也纳和米兰平静无事……而此刻把战争当作救命稻草的法国，正等待波兰的努力受到遏止，以便偿还我们过去欠她的血债。国民和个人一样重荣誉，讲诚实……

倘若比利时投靠我们……我们会接受吗？……苏尔元帅先生不是胆小的人，但他是一届懦怯内阁的成员，我真想看到他身边坐着一位配得上他的同僚……倘若副国务秘书博德先生的执政官头脑，倘若梯也尔先生的贵族头脑，比他们的头目有更强的

政治能力，他们就应该当大臣；否则，不出几日头目和副头目必将消失，或许还有议院！……

假如你问我原因，事件将回答你：无人能应付局面。他们既不理解法国，也不理解欧洲，在巨大的事实面前十分渺小……

三个月来，讨论扼杀了行动，正如在帝政时代，行动扼杀了讨论。自由不在于高谈阔论：它应该同时行动和磋商；它是一国人民为自身利益，靠本身力量前进的深思熟虑的运动。

律师迪潘是督政府的一个象征，苏尔是帝国的象征；我们的需要不止于此：我们需要一位年轻健壮的人，既不是督政府，又不是帝国，而正是一八三〇年连同它的高深的学问，它的智慧，它的精神政治科学，它的开明的爱国主义；一位在政治上不感情用事，搞政治而不讲感情的人；一位像某些为专制主义而行动的人那样，善于为自由而行动的天才。皇帝去奥林匹克马戏场，路易十八到奥德翁剧院露面；我想看见他们在议院里合为一人，因为我们需要一点力量和一点权术。但是我存着几分希冀。一些胸怀大志、思想敏慧的出众人物，如苏尔元帅和塞巴斯蒂亚尼先生，仍念念不忘帝国的荣耀，他们无论如何只能是法国人，一定渴望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夺得造化给予法国的边界：他们必定在思考，在寻找最佳夺取手段，我相信我们的信誉，我们的繁荣，因为欧洲烽烟四起，英国无能为力，而法国军队正在挺进。

再见。

猎　鹰　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猎鹰报》，1830年12月20日。

十　致D…先生

寄往鲁昂

在今年这样一个多事之年的岁末，你难道不和我一样感到有必要对既成事实及其根由作一概述，以便为我们创建一个未来，从过去的旧貌窥视今后的新颜吗？今天我们撇下巴黎和法兰西吧；让我们对欧洲回眸一顾，抛却我们当今的好感，昨日的仇恨，尽力远远离开同时代性片刻；作为百岁老人，我们试试坐在后代子孙的家里聊聊闲天。

这封信将用来写概貌；下一封将向你展示一八三〇年法国文学、政治和精神方面的一幅速写。

今年年初，欧洲受到三个人、两个词和一个体系的束缚；三个人是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德·梅特涅先生和惠灵顿；两个概念是教士和合法性；一个体系是神圣同盟。三人当中，两个垮了台，第三个仍在统治；两个词不再有任何含义；而神圣同盟已被粉碎。

上面用两句话道出了这伟大的一年的形而上学史。

现在，让我们来寻找这个社会之谜的谜底，看看欧洲家庭是否有了进步。

从单个人讲，三个人是无足挂齿的；可一旦他们代表了利益、思想体系、人民或力量，就变得像巨人一般高大。如此，罗伯斯比尔和丹东无比高大，因为在史学家眼中，他们使遭受九个世纪压迫的高卢人的复仇改变了面貌；苏拉①是罗马贵族；马里乌

① 苏拉（公元前138—前78），罗马将军和政治家，贵族利益的代表。

斯①是人民；黎塞留②是王权的公式；蒙摩朗西③是封建制度的公式；卡特琳娜·德·梅迪契④是基督教和君王的伟大形象；柯利尼⑤则是共和国和自然神论的伟大形象！……让我们来研究这三个欧洲人所明确表示的力量和利益吧。要对他们作出正确评价，必须用三言两语分析一下把他们送上世界舞台的事件。

一七八九年，在米拉波⑥强有力的声音震撼下，任何社会中有产者与一无所有者，特权者与无产者之间存在的斗争，带着绝无仅有的狂怒苏醒过来。这是一场席卷整个世界的风暴。但是，当激流远离源头时，一个人站了起来，制服了狂风暴雨，试图恢复秩序，重建社会。一位强人的命运是专制独裁。一只手能够驾驭几个民族的人不可能离开他的天体，重新变成僧侣，像查理五世⑦一样：渺小的灵魂！

拿破仑转移了战斗，或毋宁说规定了他独自一人看到的未来，他想把贸易世界的帝国和文明的垄断权遗留给人民，却被人

---

① 马里乌斯（公元前157—前86），又译马略，罗马将军和政治家，平民利益的代表。

② 黎塞留（1585—1642），法国政治家，红衣主教，辅佐法王路易十三增强了王权，加速了王国向专制主义的演变。

③ 蒙摩朗西（1493—1567），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童年伙伴，一五二二年被封为元帅，后成为亨利二世的主要谋臣之一。

④ 卡特琳娜·德·梅迪契（1519—1589），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大银行家族的法国王后，善用权术，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曾策动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⑤ 柯利尼（1519—1572），法国海军元帅，新教领袖之一，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遭杀害。

⑥ 米拉波（1749—1791），法国政治家，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演说家。

⑦ 查理五世（150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五五六年放弃帝位，隐居于西班牙于斯特修道院。

民所抛弃。

为推翻专制主义的代表而变成法国革命喉舌的君王们，私底下想充当他们的牺牲品的继承人。个人、人民、王国之间你争我夺。君王们眼红拿破仑创建的王座工厂。于是，维也纳会议召开了；欧洲贵族纷纷与会，鼓励全体主教、全体君王加入武力的狂欢！……经过二十年的战斗，大陆寡头势力打赢了。它精明强干，懂得有必要保证它所依赖的两个原则的胜利：天主教和绝对王权，una fides, unus dominus①，它创建了一个体系：神圣同盟！……梅特涅先生的思想。

应该承认，这个体系是庞大的，或许和大陆体系一样庞大。这是各国国王对付人民的团结一致，正如另一个是各个民族对付英国海上霸权的团结一致，一个防范危险的广泛联盟！……拿破仑的想法需要被二十个被压迫国家的人民所领会，德·梅特涅先生的想法预先存在于全体君王的理解力中；它是急于愚弄大陆工业、煽动不和的英国的愿望；最后，它是欧洲贵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在维也纳会议上，人民和国王之间的问题，无异于马里乌斯和苏拉，卡特琳娜和柯利尼之间的问题。德·梅特涅先生，长着一双鹰眼的猫头鹰，只看见两种帽徽：富人和穷人的帽徽；两种制度：等级和实力或者讨论和无政府；两种政府：法律上的专制和事实上的独立，或者原则的自由和实际的奴役；一位国王和安宁，或者一个祖国和喧闹；从事生产的人民和专门花钱的显贵。他认为欧洲家庭需要奢侈，享乐，他替全体拥有产业、并感到富人的安宁取决于对穷人的奴役的人代言。作为贵族的喉舌，他

---

① 拉丁文：一个信仰，一个主人。

想要盲目的等级，强有力的契约；他与J.-J.卢梭、霍布斯[①]和洛克[②]想法一致，向这些人请教政府的形式时，他们指出君主政体是最佳形式。

王位的合法性得到宗教的认可和一切内阁的担保；仗打不起来，因为争端必须提交权威人士、学者或法官的集会；由此产生了有利于生产的长期和平，这就是德·梅特涅先生自封为代表的思想。要使古老欧洲的各个民族采摘这些思想的果实，必须原则上宣告立法讨论的废除和书面语言的沉寂。由此产生了神圣同盟的体系和两个字眼：合法性，天主教；由此出现了三个人：梅特涅、惠灵顿、波利尼亚克。

这些名字在每个国家注定要代表贵族的制度、思想和利益；但是，由于法国必须以民族的标签引进波旁王室，而该王室有宪章才能存在，因此欧洲的外交家们任命他们当中最机智的人在法国发展一系列人和行动，在不知不觉中找到其制度的最后表现，代表寡头政治的一个名字。

从个人来讲，无论德·波利尼亚克先生是天才还是蠢货，他实际上是神圣同盟的化身，一个巨大的贵族公式，整整一个体系。由此也产生了他的信念，他的固执和查理十世的固执。我们给他们安上一些丑恶的形容词，因为他们是和我们的宗教相对立的一种宗教的使徒，殉教者，因此我们模仿了加尔文派信徒对天主教徒的狂怒，和天主教徒对宗派分子的狂怒。不必扯那么远，到布鲁塞尔避难的山岳派就说过必须提防他们的流亡伙

① 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其著作与马基雅弗里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一起构成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转折点。

② 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其观念影响了美国宪法和人权宣言。

伴吉伦特派，指控他们是些老混蛋。①

在巨大的政治动荡中，我们难得诚心诚意地从理论上研究世人世事……所以，我向你如此夸大上礼拜贵族院以社会利益为名审理的问题，抬高波利尼亚克、查理十世之流的地位，说不定会被斥为贵族，卡洛斯派，制造混乱派，专制主义者。但是我的政见声明可以推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在大革命期间，我会和吉伦特派一起去死；我和他们一样渴望有部宪法给人民以保障；有位国王使政府团结有力。

那么，只要你愿意以过去估计未来……今天的人除了服装、语言和习俗外，不是和昨日的人一样吗？群众不是几乎和伯里克利②、奥古斯都③或路易十四时代的人一模一样吗？我们不是看到同样的恶癖，同样的美德，同样的错误，同样的思想，只不过名称不同吗？假若你把古代史迭放在现代史上，你将理解尽管布鲁图斯④、耶稣基督、无畏约翰⑤、路德、克伦威尔、笛卡儿、米拉波、丹东和拉法夷特领导了大规模的暴动，——这些人在不同的时代个个充当了改革者的旗帜，——一个不怕战斗旷日持久的制度靠奥古斯都、君士坦丁⑥、查理曼大帝⑦、卡特琳娜、路

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山岳派（又称雅各宾派）指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左派议员，吉伦特派是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

② 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前429），雅典政治家。

③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古罗马皇帝。

④ 布鲁图斯（公元前85—前42），古罗马政治家，曾领导刺杀独裁者恺撒的阴谋集团。

⑤ 无畏约翰（1371—1419），法国勃艮第公爵，在十五世纪建立了强大的勃艮第公国，为争夺权势，曾派人谋害了对手奥尔良公爵。

⑥ 君士坦丁（280—337），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

⑦ 查理曼大帝（742—814），法兰克国王，八〇〇年在罗马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称帝。

易十四和拿破仑仍然赢得了胜利。我说你将承认，这个制度不会轻易被我们七月份三天的小小震荡弄昏了头吧？

哪些人起来支持这场革命呢？它在法国已经遭到制造混乱派和波拿巴派这两个不可小觑的党的威胁……那些深孚众望的巨人在哪里呢？作为民主的捍卫者，他们准备与圣彼得堡大要权术的参议员、德·梅特涅先生和英国的托利党[1]作斗争，靠了阴谋、外交和收买，这些人与依靠大炮和天才的拿破仑一样强大。哪个年轻的头脑敢于接受国民公会的遗产，以便布讲其土地法是当今第一项判决的政治福音书呢？

要么没有专制君主，要么没有评议会！……这便是争夺现代社会的两个原则的箴言，不朽的箴言！因为贵族并不比共和主义死得快。要保证其中一个的胜利，必须杀死成百万的有产者，或者使成百万的无产者昏头昏脑；然而，这两个不同的举动是把我们的半人半神，那些坐在天地交界处的有权有势的人压弯了腰的沉重负担。

这两个原则的精神交锋如同在自然界一样永无止歇，我们大概命中注定永远不知恶在哪里，善又在哪里吧？然而，天地万物每天在我们眼前出现……一位哲学家比较自然界与社会时会对我们说，最好的政府应该将这两个体系对立起来，让二者对结果无所作为，同时刺激二者为群众的利益不停地生产……

让我们离开被一切党派嗤之以鼻的理论吧，因为它不朝任何激情微笑；我们再回到欧洲局势上来。

正当法国自得其乐地细看从帝国和复辟王朝的 muscum[2]

---

① 托利党即英国保守党。

② 英文：博物馆。

的地板上跳起来的几个老丑角——行完最后跪拜礼的历史骷髅——玩的伎俩时；正当一些机灵人要我们扮成国民自卫军或在街头列队操演驱散假想的危险时；正当人们在我们不该注意的一切问题上吸引住我们，使我们不关心我们的旗帜将使七月革命获胜的问题时，神圣同盟却在磋商；它不担心发生民族起义，不担心没有金钱、首领、部队的会议，一心照看着将在那些不团结、无定见、没有确切意愿的人民中间散布不和的酵母，他们仍可汇成一股洪流席卷欧洲，但将撞在礁石上粉身碎骨，正如十字军东征①、雅克团起义②、布拉格起义③等等，等等。贵族制在一切钟楼下，在所有宅邸中都有间谍、密探、士兵，为其利益煽起仇恨、欲望、自尊心的男男女女；它结盟不择手段，时而会支持运动，时而会赞成抵抗。简言之，查理十世、波尔多公爵④、共和国、赖希施塔特公爵⑤不过是由它牵线的木偶。

制度是一个几乎类似于上帝的庞然大物。它有自己的天命、观点、隐秘的思想、不断遵从的命运。人们走进它的精神世界以便完成部分的革命：他们是被砸碎的工具或保留下来的石头；对他们来说这是玩彩票，但很久以后哲学家才看到被制度的潮流卷走的个人生存的命定性。

---

① 十字军东征，一一九六至一二九一年在罗马教廷的鼓动下，以救援受伊斯兰教压迫的东方基督徒和保卫耶路撒冷圣地为名而组织的九次军事远征。

② 雅克团起义，一三五八年在法国北部爆发的农民起义。

③ 布拉格起义，波旁公爵和王太子路易在一四四〇年发动的反对法王查理七世的起义。

④ 波尔多公爵，即查理十世之次子尚博尔伯爵，亦即亨利五世。

⑤ 赖希施塔特公爵（1811—1832），拿破仑与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之子，即拿破仑二世，出生时封为罗马王，一八一八年在奥地利被封为赖希施塔特公爵。

我始终认为博叙埃[①]的 L'Et reges intelligite! [②]……出奇的愚蠢。这位卓越的演说家在主教冠的重压下只看见人与上帝。他或许不敢在路易十四面前谈论在我们这两个比喻词之间创立一个中间世界的博大思想，这个精神的世界，这套贝尔[③]和笛卡儿的哲学，其风暴和信念使人民和王位像柔韧的灯心草一样弯而不折……如今，费讷隆[④]的迫害者大概会支持天主教，而或许比前辈略胜一筹的德·拉末耐先生[⑤]看出未来更了不起，猜到新的社会需要新的圣职。

奥狄隆-巴罗、孔德[⑥]、拉法夷特、杜邦(厄尔省人)等先生退出政府，服从立宪派大多数的愿望是枉费心机，我们的作家也徒劳无益地重复说七月革命只以建立和平的王朝为目的，我们要的是秩序与安宁，——贵族制在欧洲以德·梅特涅先生为代表，有北方军支持，靠数量庞大的王侯、领主、朝臣推动，这些人如同大陆上一根链条的各个环节，只有在查理十世统治时期贵族制才可能对我们少一些敌意：它失败时曾阴谋反对一个政党，作为胜利者难道它会不打仗？……啊！别自信会有和平吧！我们可

---

① 博叙埃(1627—1704)，法国主教，著名讲道者和作家。

② 拉丁文：国王们，你们也应该明白……

③ 皮埃尔·贝尔(1647—1706)，法国作家，哲学家，他的《历史与批判辞典》以大量引语、轶事和注释把许多基督教奉为正统的东西批得体无完肤，因而受到法国新教和天主教教会的严厉谴责。

④ 费讷隆(1651—1715)，法国大主教，作家，因信奉静修派的神秘主义观点与博叙埃发生争执。他发表《释众圣关于内心生活的语录》后，教皇应博叙埃和路易十四之请谴责了这部著作。费讷隆被贬，回到本主教管区，继续从事著述。

⑤ 德·拉末耐(1782—1854)，法国作家和社会主义者，提出“自由国中自由教会”的主张。

⑥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以欺骗一个人；但是普遍的利益绝不会受骗，它朝自己的目标前进，或赢得胜利，或束手就擒。因此，一八三〇年七月发出了战斗的信号：竞技场的栅栏打开了，冠军们必然会走进来。你感到我把日期、次要的东西、世人、法律、争论、推迟或加速运动的事件撇在一边。眼下，只需要承认奥地利君主国、俄罗斯帝国和各国人民的新姿态是水火不相容的。

各国人民支配着可怕而盲目的力量；君主国和帝国则靠奸诈和对同一学说的透彻领会，拥有紧密、无形、聪慧和不断起作用的势力，什么也分化不了它的努力，因为这些努力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其次，他们是耍权术的行家里手（《封建场景》的作者梅里美在《雅克团》中对他们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他们善于灵巧地在群众中制造分裂。当今之下，理性虽然有了进步，但是反对党的本领也增强了。文明有利于两种制度。人们利用思想和情欲，而不靠人去影响人。

假若你愿意允许我为你稍稍撩起剧场的大幕，我将为你表演敌人正在排练的一出戏的小小一幕：它将为这封长信收尾……

你记得贝里耶① 先生对拿破仑二世出奇的偏爱吗？嗳！如果非相信几个人的话不可，那么耶稣的合法性便是圣鲁德宫所赞同的一种学说。英国报纸甚至宣布即将向德·梅特涅先生建议由赖希施塔特公爵担任亨利五世的摄政王；但其他报纸对这条消息予以否认。前天，《论坛报》解释《箴言报》的沉默时，推论在科西嘉拥立拿破仑二世的人取得了成功……这些谣传与外交上的一个意外事件出奇地不谋而合，麦松元帅可以在维也纳打

① 贝里耶（1790—1868），法国法官和政治家，正统主义者。

听该事件，而我不敢担保是否真有其事。

查理十世的一位使者可能与德·梅特涅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据说他促使后者下决心在法国把拿破仑二世当作挑起不和的祸根扔掉，把主子的外孙抛到七月革命与奥地利之间；正如当年他把一位女大公①放到父亲的床上，作为付给帝国的赎金！……

你知道赖希施塔特公爵受到了苦得不能再苦的苦行僧教育，在领导欧洲各宫廷的政治上的靡非斯特②的指导下，大统帅的孩子虽不愚笨，但一直处于消极状态：一个注定当红衣主教、精神上遭阉割的约阿斯③……

你从这儿看到那位老外交家④了？他走出书房，进入他的牺牲品的房间，灵魂无论多么冰冷，仍被撒旦的一个观念烘热……他凝视着这个软弱的、无忧无虑的造物，感到难以形容的揪心……这是他的作品。现代最伟大的人的儿子是位奥古斯都⑤，他投骰子玩，不知道自己是皇帝！……外交家装作孩子，和这个孩子一起玩耍，并探测他的灵魂；但这个灵魂萎靡不振……亲王为其教育的成功心惊胆战，他诡计多端，把这个年轻人看成浩荡大军，连绵内战，他毁了后者的一切……父亲曾为法国添光增彩，儿子有可能导致她的衰败和毁灭！

于是，老臣不再迟疑！他向这个看似无力的孩子披露了一个辉煌的命运！……片刻之间，老臣扔给他一位父亲从未能遗

① 指奥地利女大公玛丽-路易丝（1791—1847），一八一〇年她嫁给拿破仑，次年生一子，即拿破仑二世。一八一四年三月携子离开巴黎回奥地利。

② 靡非斯特，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魔鬼的化身。此处指梅特涅。

③ 约阿斯（公元前841—前802），犹大国国王。此处指拿破仑二世。

④ 指梅特涅。

⑤ 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

留给自己孩子的最庞大的光荣遗产，和他谈论编织他摇篮的一束月桂枝，讲述洛迪、雅法、马朗戈，甚至瓦格拉姆！①……用一个字眼——拿破仑——使他顿觉五雷轰顶！……老臣寻词觅句，描绘被他推翻的法兰西帝国！……最后，他向一位皇上致敬！他让他骑在翱翔宇宙的最可怕的雄鹰上……向他展示法国的一马平川。他给这个孤儿数百万朋友，忠诚的士兵；他为他打开杜依勒里宫，告诉他其父拿破仑大帝没有武器，流放他乡，如何手拿一根魔杖，自报家门，公开露面，用二十天时间又夺回了他的帝国……这只帝国之鹰仍将从一座钟楼飞到另一座钟楼。在这个帝国里，在所有的茅草屋顶下，年轻的士兵、老兵和农夫在说："拿破仑！……"仿佛在说："上帝啊！"

眼见如许的荣耀，耳闻拥立皇帝的呼声，聆听军队的战栗，猜想战场的临近，一种本能穿透这颗拿破仑的心！父亲讲话了；法兰西帝国像一道闪电出现了；雄鹰展开了双翼；孩子头晕目眩，但他太软弱，挑不起这副重担，他发出一声兴奋的叫喊："法兰西！……"然后晕了过去。

你使我们在巴黎巡逻了两个月的摇摇欲坠的政府面对这位年迈的天才，他把皇帝的女婿送到圣赫勒拿岛，让他死于哈得孙·洛甫无耻的权杖之下，他统治欧洲，支配北方的乌合之众，将能激起卡洛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狂飙；最后，你把政府置于这位气量狭小、精于谋略的巨人面前，再设想一下我们的危险吧！我们需要一位年轻的塔莱朗在维也纳推翻梅特涅，正如我们的老唐璜②曾使惠灵顿匆匆赶往伦敦。

---

① 以上均系拿破仑征战获胜之地，分别在意大利、以色列、意大利和奥地利。

② 指足智多谋的老外交家塔莱朗。

以上是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欧洲的政治事件所提出的问题。或许有必要使人民和政府明白该问题的种种要求。不干涉原则是软弱的错误。倘若我们的民族独立思想在波兰和比利时遭到失败，我们将不会像一七九三年时那样对抗欧洲二十年，而且不应该以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因为贵族在人们容易受感动的地方创造了不轻易兴奋的物质利益。

三十日晚又及——我给你讲述的这一幕被两名作者飞快地写成《耶稣》一剧，并在新戏剧院大获成功；但是他们巧妙地使这出甚至令演员落泪的正剧化险为夷，变得有利于路易-菲力浦。

再见。

猎　鹰　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猎鹰报》，1830年12月31日。)

十一　致××先生

寄往图尔

在上封信里，我试图讲清楚各国人民正在觅求答案的哲学问题，答应今天为你勾勒一幅表现一八三〇年法国的风俗、艺术和文学的小样；可是，唉！一年的时间对人类理智的进步而言是微乎其微的！这和政治不一样，在政治上，最微小的事件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把一个无足轻重的时代突然变成独树一帜的世纪：在智力的广阔领域里，一件事是一个意念；而由于一种难以解释的现象，人们骚动不停、互相残杀、编成军团、拥立或废黜国王，总比产生一个智力上的观念要容易：革命喜欢喧嚣，运动；思

想则需要安静与和平……

水赋予世界不可估量的财富和神奇的力量，它的膨胀性比人类的一切争端更配得上革命之名。它搅动、推翻了一切，毁灭了旧的组合，创建了新的事物；而要推翻君主政体，三天的骚乱便可解决问题。人们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有所发现；而几年的猜疑便推翻了王位；一个使人致富，另一个使人受穷；第一个送给不幸者衣服、食品、宽裕；第二个……，他们尚不明白它有何裨益。

一个发现！……难道我们只有一个？……不，因为《司法公报》认可了近五六百项发明专利！可喜的统计数字，每天有两个天才人物脱颖而出；但这些是与我们的小戏、小画、小套房和轻浮的风气相称的小发明。

一位工程师用数学方法向我们证明铁是可以膨胀的；一名鞍具匠为我们设想出有桩便可拴马的办法；我们记录了芦笋的主要成分；我们知道用一件可怕的器械可以在母腹中捣碎孩子的脑袋；一名意大利人发明了防火服；一名法国人第一百次向我们许诺制空权；另一位制作出使我们可在水中行走的潜水服；一名商人为我们做了橡皮垫，用风箱充气后临时可凑成一套家具；工业的发展令人赞叹！……但这一切没有给受苦群众带来改善的希望。给阿尔及尔的汤料值得鼓励；不过，假若达赛先生① 能说服各市镇安装蒸气机熬制骨头汤，他的明胶倒是一个颇佳的发现；但还需要改进，找到甚至把骨头也送给只以栗子或荞麦为生的穷市镇的办法……

说到科学上的新鲜事物和进步，我们查禁了《科学家报》，

---

① 达赛（1777—1841），法国化学家和发明家，用他发明的明胶和骨头熬成的骨胶汤，是一种廉价补品，当年由慈善机关出售，专供贫民饮用。

并把不下三四亿法郎记在我们的负债簿上。几位政论作者声称人民负债显示他们有钱；这么说我们变富了，正如壕沟越挖越大一样。

倘若有人要求你回忆去年出版的书籍，你得承认会觉得为难……透过一八三〇年的万花筒很难分辨物件。暧！我们对同时代人是不公正的，正如往昔先辈对上个世纪与我们的时代相对应的那个时代的作品不公正一样。

你以为德·伏尔泰先生在一七三〇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吗？大家关心勒萨日①、克雷比庸、皮隆、拉莫特②、J.-J.卢梭、封特奈尔③吗？……不。七年的时间还未能缓解劳的体制④造成的灾难，德·弗勒里红衣主教⑤试图以其温和的管理保护全体财产受损者重振家业的努力。

如果你比较这两个年份，你对我们的作家或许会多一点敬意。即使在一七三〇年的整个欧洲，你在何处能够找到一部像我们的报纸一样的书呢？……《辩论报》、《国民报》、《环球报》、

---

① 勒萨日(1668—1747)，法国作家，作品有《吉尔·布拉斯》等。

② 拉莫特(1588—1672)，法国作家和哲学家，十七世纪怀疑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③ 封特奈尔(1657—1757)，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外甥，年轻时曾写过四五部悲剧和喜剧，但未获成功。他致力于科学和神学的普及工作，曾任路易十四的太傅，一六九一年入选法兰西学院，一六九九至一七四〇年为法国科学院的常务书记。

④ 约翰·劳(1671—1729)，苏格兰银行家和货币改革家，东印度公司的创办人，现代银行体制的奠基人。一七一六年获准在法国推行他的计划，曾经有成效地减轻了国家的债务，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但因卷入投机倒把和政治阴谋，一七二〇年被迫逃离法国，后死于威尼斯。

⑤ 德·弗勒里(1653—1743)，法国红衣主教和内阁首相，曾任路易十四王后和国王的指导神甫，以及路易十五的太傅。

《时报》、《巴黎杂志》、《实用知识报》、《费加罗报》，总之我们所有的报纸是一部大书，以惊人的充沛才气呈献思想、作品和风格，而我们关心日常的利益，对此毫不在意……某篇政论堪称博叙埃的手笔，但华章丽辞白白地散失了；某个片断带有东方故事的韵味；某句玩笑配得上贲里哀的插科打诨。期刊是个只吞不吐的无底洞；是头不生育的怪物。我们抱怨在我们中间没有出现伟人；但这位望眼欲穿的天才就是你，就是街上的行人。我们自己的杰作，是这令人吃惊的公众理性，是这光明的广泛扩散，它成果累累，把群众智力的总和乘了三次方！……我们的光荣寓于社会的进步中、暴乱的适度中、艺术家的众多和作品的繁盛中。

虽然我们不愿在此点燃讨好的香炉，但必须承认德·拉马丁先生远在冉-巴蒂斯特·卢梭①之上。若尔芬·盖依②难道不比杜·博卡日夫人略胜一筹？《阿纳托尔》、《阿道尔夫》③和《柯丽娜》难道不是比《一位贵人的回忆录》④更好的小说？《一位希腊美女的故事》能与J.雅南的《死驴》⑤相比吗？最后，你会把封特奈尔的戏剧与《克拉拉·加祖尔戏剧集》⑥相提并论吗？《宗

---

① 冉-巴蒂斯特·卢梭（1671—1741），法国诗人。

② 若尔芬·盖依（1804—1855），法国政论作家爱弥尔·德·吉拉尔丹之妻，作品甚丰，主要有诗歌、喜剧、小说、编年史等。

③ 《阿道尔夫》，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的小说。

④ 全名为《一位贵人的回忆与奇遇》，是法国作家普雷沃神甫（1697—1763）的小说，共七卷。其中第七卷写得最成功，题为《德·格里厄骑士和曼侬·莱斯戈的故事》。

⑤ 指儒尔·雅南的《死驴与上断头台的女人》（1829）。

⑥ 《克拉拉·加祖尔戏剧集》，法国作家梅里美（1803—1870）于一八二五年发表的作品，作者假托它由西班牙一名女演员所写，自己只是译者和出版者。

教冷漠》[1]、《基督教真谛》[2]在风格上可与当时的全部教会作品一争高下，在思想上大大超过玛西永的《小四旬斋》。一七三〇年的历史著作说不出的滑稽，倘若你排除本笃会修士认真撰写的作品的话。今天，我们以当年不可能有的高明见解和独立思维凝视历史。在歌曲力求变得厚颜无耻的伪善时日，贝朗瑞这位风雅歌手和哲学家没有榜样可学。维克托·雨果的那些颂歌，我想比拉莫特的要好一些。

我们的绘画界人才济济，最差的也比得上那个索然寡味的时期的画家。在一七三〇年，你到哪儿去找库里埃、布瓦尔迪厄、罗西尼的对手呢？……如果不认为我们生活在光荣和自由的世纪，那就大错特错了。克洛德·热莱[3]和勒絮厄[4]在一七三〇年早已故世，而居丹[5]、德韦里亚[6]、斯特班[7]、荷拉斯·凡尔奈[8]、德拉克洛瓦[9]在一八三〇年正值青春年华。那些一心想以死人压活人，褒外国文学贬我国文学，给忙于使我们致富的研究者泼冷水的人大大地错了：他们在助长可怕的民族自杀。

如果说这一年成果不丰，那应该归罪于当年发生的事件。

戏剧艺术受到了虐待；因为如今我们知道《艾那尼》推动它朝哪个方向迈了一步；但是，虽说维克托·雨果声望大跌，因其

---

① 指法国作家和社会主义者拉末耐的著作《论宗教冷漠》（1817—1823）。

② 《基督教真谛》，夏多布里昂的名著。

③ 克洛德·热莱（1600—1682），法国画家。

④ 勒絮厄（1616—1655），法国画家。

⑤ 居丹（1802—1880），法国海洋画家。

⑥ 德韦里亚（1800—1857），法国画家和版画家。

⑦ 斯特班（1788—1856），德国历史画家。

⑧ 荷拉斯·凡尔奈（1789—1863），法国画家，擅画战斗场面。

⑨ 德拉克洛瓦（1798—1863），法国画家，浪漫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尝试受到了惩罚，这事将被人忘却，因为他是块创造杰作的料子。尽管有这次失败，我们仍大大超过前人；因为《克里斯蒂娜》[1]的第四幕比《伊多墨纽斯》[2]的构思更高明。

这年年初，当人们在爱丽舍宫用四对舞重现旧时代，我们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们试图成为昔日议员的影子的时候，欧仁·苏先生在《时尚》杂志上发表了充满迷人的海洋情调的《凯诺克》[3]，后来又发表了《茨冈人》，谦虚地显露出清新优雅的文才，这才能将与日俱增，因为他年轻，非常年轻。

德·缪塞先生大有希望，一跃而跻身于帝政时代的老名流中间，可是他连招呼也不屑和他们打。你大概读过《忏悔》[4]吧？这部书的原始思想很大胆，在写作中却缺乏胆量。夏尔·诺迪耶发表了他的《波希米亚王的故事》，一个充满鄙夷和冷嘲热讽的美妙的文学玩笑：这是一位看破红尘的老人的讥讽，他在垂暮之年觉察到隐藏在科学、文学之下的可怕空虚。这部书属于幻想破灭学派。它是对《死驴》的妙趣横生的演绎，多么奇特的作品的巧合！这一年从《婚姻生理学》[5]开始——请允许我不与你多谈此书——，以《红与黑》——阴险冷酷的哲学观——告终：这是些被大家出于廉耻心，或许出于利害而斥为虚假的画面。这四

---

① 指弗雷德里克·苏利耶（1800—1847）于一八二九年在巴黎奥德翁剧场上演的剧作，全名为《克里斯蒂娜在枫丹白露》。此剧未获成功。

② 由莫扎特作曲的三幕歌剧，全名为《克里特王伊多墨纽斯》。

③ 法国作家欧仁·苏（1804—1857）年轻时曾在一艘战舰上任外科医生，并参加过海战。他的早期作品大多从这段经历中汲取灵感，如一八三〇年发表的《海盗凯诺克》。

④ 指缪塞的长篇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⑤ 巴尔扎克于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发表的作品，当时署名为：一位年轻的单身汉。

个文学构思包含着时代的特性，散发出正在消亡的社会的死尸气味。

《生理学》的匿名作者以打破我们对夫妻幸福——社会的第一利益——的幻想为乐。《忏悔》完成了德·拉末耐先生的书，它宣称宗教和无神论互相残杀，双双毙命；还宣称对犯罪的正派人无慰藉可言。诺迪耶来了，朝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法律，我们的科学瞥了一眼，扯开唐皮克·德·方费尔吕希奥和布勒洛克[①]的嗓子放声大笑，对我们说："科学？……傻话！何必呢？这与我有何相干？"他把波旁王室当成一匹贵族老牝马送到马厩去死；而托尼·乔阿诺[②]事先在《帕特里西亚》的装饰图案上画了圣鲁德宫。接着，在十二月，德·斯丹达尔先生夺去了我们剩下的最后一块人道和信仰的破布片；他试图向我们证明感激是和爱情、上帝、君主一样的字眼。《婚姻生理学》、《忏悔》、《波希米亚王》、《红与黑》……表达了期待年轻组织的古老国民的隐秘思想；是令人心碎的嘲弄；最后一部是魔鬼的讪笑，它很高兴在每个人之间发现了一切善行均不得好报的人格的深渊。

或许会来个人，把这四个思想概括在一部作品中，那么，十九世纪将有个叫人受不了的拉伯雷，他将压榨自由，正如斯丹达尔刚刚揉皱了人心。

德·拉马丁先生的《和谐集》[③]今年被抛到民众运动的动荡不安的时代，因此这醇厚悦耳的声音消失在急风暴雨中，犹如夜

① 以上均为诺迪耶作品中的人物。

② 托尼·乔阿诺(1803—1852)，法国画家和木刻家，曾为诺迪耶、司各特、莫里哀、塞万提斯、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歌德、乔治·桑等作家的一百五十部作品作了三千余幅装饰图案。

③ 指拉马丁于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前夕发表的诗集，全名为《诗与宗教和谐集》。

莺的啼鸣消失在强劲的夜风中。德·拉马丁先生的书之所以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或许是因为它破坏了在当代的各种盘算中间对悦耳动听的诗歌兴味索然的人们的情绪，所以约瑟夫·德洛姆[①]那气急的、患肺痨病的缪斯的嘶哑喘气声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所有无能的蹩脚诗人的灵感都被装上柩车送到装殓和埋葬文学尸体的热罗姆先生那里，你一定在圣母桥机器的挡雨板下瞥见过他的冰冷面孔，判处这些诗人死刑的正是兴致很高的巴尔比耶先生[②]对诗歌冷漠所取得的胜利，他用两个概念赢得的荣耀超过昂斯洛先生[③]的七出悲剧。

一个人失败了……他的《克里斯蒂娜》遭到了文学谋杀，他是否把正当的怨恨过久地牢记在心，对观众大失所望了呢？弗雷德里克·苏利耶应该知道当代人不原谅把他们从遗忘中解救出来的人，正如《红与黑》的男主人公不饶恕他的恩人…梅里美是非常吝啬的；除去《巴黎杂志》的几篇文章和《夺堡记》之外，他对我们冷淡地欢迎其《封建场景》和《查理九世时代的轶事》心存芥蒂。珍本收藏家P-L.雅各布和两位不知名者发表了两小篇速写（《不良少年》和《两个疯子》），其中有一些优美的素描和意念足以令帝政时代的十一位文人发迹。

再说，不要搞错啦！七月事件前出现在舞台上的人个个都老了十岁。他们应该到某条新的回归线下寻求新的洗礼；因为东方、西班牙、意大利、海洋、波旁王室全都疲乏不堪了。

维克托·雨果先生能把他的天才献给谁呢？由于他为加冕

---

① 指圣勃夫于一八二九年发表的诗作《约瑟夫·德洛姆的生活、诗歌和思想》。

② 亨利-奥古斯特·巴尔比耶（1805—1882），法国诗人。

③ 雅克·昂斯洛（1794—1854），法国剧作家，一八四一年入选法兰西学院。

礼唱了颂歌，查理十世为他授勋。因而他紧抓圆柱不放，① 以便呆在一块中立的场地，那儿仍有一种宗教，一位君主，一份荣耀，与他歌颂过的荣耀、宗教和君主们不过分抵触。斯克里布先生能怎么办？他的头脑得有顺从对立意见的全部精细，才能有所保留地维持一出戏的原样。德·维尼先生为前途担忧，忍住不发表新作。V.雨果始终出示并保留他的《巴黎圣母院》。为我们创作了《弗拉戈莱塔》② 那迷人篇章的作者正在构思一部新作，他的诗情将浓缩在一个比波利克里托斯③ 的雕像更自然的形象中。欧仁·苏先生正在酝酿一部将确保他在库柏④ 身边有个位置的《海难》。弗雷德里克·苏利耶在构思一出大戏。最后，当政治前景变得明朗时，我们的文学准备将其龟苗撒向一八三一年。因此希望尚存：文学在等待读者。

音乐并不幸运：《弗拉-迪亚渥洛》⑤ 是首长长的《巴黎新桥民谣》；照罗西尼的说法，《巴黎女子》是当时最伟大的卡伐蒂那⑥，除此之外，往日的许诺全未兑现。

在坍塌的王位和新兴的年轻朝代之间，艺术不可能有其风貌。它前途暗淡；因为它憎恶商人，不愿意在一家店铺和一名国民自卫军士兵之间被人称量。

---

① 雨果曾写歌颂拿破仑的《圆柱颂》，故云。

② 《弗拉戈莱塔》，法国作家亨利·德·拉图什（1785—1851）的小说。

③ 波利克里托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雕刻家，以其精妙的青年运动员青铜雕像闻名于世。

④ 库柏（1789—1851），美国作家，当过水手，后加入海军，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写海上小说打下了基础。他还擅长写以开拓边疆为题材的西部小说，著有《领港》、《皮袜子故事集》等等。

⑤ 一八三〇年上演的三幕喜歌剧，取材于强盗弗拉-迪亚渥洛的故事。歌词作者斯克里布，曲作者奥伯。

⑥ 卡伐蒂那是歌剧的一种咏叹调。

风俗变得没有活力，令人心灰意冷。我们全俯伏在自由的棍刑和拘留证的压力下。我们的快乐，是《海盗》①、《费加罗报》②、《环球报》、里什蒙将军先生的小册子；我们买现成的快乐。我们从一位不和任何人拉手的国王过渡到一位善于在人人心中博得好感的国王：在君主制问题的这两个极限之间，我们的心死了。

时代的音乐在《向前进》中，时代的体系在破产中。长系未登上王位，议院违背使命，政权缺少人，商人缺少买主，业主缺少金钱，买卖做不下去了。这是大规模的破产。我们既了解在克勒里街出售王位的资产负债表，也了解《国民报》编辑的资产负债表，作为助理大臣，他拿不出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最后，或许不久你将看到六个民族被拍卖。没有任何事叫人开心。在剧院，马尔斯小姐和议院一样衰老，议院和《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③一样老弱。荣誉勋位不再代表任何东西。在一个以听木乃伊临时编的死者对话为乐的儿童内阁统治下，一切都苍白无力。昨天没有跟班的律师们今天雇了穿匈牙利服装的仆人；包围王宫的银行家的妻子们为宫廷披风痛惜不已。七月革命被埋葬在重铺的街道下。大戏演完了，我不怀疑在一八三一年我们会有小戏看；正如在督政府时期，弗拉斯卡蒂、巴拉斯④及其服装继国民公会之后而来。

猎　鹰　一八三一年一月九日

（《猎鹰报》，1831年1月10日。）

---

① 《海盗》，指当时的一份小报。

② 《费加罗报》当时还是一份讽刺小报。

③ 法国剧作家勒尼亚尔（1655—1709）的五幕诗体喜剧，剧中，立其侄为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的吉隆特是位身体虚弱的老人。

④ 巴拉斯（1755—1829），法国政治家，先后任国民公会议员和督政府成员，以奢侈腐化著称。

十二　致贝尔纳先生

寄往南特

一个人在捍卫他心爱的利益或观点时受了伤，疼得大叫；然后善心人把他抬到床上；医生来了，用多少管点用的敷剂把他包起来；外科大夫检验探查伤口，做或者不做手术；女看护只要陪在身边便可消除痛苦，她告诉患者不久将能起床；经过几个呻吟的夜晚，几个诅咒的白天，病人被安置在简陋的床上，向痛苦投降，不时纵起身子喝几口汤，期待看到痊愈后四处走动的那一天……先生，这便是我们当前的形势。所有该发生的破产都发生了，商业重新自负赢亏；家家户户在不幸中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对不幸作出估计、计算，把它包扎起来；然后银行家看到惟独自己拥有资本，发觉他们的埃居需要拿出去透透风，于是，不知不觉地，买卖又做起来了：简言之，我们正处于七月革命的康复期。

库赞先生将谓之曰现象的这种状况几乎仍是上层政界的状况。野心收敛了。除去几位不论在何种制度下都会掌权的有才干的人之外，对预算寄予的期望正在下降。专卖烟店和彩票出售处日子过得很平静，无需担心求情者的暴动。七月的英雄主义在请愿人身上丧失了百分之五十。因此本性胆小怕事、惯于焦虑不安的办事员们，每天继续为路易-菲力浦王周而复始地拉磨，正如往昔他们在查理十世治下为祖国拉磨一样。

我们的公民国王接受一名卡洛斯分子给予他的教训，对几句有关雅马普战役和瓦尔米战役的有趣韵文，明智地报之一

笑，[1]除去这几句韵文外，诗人们几乎全把才华倾注在那三天上，倾注在拉法夷特身上。连布依先生本人，这位水利学文献的中心人物，也发觉民中有王，王中有民，他发表了《民间故事》，仿佛去年他没有拟好故事草稿，并将故事呈交给已知神明似的。

每个人都被安插在极佳位置上，地位稳固，围着某个枢纽转，即使在议院，野心也给编上了号码。莫甘先生，回到省府私生活中去的奥狄隆-巴罗先生，[2]在议院中有自己的党徒。卢安蒂耶饭店[3]成了中心。政见不同的派别一个个出现。如果说风暴初起时，冰块坚硬，棱角分明的话，那么自从冰块不得不漂浮以来，那些棱角全都磨圆了。

几位政界人物声称德·卡兹先生已是内阁阴谋的中心人物。在如此提倡文明的时代，革命不变得文明起来不是十分遗憾吗？自从教士们发觉我们对宗教极端冷漠以来，也开始为regem philippum[4]大唱颂歌了；巴黎大主教极想知道他会受到怎样的对待，他经不起引诱，或想引诱人，回到了自己的教区。最后，圣日耳曼城关的几户人家赌气赌得不胜其烦，且对维持贵族爵位放下了心，他们离开了城堡的凄凉环境，重又在滑稽剧院，甚至在王宫露面！正当有几分才华，有几分才干的人离开王宫的小楼梯时，为数众多的奉承者却试图到上面去探险。

王太子被确认的痴愚，查理十世的年迈迷信，昂古莱姆公爵夫人的病态，或许给了长系最真诚的拥护者们以致命的打击。

---

① 公民国王，即路易-菲力浦，当年在共和军中曾参加过雅马普和瓦尔米战役。老国王过分喜爱回忆这两次战役，这种癖好常常遭到《漫画》周刊的讽刺嘲笑。

② 奥狄隆-巴罗是塞纳省省长。

③ 卢安蒂耶饭店，位于黎塞留大街，交易所对面的著名饭店。

④ 拉丁文：菲力浦王。

卡洛斯派忠于自己的学说，或者对前途满怀信心，他们一定认为在等待天意的效果时，总该到巴黎去和新朝一起消愁解闷。然而，由于七月革命没有把大笔资本抛到国外，金钱总数一直未变，既然新的商业手段将创立新的信贷，同样的奢侈，同样的繁荣将花开二度。社会秩序即使令人憎恶，要砸碎它也难上加难。

因此，曾几何时，我建议给一切阴谋、一切学派、一切年轻或年老的娃娃、一切野心一点厉害看看，并通过宴饮游乐复苏商业，请把这年轻人的劝告归咎于我的不谙世事吧……唉！只需等待片刻，给气喘吁吁的人们喘口气的时间，各家日报不都在和你大谈国民自卫军在歌剧院举办的舞会吗？宫廷冒险开了一次音乐会，获得了巨大成功，在音乐会上甚至见到贵族城关的三个变节者。你看我们总是多么笨拙地批评当权者：梅里卢先生在车后安排了一名穿猎装号衣的跟班，为人做事够得上大政治家的气派；这是向圣日耳曼城关卖弄风情。

“啊！大臣们抖起威风，雇用穿匈牙利服装的仆人，有希望啦！……”贵族们说。

于是他们回来了。

尽管很有可能重建我们的内部机构，但你别相信会有和平，尤其别相信内阁或议院能阻止比利时并入法国。眼下，巴黎上层社会的预言家们一个劲儿地讨论我国政府的行动，把它大卸八块，又一件件重新组装好，就像孩子们玩拼地图游戏一样，他们看出内阁的表现和隐秘的思想中有种说不出来的机智。许多未来的外交家，沙龙的夸夸其谈者，或者小客厅的阁员们把这投机的精明归因于热拉尔元帅的忠告。

因此，按这些在漂亮女子和果汁冰糕中间理政的国务活动家们的看法，宫廷、大臣和我们的外交界叫嚷和平的意图显然是

准备打赢一场战争，其结果将令民族大为满意。拒绝为比利时立王的表示和我们的和平表演据说是为我们准备时机，在不过多流血的情况下攻占由神圣同盟修复的强大的环形要塞，没有这些要塞，我们将国无宁日。最后，我们以十分特别的和善态度酝酿战争。的确，一面侈谈和平，一面在瓦朗西纳制造七八百万粒子弹，命令组建好几座十万人的兵营，这不等于向那些因比利时、瑞士和波兰发生革命才停止充满敌意的进军的大国说："我原谅你们，但这笔帐我会跟你们算的！……"

最明察秋毫的人、拉马克将军①、莫甘、《国民报》、里什蒙将军上了我们内阁阴险行径的当，这不恰好证明我们的大臣十分乖巧吗？甚至有些过分精明的人，为了不当政府诡诈行为的同谋，声言对拉马克将军的最后一次攻击是事先商定的。

至于我，我处世达观，对一切政府，甚至魔鬼政府也逆来顺受，对什么都不吃惊。无论是共和政权还是君主政权，所有的政权不都被迫使用同样的魔术杯，变掉同样的小软木球，在同样的舞台上表演同样的插科打诨吗？一八三〇年七月不正是改头换面的丹东的九月二日吗？……梯也尔、米涅、巴尔特、梅里卢、迪潘等先生难道会不利用包括德·佩罗内先生在内的全体大臣所使用过的同样手段吗？战争或某种危险一来，你会看到我们是否将以祖国的名义封住作家们的嘴巴。

事实上，政府永远不能试图把它的秘密告诉众人。它既不该把它的计划透露给议院，也不该透露给报纸或者公民。它和天才人物一样任人作各种正确、错误或可笑的解释，直至生产出自己的作品；而更为经常的是，它的作品和富有远见卓识者的作

① 马克西米安·拉马克(1770—1832)，法国将军和政治家，一八二八年当选议员，是在野党的演说家之一。一八三二年为他举行的葬礼引发了暴乱。

品一样，得不到受益者的好评。要政府在普遍利益的高明投机中不享受同样的特权，不利用诚实的批发商所使用的同样策略，这个要求即使不说它不符合宪法，也是愚蠢的。当我们想用一块中意的土地把地产连成一片时，我们会把我们的宏愿泄露给卖主吗？……

保住阿尔及尔，征服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安特卫普，——如果可能的话——这是今后法国交替更迭的所有内阁的隐秘思想，因为占领这些领土是地理上的需要。这不是征服，不是野心；这是给予欧洲普遍和平的保证；因为强大和心满意足的法国成为大陆一切争端的举足轻重的仲裁人。阿尔及尔不就是地中海海上自由的一个可靠担保吗？听任英国占领它，欧洲会怎么样呢？……这项政策甚至在王政复辟时期也是不止一位宽厚大臣的心愿。如今我们更加强大，难道希冀可能更小？……不。但是达到这一结果的手段应当随情势而变，而你将承认情势是一天一变的。我们法国人性情急躁，希望一月变成一年，举国上下和急于要玩具的孩子一样急得跺脚，因而我们没有给热拉尔元帅领导的部以正确的评价。他默默地为苏尔的成功作准备，苏尔收罗到一支军队的人员，立即调兵遣将，使我们人人都很得意。我们差一点便像利穆赞人要求他们的教皇那样，向我们的平民之王要求一年有两次收成：只要给他时间，路易-菲力浦将和乌尔班①一样满足我们的请求。

波兰也许会自由，因为赫尔皮茨基②的铁腕给民族以统一行动的意志，而由于缺少一个人，拍卖了两个月的比利时处于无

① 指教皇。

② 赫尔皮茨基(1771—1854)，波兰将军，一八三〇年"十一月起义"后一度是波兰的独裁者，但他希望与俄国妥协，一八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迫下台。

政府状态和贫困之中……这是各国人民应当思考的教训。我们的议院无论怎样缺乏掌握我们命运的能力，但是它拥有多数；而许多记者认为新的选举将再现同样的精神，这是秩序和稳定的精神；我们应当表示热烈的赞同，因为我们的政治法典认可多数派的统治，即使这多数是傻瓜。智力超群的人在新闻界、讲坛上、报刊中不是有颇大的特许权吗？这是宪章赋予成长中的革新者们、拿破仑们、柯尔柏们①、黎塞留们的三件武器：倘若他们成功不了，他们应该怪自己无能。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米拉波没有如此精良的武器也胜利了。有志把国家引上光明之路的人遭到失败只该怨自己，并把后代当作一个安慰的筹码。

猎　鹰　一八三一年一月十八日

（《猎鹰报》，1831年1月20日。）

十三　致V…先生

寄往贝藏松

唉！亲爱的先生，我们被外交谋害了……它时而是镇静剂，时而是局部药。我们的政府既像《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中的克里斯平②，又像《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伯爵；时而它回答："这是外交"，正如克里斯平回答：——"因为你有嗜眠症"。或者像扮演巴齐勒③的所有演员一样，说："你发烧了，安静些，去睡觉

① 柯尔柏(1619—1683)，法国政治家，继马扎兰之后在路易十四治下担任首相。

② 克里斯平是《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一剧中诡计多端的仆人。

③ 巴齐勒，博马舍的《塞维勒的理发师》一剧中的音乐教师。一个散播谣言的无耻之徒。

吧！……”当我们遭到入侵的威胁时，法国全民皆兵，对祖国的感情烧灼着每一颗心。

波兰人民站了起来，而我们重新坐下。据说我们需要艺术，和平。波兰人是我们的接替者……他们将为我们去死，我们将为他们活着……，使他们永垂不朽……外交从本该削弱它的一切革命中得到加强。我们不再舞枪弄棒，倒要舞文弄墨；每当王室心惊胆战，一名信使便出发，飞奔伦敦。我们的内阁似乎预感到，它必须躲在老塔莱朗的卵翼之下才不会受外国内阁的玩弄。因此，为本身利益调遣各大国力量的德·梅特涅先生设想的最小计谋，归根结底是这两位老人在巨大的欧洲棋盘上下棋时移动的一个棋子。

而这两位伟大的遗老互相搏斗！

你看到这两位支撑政界的瘦骨嶙峋的小阿特拉斯①了吧；他们被岁月，被重负压弯了腰，互相争夺王冠，嘲笑国王，嘲笑人民。一位是贵族的忠实丈夫，生活在万贯家产的快乐中，各民族的利益是其混杂在迷人女子中间的老年玩具。另一位和一切结合。他与教会离了婚，离弃了共和国，与督政府通奸，贴布告拍卖了帝国，把脚伸到路易十八的床上，为查理十世加冕，而眼下，他或许违背了自己的一生，对不知哪个人忠贞不二……

这两位善耍计谋的老手与幽灵打斗，前者一生符合逻辑，受唯一思想的支配；后者像魔鬼一般有多重面目，变化万千；他们过分确信彼此的洞察力，在政治上互相蒙蔽……

洛克登堡小公爵被当作小国王抛到比利时会议激烈的讨论

① 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顶住天穹的巨神。此处指梅特涅和塔莱朗。

中，你怀疑这个人物是奥地利独裁者的又一发明吗？这难道不是他为了要挟我们而利用波拿巴家族全体成员这一妙计的结果？……你得相信与法国为敌的各个大国在比利时内部有自己的代表。而国王难产的阵痛想必来自内幕尚不清楚，但必将为历史回忆录提供素材的阴谋诡计。直至目前，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些可怜的上当者目光不可企及的范围内……年迈的贵族乳母带着十分惹人注目的优越感为我们唱催眠曲，哄我们入睡。作为一名后来者，塞巴斯蒂亚尼先生对其大臣的职司完成得不错。为什么不坦率地告诉我们伦敦有个负责概括皮尔尼兹①、梯尔西特②、普雷斯堡③、夏蒂翁④、维也纳⑤、莱巴赫⑥和维罗纳⑦的会议，有个对我们的军备，对革命有否决权的大会呢？……这样更爽快，我们的议员也不至于如此尴尬。

莫甘先生向选举产生的议会提出的动议引起了最无意义的

---

① 皮尔尼兹，德国的一个村庄，一七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德皇与普鲁士国王在此会晤，发表声明威胁革命的法国。

② 梯尔西特，现位于白俄罗斯境内，一八〇七年七月七日拿破仑与俄国、普鲁士在此签订条约，成立反对英国的法俄秘密联盟。

③ 普雷斯堡，即今捷克境内的布拉迪斯拉发，法军在奥斯特利茨大败奥军后，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奥地利在此与法国签订割让土地的条约。

④ 夏蒂翁，法国塞纳河畔一城市，一八一四年二月五日至三月十九日，拿破仑的代表曾在此与盟军会谈。

⑤ 一八一四年六月至次年六月，奥地利、普鲁士、英国、俄国和复辟后的法国在维也纳开会，瓜分拿破仑帝国在法国境外的领土。

⑥ 莱巴赫，今南斯拉夫城市卢布尔雅那，一八二〇年在梅特涅的倡议下，那不勒斯君主、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此开会，商讨镇压那不勒斯革命的办法，英法均派全权公使参加。

⑦ 维罗纳，意大利城市，一七九七年该城发生反抗拿破仑的暴动，一八一四年并入奥地利帝国版图，一八二二年神圣同盟在此开会，决定出兵征讨西班牙。

谈论。报纸早就一再重复这些先生们的谈话，不过几篇著名文章被拉得又臭又长并不是他们的罪过。这类讨论是漫无目的的惬意的散步；因为任何表示都没有向我们透露两院对比利时并入法国的想法。塞巴斯蒂亚尼先生非常不慎，在讲坛上把王上的名字牵连进去。苏尔元帅作了一通和平说教，他大概向同僚们许过愿。老迪潘先生第一百次拿出了贬低法国论坛的低级趣味和粗俗下流的证据，他当然不是该论坛的荣耀。他在立法议会的卖弄以其失去的全部光彩烘托出莫甘先生的口才，后者的发言变得一天比一天有力。

再者，如今议员们或多或少都关心未来的选举；因为，眼下议会的解散是内阁为求自保将服从的需要之一。议员的权力是那样美妙，我们的元老们出于本能想尽可能长久地保住它；而这种颇为合宜的私心正是议会推迟选举法表决的原因。

无论如何，新议会据说应当与本届议会一模一样；而这种不祥的看法流传开来，使进步人士说不出的气馁，这大大抬举了议员们。

今晚，内穆尔公爵先生当选的正式消息传到了王宫①。这不再是一个事件。内穆尔公爵有朝一日能够当一个与法国分离，与我们的利益相左的国家的国王吗？有一个反应我们的内阁没有想到，即一位公爵和一位摄政王后的反应，它将是可怕的，因为欧洲会支持这些觊觎王位者，我们美好并得人心的王朝将会覆灭。

我不和你谈在歌剧院和王宫举办的两次舞会，因为一家报纸用一句话非常风趣地表达了我的看法。在歌剧院，人们看到

① 内穆尔公爵，路易-菲力浦之子，他当选为比利时国王，但未获其父批准。

佩带金银饰带的杂货商；在宫廷，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和风流雅士戴的是毛料肩章。或许这是两句俏皮话。我曾谦虚地建议举国上下大跳这种萨拉班德舞，作为一项高明的政治措施，我的话得到如此透彻的理解令我惊恐万分，既然内阁会议商讨舞会的事，我希望今后政府对舞会加以节制，使我们不至于挤得喘不过气来；因为歌剧院的舞会人涌如潮，许多华丽服饰被扯破，不少女子脱衣时没费多大事。

但是我们没有经受住两个月的限制；家家户户好像出于气恼全都纵情玩乐。每个二层楼都有舞会；拉布拉什和大卫在三楼唱歌；四楼有茶会；盛大交际会今年上了五楼，而艺术家晚会一直在它上面举办。——冬季虽然开始得那般凄凉，但看上去一定会比去年精彩。

有几家沙龙靠公共慈善活动又闪现出新的光辉。费吕萨克伯爵夫人为穷人举办舞会，人人都需购票入场。

社会和知识界的上层人士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团体。他们有自己偏爱的沙龙。本周在阿贝依-奥布瓦响起了苔尔芬·盖依[①]小姐的饱含诗情的声音。——面对为此次盛会急忙放下《法国史》最后几页的修改工作的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在我国最有权势的政治家面前，在最风姿绰约、最温文尔雅的女子们中间，她朗诵了《玛德莱娜》的新诗篇。这首诗一时间令政治激情三缄其口。

尽管如此，先生，十年来我们在文学方面并不辉煌。我们没有任何特别新的东西，除了一本以《喜怒无常》为题的小书，据说

① 苔尔芬·盖依曾在阿贝依-奥布瓦的雷卡米埃夫人的沙龙里朗诵她的诗作。

这是竞技剧场的反证，讨人喜欢的小玩意；但是，春天一到，我们将被鲜花淹没：维克托·雨果先生的《巴黎圣母院》确已付梓，P.-L.雅各布的《民兵首领》几乎已印好；《死驴》和《忏悔》的作者也在构思两部不久将破壳而出的作品；夏尔·诺迪耶眼下正在补充他的《帝国与革命回忆录》；《婚姻生理学》的作者即将发表以《驴皮记》为名的新书；欧仁·苏先生正在创作旨在与库柏和斯默莱特①一比画意诗情的海洋小说《海难》；瓦尔特·司各特的一部新小说快要出版；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②在写《回忆录》，拉沃卡答应不久将交出一分册；夏多布里昂即将拿出他的《法国史》，严肃认真的才子德·圣勃夫先生即将完成一部小说；卡西米尔·德拉维涅在写一本关于波兰人的作品；最后，缪塞先生的第二部诗集正在装订机的折纸刀下战栗。

这样，你看到文学默默地向其忘恩负义的读者展开了攻势，急切地为书店供应书籍，正如苏尔元帅为我们的军队和要塞供应军需品。

至于戏剧，它处于难以置信的萧条中；但这令人绝望的平静应当归咎于尚不该向你透露的秘密原因。在法兰西剧院，大仲马先生反对演出《安东尼》③，卡西米尔·德拉维涅先生将《路易十一》，维克托·雨果先生将其《玛丽蓉·德洛姆》，昂皮和马泽尔先生将他们的《内阁更迭》都留在活页夹里。德·蒙塔利韦

① 斯默莱特（1721—1771），苏格兰作家，擅写喜剧，并创作了适应英国风土人情的西班牙式流浪汉小说。

② 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1784—1838），督政府和帝政时代最令人瞩目的女子之一，其夫为拿破仑的副官，后被册封为公爵。巴尔扎克曾帮助她写《回忆录》，该《回忆录》是法国大革命至王政复辟时期上流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

③ 《安东尼》是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于一八三一年创作的五幕剧。

先生即将组建一个委员会。委员会这个字眼是内阁的 Il bando cani,① 似乎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一切便得到补救；是的，正如昔日好心的领主命人种麻制衣时，年轻侍从的衬衣便缝好了。

如果一位大臣没有决定本部事务的博大思想和坚强意志，他为什么要指责内阁拥有全权呢？在拿破仑治下，最重大的事情经过认真讨论后当场拍板。一个委员会将命令我们演出迈耶贝尔② 的《魔鬼罗伯特》吗？一个委员会将把你所缺的股票送给你吗？

猎　鹰　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猎鹰报》，1831年1月31日。）

十四　致德·N…先生

寄往夏蒂翁

必须承认，先生，我们生活在笑料百出的时代！这出伟大的、渺小的、精彩绝伦和可悲可叹的比利时喜剧不是非常出色吗？像富家子弟一样冒失，如令人崇敬的市长的肖像一般正经，时而想委身于法国，时而几乎要统帅欧洲，这古老的民族，这年轻的王国究竟是什么？比利时人似乎把我们视为猎物。他们不考虑任何困难。我们该怎么办？眼看内穆尔公爵因一票而变为

① 该词引自布瓦尔迪厄的滑稽歌剧《巴格达的哈里发》，是乔装成强盗的哈里发的口令和神秘的绰号。此处为“秘诀”之意。

② 迈耶贝尔（1791—1864），德国作曲家，后定居法国，以写历史剧著称。《魔鬼罗伯特》是他一八三一年的作品。

国王，由于梵××[1]消化不错而得到了王冠，我们该像特里布来[2]一样大笑，抑或像耶利米[3]一样哀伤呢？为了支持一位做四百万人的国王将有失身分的法国人，为了一位年轻的王子，法国会不吝惜她的鲜血、财宝、兵舰吗？倘若这位年轻王子不乐意当比利时人，就是说当法国及其贸易、工厂的敌人，他将背叛他的新祖国；倘若他变成比利时人，他将背叛他原来的祖国……有人相信路易-菲力浦愿意和拿破仑一样，挨贝纳多特朝大军心脏扎上的那可怕的一刀吗？[4]……那个瑞典人干了件坏事，而这个比利时人将犯下弑君之罪……

唉！是的！我们很想向我们过去的兄弟伸出友爱的手；但是，如果我们应该为他们参加一场欧洲斗争，那至少我们得拥有此举的全部利益，倘若我们接受其全部负担的话……

比利时不提条件，服从两国立法议会的决议实行完全的合并，这是一项十分坦率的政治条约的内容。我们不怀疑，根据新法重新选出的议会将给巴黎带来法国一致同意扩大由两国地形标明的领土的消息。

---

① 梵是荷兰、比利时等国的贵族姓氏的标志。

② 特里布来，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小丑，死于一五二五或一五二八年，因雨果的《国王取乐》一剧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

③ 耶利米是公元前七至六世纪间犹太国的先知。《圣经·旧约》中的《耶利米哀歌》写的是公元前五八六年巴比伦军队对犹大、耶路撒冷和圣殿的蹂躏，但从内容和文风看，此书并非耶利米所作。

④ 贝纳多特原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名将，一八〇四年拿破仑称帝时，他宣誓效忠，成为帝国元帅，两年后受封蓬泰科尔沃亲王。但自一八〇九年起与拿破仑不和，次年被选为瑞典王储。他公开与拿破仑为敌，先后与俄、英、普鲁士等国签订盟约，并担任北部联军总司令，一八一三年莱比锡一役中，盟军大败拿破仑军，导致挪威与瑞典的合并。一八一八年，贝纳多特即位为瑞典和挪威国王，史称查理十四世，故云在拿破仑心脏上扎一刀。

在英国，政治家们说："比利时肯定将与法国合并。"在巴黎，我们暗自思量："这合并如何才能实现呢？……"

然而，它立即进行也好，通过欧洲的全面动乱来实现也好，既然我们迟早得打仗，倒不如今天便把比利时组织起来，以便在战斗时利用它的一切资源……

这件事是问题的关键，并将支配我们的政治行为。

自在野党的远见卓识者和自由派的强人掌权之日起，我们的外交从未如此闭目塞听，我们的政府从未如此软弱过。这令人痛心，但这是事实。

我们的大多数议会名人遭到了和赫尔皮茨基将军同样的不幸……提到这位独裁者的名字，欧洲曾响彻颂扬之声，这是位铁腕人物，一位临时充当的伟人，为了拯救人民才出现的天才之一……如今，赫尔皮茨基从这突然而至的荣耀的颠峰摔了下来，至多被当成一个人而已。

在外省，倘若你要求可敬的委托人就议会会议做一次如实的汇报，他们能给你什么令人满意的答复呢？在七项大事张扬的法律中，两项无愧于一八二三年的可悲时期：这就是新闻法和饮料税法。

第一项认可了现有报纸的特权，为此给国家制造了二十个永久的敌人，二十股势力，二十种权力；权力之大，使机灵人宁可当一家报纸的头头也不愿当大臣。该法赞同在三千万生灵中受小学教育者仅有一百五十万的国家里给人的思想套上种种可憎的桎梏。

第二项令国库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却没有抚平任何创伤。

在其他五项法律中，国民自卫军法是一件可笑的杰作！…一项立法与行政展开肉搏战的法律，一项像小办事员一样细致周

到的法律！……暂行法不可能被当成一回事！……现在，你找找为促使我们政府逐步前进而出自讲坛的统一原则吧。强劲的天才在哪里？一八三〇年的米拉波，曾引导我们命运的演说家在哪里？……Risum teneatis！①……我们有迪潘先生，一肚子庸俗笑话的人；还有一名小大臣，头戴宽沿帽、脚套老人鞋、未剃须发、身着宽袍的未来的皮特，他装出成年人的模样，以博取老议院的欢心。

看来蓄髭癖蔓延到了各个阶级。上礼拜，国民自卫军的全体好骑手都收到了一封舞会请柬。第十三军团的上校先生要其骑兵们蓄起唇髭……参谋部要唇髭，就像一餐饭结束时人们要香槟酒。军团将十分神气……这样更好。你，性情温和的人，你，一本正经的人，马上就该打听生发的处方了……无论唇髭和你的面孔是否相配，是否惹你情妇，甚至你妻子讨厌，这有何妨，上校先生要如此！……——通报中少了一行，它本该要求半个月内长出唇髭。不过通报中有这句中听的话："不剃并蓄起唇髭。"参谋部的先生们一定会告诉我们，让唇髭长出来后，如何能不蓄起唇髭。

我们还有别的行政上的笑话。一位极有才气的人，《克拉拉·加祖尔戏剧集》的作者，被任命为海军部秘书处的办公室主任……梅里美先生大胆活泼的构思激起我的，肯定还有你的无限钦佩之情，我们不能不为这样的命运感到惋惜！……一位思想高雅的人难道该进入办公室的狭窄天地！曾刻画了《马特奥·法尔戈讷》②的那支笔，竟通知对方电报收讫！这对泰奥多尔·

---

① 拉丁文：忍住别笑！

② 《马特奥·法尔戈讷》，梅里美的短篇小说，描写科西嘉岛的一名猎人毫不容情地杀死了有叛卖行为的独子。

勒克莱尔先生来说不是一场戏的素材吗？在德·蒙塔利韦先生的部里难道没有想象力的一席之地，其不偏不倚的影响可以大大促进戏剧或美术的繁荣？……《每日新闻》向内政大臣指定一名老海员讲授不知哪门人文学科，这玩笑不是开得很有道理吗？……我国政府任命通俗笑剧作者当专区区长，小说家当国务顾问，记者当省长，史学家当大臣，这证明我们需要把快乐引进政府机构，加强内阁的滑稽成分，或在省府通函中添加俏皮话，在法律中添加寓言，在事实中添加小说……时至今日，政府一直让人才成为其地盘的无争议占有者；但今天来请一位以其作品崭露头角的人，委任他与办事员们共事，这是不合情理的……难道庸人还不够吗！……

再者，梅里美先生或许渴望进入官僚机构……那么，对逼迫有抱负的青年如此开始人生之路的选举法还有何话可说！……但我宽慰地想到这一职位的事务不会剥夺我们任何文学上的享受。

几天前，纳瓦兰① 全景画开始展览：王上在科德兰顿海军上将和德·里尼海军上将陪同下去看了这件艺术品，朗格卢瓦先生试图用它解决某些绘画问题，即把一幅回转画与真实物品结合起来，凭借观众所置身的建筑物的背景增加该画给人的错觉。眼下，海景画的魅力，巴黎人作第厄普② 之行、乘出租马车兜风所感到的乐趣，使这种展出风靡一时。艺术界人士和研究者对这件作品的价值尚未表态，它搞了许多机械上的江湖骗术。我

---

① 指一八二七年希腊独立战争中的纳瓦兰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土耳其-希腊舰队被英、法、俄联合舰队击败。

② 第厄普，法国塞纳滨海省的一个港口城市。

生性好指责，在画中找到了批评的口实。

真的，先生，我们的民族过于谦逊了。你知道德·里尼海军上将先生在纳瓦兰事件中出了多大力，我不想把它看成政治事件，但是我们操纵舰只的准确和我国海军难以置信的进步使英国人大吃一惊；嗳！要我们的好上将在全景画中出现，非得他本人前去不可。节目单上没有一个字提到他，连报纸也与这缄默狼狈为奸，忘记了司令，甚至在谈论其战舰之时……

“啊！这是因为全景画得运到英国去！……”为这遗忘被我责问的一名职员回答我说。

你不觉得这句天真话有资格载入下一期玛蒂厄-朗斯贝格的①《妙语录》吗？

我们继续为波兰人义演，以个人名义抗议我们在政治上对他们的遗弃。法国充其量将送给波兰两万法郎，因为昔日用低廉价格换取了他们的鲜血。

宫廷也继续其慈善事业，王宫的舞会办得非常出色；我希望比利时的使节出席下一次晚会，而且布鲁塞尔跟在内穆尔公爵后面奔跑。此外，贵族日益接近新王朝，再也无需担心它会分庭抗礼。维持贵族院是为了世袭议院的利益事先决定了的问题，这项保证大大有助于公共信誉的稳定，其波动至今还不大令人担忧。总之，我国国内局势平静，如果说政府很活跃，那是在苏尔元帅的部门里，他一面听任同僚宣告和平的到来，一面命人制造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枚炸弹。

在下封信里我很可能要向你宣布一些事件、阴谋和变化；这封信只写了当前那些微不足道的琐事。

---

① 玛蒂厄-朗斯贝格，一位德国作家的笔名。

再见。

猎　鹰　一八三一年二月八日

（《猎鹰报》，1831年2月10日。）

十五　致P…先生

寄往圣康坦

先生，目前最易如反掌的事莫过于当先知。今天一如七月份以前，良知离开公馆、宫殿和政府各部，在街上一溜小跑。在此没有必要向你描绘巴黎封斋节前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景象，报纸一定会对你讲这个新狂人节的政治戏法；国民自卫军心平气和地听任人民把教堂和一八〇六年的和解协议协调起来，拔起教堂外饰有百合花徽①的十字架，如一场大火般燎过圣日耳曼·洛克塞鲁瓦本堂神甫的住宅，但民众的狂热并没有毁坏同一幢房屋内同一楼层上的副本堂神甫的套房，他的手曾为七月牺牲者的遗骸祝福！……我呢，我看到一些顽童带着残缺不全的十字架、洒圣水器、祈祷书、扯成碎片的白长衣和无袖长袍，列队从总主教府回来。他们把样样东西上下倒置，正反颠倒，唱着古怪的圣歌，跟在嘻嘻哈哈的人流后面，身边有国民自卫军的士兵相随；接着，整个队伍在平静的面具中间穿行……堤岸上的三万生灵为总主教府十字架的倾倒鼓掌喝彩；大马路上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好奇的闲逛者，戴着嬉笑面具的人。在莫尔封迪

① 百合花徽是法国波旁王室的标志。

堤岸，一名工人装扮成百岁老妪，可怜兮兮，衣衫褴褛，用颤抖的双手向哄笑的行人伸出一根纤细的黄杨木树枝……这便是一八三一年的天主教。

但下面是报纸不讲，却显示出法国人民特征的事：

暴动四天前，我亲眼见到一幅最逗乐的讽刺画，它出自格朗维尔的辛辣手笔，描绘的是政治狂欢节的场面：巴黎总主教在人们中间，手执一杯香槟酒，头部环绕殉道者的光环，臂下夹着精修圣人的天主教棕榈枝；他用拇指顶着鼻尖，做了一个孩童们所熟悉的、嘲笑受其作弄者的动作，即嘲弄地晃动手指……高级教士讪笑七月的英雄，他们站在他面前，羞愧难当，拖着长鼻子！……

前天发表的另一幅讽刺画，和上一幅同样意味深长。一位胖先生，说不定是内阁——我希望如此——，用一根麦杆吹泡泡。他从一只写着七月泡沫的坛子里取发泡原料。然后一个个泡泡飞了起来……一个叫做：宪章从此将是真理；另一个名为新闻自由；这儿是不再有国家元首年俸；那儿是好选举制；最后，朝臣的无能和优柔寡断造成的一切政治失误都跑到空气中去，准备好互相碰撞，使最佳共和国分崩离析……

群众争相购买这幅漫画是一个教训。要了解真相、公民的心愿和应该遵循的路线，其实只需安安静静地漫步街头。倘若两人相遇，他们很快便作出了如下的对话：

"哈！哈！德·蒙塔利韦先生是否以为每次他害怕的时候，我就会放下买卖，拿起弹盒枪枝，四处溜达！……"

"又是一个古怪的团体，"另一位回答，"它发布公告要求人们保护文物，可它似乎没有想到人！……"

"还有冰窖街的那次谋反！……"

于是两人大笑！……因为大臣派公民部队窥伺卡洛斯派的不知哪位凶神恶煞出门，他应该在十一点三十五分露面，但他临阵脱逃了。大臣料到有的谋反会发生，有的不会发生；但是他包围不会发生的谋反，却听任别人火烧巴黎，停止生意，散布恐惧……因此，六十名国民自卫军被指挥官召往王宫，然后出发去巡逻，返回时却剩下不足十名……如果大臣们没有耳朵去听，我希望他们有眼睛去看。

"拒绝了一百万开明的人、报界和新闻界取消百合花徽的要求，却向过狂欢节的潮水般的民众作出让步，这不是丢人吗！"另一位说。"这不是向反对党透露一个危险的秘密，给予它随时搞乱国家的手段，除去损失一名教士和一尊值十五苏的半身像外无需冒其他的风险吗！……卡洛斯分子对政府将进行的全国性进军看得比谁都清楚。他们窥伺着拒绝作出让步定然引发暴动的时机；那时，他们要作出疯狂的表示来挑起暴动……"

优柔寡断加软弱——因为软弱是优柔寡断的必然后果，总之，这就是我国政府的处境。它使我们落到见怪不惊的地步。有天早上看到国民自卫军冒犯政权我是不会惊讶的。而所有这些弊病都来自全体大臣自七月份以来大走迂回路线、立于两块暗礁之间、在两个深渊之间旅行的意图。他们一遇危险便请国王干预，比汉姆①的大臣们对查理十世的利用还无节制……平民国王已被由军人、老议员、伪装的逢迎者组成的奸党包围，只能了解到经过他们过滤的真相……国王们从七月革命中得出一个伟大的结论：从今后他们应该统治而非治理……不承认这条

① 汉姆是法国索姆河沿岸的一座城市，查理十世的大臣和路易-拿破仑都曾关押在该城的堡垒中。

政治公理，最有权势的国王也会大难临头。

在国家再次面临四分五裂的前夕，一部措辞明确、正大光明、符合法国愿望的选举法和一项解散敕令尚能拯救国家。但愿这个得人心的朴素真理能够在报纸上、广场上大加宣扬，一直深入到我相信仍然真正热爱祖国的地方！否则，其他的民众浪潮，因堤坝年久失修而不可遏制，将同时像大火和洪水一般掠过，卷走我们被曲解的制度和无个性的法律碎片，如同塞纳河卷走总主教府的家具……

查理十世始终既看到在圣日耳曼的斯图亚特家族，又看到革命广场上的路易十六。可能今天政治问题依然如故，只不过换了个形式：在瑟堡的查理十世，在断头台上的民众革命领袖。是否已有一些不择手段的人利用这左右为难的困境吓唬人呢？是否软弱的人真想制造有力的假象，如一位名作家那样要求共和国或专制主义呢？……我们时代的特征不在于此。这句可悲的格言被政治无能者当作大旗。法国的愿望是君主立宪政体，它实现法律面前的平等；建立代表团和受委任人之间合宜的等级制度，使最简单的基层居民点市镇直至最强大的行省始终有人代表；并靠这些新齿轮的运转，不断把智力和财政方面的人才按其能力大小输送到国家的最高层。

一切有助于达到这个为我们文明的进步所要求的目标的法律将得到赞同和欢迎，其他一切法律将使我们重蹈覆辙。假若课税基数由根据这样的法律选出的议员决定，信仰自由得以维持，教士丧失了权势，明智地回到调解之路，那么还会有抱怨的借口吗？……

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些简单之至的想法没有被人理解，我们有一个杂种政府，它支撑在虚假的基础上，挂着二百二十一

根拐杖①，面对必将获胜的少数……曾几何时，我们在巴黎以为外省会再给我们送来同样的议员；如今，事态的发展大概改变了许多选民的心态，况且，一批新选民响应号召起来行动……在他们面前，大臣、议员、贵族院议员、业主们全怕得发抖……这正是议院行动迟缓的秘密。

先生，正当我们在无政府主义、共和国、帝国、卡洛斯主义和真正的立宪政府之间犹豫不定的时候，被我们以高尚的情怀所唤醒的欧洲到处抖动着身子。意大利发出动人心魄的呐喊：Italiam！Italiam！②从这方美丽土地的一端到另一端，有些心灵受到伤害，有些奴隶磨穿了锁链，准备为自由而战……倘若我们仍听任三十万奥地利人打垮六万名好汉，我们仍会说意大利人是懦夫！……但是，尽管居南-格里戴纳先生发表演说，迪潘先生大开玩笑，塞巴斯蒂亚尼先生在外交上插科打诨，法国仍然不得不参加战斗……向我们索讨血和剑的若不是比利时和波兰，那将是瑞士、意大利，将是某个未知的事变。

我不知道我们港口的武器装备、海军的弹药补给是否与形势的严重有关，但我在巴黎见到我国最著名的海军上将们……那位甚至在王政复辟时期也在东方国家、在地中海保住我国国旗荣誉的上将并没有指挥权。我希望他帮助新任大臣从各个方面准备一场一旦爆发将十分可怕的斗争。我们在大陆有众多的助手，但在大洋上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一个关系到文明、贸易、工业的大问题……英国可以在二十天内武装起数支

---

① 此处影射一八三〇年三月十五日发表声明反对国王的政策，导致查理十世垮台的二百二十一名议员。

② 意大利语：意大利！意大利！

舰队，并解除其和平内阁、布鲁厄姆①及其一伙的武装，重新起用惠灵顿。我们有没有美国支持我们的许诺呢？……

在上封信末尾我曾答应告诉你事态的发展，未来信守了诺言。在下封信里我大概要和你谈谈重大的决定。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向你提到的战斗临近了，可怕的惨剧与昔日路德的改革和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一样不可避免。但是，这一次，法国为欧洲的教育支付了费用，各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比各国国王代表大会待我们更好吗？……你看国民教育的代价多么高昂！……四十年社会运动的结果是在法国号召一百余万人从教育中获益，创造了一百万个新业主，培养了至多三万名工业家……这场善对恶的征战使我们牺牲了二百万人，欠下了二十亿债务。对此我们不该感到惊讶。教育一个人需要花费二万法郎；而教育一个民族要复杂得多！国家的真正朋友应该传播光明。思想是最牢固的障碍。要维护欧洲的和平，只需类似《好好先生理查的见识》的、值两个苏的小册子，各国议员不应在无偿赠送的书上盖戳。弗雷德里克·法约先生为民众教育所写的、供做弥撒用的佳作《革命史》，由奥卡尔出版，每册十五苏，共售出一万册，它比只供思想家阅读的米涅先生的革命史更加有用。

再见了，先生；我希望我们在二月二十八日可以告诉你奥地利部队的调动，或是波兰人的胜利，或是伦敦内阁的改组，说不定是比利时与法国的合并！

猎　鹰　一八三一年二月十八日于巴黎

---

① 布鲁厄姆(1778—1868)，英国律师、政治家。一八三〇年十一月至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他加入格雷二世伯爵和梅尔本二世侯爵这两位首相的内阁，任大法官兼上院议长。

又及：我在这封信的开头向你提到的那幅素描发表在名为《漫画》的一份刊物上，该报的彩页经常以别致辛辣的笔触勾勒政治笑料和当代历史。

议院进行了讨论；它归结为人的问题。德·蒙塔利韦、博德、奥狄隆-巴罗等先生谈到了他们自己！……直至目前，他们做戏似的有过几次自尊心的发作。德·蒙塔利韦先生想使其下属恢复不知何种低声下气的态度，却受到塞纳省省长居高临下的对待，据说省长走下讲坛，一面提出辞职，一面要求大臣道歉。十九日的会议将很重要。昨晚人们谈到议院即将解散。

（《猎鹰报》，1831年2月20日。）

十六　致H. B…先生[1]

寄往康布雷

"为了祖国的生存，让卡利什[2]人去死吧！"先生，这就是即将从华沙街头响彻世界，把波兰人从遗忘中拯救出来的豪言壮语，万一他们打不赢的话；但是他们会打赢的；眼下，他们正在打胜仗！……

而我们呢，作为他们的兄弟，我们和他们一起在吕岑和包岑的鲜血中，在俄罗斯的大雪中接受了洗礼[3]，我们向他们许了空

① 指巴尔扎克的友人，记者亨利·贝尔图。

② 卡利什，波兰的一座城市。

③ 吕岑和包岑是今德国境内的城市，一八一三年拿破仑曾在这两地打败俄奥联军。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大军入侵俄国，同年冬被迫撤退，在饥寒交迫中兵员大减，溃不成军。

愿，袖手旁观，忙于决定是内阁抑或议会更配得无政府主义奖！

难道有更笨拙的大臣的例子吗？当然，苏尔元帅不在受咒骂者之列……他们没有能力把事情办好，一出现某种混乱便施展出十分特殊的天才。拉斐特先生据说坚持要毁掉如今他剩下的唯一东西，即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声誉。议院已经不太强大；而突然，警察局长、塞纳省省长、内阁会议主席、全体行政长官都事先来对它说，正如博马舍的人物对巴齐勒说："去睡觉吧，你染上了政治霍乱病！"

上周，政府在摈弃百合花徽的同时，承认人民砸烂圣日耳曼-洛克塞卢瓦总主教府和推倒饰有百合花徽的十字架是合情合理的；继而，昨天，拉斐特先生承认把他驳得体无完肤的全体反对派言之有理。他亲自来议院说：

"先生们，立遗嘱吧，放心大胆地把预算的一半遗赠给我吧。"

大臣、议员、反对派、中间派、右派、左派，人人想解散议院。然而，奥狄隆-巴罗先生和博德先生因提出该建议被罢了官。据说德·蒙塔利韦先生在巴罗先生身上看到了一个共和国……他错了，共和国有好几个。以下是议会风潮平息的经过：

取消百合花徽后，立法议会抱怨失去了它；内阁宣布解散议会后，又保留了议会，连议员们也在谈论解散前需要表决的一打左右必不可少的法律……内阁和立法机构争先恐后地出尔反尔，政府中东拉西扯的话从未如此有趣过。我对预算增加数百万不感到吃惊；因为戏票票价应当与剧目的大小成比例。我们是否对这出喜剧出价太高，确实，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完全受了诈骗……

群众的见地是不会错的；全体法国人以罕见的本能感到政

权未掌握在能人的手中。革命只有靠促其发生的原则的不断胜利才能巩固；而在七月诞生的大原则没有一条收进了我们的法律。

不知何种温和主义把自由党分成了两派，它们对于公共事务将比卡洛斯派更危险。抵抗或运动必须在议院和内阁会议大获全胜：无此便不可能有政府。议院的内部斗争解释了吉伦特派和罗伯斯比尔的斗争。但是，两党回忆起一七九三年的过激行动便怕得发抖，它们互相作出让步，运动于是缓和下来。昨天的会议提供了一个始终蔑视一八三〇年革命原则的例子。

选举法正在讨论。真正的法律，唯一的、合乎逻辑的和合理的法律，将把众议院变成法国社会真实写照的法律，出自右边的席位。只有贝里耶先生建议将人民当家作主的大话变为现实。这是不是一个陷阱？……

第一个社会聚合是家庭；第二个是市镇；第三个是地区；继而是省和议会。因此，市镇或聚于一堂的全体家长应该委托一些选民负责在每个区里指定居民所希望的一定数目的议员。议员来自选民，所以惟独选民才应提供保证。他将支付选举权税，并将依附于土地，坚持搞科学或实业。议员变成几个市镇的代表，和数名以其与土地、实业或科学的联系向国家作出巨大保证的选民的代表，这个议员，我要说，不可能受任何被选资格要求的制约。他必须是法国公民，二十五岁，没有丧失任何能力。无能是不难预料的；复辟王朝的历史自然而然地指出了无能者，连圣西门的新门徒也可以把他们讲出来。

以上是选举法的全部内容，它符合我国政治组织的性质。如果说初级代表大会令人惊惧，那么给予选民资格十年的期限并不困难，该资格是居民向为他们服务、保护他们或了解他们需

要的公民们作出的、显示公民责任感的表示。

这项建议符合七月的原则，即国家由全体选民体现，从而使未来的代表大会全民化……嗳！先生，议院几乎没有倾听这件打上天才烙印的作品。无论它是经验之谈，是历史演绎的结果，或是贝里耶先生仇恨的产物，这有什么关系！……代表大会难道闭目塞听，甚至不讨论这条和解性建议，其种种办法可以产生如此准确的全民代表性？

最后，我们将有一部像国民自卫军法一样既好又坏的法律。我们对暂时情有独钟。本届政府的垮台迫在眉睫。它错误百出，昏聩无能，难以为继。倘若它继续存在，那么它倒台时不知还会拖垮什么。

一件事实对我们的内阁政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在一八三〇年七月，国务活动家是可以找到的。那时才干有用武之地。如今，大臣的公文包不好拿。那么多的人来糟蹋了场地，结果困难增加了百倍。然而，谁也不愿耗费自己的才干去装饰棚屋，修复废墟；大建筑师喜欢建造完整的宏伟建筑物。

因此，据说苏尔元帅想辞职不干。这条消息可以使你明白这位实干家在那些议论不休、止步不前的人们中间感到的痛苦；他们不制定宪法，迟迟疑疑，反复摸索；他们是反义上的费边之流。①

政权的这种持续摇摆被本周的事件空前清楚地显露出来，其前提不断与结论相左，而结论又无前提。

---

① 费边·马克西姆斯是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和政治家。第二次布匿战争初期，他采用拖延战术，为罗马争得恢复力量的喘息时间，终于对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入侵军发动了反攻。因此，“费边主义”成了缓进待机或谨慎小心的同义语。

有才干、有勇气的人大倒胃口，这种厌恶一直蔓延到外省，你好意写给我的那一切，事先我已猜到。是的，在此我们已有感觉，不把如此软弱无力的政府放在眼里的各行省将仿效巴黎。它们将是中左派，如果必须是中左派的话；如果内阁继续执政，他们将支持内阁；如果极左派夺取政权，他们将是极左派。

我们陷入了迟钝状态，只剩下一股消极的力量，它自私得出奇，连意大利的事态也几乎引不起我们的注意。不幸的空论家、议定书派、不干预者扼杀了热情。三个月前，人人会牺牲自已的利益，飞奔到边界援救比利时、波兰，解救意大利，砸烂欧洲本身也不承认的一八一五年的可耻条约，到处建立起代议制的君主政体，扑灭一切战争的火种，让人民休养生息；但如今，这些群众又回到个人的狭隘盘算上，因为政府恢复了复辟王朝的行径。

人人伤心地看到内阁行事软弱；而法国根本不把欧洲放在眼里，推翻了由欧洲建立的王朝，但无论她多么机智，也上了字眼的当……你们在大炮面前不会发抖；但是如果一位律师、一位资本家用外交术语来为难你们，你们就张口结舌了。伦敦的议定书和不干涉是我国大臣的万灵药，我国政治家的 Sum medicus①。正统性不顾法律和权利，耗费了我们的财富去援救它的原则；拉斐特先生更尊重人，但正因为如此，落到一八一六年老自由主义手中的政权没有已不存在的君主国的政权强大。你下结论吧！……

不干涉原则是邻家着火时母亲应该把孩子留在家里的原则……当火焰吞噬护壁板时，公法才允许她把孩子带走。

议定书是由两个地主签署的不在一块有争议的土地上播种

---

① 拉丁文：我的医学。

的声明，这时其中一个已经出售了这块土地的收成，另一个则叫其佃户去地里捆柴禾……总之，这是一句女人的谎言，一笔不可能实现的交易；但是，由于它必须叫一个人上当，每个人都希望上当的是别人。

眼下，我们生活在不干涉和议定书这两件无聊事的影响之下。

因此，我们正在收获这一折衷体制的后果。年金下跌，破产继续，一切停滞不前。

最后，倘若必须透露我们全部的软弱，一家报纸宣布，鼎鼎大名的塞巴斯蒂亚尼先生与格朗维尔勋爵和德·阿波尼先生会谈后声称，如果奥地利干涉意大利，法国将毫不在意。

政府若把共和国和卡洛斯主义送交重罪法庭判罪，我会大加赞许；但要这样做，必须制订一项计划，采纳一种体制，靠国民议会支持它，靠其力量前进，同时迫使奥狄隆-巴罗党和卡洛斯党沉默，毫不留情地以法制的雷电击垮之。有足够的力量从事该事业的人在哪儿呢？下次选举时，中间派将被极左派迂回包抄，而未来的议会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维莱勒一起将能拯救国家。倘若我们抛弃波兰，倘若我们不夺取比利时，倘若我们任人压垮意大利，我们至少应当以偌大的牺牲为代价获得幸福！……然而，我们既无和平的好处，又无战争的利益。我们必定有的是暧昧处境的一切不幸，这种处境在革命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在等待新的议会！这便是内阁的秘密。它赖以为生的是人们对它的死寄予的希望。

猎　鹰　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于巴黎

（《猎鹰报》，1831年2月28日。）

十七　致V…先生

寄往夏特勒

照沙龙政客和报纸的说法，乍看起来似乎当代最肯定的事情便是不肯定；但是，先生，我相信，在利害关系和人事上的优柔寡断，给或多或少比较巧妙的计策作了遮羞布。

政府或许的确想要效仿一八一五年诚实的风向标①，他们口袋里装着鹰徽和百合花徽，总能引起得胜政党的注目。我们的新王党希望通过抚爱卡洛斯主义，拥护波拿巴主义，向共和派作出微小的让步，来实现彻底的和平。政府力图把脚伸进全体政党的拖鞋里；它以为和他们一起睡觉便能哄他们入睡，靠了这种在马扎兰时代十分奏效、但要求十分有恒心的手段，它终于做到既无朋友，又无敌人。即使它明天倒台，我们也会走到窗前，怀着无动于衷和好奇的心情看它经过。

想必曾经有过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一位见过一七八九年以来法国历届政府的人，一位热衷于路易十八所发明的平衡法的人，当我们的革命衍化为一个黯淡无光的王座时，他一定会说：

"拿破仑利用共和主义者建立了帝国，正如你们利用自由派、波拿巴分子和共和主义者赢得了胜利；但是成为一国之君的拿破仑感到他的朋友是拥护君主制的人；他的敌人是共和主义者；他明白不应分而治之，要统治必须联合，实行合并，尤其应

① 指见风使舵的人。

该压制思想。那么，仿效拿破仑吧。你们的天然友人是卡洛斯分子和波拿巴分子；这些人喜欢宝座，被授予大权的宝座，世袭的荣誉称号。他们喜欢稳定，因为他们拥有和支持王法，因为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取决于这条卓有成效的法则的健康和生命……

"你们将扔给辛辛苦苦拆去巴黎街道铺路石的人几枚十字勋章，几笔赏金，一切便了结了。最后，倘若需要，你们将与英国的托利主义，与大陆的上层贵族保持关系，以便博得胜利者的欢心，如果法国人民被压垮的话；你们牢牢地依靠一切可能的计策，必将摆脱你们陷入的困境，或者建立一个持久的政府……"

应当补充一句："倘若你们来得及……"

拿破仑没有去迎合君主主义者，却眼瞧着他们来找他。他错就错在接受了他们；尽管他找到的是仆人，而我们的大臣遇到的是主子。

所以，旨在调和不可调和的利益、观点和希冀的那个难以实施的最佳制度产生了什么呢？……

首先，政党之间界限分明了，谁也不愿再上政府在运转过程中貌似矛盾的左右摇摆的当。

其次，各种利益、各个政党轮流受到抚爱和客客气气的迫害，因而变得十分坚定，倘若当局依靠了一个年轻政权应有的能量，它们决不会如此坚定。

于是，法国现状这位好好先生，被新政府创建时所肩负的暴力使命，或许是迫害使命吓破了胆，受到所有它应该压制的人的迫害，在本该有捍卫者的地方遇到了敌人，而且，为了却不知哪个善良而愚蠢的心愿，正在狼狈不堪地收获轻蔑。

的确，世上若有比歌剧女伶更苛求的人，那就是贵族了：受到欢迎，它便乘虚而入；被拒之门外，它便阴险地作对；但这两种

局面还是明朗的；而如果你使它处于这样一种地位，既不接纳又不迫害它，它丝毫不会感激你暗中的保护，以为不得不加害于人，那么你不幸会得到这个政治命题的两项。

所以，与其令所有的人感到不快，不如只与一个党一起走上暴力之路。

报界是你们的救星，没有它便没有你们，但是你们听任复辟王朝加在报界身上的所有锁链沉重地压着它。

因此，全军上下猜透了一项法律的目的，它命令军官在一个军阶蹲一定时间再获得另一个。这不是优待习惯于在炉火边赢得军衔的人吗？这不是树起臭名昭著的官僚主义的屏障，阻挡功臣在战场上的迅速晋升吗？这项法律与为了压制一切能人而采纳的紧缩制度有关。它与那些天真地承认大臣们无法在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治理国家的议员们的演说协调一致；因为报界始终不该言之有理。

革命的完成有利于御林军，它的残余全被仔仔细细地发掘出来，军官们奇迹似的重新露面，在拿破仑时代，御林军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

这项支配军事人员的法律原则的目的，正是向部队灌输极合王权心意的统治精神，而充塞着卡洛斯分子的行政部门，将忠于一个既如此愚蠢地迫害他们，又那样机智地保护他们的政府。

的确，如果你大大推动了七月革命，你将像捣毁教堂者，像敌人一样被赶走；但是，如果你逃过了《时报》或《每日新闻》的君主政体的拥护者，政府将欢迎你，给你职位，若没有，它会为你设置职位。

“请设法使内阁忘记，”昨天一位风趣的人对庇护他的议员说，“我在一八一五年被流放，百日王朝时当过省长，等等；请你

肯定我加入过绿衣党①……然而我的竞争对手，查理十世宫廷的终身被保护人，依然会占上风！……”

后者的确占了上风。

今天，运动和进步党遭到斥责，抵抗党赢得胜利。孔德和梅里卢先生隐退了。基佐先生过几日将再任大臣，或许会坐上拉斐特先生的交椅。复辟王朝为使自由派和右翼对抗而采纳的制度将花开二度：改变的将仅仅是名称和事物。

嗳！先生，你不觉得这个胆怯畏缩之举带有某种大胆的性质吗？倘若你想到未来的议会可能想做的一切，对这拄着双拐的政府，你会说出不知哪个爱打哈哈的人针对一位细长腿的外交官说的那些话：

“执法吏是法国最大无畏的人，因为他敢于用自己的腿走路！……”

自然，哪个人竟然无知或知情到要为议会的精神和命运担保呢！照奥狄隆-巴罗看来，它应该同时是国民公会和制宪会议；它由全新的成员组成……该议会将面对一个有四分之一混血的政府，一个被卡洛斯主义、波拿巴主义、共和主义和奥尔良主义涂抹得乱七八糟的行政部门，这个行政部门代表一切，除了七月的法兰西。

倘若各行省厌倦了我们在欧洲面前扮演的可耻角色，倘若它们为每天在不顾民族大业的人们的虚荣、仇恨、友谊或物质利益之间签署的丑恶交易感到愤慨，那么你将和我一样认为我们正处于某个重大事件的前夜，只有无能者才会对此感到惊异。

共和党和波拿巴党可以融洽相处：一个在中间阶级中有众

① 绿衣党，保王党人的绰号，为纪念因保卫路易十六而遭杀害的御前卫士，他们身着绿衣，一八一五年在法国南方犯下最凶残的暴行。

多的拥护者，另一个支配着仍在帝国之鹰的魔力控制之下的人民群众，那么，在我们所处的不幸和贫困的时代，中间派演说时的小心翼翼，卡洛斯派的阴谋诡计，是否经得住政治平等的利益，或一天天变得必不可少的一场战争的利益将受到的最轻微的震动呢？

再者，英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局势如此成功地改变了我国对内政策所挑起的问题，事态的发展给我们大臣的无能帮了如此大的忙，以致任命德卡兹先生主持内政部一事也变得不可预料了。

又及：今天，《辩论报》宣布波兰人被赶回华沙……如果此事不假，我们的政策或许会变。政治气氛稍有变动，我们便受到影响，正如垂死的人受恶劣天气影响一样。——如果战争到来，如果英国内阁倒台，如果……有那么多的如果，因此以如果煞尾最谨慎不过，正如拉伯雷以也许煞尾一样。

猎　鹰　一八三一年三月八日于巴黎

（《猎鹰报》，1831年3月10日。）

十八　致V.先生

寄往贝叶

内阁改组后，政治上的举棋不定仍未停止；这一奇特方式延续的原因，或许是人的姓氏没有改变内阁的总原则。我承认，先生，最古怪的事莫过于看到拉斐特先生离职，塞巴斯蒂亚尼先生留任，梅里卢先生辞职，德·蒙塔利韦先生搁浅在公共教育

局。是否该把这项任命视为一种讽刺呢？

只要在我国因暴乱而变得温和的君主立宪政体的中心积极地维持我国政治家的轮换，我就不会失去希望，总有一日能拼凑出一个相当不错的内阁……我们采用聚合法，我们研究立法和政府的亲合性。这是运用于政治的化学。奥狄隆-巴罗先生已相当精通试剂理论；但是，总这样对待我们，我担心法国有一天会成为这些耗时费神的试验的牺牲品。

至于目前，我们没有理由抱怨从最近一次操作中得到的新成分。

在苏尔元帅的名字旁边添上了不久前我曾和你谈起的一个人的名字。德·里尼先生迟早会领导海军。我们的舰队缺不了他，正如我们的兵团少不了苏尔元帅。海军准将在内阁会议上将是个有用的救兵。他是位既精细又特殊的人，同样熟悉大陆的棋盘和海底的暗礁，倘若他早几个月入阁，我们的外交恐怕就不会如此笨拙了。

元帅和准将是内阁的两员干将；两颗受人民群众理解的光荣之星；一个不顾复辟王朝为法国效了力，而不幸的是，另一个不顾法国为复辟王朝效了力。今天，我们宽大为怀，原谅有才干者的一切。

倘若德·阿尔古先生被引进财政界，我或许会为他烧一柱香；但是我认为他兼半个大臣极不合适……提起这个古怪的划分，这个我不费吹灰之力像切苹果一样一分为二的行政部门，我希望我们不会同时有一个公共工程部和一个桥梁公路工程总局，尤其因为贝拉尔先生的个人利益与局长的职责有点对立。至于其他大臣，包括新任内阁会议主席在内，不和你谈论他们几乎是对他们的赞扬。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或许会比拉斐特先

生更快地失去威望。他的经历中有不少疑点。在查理十世治下，他和同僚塞巴斯蒂亚尼先生一样，是那班类似几何中的渐近线，总向一个大臣职务延伸却无法相切的自由派中的一员，那类政治上的坦塔罗斯①。我不认为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受到周围亲近者的热心支持，最近我和你谈论过这些人，他们在宫中总要对政府的行动施加点影响。

使法国丧失了比利时的阴谋诡计据说与佩里埃先生有点关系。本届内阁是朝未知状况的一个过渡。

因此，我相信可以向你预言新的组合。苏尔、德·里尼和德·阿尔古三位先生很可能将是新内阁的基础。

路易男爵先生像不像神怪故事中的人物？他依照支配政府机构特殊重力的未知法则，在内阁的游泳池中沉浮……我原以为这些与复辟王朝相称的赛马完全失去了声望；但是这些游牧大臣似乎在举止上有点特别，变得对政府十分宝贵。按照骑兵队的生活和饮食制度调教的骏马不是总能获奖吗？……改革的创伤不会在大臣身上留下痕迹……因此，看到基佐先生重新担任德·蒙塔利韦先生的要职，后者则出使某国作为对其宏伟工程的奖赏，我是不会惊奇的。他在政府中曾是青年人的最佳代表！……

巴黎没有动乱的时候，外面立即会发生革命。加的斯②宣布了独立。欧洲的活剧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其规模和趣味，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如此姑息喜欢怪诞生活、运动和喧闹的人。如今俄国与波兰相斗，波兰人打赢了。奥地利和意大利即将开始一

---

① 坦塔罗斯，希腊神话中的吕狄亚王，因将其子剁成碎块给诸神吃，被罚永世站在上有果树的水中，想喝水时水位即下降，想吃果子时树枝即升高。

② 加的斯，西班牙濒临大西洋的港口，一八二三年被法国人占领。

场殊死的战争。英国受着癌症的折磨。比利时就要咬荷兰一口。我们那令人赞叹的、与英国政治最美好时日相称的自私自利有无道理呢？……有，如果议会改革被采纳的话；因为卢塞尔勋爵的议案便是英国政府的决定。对天主教徒的承认、改革和赤贫是惟我独尊和喜欢突出个人的该国国民兴旺发达的le Mané, Tekel, Pharès.①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加强这个古怪政府的力量和团结，那自然是托利党组建下议院的能力，该议院竭尽全力实行振国兴邦的计划，由这个畸形的寡头政体及时结合进来的干将组成。议会的腐败是英国报界天然的平衡力量，大臣们睡觉的枕头。政权必须久不易手，一个民族才能走上康庄大道，如果说历史有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人们从中看到频繁的动荡与民族的危难密切相关。大臣的更迭来源于危机，抑或危机来源于更迭？当研究历史问题蔚然成风，在讲台上作小说不再时兴的时候，这个问题大概将由某位历史教授作出评断……

眼下巴黎令我惊讶的最非凡的奇迹，是帕格尼尼会做手术。别以为这是用他的弓，他的手指，或他的小提琴的神奇乐音……这个人大概有点神秘；但是，我祝福他，钦佩他，去听他的每一场音乐会，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那自私的嗜好、我对艺术家的狂热崇拜；并不是为了像《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那样爬上我的钟楼；而是出于爱国心，是为了在看到歌剧院座无虚席、票房收入两万法郎时说服自己，贫穷一词不过是个玩笑，钱是多而又多的！……我当然不认为侧耳倾听的人有个饿得咕咕叫的肚

① 希伯来文：算、量、分。典出《圣经·但以理书》第五章。传说巴比伦摄政王伯沙撒某次饮宴中，忽见一只神秘的手在墙上书写了这三个字，先知但以理告诉他：你的日子屈指可数，你的罪恶已称量，你的王国将被分割。

子……，于是，被称作资本家的动物患了一种特别的病，我们的政治家没有研究过这种病的症状。假若塔格利奥尼小姐答应用手掌跳舞，准保能收入十万法郎，而我们怎么竟拒绝拿出这笔钱给能提供巨大利益和十足的安全感的贸易、实业、国家，甚至一条运河呢？……为什么有这等怪事？……很可能因为我们的大臣不善于完成壮举！……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抓住观众。我觉得帕格尼尼是风度方面的拿破仑；但是我们没有政治上的帕格尼尼…这倒不是因为缺少小提琴、音符、琴弓和乐队！……

今天，内阁不得不作出解释。我们等待它拿出行动，因为在德·塔来朗先生的俏皮话和上届内阁的演说之后，空话在政治上已毫无意义。此刻，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运气不错：——烦恼……政权的潮起潮落令我们如此烦恼，我们路过政府各部时几乎就像路过医院——那儿不是有医生、病人、痛苦和政治死亡，……待愈合的伤口吗？——倒台不是常事吗？本届内阁似乎应该把议院保留一段时间……

再见了，先生。我的下封信将概述第一季度的局势，未来的十天或许会发生一件将改变事物面貌的大事。从来还没有对预言家更有利的时代：各国人民骚动不已，教皇们死了，议定书在运转，内阁更迭频繁，使人们可以作出最神奇怪诞的预言。

猎　鹰　一八三一年三月十八日于巴黎

（《猎鹰报》，1831年3月20日。）

十九　致L…先生

寄往康布雷

在我最早写的一封信中，曾告诉你路易-菲力浦的政府将以自由的名义重新提出查理十世的政府以国王的名义极其强硬地提出的同样问题。

你得承认，先生，我的预言没等太久便成了现实。

曾几何时，由于德·维莱勒先生命令政府雇员与政府的思想保持一致，自由主义反对派曾痛斥他，诋毁他，给他喝倒彩；但就是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以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为代表坐稳江山后，发出通报命令雇员与其思想保持一致。德·维莱勒先生不愿任人攻击他的政府，以免照猫画虎地模仿复辟王朝；我们的内阁不愿受到支持，它禁止集会结社。它能存在靠的是什么？是社团。它迫害什么？极左派的观点。内阁有什么人？原极左派议员。共和国在法兰西的支持者不到一千名。政府到处看到共和国。长系事实上仍然存在，它几乎把法国分成两个党派……卡洛斯派人数众多……政府到处看不到卡洛斯分子。倘若长系事实上已不存在，如同它在法律上已不存在一样……那么我还能理解那些通告；但是，眼下它们既是无能的征兆，又与情理相悖。假若你的雇员们联合起来，你上哪儿去雇别的人？集会结社难道阻止得了吗？

查理十世命士兵朝人民开枪，因为他以为他的政府面临灭顶之灾；我们的大臣给我们带来一部小巧可爱的反聚会法；就在不久前，还必须在依法发出毕恭毕敬的警告后，再以武力驱散

暴动的人群。除去派出所所长作一段开场白外，这两次扫射之间没有其他的区别。

新闻记者们推翻了查理十世，因为他想扼杀新闻，如今内阁的记者使我们预感到，一旦爆发战争，必须为总体利益中止新闻自由。然而，中止新闻自由不就是中止个人自由吗？……因此，不出几天，或许贵族一方即将在法国夺回它的全部利益；因为降低取得选举权的纳税额和增补农民，是我国当前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

不久前，以杜布瓦先生为其身边顾问的公共教育大臣曾利用法律反对学生，而杜布瓦先生和大臣本人，曾在盖尔农·德·朗维尔先生面前形容该法可恶、专横、武断，如一纸空文。

倘若专制政府向我们要三亿法郎打仗，以维护法兰西的荣誉，倘若它没有打仗便花掉了三亿，倘若陆军部的供应、订货因假设的急迫需要而比平时贵了百分之五十，那么我们对它会作何感想呢？

我们曾大声疾呼反对西班牙战争，我们确实做得对。希望各国人民获得自由的反对派看到花费三亿支持君主制原则，不可能感到十分满意；但是王国政府去马德里捍卫它声称在巴黎树立的原则是合乎逻辑的……由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出面掌权的反对派胆小怕事，任人在波兰，在意大利践踏它和它的原则……

查理十世的一名原大臣写了一本小册子，告诉我们上届政府的主导思想是恢复我国的天然边界，而现政府拒绝要比利时，借口煤矿、××先生的白布、××先生的呢绒将会跌价。

查理十世的大臣们罢了自由派的官；如今，自由派欢迎卡洛斯分子。自由派的阴谋是否曾在被驱逐的波旁家族统治下的法

国游逛，正如狄奥集团以及tutti quanti① 在当今大臣们的统治下游逛呢？……

王政复辟花了我们三十亿；伟大的一周已经花了我们近五亿；按照财政部的开支和信用降低的速度，我不知道我们为自由付出的代价是否有一天会和合法性一样高昂。

现在，先生，天真到为我们缺乏经验的银行家作总结的作家显而易见是卡洛斯分子或坏公民吧？……我希望至少在你眼中，我不是这两种人；我渴望被看成一个计算准确的人，一个细心的出纳员，前来提醒主人或朋友留意经济状况的忠心耿耿的仆人。

然而，法国从其近半年的历史中不是得出了一个大教训吗？我们为了使政权易手大大骚动了一番，但是政权没有改变。它遵循同样的学说，它是自私的政权，只想到自己，仍有一个虚假的平衡体制，已把我们的革命引向吞没了复辟王朝的冷漠的深渊。无论当政的是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德·维莱勒先生，抑或德·波利尼亚克先生，民族中那坚实的一部分，那些耕耘、劳作、不读书、一个子一个子地攒钱以保暮年独立的人，依然把政府传到其积蓄的法庭上来。最多或最少的赋税使他们喜欢或仇恨一个制度；因为，对他们来说，思想一文不值，涉及到福利的时候，他们很有逻辑头脑；他们一边掂量政府留给他们的钱，一边作出拥护政府的决定，或者拍板成交，如果市场稳定的话。

然而，眼下无需多大学问便能看出我们正在偿付查理十世的债务、查理十世的养老金、七月的灾难、十二月的动乱；我们为战争付钱，为和平付钱。而由于政权依然是政权，就是说它顺应其天性，力求达到其生存所必需的团结，为了统一和强大必须粉

① 意大利语：所有的人。

碎有损权势集中的一切，因此，在君臣国民高喊自由、节俭、幸福的次日，就必须违背这些感叹语，要许许多多的钱，因为最昂贵的事莫过于起义；要专制，因为秩序搅得越乱，越需要权力重建国家。苏拉正是如此把罗马从马里乌斯手中拯救出来的。①

那么，如何能使有点喜欢强词夺理的整整一国人民理解许诺和现实之间的不同呢？……任何一场革命的后果都是专政。

七月革命错就错在没有让国王指定的摄政官实行三个月的专政，有力地确立起人民的权利和王位的权利。这个大错导致了不断的摸索，以致如今法国人人都在说："我们付出的代价很高，而我们受到的治理更糟……"

不幸的是，先生，我预料不出几个月政府将改换体制。

眼下，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如同久战而归的国王，正在利用我们所处的人为的休养期。动乱对国民自卫军和制造动乱的人变得同样令人厌倦；再说动乱也没有结果。因此便偃旗息鼓了。

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当政而无动乱。这是一位将被视为十分机智的大臣。他的任期内有一个事实无可怀疑：不再有动乱。

资本家不高兴把钱存在箱底或把纸币放在钱夹里，他们抱着碰碰运气的心理冒险涉足投机事业。另一个事实是：——信心复活。

这样，两届被粉碎的内阁将成为佩里埃先生在君主政体的

① 苏拉曾在执政官马里乌斯的指挥下作战，公元前八八年任罗马共和国的两名执政官之一。出征希腊期间，罗马发生骚乱，掌权的平民派宣布他为共和国的敌人。他挥师回国，在内战中击败并放逐了马里乌斯，成为拥有立宪、立法、司法和军事大权的独裁官。

候见厅里建造的王座的踏板：他们的不幸，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预见，全给他带来好处。

但是，如果我看到现政府稳定的种种保证，这一切将好上加好，我表示完全赞同；因为我希望有个人掌五年权，哪怕他是个呆子。在弗勒里红衣主教理政时，法国从来没有如此幸福过。他是所有大臣中最软弱、最无能的一个，但是他撒手不管，而撒手不管恰是齐家治国的秘诀。靠了这条公理，英国和美国国内一派繁荣。在这儿，我们有精心研究过的运河计划，有已经筹措好的资金；但是桥梁道路工程总局的局长阻挠这项事业的进行。一位大臣接替另一位大臣，拒绝前任的计划和观点。

内阁的不稳定威胁着现政府的大多数部门；但是我在上封信里向你指出其才干的三位政治家一定会抵制我们政治机构将要发生的变动。

因为，再过一个月议会将被解散；由新成员产生的新选举将给我们一个对抵抗不大有利的议会。官员大多难以相处，他们将在未来的议会中放进大量的个人野心，而由公众舆论喜爱程度不等的人组成的内阁将俯首听命，一股新的势力会来领导国家；那些执意要受统治的人将会非常不幸。

由七月革命提出的政治家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力求不让人们在法国觉察到机器的大震动；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大臣来要了很多的钱，却没有阻止住任何骚乱，宁可毁了法国也不愿对煽动者采取一点点严厉的措施。而我觉得一名文学士也能把一切做得同样好。事情糟糕时，任其自然发展，事情顺利时，想引导或阻碍它，这都无需多大天才。

在我国政治目前的状况下，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在议会拥有多数……那么，如果他精明——他非常精明，如果他推

理正确，他就该保住议会。议会是个好女人，十分贤慧，百依百顺。它肯定非常合法；否则，就得把它的一切行为看作非法。一位想恢复和平与信心、创建政府体制、精简节约、在欧洲面前跑龙套、批准公司开凿运河的首相，应当给议会带来预算，并把选举推迟一年。

我看不出立法机构缺乏毅力。万一打起仗来，它的话会十分动听。我觉得它已经救了祖国七八次，并颇为迅速地投票赞成征税。

至于战争，你知道，先生，我对词藻并没有走火入魔。因此，我不赞成报纸每天对和平或战争问题发表的见解。为原则，为干预或为征服而打仗始终是一场灾难。目前，这场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并非因为我们需要战争才能得到和平或比利时，才能面对欧洲树立起我们革命的原则，而是因为战争是一种地方病；我们将打仗，因为欧洲的贵族迟早会攻打我们。我在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信中曾不厌其详地阐述过酿成战祸的种种理由，现在不必重提了。

巴黎的精神和物质状况在近十天中毫无引人注目之处。不过，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它机锋毕露，充满青春的朝气，文笔极有特色；但错误也在所难免。正统性的忠诚卫士看不到法国在共和国和专制主义之间可能有任何政府，十足的诗人之见，他用该见解概括了他的《革命论》（第一版》和《宪章君主政体》。一个国家最负盛名的人如今只会或只能在反对派中出风头，这真是该国的不幸。

猎　鹰　一八三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巴黎

（《猎鹰报》，1831年3月31日。）

加瓦尔尼*

在所有人的想象中，在每个法国人的记忆里，在茅草屋顶下，在阁楼上，人人内心深处都留有一位五尺巨人的威武形象。由于提到一个名字，一个字眼，一个回忆，执政官和皇帝波拿巴经常突然出现，周围是皇家的排场或者砸烂的鹰徽，滚滚的硝烟或者圣赫勒拿岛的棕榈。他身边始终有庄重沉默的面孔，在战斗中褪了色的蓝军装，残废的士兵，来自埃及、莫斯科、卡布雷阿和英国趸船的法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这群人如同沐浴在阳光下的树木，被此人的光辉照亮，在芸芸众生中十分惹眼。尽管他们当了农夫、车夫、马蹄铁匠，这些平凡的人从未沾染上庸俗之气。他们在民众中有如特殊的一群，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习俗，士兵的顺从和无畏。一八三〇年七月，他们又露面了……王政复辟时期的一位天才理解这群伟人、纯朴、满怀诗情的百姓，尤其忘不了波旁军队在这支残军中间左突右奔所构成的滑稽对照。作为画家、诗人和史学家，沙尔莱① 成为这部分法国人的荷马。这位罕见的才子把这些时而滑稽可笑，时而高尚卓绝

---

* 法国素描画家加瓦尔尼是巴尔扎克的好友，曾为其《人间喜剧》作过多幅插图。本文专为介绍加瓦尔尼而作，于一八三〇年十月在《时尚》杂志上发表。

① 沙尔莱(1792—1845)，法国著名画家，雕刻家，是最受巴尔扎克赞赏的艺术家之一。

的人归入儿童世界。谁能忘记那些清新雅丽的场面，那份甚至令执拗的独身者动心的出人意料的烂漫天真呢？沙尔莱凭借出奇的禀赋，能够从挥舞独臂威胁杜依勒里宫、预见它将被包围的近卫军老兵最刚劲有力的口吻，转到孩子说："是真的吗，你天生有条木腿？"那尖细悦耳的语调。此人分辨出使他青史留名的两种类型的人，就是士兵和儿童。在法国，儿童几乎总有军人的气概，而士兵经常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十分率直和天真。

有个人或许和他一样令人吃惊，而且更加刻薄，几乎同样风趣，假若你没有在他作画的画室中看到他本领之大便不了解其才干，这个人，一位艺术家——如果他是的话，他看到职员们、轻佻的女工们，傻瓜们（普律多姆先生之流）时，曾经说过："这个族类属于我！这是我的财产！"

亨利·莫尼埃①（爱闲逛的人们啊！谁认不出他来呢？）仿佛出于本能，善于发现这些性情迥异、多采多姿的人的习惯、态度、体形、语言和秘密。他变成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如沙尔莱，如贺加斯②，如卡洛③。他和他们一样是无法模仿的。他创造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让他们在精神领域内流传。没有他，这些人物便会失传，被未知世代的洪流卷走。这些人物是他的，他们属于他。随便哪个钦佩这两位天才的人无意中都会说："亨利·莫尼埃的一个年轻女工，沙尔莱的一个儿童。"

亨利·莫尼埃风格独特，比沙尔莱更胜一筹。在每个国家的首都，他至少引起三十个人思考，可惜艺术家找他们的时候，

---

① 亨利·莫尼埃（1799—1877），法国作家和漫画家，他创造了约瑟夫·普律多姆这个愚蠢狭隘、喜欢说教的资产者的典型人物。

② 指威廉·贺加斯（1697—1764），英国油画家，版画家和艺术理论家。

③ 雅克·卡洛（1592—1635），法国版画家和素描画家。

却得不到好的酬报。他们欣赏，他们回忆，如此而已。但是，当我国最擅长讽刺、最才智横溢的素描画家发表了《一位青年的生活》——虽不为众人所知，但在思想家中间已经出了名的作品——，或者《梅莫特》的插图后，我们这些诗人和画家会感到法国有一位与贺加斯并驾齐驱的天才。

这两位深孚众望的画家，他们的才华建立在对阶级最明察秋毫的观察上，从把孩子打扮成枪骑兵的布尔乔亚阶级开始，直至以普律多姆为最全面代表的傻瓜阶级。他们懂得表情、习俗、相貌、衣服、步态的全部表现力。但是，虽然我们不愿意贬低他们无可辩驳的功劳，我们仍要斗胆说一句：他们的工作并不困难，因为他们在这些面孔上遇到那么多角与棱面，那么多显著的、几乎明摆着的差异，只需看到这些特征便可以独树一帜。

从这个考虑出发，我们可以正确评价另一位名气较小，但与民众博物馆的这两位伟人同样博学的艺术家，他便是加瓦尔尼。

加瓦尔尼是位素描画家，《时尚》杂志欠了他太多的情，不能只讲几句文明社会频繁使用的一般感激话了事。

"见鬼！我的裁缝衣服做得好极了。"

"亲爱的，雇他吧，他是艺术家。"

"你的厨师够格获得圣灵骑士勋章。"

"对，这是位艺术家。"

"天啊！夫人，您的鞋真漂亮！您有一双纤足。"

"我的鞋匠还可以。"

我们就这样奖励才干，令我们的时代无地自容！王妃啊，您曾送给描绘了德国生活的文弱温厚的奥古斯特·拉封泰纳一座修道院，如今您在哪儿呢？

为了使大家明白加瓦尔尼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

描绘沙尔莱和亨利·莫尼埃的手法，分析他们的艺术手段。首先我们得说，《时尚》在创刊的第一年去敲了所有画室的门。有些艺术家没有把《时尚》所要求的特别的素描画好，我们就不点他们的名了。但是在比较如此众多的不同作品时，我们亲身感觉到画这类画难度极大。实际上，《时尚》当时可以轻而易举地创造一种窥伺巴黎万千变化的文学，但是巴黎的风貌，人的表情，女子的仪态，雅士的举止，小客厅的秘密，正等着入画。面对看惯了我们对手的平庸小雕像的感觉麻木的大众，这是最徒劳无益的尝试。在衣服的流行式样中，在以情趣高雅闻名的女子站立行走的姿势中，有种不可言喻的风格，那是用二十页文字也解释不清，用画笔也极难捕捉的。这种风格是阶级的印记。它使沙尔莱和亨利·莫尼埃青史留名，可是加瓦尔尼得到了什么呢？……长时期的冷漠。上流社会的人走出沙龙去游艺场，见到平头百姓，他们笑，他们开心。在那儿他们是宽容的，但对那些想再现上流社会的人却很严厉。他们批评自己倒是不留情面的。加瓦尔尼试图绘出淑女雅士相貌中最细腻微妙的差异，最转瞬即逝的线条，而在其他时装刊物上勾出人体模型，再给它披上一件袍子的艺术家，看上去比加瓦尔尼更接近目标。

可是眼下，他的巨大努力即将得到回报。假若我们过早地为这位素描画家讲好话，便不会像今日这样成功地唤起人们对他的注意，我们的赞扬便会带上个人的色彩。眼下，我们的承认与几位艺术家，与一些上流人士的意见是吻合的，他们都宣称这位画家技艺高超。

时至今日，时装素描仅仅被出版家视为一件无足轻重的东西，除了荷拉斯·凡尔奈的几幅外，素描只以表现饰带、衣裙、无袖女式胸衣为主题。德·拉梅桑热尔先生便以此为生。——后

来,《女士小信使》感到,画出的时装必须让偏远外省心灵手巧的女子看出裁剪方法、幅宽、针法,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把巴黎的作品加以分解,再准确无误地复制出来。

但是只有我们明白,把这份奢侈报纸办得更加奢侈是法国的责任。于是我们试图在挂于德·拉梅桑热尔先生那些纹丝不动的人体模型的服装纸样上,附加《女子小信使》的讲解,在这项改进之外再添一个有生命、有情感的活人,以免总向外省展示二十年来唯一有幸代表巴黎人的千篇一律的人体模型。

当时只有一位艺术家,甚至一位高级艺术家,能够赞同我们的观点,展现变幻不定、稀奇古怪的巴黎风貌,表达一件衣裳的精神,一袭长袍的思想,一条头巾的风韵——只有戴得好才有风韵!……有一天,德康①出于对我们观点的理解,用速写第一次使我们见识了东方人的风貌。

在描绘风雅阶级的特征之前,我们得承认曾经尝试过许多种画法,作了七八个月的努力,结果却很糟。附在前几册书中的版画缺点极多。——比方,镌版工力求做得尽善尽美,使我们梦想成真,结果,丰塔拉尔先生作品的魅力往往丧失殆尽。——在我们对托尼·乔阿诺先生和齐格勒先生的优美素描所作的不忠实的复制品中,公众从未认出他们的手笔。一八二九至一八三〇年冬,我们终于欣赏到表现舞会化装服饰的版画。这是一群活生生的女人和男人!……在安达卢西亚女子的巴斯克裙下,在爱尔兰女子的羊毛开衫下,人们猜出她们的性格,她们的舞姿,她们的习俗。一切都画得极美,色彩极佳!……衣服真像是用丝绸、纱罗做的!……有个人把时装素描理解为一种专长。我

① 亚历山大·德康(1803—1860),法国画家,一八二八年曾赴东方旅行,创作了一批充满异国情调的作品,受到热烈欢迎。

们的想法寓于一位艺术家的头脑中，不久我们便得知这位艺术家致力于复制、捕捉、创造上流社会的工作。沙尔莱和亨利·莫尼埃一样，使轻佻的缝衣女工、士兵、孩童和傻瓜出了名。我们的赞赏和敬重鼓舞了加瓦尔尼，他同意监督镌版工作，不久以后，他的素描被更好地表现出来，令公众大为惊讶。——柯尔柏博物馆的原作展确认了我们这位有才气的合作者的声誉。

现在，我们坚信这些素描有一天将向当代提供一部有教养群体的引人入胜的历史，像画家或版画家的作品一样深受收藏者的欢迎。《时装画册》变成一种全新的特产，它既满足了艺术家的要求，又迎合了上流社会的口味。它作为艺术品和时髦物品出现于世，不仅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奢侈，因此我们不会把它局限于寥寥数笔勾勒出的传统草图。——对这本今天的确令人陶醉的画集，我们将给予全部的关心和应有的重视，因为公众感到有必要奖励如此坚持不懈的努力。

（《时尚》杂志，1830年10月2日。）

大　臣*

这是个小矮人，——否则他不会被任命为大臣。我进来时没看见他，因为他似乎被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埋在安乐椅里了。

“有多少人想着这个人！”我自忖，“而他不想任何人，只想着自己！……”

我看见一群职员忙来忙去，——在桥梁公路工程局，在美术学院，在乡镇，在印刷厂，在省府和专区政府……，在各处。

“为了应付这雪崩似的大量利害关系和求情者，考虑法国的机构建设，回答两院的质询……等等，等等，需要何等坚定而强有力的人啊！……”

我这样想着。

这时，大臣站了起来，一位肥胖健壮，满面红光，一身黑衣，脸盘宽大，佩带好几枚勋章的人对他说：

“可是您想想，先生，你们正走向无政府主义……必须夺回权势，使人们更尊重王族的特权！你们为贱民做得不少了。《每日新闻》和《时报》是你们的朋友……，大业主们受了惊吓。他们反对你们，你们就要完蛋了！”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月在《漫画》（又译《讽刺》）周刊广告单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文中四个对话人分别是：保王派、共和派、空论派和《环球报》的圣西门主义者。

大臣点点头，仿佛说："这话不假……，我们犯了大错误。"

一位干瘪的高个子让他转过身来，以生硬的命令式口吻对他说：

"喂！你们即将被民众团体推翻……如果你们触犯这些团体，便会打一场内战！……因为它们接纳各省参加，招收所有年轻活跃的野心家……必须授权给这些团体，争取人人成为会员！让革命得到全面的发展，充分满足时代的需求，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不如此，你们就会完蛋！……"

大臣神情困惑地望着这位高大矫健的人。此人一副托人情者的嘴脸，腹内空空，衣服磨得发了白。——他是七月革命的胜利者。

"亲爱的，您在这儿听什么鬼话？尽是些废话……一切都解决了。现在政治建立在最严格、最合乎逻辑的推断上！……"一位小矮个儿用清亮的声音大声说，一边把几根稀疏的头发捋到额头。——"必须巩固政权，"他接着说，"给我打击叛匪，打击工人吧。国民自卫军将帮助你们，还有议会。我们有自由。我们使全体有才干的人各就其位……现在需要秩序，需要保持。如果你们不尽力维持现存的东西，就不会有稳定，你们将由于动荡而完蛋！"

大臣定睛望着和他讲话的这位《环球报》圣西门主义者，然后说道：

"这相当合理。"

"你们在什么问题上停步不前？"一位模样像国民自卫军炮手的人大声说，"你们必须摆脱一切不满者！假如援救比利时，你们就有位子可以自取或者送人了。打一场好仗，你们才有内部的和平，并且向前挺进……否则，你们即将完蛋！"

“啊！……”大臣说。

这四个人轮番抓住可怜的小个子，使劲摇晃他。结果第一个抢走了他的一册《教程》，第二个抢走的是公文包，第三个是一截衣袖，最后一个则是他的民心，因为他取走了小个子写给一位议员的信，该议员后来在一份有关水蛭的请愿书上大谈法国的状况。

“你们来理政吧！”在打斗中弄乱头发的大臣叫道。

“大臣先生请用餐……”一名仆役说。

“先生们，请入席……”

“你说了一个伟大的字眼……”我大声说。

于是，他瞥见了我。

“先生或许是为了专区区长之职而来吧……”

“不，先生，是为了救你，和这四位先生一样。”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广告，1830年10月。）

上流社会一景*

我的记忆力通常相当可靠，我相信用来支付晚会开销的是西班牙公债的息票——专制政体的银行家想拿出财力雄厚的证据。为了给模范君主的财政总裁一个面子，圣日耳曼区有几位人士屈尊光临这场铺金垒银的晚会，他们或者欲以贵族姓氏标志稳压倒金融界；或者想穿一袭平纹细布长袍，韵致淡雅，难以模仿，令昂丹大道的华美服饰在这做作的简朴面前黯然失色；或者想用俏皮话报答东道主的努力，用恭维话贬损这种努力；抑或为了附在一位普通相识的耳边说："这些人多傲慢！……"你啊，好心的蒂贝热神甫[1]，你想到《一位妓女的痛苦》，用一支年轻的笔写了两卷书，告诉我们恶一直不断地寓于善的心中，你这位注重实际的哲学家，是否曾想到我们谓之曰舞会的古怪刑罚呢？……

我知道，至少必须年届三十，不再像富家子弟那样相信女主人的奉承话，才能以讥讽的神情和嘲弄的目光静观这场癫痫的大发作……

这些英俊的年轻人容光焕发，声调讨人喜欢，内心却万分绝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月在《漫画》周刊广告单上发表。署名阿莱克斯·德·B.伯爵。

① 蒂贝热，法国小说家普雷沃神甫(1697—1763)的小说《曼侬·莱斯戈》中的神甫。

望。他们是输掉文书登记费的公证人，拿当月薪水赌博的职员，拿名誉赌博的军人，拿磨坊修缮费赌博的产业主，拿客饭登记卡赌博的青年。

赢家是一些诅咒财富的人。——财富来得太晚了，明天将呈报破产！——于是，他们个个享受这场舞会，如同罪犯享用最后一顿晚餐。他们和像圭尔奇诺[①]的《时光女神》一样迷人的舞伴摆动着身躯，甩掉了溺水而亡、饮弹自杀和煤气中毒窒息而死的好处。

舞伴穿了件新胸衣，褶裥弄伤了她蓝色的脉管和乳房娇嫩的皮肤，胸衣撑戳进她的胁部，但是她和那位英国女子——患了乳腺癌的时装王后一样优雅地微笑着。

另一位极其温柔、极其谦逊的少女，若不是怕有失体统，会把她的一位女友打一顿。全部目光都射向这位女友，她受不了这种成功。

那位活泼好动、娇艳的面容令你爱慕不已的美丽女子，是因为发烧才有这般魔力。她那双鞋，你欣赏的那个锦缎监狱，她穿在脚上疼得厉害！明天，她将躺在长椅上，面色苍白，半死不活，丑陋之极。

这位忧郁的美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偷偷向你投来羞怯腼腆的目光，莪相[②]的这位头梳云髻的可爱女儿，感到心中翻腾着仇恨和嫉妒：昨天她还是沼泽区舞会的偶像，今天却被人冷

---

① 圭尔奇诺(1591—1666)，即意大利画家乔瓦尼·弗朗切斯科·巴比埃里，其作品对巴罗克艺术曾产生深刻影响。

② 莪相，公元三世纪苏格兰传奇中的吟游诗人，一七六〇年，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1736—1796)假托其名发表了一部诗集，情调忧郁，文风浮夸，但影响颇大。

落！……心高气傲的人，她想和尼禄一样砸烂这个晚会以泄心头之恨。——她会做一位可人的妻子吗？……

那儿，一位身段苗条、风姿绰约的三十七岁女子，正望着她最后的情人与一位年轻出众的妖艳女子讲话。她马上要离开舞会，因为她透不过气来，她快要死了。这男人将道出苗条身段、绰约风姿的秘密，……永别了，巴黎！……因为情敌将在她的额头打上招人耻笑的烙印……

女主人戴着最讨人喜欢的面具，心中却受着临终痛苦的煎熬。——公爵夫人不会来了，可是她曾宣布公爵夫人要来……她瞥见一些面孔对望着它们的另一些面孔露出厌烦之色。她怕看到两个年轻人之间爆发一场争吵。她的仆人笨手笨脚。

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人心情不忧郁，心里不气恼。——这个老头对一名少妇拥有用益权，想在半夜时分，正当她和一位年轻军官开心地跳舞时把她带走。有些一家之主来打听自己的命运，一位大臣宣布他们的职位已被取消。还有些人得知在伦敦，在加尔各答破了产，或者金属降了价，这无异于——倾家荡产。

如头上的花朵一样虚假的欢乐，如所有头发上散发出的杂牌香水味一样虚假的微笑，任何人都无法尽兴的舞蹈，没有旋律和灵魂的音乐，强作的愉快，给这次聚会带来毫无特色的辉煌和运动。——我更喜欢上了镣铐、在院子里放风的苦役犯们的狂舞。它惨不忍睹，但它真实！这是毫无保留的快乐。同样是打扮，同样是激情，我更喜欢天然去雕饰。我可怜披着绣花衣、受过训练的狗，却始终有滋有味地欣赏两只小猎兔犬的可爱游戏。这些动物将以同样的热忱扑向鸡骨头，正如所有这些人扑向一堆金子。惟有你，老贝特泽纳①，古风犹存的人，你走出卡索巴

① 贝特泽纳，法国将军。

宫①时不会带走一文钱！你是一七九四年共和士兵廉洁奉公的典型！

此刻，我相信布道者有关世俗浮华和撒旦恶行的说教！……倘若我理解了修道生活的单一主题和静默无声的隐修院的沉思冥想，——那是在舞会上！……是的，一生仅仅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硕果累累的、永垂不朽的思想，这是一项与荣华富贵水火不相容的崇高事业。——普天之下，隐修院的确是为思索者建造的。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广告单，1830年10月。）

① 卡索巴宫，位于阿尔及尔，一八三〇年该城被法国占领，成为法属北非殖民地的军事和政治中心。

速　　写*

他在后妃街和护墙街拐角等着那人。晚九时，在一片嘈杂声中，当着所有行人的面，他敏捷地在那人两眼之间的额头上打了一锤，把他杀死了……铁器或毒药就这样挑起多少继承问题！……

打完这一锤，他立即像条鳗鱼似的顺着街道溜走，抵达昏暗肮脏、气味难闻的商业巷，来到奥德翁广场呼吸夜晚清凉的空气；接着，他的手抖也不抖地向检票员出示中途外出票，又出现在剧院正厅的邻座身边。

“幕间休息时间真长！……”他说。

“啊！——而且无聊！……”邻座回答。

“嘿！你为什么不去休息厅呢？……”他问道。

演出结束后，他回到家，收拾好行李，去做一次早已宣布过的旅行。

次日，此案引起了纷纷议论。各家报纸都大谈约瑟夫·科坦先生之死。这次暗杀蓄谋已久，干得那样诡谲，各个小集团，各个沙龙，甚至开铺子的人也关心起这个案子来，就像后来关心卡斯坦案①一样。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月在《漫画》周刊广告单上刊载，署名亨利·B…。

① 一八二三年，医生卡斯坦因投毒被判处死刑。

法院、警察、科担先生的家人和上流社会确信斯塔尼斯拉斯·德·B…有罪，虽然他未被重罪法庭判决……他喜欢赌博，爱赶时髦，艳福不浅。他的受委托人带着委托书在送殡行列中为他哭泣，接受了遗产。被告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往往带有残忍的意味。

十九年过去了。

请你设想巴黎的一个沙龙，里面挤满标致轻佻的女子，献身于政治的男人，他们严肃，但也开玩笑，讲双关语。还有年轻人，满怀热忱、爱情和野心，个个知道轻便双轮马车有多大的气派，迷人的服饰占多大的便宜……一句句俏皮话和警句此起彼伏。

“你听得懂吗？”

“那位脸色暗绿……，穿戴讲究，仍很年轻……，对七月受伤者讲了那句漂亮话的先生是谁？……”

“怎么！你不认识他？……他是斯塔尼斯拉斯·德·B…”

“噢！对了，他出了那件奇事，在……在……肯定在很久以前。”

“对，在后妃街，一八一一年……”

“但这是真的吗？大家都这样讲。可是，见鬼！……他看上去相当正派。”

“斯塔尼斯拉斯先生？……”女主人接着说，“我当然这样想！一位可亲的人，十分机智，风度翩翩，有套非常华丽的车马。也许他有点太爱动感情，但是他势力很大。况且，他有六万利勿尔年金。”

“他住在哪儿？”

“嗳！”我听到这个古怪的问题时说，“我不是每天都看到破产者、伪造者、小偷受到同样的敬重吗？上流社会为什么在一名

杀人犯面前望而却步呢？”

亨利·B…

（《漫画》周刊广告单，1830年10月。）

一个废物*

——荒诞故事

我见到过一个怪人，但说不准在哪个年代，如果有可能对此人作一番描绘的话，那必将用尽语言的一切表达手段。

我与此人邂逅于巴黎小田园十字架街，一家乐器行门口。

这位女子——因为这是位女子——身体几乎呈圆形。她不行走，她是在滚，矮矮的，紧贴地面，一身泥浆，常在路边踯躅。

她活着吗？……这真是个谜。

看得出来，过去她一定年轻美貌，焕发着清纯的风采，——她是一尊名副其实的希腊雕像，洁白无瑕，有着处女的额头。

到了富于激情的年龄。她变成有钱人，珠光宝气，奢侈淫荡；放肆，高傲，什么都想要，什么都能得到，所到之处把一切撞得东倒西歪，好似朝歌剧院飞奔的一名走红的妓女。她残暴，因为逸乐使她愚钝；她有时很蠢，可是突然之间她又变得聪明透顶，就像狂饮之后的年轻记者。

总而言之，她是诗人、画家、歌唱家，喜爱辉煌的典礼。她保护了艺术，说不定因为心血来潮——仅仅为了在粉刷得富丽堂皇的天花板下睡觉。

我敢肯定，她使一切匍伏于她的脚下，还把拖鞋扔到在尘世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月三日在《侧影》周刊上发表，署名阿尔科弗里巴——借用了《巨人传》作者拉伯雷的化名。

有权、有钱、有才的君王头上。

还有什么呢？或许她和儿子嬉戏，玩得很开心，和尼侬一样……

她痛骂男人，看到人可以荒唐到何等地步，她心中好不快活。有时她叫情人在地上爬，叫他们把财产、珍宝，甚至妻子也送给她，要是她们还值几个钱的话！……

她要鲜血就能得到鲜血。——面粉她百吃不厌，但喝酒她从来不醉，因为她像那班野心家一样往酒里掺水。

她事事别出心裁，她禁止精疲力竭的情人们吃东西，于是他们就不吃东西。

她想法怪诞，说不定还想做不可能做到的事。她是一个被膜拜者宠坏了的女人，她说傻话，做蠢事，如癫似狂，膜拜者们却觉得她可爱之至，事事为她解释，为她开脱。

总之，她一定有过最后一次恋爱——感情炽烈得骇人，正如四十岁女子的爱情。她或许曾大声咆哮！想在最后一次拥抱中紧紧搂住整个宇宙！

接着，继年轻人之后，老头子、阳萎患者来跪倒在她的脚边，把她变成一个丑八怪。——目光如鹰隼般犀利的人用一个眼神告诉她：

"你必定死得不光彩，因为你欺骗人，因为你违背了少女的许诺。你没有做一位和颜悦色的天使，在所到之处播撒生命和幸福，反倒成了一位梅萨丽娜①，喜欢马戏，生活放荡，滥用权力……你不可能再变为贞女；你需要一位主子……你的大限到了……你已经散发出死人的气味……你的继承人以为你有钱；

① 梅萨丽娜（公元25—48）原为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之妻。公元四十八年嫁给觊觎帝位的西利乌斯，结果被皇帝处死。

他们会杀死你，却一无所得。”

“这便是你的故事，”我心想，“衰弱的、掉了牙的、冷漠的老太婆——现在已被人遗忘，你路过时没人看你一眼……你为什么活着？你那双瞎眼还有何用？……你那件没人再愿意掀起的、好找碴儿女人的袍子还有何用？……你的财产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将它挥霍殆尽？……”

这是一位确实活着的女子，还是隐德来希？①

“可是，先生，这东西像瓜皮帽一样圆，”一位路人说。

“是呀，又黑又空。”

这是仍在动弹的主导宗教……一位老姑娘给她送去一点煤末，好让她给穷窝的炉子添把火，因为冬天气候严寒。老姑娘又给她——昔日华屋美厦中有成千上万支蜡烛的女人——点燃一支线蜡烛，免得她爬六层楼时摔断脖颈。

阿尔科弗里巴

（《剪影》周刊，1830年10月3日。）

① “隐德来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用语，意谓“完成”，在此指“生命已经结束”。

回　忆*

二 十 岁

我们俩单独站在一扇打开的窗前，眺望美丽的天空，纯净的，被夕阳淡淡地抹上一层金色的天空。暮色苍茫，此时此刻人极易受到感染，对一切都有着强烈的感受。似乎大自然向我们呈现幸福安宁的朦胧画面时，要我们享受这份幸福，抑或为它感到惋惜。这时要保持镇定是不容易的，因为快乐使人陶醉，痛苦令人沮丧。胸膛透不过气来，需要发出一声叹息：忧郁的或悲伤的叹息，甚至于快乐的叹息，因为它并非总是一颗破碎的心的呻吟，它常常是太多幸福的一种宣泄。幸福不可言喻；同快乐相比，它与忧郁更接近，幸福的叹息不正是来自忧郁吗？

她站着，我坐在她身边。我们交谈着……记不起谈些什么。我握着她的手；但是，她并没有把手给我，我也想不起曾经执起她的手。她把手留在我的手里，好像并没有不高兴……嗳！不，她一定挺乐意，因为她按住我的手，胳臂肘支在我的肩头，我的胸口。当时我激动得快要晕倒了，视线也模糊了。我隐隐地感到一阵甜蜜的眩晕，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她在分享我那如癫似狂的感受。她按我手的动作意味深长，很有说服力，无需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四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莱克斯·德·B.伯爵。

讲一句话就向我表达了一切！我多么幸福！啊！太幸福啦！……

有一刻我们不再讲话，两人直视前方，她的目光一定和我的一样，不由自主地移向我们身边的事物。突然，她试图挣脱我的手，这一动把我从遐想中拉回到现实。于是我发现来了一个人。她比我先注意到这个人，这很自然。我没有因为和她分开向她表示丝毫的遗憾，因为我得到了很多，但是我怕被人发觉。

次日，在同一个地点，我们没有受到任何搅扰。我们肩并肩坐着。她正在写东西；我也想写，便向她的纸俯下身去。她没有离开座位。她的头发触到我的面颊，我的头发触到她的额头。我的心在她的手臂上跳动，她没有闪开。我拿着笔，但没有写，她也没有向我指出这一点。她和我一样保持沉默，同样一动不动。啊！真不可思议！当时我多么激动！激动的心绪纷乱如麻，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了。它瞬息万变，如癫似狂，如今只有模糊的回忆，在我心中只留下一个甜蜜长吻的痕迹，我给她的，并受之于她的第一个吻的痕迹。

到了第二年，我们更加幸福！我在她身边才觉得幸福，我以为我们将幸福一辈子。她看到我时那样快乐，离开我时那样伤心！而且这是真的，的的确确是真的。——没有装假，没有虚伪。——她拥有我全部的爱，又把她全部的爱给了我。一年来，一个人的生活便是另一个人的生活。一年！……是的……她听任我吞下一年的幸福，同时要我付出整个前程的代价。

我那时太年轻！……我不知道爱有尽期，是她告诉了我。

我不得不离开。她涕泪纵横，由衷地感到痛苦。但是，我由于丧母延长了外出的时间。

我渴望得到安慰，来到她身边寻求慰藉。我见不到她了，或者，至少她变化太大，我失去了她。

才两个月！我们的爱情被遗忘了，她的心另有所属！……啊！尽管她不对，我仍然爱了她很久！

我多么恨我那颗软弱的心始终专注于她，关心她的幸福，而她已从我这里收回了仅以我们的深情美化她生活的权利，这权利是她诚心相送的，也是我有资格获取的。我从来没有责备过她，从来没有生出一丝一毫的怨恨。我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她爱过我；她忘记了我，但是没有欺骗我。

五　十　岁

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垂垂老矣，对青年人的一切感情心如死灰。但是，这个回忆仍可使我的灵魂复苏，它将追随我直至坟墓。不久我将闭上双眼，我的幻想已经破灭，而美好年华的梦却不会消失。她始终在我身边，连同她那亲切的目光，甜蜜的话语，小鸟依人的抚爱。过去，每当她握住我的手，温柔地亲吻我的额头，我的心便注满快乐，生活的任何纷扰，甚至任何激情，都未能把这份快乐从她主宰的心中抹掉。她离开了这颗心，它一直空落落的。其他女子在我的生活中掀起波澜，但是没有一个占据过她的位置，没有一个夺走我对她恒久的回忆。我曾为她活着，却没有她而度过了一生。但是，我仍然感到，我真想在她身边死去。当我讲出她的名字，当我在记忆中搜寻关于她的回忆时，我的满头白发，我那颗冰冷的心，便恢复了青春。她是幸福的，没有我她很幸福；自从我们分手后她便很幸福。在这颗心中，我尝到了并唤起了深深的爱情，它没有留下一丝遗憾，或许……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回忆！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0年11月4日。）

邻　居*

在巴黎，组成一条街的两排平行房屋中间，很少被一条宽阔的路隔开，以便阻止街右侧的住户窥视街左侧住房的窗帘遮掩的秘密。因此，几乎不可能不在某一天得知你邻居家具的颜色，见到他的马，他的猫，或者他的妻子。

有些不谨慎的人疏忽大意，不放下半透明的帘子遮住内室的场景；有些穷苦人家窗户没有帘子；还有些姑娘需要光线，露出了光彩照人的姣好容貌。我们想到放下这块贞洁的布时往往为时已晚。和贞洁的苏珊娜一样①，年轻的女工突然发觉一名年薪一千二百法郎的老职员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她以饱眼福。临时雇员一身刮胡子时的随便装束，出现在一位冉森教派女教徒的面前……文明啊！巴黎啊！奇妙的万花筒，它被摇晃个不停，让我们看到四件小玩意：男人、女人、儿童和老人，他们千姿百态，构成了难以计数的画面！啊！多么奇妙的巴黎！

一位有点一本正经的女子，在泰布街一幢房子的二楼占着一套房间。她的丈夫原为证券经纪人，比起夫妇的住宅，他更乐于呆在交易所、滑稽剧院、布洛涅森林和歌剧院。

---

* 本文最初于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四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亨利·B…），后来成为《夫妻生活的烦恼》中的一个插曲。见本《全集》第二十三卷。

① 在《圣经》故事里，美丽的苏珊娜在洗澡时曾被两个老头偷看。

德·努瓦维尔太太和所有恪守妇道的女子一样，终日呆在自己家冰冷体面的围墙里，按时端坐于一张大安乐椅上，冬天在壁炉一角，夏天靠近窗户。她在那儿做绒绣，给自己上绉领，读小说，责骂孩子，画图画，算帐……总而言之，她享受着一名正派女子尽本分时觅到的全部幸福。

经常，她的目光——一定是不由自主地——在平纹细布窗帘窄窄的缝隙间逡巡，或许是为了看看天气；她举止端庄，不致于窥伺邻人。但是，几天来，受一个刁钻促狭的精灵的驱使，她凝神注视邻居的窗户。一对年轻夫妇新近搬到这里住下，肯定还沉浸在新婚燕尔共度蜜月的欢乐海洋中。

少妇和她的丈夫打开窗户，让凉风吹拂发烫的脸庞，他俩微微靠在一起，倚着阳台呼吸夜晚的空气，观察夜空看看是否可以出门。这时，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灿烂幸福的柔和光彩。——黄昏时分，好奇的女邻居经常看到这两个可爱的孩子互相纠缠打闹，身影映在窗帘上，仿佛塞拉番[1]的皮影戏。先是最天真烂漫的笑声，孩童般的快乐……，接着是爱抚引起的恹恹无力……有时少妇忧郁地坐在那里出神，等着外出的年轻丈夫。她时常来到窗前，注意最微小的声响，一听到街口响起马蹄声便浑身打颤。

"他们多么和睦！……他们多么相爱！……"德·努瓦维尔太太说。

然后她开始给小儿子的长袜做记号，为自己抑制激情而伤心，掂量着自己的贞操，叹着气望着德·努瓦维尔先生的肖像，一个胖男人，像供应商一样面颊丰满，像银行家一样膀大腰圆。

---

① 塞拉番皮影和木偶剧场位于王宫市场的石廊。

终于，有一天，原证券经纪人这位贞洁正经的妻子对女邻居的敬重和好奇达到了顶点，她对丈夫说：

"我真想认识住在咱们家对面的那位棕色头发的小太太！……她很可爱，看上去很风趣。我和她交往会十分愉快，因为她很快活。"

"这事再容易不过！……"金融家回答，"我每天在交易所见到她的丈夫。我们一起做了好几笔生意！他是位可爱的小伙子！……无忧无虑，和蔼可亲，……如果你乐意，我可以请他们吃顿饭……他们一定非常高兴……"

到了约定的日子，六点钟左右，德·努瓦维尔太太准备好丰盛的晚宴，请她的社交圈子中最体面的几个人来迎接她的小邻居。她夸女邻人是位可爱贤淑的女子，她的丈夫是最招人喜欢的年轻人，瘦削，细挑，一头金发，颀长，高雅……她听到通报德·邦勒波先生和太太到了，做了个快乐的动作……

她见走进来一个四十开外的男人，宽肩膀，五短身材，一脸麻子，又粗又壮，原先是个制糖的。他迷人的妻子，漂亮的女邻人，好像在赌气。

"可是，我的朋友……"德·努瓦维尔太太对丈夫说。

"嗳！怎么？"

"这位就是太太的丈夫？"

"是呀……"

"我还以为他年轻，长一头金发……——太太，"她板着面孔对少妇说，"不胜荣幸……"

亨利·B…

（《漫画》周刊，1830年11月4日。）

看　病

（昂丹大道的一家公馆）

“不是开玩笑，大夫，我病了，我请您来不是没有理由的……”

“可是您双目炯炯有神……”

“这是烧的；夜里我发烧了……”

“噢！看看您的舌头……”

少妇从两行象牙般雪白的牙齿中间伸出一条红色的小舌头。

“是的，在舌根处有一点舌苔……不过您吃早饭了吗？”

“啊！什么也没吃……一杯咖啡……”

“您感觉如何？……”

“我睡不着觉。”

“好。”

“我没有胃口……”

“好……”

“我的胸口疼，在这儿……”

医生朝德·××太太指的地方看了一眼。

---

* 本文最初于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岸德赫），后来成为《夫妻生活的烦恼》中的一个片断，见本《全集》第二十三卷。

"我们等一会儿再看……"

"还有，大夫，我有时打寒战……"

"好……"

"我很伤心……有时我想到死……"

"后来呢？……"

"我买趟东西就觉得累。"

"好……"

"我的脸上火……"

"噢！噢！"

"我没有勇气做任何事……噢！噢！我差点忘了！……我的眼睛像火灼一样痛，我觉得这只眼睛的眼皮老在跳……"

她指指左眼。

"我们管这叫trismns①。"

"噢！这叫trismns！有没有危险？"

"毫无危险。"

"我咳嗽。轻微的干咳……我两腿酸麻……我肯定心脏上长了动脉瘤……"

"您睡觉用什么姿势？"

"蜷着身子……"

"好。朝哪一侧？"

"啊！总朝左侧……"

"好……好……您床上有几条褥子？……"

"三条。"

"有床绷吗？"

---

① 拉丁文：脸部的神经性痉挛。

"有马鬃床绷。"

"好……您在我面前走几步……"

(她走起来。)

"您不觉得髌骨滑液很沉吗?……"

"大夫,这滑液是什么东西?……"

"没什么。喏,这是一种液体,您膝盖上的软骨靠它才能活动……"

"没有,大夫,我没有任何感觉。您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多么幸福啊!要是以前我有滞重感呢?……"

"夜里您戴什么睡帽?"

"无边软帽。"

"麻布的还是棉布的?……"

"细麻布的……但有时我还加一条薄绸头巾……"

"把手给我……"

他掏出怀表。

"噢!大夫,我不喜欢您数脉搏……我害怕……噢!我对您说过我头晕吗?……"

"没有。"

"嗳!昨天我差点仰天跌一跤……"

"是早上吗?……"

"不,是晚上……"

"确实是晚上?……"

"对,是晚上。"

"好……"

"嗳!你有何想法?"

"哎!哎!(沉默。)您知道G公爵先生到圣鲁德宫去了

吗？……”

“不知道……唔！……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怎么分心了？我还有两三个紧急的病人哩……”

“怎么，大夫，您要走，也不给我开药？”

“您有伯爵先生的音信吗？”

“我丈夫？……唷！他才不想着我哩！”

“他在阿尔及尔很开心……嘻嘻嘻！……（他笑起来。）他会给您带开士米大围巾吗？”

“他才没这份心呢……嗳！大夫，您没有别的话对我说了吗？连个小处方都不开？我喝椴花茶水好吗？”

“可是它会刺激您的神经……”

“噢！真的！那么苏打水呢？”

“不……”

“桔子汁？……对啦，您去听拉布朗什① 演唱了吗？……”

“您知道我连一分钟都没有！……”

“真的！可怜的大夫！……这么说，您不给我开药就离开我了？……”

“我想您只要喝含铁的水就行了。”

“再见，大夫……”

“我得赶紧走了！我在这儿呆了快一个钟头了，家里还有二十个人哩。今天是我免费看病的日子。”

（大夫在自己的诊所里。）

“嗳！您哪儿不舒服？……说呀，汉子，赶快！”

---

① 拉布朗什（1794—1858），意大利男低音歌唱家，一八三○年十一月七日在巴黎意大利剧院首次登台演出。

"先生，我发烧有一个月了。"

"这没关系……对了，您面色有些发暗……服金鸡纳霜吧。(对一位女子。)您呢，大妈，您来看什么病?"

"先生，还是我那个硬瘤……"

"得上医院……"

"可是，先生，我可怜的孩子们!"

"噢!太太……他们少了您也行……如果您死了，他们只好如此。"

女人哭起来……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0年11月11日。)

鸦　　片*

他在何处了此一生？……他不像德·朗塞神甫那样相信未来。即使他向人类法庭自首，法庭也不会要他的脑袋，因为他犯罪的证据不复存在：这是他与上帝之间的一个秘密！——这样，他既上不了天国，又不能留在人世！……——他试着信奉圣西门主义，因为他看到了该主义的好处，就是无须上神学院便可以当教士……但是他瞧不起人，而圣西门努力使人尽善尽美。——过去他紧紧抱住堕落不放，好像它是个不比他强的怪物。——女人？……她不再存在了。对他来说，爱情只剩下疲惫，而女人呢？……不过是一件玩具，为了解它的构造，他像孩子一样将它扯碎……还有什么可说的！……

于是，他开始吸食鸦片，和他作伴的是位英国人，这英国人出于别的原因寻死，一种给人快感的死；不是以瘦骨嶙峋的面目缓步而来的死，而是用我们谓之曰破布的东西盛装打扮的现代人的死！……这是位头戴花冠、桂冠的少女！她裹在火药的浓烟中，或乘着炮弹的一阵风来了。她像一个疯女人，面对手枪微笑，要么夹在两名交际花中间躺在一张床上，要么随着一碗潘趣酒的热气升腾……总而言之，这是时髦透顶的死！

他们俩要求鸦片能让他们看到君士坦丁堡镀金的圆屋顶，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莱克斯·德·B.伯爵。

能让他们在后宫的长沙发上，在马赫穆德的妻妾们中间打滚：在那里，他们沉醉在逸乐中，或怕匕首的寒光，或怕绸束带的呼啸；他们沉缅在爱情的极乐中，同时预感将受到尖桩刑的惩罚……鸦片把整个宇宙拱手献给他们！……

花三法郎二十五生丁，他们便可想象自己置身于加的斯或塞维利亚①，攀上墙头，躺在一张遮光帘下，全神贯注地望着一双火辣辣的眼睛，——一位安达卢西亚女子躲在红绸帘子后面，帘子的反光把年轻人梦中情人的热情、完美和诗意传给这位女子……接着，他们翻转身，突然面对着一张骇人的面孔！这是一位西班牙人，肩上扛着上满子弹的喇叭口火枪……

有时，他们试试断头台活动木板的厉害，然后从克拉马尔②的墓穴中醒来，沉浸在家居生活的温柔乡里：一炉火，一个冬天的夜晚，一位年轻妻子，几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他们跪在地上，在一名老保姆的口授下向上帝祷告……三法郎的鸦片可以得到这一切。是的，靠三法郎的鸦片，他们甚至重建起古代希腊、亚洲、罗马的宏伟构想！……他们搞到已灭绝的反刍偶蹄动物化石，居维埃先生③对这类动物的灭绝万分惋惜，并在这儿那儿找到了一些化石。他们重造所罗门王的马厩，耶路撒冷的圣殿，巴比伦的奇迹，以及整个中世纪，连同它的比武、城堡、骑士和隐修院！……

他们窄小的大脑里装着这片广袤的萨王纳稀树草原，纪念性建筑物像拥挤的人群一个紧挨一个。在短暂的时间内，帝国、

---

① 加的斯和塞维利亚是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两座城市。

② 克拉马尔是距巴黎西南三公里的市镇。

③ 乔治·居维埃（1769—1832），法国博物学家，自然史教授。他关于动物化石的研究奠定了古生物学的基础。

城市、革命在他们的脑中发展，然后崩溃！人脑是多么精彩的一出歌剧！……它是个多么深不可测的无底洞，又多么不被人理解，——甚至不被像加尔一样绕着它转了一圈的人理解。

鸦片却忠于它的死亡使命！他们聆听了意大利勾魂摄魄的歌喉，整个身心理解了音乐，体验到令人心碎的莫大乐趣，然后，他们抵达鸦片的地狱……亿万条嗓子在怒号，一些头颅在吼嚷。时而孩童的面孔像垂死者似的抽搐起来；女人们浑身布满惨不忍睹的伤口，肌肉撕裂，大放哀声；然后四肢残缺不全的男人被可怕的马朝四面拉拽，这一切数以亿计！此起彼伏！一代接着一代！随社会的更迭延绵不止！……

最后，他们进入疼痛区。每块肌肉，每根头发，在耳朵里，在齿根，他们身上一切敏感之处都被钳子夹紧。他们好似感觉麻木的人，钻心的疼痛变成了快感！……神妙的鸦片啊，这就是你的下场！……这两个人不治而死，和你一样，素不相识的诗人，年轻的迈！你给我们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你虚构的快乐和不幸！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0年11月11日。）

顽童的感恩*

封斋前的一个星期四，下午三点钟光景，我在巴黎的大马路上闲逛，走到鱼贩子街拐角，瞥见人群中有张孩子的小脸，那种惟独艺术家才能领悟到野性诗意的脸。

这是一个顽童，一个真正的巴黎顽童！……淡红色的头发乱蓬蓬的，一侧打着卷儿，多处被压平，沾上了白灰和污泥，还留着一名身强体壮的顽童的钩形指印，也许他刚和那顽童打了一架；头发下面是一只从未与手绢的社交虚荣心缔过约的鼻子，一只仅靠手指维持治安的鼻子；还有一张鲜艳优美的嘴巴，两排白得耀眼的牙齿……；肌肤色调健康，白里透着棕色，略微发红，煞是好看。两眼无神，忧郁，围着深深的黑眼圈，偶尔闪闪发亮；眼睑上长着弯弯的美丽睫毛，有股难以形容的魅力……多么美好的童年啊！

他穿着邋遢，不理会天上落着细雨，坐在一块冰凉的界石上，垂着两只脚，一双状如钥匙齿的鞋歪套在脚上。他坐在那儿，不客气地用鼻子吸着气，不再叫嚷："打臭狗屎！……屎！……屎！……"他像一个受了骗的女子似的陷入沉思，仿佛呆在自己家里。一双漂亮的手油腻腻的，粉红色的指甲嵌着一道黑边。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亨利·B…。

褐色的衬衣，领子没拉正，流苏似的围在头四周，露出和在上流社会舞会上抛头露面的最艳丽的女舞蹈家一样雪白的胸脯……

他望着同龄的孩子们经过；每当有个小布尔乔亚，一身枪骑兵或行吟诗人的打扮，不然就身穿礼服，手拿必备的上有白垩老鼠的拍画板出现的时候……啊！顽童双目放光，冒出全部欲望之火！

“儿童多么天真啊！”我心想，“他们不会掩饰，总流露出炽热的激情，惶恐不安和一时的希冀！……”

顽童的贪欲叫我开心了好儿分钟。对呀！他想要的正是一个拍画板。——他这一天算完了。——我看见他的黑衣服上有好几个老鼠的印子。——他一心想报复……噢！他的目光多情地转向一个杂货铺，铺子的木钵里盛满烟火、弹子，窗玻璃后面有两个交叉放着的沾满白垩的拍画板。

“你怎么没有拍画板？……”我问他。

他高傲地望着我，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就像居维埃先生在法兰西研究院遭到若夫华-圣依莱尔轻率的攻击时那样用眼估量他。“笨蛋！”他似乎对我说，“我要是有两个苏，不就会大笑，打趣，拍拍打打，高声叫喊了吗！……干吗要引诱我？……”

我走进杂货铺。——孩子跟着我，我的目光吸引了他，对他产生了最强的诱惑力。——顽童快乐得脸发红，眼珠子骨碌碌地转。他得到了拍画板……

于是，他挥舞板子；正当我仔细端详他时，他在我簇新衣服的背上拍了第一只老鼠，一边用揶揄的嗓音大叫：

“打臭狗屎！……屎！……屎！……”

我要生气了。他赶紧溜走，一面向行人撒下一串沙哑刺耳的叫喊：

"打臭狗屎！……屎！……屎！……"

这孩子的身上凝聚着所有人的特点。

亨利·B…

（《漫画》周刊，1830年11月11日。）

腹　　泻*

请你设想一位区里的胖神甫刚刚离席。他面色红润，身材矮小，脖子粗短，大腹便便，为了讨好城堡的贵妇，接受了她送上的富于诱惑力的美味佳肴，把胃塞得满满的。已是晚上八时，天气很冷，夜色漆黑。冬天使用的客厅位于二楼，石楼梯破旧不堪，在一个窄塔楼里盘旋。对教师而言，即使在白天，爬楼梯也是件大事。

神甫喝完咖啡，深深埋在一张绵软的安乐椅里……你看得见他吗？在此是否需要向格朗维尔那支风趣的笔求援呢？

区里的税吏，除了职司不同，可谓神甫第二。他身材高大，面色发红，青筋暴露。税吏在神甫身边，结结巴巴地讲一个粗俗的故事，惹得一位青年艺术家、一位老乡村公证人、一位可敬的地主、三四位少妇和小姐很不耐烦。

其他宾客和主人、主妇在窃窃私语。

“亲爱的牧师，刚才我说到德·维来勒先生呆在书房……”

“哟！”神甫想，“我倒想呆在某个小房间里呢①！……可是……得等一等……”

---

* 本文是《都兰趣话》中《国王路易十一的恶作剧》的最早蓝本，于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后来收入《都兰趣话》时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

① 法文Cabinet（小房间），既指“书房”，又可指“厕所”。

神甫望着火，身子埋在安乐椅里，端详着讲故事的人，一边想着在自己家里无拘无束的痛快。

吃得太饱的教士诅咒着这顿不花钱的美餐，终于下了堪与伊巴密浓达[1]媲美的决心：他突然站了起来，打断了税吏的话头，使后者愣住了。神甫朝门口走去，仿佛记起曾答应听一位信女忏悔！……于是，他去老天爷知道的地方，一直走进一条过道，全身舒坦，脚步几乎都轻快了……多么高兴啊！在这昏暗迷宫的深处，他喘着粗气，如同一只被鱼叉钩住的鼠海豚。

终于，他远远瞥见一缕柔光，把一块毛玻璃窗照得如同满月！……噢！这就是那种难以形容的幸福，惟独贪吃的人深得其中之味！……

神甫几乎准备好了，把门打开了一道缝……立即又把它关上了。

"夫人，请原谅……"

他瞥见一位最俊俏的女子摆着最暧昧的姿势……瞥见，……啊！没有。

他看到绿棱纹平布连衣裙和布制女帽就够了；纯洁的牧师把到了嘴边的恭维话缩了回去，返转身，犹豫地走下没有亮光的楼梯那一个个危险的石级到花园去……可是野狗的叫声使他急忙返回客厅。这些可怜的畜生不喜欢他，而他穿着短套裤，这是所有好神甫应有的打扮。

他又露面了，微微打了个寒战，这是消化力强的征兆。税吏已讲完了故事，见脸色通红的教士回来了，便悄悄溜了出去，在走廊里哼起《敏感的女人》。教士微笑着，掩饰窘态。

---

[1] 伊巴密浓达（公元前418—362），古希腊底比斯国的军事将领和政治家，一度使该国成为希腊各城邦的盟主。

“噢！夫人！……”税吏叫道。

他比开门时更匆忙地关上了门。

税吏重新在客厅露面时，意味深长地看了神甫一眼。使人们重归于好的莫过于共同的痛苦！……两个乡下佬静静地等着那位太太回到客厅。女士们按照她们的习惯，成双成对地来来回回，消化不良者不知该怪哪位年轻女宾害他们暗中受苦。

美餐了一顿的胖地主也走了出去，没过多久就回来了。简言之，四位客人徒劳地去了一趟外省人称作审计法院的地方。

轮到了青年艺术家，他出去了相当长的时间，外省人的头脑合理地料想到他的幸福。

他又露面的时候，快活得像结婚的次日。神甫提前享受着未来的解脱，站了起来。最着急的几位碍着面子，出于尊重和崇敬，让位给神职人员。

可怜的人不久又出现了，状况令人怜悯，脸上显然露出恐惧的神色。

“您知道，”他对税吏说，“那儿有位太太吗？”

“她还在那儿！……”征税官大声说。

“已有三十五分钟了！……”胖地主走近两个不走运的同伴，接口说。

“可是先生不是去过了吗？”公证人问青年艺术家。

“是呀，先生，”后者答道，“那儿没人。”

于是，胖地主朝门口走去，他是个什么都不怕的自由思想者，因为他读过马布里和圣埃弗蒙的著作①。

---

① 马布里（1709—1785），法国哲学家，反对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和重农主义，对同时代的进步资产阶级产生过影响。圣埃弗蒙（1614—1703），法国作家，因政治问题长期流亡荷兰和英国，在随笔和书信中表达了宗教怀疑主义和享乐主义。

"伯爵夫人……"他突然回到客厅,低声说道,"此刻出了件离奇的事!……"

"什么事?……"女主人问,她开始为满座宾客的惊惶失措感到不安,以为发生了不幸的事。

"在厕所里……,您知道吗?……有个不挪窝的人。这几位先生说是鬼魂,他们的意见我不敢苟同,但是我要提醒您,使了大劲后,以这种姿势,一个人完全有可能死于中风……我认为我们应该全体去看看是谁在那儿……"

此言一出,在座的一个个报了数,全体宾客不无惊惧地互相认了出来,所有的括约肌剧烈收缩!……

出现了片刻的沉默,只听见狂风的呼啸,守门犬的叫声和乘双轮轻便马车溜往巴黎的艺术家的辚辚车声。

…………

"您知道吗,可恶的捣蛋鬼,"一天晚上,××伯爵夫人在滑稽歌剧院对我国最快活的一位画家说,"您险些给我们惹出大麻烦?……"

"怎么回事?……"

"您设想一下,我们如举行宗教仪式一般结队前往那个神圣的地点……从幽灵的姿势看好像是死了,我大叫了一声……这时,神甫先生想抓住这个被推想为受饮食无度之害的人,却把她推倒了,她沉入天晓得什么深坑里,只好将她打捞上来。因为,沉到坑底的时候,受害者发出的响声使我们上了当……我这个笑啊!"

"夫人,我没想到我那木头人会如此成功……可是您得承认,您那些愚蠢的邻居叫我好厌烦,我总可以报复一下。"

"要是神甫死了呢?……"

“啊！唔！……噢！玛利勃朗上场了。”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0年11月11日。》

文学沙龙和捧场用语*

第一次穿开士米套衫对一名小女工来说不是个小考验；第一次获准与大臣一起用餐的托人情者是最局促不安的人，除非他好吹牛，或者食量大；从社会角度讲，人有可能体验到的最痛苦难熬的焦虑之一，就是被介绍给未婚妻的家人。在人生这三个偶然的场合有可能做出的蠢事，数量之大连机敏的夏尔-迪潘①也会计算得很辛苦。不过，免受劳累的希望还是有的，首先因为并非所有的贵妇原先都是轻佻的小女工，而且，尽管有例可循，你也不一定非得托人情或者结婚。可是出席沙龙朗读会，却是有教养的男人或时髦的女人躲不过去的灾难。当心！你脚下的这块土地，最灵巧的人走在上面也会绊跤。你是巴黎舞姿最优美的男人，布洛涅森林最干练的骑士，最守口如瓶的宾客，最受欢迎的交谈者，你可要当心！你无精打采但姿态优雅地端坐在敞篷四轮马车里，你的沙龙是殷勤待客的样板，你耐心倾听傻瓜讲话，对有才华的人关怀备至，嘲笑缠绵的情话，对打扰你的人态度冷淡，有心遍尝人生五味。如果有人邀你赴某个文学晚会，你

---

* 文学沙龙很可能是指雷卡米埃夫人的沙龙和吉拉尔丹的沙龙，本文着意讽刺当时流行的浮华夸张之风。于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时尚》杂志发表。

① 夏尔-迪潘(1784—1873)，法国经济学家和数学家，为创建法国统计机构作出了重大贡献。

可要当心！如果朗读散文，你就害怕吧；要是朗诵诗，你就发抖吧！

凡知道不该向某位女子打听她丈夫的音讯，在有些银行家面前不谈破产的人；讲一则关于某位在场美人的轶事而注意不说二十年前的人；明智地向一位丑女子大谈其无法解释的魅力的人，知道借钱给别人又把钱忘在借钱者衣兜里的赌徒，发誓不会承认自己是任何人情夫的花花公子，默不作声的腼腆的外省人，只同时向五个人讲朋友坏话的诽谤者，从原则上讲，所有这些人都可以在社会日复一日的进程中生活得很好，甚至赢得一个受之无愧的知礼仪，懂规矩的名声。

但是，如果你接近文学沙龙，诗的天地，缪斯令时光女神环绕飞翔的黄金圈，这小小的学问会显得多么褊狭和不足啊！上帝宽恕我，我相信天主的廷臣在这里也不过是个举止粗鲁的汉子。过我们这种圈子里的文人的生活，是一门不为人熟知的艺术，是嘴角泛着微笑做苦工，是一边歌颂上帝的功德一边忍受折磨和酷刑。

有多少事要观察，多少细微差别要捕捉，多少暗礁要避开啊！这倒并非怕人耻笑，而是为了免受一位天才的诅咒！你必须深信这条真理：这可不再是处罚笨拙的嘲弄，抑或把失礼言行公之于众的绝对沉默，而是靠一个手势或一句话，拿全部生命当儿戏的赌博，是严惩遗忘或冷淡的刻骨仇恨。

首先，你走进一间客厅，前额宽阔的男人和下凡天使般的女人正在里面大声交谈。你向他们打招呼，如果没人理会，请别介意。假若你还没干三件蠢事就算得上幸运：第一件是去向安排朗读顺序的女主人毛遂自荐；第二件是向你认识的，目不转睛盯着你的女人打招呼，不明白她正在想心事、作梦或者思考；第三

件就是对一位正在回忆诗句，并悄悄在你耳边吟咏的心不在焉的诗人说："嗯？……请再说一遍好吗？"

请坐，圈子已经围好。现在，在下面这些姿势中，你快挑一个最适合你的姿势；天真、随便地坐下，那是想也不该想的。这位先生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把头埋在手心里，生怕一个眼神、一个可见的物体分散他答应给予某作品的专注；那一位眯着眼深陷在一张安乐椅里，一任勾魂的诗句那柔和悦耳的音乐为自己催眠；这位美人高昂着头，眼里透着焦躁，用鹰隼般的目光注视着这张极善谈情说爱的、富于诗意的嘴；那位年轻子弟垂着头，两眼盯着地面，略弓着腰，随着诗的节奏和抑扬顿挫，优雅地摇晃着身体；这位小小的仰慕者藏在众人后面，以便有权踮着脚，钩住旁边人的肩膀，只露出鼻子尖，把热切的注意力全表现在鼻尖上；友人坐在朗读者身旁，打手势要求肃静；对手背靠壁炉，炫耀自己的失败；那一位退到一个角落里为自己模仿从远处传来的幽幽的吟唱；最后这位最有胆量，有时显得崇高无比，他听任别人占去全部座位，自己站在圈子中间，最后干脆像拉栖第梦① 人那样席地而坐。所有这些人都熟悉和自己打交道的对手，可是你还未到作诗的年龄。如果你信赖一位阅历丰富的人，就不要努力摆出这种优越的态度；如果你发现密密麻麻的一群无名小卒，或者用一顶女才子的大帽子遮住的空位子，你就去那儿掩饰自己的少不更事吧。

听，听，朗读开始了。迎接第一句哀歌、颂歌、沉思录或狂热抒情诗的，是荒漠般的寂静和金字塔似的纹丝不动。

"我真想知道什么是女人……"

① 拉栖第梦，即古希腊的斯巴达。

"对不起，对不起，"一个肥胖的年轻人说，一面用喷香的手绢掩住必将熄灭其生命之火的剧烈咳嗽，"标题，先生，标题是什么？"

"对，对，标题？"众人重复道。

一阵轻微的低语后寂静重归，正如黄昏之后夜色降临。

我在一个夏夜归来……在
九时……九时半……一个
　　礼拜天。

"场景安排得多么巧妙！——十分优雅。——别出新裁。——我仿佛身临其境。——我在倾听。——是呀，是呀。"

哀歌开始，战斗同时打响，这是正在朗读的诗人和赞叹不绝的听众之间的一场搏斗。前者还未念完半句诗，后者就发出"好！啊！啊！……"的叫声。还有挚友透着钦佩的微笑，他背得出朗读的那首诗，等着一句令人激动的诗出现；温馨的喜悦之花提前五分钟便开始在他的脸上绽放，随着每半句诗愈开愈大，益发灿烂，期待的诗句一到，便突然怒放，化成一串串"噢！妙！迷人！——魅力十足！——这是诗歌的幸运！——这是朝前迈的一步！这是个新发现！——嘘！让他继续读吧。——我们打断他，得怪他那些撩拨人的诗句！——请安静！……"

最初打断朗读的通常是不擅奉承的那班人。让朗读继续进行，恢复寂静吧，诗人拉长细柔的声音无精打采地朗诵。瞧！一位听众半张着嘴，伸直脖子，钦佩得无以复加；另一位禁不住低声说出快乐满足的含糊字眼；这位女子目光迷离，叫人怀疑她是否精神失常；那位朋友陶醉得浑身抽搐，把椅背弄得咯吱咯吱地响；最无畏的人不时发出白痴的笑声，进入崇高的神秘境界感到

惊讶和恐惧的人的笑声；这位掏出一条手绢，好像因为忍不住掉泪而脸红；更坚忍的一位与激动的感情斗争，硬起心肠对抗诗人的影响；还有一位已不再呆在地球上；当一句诗终于引发了赞叹的火山时，有几位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突然，滚烫的熔岩四下漫溢，听众久久被压抑的情感尽情发泄，他们一再叫喊、咳嗽、鼓掌、跺脚，用各种声调抑扬顿挫地喊出“噢！”、“啊！”表示自己的狂喜，直到挚友以一个手势要在场的人放心：更精彩的还在后头；这时诗人摆脱了他的成功引起的混乱局面，大胆地把已经开始的诗节继续读下去。

第一次接触这个社会奥秘的可怜听众，你将持什么态度？鼓掌？喝彩？傲慢的批评家！如果你这样骂人，你就完蛋了。你只有一个办法解救自己，即假装你说不出话来，让颂扬话卡在喉咙里，因为要讲的话太多了；或者，如果你是被一位知己引见的，你还有一招儿，就是眼里噙着感激的泪水走近他，激动地紧紧握住他的手，对他说：

“谢谢，朋友，谢谢！……”

这样做十分巧妙，既惹人注目，又不失风雅。

不过我们要指出这不过是对赞美的模拟，那些口头用语好似最后放的最精彩的烟火，是由机灵人精心安排的。所以，在炽烈的感情可怕地发作之前，我必须稍微和你谈谈打断话头的戏剧性。

我听说有位生来前程无量的年轻人，受了把他握在手中的家族保护神的左右，紧紧抓住旁边一位美人的衣袖，在一阵热情的痉挛中把衣袖扯下来一块。还有一次，他吊在一个窗帘上，心醉神迷，不停地跺脚，激动之下，身子一歪摔倒了，把铁窗帘杆、金色的棍子、红布帘、白纱帘统统拽了下来，埋住了他和某位聚

精会神的美人，以及某位喜爱滑稽怪诞的男子，使他们额头上起了包，眼睛被弄瞎，或者还摔断了三颗牙。这是有目共睹的。

在这种不祥的时刻，最优秀的人也难以胜任自己的使命。有时一圈人过分静默的专注颇像厌倦，因此胸膛结实、心里装满蜜糖或胆汁的诗人无不有一位助理随时准备重新活跃全场的气氛。如果需要，他会从窗口一个箭步越过椅子和扶手椅，窜到圈子中央大叫，跺脚，乱奔乱跑，语无伦次，直到他更能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跑回窗口藏起来，热情地又咕哝一阵，好似正在熄灭的大火。

然而，与此同时，朗读继续进行，插话开始出现。令你陶醉的诗歌属于哪种样式，哪个时代呢？格拉纳达的姑娘、小夜曲和漫步有没有告诉你阿尔汉布拉宫①的七拐八弯和桔树林的妙不可言？

"啊！多有摩尔人的风格！"这位说。

"啊！多有非洲之风！"那位叫道。

"同时还有西班牙的韵味！"另一位补充说。

"这句诗里有宣礼塔！"

"这是整个格拉纳达！"

"这是整个东方！"

我以最神圣的名义发誓，有人在我面前提到非洲和西班牙时说过："这是整个东方！"

万一严酷的中世纪，连同它的塔楼和坐山雕，黑色的小城堡，细长的墙角塔，以及靠火把照亮的门廊，用摩尔人的故事充塞你的耳朵，那么，尖形穹窿、圆花窗、支柱、雕成齿形的石头，就变成为诗歌添加文采者表示赞赏的形容词。

① 阿尔汉布拉宫，十三至十四世纪摩尔王在西班牙格拉纳达的王宫。

"这些诗句像帕台农神庙[1]的圆柱一样高雅。"

"这首哀歌如同在泉边发现的一座帕罗斯[2]大理石雕像。"

"这是走向祭坛的一队人。"

"这是盛放依迈特山[3]蜂蜜的双耳尖底瓮。"

这些话是针对希腊诗歌讲的，它虽不风行，赞扬它的词汇数量却不少。

我们狂热地倾听着，但时间飞逝，读最后几节诗的时刻就要到来；此时，地方色彩消失了，激动的情绪到达失去理智的地步，带局部性的妙语不足以表情达意，必须找到一些字眼，在一声叫喊或一个画面中蕴含全面的赞扬。

诗人不再讲话……全场起立……怎么回事？巴黎沙龙文雅克制的习惯到哪里去了？男人的礼貌，女人的矜持又到哪里去了？人们顿时乱成一团，拥向朗读者，一声长长的叫好声，掺杂着掌声和疯狂的跺脚声，首先占据惊诧的耳朵，然后，在一片猛烈的嗡嗡声中响起几声赞叹，好似穿过暴风雨的闪电："迷人极了！——真是奇迹！——气势磅礴！——不可思议！"有天晚上，我机智地准备了令人倾倒！这个词儿，它受到欢迎，但又被令人目眩所取代。后一个词儿推广更力，更受赏识。

至于你们，我所针对的不走运者，请考虑下面的话：对一首十五行的哀歌或一首三节颂歌，你至少应该说真是奇迹和气势磅礴；如果是一出正剧："一个世纪复活了！——整部历史被搬

---

① 帕台农神庙，雅典卫城上供奉希腊雅典娜女神的主神庙，建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公认为多利斯柱式发展的顶峰。柱廊东西面各有圆柱八根，而不是通常的六根。

② 帕罗斯，希腊岛名，岛上的大理石矿为希腊艺术家提供了最美丽的大理石。

③ 依迈特山，雅典附近的一座山，以产蜂蜜和大理石著称。

演！——这是一位充分发挥出自己才能的巨人！——往昔复苏！——未来揭去面纱！——这就是世界！——这就是宇宙！——这就是上帝！”

我们向你讲授有教养的人如何穿戴，现在，你应该认为自己在诗歌方面也略有教养。我们把在文学沙龙中应有的举止教给了你，但别以为你是什么人物，你不过是个非常普通的，至多无须叫人抱怨的听众。你要审慎，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在五分钟内又看又学，作出判断和行动的才能，那就只使用我们向你指出的那些字眼吧。

有样东西只属于出类拔萃者，这就是貌似批评的狂热赞扬，它需要只能从经验中获得的分寸感和敏锐，同时还需要造化只慷慨给予其宠儿的胆量和行动的魄力。

作为最后一条警告——无此，其他的警告均无用处——，为了你和你的家人，为了你的前途和你家人的前途，请发发慈悲，千万别在朗读进行当中进去。我们跪下送你这条忠告。可怜的年轻人，可怜的女子，你们打断了朗读！年轻人，绝不要向一位美丽的姑娘求婚，因为会有三十八封匿名信揭露你年轻时的荒唐事、你的债务和早年爱上的情妇。倘若你想当办公室主任、议员或者省长，写你的政治遗嘱吧。你呢，不走运的女子，别注视这位英俊的军人，这位潇洒的最高行政法院审查官，这位风流的法官听众，因为在一千张诗人的嘴中，他们已是你的情人。

最后，我们只有三样东西要送给打断朗读的可怜虫：

一次祈祷。——一座坟墓。——下面这句话：Requiescat in pace！①

（《时尚》杂志，1830年11月20日。）

① 拉丁文：愿他安眠地下！

比雷特塔*

——贝里传说

这是一八二〇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布尔日城以东干旱的乡野骑马巡视了一天。辽阔的平原一望无际，地面平坦，相距很远才有一丛灌木，一条浑浊的小溪，和几座聚成村落的茅屋打破它的单调。在这片平原上，人心冰冷，想象力枯竭，即便你是维克托·雨果，我看也未必能在此地拾到一束诗的思绪。这是小说家的炼狱。但是，如果你是数学家，喜欢虚无的宁静，那就快乘上驿马吧：贝里的平原一向是沉思冥想之地，绝不会有扰人的声音在你耳畔响起，无论是鸡鸣、人声，还是狗吠。你是古玩商，喜爱旧时的锈迹？乘驿车吧，然后挖土、搜索、发掘吧。归来时你将被罗马盔甲、高卢盾牌、中世纪钱币的重负压弯了腰，记了一脑子传说、传闻、韵文故事、三节联韵诗，还有天知道什么东西！……

好吧，我在布尔日和小城敦勒鲁瓦之间的乡野劳累了一整天。天黑了，黑漆漆的夜；几乎连续不断的细雨淋透了我的衣服，我每前进一步都陷进大路深深的车辙里。如果传闻属实，这条路是昔日伟大的恺撒军团修建的。我一面诅咒伟大的恺撒、他的军团、编年史，外加地方当局，一面突然向左拐，经过一个小时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侧影》周刊上发表，署名O.O.。

的努力，抵达树木环绕的一片开阔的空地，好似来到万木丛中的一座岛。尽头，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在空中投下自己的影子，就像迷信的祖先因恐惧编造出的一个古怪的形象。这是一座小塔，四周碎砖烂瓦，荆棘丛生；而且如死一般静得吓人。我仿佛看见塔顶亮光一闪，然后又熄灭了；看来这是错觉。我离开了这片荒凉之地。

一刻钟后，我置身于一座农庄的院子里。一位高大、干瘦、健壮、约莫三十岁的男人把我领进一间低矮的大厅，大壁炉里劈劈啪啪地燃着两三捆柴，把大厅照亮。妇人、姑娘、男人、孩子，农庄全体可以活动的人，在炉旁围成一圈，半打左右的狗和同样数量的猫，也在炉边嬉戏。有人纺纱，有人聊天，有人在小木桶里捣碎马铃薯，有人在酒桶上砸核桃。在这个时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活计和舌头全停住了，人人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小伙子们！"我的司仪房声嚷道，"这位先生迷了路，身上淋湿了；你们让个位子出来。"

我被安顿在壁炉一角最好的位置上。在我对面，一位白发老人，鼻梁上架着眼镜，一本正经地读着一部书，从黑糊糊的书页来看，这书中的年代大概可以上溯到印刷术发明之初。我的到来没有打断他的阅读；他几乎没有看见我。

"天啊！"一位少妇突然叫道，"先生受伤了。——你看，父亲，他的手上、衬衣上有血。"

所有人的眼睛贪婪地死死盯着我。

"年轻人，"这时老人定睛望着我，说道，"你身上有血，你是犯了罪，还是受到了袭击？回答吧。"

"都没有。但是夜色漆黑，在离农庄不远处，我摔倒在荆棘丛里，离一座古塔很近，我本来想进入这座塔。"

人人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那是比雷特塔，”在场的人窃窃私语。

仿佛这个词儿产生了电击，大家立即互相靠紧，贴着旁边的人瑟瑟发抖。

“这座比雷特塔有人住吗？”我接住话头，“如果有的话，主人真需要学学如何殷勤待客。”

老人忧伤地摇了摇头；大家久久保持沉默。我的东道主接着说：

“年轻人，你应当向圣母念九日经。今天是十一月十五号，是比雷特拖着镣铐在废墟中散步的日子。太阳落山后，谁冒冒失失在周围游荡，谁就不能住在人的屋顶下了。夜半时分，他的灵魂将在高塔的钟楼上发出哀怨的呻吟。你能活着回来，是圣母显了灵。”

听众互相靠得更紧了，女人们虔诚地划着十字。

我的好奇心被大大激发起来，我一再请求把比雷特的故事讲给我听。

“好吧，”老人说，“要是你做恶梦，可只能怪你自己。”

“娘儿们，往火里添捆柴。如果我们在黑暗中谈论鬼怪，明天会倒霉的。”

于是，借着熊熊燃烧的柴捆的火光，我看见一张张脸因提前感到恐怖变得苍白，接着老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内容大致如下：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的祖母是从她的叔祖那儿听说的，他也没有亲眼目睹，是听老人们讲的。你瞥见的那座塔的塔址当时叫做普拉西。一天晚上，有人看见一位个子矮小，肩膀宽阔，蓄着一部浓密黑胡须的男子在那儿散步。他一副凶相，衣衫褴褛，外面披着一块硕大的狼皮。他不停地走着。两名小工壮

着胆子和他搭话，他什么也不回答，只定睛注视着他们，两眼如两块炭火在黑暗中燃烧，把小工们吓跑了。他们头发变白，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不久便死了。白天，人们看不见小矮人，不知他的去向，以何维生；但是，黄昏时分，他在普拉西游荡，谁触到他的目光谁倒霉！人畜被他施了魔法，几乎总在当月或当年死亡。

"有天夜里，全村人被来自普拉西的怒吼声惊醒。瘆人的嗥叫响成一片，其声令人毛骨悚然，仿佛魔鬼和猛兽在鏖战。狗惊吓而死，树林好像突然着了火，然后一切又陷入黑暗中，响声也停止了。大家有几天没见到小矮人，以为魔鬼把他带走了。可是，一天早上，人们好不惊讶地看见普拉西出现了一座塔。这塔头天还没有，却仿佛二百年前就造好了，墙面深暗，石头上长满苔藓。这一天，人们看见小矮人坐在普拉西的草地上。他不再穿得破破烂烂，衣服上镶着金银和宝石，但他仍然披着那张狼皮。从此，小矮人变得不那么可怕了。人们常常看见他到村里来，和农民们交谈，走进农舍，大家也不敢不让他进去。人们注意到，他站着也好，坐着也好，从不脱下狼皮。同时，无论他从哪里经过，都留下一道黑印，仿佛烧灼的痕迹，连留在铁和石头上的痕迹也很明显。他的手指触到什么烧毁什么，他的笑声好似嘶哑的喘息，令动物兽毛直竖。

"许多年过去了，小矮人并不见老，而且总披着狼皮。见到他，听他讲话，大家习以为常，据老人们讲，这村里的一个姑娘还爱上了他。但是，小矮人第一次吻她时，她觉得心头好像受了一击，她倒下了，尖叫着在地上打滚，浑身抽搐，口里吐出可怕的诅咒咽了气。教士想给她的遗体洒圣水，每滴水都发出滋滋的响声，在她皮肤上烧干，如同落在烧红的烙铁上。她死于魔鬼附体。她没有入殓，也没有教士把她葬在公墓。但是小矮人在树林里

挖了一个坑，有人肯定他在埋葬少女时曾哈哈大笑。

“又过了许多年，小矮人始终披着狼皮游荡。有位旅客偶然路过此地，他们在一起用外语谈了很久，在热烈的讨论中，小矮人把狼皮掉在了地上。外国人冲过去抓住这张皮。小矮人不见了。天黑下来，塔被烈焰包围，有人清晰地看到一大群魔鬼抓起小矮人腾空而去，从此他再也没有在普拉西露面。但每月的十五号，太阳落山后，他的灵魂又回到塔里，像磷火似的在废墟中闪闪发光，飞来飞去。”

老人的迷信故事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回到布尔日后，我向友人中的一位古玩商打听比雷特塔，以下是他告诉我的详情：

比雷特塔史称布吕埃尔塔，据认为它是雅克·科尔①于一四四〇年建造的。听说这座塔通过望不到头的地道与他在布尔日的富丽堂皇的宫殿相连，这地道有一部分如今尚存。雅克·科尔在塔中建立了储存大量财产和货物的秘密仓库。当他的敌人在查理七世面前诋毁他，获准以贪污、叛国和行巫术的罪名逮捕他并给他判刑后，他于一四五一年藏于塔中。他在布吕埃尔塔的神秘生活，突如其来的销声匿迹，无知的同时代人所散布的有关他找到了试金石，在他家中发现了几个被视为魔法妖术标志的古怪雕像的传闻，还有对雅克·科尔结局的不同看法，这一切促使迷信之说在农村流行，其荒谬和夸张世代相传，与日俱增。

---

① 雅克·科尔(1395?—1456)，布尔日一皮货商之子，一四二〇年与该城铸币厂主的女继承人结婚，遂与为法王查理七世铸币的人合作，很快成为巨富。他以自己的财力支持朝廷，政治地位迅速上升，一四三五年被任命为布尔日铸币厂主，一四四〇年成为法国财政总监。他是国王的债主，又遭到同时代人的嫉妒，一四五一年被捕，财产被没收。他逃到罗马，受教皇委托率领舰队讨伐土耳其人，在征战中故世

有个奇怪的情况使轻信的农民坚信魔鬼在某个时期经常出没于布昌埃尔塔：岁月使塔破败不堪，却对安装在尖形窗户上的成千块八角形小玻璃中的一块手下留情。当月光透过云层，照在这块孤立的窗玻璃上时，人们在黑色的庞然大物中间仿佛瞥见一朵闪烁不定的火焰。

O.O.

《《侧影》周刊，1830年11月21日和28日。》

办公室的当差*

〔故事发生地点：财政部

〔人物：两位老办事员

〔他们身材矮小，粗胖，脸像漏勺。——他们仍然保留着变节政府的旧制度。——看得出来，他们是老仆人，曾经当过收帐员、随身男仆、穿匈牙利服装的仆人，在部里已有三十年。——资格最老的请另一位吸一撮鼻烟。——两人都摊开了红蓝格子的手绢。——他们互相望了一眼，然后擤鼻涕。——他们好像互相提防着，同时瞟了对方一眼，于是：

老资格　嗯？……

另一位　怎么样？……

老资格　唉！唉！……

另一位　你说什么？……

老资格　没什么！……（他们环顾四周）

另一位　真可怜……

老资格　（在对方手上拍了一下）好极了！……对不对？……

另一位　你想想，这些新来的，什么也不知道！……我那位，那位小个子青年，他们叫他当了预算主任……预算主任，你倒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所写情景后来又出现在小说《公务员》中。

说说看！……听说他曾在《立宪报》工作……这么说，……他根本没坐过办公室！……每天早上，我告诉他白纸、吸墨水粉放在哪儿，信件、办公用品放在哪儿，我白说了！……唔！倒好像我什么也没对他讲……他把一切都当作儿戏！……再说，他适应不了我……，我也适应不了他……过去，我花半个月时间培养他们，训练他们把雨伞搁在角落里，养成在身边取柴禾的习惯……（他做了个怀疑的手势，摇了摇头）对这一位嘛……，我不抱希望。他没有能力。老得和他讲同样的事儿……要求还挺严！……真该瞧瞧那副样子！……他叫我替他跑腿……我替他办了事……但是我打算告诉他我是政府的职员。啊！……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可以退休了……有权领六百法郎……哎！不是吗？……你那位呢，他怎么样？……

老资格　（伸出厚厚的下唇，撇了撇嘴）还没什么了不起！……（低声地）他把求职者一直送到第二道门……我呀，我对他们可不客气！……你是知道的……必须保持自己的尊严啊！……如果政府没有尊严，难道这是个理由？……你想想！他们对随便什么人都说："十分荣幸……"他们和你连一撮鼻烟也不送的人握手……他们弄污地毯……真可怜！……他们早上来……但是呆不长……不讲礼貌……他不像众人那样对我说："莫罗老爹，一根劈柴！……"他带着立宪党人的神气对我说："莫罗先生！……"或者干脆叫我莫罗……职员们来同他打招呼，他称他们是朋友！……去你的，朋友！……他想征服他们……

另一位　唉！即将来临的是什么样的世道啊！……

老资格　是呀，他们和你谈大公无私和爱国主义，可他们出

卖……（有人按铃叫老资格）啊！老调又要重弹了。（他看了看表）可是还差十分钟才八点哩。（有人按铃叫另一位）

另一位　我那位的列车又开动了……老兄，完了！……以前我们和那些人在一起时还安静些。而且，讲句公道话，他们在家里开晚会时雇我们，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喝潘趣酒……吃糕点。我还带回去给我的小波利特哩！（铃响了，他们分开，然后又回来）嗳！这个小娃娃，他有见地……他看清楚一切都变了……

老资格　你真蠢！直到那位胖经纪人……嗳！他走下楼梯……昨天。他把维讲成菲，对，把维讲成菲，在维莱勒伯爵先生当政时有钱可赚……而如今……（铃响了）

另一位　还不是大公无私……

老资格　去你的，大公无私！……据说他们出卖了一切！你看见乘华丽车辆来的那位太太，他们给了她成千上万的抚恤金。他们大谈什么基金……他们将只给我们留下套裤的后裆①……（这句俏皮话引他们发笑。两人分了手，回到各自的套房，装出急匆匆的样子，一边挥动羽毛掸子）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0年11月25日。

① 法语中，基金（fonds）和裤子后裆（fond）发音相同。

速　写*

在那儿……在似乎以不同颜色的浪涛嬉戏角斗的谢尔河、安德尔河和卢瓦尔河三条河之间，在卢瓦尔河畔一块黄色的悬崖上，矗立着一座都兰的小城堡。这是那种白色、漂亮、带墙角塔、精雕细刻、像马林① 花边一样装饰得十分精致的小城堡；是那种小巧玲珑、娇艳雅致、连同与之相伴的一丛丛桑树、镂花长露台、峭壁上的酒窖一齐倒映在河水中的城堡。从里面走出一位穿红衬裙的少女……秀丽的景色，后来又在回忆中重现，如同一场梦……对，正是在那儿我看见了她，年轻，多情，完全属于我！……

亨利·B…

（《漫画》周刊，1830年11月25日。）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亨利·B…。此文对都兰景色的描绘后多次出现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幽谷百合》、《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及《三十岁的女人》中，都曾运用过类似的描写。

① 马林，比利时城市，以生产精致花边著称。

嫉妒的工兵*

〔故事发生在王宫大院

〔工兵，帕科

工兵　（叹了一口气）真脏啊！……

帕科　（肩膀一甩站了起来，相当敏捷地吐了口唾沫，两只手放在军服的衣角下）工兵，你说什么？……

工兵　我说真够脏的！（指了指院子）你这个新兵，你绝不会生出让工兵在里头转圈儿的念头！……那儿连他们的胡子和斧子都搁不下……

帕科　对，工兵。正如警察所说，政府不该呆在这儿，因为这儿很难操练！（静场）工兵？……

工兵　（望着国民自卫军走进院子）这个呀，这是理发匠剃的胡子！……组建政府比剃这种扇形胡子快！……（他捋着自己的胡须）

帕科　工兵？……

工兵　布尔乔亚的衣服真漂亮！……军乐队队长是个美男子！……是呀，应该说他是美男子。但是他往空中抛指挥棒可比不上过去皇家卫队……

帕科　工兵？……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工兵　他们可以花钱买几百万个玉米蛋糕，但是他们往空中抛指挥棒的动作永远不会像老拉布丹……噢！这调皮鬼，它升得高高的，还打着转儿！它也有虚荣心！拉布丹在蒂尔西[①]一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因为他在全俄罗斯的皇帝面前失手掉了指挥棒，沙皇是来看他表演的……这才是个大兵！……再，再也不会有了！嗐，你看见那位了吗？他想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又是个怪僻的人！拉布丹抬起胳膊肘——成弧形……像这样！（他叹了口气）对这些人（他指着工兵们）只有一句话可说，即他们是布尔乔亚……！他们不操练！

帕科　工兵？……

工兵　你翻白眼算是提问题吗？我担保你要跟我讲蠢话！……

帕科　是真的吗，工兵，巴黎的上流社会要圆柱？……

工兵　要圆柱！……嘛，我要你呢！……

帕科　（大胆地）是呀，有人为它写了剧本……

工兵　为它写剧本？……看得出来你不知道……

帕科　（固执地）是几首诗[②]……诗里说圆柱是青铜的……我听人读过……工兵，别生气，诗里讲了火炭，大火炉，还有别的……侏儒的蠢事。

工兵　侏儒！……（他微微一笑）帕科……，你真笨！你对政治一窍不通。你读……报纸吗？……他们有圆柱，这是一种说法……在这上头，人家做了个文字游戏耍你……

帕科　不，工兵，在他们的圆柱中我看到了旺多姆广场的圆柱，

---

① 蒂尔西，俄罗斯一城市，一八〇七年七月七日，拿破仑和俄国、普鲁士签订条约，确认了普鲁士的失败，建立了法国和俄国的秘密反英联盟。

② 指维克托·雨果的《圆柱颂》。

就像我看到你一样。

工兵 （让帕科摸他的胡须）这是我的胡子吗？……是我的吗？……

帕科 （怯怯地）是，工兵……

工兵 那好，如果这是我的胡子，那就是不可能的！嗳！见鬼！……人家跟你开了一个毫不风趣的大玩笑！……

帕科 工兵？……

工兵 是否可以举国上下谈圆柱！……要不要我告诉你谁可以谈？……他们是三十万排得整整齐齐的人，还有英俊的工兵！……但需要那个人①，以及他的一千门大炮……这才是圆柱的诗！……这才是，天杀的！圆柱的声音。所以人家不要它，否则，别人会大大耍弄它一番……

帕科 有可能，工兵……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0年11月25日。）

---

① 影射拿破仑。

漫　　画*

“作画吧，”她说。

“画？唉！夫人，谁买呢？眼下，人人把钱存起来，最珍贵的艺术品一钱不值。”

“那么，朋友，作……漫画吧。”

“漫画？”

“对，总卖得出去，总有人买。这是对时代的讽刺和诽谤，你知道，在我们这个非常幸福的国家，大家宁可不吃饭也要讲坏话。”

“这倒是个主意。可是漫画……画什么呢？”

“画什么，倒霉鬼！漫画……画什么？”

一名仆人流亡国外，领抚恤金，获得勋章，得到赔偿，是雅各宾党人的利刃：漫画！

一个女人不补袜子，倒去搞英雄主义：漫画！

一个专区政府被抛到一群狺狺狂吠的律师们中间：漫画！

一个笨蛋，没有当上买卖人、工兵、医生、执达吏、律师、抄写员、擦皮鞋的人和文人，却成了一个人物：漫画！

一位参事在审计院，配上这段摹仿博马舍的说明文字：“需要一名会计算的人，因此去书店找了一位出纳员。”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二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两位获得爵位的人，一位受于格·卡佩赐封，另一位被拿破仑授爵，两人以同样的口吻说："除我外，无特权。"

一位善良的胖神甫怀着最美好的感情唱道：Domine，永远 salvum fac临时政府！①

两位圣西门主义者是一对夫妇，他们有个女儿想结婚，请求他们应允；父亲同意，母亲反对。

政治律师的典型迪先生②一身守门人的打扮，攥着开门绳，配以《争讼者》③的这句题词：

不给门环上油，就别进我们的门。

德·拉末耐神甫先生大谈自由：教士漫画！

七月二十九日，一名农民出身的士兵对上尉说："老兄，如果你关我禁闭，我就叫你退休！"：军事漫画！

马尔斯小姐扮演少女，迪皮伊夫人扮演俊俏女子：戏剧漫画！

路易十四的塑像上飘着一面三色旗：革命漫画！

在一幅可爱的漫画下方把这句话："《每日新闻》与我何干？"中的《每日新闻》抹掉，换上《巴黎杂志》：涂鸦漫画！

一个没戴帽子，没穿皮鞋的矮个子年轻人在报馆剪裁邮寄报纸的封套，下方将写上：专区区长学徒。

陈旧的，布满虫眼的，马马虎虎修理过的，到处是断口和裂痕的旧宝座和旧祭坛互相靠着，一个将另一个推倒……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0年12月2日。）

---

① 文中的拉丁文分别意为"主啊"、"拯救"。

② 指法国当时的政要迪潘先生，他是《漫画》周刊的嘲笑对象之一，他的名字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多次提及。

③ 让·拉辛（1639—1699）的三幕韵文喜剧。

搏 斗*

她是一位年方二十二岁的女子，仪态万方，娇媚聪慧。我对她一片痴情，而我相信她恨我。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邂逅的，但是，自从见到她后，我便对她思念不已。在她身上，我的幻想变为现实；在她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地久天长的幸福，如果她愿意赐给我的话。我需要从她那儿得到一天，片刻，一句话。她冷漠无情地全部加以拒绝。即使她能够把令人艳羡的幸福生活与她的生活连在一起，她也会把我当作一头怪物。对她而言，我犯了大罪：我想得到荣耀。我在她身边的时候，她的美貌，她的心灵以无比强大的诱惑力控制着我，我自以为很幸福。在她的眼神和含糊的话语中，有种我无法否认的东西……就是冲动。有时她控制不住冲动，片刻之后，她避开我的问话，转过眼睛去，或者目光中不再流露任何情感。她冷冰冰的，这时，她看到自己的本分，并且恪守本分。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这些捉摸不定的东西支持着我，我回忆一切能给我带来希望的事情，我研究她的性格以便与她性情相和。我指望时间能给我带来一切，而……时间把一切都毁了。

她有个年迈的丈夫，她像女儿一样照料着他。我早就看见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二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莱克斯·德·B.伯爵。这一悲惨的浪漫故事后来发展成《人间喜剧》中某些可怖的场景，特别是《大望楼》的情节，L.夫人的死则与朗热公爵夫人之死类似。

他俩在一起，这位老人并没有引起我一丝一毫的嫉妒。但是，有一天……多么痛苦的回忆！啊！折磨使我生出仇恨的感情！

直到这一天，安娜在我看来是位生活在父亲眼皮底下的少女，我尊重的与其说是她的贞洁，不如说是她的纯洁。为了她，我惧怕这毁灭性的火一般的激情，平静对一颗女子的心应该是幸福，我不敢扰乱她的心。

有一天，我们三个人呆在一起。她站起来，穿过房间，从我们中间走过。与她衣袍的接触使我大为激动，我感到我的慌乱有可能被人发觉，便用双手捂住脸加以掩饰。

当我露出面孔，又看见安娜时，她依然在我身边。但是德·L.先生与她靠得更近，搂住她的腰肢。于是，我站起来，她脸红了，微笑着挣脱搂抱，移开视线，仿佛我的目光令她难堪。这十分说明问题，表露了许多东西，但当时我没有能力进行思考。

她的丈夫出去前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你很年轻，"他对我说，"你一定有位爱你的情妇，你将结婚，有个爱你的妻子。我祝你获得我找到的全部幸福。"

作为回答，我离开德·L.先生，走近安娜。我不知道会对她讲些什么，幸亏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控制住自己。德·L.先生大概为我的唐突所震惊，他停在门口，用带着惊讶的询问目光打量着我们。此刻，或许他生出一种朦胧的预感，在内心大叫要出事了！在我们心灵深处和耳畔响起预告大祸临头的嘈杂声。或许他刚才还在吹嘘的幸福从此受到搅扰，因为他变得脸色阴沉，然后不见了。

我走近德·L.夫人。

"我太慌了！"我对她说，"可能流露了出来，但这是你的错。你本可以避免对我造成伤害……"

她那样冷淡，那样沉着地回答我，終于使我失去了理智。最后她对我说她再也不见我了。

听到这话，我不知发了什么狂，大为光火，仿佛我有一丁点发火的权利。我威胁要诽谤她，在世人面前败坏她的声誉。

她岿然不动。

"你将是我的，"我对她说，"你将——尤其不再属于他！我将强迫你跟我走。"

"以后呢……你拿我怎么办？"她说，镇静得骇人。

"我将怎么办？……"

我朝她走过去，牙齿咬得咯咯响，对她看了一眼，使她举目望天。

"我将杀死你！……"我对她说。

我站起来，气得声音直抖；我走近她……声音因害怕而发抖。她面不改色，呼吸均匀，态度凛然。

"那么，你将是我的好天使！……"她说。

这份温柔令我感动。我为自己的暴怒感到羞愧，希望得到宽恕。她一脸不屑地回答我，我又燃起了满腔怒火。离开她时，我轻声对她说：

"当你遭到不幸，又看不出它来自何方时，你不必寻找……想想我吧。"

这多么卑鄙啊！但当时，这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话，而这颗心里充满了仇恨。

第二天过去了，我还没有平静下来；我疯了。我讲的那几句话总在脑中萦回："你将是我的；你将不再属于他。"

尽管我发誓决不再进这幢房子，但鬼使神差地我又朝它走去。已是晚上十一时。安娜刚刚回到自己的套房。我走进去，没

有被人发现。我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我能把她带走吗？

我没有这样想；我什么也没有考虑。我听到脚步声，听出是她的。我本能的反应是藏起来，我躲到一扇门后。直到这时我的头脑才清醒，我感到自己的行为令人发指。我忘记了嫉妒，忘记了自私的爱，只看到有可能给安娜招致的不幸，真想豁出命去离开她远远的。

就在此时，响起了另一个人的脚步声。德·L.先生……走进来，拿了几本书，正要退出去的时候，我投在墙上的影子引得他注意观看。他伸出手，想把要他性命的人击倒在地，而这个人！……他认出是……我！

他垂下手，破口大骂。他的声音煽起我再也控制不住的一腔怒火。

"吵吵嚷嚷！……"我心想，"他要把她毁了……"

于是，我认为他应该对即将发生的事负责。他面色苍白，嘴唇抖动，定睛望着安娜：

"可耻！……"他说。

"住口！"我叫道，"别骂她。"

可怜的老人，他想挣脱我用力拉住他胳膊的手。

"先生，"他用年轻人的愤怒目光看着我说道，"我们之间的事以后再说！——可是她，我不能容忍她再呆在我家。叫她立即离开！……——让她回娘家吧！……"

"想引起哄动？……别这样做，你要以名誉担保！……"我回答他说，"你听我解释……，你会相信我的。"

"我什么也不愿听！我作出了决定，走开吧。出去，——不然我叫人了。"

"我跟你走。"

此刻，我热血沸腾，几乎支撑不住。我气愤已极，不能自持。

德·L.先生对他妻子讲的一句轻蔑的话终于使我昏了头。我发疯似的朝他扑过去，气力是我俩唯一的武器。他呻吟着，有气无力地抵抗着。片刻之前我们还不是敌人，而现在要了结这仇恨，两人之中必有一人要死。对于他，或许报复一下就够了；但是，由于他遭到攻击，他尽力自卫。是他（对，是他，我需要相信这一点！）朝窗户走去。我远离窗户，他总用力把我朝窗户拉。那时我年轻，有力气……他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窗户很低……他用力拖我……我抵抗……我们分开了……我听到他的身体重重地落在马路上……

我吓得浑身冰凉，跌坐在一张椅子上，没有能力去救这个人，也忘记了走开，甚至对不在我身边的安娜的命运漠不关心。我独自一人，身边的一切都令我害怕。我注视着自己的一双手，以为将看到手上沾满鲜血。

我听到一片嘈杂声。

离开房间时，我遇到了德·L.夫人。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跪倒在她的膝下，恳求她对我说一句宽宥的话。

她误会了我的意思，迅速地朝门口望了望，示意我住口。接着，她温存地把我的手握在自己手里，朝我低下头，一滴眼泪落在我的面颊上。

“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吗？……”她说。

我无法回答。

在我的受害者的尸体近旁讲的这句情话，正当我变成杀人犯，安娜即将恨我时得到的这个表白，在我看来是一种亵渎。见她就要进入我刚离开的房间，我又有了力气阻止她。

"究竟怎么了?"她问道,"我想看看。"

我站到她面前。

"你别进去!……——对我,对你自己发发慈悲吧。"

听了这话,她大叫一声,猛地推开我,不顾我的阻拦走了进去。她跪倒在地,用手捂住脸,仿佛是身边刚刚炸了一个响雷的孩子。

她抬起眼睛,环顾房间,害怕目光停留在一个吓人的物品上。我走近她。

"我必须离开你!……"我对她说,"如果有人看见我在这儿,你会受到连累……"

她急忙站起来,讲话语无伦次,流着泪……她让我看着可怜。

我就要走了。

她走近我,神情迷茫,声音低沉地说:

"在哪儿?……"

我相信她疯了。我指指窗户,一股冰冷的寒气在我的脉管里流动。

她离开窗户,像离开一盆炽热的炭火,她的目光令我惊惧。她没有气力哭泣,哽咽得几乎窒息。

我下不了决心在这样的时刻把一位年轻胆小的女子单独留下。但是,想到有可能触及她的危险,我恢复了理智。她的名誉,甚至她的生命,全受到我的牵连,因为我们两人单独呆在一起。我手脚冰凉。

"坚强些,"我对她说,"叫人吧,装出被吓坏了的样子!……你说他摔下去了;随便说些什么,但你要免受耻辱,你要保住性命。"

我冲出套房，冲出那幢房子。

就这样我离开了安娜。这便是我希望听到的情话，我梦想的结合时刻。

在记忆中结合，——被一个憎恶的回忆永远分开！

次日，我离开了巴黎，以免不得不漠然地听人讲述这一切不幸，它使我心情沉重，三十岁便成了老人。

我回来的时候，人们不再关心此事。

德·L.夫人的朋友们说她进了圣母往见会。①

大家以为她只在那里度过服丧期，可是，在短暂的初修期后她便死了。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0年12日2日。)

① 圣母往见会，一六一〇年成立的天主教女修道会。

浪漫的连祷文*

眼下，S先生在巴黎由于家财万贯而声名赫赫。他不知以何特长标新立异，便当了文学事业的赞助人。每星期二，在巴黎被视为有些才气的人都应邀赴宴，他的厨师为此大显身手。从晚六时至午夜，名师、新手、天才和初学者既消化食物，又显露才情。

尽管在文学天际升起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之星受到了款待，但是仅有少数作者能够了解扶助者的隐秘思想。

S先生四十岁光景，矮小，瘦削，一头黑发，眉毛很粗，棕色皮肤，深陷的眼睛围着一道浅黄褐色的、略皱的宽眼圈。他少言寡语，但是他的意见总显示出对文学的透彻理解。他以老练的批评家的才干领悟一部杰作的主题思想。他很苛刻，对诗歌的感受如同把诗歌当作偶像来崇拜的人。他自炫善于发现为公众所不屑的作品的美，所以，一位作者最美的书名不会得到他的赞许。听S先生的常客们说，他具有的敏锐感觉变成了不尽烦恼之源泉，因为他梦寐以求的诗歌只在他本人的构思中才是完整的，伟大的，有力的。你和他谈《吸鸦片者》、《西班牙故事》、《梅莫特》、《斯玛拉》、《邪教徒》、《约翰-保罗之梦》、《巫魔圆舞》，等等……啊！这时他大为感动，情绪活跃，找到了描绘自己思想的词语，这些词语很抓人，据说他还因此被公认为拥有十九世纪荣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九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耀的一代强人的领袖。

一位朋友拚命为我担保，我才得以进入这座神圣的房子。我在这里吃了好几顿饭，朗读了几首打算一鸣惊人的诗以后，获得了难以估量的好处，即讨得了S先生的欢心，并被归入他愿与之披肝沥胆者之列。这份友情不仅仅令人惬意，因为这位慷慨的东道主温文儒雅地帮助作品得到他首肯的文人，而且决不讨还借款……

我得到S先生的宠信，他不再对我隐瞒他的见解。我给他读维克托·雨果先生的一首新颂歌时，他耸耸肩膀对我说：

"这仍然太直露，讲得太清楚；他不留任何揣测的余地！"

倘若我给他朗诵德·拉马丁先生《和谐集》①中的一首诗：

"多么优美和谐！……这是只有一根弦的竖琴……这位诗人反反复复地同我们讲未来！……但时而也有斑斓的彩云！"

所有这些警句显示了一种鄙夷一切的精神，因此我不怀疑他深谙作诗之道。

"夏多布里昂呢？……"有天晚上我问他，想看看是否有些东西对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撇了撇嘴，回答我说：

"没有新的意境！……精雕细琢！……高级细木工活儿！"

"库赞先生呢？……"

"啊！美！……壮丽！……神奇！此人脑中有十卷《启示录》！……"

有天晚上，我给他读我那篇名为《驴皮记》的著名怪诞小说，他向我提议出一千埃居买下它，条件是让他印二十册。我答

① 指拉马丁于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前夕发表的《诗与宗教和谐集》。

应了。他感谢我这个如同恩典的屈尊俯就之举。于是，他完成了对我的启蒙，建议我在夜半时分，当客厅里只剩下几个知己时，出席他举办的朗读会。我接受了。

引荐我进入这所住宅的年轻作者向我走来，神秘地对我说：

"谨慎点，照我们的样子做……"

我不需要这个嘱咐。我开始看清S先生受着某种怪僻的左右。我的朋友们尊重这种怪僻，或出于怜悯，或为了谋利。我们三五成群地坐在椅子和沙发上，个个摆出在岸边呼吸新鲜空气的海马的姿态，洗耳恭听，注视着最佳诗人。他站在壁炉前，一边咳嗽，一边展开一页纸……他以徐缓低沉的声音朗读下面这篇作品。印刷工人试图用活版印刷方法，把S先生隔开、截断、分割该作品语句的延长号、休止符和媚眼再现出来：

初　稿

这是一片杂乱的噪音……，微弱，低沉，清亮，浑厚，沉闷；———片朦胧的和谐——，好似一个春日的上午，一个礼拜天，在蔚蓝的天空下，透过嫩绿的枝叶在乡野回荡的钟声，——然后是白皙的面庞，美丽的头发，鲜花，——烂漫的笑声，——无须思考，亦不累人的游戏；……——在泉水边用泥土搭建的城堡；在水中捡到的白色、绿色、黄色或红色的石子；——水！在赤足上轻轻荡漾。——为区区小事，泪水润湿炯炯的双目……

死神纵起身子，发白的骨骼咯啦咯啦地响，眼眶中没有眼珠，满嘴牙没有嘴唇，光线从黑色的肋骨间透过……她带走了母亲、祖母、乳母，——好心的农夫。礼服是黑色的，不过如此……

——坟地上长出雏菊。

“上帝！漂亮的花儿！……——她爱我，有点爱，很爱，狂热地爱！……”

这是人的思想。——孤儿……——书，上学！——学习：——过去，现在，法律，宗教，善，恶。——一个人有三十二根椎骨。——百合花属百合科。——曾经发过大洪水。——有没有地狱？……——一位女子看上去如欲望一般美，——初绽的鲜花一般年轻 ——一只纤足。——心中掀起大风暴。——这儿有位老人。——杀死他！——他死了。——他的尸体给一对恋人当枕头。——生命如同烧红的烙铁从他们中间穿过。——对罪行，他们曾彼此理解；对善行，他们不再相互理解。——邪恶使人相聚，却使心儿疏远。一个苍白的大幽灵——怀疑——站了起来！

“上帝，是我……”

幽灵又在尘封的书卷上，在一大堆不能养育它的金子上坐下来。——音乐会继续进行。—— 它叫人头痛。—— 时间消逝，好似阳光下融化的冰块。

一天，死神手持利剑，闪闪发光地又露了面。——发生了一场决斗！——她的声音在耳畔回响，宛如半夜唤醒人的声音。——于是，她说明自己的想法：解释农村，评论日出；——劝人结婚。——商业带着落空的希冀和真实的忧伤来了。——野心出现了，如同摊开丝带、饰物、花边、头巾的货郎。——他那一大包货是为大家准备的；——不过，他需要钱。——于是，亨利坐到烤架上，在灼热的炭火上生活。——他时而转向左侧，时而转向右侧。这不再是一场音乐会！……这是一场混战，一场战斗，一场战役；——一阵阵排炮震得人发昏。

“必须前进！……，必须死亡！”

“为什么？……”

“前进！——向前！”

腿痛。——疾病从脚爬到头。——它像钳子似的夹紧尸体，等待死神将它取走。——丑角播动出声的幼儿玩具逗我们乐：这是开始建造的城堡，——方石大城堡……——需要修缮的农庄……——交易所的延期交割……——歌剧院的女伶……——古典闹剧！曲折喧闹。突然，黑暗中出现一个小亮点，它在不知不觉中越变越大。

“亨利！亨利！”一个声音从下面叫道。

这是同谋，她等另一个人赴约等得好心焦，……黑暗中的东西全变亮了，亮的东西全变暗了。——一位老教士来了，讲了三句话……未来闪着光，使骏马直立，竖起耳朵！……，——一位老妪冷冰冰的，一身黑衣，想拥抱你；但是她咬了你一口。——无须多讲了……

“我去哪儿？……我在哪儿？……在光明中或在暗影里？……永别了，孩子们！……和睦相处吧！……我照看着你们。”

啊！次日，他们在棺木上争吵，为了你最好的安乐椅掷骰子，因为他们人人想得到它……——为了置于两种寂静之间的一丁点烂泥要费多少事！

朗读毕，大家长吁了一口气。接着，我们个个从仿佛陷入的惊愕中醒来，以符合自己性格的腔调、手势和表情讲出赞美之辞，好似教堂里一大群基督徒在狂喜之时发出的热烈欢呼。

“这有《圣经》风格！……”

"这是一幅展开的画卷！……"

"这是一座写满象形文字的金字塔！……"

"这如同冬夜一般昏暗壮美！"

"这是可惜一个国家只有十个人能够读懂的诗歌！……"

"这是一座纪念碑！这是一尊永恒的雕像！……"

"这像百科全书！……"

"这是整个世界！……"

"这是一首史诗！……"

"这是一座精雕细刻的象牙塔！……"

"这是一盏精心制作的火光四射的灯笼！……"

"这是浓缩在一页着色纸上的柏拉图的全部思想！……"

"这是用中世纪带缘饰的版画表现的荷马、但丁、弥尔顿、阿里奥斯托的作品！……"

"这像《启示录》！……"

"啊！这是圣约翰在巴特摩斯岛！①……"

"这对我如同一份鸦片，它揭示了宇宙，并将它抛入梦中！"

"这是一面反射自然界的同心镜！……"

"这是人类的简介！……"

"这是一首诗！……"

"这是我们一成不变的传记！……"

"这是佛罗伦萨的乌银镶嵌装饰！……"

"这是大教堂的彩绘玻璃窗！……"

"这是一部书！……"

"里面有词儿！……尽是词儿！……"

---

① 巴特摩斯，希腊的一座岛，传说使徒圣约翰被流放该岛，于公元九十六年创作了《启示录》。

接着，声音响成一片，我仿佛听到歌剧的合唱，有些音符比其他音符更强，透过合唱声传了出来：

“——心理的，——普世的，——综合工科的，——病理学的，——figue，——plique，——blique，①——稀奇的，——超凡入圣的！——以名誉……！——令人头晕目眩的！——拧紧，——除去铺路石！……——横陈的，——诗意的，——与《圣经》有关的！……——拜伦！……——拜伦是什么？……——司各特，——克罗特，——好，——塔尔，——帕尔，——佐克！……”

主人想讲话，大家闭住了嘴，于是他谦虚地说：

“不，这很好，只是好而已！……——你怎么想？……”他发现我不置一辞，正惊骇于朋友们跳绳的灵活，便大声问。

“这是一个火炉！……”我回答，“诗歌、哲学、心理学、魔幻、博爱、含混的意义融于一炉，”我咬着舌头补充说。

幸而他背过身去了。

主人点点头，大家轮流斟潘趣酒……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0年12月9日。）

---

① 句中的原文是某些词的词尾。

小针线商*

光荣归于你，运动之王，时光的君主，空间的主人！……向你致敬，勇敢的人，由硝石和碳酸气构成的造物……，你在辛勤的夜里为法兰西生育孩子，白昼又为了给同胞服务，为了他们的荣耀和乐趣忙得满天飞！……向你致敬，你解决了同时满足一位可爱的女子，你的家，《立宪报》，你的办公室，歌剧院，国民自卫军，你的妻子和上帝的问题！……向你致敬，身兼数职者的泰斗，无懈可击的身兼数职者，有趣的身兼数职者，让闲人无地自容者，既和气又有用的有血有肉的形象！……

请原谅我这种难以置信的夸张，可是我再讲一句，你就会对我想作为实用的化身来颂扬的人大唱赞歌！……

他每天五时起床，小鸟一样穿越隔开巴里耶里街和蒙马特尔街的空间。无论刮风、打雷、下雨或下雪，他总在《立宪报》社，等着装由他投标分发的报纸！他贪婪地接受这份政治食粮，拿起来扛走。九点钟，他来到家人中间，对妻子讲句笑话，偷着使劲和她亲个嘴，津津有味地喝一杯咖啡，要么就责骂孩子！然后，十点欠一刻，他出现在加朗西埃尔街的市政厅！……

在那儿，他端坐于安乐椅上，好似一只绿鹦鹉立于栖架。直到四点钟前，巴黎市为他生火取暖，他胡乱书写，把第五区的死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文中的许多段落后来为《金眼女郎》所采用。

亡和出生登记在案，既不掉泪，也不微笑……整个街区的幸福和不幸流经他的笔尖，正如杰先生的才智、艾蒂安先生的论战和舍尼欧先生的油墨不久前还压在他的肩头……现在他一身轻！他走路总哼着歌，从报上取走现成的爱国精神，不反驳任何人，和大家一起吶喊鼓掌，活得像只燕子！……

他离圣絮尔皮斯教堂只有两步远，举行重大仪式的时候，他可以让办事员替他办公，自己去唱诗班唱安魂曲。礼拜天和节日，他是唱诗班最美的装饰，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歌喉，他用力歪着那张阔嘴巴，以雷鸣般的声音快活地唱出阿门！……他是唱经班成员！……

四点钟，他从官方职务中解脱出来，出现在西岱岛最著名的店铺中传播欢愉和快乐。他妻子是针线商。他没有时间嫉妒，因为与其说他是爱动感情的人，不如说是个实干家。所以，他一到，便和柜台边的小姐逗乐，她们顾盼有神的眼睛吸引了许多老主顾……他在这些心灵手巧的女工们制作的饰物、头巾、平纹细布中间讲些不正经的笑话。更经常的是，他在晚餐前抄一页报纸，或者把一张迟付的票据送到执达吏家。

六点钟，他忠于职守，一动不动地站在歌剧院或意大利剧院，准备变成士兵、阿拉伯人、俘虏、野人、农民、军官、影子、骆驼爪、狮子、魔鬼、天才、非洲人、奴隶、大领主……他始终擅长于制造欢乐、痛苦、怜悯、惊奇，擅长于喊叫、缄默、打猎、打架，代表罗马或埃及。但他骨子里始终是个针线商……

到了半夜，他又成了好丈夫和慈祥的父亲。他钻进夫妻俩的床，想象的弦仍然由于歌剧院仙女们令人失望的体形绷得很紧，使世人的堕落行为和塔格利奥尼的玉腿肉感的划圈动作转而有利于夫妇之爱……总之，如果他睡觉的话……他入睡很

快，急急忙忙把睡眠打发走，正如他急急忙忙了结一生……

他长相英俊，所以得到了他所在军团军乐队鼓手长这个报酬优厚的职位。于是，每个礼拜天，遵照教会和拉法爽特将军的愿望，他都在神圣的唱经班。他是礼拜仪式上的夜莺，优美风度的典范，带军人气概的阿波罗。他调整鼓手们行进的步伐，在国民自卫军队列前摇晃着身体，好像一部诗集前维克托·雨果的序言……

这不正是运动造就的人，空间的化身，有血有肉的兼职，文明的普洛透斯[1]吗？这是一位集历史、文学、政治、政府、宗教、军事艺术为一身的人！……是一部活生生的百科全书和一本奇异的地图册。他早晨送《立宪报》，白天规定生与死，晚上扮演全世界。他和社会一样不停地前进！他的一切都有如一双腿！……他同时是上帝和魔鬼，政府和在野党。从他的八项职业，他的肩膀，他的喉咙，他的双手，他的腿肚，他的妻子和他的买卖中——正如从同样数目的农庄中——得到了孩子，一万二千法郎和令男人的心轻松愉快的最辛勤的幸福！我的邻居啊！……你未曾料到你是个象征，只有你妻子掌握它的秘诀！……走吧，跑吧，继续你的事业吧……有朝一日你会休息吗？即使死了，你也会因为躺着没有运动的希望而伤心……放心吧，在幽灵们中间你仍将找到职业，或许你将作为鬼神或精灵回到新的小说中！……

光荣归于你，运动之王！

（《漫画》周刊，1830年12月16日。）

---

[1] 普洛透斯，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

姑母之死*

意大利！难道你永远不群起而攻之，肃清那些泰德斯基①，尤其是销毁众多蠢人为你而写的愚蠢的书吗？怎么！你没有大胆的诗人、讽刺诗诗人和复仇者，以尖刻辛辣的嘲弄，宰杀那些不断亵渎你和你的迷人面孔，炎热的天空，浅黄褐色的纪念碑，火红色的风景，蓝色的群山，洒满阳光和爱情的美丽山谷的人！

噢！倘若有朝一日我去参观这个充满激情的诗的国度，这个沐浴在阳光下的慵懒之国，我将像个多情的教士，谨慎地不把赢得的战利品公之于众，暗中默默地享受殷勤地呈现在他审慎的目光下的珍宝……

什么！这片土地竟没有一个秘密的小山谷，一个拖鞋般大小、褐色、狭窄、长满苔藓的小岩洞，让一位旅人走近时可以大叫："我是第一个到这儿来的！……"

不，凡夫俗子反反复复践踏、触摸、玷污、蹂躏这个仍裹在专制主义襁褓中的堕落的老女人，她听到自由这个字眼时抬起了头，就像从摇篮里好奇地向外张望的孩子。凡夫俗子三番五次

---

* 本文系未完成的短篇小说《两个朋友》中的片断。曾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莱克斯·德·B. 伯爵。

① 泰德斯基（1386—1445），意大利巴勒莫大主教，教规学者，宗教法庭总助理。

来到这个早已被全世界的 aldermen① 和 tourists② 踩得坍陷下去的十字路口，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无人到过的地点，对它的描绘能给这段文字带来新鲜和妙趣。我想把《姑母之死》作为在一本书下方随意画的小花饰放在这一段里，代替"完"这个字眼……因为，不管怎样，死亡是许多书的结尾！……

暧！她是在表现圣侬神甫之旅的一幅木版画中的地点故世的……我一直很欣赏此地，它位于那不勒斯湾的末端。噢！多美的天空！……对基督发誓！艺术家、镌版工和印刷工人巧夺天工，将它完美地描绘出来……这些云彩使我暖和！……在这冰冷的纸上仿佛有火！……大家都会和我一样想："我心目中的意大利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在这微风的轻抚下，呼吸这清香的空气，这充满生命力的气息，看到如情话一般连绵不绝涌向岸边的这些半透明的波涛在阳光下晶莹闪烁，怎么会死呢？……"

一看这张版画，我就猜到时间是正午！在沉寂中我听见一只蝉的鸣唱。请看这只爬树的山羊吧，它用两片顽皮的嘴唇，气恼地撕扯着一株树上的浆果和叶子。你也会欣赏离这些渔夫两步之遥躺着打哈欠的懒汉，渔夫们聚集在一个人的周围，他弹着吉他，正在即席创作一首轻柔悦耳的歌……了不起的人民！他们没费力气，便达到了英国人和有钱人徒然寻求的目标。应当去那儿生活，不应该去那儿死！……噢！我选择了什么地点让我的姑母咽气啊！死亡和这风景！……多么鲜明的对照！

"如果圣马利亚号没有失事，夫人肯定还能活很久，"一位老医生说。

"不，大夫！噢，心脏上有个动脉瘤，而……她总会死的，"一

① 英文：高级市政官。

② 英文：旅游者。

位外科大夫回答，他身着一件血迹斑斑的罩衫，用解剖刀的刀把搔着头。

医生们在我可怜的姑母开了膛的尸体前讨论着……她的儿子在隔壁的客厅里，陷入极度的痛苦中。

“堂弟，别进去，”我对他说，“他们在做尸体剖检……”

“多么可怕！”塞巴斯蒂安叫道。

他出去了，怒气冲冲，好似发了疯。

傍晚，他在海边听见教士们的凄凉的歌，他们结队而行，来接……他母亲的遗体。

“先生，只等您举行丧礼了，”死神的管家彬彬有礼地对他说。

“我不去！……”他大声说。

“这是个十分反常的年轻人！”主持仪式的老人低声回答。

“难道他不信教？”一名乞丐补充道。

“他不信圣母！……”一位老妪大叫。

“可这是他的母亲呀！……”一位渔夫说。

人越聚越多，群情激昂，吼叫声响成一片。

“异端分子！……杀父母的人！……被开除教籍者！……——打死杀父母的人！……打死异端分子！……”

塞巴斯蒂安纹丝不动，表情冰冷，鄙夷地望着这群人。母亲的送殡队伍走远了，教士们沿着蜿蜒曲折的海岸前往墓地……

“stivalissimi（十足的傻瓜）！……”从一个宽阔的胸膛里发出的洪亮嗓音喊道。

这群人瞥见一名五短身材，肩膀宽阔的海员，因此没有掷出捡起来想击毙那个所谓杀害父母者的石头。

“他从圣马利亚号海难中救出了母亲！”海员用雄浑的声音

说。

“怎么！是他？……噢！是他！……好啊！好啊！好啊！……可怜的年轻人！……”

接着，六十只胳臂突然将英雄举起，人们齐声向他喝彩。

“放下他吧！”唯一从圣马利亚号海难中生还的水手大声说，“你们没见他痛苦得几乎晕过去了吗？”

送葬队伍转过悬崖角，刚刚不见了。塞巴斯蒂安再也看不到远处的教士们，他们的火把、灵柩和十字架。……

我跑过去，帮水手把我的堂弟抬到头天他母亲去世的城里。

老百姓加入了送葬队伍，每位那不勒斯人虔诚地在夫人的坟前念了几遍天主经和圣母经，这是他们唯一可做的施舍；——非金钱的施舍，热切诚恳的祈祷，以比世上一切财富更宝贵的感情，为死者的幸福，为我亲爱的姑母，齐声祝祷！……——她在三十六岁上依然美丽。我爱她，你也会和我一样爱慕她的。

“Poverina①！……”他们回来时说道，“piccinina！②……poverina！……”

然后，这些如浮云般变幻不定的善良人抵达港口，遇到了一个木偶剧团。他们为了驼背小丑老爷——最有权有势的君主——忘却了一切。道德、宗教是美好的法规；但在那不勒斯，驼背小丑一直成功地与这两个社会原则抗争，他用棍棒和警长打完了一局，快活地叫这两个原则上下颠簸……

有朝一日，我也会和这些纯朴的那不勒斯人一样。有的时候，在夜晚，如果我在某位漂亮女子的动作中看到了姑母的一

① 意大利文：可怜的女人。

② 意大利文：小女孩，小女子。

个动作，或注视壁炉中未燃尽的木柴时，在炭火忽明忽暗中认出了她那嗅觉灵敏、十分活跃的鼻子，这个时候我才会想起她来……天下的姑母都是如此！……有一天，你我也会如此！……记忆是位交际花，——她永远属于新来者，属于最有钱的人！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0年12月16日。)

两个朋友*

(讽刺小说)

人不绝对好，也不绝对坏。——他顺应环境或自己的天性。

(未出版之作《美德论》)

这便是上帝创造的人。

一　这一位

他们有同一个裁缝，同一个鞋匠。他们用你相称，其中一位可以放心地对另一位说："可是，亲爱的，你真蠢，你没有常识。"一位的朋友也是另一位的朋友。他们不打不相识，用鲜血缔结了盟约。他们走路步调完全一致，臂挽着臂穿行于根特大街，挥舞乌木手杖，放声大笑，凑近了端详年轻女子。

但是这一切毫不重要，毫无意义。这些征候属于所有一般的，并不比一出通俗笑剧更久长的友情。下面这一点才是关键：

---

* 这篇未完成的短篇小说系洛旺儒子爵所收集和保存，直至子爵去世后，方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五日在《两世界杂志》上刊载。据洛旺儒考证，本文约写于一八三〇年末或一八三一年初。

他们互相借钱！……每当他们有钱的时候，他们不记帐，不要利息，无论拿钱还是要钱，给钱还是接受钱，他们感到同样的高兴。

总之，这种友情和两名身上的烙印虽然不同，但十年间睡在同一条长凳上的诚实的苦役犯之间的友情同样牢固，同样真诚，同样必不可少。

其中一位像英国女子似的有一头金发。他面色苍白，一双绿眼睛长而大，闪着智慧。头发天生卷曲着。他瘦削，身材颀长。脚小，手很漂亮，嗓音清脆，声音迷人。除此之外，他很有情趣，举止十分文雅。你会明白这是一位完美的青年，事事顺利，以同样准确的眼力和触觉将对方的弹子击到台边停靠，或打落一只飞翔的燕子。他上过中学，借助《拉丁诗韵词典》反复推敲过诗句。他知道 kirie eleison imas 是希腊文①，amen 是拉丁文②，il padre m'abandonna 是意大利文③，va te promener是纯正的法文④，热质和氢气是化学术语。但是，尽管他得了不少奖，还会弹钢琴，事实上他和公教要理会的修士一样无知，不过他懂得人情世故。他能言善辩，在十九世纪走上进步之路的讨论中巧舌如簧。他知道所有时髦的字眼，适时地翻起衣领或卷起领带，对一位谦虚的学者的演讲表示赞同或反对。他精通用玩笑回答异议，以巧妙的奉承弥补半句蠢话的艺术。因此，埃奈斯特·德·图罗尔先生被视为那班栋梁之才中的一员，他们在世人眼中样样都行，照观察家看来却一无所长。

女士们全拥戴他。因此，男人们缄口不语。

---

① 希腊文：主啊，可怜可怜残疾人吧。

② 拉丁文：阿门。

③ 意大利文：上帝抛弃了我。

④ 法文：走开。

德卡兹先生任命他为省长；但是埃奈斯特拒绝去卡尔卡松①，因为此地不中他的意，结果大家还以为年轻的德·图罗尔先生宁可当个白丁，也不愿在奴性十足的职业中丧失自己的独立精神。

他十分轻浮，没有心计，虚荣心很重，在世人的评论中他选择对他最有利的评论。于是，他看上去拥有世人所说的行为意识。这是在蠢人们推波助澜下变得时髦的一种负面品质，它毫无异议适合于教皇的骡子，因为它也在该吃的时候才吃东西，并且分得清烂泥路和干净的路。

埃奈斯特有钱，生活放荡，可以算作终于早早被享乐习惯所腐蚀的巴黎青年的典型。他在年轻新娘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提比略②时代元老院老议员的心。他巧妙地原谅一个快快活活犯下的错误，口气那么委婉，那么饶有风趣！或许，他可以和所谓拉罗歇尔四青年一样暗中策划国家的自由③，但是他不想在沙滩广场④了此一生，因为断头台很脏，因为那把刀，那只装满糠的篮子和那些木板非常难看……这是位诚实的好青年，无所顾忌，满脑子原则，是那班风流雅士中的一员。他们早已失去年轻人的稚气，通过演艺界走进毫无成见的记者和作者的圈子，为自己选择幻想，丢下又捡起这些幻想，但不会受事物的蒙蔽，也不会上别人的当。因为他们习惯于判断一切，评价一切，目睹一切，感觉一切。

---

① 卡尔卡松，法国南部奥德省省会。

②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古罗马第二代皇帝。

③ 指拉罗歇尔地方的四个下级军官因参与烧炭党谋反，于一八二二年五月二十日在沙滩广场被处决。

④ 沙滩广场位于巴黎，是旧时执行死刑的地点，后改称市政厅广场。

事实上，埃奈斯特·德·图罗尔从二十一岁起，便行使继承人这个高贵诱人的头衔的种种特权！

那时，如果你问他的朋友他是谁，大家便心领神会地回答："他是一位继承人！"

好好领会吧，在偏远行省的轨道上运行的无动于衷的人，请抓住一位继承人这个了不起的词语所蕴涵的全部意义！

继承人可以说是一位在三年内倾家荡产的人。一位不得不大赌特赌，与歌剧院、意大利剧院、多艺剧院那些唱歌、跳舞、演通俗剧的权贵们串通一气的年轻人；一位不得不拥有名马并经常更换，赌赛马，请吃夜宵，直至清晨七时才吃完的年轻人；一位正直的年轻人，朋友们一心想使他忘记为父亲或老姑母订做的纪念碑，大家使他摆脱外省观念或家庭观念，如同摆脱可笑的偏见，并为了文雅的利己主义将他穿在铁扦上炙烤。这就是继承人，大家既奉承又嘲笑的人，大家促使其破产却不怜其不幸的人，一个忘记了伯祖① 的算术，吃掉老本的人。

一些上了年纪，戴假发的人会对你说，这条涉及青年的法律原则以腐蚀青年为目的。但是，以前读过《堕落的农夫》的人十分罗唆，腐蚀这个字眼在他们脑海中浮现，犹如幽灵在老城堡中游荡。我们都知道，如今我们处处碰到经验丰富的雌性教师，她们称这是培养青年的一种方式。

埃奈斯特早早受到了培养。在二十三岁上，他知道美德(？)……就是有五万利勿尔年金，而穿磨得发白的衣服、住阁楼则是犯罪，是邪恶，甚至更坏。在二十三岁上，他吃喝挥霍，把登记在公债持有人总名册上的三万三千八百四十五法郎永久性年息的本金花个精光。公证人肖龙先生，是在他可敬的父亲图

① 艾蒂安·伯祖(1730—1783)，法国著名数学家。

罗尔子爵下葬五个月后的一天早上，九时左右，把全部债券交给他的。

“年轻人，我对令尊十分熟悉。他是位精明的买卖人。现在你有了一笔可观的财产，要保住它，就得量入为出，用现金支付你的裁缝！……”

经验啊！为何你总穿戴着老傻瓜的衣服和面具呢？……

幸而德·图罗尔太太这位德行高洁和虔诚的女子仍住在希农附近的一块田产上，对埃奈斯特的反苦行主义行为一无所知。

一天，这位心爱的儿子来到都兰，在养育了他的女人身边过起颇为正统的生活。他体贴入微地照顾她，对一个等待遗产的人而言，他的表现还算不错。

此时开始了另一个人的故事。

二 那一位

你的足迹是否曾踏遍气候温和、景色迷人的安德尔河谷？你有没有沿着这条碧水深河柔媚俏丽的九曲十八湾，从蒙巴宗走到于塞？……多么富饶的地区！……谁不记得那些带红斑点的、被美食家戏称为水山鹑的鲈鱼呢？这种鱼肥大鲜美，只有在安德尔地区才钓得着！……哪位喜爱秀丽景致的人不激情满怀地谈论这些画面，这些景点，它们比拉德克利夫和司各特描绘的画面和景点美丽一百倍，因为它们真实而非虚构。你可以在晴朗的夜晚，坐在一株橡树下，当最佳作者不断更换布景时阅读它们。这是一朵红云或黑云，一股白色的蒸气，或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

我自然气量并不狭小，但是我对没见过阿泽的人深恶痛绝，

要送他们去见鬼！……这座神奇的城堡，地基不可思议地打在安德尔河中！………——这片牧场……看上去那样美，对乳牛却那样有害！是的，牧场的草又酸又涩，好像维莱勒记忆中的迪泼莱西-格雷内丹先生的演说！——这片美丽的树林，这些百年橡树，未遭主人砍伐，因为它们无法锯开！——这些古城堡（封建制度的幽灵），座座长满青苔，裹在厚厚的常春藤中，千疮百孔，如同被刀扎了一千下的士兵。其次，都兰的天空，天堂的天空，使人享受到僧侣的宁和、平静和闲适！因此，人们不知道这里的社交活动为何那么少。此地和别处一样，邻居之间多多少少有点仇，每个人都呆在自己家里。难以觉察的不和使乡下人对外来者更加殷勤好客！……

故乡啊！谁不赞美我的快乐、美丽、善良的都兰，就让他无地自容吧！它的七条河谷流淌着水和酒！做弥撒的好去处！……你给拉斐特先生三十法郎，这位高尚的人便会送你到那儿去。赴瑞士旅行价钱更贵，而在都兰，你将看到和在奥伯兰① 一样美好的事物，你听不懂都兰的方言，正如听不懂可憎的瑞士语，那些ish，bof，mann，那种既非德语、意大利语，又非法语的，无国籍的语言……

正是在这儿，在用波涛嬉戏搏斗的谢尔河、安德尔河与卢瓦尔河之间，在卢瓦尔河畔的悬崖峭壁上，矗立着一座都兰那种带角塔的、像马林花边一样精雕细刻的漂亮白色小城堡，那种外观迷人，小巧玲珑，人们舍不得离开，想揣在衣兜里带走的小城堡。

它名叫云雀。它有两侧种植核桃树的林荫大道，能弄断所有马蹄的低凹小路，挂满麝香葡萄的平台，在岩石中凿出的酒

---

① 奥伯兰，瑞士伯尔尼州的山区。

窖，园丁当作通道把蔬菜扔进锅里的焖肉。四周桑树环绕；田里有一段段用来翻土，被称作犁的，坚硬的尖头长木头。最后，还有比布列塔尼人更固执的农民，凡父辈做过的事，他们一定要做到。此地因而人丁兴旺！……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些细节，是为了向未来的中伤者证明这座城堡的存在。为了给这段描写增添更强烈的都兰氛围，我们要补充说，不少租金为一百法郎的分成制租田，数量更多的五五分成的租田，许多租养的牲畜，三个小园圃，一些水塘，树林，卢瓦尔河中的岛，夹杂砾石的金黄沙丘，未曾开发的采石场，一座小磨坊，以及世上最美妙的大花园，都附属于这块田产。总而言之，所有这一切应有尽有，或许正缘于此，人们在城堡里什么也找不到。奇特的问题，但在妙不可言的都兰并不罕见！……

因此，追求时髦的人，别在云雀城堡向我们要沙发、帷幔、壁炉隔热屏和镜子。不！不！高高的壁炉，覆盖着旧绒绣的胡桃木雕花家具，小窗玻璃，吱吱作响的门，铺着漂亮的雷尼奥堡方砖的地板，总之旧时代光明正大的萧然无饰：有吃有住，简单古朴。你要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讲求实际的人，较之一套镀金瓷餐具，我们更喜欢一块美味的糕点。因此，我们把圣安东尼和尤利西斯的伙伴们① 远远置于拜伦勋爵之上。他们给我们熟肉酱吃，而后者的书装订费要十埃居。再说他的仰慕者并不始终理解他。我们更喜欢骑士比武书，人人都读得懂。你为什么和我们谈书面的诗歌呢？这是活生生的诗歌！……从云雀哥特式的窗户望去，你可以从于塞一直看到尚特卢宝塔。

---

① 圣安东尼在泰巴伊德隐居修行，周围荒无人烟，只有野兽为伴；尤利西斯飘泊海上，历尽艰险，他的伙伴曾被女巫喀耳刻变成猪；因而作者将圣安东尼和尤利西斯的伙伴与熟肉酱联系起来。

"宝塔?"

"对,先生。你将会知道,一到都兰和卢瓦尔河,无论你在哪一侧,无论你去哪一家,每位主人都想让你看到尚特卢宝塔。如果你看不见,你这人就完了,你呀,大家不会用好眼光看你的。"

对一个没有偏见的人而言,这种都兰式的夸张意味着你正在享受一幅美景,一种类似于云雀城堡的景色,绵延十法里的卢瓦尔河及其翠绿的岛屿,布雷埃蒙及其村庄,吕依纳和无以计数的山丘,河谷,遥远的地平线,真是宛若仙境!……有歌剧的布景,有全景——新景喇嘛,——透景画喇嘛……等等喇嘛!①

如果你让一位少女坐在云雀城堡的一扇窗前,她的一双明眸映照出蔚蓝的天空,身材苗条,亭亭玉立,好似一株小杨树;她像五岁小女孩一样天真,清纯,白皙,娇嫩。然后,如果你把一位胖胖的都兰佬放到离这位出众的女子两步远的地方,他转动着粗大的拇指,一无所思,不时望望他的葡萄园,为自己的无忧无虑感到幸福,搔着发红的,因贪杯而变大的鼻子。他担心葡萄树经霜冻后被太阳晒枯,担心云彩将酒吸收,雨水将它冲走,阳光将它盗走,因为他的葡萄树容易冻裂!那么你就认识了这块地产的拥有者,克莱尔·库德赫和库德赫大叔父女俩了。库德赫原为图尔市劳资调解委员,两年前死了妻子雅克琳娜·苏代。库德赫这位父亲②,你准备不客气地对待他,但是他必将得到你的敬重,当你知道这位半是布尔乔亚,半是爵爷的正直高尚的人拥有一百六十万法郎的房地产。这份家当使他可以无所事事,《基督教道德之友》却不能指责他游手好闲,因为他每周一次去图尔

① 在词后加后缀rama(喇嘛),是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伏盖公寓的房客们爱做的一种文字游戏。

② 库德赫本是巴尔扎克在《漫画》周刊使用的一个化名。

打听新闻，宣传福音！他交付一万二千法郎的捐税，从而给国教以支持。

里昂、巴黎或北京的丝绸商有可能是位超凡出众的人，但是在图尔，丝绸商有比别处多得多的机会仅仅成为好上帝的虔诚信徒，原因在于此地气候温和，空气令人疲软无力，食物丰盛，不存在任何野心，这给身心藏除了邪恶的癖性、暴烈的激情等等大都市的灾难。一千五百法郎的年金把一个图尔人变成世上最幸福的人。可爱的一方水土，它的石化效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使最富诗意、最活跃、最炽热的头脑僵化！……政府怎么不把钻营者送到那儿去呢？

在图尔，生意人平静地打开店铺的门，平静地等待老主顾，不作大的盘算，不为寻找新产品绞尽脑汁。他按时吃晚饭，用夜宵，星期六关上店门去乡下，一直住到星期一。他是批发商兼议事司铎，和早年竟想削掉六法郎埃居边缘的犹太人一样惟利是图。但是他对吝啬并不热心；虽然爱惜钱财，但和他走路一样，既体面又心平气和。除去没有烟斗和后宫，他是位躺在沙发上的土耳其人，躺在席子上的印度人。这便是真正的冉－约瑟夫·库德赫，开铺子的图尔人的典型，任凭里昂夺走了丝绸贸易，任凭奥尔良夺走了卢瓦尔河贸易的那班批发商的典型。

谁都见过他安安静静地和妻子坐在科贝尔街的柜台里，一动不动，每天在帐本上抄写一两页，像闲人一样望着皮影似的来来往往的人流，经常在店门口聊天，日日如此，时时如此。

假若有个外地人，看到这家商店的货一直堆到窥孔，包包盒盒经小伙计仔细分类并贴上了标签，这外地人竟冒昧地进店来买一种料子。

“先生，我想买棱纹平布。”

“我们不经营棱纹平布。”

“马瑟林绸呢？”

“也没有。”

“佛罗伦萨薄塔夫绸？”

“没有，先生。”

“那么你们有塔夫绸吧？”

“没有。”

“紧捻纱罗织物呢？”

听到这个新词儿，夫妇俩傻头傻脑地面面相觑。

“那不勒斯横棱绸？”

“没有，先生。”

总而言之，即使你讲出所有的丝织品，众所周知，挂着金桑树招牌的丝绸商冉-约瑟夫·库德赫不经营任何与其职业有关的商品，既无未染丝、无捻丝、生丝，也没有夹金银丝的丝线，丝织饰带，什么也没有，绝对没有，除了布列塔尼新嫁娘们戴的那种用金银线编织的丝带，和装饰农夫帽子的雪尼尔花线饰带。

库德赫世代经营的这两件商品给这个体面人家挣了一百六十万法郎，最后一位库德赫在变卖国有财产时，把这笔攒下的钱变为地产。

这笔家产的女继承人克莱尔·库德赫，被托付给其母的姨妈，一位老修女抚养。这位阅历丰富的女子在思想的高雅和内心的素质上出类拔萃（这是圣加蒂安的议事司铎弗勒里奥神甫先生在她坟前讲的一句话）。她德行高洁，经验丰富，她培育这株托付给她的幼苗，使它重新散发出对她的友人们弥足珍贵的一颗灵魂的幽香，重新拥有使她本人与众不同的一切宝贵的禀赋。（同上。）

有几个爱打趣的人——这种人哪儿没有?——硬说这位修女极爱戏弄人，嘴极馋，既有才情，心眼又坏，经过她的调教，小克莱尔·库德赫有着天使般的耐心。但是，我们把这些非难归入构成外省语言宝库的诽言谤语。

克莱尔的确有颗美好的心灵，内心的爱好向她揭示了真正诗歌的源泉，正如大自然把她造就成精通音乐的人。一句话，她的单纯是在文明社会所能有的单纯，受的教育是她的天真允许受到的教育。她拥有我们备加爱慕和尊重的高尚感情，处女的廉耻心，她不会撒谎，甚至不知道脸红。她天真地对父亲怀着崇敬之情，从未意识到左右他的必要，不知自己对他有多么大的影响。

精神世界的怪事和物质世界一样多。自然，在我们称之为巨人类起源学的科学中，个人家系提出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在库德赫家中，父亲的身分问题是个空前的大难题。布雷埃蒙最没地位的农民看见克莱尔坐在父亲冉-约瑟夫·库德赫身边也会窃笑!……

然而，库德赫大叔——当地人如此称呼他，他在那儿买下每一寸可以自由处置的土地——在心里对女儿的感情，或许和他对产业的爱一样强烈。他疼爱老年的最后这颗苗，由于造化出的怪招儿，她和大叔构成惊人的对比。他天真地赞赏她，总是吃惊地看着自己的亲骨肉口齿伶俐，读得懂英文和意大利文书籍，会弹奏羽管键琴，有滋有味地唱着歌。

库德赫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图尔人。要让你进入他那极度空虚的生活，再写一部《项狄传》① 也是不够的。我们只匆匆用铅

① 《项狄传》，英国作家斯特恩(1713—1768)的小说。

笔勾张侧影吧。

请你设想一位七十高龄的肥胖老人，风吹日晒之下，脸变黑了，但略带红紫色，表明他对吃喝有几分爱好。大叔是云雀城堡的老爷，一百六十万法郎——都兰地产的粗略估价——的君主，但他完全为了活着而活在世上。他的思想不比《环球报》的任何一句话更加开阔；但是他有乡下人特有的狡黠。

当阳光不合时宜地照射他的葡萄树时，他去葡萄园转一圈，回来时神情绝望地说：

"太阳不走正道，它喝干了我们的酒！"

时令的反常使他感到的不安从来都与快活并存。假如你在路上碰见他淋得浑身湿透，他会对你说：

"瞧这好天气，金子般的天气！……土地渴了。"

假如炎热使蟋蟀和蝉飞了回来，他笑容满面，容光焕发，大声说：

"哈哈！葡萄粒更大了！邻居，看到埃居挂在葡萄树上真叫人高兴！"

政治事件不会搅扰他的安宁，在收税官的纳税通知单上方看到成吉思汗的纹章，帝国的鹰徽，波旁王朝的百合花，或者共和国的红帽子，他都不会吃惊。他没有享受过生活的舒适，他的城堡几乎和伊里诺斯州① 的茅屋一样四壁萧然。维系他与国教的纽带是一本他并不读的厚祈祷书，他通过交纳赋税与国家发生关系。他是个墨守成规的人，即使四位福音书著者中有一位回来，向他担保从现代科学的种种改进中可以获利，他也不会造一阿尔邦人工牧场，改变轮作制，饲养美利奴羊。

① 伊里诺斯州，美国的一个州。

总之，他是混合天性的忠实代表，在生活的古朴简单上，他具有野蛮人的特征；在吝啬的本能、挣钱和攒钱买地的顽强欲望上，他又具有文明人的特征……

他日落而息，日出而起，按古代风俗一天吃四顿饭。他是一生默默无闻的乡下人的典型，是被立法者称作法国人，被税务机关称作纳税人，被教士称作灵魂，被民主派称作公民，被诗人称作俗人，被贵族称作人民的无名氏的忠实形象！

还没有任何人想到大多数人其实和此人十分相像，他可以说是规则，而学者、艺术家、贵族则是例外。人类中有十分之九过着这样的生活，对我们议论纷纷的思想漠不关心。想到我们的智者在十分狭窄的圈子里打转真是可怜！

自从姨妈和妻子死后，库德赫大叔把铺子盘给了伙计，和女儿来到于塞镇，阿泽-勒布吕莱乡，希农地区的云雀田产上安了家。女儿十六岁，他年届花甲。

他早睡晚起，在餐桌上度过大部分光阴，难得散散步，开销很小，把六万利勿尔年金用来购买附近所有待出售的土地，扩大云雀的地盘。他窥伺一阿尔邦地，一块分成制租田，一个小园圃，一片砂砾地，犹如奸细窥伺一名越狱的苦役犯。想到购地，事先他高兴得直搓手。他对土地情有独钟。最有野心的人毫无异议是个地主。他的杨树高耸入云，他一边测量树顶的高度，一边想："每株等于二十苏！"他到地壳深处寻找泥灰石。为了多卖一埃居，他三次牵着母牛去市场。他对烟花女横加指责！……

我把这段心理评论附在描述云雀城堡的景致和地理环境的开场白之后，但是我并不打算把变化无常的现象，正如一切涉及心理的现象推而广之，我声明我是尊重、崇敬希农人的。

离云雀城堡半法里远，有个旧时的小采邑。如果你想象得

出一栋有三扇窗户和大屋顶的正屋，两端各有一个鸽子棚，那么你对它就有个概念了。

这座城堡叫做布依亚尔，附属的二百五十阿尔邦土地，无论年成好坏，可以有整整一百皮斯托尔① 的出息。

沙玛朗特子爵夫人便住在这里，她是上个世纪最出众的女子之一，拥有几百万家私的原包税人德拉古家的女继承人。几位德拉古先生极不诚实，他们在巴黎把家产挥霍殆尽，却不告诉可爱的妹妹。

有机会进入几个家庭的圣地的观察家将以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解释这种反常行为，该原则是德·布丰先生的女友，一位老姑娘的天才的产物："我只能恨我认识的人。"因此，德拉古先生们决心为了几个被立法者经特许称作私生子的孩子处置自己的财产，仿佛他们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德·沙玛朗特夫人 in articulo mortis②，确信几个哥哥的心中燃烧着仇恨之火，便不再见他们。她肺部的状况需要不如巴黎严酷的气候以及不如巴黎昂贵的生活，一万二千利勿尔的年金与巴黎的气氛是格格不入的。她来住到布依亚尔的田产上，为了解闷，担负起教育独生子小塞巴斯蒂安·德·沙玛朗特的责任。

一位老教士，原玛穆蒂耶的本笃会修士，负责在短期内向沙玛朗特家族的继承人灌输以昂贵代价向学校购买的少量浮浅知识，把他造就成和他本人一样有学识的人，倘若他的这个侄子愿意听从指教的话。

小沙玛朗特生于希农，安德尔河畔对他有着儿时生活过的

① 法国古币名，一皮斯托尔相当于十利勿尔。

② 拉丁文：离死期不远时。

地方所具有的魅力。茅草屋顶，葡萄园，小径，森林，急流向他披露了全部的奥秘。他深知此地四季的神奇美妙，绚丽多彩：冬天给它戴上雪的面纱，秋天为它涂抹风蚀残年的浅淡颜色，春天朝它喷洒芬芳，夏天向它倾泻炫目的阳光。他在母亲的屋顶下保留了赋予男人毅力和独特个性的刚直不阿和可靠判断力。也许没有一个人的前程比他更加辉煌灿烂了。

这年轻人中等身材，体型匀称，敏捷，健壮。虽然皮肤白皙，但面色黧黑，都兰的空气很快就能使稍稍sub Dio①生活的人面色变黑。他有和母亲一样的鹰钩鼻，充满魅力的额头和比圣加蒂安的乌鸦翅膀还要黑的头发。但母亲给了他更为宝贵的优点。

是不是该隐②在希农（Caınones③）附近留下了国王的手下人试图摆脱掉的几个子女？抑或是大多数乡下人离群索居的一个后果？我们把这件事留给学者们去讨论，并直截了当地承认塞巴斯蒂安·德·沙玛朗特是整个希农地区最易动怒，最富激情的人。七岁时，人们不得不把一个与他争一粒弹子的孩子从他手里夺过来，他快要把他扼死了！德·沙玛朗特夫人听说这个意外后，对儿子呵护备至，事事体贴，满怀明智的温情。她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功地缓和了这个莽汉暴烈的本能，在他身上培养了温和的民族性格。如果他母亲扔下他不管，或许他那火爆脾气的发作由于率真还不那么危险。但是她终于使儿子遵循了她拥有的情趣高雅，彬彬有礼的全部传统，迫使他战胜自

① 拉丁文：在上帝之下。即“在户外”。

② 据《圣经》传说，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他因嫉妒和愤怒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亚伯，故人们将该隐视为性格狂暴的典型。

③ Caïnones 是希农的拉丁文名称，又可解释为“该隐的后代”。

我。在唐尼萨尔的帮助下，年轻人掌握了绝对控制自己的能力，而在许多人身上，这种能力蜕变为虚伪。

不过这种大政治家的品质似乎并没有玷污小沙玛朗特的灵魂。他十分率直，一身正气。他怎么会不如此呢？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他乐于助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强者。他文化知识扎实，举止和蔼可亲，言谈颇有旧朝廷臣那种高雅礼貌之风，但没有沾染上奴性。他那激奋的，充满诗意的想象力，在乡野生活和研修中找到了必不可少的、丰富的精神食粮。他喜欢纵马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驰骋，喜欢打猎，窥探大自然的秘密和动物、植物、矿物界的奥妙。——无可指摘的工作！——晚上，他回到老本笃会修士和他挚爱的母亲身边，学习，读书，比较，思考。

生活的闲散，思想的自由，他所欣赏的壮丽的自然景色，使他的语言风格独特，简洁有力，用喻别具一格，堪与拉封丹笔下多瑙河畔农民的口才媲美。他私下喜欢嘲讽，喜欢讽刺精神，这种倾向是地理学家们赋予都兰的，是在韦尔维尔、拉伯雷、格雷库尔和库里埃的作品中有所反映。①

他的母亲和所有女人一样，喜欢想入非非，预言他前程似锦。她仿佛看到他为讲坛增光添彩，成了一名政治家。她冒冒失失地在塞巴斯蒂安面前大谈这些想法，使他暗暗形成了一种自我意识，好像一个姑娘想到婚嫁时，自豪地以自己的美貌为尺度衡量希望的大小。

德·沙玛朗特夫人担心儿子与巴黎接触，把他送到普瓦蒂埃学法律。一八二七年，小沙玛朗特返家时成了一名知识渊博、以贤德闻名的法学博士。那年他二十二岁。

---

① 韦尔维尔(1558—1612)、拉伯雷、格雷古(1683—1743)和库里埃等法国作家均在作品中刻画了都兰人的风貌。

这时候，德拉古两兄弟去世了，abintestat①.其中一位和德·洛里斯通先生②的命运相同，另一位受到最粗暴的中风的袭击，连刚开始吃的麻雀也没有来得及吃完。依据两封通知书，三百万法郎和赔偿的大批珍宝突然间转归德·沙玛朗特夫人所有。

塞巴斯蒂安习惯了母亲的菲薄收入所维持的富裕的乡村生活，不知道世人制造了种种虚荣的乐趣，因此他不理解母亲的快乐。——你看，这是一位未受腐蚀，能把维维安讷街的一名制帽女工当成弗洛里昂③的艾丝泰尔的年轻人。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妙不可言的天真！

图尔的老批发商及女儿是年轻子爵不在家时来到云雀居住的。沙玛朗特子爵夫人想也没想见这种人。她和所有贵族一样，不去望教区的弥撒，因为教堂潮湿。而那位本笃会修士在自己房间里念日课经，因为他患痛风，不能行走。布依亚尔的居民对克莱尔·库德赫出奇的美貌全然不知，因为他们不大与当地人交谈。云雀与布依亚尔不处于教堂的中立地带，两地的人根本不可能接近。

塞巴斯蒂安在母亲家安顿下来，没有想到他正成为法国 a futuro④最富有的继承人之一。次日，他取了枪，唤上狗去打猎，抖落一下沾了一身的对开本法律书的灰尘。在辨读了执达员送出的通知，草拟了诉状，签署了证明书，摘录了一些章节，des

---

① 拉丁文：未立遗嘱。

② 洛里斯通(1768—1828)，法国元帅，曾任王室总管和犬猎队队长，当时已经亡故。

③ 弗洛里昂(1755—1794)，法国作家，伏尔泰的侄孙，受塞万提斯的启迪，创作了田园小说《艾丝泰尔和内莫兰》(1788)。

④ 拉丁文：未来的。

Dig.①——L. papiria—apud Tribon② 等等之后，人们才特别欣赏乡村，枪声，狗吠和天底下的生活！塔哟！塔哟！③……叼过来！……塔瞅！……塔瞅！……(象声词)。

三 这一位和那一位

你想象一下一位年轻人情绪多么恶劣。他是个熟练的射手，晚六时左右回家时却猎袋空空，两腿发酸。塞巴斯蒂安正是如此。在一条低凹路的拐弯处，他的狗停住了，那动作是这类有趣的动物所能设想的最美的动作。这个捣蛋的绅士④摆出了多么优美的姿势！它的模样多么聪明！……哎！主人，那不是一头漂亮的猎物吗？……于是塞巴斯蒂安向前走去，好奇地细细观看那只家禽。

在一块田里，他看见可敬的云雀的主人，头戴一顶鸽翼式帽子，身穿栗色上装，足踏结实的皮鞋，穿着花色条纹袜和短套裤，胳臂下挟着一把雨伞，活像一位身着盛装去参加婚礼的胖铁匠。绅士狺狺狂吠，朝他扑去。与世无争的批发商忙向后退，然后逃跑了，也许因为害怕，抑或以为这是条疯狗。塞巴斯蒂安走进田里，据他说是为了唤回绅士，库德赫却说是要唆使狗追赶他。

库德赫老爹逃到一条沟边，一身赘肉使他跳不过去，他赶忙朝狗转过身来，一面用雨伞吓唬它，一面对猎人说：

---

① Dig 即 Digèsto，意大利文：公元六世纪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命令编纂的《学说汇编》，是《国法大全》的组成部分。

② 拉丁文：特里邦时期的冗长文件。特里邦是公元六世纪拜占廷法学家，曾编纂《儒斯丁纳法典》。

③ 猎人发现猎物时唆使猎狗追捕的喊叫声。

④ 猎犬的名字。

"天啊！先生，如果你的狗往前走，我就杀了它！"

"如果你碰它，好汉，我就把你的腿腌起来！"

可敬的地主把雨伞扔到绅士的头上，子爵朝布尔乔亚胖胖的腿肚子开了枪。

两人之间有段距离，他猜想小铅弹只打到老人的花色条纹袜上，但是他惊骇地看到老人四脚朝天地倒下了，嘴里喊着："抓杀人犯！"

转眼间，一位轻盈得像空中女精灵似的少女出现在胖批发商身旁。塞巴斯蒂安惴惴不安地飞奔过来，当他看见了女儿，便不再管父亲了。

两个人就这样第一次见了面，不久，炽烈的爱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叙述者希望每位母亲愉快地发现他从此事引出的严厉教训，因为不能否认，这第一次会面是在父亲的眼皮底下发生的！

他们相爱了！……

我们使用这个神圣的用语时，希望摆脱小说家们纠缠于其中的一切蠢话。我们求助于各国读者的回忆和想象力，在此宣布这个简短但相当清楚的用语暗含着以下意义：

第一：作者们让他们创造的人物又蹦又跳；为了用同一种感情将两个虚构的人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看上去有造型性和真实性，作者们利用游泳、骑马、赛跑、体操、杂技的全部奇迹，以及一切有可能或没有可能发生的普通和不同寻常的事变。

第二：月光下甜蜜的遐想，阳光下令人心醉的漫步，等得心焦的约会，放在橡树洞内的书信，一大串无尽的叹息。如果这阵阵叹息从印刷工的摇撑下进入空气，会形成比好望角的风更可怕的暴风雨。还有区区小事引起的小小疯狂举动以及无缘无故

的悲痛欲绝。总而言之，对这些琐碎的生理学细节，激情的破衣烂衫，从《达夫尼斯和赫洛亚》① 到《保尔和维吉妮》②，作者们漂白，拾掇，反复检查，缝补，精饰，熨烫，轧制凹凸花纹，上浆，还以为是在缝制新衣。这些破烂堆满文学爱情的仓库，正如换景机械是歌剧院的设备。

第三：浪漫派文学滥用夸张用语，以至于虚线、空白、破折号也许反倒更有信誉。还有，作者们希望显得真实、天真、温柔、单纯，这启发他们写出种种蠢话，总之那些措辞永远不变的句子：

"她哭了，但偷偷地哭，因为她太骄傲，等等。"

"他已经不爱她了？"她想。

"理智对他讲相反的话，但感情占了上风。"

"她透过爱情的有色眼镜看他。"

"在他那个年龄的年轻人和一位如此纯情的少女之间，唯一的诱惑力是心灵的天真无邪。"

"他的头脑发热。"

"她第一次领会了万里晴空的奥妙；她觉得大自然面貌一新，其实改变的只是她的心，等等。"

第四：最后，我们把浪漫派的一切华词丽句和古典主义正规洗练的词藻放到你们脚下，自长着粉红色手指的黎明起，直至令未婚妻心寒的死亡的丧钟；还有无法估量的忧郁的珍宝，快乐的财富，嫉妒的武器库，弗洛里昂、朗古斯、歌德、拜伦、诺迪耶、J·雅南、夏多布里昂、马蒙泰尔③，情绪激昂的狄德罗、J.-J.卢

---

① 《达夫尼斯和赫洛亚》，希腊作家朗古斯（公元二至四世纪）的田园小说。

② 《保尔和维吉妮》，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于一七八七年发表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小说。

③ 马蒙泰尔（1723—1799），法国作家。

梭的风格，其中包括淹没了十八世纪的不计其数的书信集，一切可能有的比喻和描述。这下子你们将掌握一切隐喻，一切场景，一切花招，诺迪耶啊！无论它们属于吉罗拉莫，抑或出自驼背丑角[①]。是的，朋友们，请挑选吧；手执调色板，一边回忆你们的第一位情妇，一边想象一种全新的爱情，一种真正的爱情吧！……正如你和她，他们极其热烈地相爱了。

不过，为了保持如今人人力求做到的真实和自然，我们要把这对情人的饮食告诉你们：

布格依葡萄酒是这个迷人河谷的住户饮用的酒，但是它必须因存放过久失去色和味。

白葡萄酒是在伏弗雷酿成的。它刺激神经，容易上头。

黄油不大好。

羊肉质量差，但小牛肉通常嫩而白，虽然总宰杀太小的牛。

吃新鲜沙丁鱼是图尔人的嗜好。

较之大家为图尔庆幸的那些难吃的李子，粘核白桃果脯更受人喜爱。

服装方面：

克莱尔·库德赫小姐通常穿带无袖胸衣或咸凹形短披肩的高级密织薄纱袍。

她的高帮皮鞋在侧面系带，用山羊皮制成。

她总扎着十分鲜艳、十分雅致的腰带。

她的帽子不过是顶乡下人的宽边草帽，翻晒草料的女人的帽子，毫不华丽的帽子，戴上它，她可以随便走动，在河堤上奔跑，划船，蹦跳，大笑，嬉戏，不必像巴黎那些装腔作势的女人一

---

① 此处影射诺迪耶的小说《波希米亚王和他的七个城堡》中的情节。

样做作。等等。

至于塞巴斯蒂安，你让他穿着得体，像你本人的装束。

十分遗憾，我们不能给他一把米兰的短剑，一双水牛皮高帮皮鞋，一条布鲁日针钩花边的打裥颈圈；他会不知所措的。唉！我们不可能有蒸汽机和十六世纪的诗情画意！必须告诉你他和你我一样是个纯朴的人，讲这话对我们简直是场磨难。

就这样，他们极其热烈地相爱了。

正是在此期间，一八二八年十月的某个星期一，晚七时左右，两个朋友在尚比的十字路口相遇了。尚比的土壤多沙，欧石南丛生，是打猎的好去处。

"先生，我的火药全用光了，"埃奈斯特态度和蔼，语调友好轻快地对塞巴斯蒂安说，这是他购买三万三千利勿尔公债时的态度和语调。"我斗胆求您借给我一些。下次我一碰到您就奉还……"

塞巴斯蒂安拿出火药壶。

"您大概住在此地吧？……"埃奈斯特边说边把壶里的火药倒在另一只壶里。

"对，先生。"

"您也许是沙玛朗特子爵先生吧？"

"正是。"

"先生，请允许我向您祝贺。不久前您属于继承人这一高贵等级了，过去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是图罗尔子爵。"

塞巴斯蒂安欠了欠身。

于是他们一起打猎，成了好朋友。

我真想跳过所有的铺陈直奔情节，抽出这个故事的戏剧性，正如从一堆煤中提炼煤气。但是我缺少情节！……

首先这是一种清淡如水的，毫不亲密的友情，如同一种维系，一种充当感情的礼貌，好像两个睿智者寻开心作的一首讽刺诗，用以嘲笑还相信友情的傻瓜。

塞巴斯蒂安欣赏埃奈斯特英俊的外貌，后者情不自禁地敬重年轻希农人的性格。沙玛朗特羡慕使图罗尔如此迷人的种种开玩笑的轻松、巴黎人待人接物的方式、思想和感情的灵活。图罗尔自忖沙玛朗特有他所缺乏的学识、毅力、做事的本领、意志力和真正的口才。

所以，首先这份友情是两个年轻人都以为有利可图的一场交易。他们像两个狡猾的批发商，利用姓氏——德·图罗尔和沙玛朗特——进行投机。他们彼此提防，只谈琐事，互相观察，简直是兵戎相见的友谊！……这就是十九世纪。达蒙和比底阿斯[①]的佳话不过是无稽之谈！……

然而，魔鬼有意让两位年轻人结成友谊，以便把他们当作杜布瓦和普梅亚[②]的后继者来表彰！……多么毒辣的恶作剧！

新派小说家，或许你，欧仁·苏，凯诺克的可爱画家[③]，会这样描述使两个朋友的友谊更加真诚的一件事：

夕下的秋阳向漂亮的云雀城堡放射出火红的光辉，每块窗玻璃似乎都在喷吐火焰，在卢瓦尔河彼岸，朗热人还以为发生了火灾。

---

① 达蒙和比底阿斯，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哲人，生死与共的朋友。达蒙被叙拉古暴君判处死刑，比底阿斯自愿充当人质，让达蒙回家处理私事，直至行刑前最后一刻，达蒙才赶回刑场，国王深受感动，赦免其罪。

② 应为杜布勒伊与普梅亚，不分彼此的一对友人。

③ 凯诺克，欧仁·苏的小说《海盗凯诺克》中的主人公，该小说最初发表在一八三〇年三月十三、二十和二十七日的《时尚》杂志上，次年由朗迪埃尔出版社出版。

灰色的平台、树木、低凹的道路反射出淡红色的光，树叶在红光中清晰地勾勒出美妙的轮廓。

克莱尔坐在一扇窗前重读《海盗》[1]，但她的目光从书本移向风景，又从风景移向书本。她既专注于拜伦的诗，又专注于卢瓦尔河河岸所调制的，或缓缓减弱的柔和光线所产生的更加多变、更加和谐的诗韵……

少女浑身颤抖，眼里滚动着泪珠。她终于放下书，不由自主地观赏着风景，闷闷不乐，若有所思……

请原谅，辞藻专家先生们，我觉得这种叙述太烦人了。亲爱的J·雅南，我真想用更自然，更无斧凿之痕的东西替代这种文笔！……我知道这是个极大的难题！

我继续以我的速度前行，或是一匹本堂神甫的马的侧对步，或是皮埃尔师傅的牝马的小跑，或是过去叫做珀伽索斯[2]，如今被肢解的那匹壮健劣马的奔驰！

然后，听到远远传来踩在干树叶上的脚步声，她打了个哆嗦。不久，她看见一顶棕色鸭舌帽随着地面的高低起伏在小径间时隐时现。是他，是塞巴斯蒂安！

她走出去迎接他。

"您怎么了?"他神色不安地对她说。

"塞巴斯蒂安先生，我恳求您，"她答道，"请您讲话做事检点一些，你不了解我父亲……"

"出什么事了?"

"有位年轻人来向我求婚。"

"怎么称呼他?"

---

[1] 指拜伦的长诗《海盗》。

[2] 珀伽索斯，希腊神话中诗神所骑的有翼天马，后成为诗人灵感的象征。

“图罗尔子爵先生。”

“噢！噢！……”

“塞巴斯蒂安，您怎么面色苍白？……”

“您知道吗？”他回答她，“他是我的朋友。”

这时，他俩走进城堡的客厅，图罗尔子爵正巧和未来的丈人臂挽着臂从另一扇门进来。

塞巴斯蒂安站了起来。

他们两人都很英俊：一个是黑头发，双目炯炯；另一个一头金发，生性快活。这一位坚定，阴沉；那一位颀长，儒雅。多么勾魂摄魄的男性的对照！有多少女子盼望把这两位天才像两匹马似的套在同一驾车上，领他们走上正道！维纳斯不是有两只鸽子吗？……

但是这位温柔腼腆的图尔女子要求不高；她只想要一个人：两人中口才最好、本领最大、最慷慨大方、最忠贞不渝的那一个！……而一心想使福音原则获胜的天公或许预先决定把两个人都给她！

我们应该如何感谢只把预见力分配给几个不幸者的造化呢！他们的远见和谨慎只是两缕微弱的光……倘若斯威登堡①在此，克莱尔说不定会命归黄泉！

两位年轻人被激情蒙住了眼睛，在客厅里呆了半小时，一位对有一百六十万法郎的女继承人关心备至，另一位赌着气，一本正经。

图罗尔像个货郎，摊开行囊中所有新奇的玩意儿。他谈天说地，显得快活，才华横溢，善于暗示，会奉承人。

---

① 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信奉神秘主义，认为天使和魔鬼的无形世界影响着可见的世界。

不知底细的女子说不定会把塞巴斯蒂安打发走。但是，正如我们说过，克莱尔怀着自最忠贞的女子夏娃起，直至包括艾米·罗布萨特和阿达拉[①]在内的小说女主人公的全部热忱恋爱。她只能爱一个人，此人便是她的丈夫。

“唉！我为什么朝丈人的腿开枪呢？……”德·沙玛朗特先生心想，“这老头，他爱记仇！……”

两个朋友出去了，库德赫小姐想到两位年轻人将为了她互相残杀，不禁焦虑万分，这是一位善良的少女理应感到的不安。有些三十岁的老处女能从这种折磨中尝到几分甜蜜。

“塞巴斯蒂安，你不觉得风有点凉吗？”德·图罗尔说。

“性命攸关的时刻，咱们别谈天气了！先生，你是个懦夫，如果我不用双手掐死你，那是因为依照习俗，明天我可以杀死你，而不必冒出庭面对十二位陪审员的风险！先生，别废话，你定时间和地点吧！”

他讲这番话时，神气和腔调不允许开玩笑。

“阿泽在图罗尔和布依亚尔之间，我们在那儿请证人，”埃奈斯特接口道，“至于时间，我难得在十二点以前起床，我不会为了一场决斗，即使是和朋友决斗，打乱我的作息时间。那么，午餐后，两点左右。”

“行。走您的路吧。”

塞巴斯蒂安不见了。

在谣曲《悬崖上的决斗》[②]之后，有关搏斗的叙述还能有什

---

① 艾米·罗布萨特，司各特的小说《肯纳尔沃思堡》中的主人公；阿达拉，夏多布里昂的中篇小说《阿达拉》中的主人公。二者均系纯情少女。

② 指维克托·雨果之兄，欧仁·雨果（1800—1837）受苏格兰民歌启发写的一首民谣。

么新意？尽管草地一片葱绿，两位朋友并没有在上面打滚，只是都受了伤。正当德·图罗尔以第三种架式使自己的剑摆脱对方的剑时，肩膀上被套皮头的花式剑刺了一下；沙玛朗特在利用自己的剑保持的直线时，稍稍暴露了自己，大腿被刺伤了。

在许多医疗属性中，鲜血具有平息决斗者怒气的属性。因此，两位年轻朋友没有阻拦人们把他俩抬走。

他们被安置在苏丹旅店的同一个房间里，经过同一位外科医生的包扎，躺在各自的床上，因为两人失血过多。正当两位证人，原自卫军的老胡子兵喝一碗潘趣酒时，图罗尔声音微弱地对沙玛朗特说：

“既然我们打了一场，能不能把事情讲讲清楚？”

塞巴斯蒂安同意了，用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讲述了他的爱情。

“哈哈！……”得知决斗的缘由后，图罗尔大声说，“我们这样两个正直的青年险些入土，原来是为了这个小姑娘？好朋友，我请咱俩的教父作证，我愉快地向你出售、出让、转让、放弃我对她的一切权利。克莱尔·库德赫将帮我们一个忙，把我们永远连在一起。我诚心诚意地向你声明，亲爱的塞巴斯蒂安，我从来没有这样迷恋过一个女子。我不知道你爱她，我来向她求婚，是为了她的一百六十万法郎，这我承认，并不觉得难为情。但是我要补充一句，见到她的芳容，我顿生爱慕之心，因此我把我的全部奢望转让给你，此举值得称赞。如果她成了我的妻子，正直善良的塞巴斯蒂安啊！我们只会变成更好的朋友。子爵，你娶她吧，有一天我会尽量分享你的幸福的。是你的城府深，还是我对你这种优秀品质不了解？你为什么向我隐瞒你的爱情呢？我怎能猜到像你这样有钱，有希望得到几百万的继承人，会迷上一个

只有一百六十万法郎的小布尔乔亚呢？她对我倒挺合适，我那些叔叔归天后，我的钱比这一笔多不了多少。感谢上帝，你欣赏我的光明正大吧：昨天回家时，我收到他们中一位的安葬通知书。但我并没有因此在决斗中松劲。”

塞巴斯蒂安阅读《环球报》；这足以使你明白他是位不拿爱情当儿戏的年轻人。他的哲学见解有力地将他推向一种道德观，这种道德观要我们戴上黄手套，穿上黑礼服，眉宇间露出一丝冷漠，言辞中带些许学究味；它还使我们变得像卫理公会教徒一般庄重，规定我们对女子只能情意绵绵——令人愉快的制度，它原谅女性的失足，使某种叫不上名字的问心无愧的爱情蔚然成风。鉴于通奸不再像以往那样招摇过市，已为人们所容忍，靠了这种爱情，受骗的丈夫可以保持合法的地位。在图罗尔和塞巴斯蒂安之间，存在着《每日新闻》和《环球报》的天壤之别。

于是，多情的《环球报》读者对那位社交界人士说：

“亲爱的埃奈斯特，谈到克莱尔时别和我开玩笑！……我对她怀着始终不渝的感情，它应该给我的一生带来幸福。听我说，亲爱的朋友，如今我们早已是成人和公民，我们应该想到给我们的生活增添几分严肃性，想到只应有成人的思想。我们正走向政治维新之路，走向一个更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表现出生活的廉洁，作风的正派，对我们的抱负不是无关紧要的。我一心想得到同胞的敬重，所以我才尊重公众舆论。我想让自己的私生活给我的政治生活作出担保。要使幸福和抱负协调一致，关键在于我应当始终爱我为自己挑选的女子。克莱尔便是这位女子。我们俩之间存在着真正的默契，完全一致的感情，可以说我们是前世有缘。我可以冷静地，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她，生活对我将是一片荒漠。我的爱情中包含着十分理智的东西，它既符合逻

辑，又深深植根于我的体内。假如一位朋友试图搅扰等待我的幸福，这无异于犯罪。”

“亲爱的沙玛朗特，我高兴地看到这将是一种非常符合立宪精神的幸福。你把爱情当作政治生涯的开端。太妙了！……就像那位先生，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拿出全部诗作去换一间天赋人权法律事务所。这是我们的新癖好。为德行努力吧。这对爱情有益！当你面对时装女皇，巴黎的奢侈，政治野心和它的种种需要时，我们倒要看看你是否还保留这些冉森教派的原则。此外，我没有等到现在才敬重你的人格，我为能与你保持友谊感到庆幸。不久我们将成为孤儿；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兄弟呢？……在生活中，我们将时常需要找到一颗友爱的心，倾吐忧愁和快乐，思考生活的艰辛。有一位真心实意的朋友是十分了不起的，他可以不带偏见地看我们看厌了的事物……”

埃奈斯特激情满怀，这在年轻人是常事，他们特别容易沉溺其中……当一个人挨了一剑的时候，友情不正合他的心意？因此，尽管阿泽-勒里多的内外科医生禁止两位子爵喝潘趣酒，他们却陶醉在自己的想法中了。这比因为喝酒，抽鸦片，或像那位英国人，因为吃了一块牛排而飘飘欲仙更舒服。

两位朋友治伤期间，不停地向自己的母亲夸耀友情的种种好处，因此他们被当作团结友爱的楷模。到了康复阶段，德·图罗尔夫人故世了，留给儿子归于她名下的好几份遗产，大约八万利勿尔年金。德·沙玛朗特夫人处理完兄弟的全部遗产问题，拿到了依照赔偿法转归她所有的一笔钱的三分之二。于是，十一月初，两位朋友动了去巴黎的念头。

图罗尔急于占有一座豪华公馆，享受自己的财富。塞巴斯蒂安是被母亲拖到巴黎的，她不再觉得自己有病，想呼吸宫廷的

空气，并把儿子推到世袭议院的席位上。老本笃会修士徒劳地提醒这位亲戚，在巴黎的旋风中过一冬会把她累死，但是沙玛朗特子爵夫人坚持为儿子的发迹尽心尽力，并再一次品尝上流社会的种种乐趣。她为儿子感到自豪，即将再次抛头露面，并由迷人的图罗尔担任护花使者。她风韵犹存，打算在巴黎出足风头。

于是，秋末的一个夜晚，正当库德赫老爹收获酿白葡萄酒的葡萄时，一对情人互相道别。

我不能容忍那些受虚假的诗情感染，竭力把情人的平凡处境理想化的人。如实地描绘事物需要谦虚的品德，因为淑女雅士指责你粗俗，道学家指责你厚颜无耻。克莱尔·库德赫小姐面色苍白，小沙玛朗特自决斗以来没有见过她，发觉她知道他不露面的原因。但他们未谈此事。

他们去坐到一条破旧的长木凳上，面对正在收获的葡萄园。

“小姐，我不久将不得不去一趟巴黎。”

“噢！我早料到了！……”她带着巴黎人想象不出的外省人的快活语气回答，“你要外出很久吗？”

“我担心会很久。”

“我父亲情绪不好，因为他酿不出许多白葡萄酒。”

“你们的葡萄受冻了吗？”

“没有；葡萄晒枯了。你真怪，竟和我谈我家的酒！（谈话并不更风趣些。）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父亲一直坚持要我嫁给德·图罗尔先生，尽管你的朋友很有礼貌地向他道歉，说他母亲不喜欢这门婚事。父亲不喜欢你。他认为你才气太大，必须提防你。你不知道过人的才智在此地对一个人有多大的危害。随便哪位有才干的人都被视为公害。”

“真的吗？”

"是真的。你应当尽量讨好我父亲。虽然他不说，但是他会听。我听到许多人在他面前讲，你的全部才气只能帮你把家产花光，在巴黎做出和德·图罗尔先生一样多的荒唐事。如今这份家产是父亲决定答应我们婚事的唯一理由……"

"我有钱真幸福!"

"啊！塞巴斯蒂安先生，即使你没有钱，我也会等到有自主权时才嫁人……"

"克莱尔小姐，你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感叹因惊讶而发。直到今天以前，我还不知道钱有何用……"

克莱尔红着脸瞥了塞巴斯蒂安一眼，塞巴斯蒂安微微一笑，他俩似乎因为披露了两颗完美无瑕的心灵而感到羞愧和惊愕。他们既高兴又难为情。呼吸仿佛停止了，他们在寂静中听到两颗心沉闷的跳动声。他们彼此从未说过："我爱你"，谈起婚姻大事来如公证人一般严肃。他们揣测婚前之爱只是多少带些诗意的假设，多少有点真实的幻想，而真正的爱情是地久天长的爱。

要描绘存在于偏远外省的感情是不可能的。它是理智、实际考虑和实情的混合物，表面上把作者们试图在构思中放进去的诗情排除在外。描绘这种感情得要整整一部书，而且需要哥尔德斯密斯的天才。我说我没有这份天才，大家不会不相信。

"哈哈！库德赫老爹，"塞巴斯蒂安见老人走过来便大声说，"这是收葡萄的好天气啊！"

"是呀，先生，可是收不到年成的四分之一。"

"质量好啊。"

"也许吧，这酒不好酿。"

"嗳！我可以教您一种办法，让酒变得像岩石缝里涌出的水一样清。您用箍桶匠波蒂在图尔城奥蒙广场出售的浸硫布条熏

熏酒桶。这布条不比您的贵，但能使您的酒质变好。”

“唔！所有这些发明……”老人摇摇头说，“先生，听说您要离开我们了？”

“对，先生。我很不情愿，因为我喜欢在农村生活，尤其因为我们想扩大布依亚尔……”

“有要卖的地吗？”

“有呀。”

“在哪儿？子爵先生，请进屋来吧……”

“再见！”

“再见！”

晚十一时许，一对恋人带着忧伤的口吻，在两扇门之间讲了这两句话。塞巴斯蒂安慢慢走远了，克莱尔留在平台上，直到在低凹的小径上再也见不到他。有教养的女子都是这样做的。不接吻，不掉泪，但目光贪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男人和女人无论在哪里都不会改变，而爱情是一种欲望。

“这位年轻人，”库德赫老爹等女儿回来时说，“这位年轻人是务农的。原先我不相信他如此内行。我要试试他的浸硫布条！……”

“他的心地那么善良！”克莱尔说，一面在桌边坐下，父亲正在吃一块羊奶干酪作宵夜。（为什么惟独瓦尔特·司各特有特权为他的国家那些难喝的饮料和粗劣的食物提高知名度呢？我们的羊奶干酪完全比得上他的威士忌和淡色啤酒。）

“克莱尔，你不吃点吗？宝贝，尝尝葡萄吧。”

“父亲，我不饿。”

克莱尔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倚窗眺望月光下如梦如幻的景物。她在平台的外墙上看到了塞巴斯蒂安。他折了回来，爬

上墙头再看一眼披着月光的银白色小城堡，和克莱尔的房间那扇透出灯光的窗户。

埃奈斯特·德·图罗尔和塞巴斯蒂安·德·沙玛朗特抵达巴黎后，很快便投身于上流社会的旋涡和本篇故事开头时他们所处的境遇中。

埃奈斯特为满足自尊心，向谨慎的图尔人传授首都的一切逸乐，把他介绍给自己原来的朋友，领他走上一条荆棘丛生之路。沙玛朗特从希农带来的顾忌、原则、小小的敏感和那朵可爱的感情之花全被这些荆棘钩破了。世界无比璀璨地展现在他的面前，如瑶池仙境，美不胜收。

不久，他领教了双人纸牌戏那种炽热而可怕的拥抱！他用五张牌折磨自己的灵魂！可是，全凭运气，他很少输牌，所以没有变成赌徒。图罗尔手气不佳，十分苦恼。他可怜图罗尔，赢的钱不止一次用于安慰朋友。

图罗尔出于感激，把塞巴斯蒂安抛入最令人销魂的放荡生活中。希农人受到一批优秀教师的栽培，对继承人的全部义务了如指掌。

“小沙玛朗特干得很不错，”时髦社会的领袖们说。

的确，在布洛涅森林，谁也没有能力和他争夺荣誉，在年轻法兰西杰出的骑手们中间，看上去总是他穿戴最好，坐骑最优。他和众多时髦女子打招呼，希农人的黄褐面色和弯曲的美丽睫毛开始变成小圈子内部打比方的习惯用语。他的车辆华美整洁。他拥有可以用钱在巴黎得到的一切：男人、女人、才干、美德、名声！他使图罗尔相形见绌，图罗尔本人也心甘情愿地这样说，如此难得的忠诚更烘托出他们友情的珍贵。他们的头脑必定出奇的清醒，才能从圣日耳曼城关的沙龙，从他们矫揉造作地向女子

大献殷勤的盛大舞会，转而去品尝粗俗的乐趣，开怀畅饮，无拘无束。在那里，年轻人有如脱缰无衔的野马，沉浸在他们的机智、天才和异想天开的全部激情中。

多么大的胃口！啊！他们每日如何消化得了足以养活好几庵三百户人家的村庄的山珍海味、水陆杂陈的晚宴，又怎能身轻如燕地在舞会上露面，殷勤而风趣地出现在意大利剧院某某夫人的包厢里，歌剧院A公爵夫人的包厢里！然后整夜赌博，拿自己的家当，或许自己的性命冒险，不再为输钱感到痛苦！的确应该承认天公是保护青年的！

性格刚毅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不会改变，这是他的本质。这种生活对小沙玛朗特没有产生影响。他在纷乱躁动中保持冷静，像试走吊桥一样尝试生活，给它施加巨大的压力。埃奈斯特以为他的朋友完全失去了理智，哪知他却回到最可靠的原则上来，评判逸乐的虚无，有滋有味地回忆起卢瓦尔河畔那座城堡；那里生活着一位女子，她比宴会的王后，点缀巴黎沙龙的那些勾魂摄魄、仪态万方的女子更加高贵，更加纯洁。无论女歌唱家的歌喉多么婉转，曲调多么美妙，没有一个能打动他的心，因为对他而言，音乐是爱情的回忆。他拨出一笔钱供自己挥霍，沉着地估量自己的放浪，这份沉着使他和歌剧院的害人精调笑时，把心留在了都兰。他是那班在暴风雨中稳步向前的强人。图罗尔见他表面上轻浮、浅薄、随和，还以为可以左右这个温顺的图尔人。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嗳！”一天晚上，埃奈斯特到巴黎最迷人、最危险的一位女子家中找塞巴斯蒂安，对他说，“你想念克莱尔吗？”

沙玛朗特用深邃的目光看了图罗尔一眼，笑着回答他：

“今天早上我给她写了一封信……”

"你像一名赌徒，从邪恶走向美德，从放荡走向爱情。好似潮涨潮落……"

"静止海水的潮涨潮落，"塞巴斯蒂安打断他说。

对上流社会的掠影，与巴黎最出众者的交往，完成了对小子爵的教育。他对书籍作了思考，对社会作了研究，一下子明白了在文明社会善包含着恶的道理。他逐一拆卸社会这部机器的零件，终于发现了任何人都教授不了的东西，从人那儿才学得到的东西。他变成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因为他蔑视人类。这种感情不一直是所有受人钦佩者秘而不宣的学说吗？

四月份，会诊的医生们对沙玛朗特子爵说，如果他想救母亲的性命，就得尽快带她去意大利。不出几日，旅行准备停当，库德赫先生终于来信同意等塞巴斯蒂安回来后把女儿嫁给他。

图罗尔陪德·沙玛朗特夫人和他的朋友到马赛，把他们送上开往那不勒斯的圣马利亚号，等到再也看不见这艘斜桅小帆船时才离开港口。两个年轻人挥动手帕告别，这忠诚的象征在手中一直飘动到最后一刻。

"友情是多么迷人的谎言！"塞巴斯蒂安想，"有时候无法不相信它。母亲啊！"他暗自思忖，"只有在这颗心里我们的希冀才永不凋谢！只有这颗心才可以完全依赖！"

天才只有两种强烈的激情。他们钟爱自己的母亲和第一位情妇！然后，一切皆为虚无。天才是头吞噬一切的怪物！

四 归 来

这篇短篇小说是一次打赌的成果，我没有告诉对手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写出一部杰作。为什么惟独画家有特权画草图，

作速写、讽刺画和漫画呢？说到田舍风俗画，io anche son pittoré①！……

在此，有不少可敬的读者抱怨现时的放肆无礼。放心吧，善良的灵魂，总有办法让骑士的塑像朝前走的②。

一家报纸会告诉你，这部作品的出众之处在于事实新奇，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陈述事实的方式。我和这家报纸谈妥，以每行三十个苏的代价，把我的荣名安排在帕拉圭·卢和勒佩尔先生的代表作之间，制成秘鲁式的大杂烩。"尽管作者滥用语言，滥用蜕变为饶舌的口才，但不能否认观察真实而深刻。一切都是真实的，不过这是德·维尼先生的真实，就是说，依照这位诗兴大发的作家在《散-马尔斯》新版序言③中鼓吹的理论，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婚姻生理学》的作者以此种观念创造出来的人物，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对勤于思索的观察家，对提取气体的化学家是无关紧要的！……"

我放心大胆地往下讲，因为我用德·维尼先生的诗论武装起来，好像穿上了潜水服。

意大利，难道你永远不会群起而攻之，销毁那么多蠢人写你的蠢书！怎么，你没有诗人，讽刺作家敢于嘲笑所有亵渎过你的人！……假如我去参观这个国家，我将谨慎从事，不公开自己的战果，静静地享受寻觅到的财宝。这片土地没有一个隐蔽的小

① 拉丁文：我也是个行家。

② 影射唐璜诱拐一骑士的女儿，杀死骑士，并到他坟前辱骂他，最后被骑士的塑像拖进地狱的传奇故事。

③ 《散-马尔斯》，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德·维尼（1797—1863）于一八二六年发表的历史小说。他的理论著述《艺术的真实》，作为该小说的新版序言，首次发表于一八二九年。

河谷可以让旅人说："我第一个抵达这里。"这首诗，这位老交际花，这个总挤满英国人的十字路口，经过千人踩，万人踏，我不知还能描写哪个不为人熟知的地点，给这段文字增添几分新鲜感，让可怜的沙玛朗特子爵夫人在忍受了三个月的病痛后在这里安详地死去。不久前，卡拉布里亚[1]仍然是作者们的天地，可是，德·拉图什先生让追逐弗拉戈来堵的德·奥特维尔副官到那里漫游，德·居斯蒂纳先生[2]本人似乎也曾去那儿散步，如果必须相信他的《游记》的话。那么我把子爵夫人安置在哪儿好呢？

她故世的地点，是德·圣侬神甫的《游记》版画中我始终欣赏的一个地点，它位于那不勒斯湾的末端。多么蓝的天空！……以名誉担保，版画家的描绘巧夺天工，大家都会和我一样想："我心目中的意大利就应该这个样！"

在这微风的抚爱下难道还会死吗？[3]………

"既然祖国和幸福不再是无意义的字眼，我希望这封信将启发你就你对法兰西学院的攻击作出正确明智的思考。如果你停止攻击，那么我的苦恼还算有些用处，我也会以此为荣。

"先生，但愿你能听从波希米亚国王陛下的廷臣和第七城堡的指定长官作出的爱国忠告。"

---

① 卡拉布里亚，位于意大利半岛南端的地区。

② 居斯蒂纳(1790—1857)法国旅行家和文学家，一八三〇年发表《回忆录和游记》。

③ 此处大段缺文。

塞巴斯蒂安不见了。

图罗尔子爵夫人躺在婚姻与爱情之间度过了怎样的一夜！……要度过的是可怕的一生，美好的一生被葬送了！……一时间，她的心像柳条一样被扭来扭去。这就是过去勒孔巴杀死丈夫的缘由。她完了。卢梭写过的信，没有一封与她写给那个男人的信中最冷冰冰的一封相类似。她曾是那个男人的灵魂，欢乐，而她把他从床上拖到了断头台！

有人告诉我，一八三〇年，迪潘先生占有席位的议会中，有位议员勇敢地提出恢复离婚制的建议。除去在一七九二年，立法者们从未思考过一位女子不再尊重丈夫后还能做什么。于是他们一头扎进婚姻的秘密中，好似跳进了无底洞！……

到了王政复辟时期，对一心想坐在宝座上又不能生育的女子而言，我国法律中最明智的一条法律被取消了，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这位女子眼见她的宝座被砸烂！

你们能够理解子爵夫人睡不着觉……她和勒孔巴一样多情，但是她信教，只得委曲求全。

多么艰难的处境！多么残酷啊！

五 尾 声

次日清晨，沙玛朗特子爵还躺在床上，他的随身男仆把德·图罗尔先生领到他身边。

在情敌面前，我不知道是否有比只穿衬衣，头戴马德拉斯红布头巾更难堪的处境。怎么起床呢？①

① 巴尔扎克这篇未完成的小说到此结束。

爱国的吻*

三位绅士从伦敦来，向新旧大陆的公民[①]致敬，然后回到祖国，很高兴在九月份看到了七月革命。他们三人若有所思地坐在邮船船尾的长凳上，一直保持着半矜持、半高傲、老谋深算的沉默态度，这是一切正人君子的特征。

不过，沉默了一小时后，他们再也看不见被薄雾遮住的法兰西海岸了，三名外国人中最胖的一位，我想是名alderman[②]，喃喃地说：

"维(伟)大的共(公)民！……一(意)见那么衣(一)致！……"

第二位用贵族的神态望着他，为了让高级市政官看到自己和他一样会说当地的语言，用蹩脚的法语回答：

"发(法)国贵竹(族)，过去是命(民)主派……衣(一)位侯爵挨(爱)任(人)民，真科(可)笑……任(人)民在阶(街)头很有力量……了补(不)起！……"

第三位是斯特兰德的小商人，他仔细打量着两位同胞，看出坐在他身边的是位 eoquire[③]，另一位是高级市政官，于是带着

---

* 这是一篇取笑英国人的小品（类似的描写不时出现在《人间喜剧》中），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① 指法国政治家和将领拉法夷特。

② 英文：高级市政官。

③ 英文：先生。

几分腼腆用英语对他们说：

“真奇怪，德·拉法夷特先生还那么年轻！我没发觉他有满头白发！”

“噢！”高级市政官说，“补(不)！补(不)！……他的头发是经(金)黄色的。”

“不！不！”先生接着说，“他的头法(发)是灰色的，黑伯(白)相间……”

“噢！”针线商接口道，“我拥抱过他。”

“利(你)？”先生说。

“噢！”高级市政官叫道，“利(你)上档(当)啦！将君(军)是little①。”

“噢！”先生接着说，“是大各(个)子……瘦瘦的……赫(黑)赫的……”

“不！……小各(个)子……达(大)达的，”高级市政官边说边用手比划出一个隆起的肚子。

“不！……”

“噢！……”

“不！……”三个英国人齐声叫道。

“先声(生)，”高级市政官对一位路过的法国人说，“我和则(这)位绅士达(打)赌，我说拉法夷特将君(军)不和所有任(人)介(接)吻……他是小各(个)子……”

“这是他的肖像，”一位笑了半天的法国人拿出他的鼻烟盒给他们看。

三位英国人镇定地注视着鼻烟盒，它表明他们全输了。他

---

① 英文：小；小个子。

们彼此用眼神询问，一声也不吭，仿佛听到了令他们倾家荡产的消息。

小商人抵达多佛尔后，登上了驶往法国的邮船。

“既然我没有拥抱那位伟大的公民，我要重返法国！……”他心想。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0年12月16日。)

什么不时髦*

了解什么时髦，这是一门学问，可以研究，可以学习。

知道什么不时髦，这是一种本能，靠揣测，凭感觉。

有二十家专注的报纸，一千名自封的雅士提醒你什么叫合乎礼仪；大家打听的服饰，谈论的书籍，感到烦闷的沙龙和没有演砸的戏肯定风行一时。成功的可靠标记太多，很容易辨识出来，因此附和公众舆论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应当抛弃的东西，大家不再谈论或尚未谈论的，应该背叛的东西，决不应该了解的人和事，就不那样明显了。

在时髦问题上，做需要大的才干，不做需要卓越的才华。

所以，在交谈中从不吐出一个超出词典注明含义的字眼，知道有些逸乐不是有教养者的逸乐，决不该讲出其名的人才那样少！

我们可以不邀请看塔格利奥尼小姐跳舞时不如痴如狂的人，但必须赶走提议去喜歌剧院的人。如果我是女人，宁愿有人向我打听离我而去的情人的音讯。

什么不时髦是个短短的句子，却包含着丧失的荣耀的完整目录；在五个小小的字中包容了怀才不遇者、受到承认的傻瓜、失去风韵的女子以及戴假发的雅士们的故事。这句话把节俭的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时尚》杂志上发表。

银行家、不能撤职的法官、二百二十一位议员、黄色车辆、七月的英雄和英国种狗置于同一水平上。

平民读者们或许以为我们在说愚蠢可笑、带有偏见的大话，绝对不是；我们不过把看到的写下来。在法国，样样东西都可风行一时，但三天的时间就足以让最高的荣耀、最辉煌的成功黯然失色。仅仅三天。第四天，就惹人讨厌了；第五天，叫人心烦；第六天，人家恨你；第七天，人家驱逐你。正好是创世的时间。

读者们，你们再次选举了这二百二十一个人，把他们当作法兰西的希望，祖国的拯救者，自由意愿的当之无愧的代言人。你们对他们作何感想？他们胜任得了自己的使命吗？他们不是中断了革命的进程，险些使它像烈马一样抬起前蹄，把他们摔倒在地，如同不灵巧的骑师？他们对一切反对派怒目相向，炫耀靠了别人而免于遭受危险，对新闻界忘恩负义，仇恨和惧怕新的一代。他们受欢迎的日子过去了。而且，虽然他们人人受到冷落，但内部还有千差万别，比如应该说马迪埃·德·蒙若先生不再走红，夏尔·迪潘先生从来不是时髦人物，梯也尔先生不可能走红，而萨尔旺迪先生永远不会名噪一时。

这些市镇的先生们会不会因为这可悲的真相生气呢？生气是不应该的。比他们功劳更大的人已经承受了昙花一现的后果。你问问那些掌权者在他们办公室里谁是时髦人物。是在巴黎街头战斗过的勇敢的年轻人？是在查理十世治下献出财产维护有益学说的正直人吗？不是。当局不领他们的情，还诋毁他们，把他们赶走。政府某部被一帮狡狯的恶棍牢牢把守着，提要求者的信件被截获，他们的生活遭到践踏，他们的服务不受赏识。在这个部里是没有机会讨得公正，获得补偿的，除非你是德·维莱勒先生原跟班的跟班。在政权机构，爱国者是不时髦的。

正直的法国人民，你们不要对此感到吃惊，你们为了更大的利益曾经宣布过同样不公正的判决。上流社会的人们，你们不记得了吗？德·博韦先生尽管美如天使，依然被迫把演说获奖的荣誉让给德·帕里斯先生，而托尔拜克的小提琴竟取代了科利奈的古竖笛。

我们今天之所以谈这个题目，是因为和政界一样，在时尚方面也发生了革命；是因为七月的一梭梭子弹杀死了除卢浮宫、格雷奈尔街和圣婴泉广场死者之外的其他许多人，毁了除王上、王族、宫廷的生活之外的其他许多人的生活。

小型文学晚会，逢迎拍马的小诗，小圈子对浪漫主义的迷恋和法兰西学院古典派的滑稽言行都留在了原地；所有这些互相吹嘘的尖声细嗓消失在民众的呐喊声中，以致爱弥尔·德尚先生不得不照着镜子对自己说："你是个有卓越才华的人。"浪漫主义文学不再时髦了。

斯克里布先生的二流文学也遭到了灭顶之灾。《贝尔特朗》、《絮泽特》、《斯塔尼斯拉斯》，所有这些天书一样难懂的小剧，在审查制度下显得颇为有趣，却受不了自由的空气和伟大的自由之日。竞技剧场不再时髦了。

你看，半年前我们不知不觉地竟对摄政时期的风尚趋之若鹜。游手好闲，奢靡之风侵袭了文雅之士；久吃不散的宵夜，不眠的夜晚，可疑的女人，取笑一切的态度，好车和美酒，放荡生活的这一切组成部分谓之曰时髦。再过两年，我们大概会装模作样地穿件没扣好纽扣的衬衣，沾上污迹的背心，步子也迈不稳。七月结束了狂欢，狂欢不再时髦了。

不时髦的是这位在王政复辟时期被流放的胖爱国者，他希望十五年的休养能使他在军队中连升三级。

不时髦的是这位小个子先生，几天前他写过抨击文章，现在是无能无德的行政官；是这位小学生，由于历史课从不缺席而当上了省长；是这位俯首帖耳的卡洛斯分子，他的过分举动吓坏了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但别人觉得他相当爱国，所以给了他一份美差。

不时髦的是这家报纸，它在危险的日子里表现懦弱，如今却在不惩罚问题上坚持贵族的原则；是这份下流的黄色小报，它散发着蜡烛的难闻气味，名字叫《海盗》；是这位先生，他吹嘘哪里有战斗他就在哪里，而别人无论在何处也见不着这位祖国的解放者。

不时髦的尤其是金钱。

（《时尚》杂志，1830年12月18日。）

警 卫 队*

——爱国段落

……出身好的人，

不等年长便显其值。

（《熙德》，第二幕，第二场。）

〔公熊街的警卫队警房。

〔里戈莱先生正在站岗，他身着布尔乔亚礼服，头戴毛皮高帽，步枪支在墙上；里戈莱先生跺着脚，一边往手里哈气。屋内有下士达戈巴尔先生、小曼塞、浦拉尔和比佐。这些先生正在玩罗多游戏。①

曼塞　摸子啊，浦拉尔老爹！

浦拉尔　四十三，三十二，四十四，七十七。

曼塞　啊！我摸着那个子啦，嘻！嘻！喂，浦拉尔老爹，冻坏了！嘻！嘻！我觉得那个挺好，嘻！嘻！

比佐　什么东西挺好？

曼塞　哟！他不懂赞扬话，这对寒冷的冬天可以产生错觉；噢！比佐真蠢！嘻！嘻！又一个子，挺不错。（曼塞欣喜若狂，拍打着

---

* 本文讽刺由小商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一种摸子填格游戏。

所有的邻座）

达戈巴尔　曼塞这淘气鬼，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学来的这些社交辞令。——对啦，喂，浦拉尔先生，你曾被请到贵族院去；给我讲讲吧。

浦拉尔　当然行，先生们，我可以讲……那么，我们全体排成两行。

达戈巴尔　都是什么人？

浦拉尔　自然是公名（民）啦！那么，我们发表演说，谈另一个政府。

达戈巴尔　哪一个呀？

浦拉尔　就是下台的政府……那么，有人讲了一些事儿，啊！一些事儿，你听了会汗毛直竖，为了前近卫军的那些坏蛋们的暴行。

达戈巴尔　唔！

浦拉尔　这是真的，就像我是浦拉尔，不是别的人。简直想不到！那么，似乎他们还吃过小孩，因为他们四五天没有面包吃。

达戈巴尔　可是革命只进行了三天。

浦拉尔　啊！这没关系；你不是不明白，这是头头们惹部队发狂的一种方法。

里戈莱　（从外面喊道）下士！下士！大家来啊！我看见一群不知什么人。

达戈巴尔　就来啦……——那些人真急！下士，你给我们讲完吧。

达戈巴尔①　那么……

① 此处原文有误，应为"浦拉尔"。上文中达戈巴尔称浦拉尔"下士"，亦疑为笔误。

里戈莱　好家伙！下士，快来呀！

达戈巴尔　这人真叫人受不了！（达戈巴尔和他的三个兵出去了）

达戈巴尔　口令？

巡逻队队长　巡逻队。

达戈巴尔　讲出口令往前走。

队长　是我呀，达戈巴尔；你想要我怎么样？

达戈巴尔　那你呢？

队长　什么？

达戈巴尔　我不想怎么样。

队长　我也不想怎么样。

达戈巴尔　你应当说出口令。

队长　应当说的是你。

达戈巴尔　不，是你。

队长　那好，等等，口令是……是个以ie结尾的词……不对，不对，以are结尾的词，是……像 valeur 的一个词。

比佐　像 valeur 的一个词，也许是courage？

队长　不，不，它更像 France。① 你们呀，你们也想想啊！

曼塞　（盯着队长看）哟！原来是勒布朗先生啊！我总去你店里买挂皮，你到我店里买便帽。

队长　哟！这不是勒努瓦先生吗！——你好，勒努瓦先生。你太太生孩子了吗？

勒努瓦　生了，一个男孩。

曼塞　啊！你有一个自高自大② 的继承人了。祝贺你。喂，下

---

① valeur：价值；英勇。 courage：勇气。France：法兰西。

② 此处原文为 présomptueux（自高自大的），是误用，应为présomptif（推定的）。

士，他们都是邻居。

达戈巴尔　那么，先生们，大家都认识，没必要在执行公务时互相找气受。

曼塞　（与巡逻队热烈握手，巡逻队又开步走了）再见，邻居们！

巡逻队　晚安，邻居们！

曼塞　见鬼吧，晚安！我倒真想去睡觉哩。

比佐　我也想。

浦拉尔　还有我。

里戈莱　（跺着脚，两手插在短套裤里）咱们去睡觉吧。

达戈巴尔　那么，先生们，这不行，得守纪律。打仗时去睡觉，等于造反。

曼塞　得了吧，我的达戈巴尔小先生，你明知街里很平静，在公熊街可不像在卢森堡宫；那么，这根本不是造反。

达戈巴尔　可是，正当国民自卫军在图尔农街英勇战斗的时候，我们去睡觉好吗？

比佐　这更有理由了。既然贵族院发生地震，公熊街就不可能有地震；所以，咱们去睡觉吧。

里戈莱　对。（这些先生们不顾下士的恳求和装腔作势，做着动身的准备。不一会儿达戈巴尔也照他们的样子做了。大家熄了营房的灯，关上了门）

浦拉尔　钥匙放在哪儿？

比佐　放到卖水果的那儿去。

浦拉尔　要是上尉来了呢？

曼塞　大伙儿听着，我有个主意！（他拿起一块煤，在营房墙上写道：上蔚（尉），要（钥）匙再（在）对门水果甸（店）。——大家

鼓掌；这些先生们离别时互道晚安。）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0年12月23日。）

如果我有钱!!!*

> 如今提出了财富性质的问题。由于无需有什么才能够谈什么，所以，虽然身无分文，我仍然写文章论述金钱的价值及其纯收益。
>
> (《费加罗的婚礼》，第五幕，第三场。)

如果我有钱!……人世间，也许每个人，无论年轻或年老，美丽或丑陋，富有或贫穷，在一生的每个短暂的日子里，都曾经，或正在，或应该至少把这个短小但意味深长的感叹句重复二十遍：如果我有钱!……

啊! 这是因为它有那么多的含义! 可以用那么多的方式去理解! 这是一句真正的外交辞令；随便每个人怎样想，怎样说，怎样解释。这句话里什么都有：有爱情，有仇恨，有放荡，有柔情；还有血，谋杀，杀害父母的罪行。

该死的费加罗不够深刻!

听听这个阔少怎么说吧。——他从一个声名狼藉的赌窟出来；他看见赌台收钱人用钱耙耙走了自己的最后一枚金币；听听他怎样在通向死亡的阶梯上咬牙切齿。——"父亲，你被判决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莱克斯·德·B.伯爵。

了！……”他嘴上说：“如果我有钱！……”他心里想：“如果我父亲死了！”

“如果我有钱！……”这位少妇叹道，她的丈夫冒冒失失地拒绝给她买件开司米套衫。请把她的话翻译为：“如果我是寡妇！”

“如果我有钱！……”啊！这家伙太可怕了！他同时杀了十多个人！他就是高布赛克，货真价实的高利贷者，他计算着在多少人的名下存放了终身年金。

财富有没有边？《圣经》讲了许多事，它清楚地告诉我们：Initium sapientioe timor Domini；①对这个问题却不置一词。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和怎样算是有钱，将有钱，曾经有钱或者不再有钱，倒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然而从来没有一个学院把它提出来！

这个重大问题的答案，我找到了，它就是：

越有越想有。

我是法兰西国王（假设如此），我听见某个拉斐特，某个罗特希尔德，或者另一位大银行家脱口说出了致命的心愿；我立即召集御前会议，命令忠诚的国民自卫军聚在我身边，我牢牢地坐在马鞍上；因为，如有必要，那人少不了会看中我的王家玩具。

十二个苏用于一天的吃喝；

两个苏支付夜里在穆夫塔街一个狗窝似的住所里四分之一的床铺费；

再加上两个苏的备用金，用于购衣、洗衣、治病、日常消遣和谈恋爱的花销。

加起来总共为十六个苏。

---

① 拉丁文：惧怕天主是智慧的开始。

这是著名的布尔西科每日的预算和每日的幸福；这位圣马塞尔城关编了号的哲学家别无他求。

这样说来，一个人要的是宝座，另一个要的不足一法郎。

哪个傻瓜说过幸福只有一种？——幸福就像女人，她们个个讨我们喜欢，但没有两个一模一样。

我和自己聊着天，就这样来了。

这是一幢古怪的房子，一个全景，一座真正的相貌陈列馆，一个出售形象、财富和见解的市场……可爱的女人，有学问的女人，清白的女人，假正经的女人，暴发的女人，爱俏的女人，作者，演员，演说家，散文家，诗人，法官，律师，外交家，学院院士，经纪人，公证人，银行家，古典派，浪漫派，贵族，庶民，法国教会自主论者，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共和派，拥护君主政体者，教皇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卡洛斯派，奥尔良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制造惊慌的人，短篇小说作家，小报作者，诽谤性短文作者，政论作者，记者，艺术家，在这里见面，接触，互相爱护，互相责骂，大吃大喝，误入歧途，打垮对方，以你相称，互相讨好，变得懂事，感到无聊，互相诋毁，患了感冒，发火，吵架，争执，互相引诱，欺骗，恭维……啊！你肯定该拿上一部辞典，因为在这幢令人惊讶的房子里，大家什么都做，什么都说，什么都看得见！

月亮情人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先生，断言这是一个正在发酵的酒窖，一碗滚烫的蔬菜汤，还有更妙的：一盘新鲜布丁；这样说，多了点怪异性，少了些民族性。

告诉你门厅和台阶多么美，还有仆人的号衣，客厅的形状和夺目的光彩，一群群人的面貌，蜡烛和镜子的数目，我知道谁会担当此事……写一页给多少钱。我可绝对不干！——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我只看见了住宅的女主人，我心中有事，结果用这句

从四面八方包围我的拐弯抹角的话同她打招呼：

“如果你有钱呢？”

被拉封丹问到是否读过《巴录书》① 的随便哪位廷臣，一开始也不会如此惊诧……；但是这位机灵女子看出没有必要装假，很快低声地说：

“我不会接待所有这些人。”

接着，她朝一位胖银行家转过身去，好像要在另一个人身上报复我给她的难堪：

“你有钱的时候会做什么呢？”

“破产，”他冷冷地回答。

一眨眼的功夫，这个冒昧的问题一传十，十传百，我将做，我想做以及其他以 ais 结尾的条件式的韵脚，以或高或低的声音讲出来，极其迅速地交织在一起，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收集到最引人注意的答案。

“我将还债！”一八三〇年的一位青年爱国者喊道，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心里想的，而心里话他一句也不说。

“我要借债！”老子爵，路易十五宫廷被遗忘的老古董咂摸着享乐的快感，厚颜无耻地反驳道，大笑引起的哮喘病似的痉挛抖动着被烟熏黑的马林花边襟饰。

“我将退隐乡间！”贵族城关的一位居民嘟囔着说，他是位固执的小贵族，对路易-菲力浦不满，在流亡期间对一切念念不忘，只不把自己的财产放在心上。

“如果我有钱，会很快把钱花光。”

“我要当王上！”

① 《巴录书》是古代宗教典籍，传为《旧约》先知耶利米的秘书和友人巴录所著。

讲这话的是两位伟人。一位喝过约旦河的水，另一位曾经想喝这河水。

“你将非常不幸，”一位二十岁的哲学家郑重其事地接口道，“你将不再有任何欲望。”

“爱情难道买得到吗？”一位年轻女子天真地问大歌剧院的一位女歌唱家，脂粉遮住了脸上飞起的红晕。

“如果我有钱，我就不当圣西门主义者，”圣西门主义的一位热心拥护者贴着邻座的耳朵说。

“我将只读两种报纸：《每日新闻》和《革命报》，”一位知名记者补充道。

“我将不再编纂编年史，”一位珍本收藏家说。

“我不再写作！”十五位古典派作家和十七位浪漫派作家同时喊道。

“但愿如此！”好几条嗓子齐声重复，仿佛在场的人有一半打了喷嚏。

我继续上观察课。

“我将恪守妇道，我会有一件开司米套衫，”一位副职主管的妻子对O小姐[①]说。

“我将只有一位情人，”美丽的密友怀着极大的同情心接口道。

“我希望终身任职，”一位前王家检察官咆哮道。

“我将为雅科托[②]立一座雕像，”一位博士叫道，眼下他正在学习像卡西米尔·德拉维涅一样作诗，像罗西尼一样谱曲。

我笑了起来。

---

① 可能指阿莉丝·奥齐，一位女演员。

② 雅科托，见本卷第60页注⑤。

“你呢，”他神色愠怒地说，他用你称呼我，而且诬蔑我，“你将睡觉吗？”

“也许吧！”

“我呀，”一位高大的小伙子厚道地说，从他头部的轮廓和发式看，真像已故神甫德·拉泰尼昂，“如果我有钱，我要告诉父母、朋友和熟人。”

这句无私的蠢话在全场引起一阵怜悯的骚动。

一位年轻艺术家用力抿紧嘴唇。

“他在削铅笔，”一位密切观察的同行贴着我的耳根说，“当心点，怕奥贝尔大商店①的人！”

“你呢，悖论博士？”最后我对德·B先生说，他和我们一样，很早以前就经常出入这幢房子，很少讲话，注意多听多看。

“我？”他轻松自然地接口道，“真的，我呀，我想当穷人，——如果我有钱的话！”

“有多种形状，多种面孔多么幸福啊！”

这是整个晚上奥德里②讲的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话。

阿莱克斯·德·B. 伯爵

（《漫画》周刊，1830年12月23日。）

① 《漫画》周刊的讽刺画在该商店展出。

② 雅克-夏尔·奥德里（1781—1853），法国喜剧演员。

艺术家的报复*

这是位艺术家，他长相特别，性子也许有点急，但态度直率；他的爱狂热而真诚。

她呢，她生在一个体面的家庭；是那种话讲得少，舞跳得好，会弹钢琴，衣着雅致，摆出一副在巴黎才摆得出、摆得好的架子来的少女。

你在巴黎才见得着这样的女性：面色白皙，在烛光下光彩照人；处女的脸庞围着一圈浅色的鬈发，观察家揣测在这张脸后面隐藏着道德的沦丧。

一天晚上，晚餐后，克拉拉当着家人的面，在奸诈的老母的同意下，笑着用自己那枚少女的戒指，交换了大卫送给她的一幅水彩肖像。他们成了情人。于是，如果艺术家进来，克拉拉便笑脸相迎，走过去，朝他伸出手；有外人聚在客厅时，他俩经常单独呆在小客厅的长沙发上。这位年轻姑娘，沙龙王后，时装偶像，富有的女继承人，不止一次听凭穷而有名的艺术家亲吻她。他陶醉了，热血沸腾，双唇并不总合乎体统地停留在贞洁的粉颊上。这是一对热恋中的人。

一天晚上，大卫在舞会上看见他的未婚妻和一位英国勋爵跳舞，这是一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高个子，冷漠，拘谨，是位子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亨利·B…。

爵，比百万富翁还阔气五十倍。

“她呀！她呀！她呀！”当他瞥见她嘴角和眼里泛着笑意，而他不是这快乐的源泉时，自言自语地说。

他沿着看别人跳舞的冷若冰霜的老太太们組成的人墙，悄悄溜到克拉拉身边，正巧她在回答丹比的一个问题，谈到大卫：

“但是……他给我解闷……”

她回过身来，脸没有红。艺术家瞥了她一眼，她顶住了目光。他想谈谈，她一个舞步，和丹比爵士飞旋着离开了。

大卫走了出去。

他在昏暗、肮脏、空无一人的街上走了很久。到了夜里十一点钟。那时，芒冉没有侵犯最神圣的所有权：他还没有命令缴纳营业税的美人们呆在黑暗的中二楼和寂静的顶楼里。①

艺术家走进这个叫做圣奥诺雷隐修院的散发恶臭的脏地方，发现了整个晚会上所未能见到的一双最白的纤足，一条最干净的裙子，一双最漂亮的皮鞋。这个诚实的女子，她没有骗人！她以最大的诚实给予你爱，从来没有哪个认真的杂货铺老板，像她称一小时感官享受那样认真地称一斤糖。

艺术家置身于一间丑不堪言的房间里。在冰冷的壁炉前，他坐在一张肮脏的椅子上，脚下踩着潮湿的方砖地，凝视着世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人那张青灰色的脸。——他是那个情人。

隐修院的美人，晚会上的处女——因为她可以讲提图斯皇帝的那句话——玩着雨伞，对两个男人在这间百科全书式的房间里相遇并不感到吃惊。情人手上有血迹，正在擦拭。

艺术家快活地朝这可恶的一对望了一眼。

---

① 一八二九至一八三〇年任巴黎警察局长的芒冉先生，于一八三〇年五月一日颁布命令，无论白天或黑夜，均禁止妓女在街上拉客。

“这儿是二十法郎，”他对他们说，一边往脏桌子上扔了一枚金币。

他们睁大了眼睛。

“你们说你们瞧不起克拉拉·德·蒙布兰，用最下流的话痛骂她吧。”

于是，两个人开始了过去这幢房子所属的修道院的拱穹下从未响起过的最可怕的二重唱。艺术家滋滋有味地倾听着，然后走了出去。

亨利·B…

（《漫画》周刊，1830年12月23日。）

阅读两院《信使报》*

晚上五时。——一位胖先生走进一间阅览室①。

"太太，我想借《信使报》。"

"先生，报还没来呢；刚刚五点：贵族院还没有散会。"

"太太，《信使报》会拖延很久才来吗？"

"至少需要印刷的时间。八点钟会到的。"

"啊！那么我等着。"

胖先生去坐在一张长椅上，摆弄着大拇指和圆头手杖。

八时。——《信使报》到了；一群人先睹为快地扑向潮湿的报纸，胖先生回到座位上等着补空缺，然后睡着了。

九时。——胖先生鼾声大作，扰得众人义愤填膺。

收款太太（把他叫醒）："先生！……先生！……这里不许打鼾。"

"噢！……但是，太太，至少可以让我睡觉吧！我答应你再也不打鼾了。"

晚十一时。"先生！……先生！……快醒醒！阅览室关门啦；一个人都没有了。"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① 当时巴黎有许多阅览室，里面不仅有报纸，还有新出版的书、纸笔等等。每场阅览费为六个苏，但读一份报纸只需五个生丁。

胖先生(醒了过来)："噢，太太，非常感谢。这六个苏是我的阅览费。明天，能不能请你给我留一份《信使报》？昨天，我还没机会读；明天我会来得更早一点……"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0年12月23日。)

一个轻率之举*

——去年冬天的奇遇

"还记得吗，我的小夏尔，在我们偷偷摸摸互相爱抚的时候，你遗憾地叹着气，多少次对我重复说：'啊！你的命运为什么非得和另一个人拴在一起呢！……'"

"对，我的阿美莉，我记得，我现在仍这样想。"

"那好，我的小夏尔，我不再被拴住了；我成了寡妇，我跑来要你娶我为妻……"

"什么！这是真的？"夏尔说，他惊呆了，仿佛整个天花板塌下来砸在他的头上。

"是的，先生，这是真的，"阿美莉答道，可爱地噘起小嘴，这种噘嘴动作令女人们的俏皮变得那样难以捉摸。"可是，先生，你是不是不想娶我了呢？"

"天呵！想！一直想……"

艺术家有气无力地回答包藏着这个毫无热情的想法：事情该结束了……他感觉到这个想法，立即快活地补充说：

"如果你愿意，立即就娶……"

风趣产生了效果。阿美莉把旷达当作爱情，这正是褐色头发，黑眼睛的小女人要的一切；开始她高兴得跳了起来，然后她说：

"不用立即，我的小夏尔；在很长时间内，礼仪禁止我和你一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亚历山大·德·B.伯爵。

起居住在我不得不和那个我一直忍受不了的人经常出入的世界；但是我们将一起逃跑，退隐到某个僻静的角落，我们将在那儿结婚，永远不再分离：我们又说又笑，画图，玩耍，互相追逐和爱抚，然后再打架，总之我们会玩个痛快。走吧，我的小夏尔！”

“好，咱们走！……”艺术家拿起帽子说，仿佛他要去的是普罗旺斯兄弟餐馆①；这如诗如画的幸福的描绘对他并非没有诱惑力。

……………………………………………………………………

两个人在寂静单调得可怕的退隐地孤独地生活了一个月，令看破一切的艺术家不胜其烦。一天晚上，新婚妻子在做绒绣，夏尔拨了整整一刻钟的火，然后打破沉默，问道：

“亲爱的朋友，你不打算很快回巴黎吗？至于我呢，我宁可听滑稽歌剧，也不愿听最健壮的母牛的叫声；宁可逛王宫市场的游廊，也不愿逛最规整的林荫大道。——你呢？”

“我不，”娇小的女人说，她喜爱乡村，甚至严冬的乡村，因为她爱丈夫，如同沐着爱的春风。

“噢！你看，我有事情，不得不去趟巴黎，如果你想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本来可以不回你的田野墓穴过冬；但是，既然你这样坚持，我会回来的，同时，我会给你带来你家里的消息。”

“对！这样好，我的小夏尔。去看看我的失踪产生了什么效果，你快点回来告诉我。”

艺术家触动了她的心弦，因为好奇也是一种正当的嗜好。因此，阿美莉愉快地看着他动身，更加愉快地拆开丈夫的第一封信，信中写道：

---

① 巴黎王宫市场的一家著名餐馆，一七八六年由来自普罗旺斯的弟兄俩创办。

可爱的，我所钟爱的妻子：

我时时准备满足你的愿望，在巴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你的旧居；下面准确地记述了这个妙主意的结果：

我满不在乎地向看门人自我介绍，在我们的处境中，这种满不在乎是非常有趣的；我问他德·V… 太太在不在家。

“啊！不在，”他回答，“请上楼吧，先生在家。”

你想想这个回答产生了怎样令人惊骇的效果。

“怎么，先生？”我惊愕地说。

“对，先生。”

“啊！天哪！……难道，意外地……？我原以为……人家告诉我……”

“他死了，是不是？”

“对，差不离……”

“啊！上帝呀！整整一个星期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可是，幸亏第四天，大家发现这不过是嗜眠症，现在先生正在康复中。不过，他非常伤心，因为他故世的假消息令他妻子悲痛万分，她绝望了，不知去了哪儿。”

“唔！真的吗？”

“真的，先生。”

“噢！可怜的太太！……”

从这时起，终于找到妻子的德·V… 先生到处欧嘘难以忍受的死亡痛苦，而每当有人建议青年艺术家成家的时候，他总回答对婚姻没有兴趣。

亚历山大·德·B. 伯爵

（《漫画》周刊，1830年12月30日。）

新 年 礼 物*

在说定的日子和钟点，确定流露感情的程度，规定一大堆礼物的交换、搬动和运送的制度是个非常美好的制度；过去，元旦是各国人民向王上纳贡的时机，这个制度是合情合理的，如今它蜕化变质了，只对娃娃和保姆有好处。

在年礼问题上，一个人的一生有三个界线分明的时期：接受礼物的童年；不授受礼物的少年；送礼而不再收礼的老年。不过凡事都有例外，这里也一样：有些人会算计，总送礼为的是总收礼；有些人一到年根必定有事按时外出。

在此我们不讨论这一习俗的好处或可笑，仅仅列举今年送的几件新年礼物：

送给德·凯尔高莱先生一张象征天使受难的小棕榈叶。

送给维勒曼先生一册《英国史》。

送给苏尔元帅一只闹钟。

送给梅里卢先生一名穿全套猎装的跟班。

送给塔莱朗亲王一副拐杖。

送给迪潘先生一双新皮鞋。

送给塞巴斯蒂亚尼将军一根麦芽糖元帅权杖。

---

* 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岁末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亨利·B…。所谓新年礼物全部是对当时政坛名人的挖苦讽刺，如塔莱朗腿瘸，故送一拐杖；迪潘以其身材矮小及鞋子土气闻名，故送他一双鞋。

送给雅尔先生一枝鹅毛笔。

送给德·拉麦特先生一副假发。

送给唐·米盖尔一个巧克力小断头台。

送给蒙若先生一张海报。

送给德·费茨-詹姆斯一枚五法郎的埃居。

送给德·尚特洛兹先生一套棋子。

送给蓬夏尔先生一个细小的嗓音。

送给议会一册决议汇编。

送给基佐先生一个冰糖做的小学说。

送给几位知名人物一册《漫画》周刊。

亨利·B…

（《漫画》周刊，1830年12月30日。）

黑斯廷斯之路

驿车是带轮子的百科全书，是寻常生活的概述；在驿车中，由于社会圈子变小，人们的联系更加方便了。

K先生饱餐一顿后，和一位可爱的女旅客单独相处，这是位金发碧眼、脸部扁平的太太，总之一位英国美人。请设想一下K先生与她接近时热情有多么高涨。我不知道他们之间谈了什么，但从车里传出轻微的叫声，有点刺耳的轻微的咒骂声，不过这些声音被奔驰的马蹄声盖住了。

终于，驿车停在著名的罗伯茨桥旅店前，惊慌失措的太太冲出车外，呼喊车夫，生气地向他抱怨旅伴对她的纠缠。正巧，这位车夫是约翰·特凯，大不列颠最有道德，至少最机智的车夫之一。于是，他义愤填膺，立即打开车门，对K先生的旅行方式毕恭毕敬地予以谴责……

有什么办法缓解漂亮而不易接近的太太对他疾言厉色所引起的痛苦呢？过于敏感的绅士已死于悲伤——和突发性中风。

亨利·B…

（《漫画》周刊，1830年12月30日。）

生　物　钟

一名普通的步兵，由于有事或闲来无事，不得不在巴黎漫游的时候，会碰上一些人，这些人在大马路、小巷和街头溜达，仿佛服从于一个行星系的法则。这些陌生人的面孔组成人的黄道十二宫，以天体的准确在首都旋转。

在同一时辰，你看见他们在王宫市场游逛，坐在托尔托尼①一动不动，在维维安讷街乘车而行，或坐在一家剧院的楼厅。不知不觉地，你对这些人生出恨或爱。你力图揣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音容笑貌，服饰的独特奇异留在了记忆里。你认识他们的步态，手杖，领带；于是，对你而言，他们或变成一段思想丰富的经文，你见到他们时，这些思想便来追逐你；或变成城市人用的家具，你不再遇见他们时，便失去了这些家具。

巴黎的每个街区都有其常客，他们可以说是街区的点缀，赋予它一种风貌。有某位袜商，某位老将军，你熟悉他们的相貌，并且做过说明；一旦失去他们，你会有一种失落感。所以，当我听说一位俄国公主离去时，我诅咒那个穷兵黩武的尼古拉②。我精神上需要她，她的白皙而热情的面庞令我心醉神迷。没有

---

① 托尔托尼，当时巴黎政界和文艺界的头面人物经常光顾的一家咖啡馆。

② 指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当时正与波兰打仗。

她和她的敞篷四轮马车，对我来说就没有大马路可言了；她就是大马路……

亨利·B…

（《漫画》周刊，1830年12月30日。）

两位龙骑兵*

一望无际的牧场上，水草丰茂，牛儿在养膘，形体浑圆的马迈着安详的步子游来荡去，或朝篱笆外张望；周围布满诺曼底的苹果树和葡萄园。骄阳当空，温暖的光线照射在这一片青葱翠绿之上。一个山岗上有条土黄色的路，一群诺曼底年轻小伙儿臂挽着臂走下山岗，荒腔野调地高声唱着歌……

然而这天不是节日，在地里翻土的人直起身子看着他们走过。这身节日的服装，这些扎着五颜六色饰带的帽子，——好像是婚礼，但没有新娘。在饰带和标有号码的纸身分牌中间，一面鼓代替了小提琴。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手执一根粗大的拐杖，摆出军乐队队长的架式。这是古怪的尚武精神的最后一个习俗，我们在十六世纪的一些版画中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形象表现。

原来他们是一群新兵。为了乘最后的机会享受一番，他们只差喝得酩酊大醉了。他们从一个村子转到另一个村子，一次次大发酒瘾，而每次他们都在葡萄酒里掺上苹果酒。他们做得对。据说，喝醉酒对不需要陶醉的野蛮人是有害的。他们是自由人。但是，当村民们离开自己的茅屋和情妇去服役，听命于一名下士的时候，喝酒是有好处的，喝多少也不算多。

---

* 本文于一八三一年一月二日在《侧影》周刊上发表，长期被认为系巴尔扎克的手笔，实际上是戈德弗鲁瓦·卡韦尼亚克（1801—1845）的作品。

队伍后面走着两位年轻的农民；一位中等个儿，面色温和苍白，脸上淌着大颗泪珠；另一位身高体壮，一头火红色的头发，丰满的两颊红扑扑的，活像诺曼底产的水果；他有一双最漂亮的眼睛，又大又蓝，目光快活而坚定。沙尔莱①真该看看这双眼睛。

但眼下这张快活面孔几乎带着愁容。他向同伴俯下身，一只手扶着他，另一只手放在他因哭泣而鼓起的胸膛上。诺尔贝尔尽其所能地安慰他。

"蒂博，别哭了，"他摇着他说，"这有什么用呢？你究竟惋惜什么呀？你是孤儿。我们一起出发。战争，我不恨它！你也不恨，我可以为你担保。你有点孩子气；可是，骨子里你是有勇气的，你有，蒂博。如果你看见我遇到麻烦……你不愿参军，宁可去修道院？啊！剃光头……这对秃子才合适。像我们这样的法国人，生来就是为了当兵的。如果是因为你想念吉拉尔的女儿，你听着，她可不配。我跟你说，如果我愿意……够了！我也有个女人，今天早上哭来着。还硬说她肚子大啦！娘儿们的主意！算啦，算啦，快乐万岁！皇上万岁！——该说王上；因为那个人②，好像他真的死了。——来，我们俩将一块儿生活。来呀！"

一群人在山脚下一个小酒馆周围停了下来。这对我们的朝圣者是个好的歇脚处。所有的人都在喊诺尔贝尔。

"懒汉们，"他说，"他们需要我逗乐。"

大家在露天荫凉地里喝酒；苹果酒像香槟酒一样冒着气泡。人们喊叫着，砸碎玻璃杯，和同伴们开玩笑，哼老调子，还有齐声合唱！唱了好几首民歌，这是不懂拉丁文的人的圣诗。诺尔贝尔甚至临时编了几段歌词，但他那乡下人的绘声绘色的话更合

---

① 指画家沙尔莱。

② 指拿破仑。

辙押韵。然后，大家讲俏皮话，大声哄笑。因为笑喷出了多少口酒啊！诺尔贝尔不是那班注意自己制造了什么效果的人；但他用眼角瞟了坐在他右边的蒂博一眼，见他也忍不住在笑，于是好心的年轻人开怀畅饮，要不是他的同伴把脚步踉跄的他领回村子，他一定会在露天睡觉，躺在一条沟的沟底——酒鬼的宿营地。在那里他也会睡得很香的。

两位诺曼底人被送往驻扎在阿尔萨斯的龙骑兵团。诺尔贝尔尤其适合于这个同时具有轻骑兵和重骑兵特点的兵种。有人曾想再给它掺一点步兵的特色，据说这给它造成了损害。一八一四年，龙骑兵引起了纷纷议论，为了有个好的结局，他们曾尽力而为。现在大家还在谈论他们，多亏这一伙伙从西班牙跑来援救祖国的老军人，北方佬又留下了尸骨肥田喂狗。

诺尔贝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人家才没有把他和蒂博分开。

“如果你不让我们在一起，”他对征兵军官说，“请勿见怪，上尉，我向你保证我会开小差。”

军官是年轻人，他理解这个农民，于是蒂博成了龙骑兵。

入伍两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晚上，蒂博独自一人坐在一家啤酒店花园里的一张餐桌旁，这里是骑兵们通常的约会地点。他把头盔放在面前，一罐啤酒和两只大玻璃杯旁边。他不耐烦地等着姗姗来迟的诺尔贝尔。

此时来了一名外号叫巴黎人的龙骑兵，谁都知道这是个危险凶残的人，但很勇敢，以精通各种剑术和在二十次决斗中杀死了对手而大名鼎鼎。

巴黎人走过来，后面跟着两名骑兵和一位姑娘。桌子全占住了。他走近蒂博坐的桌子，把马刀鞘顺着桌面一推：

“新兵，给老兵让位！”他边说边把头盔、罐子和玻璃杯扔到

地上，“到别的地方打呵欠去，听见了吗？”

蒂博望着他，被这出其不意的袭击惊呆了。

“滚呀！”巴黎人说，一边粗暴地推着他。

蒂博挣扎着，（说出）粗鲁这个字眼……那人已经灌了不少酒；血溅上他的面孔，他打了年轻士兵两个耳光；骑兵们全转过身来。

蒂博不是懦夫，肯定不是；但是他缺乏经验，他软弱，惊愕，巴黎人的名声令人生畏，侮辱本身带有可怕的意味，讽刺的话劈头盖脸而来，从四面八方向他投来嘲讽的目光……那姑娘冲到他们两人之间。简言之，他拾起头盔出去了，同时朝巴黎人投去充满愤怒的目光，思索着如何报复；但他最主要的感觉是伤心和耻辱，最想念的人是诺尔贝尔。

他信步走着，仿佛凭着本能去寻找他。终于，他瞥见诺尔贝尔紧紧挽着一位高大漂亮的村姑的胳臂，或不如说搂住她的腰，平静地在城根一带散步；村姑和他一样尽情地笑着，半俯下身，嘴唇触到龙骑兵的肩章上。天晓得操着诺曼底方言和阿尔萨斯土话如何能在一块聊天并相互理解！入伍两个月以来，诺尔贝尔已成为一名标准的骑兵，头盔的帽带围住他那张活泼的面孔，铜帽檐和他果断的目光一齐闪亮，笑声抖动着他初生的胡髭。他讨阿尔萨斯的姑娘们喜欢是不足为怪的，那儿的女子生过许多善良英俊、爱她们的士兵。

他们俩笑着，笑声只被亲吻不时打断。蒂博走到他们面前。诺尔贝尔抬起眼睛。

“你怎么了？”他叫道，突然离开年轻的农家女。

蒂博哭着扑在朋友的胸膛上，他的拥抱令诺尔贝尔感动的程度，超过他情妇的全部拥抱。

“蒂博，有人冒犯你了？”他接着说，朝蒂博垂下头，用左臂扶着他。

他有了某种预感。

“是的，”蒂博捶着胸口说，“那巴黎人……”

诺尔贝尔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他看见巴黎人就恨他，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可以断定……

“他打了你，”他说，“他妈的……你杀了这强盗吗？这是我的错，”他跺着脚补充说，“是我的错。我答应你去那儿的。我一离开你就出事！蒂博，别怨我，”他握住他的手大声说。

从他那双大眼睛里滴下两滴泪珠。

“我这就给你报仇……来！”

“诺尔贝尔，该我去和他打；你做我的证人，我要尽最大的努力。”

“该你！”诺尔贝尔耸耸肩叫道，“该你！你太软弱了。我总跟你说如果你看见我遇到麻烦……今天轮到我了。来！……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蒂博，你知道，我保护过你多次。我一直没有变，兄弟，现在我腰间又佩了马刀。你不想叫我难受吧？走吧！”

蒂博跟在他后面走，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诺尔贝尔始终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少女看着他们走远了，害怕得浑身发抖，她再也认不出那位殷勤快活的骑兵了。他疾步前行；果断的态度表明他仍是个年轻的士兵，他没有任何爱动刀子的老兵油子的作派。他的蓝眼睛仿佛变黑了，嘴里咕哝着，用手摇晃着刀把，刀片在鞘里嘶拉嘶拉地响。

他走进啤酒店。巴黎人背对着他。但他很快就把他认出来了！他冲到巴黎人面前，一脚踢翻了桌子和桌上的所有东西，用

宽大的手打了龙骑兵三记耳光。

（待续）①

《《侧影》周刊，1831年1月2日。》

① 实际上未续。

海关职员误把酒囊当孩子

——真实的故事

在朗彼诺入市税征收处，有四位和蔼可亲、好开玩笑的海关职员，他们遵照去年四月十六日的法令，和全体海关职员及收税员一样身着绿色制服。

四个人无精打采地坐在四块平行的界石上闲聊，互相讲述自己的战绩。其中有一位总读四天前的《立宪报》，把政治新闻讲给他们听，海关职员们很欣赏迪潘先生的饶舌。

走过来一位姑娘，长得雪白粉嫩，从随随便便系在头上的红头巾中露出几缕栗色的鬈发，一双黑眼睛怯生生地低垂着。四位海关职员中最爱献殷勤的那位恭维了她一句，漂亮女孩脸红了，加紧了步子。

“真是位俊姑娘！”一位海关职员说，“可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她过于丰满，行走困难？少女这样容易被人勾引实在叫人遗憾。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受骗啦。就要有个弃儿需要赡养了。”

于是海关职员们大谈道德问题；因为海关职员从本质上讲是道学家。

某些人发现烦闷的人非常讲道德；相反，另一些人断言并非美德来自烦闷，而是烦闷来自美德。

无论怎样，不管智者使人烦恼抑或自寻烦恼，海关职员们对人类的邪恶哀叹良久，最后一致认为，既然没有更坏的办法，霍

乱病一定能净化地球，使除海关职员以外的人大批死亡。

“先生们，”另一位海关职员说，“我认出这位姑娘了。那天我看见她经过美城区栅门，体态轻盈袅娜；腰细得可以握在两只手里，我还可以向你们担保她不像今天这样胆怯。一双黑眼睛睁得大大的，也没有羞得脸红。先生们，请看邪恶把人引向何处！她年轻漂亮，如果保住了这朵美丽的纯洁之花，本可以争取拥有最辉煌的命运；甚至可能当一名海关职员的妻子。”

这时天快黑了，点路灯者将路灯一盏盏点亮，卖酒者红、绿色房屋的窗户相继亮了起来。这时有位姑娘经过城门，她长得雪白粉嫩，从随随便便系在头上的红头巾中露出栗色的鬈发。黑眼睛怯生生地低垂着。

“噢！”一位海关职员说。

“啊！”另一位说。

四位海关职员大为吃惊，因为这是同一个女子；她又进城了，但他们没有看见她从城里出来。

海关职员们灵机一动。

他们围住黑眼睛姑娘，请她走进入市税征收处，姑娘脸红得像阳光充足地区出产的桃子。

他们以海关职员能够有的谨慎和分寸脱下她的衣服。

姑娘的面子得到保全，因为她脱下连衣裙，卸下系在身上的三个盛满酒精的大皮囊后，体态轻盈袅娜。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1月6日。）

马依厄先生的漫画像*

一 马依厄先生在聚会上

这间客厅和世上所有不点油灯或煤气灯的客厅一样，靠蜡烛照明，也和所有客厅一样，里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或微不足道，一无所能，或生气勃勃，地位显赫。大家东聊西扯，谈天说地，突然间门哗啦一声打开了，一名仆人出现在门口，大声通报：

"马依厄先生到！"

"嚯！噢！嗳！呜！哈哈！"

这阵表示惊讶和好奇的嗡嗡声立即替代了个别谈话；两位太太同时出现了，她俩闪到一边，露出一个三十二开本① 的小个子男人，身材畸形，神气得意非凡。他就是马依厄先生。

"天啊！我亲爱的，你的客厅里真热，天啊！"他一面怪腔怪调地说着，一面朝房主人走去。"喂！买卖如何？快不快活？情场得意吗？"

"当然，当然，马依厄先生……您呢？您从老家回来了？您对

---

* 马依厄是画家特拉维埃创造的一个漫画式人物，许多画家和作家都拿他作靶，借以讽刺七月王朝中庸政府内的资产阶级。本文于一八三一年一月六日和二月三日在《漫画》周刊登载，署名欧仁·莫里索。

① 三十二开本是书籍最小的开本之一，此处喻马依厄先生个头十分矮小。

自己的同乡满意吗?"

"啊,是的,我的同乡!他们出奇地好开玩笑。喏,我参加了议员竞选,因为,他妈的!有一类人人数众多,在议会却没有代表!对天发誓,残疾人在议会中没有喉舌,这是不争的事实!那又怎么样?他们才不管哩!他们要选一位巨人,一个身高五尺四寸的汉子。我倒要问问这样一个家伙会不会摔得鼻青脸肿:经常如此!——说真的,反对我当议员有个重大的理由,就是讲坛比我高出三寸,这样的话,要么法国另设一个讲坛,要么她心甘情愿看不见我讲话,就像剧场里提台词的人。啊!可是,我亲爱的,这儿不是我的地方,咱们找点乐子吧。天啊!我看见到处都是可爱的女子,能不能找一群来和她们做做游戏?比方玩无伤大雅的游戏,这挺有趣。"

"马依厄先生喜欢无伤大雅的游戏?"一位靠墙坐的太太态度十分矜持地问道。

"对,胖大妈,非常喜欢。"

于是姑娘们跑来了,男青年找好位子坐下,大家只等马依厄先生开始玩游戏,这时却听见他在隔壁大厅里大喊大叫,吐出不堪入耳的粗话。大家急忙跑过去,打听出了什么事,发现马依厄先生正疯狂地咬一位金黄头发的高个子青年。大家向两人提出一大堆问题;但是,由于其中一位是英国人,另一位不停地骂人,大家依旧茫然,只大致知道马依厄先生把那位绅士的鼻子——的确有点长——当作了挂衣钩,想把帽子挂在上面;英国人保护自己的鼻子,马依厄先生则保护自己的帽子,结果引起了片刻的混乱,后来给大不列颠人的膝盖上了敷料,纠纷才完全平息下来。

"来吧!"马依厄先生大声说,"既然英国人不再使坏,漂亮的

年轻人，咱们好好玩吧！”

（这时一名侍女端来一杯杯糖水。）

马依厄先生对邻座说：“天啊！瞧瞧这位美人！有这样一副好身材，怎么能端糖水杯呢！——小姑娘！来杯冷饮（马依厄先生喝了一杯巴旦杏仁糖水。）——谢谢，漂亮女人！（他又喝了一杯。）——再来一杯，亲爱的，迷人的女子！（他喝了第三杯。）——啊！诱人的加妮麦德，好！”

马依厄先生忙着说话，没有注意自己干的事，他想放好杯子，结果打翻了托盘以及托盘上的十五种液体，这些液体落地之前，把聚在一起玩无伤大雅游戏的有趣的人全淋个透湿。叫喊，喧嚣，玻璃杯砸碎了，衣袍毁了，礼服沾上了污迹，马依厄先生闯了大祸。

如此笨手笨脚造成的后果把他吓坏了，他比大家叫得更响，把责任推到可怜的英国人头上。这英国人平静地烘着脚，对驼背无礼的质问一律以yes① 应答。

“他妈的！渡过海峡就是为了闹出这种事来！好上帝！我相信这天杀的领了他的阴险政府的钱到法国来砸玻璃杯。”

“算了，马依厄先生，请你冷静点。不就是几条连衫裙，几只玻璃杯嘛。”

“啊！大方的人！你说得倒好，什么连衫裙呀，玻璃杯呀！其实我并不在乎；我可惜的是那些饮料，因为我渴极了，首先……”

说到这儿，马依厄先生去了饭厅，一小时零一刻钟后，他从饭厅回来，鼻子受了轻微的擦伤。

英国人：“该死！驼揹（背）先声（生），you② 拿了我的外套，

① 英文：是的。

② 英文：你。

拖在地上弄得那样脏……”

马依厄先生(发觉自己搞错了):“噢! 您看,英国人,我拿这外套取暖来着,我的脚冻僵了……可是请放心,好上帝啊! 您的外套,人家不会把它吃掉,——英国人,您听见了吗?”

“yes!”

晚会剩下的时间,他一直显得十分和蔼可亲,用他的玩笑迷住了所有未被激怒的人,惹得所有挨他的捏而不叫喊的姑娘们哈哈大笑。除了送冷饮的时刻,他绝对只关心参加聚会的人。可惜,一位玩纸牌游戏的太太把手帕掉在了地上,一切都完了。总因为向女子献殷勤而惹出乱子的马依厄先生冲到桌子下面捡手帕;受了惊吓的太太大叫一声;马依厄没有想到轻轻按了按膝盖会引起这么大的响动,抬起身子想看看出了什么事。但是他急遽的动作把桌子顶了起来,它在空中晃了片刻,然后咔啦一声翻倒了,玩牌者、椅子和蜡烛随着它倒在地上。一切都倒了,滚动着集聚在地板上,滚烫的蜡油溅在一张张面孔上,四面八方响起疼痛和诅咒的叫喊。

啊! 一眨眼功夫发生了这最后一次事故。看到刹那间众人纷纷栽了跟头,思想突然大乱,人们惊慌不安,好几个人还以为房子塌了,其中包括玩纸牌游戏的人,主要是那可怜的英国人。一位大胖太太斜坐在他的上腹部,他尽其所能地讲着民族语言。

终于疼痛缓解了,呻吟停止了,经过一刻钟彼此吐露身体哪些部位受到摔伤后,有个人想起来询问这场喧闹因何而起,但是谁也说不上来,因为马依厄先生不在场,无法加罪于英国人;他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小礼服,拿着英国人的外套失踪了。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1月6日。)

二　马依厄先生在歌剧院舞会上

王上来了；王上，王室成员，公侯，大臣，俄国、英国、法国等等说不完的国家要人！一眼看去，豪华，迷人，令人眼花缭乱！到处灯火辉煌。金子和丝绸，鲜花和欢快急促的音乐，令男舞者激动不已，女舞者飘飘欲仙；——汗珠和钻石在跳舞女子的脖颈上发亮，乳房因欲望而跳动，黑眸闪着淫荡的光；跳舞女子头戴鲜花，腰际佩花，像衣袍一样洁白，像花束一样鲜艳。啊！多么盛大的舞会！多么拥挤的人流！多么富丽堂皇！

你是否曾经不顾别人用脚踢你，用肘推你，用腹部和背部撞你，不顾悬于头顶的饮料、潘趣酒、冰激淋、果汁冰糕，一如过去的达摩克利斯剑——你是否曾经奋力钻进大厅内？啊！那你一定笑了，笑得流出眼泪，因为太太们在笑，王上和众人都在笑了。

这是因为他，因为马依厄先生……

啊！伟大的小矮子！咒骂造就了基督！有三个角的天才啊！正如受到刁难的那个人的帽子，你像穆罕默德的《古兰经》一样崇高！谁也没有理解你，谁也没有从你的心灵中获得启迪，因为你的心灵是一首诗，而那些倒霉鬼毫无诗意！他们给了你粗俗的体型，他们给你穿上破衣烂衫，他们使你丑陋，卑鄙，愚笨，不可向迩。你这位代表智力和进步的巨人，他们按自己的身材把你变小，变短，毁伤你的肢体。——渎神者们！啊！他们见到你该多好！

你给这个美好的民族节日带来快乐，人们戴白手套，穿白套裤，白丝袜，白背心，绸子或丝绒衬里的苹果绿呢制礼服；——还有长毛绒折叠式高筒大礼帽，还有小饰物、表链、夹鼻眼镜，还

有，还有……

你赌咒发誓，可多么有韵味！你推推搡搡，打翻东西，你跳，你撕，你咬，你叫，你笑，你蹦，可多么优雅，多么活跃，多么欢快！

“他妈的！男爵，真是美女如云啊！妈的！男爵，我爱她们，个个都爱……天啊！棕色头发的美人！啊！金发美人！她们盯着我看，好上帝！……妈的！”

一跳，两跳，一连串不停的跳跃。

女人们有分有合的声音：“真讨厌！我的连衫裙撕破了……”“我的脚被踩扁了……”“我的腿给人咬了……”“哎哟！腿肚！”

普律多姆先生（对邻座们说）：“这场民众的骚乱缘何而来？先生们，我请你们作证！……我反对任何起义，无论是和平的抑或非和平的，其目的都是侵犯君主政体和英勇的保安警察队。”

一名军人（对马依厄先生）：“该死！坏罗锅儿，你蹦蹦跳跳有没有个完？”

“他妈的！有人说罗锅儿！——罗锅儿是什么？——罗锅儿！”

“军人，你才是罗锅儿；你不讲礼仪！”

大笑声：哈哈！啊！啊！嘻！

“我要求恢复名誉；他妈的！我将如愿以偿。”

军人耸了耸肩膀，马依厄吊在他的左臂上咬他的大腿，军人突然一摆手，把马依厄先生抛到一名端着潘趣酒、冰激淋和果汁冰糕托盘的侍者身上。侍者身子摇晃了一下，托盘掉到马依厄身上。

“哎哟！我的胸口有客冰激淋！喔唷！我的背上洒了潘趣酒！啊！妈的！我的大礼帽里有块奶油冻甜点……哎哟！军人，天啊！你的手段不正当，妈的！不该不打招呼就把一名雅士像

抛球似的抛出去……(优雅地欠了欠身)美丽的女士，我能有幸跳下一个舞时做您的舞伴吗?”

那位小姐咬了咬嘴唇:“先生,很乐意。”

“您的服饰真漂亮;我对您的丝带喜欢得入迷。”

“女士队形,向前走两步!”

“啊!妈的!这大概是一辈子的锁链!”①

“先生,您很会向女人献殷勤。”

“不错,美丽的女士!说到献殷勤,造化没有不理我,我可是它的宠儿!老天有眼,我狂热崇拜女性!”

他快乐地踮起脚,头儿乎和女舞伴的肩部一样高。

“瞧那位跳舞的胖议员,啊!绝妙的漫画,妈的!我曾见他为前国王跳跃,如今他又为穷人跳跃;天呀,总是跳来跳去,见风使舵!”

“马依厄先生,您真刻毒!”

“您这样认为吗,美丽的女士?啊!我很爱挖苦人!您呢,您喜欢挖苦人吗?……他妈的!我看见亲王啦!我看见他的礼服下摆啦!天呀!这位大高个子警长挡住了他的上半身!妈的!我看见了他的腿,腿稍稍短了点;这无关紧要,他是位十分英俊的男子!”

马依厄朝四面俯下身子,在孩子般的欢跃中摆出各种姿势。他朝左边走,大叫一声,身体乱动,挣扎一番,然后向右边走……

“哎哟!踩着我啦!”

人群移动,一阵骚乱。

---

① 在法语中，chaine这个词既表示跳舞者手挽手组成的队形，又作“链条”、“锁链”解，此处一语双关。

普律多姆先生（对邻座们）："卡洛斯火山的熔岩看来并未完全熄灭！先生，我再次抗议……"

歌剧院出口

"约翰，我的四轮马车！"

"伯爵先生的车马！"

"先生们，这儿有一辆车。"

"请要一辆车！"

马依厄（蹦来蹦去，打着哆嗦）："车夫！车夫！"

"来了，先生。"

"车夫，送我去克利希街！天呀，走快点！我给你三十五个苏！"

"可是，先生，我要三法郎。"

马依厄（跳出车外）："三法郎！车夫，你乘人之危！妈的，我要向警察局告发你！"

"可是，先生……"

他们讨价还价的当儿，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上了出租马车，车夫鞭子一甩上了路，马依厄留在了街头。车辆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车夫！车夫！"

"先生，有乘客了。——先生，这是布尔乔亚坐的车。"

"啊，妈的！他妈的！"

一名仆役（被马依厄的喊叫和弄出的声响吵得心烦）："你这驼子有完没完？丑八怪你等着，我给你找个座位。"

他抓住马依厄的驼背，一抬手把他放在一辆疾驰的公共马

车的顶层……马依厄发出求救的叫喊，凄厉的叫喊，几匹马跑得更快了……二十分钟后，清晨五时，马车停在离地狱城门不远的一条街上。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2月3日。）

轻佻的年轻女工*

"她的爱情维持了整整一周……"

轻佻的年轻女工是巴黎社会，亦是年轻市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从构成其有趣整体的几个侧面对她们进行一番考察。比方我们大胆地把女裁缝、制帽女工、卖花女和出售日用布制品的女子，总之所有那些不戴帽子或头戴女帽、便帽，身着带兜罩衫、呆在商店里的可爱的少女们不加区别地归到轻佻的年轻女工名下。尽管在她们之间，这些小女工们不可思议地执意要分出三六九等来，而如果不是当事人，谁也不在乎她们之间有何区别。

我记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在十分幸福的西班牙，私生子就其天然权利而言全是贵族，很可能是名门之后，因而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私生子都被判定为贵族。由于孤儿大多干仆役这一行，因此，身为贵族的仆人侍候一般平民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谈到轻佻年轻女工这类人时，我忆起这件事，她们具有独特的风貌，构成有别于其他阶级的一个类别。追根溯源，我觉得大概因为她们出身特殊；如果她们在半岛诞生，本来个个都会获得

* 轻佻年轻女工是巴黎的一个特殊阶层，她们半靠劳动，半靠色相生活，她们常常成为巴黎大学生的女伴。本文于一八三一年一月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亨利·B…。

爵位的。因此，除去例外——读者希望有多少就有多少——我将把自己的假定推而广之，我会说，轻佻的年轻女工在我看来是社会等级的两极间暂时的亲密关系的中介：一端是高贵的男性，另一端是仅仅惹人爱怜的女性；二者被社会地位隔开，又在年轻人生活的瞬间由于共同的需要……玩乐的需要而互相接近。

这个新颖的提法乍一看无论显得多么古怪，但经过考察后必定会有支持者。要正确地评价它，只需看看这些从事服饰打扮业的女子如何生活。在一家女帽、鲜花或女式服装店里差不多有十二或十五位这类女子。其中八到十位总是独身，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快活地在工作和逸乐、贫穷和调情之间打发日子。在历经千难万阻的漫长行程中，倘若上天给她们送来几个女儿，她们就在自己身边按自己的身分和原则抚养她们。一俟年龄允许，这些女孩子就听从告诫，按照她们穿针引线时学会的这句歌词去做：

> 事事全照，
> 全照母亲的样子做！

被称作轻佻年轻女工的这些模样调皮、鼻子微翘、身穿短裙、双腿修长的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她们所属的这个特别的阶级，社会的大杂烩，就这样生生不息，不断更新着。

轻佻年轻女工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没有自己的特点，她们的举止不过是社会其他等级的杂七杂八的习惯。在短暂的庄重时刻，她们把贵妇人模仿得惟妙惟肖。

例如：

“先生，我不认识你！”

她拥有小布尔乔亚女子全部温存的礼貌。

例如：

"有些人非常和蔼可亲！"

当她的思想得到升华的时候，她和所有这类崇高人物比肩而立。

例如：

"上帝！假使一个男人打我怎么办！！！"

最后，当她不拘礼节，随随便便的时候，她令人想起在她之下的那个阶级①。

例如：

"男人准是……笨蛋！"

但是，真正属于她，构成其面貌不同于他人的特色，是她独立不羁地运用感情。这恰恰不像是美德，但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可以作为她有可能频频受到打击的借口。除了玩乐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宏愿左右她的喜怒无常。认真地证明你怀抱着诚挚的爱情；时不时以一块奶油圆球蛋糕、一张戏票、一副手套等形式表示尊重；表现出某种耐心，有时伸出手臂挽着她散步，试戴她制的软帽，出借你的丝袜以便去拉纳拉格跳舞②。这一切能使这些小姐中最专横任性者神魂颠倒，能为你博得种种绰号：阿多尼斯③！——小猫！——我的爱！——我的心肝！以及在一门神话课中吸取的其他漂亮修饰语，这门课程是用于维持部分具有两面性的感情的。

企图否认轻佻年轻女工的用处，无异于拒不相信运动的存

---

① 指妓女。

② 拉纳拉格舞厅创办于一七七四年，位于米埃特河河畔，七月王朝时期享有盛名，人们趋之若骛。

③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

在。的确，对不加区分地把一条套裤的纽扣、一个领带结、一顶褪色软帽的饰带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对使街道芳香扑鼻、店铺更加美观、陋室充满魅力的这种亲切和蔼的假象，无论怎样赞美都不为过。这是生动别致的一面。任何一位轻佻的年轻女工唱歌都不走调，而且会做煎饼，这是讨人喜欢的一面。而从有用的角度说，她虽然喜欢消遣，但是个规矩人，昂贵的娱乐令她心惊胆战。一名大学生在放荡生活中的漂亮女伴甚至劝他攒钱，他的钱袋因而变得鼓鼓囊囊；当然，买条连衫裙或法国开司米套衫会把这些积蓄全部花光，但它毕竟是从挥霍的激流中抢救出来的。

在人世间，每位轻佻年轻女工均集哲理、享乐主义、工作和顺从的勇气于一身。这些只有伟人才具备的美德对她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她来到人世，既无高贵血统，又无财产和地位。她要挣份家私，提高地位，自给自足，增加发展其行业的手段；她要学会不停地工作，不刻意地追求金钱，只把轻率地结成、更轻率地扯断的男女私情当作一种消遣；最后，她还要在逸乐和辛劳，感情和享乐迅疾的旋涡中间过着动荡的生活，并且始终做一个轻佻的女工！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1月6日。)

为基督教所用的撒旦的排场和杰作*

教会没有生病，教皇却死了，必须召开教皇选举会，但教会不可能因此更加强壮。对基里纳尔宫的建筑师而言，妥善地安置来自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军团，和用帕斯甘塑像①上亵渎宗教的恶毒玩笑骚扰该军团同样重要。

于是，瓦拉迪耶先生，骑士兼建筑师——因为一种职业不妨碍另一种职业——，像维勒曼先生精通英国史一样精通罗马史的瓦拉迪耶先生，忽然想起在所有的文物修复中，皇宫的修复不算最差。总之，如果把当年为玛丽－路易丝皇后和她那未经教皇选举会便成为当时罗马君主的儿子准备的住所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新的情势，他可以获得一份现成的声誉。

但是，和大家所料想的一样，瓦拉迪耶先生的骑士头衔使他的能力大大超出一般的建筑师，当他看到显示该地最初用途的世俗装饰时，便意识到在建筑上改头换面实属不易。作为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工程师，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他认为请求某位功德圆满的红衣主教，比方众人料想一定会当选为教皇的红衣主

---

* 这篇讽刺教会，同时对七月王朝进行旁敲侧击的俏皮文章，于一八三一年一月十三日发表在《漫画》周刊上，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帕斯甘塑像是罗马的一尊著名的塑像，爱打趣的人常在其底座上写些滑稽逗乐的话。

教给予指点，当属谨慎之举。

因此，和红衣主教阁下一起穿过世俗长廊之前，建筑师公会的骑士先生温习了几本道德说教著作，如拉罗什富科要女舞蹈演员穿长裤的那一本①。凭借作者们的帮助，他打算在罗马创造奇迹。

对于奢侈是无话可说的，除非要把这些金碧辉煌的大厅装饰得更加富丽堂皇。但是，谈到私生活的秘密这个问题——慵懒的魅力和对快感的追求美化了贵人的秘密——，建筑师脸胀得通红，活像花岗岩的壁柱，然后开始他的改革演说。

首先，他建议拆毁这些神秘的小客厅和光线朦胧、香气扑鼻、摆着柔软的土耳其式长沙发、易于冥思遐想的起居室。但是红衣主教阻止他这样做，他断言未来的教皇像罗马或法国的君主一样喜欢休息。

于是骑士点头表示同意。

关于浴室，那些布置雅致的单间，建筑师同样认为对教皇选举会是没有用处的，但其成员似乎是些极爱干净的先生。

于是骑士再次表示同意。他又建议用一幅教堂画替代《浴中的狄安娜》，他的要求被接受，条件是再加另一幅画：两位老人出神地偷看在水中的美丽迷人的苏珊娜。这使骑士大为惊诧。

但他还是顺从了。当建筑师看到他最惧怕的困难在红衣主教的头脑中一个个被排除后，又发现几幅画世俗气十足，便建议给画中人穿上希腊人或罗马人的衣服，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服装比紧身裤要得体得多。幸而红衣主教既喜欢教会，又爱好艺术，他反对损毁美丽的裸体，只同意给几个人的头部加一道光环，把

① 王政复辟时期，领导巴黎歌剧院的索斯泰纳·德·拉罗什富科子爵为芭蕾舞女演员制订了严格而可笑的规定，结果成为众人的笑柄。

过分轻佻的神变成圣人或圣女。

这一次，骑士完全从建筑学的角度表示同意。

然后，他和红衣主教阁下一同返回梵蒂冈，红衣主教所经之处，迎接他的是一片嗡嗡的赞许声。礼貌的骑士恭维他，说这是民众向教皇的三重冕表示敬意。但是，两个人在帕斯甘塑像上看到了一首蹩脚的四行诗，大意是无论谁当教皇，上帝的声音也不会是人民的声音。

两天后，在教皇选举会的仪仗队伍行进途中，人们注意到布拉希宫的帷幔遮住了——肯定有意地——信奉异端的帕斯甘的塑像。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1月13日。)

爱情面面观*

从侧面、四分之三侧面、正面，或上下
颠倒过来，甚至反过来看爱情

（一篇妙文）

> 在不信神的国家，爱情会使人崇敬上帝。
>
> ——罗彻斯特
>
> 爱情就是干蠢事！……
>
> （维维安讷街的名言。）
>
> 爱情呀爱情，落在你的手里，我们真可以说："永别啦，智慧！"
>
> ——拉封丹

……爱情是什么？——我一无所知。——通常大家说的爱情是什么意思？——噢！这是另一回事。爱情是一种甜蜜的激动，它造成了特洛亚的洗劫、抢夺、大火和毁灭。——是古代的特洛亚，不是香槟的特鲁瓦。①——爱是这种美妙的激情，它促

* 这篇漫画式的短文以玩笑的口吻嘲讽了感情的无常，于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

① 《荷马史诗》中小亚细亚的特洛亚城（Troie）和法国香槟地区的特鲁瓦市（Troyes），在法文中读音相同。

使人们做出各种殷勤的举动和高尚的行为，其中包括一枪把自己打得脑浆迸裂。爱是这种折中的感情，它让你为心爱的女人奉献出一切，哪怕她和我的第一个情妇一样丑。爱是这种快活的本能，它使你看到任何漂亮女子都高兴。对具备某些体质的人来说，爱还是面对膜拜的对象或仅仅其微型肖像画所感到的彬彬有礼的狂喜，倘若微型画出自泰布街二十三号马里科之手，它一定十分可爱。爱是这种耽于冥想的柏拉图式的激情，它长达五年，十年，热度不增也不减；爱甚至是对一位辣妹子的一时的迷恋，你能甩就甩掉，过后就把她忘了。

——这就是爱情。——

接着，这些分析性涵义繁殖，增加，有多少个设想爱情的小脑就分解成多少个其他的涵义。继之而来的是理论上的爱情和实际的爱情，一切按照原则，然后就完了。

现在，谁愿意胡言乱语，就是说对爱情作出结论和进行归纳，谁就去理清这团乱麻，从中抽出与自己的情趣，自己的感觉方式相一致的涵义吧。他事先就可以肯定和四分之三能思维的生物意见相左，这对为了某种偏爱而据理力争的人是毫无吸引力的。比方用不着担心新生事物的价值，你可以带着烹调上的自信提出，通常所说的爱情不过是第二胃的胃口，它和食欲一样强烈，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生理欲望。不过，大家乐于给它添加的种种形式，魅力，最后还有调料，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给它制造困难的结果；而欲望的执著，满足欲望的普遍倾向也产生于这些困难，按照原始人爱好的顺序，它们是不该存在的。

我清楚，听了这席话，所有因爱情而郁郁寡欢的人，多愁善感的教师、学生和业余爱好者都会大叫我亵渎神明；斥我为唯物主义者；控诉我在此不搞漫画，却搞兽性化，把人类贬到从鳄鱼

和蜂鸟直至包括鬈毛狗在内的二爪、四爪、六爪动物的地位。可是，上帝啊，这到底有什么坏处呢？在这样的问题上，是可以把人置于鬈毛狗和鳄鱼之间的。为了向忿忿不平者说明如此友爱的理由，只须向他们提一个问题。——正如你，正如马依厄，正如这十九世纪文明的全体孩子们，在这个世纪中，时光早按惯例划定了角色，他们在一位漂亮女子身边消磨——或多或少——五六个月，上一门喘气和吸气的和声学课，一门百依百顺、关怀备至地向女子献殷勤的课，然后，他们把这个叫做爱情。——好吧，现在我倒要问问他们，假定他们和一只如丝的卷毛梳理得整整齐齐、背也不驼的鬈毛狗，总之一条时髦的鬈毛狗一样，可以按照肉汁给强者的美食格言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他们是否乐意以比科尔瑟莱的贪吃者更有利的方式强迫自己扮演穷美食家的可悲角色。

“肯定不会！”他们将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对两脚动物的尊严而言，这令人痛心，甚至令人愤慨。”

这是可能的，也是真的。但只要阿尔弗雷德·库德赫[1]有道理，其余的事他全不在乎。

这样假定后，爱情及其令人着迷的幻觉和叫人扫兴的麻烦，确实是高雅文明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始性的结果；随之而来的厌倦仍然是与生俱来的，而我们的社会契约大大妨碍了这两种天生的倾向以及消费者的胃口。经证明，当两个人彼此觉得非常亲切而相爱时，这种感情必定有个结局，而感情越深越接近尾声。这样，当两位饥饿的美食家，在春天一个晴朗的上午依法宣誓永远互相品尝时，他们的誓言是违情悖理的，极大地违反了可

---

[1] 指本文署名者，亦即巴尔扎克自己。

敬的天性。过了不久，当他们狼吞虎咽之后觉得吃腻了，——一切盛宴的后果——想离开夫妇的餐桌去尝尝摊在别人桌上的菜肴时，这些法制的牺牲品们不情愿地发现自己被捆住了手脚，正如那位被迫只吃山鹑并总吃山鹑的著名牺牲品！——强迫他们按此食谱进食的不是怀有激情的两足动物和蔬菜的创造者，而可以说是王家菜谱中一项心血来潮的条款。

你们就结婚吧！

现在，从结果上看，在长着一身如丝般的鬈毛的先生的爱情，和长着头发的先生的爱情之中，哪一种更可取呢？让还想恋爱的人决定吧。鬈毛狗的爱，无论个体多么令人起敬，恐怕也太简单，太原始，太不完美，肯定不会迷住两足的人。但是它非常自然，故而非常平静；而完美的爱总之经常是毁灭和提前把脑袋打开花的一个理由，只导致暴力、疯狂，至少叫人干出蠢事。

在此不要谴责我想推翻现存的制度，它大概是两万年经验的总结。远远抛开这个想法吧，因为我怀着最美好的愿望，什么也不会推翻。我们迟迟来到人世，应该按照祖先遵循的原则办事。这不大明智，但这是传统。把每件事压缩到最简单的形式虽然有时叫人不舒服，但往往是有益的。爱情一旦被分解，便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强烈的食欲！人世间的组织，我们不得不将就；但由于它过分严厉地要求节制饮食，我们必须长于谋略，想方设法尽量不禁食，既不违反规则，又避免引起消化不良。总之，和别的成规一样，恋爱也需遵守社会法则，一册法典在手，依照礼仪规范；恋爱就像跳舞、击剑、唱歌……

总之，流行时的做法可能不是最令人不快的做法。在最幸运的一生中，的确有一些甜蜜的日子，如同和卡罗琳娜，和一头黑发、有颗童贞的心和女人之爱的卡罗琳娜一同度过的日子！

她的身边美女如云，但我只知道她是美人。她那样标致！无微不至地关怀她，把我的全部思想、全部行动、动荡不定和充满坎坷的一生奉献给她，这多么幸福啊！……我会抱怨这份幸福，这段远离尘寰的美妙时光，它们的确是用极度的苦恼换来的，但过去的全部担心如今更添醉意。什么幸福比得上爱情的幸福，比得上天堂幻影似的现实呢？对，天堂幻影，没有爱情天堂怎么能存在？

上面说的确实很有意思，但必须考虑回到现实中来。人间的事就不那样美妙了。我曾和一位可爱的小姐打过交道。天呀！你不知道她有多可爱！可她的爹妈对她软心肠的后果极为气愤，他们冲着我的耳根叫嚷，说我必须娶她。对，还得立即娶！如果我拒绝，他的哥哥，一名粗鲁的军人，就要一剑把我的身体刺穿。天啊！可我已经和一位可爱的小姐有过瓜葛。她也有个非常粗暴的哥哥，结果我娶了她。我已经结婚了！现在怎么办？我分身乏术。若能分身倒不错，因为天性使我想娶所有稍微有点吸引力的姑娘、寡妇和女人，而我国的法律只准许我娶一位合法的妻子。我也不能出于正直叫人把我吊死！——可是这才是爱情，真正的爱情！……

后来，我又狂热地爱上了另一位天仙般的女子。这是一个女人。三只眼！① 怎样的一位女人啊！但愿你能见到这双纤足，这双玉腿，这双玉手！姿态多么优雅！神情多么高傲！美妙！迷人！叫人克制不住！我没能克制住，又娶她为妻……可是她已经有了丈夫，一个专横的、气量狭小的丈夫。总之，为了对他妻子的爱，我不得不杀了他。请看这爱有多深！……

① 含义不详，可能是诅咒，也可能是笔误或玩笑。

噢！我清楚，我终究还得回到我亲爱的艾莉莎-克里斯蒂娜-安托奈特·库德赫身边来。她是我的妻子，可是爱情已经不存在了！曾经有过一段时光，它是存在的……那好！我们给它加加温吧。对，就这样，我们给爱情加温。至少，这个女人属于我。她的的确确是我的，这和爹妈、兄弟毫不相干。噢！我亲爱的小艾莉莎-克里斯蒂娜-安托奈特·库德赫！这回忆重新燃起我的热情；我又感到我爱你，我崇拜你！噢！真的，现在让我们合法地、夫妇般地、平淡地、快活地、随便你愿意怎样地相爱吧！——这将别有一番滋味。

……噢！天呀！她恋爱了，爱的不是我！

“怎么！无情无义的女人！……怎么！无耻的小人！——你呀，我会杀了你！——你，咱们打一场！”

“行啊。”

乓！我的肚子上挨了一剑……这该死的一剑使我疼痛难忍；说不定我会因此而丧命！……我这个世上最温和的男人，不想害任何人，但我坏了三个好人家女孩的名誉，多次遭到不幸，我杀了三个人，显然娶了个真正的魔鬼，我受了骗，对此坚信不疑，身上又挨了一剑，我快死了……天啊！爱情呀爱情！你真叫人心口疼！！！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1月20日。）

胸 像 商*

一七九三年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年满十九岁，年轻人的勃勃雄心令他坐立不安，使他隐约看到在即将从事的职业中功成名就。问题在于选择什么职业。

他为人正直，富于激情，本可以希望在讲坛上获取功名；但是最精彩的话总要连累构思这些话的头脑，由于他只想讲精彩的话，所以放弃了讲坛和无头的荣耀。

有一天，他读一份战报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个高尚的念头：赶到兵营去，利用自己在战略方面的高深知识，为国家服务；但考虑到未等他用新原则杀死对方，一粒子弹早已在被动服从的行列里打中他十次，于是他寻找一项以独立为开端的职业，想到了自由艺术。

首先出现在他脑际的是绘画，连同其创作的艰辛、种种风险和意外的考验；但是我们说过，他不过为人正直，富于激情，一项职业布满道德暗礁的魅力令他心惊胆战，他宁肯搞雕塑。一尊塑像，是没有颜色的写真；这更符合我们这位想象力贫乏的道德阴暗人审慎的倾向；他想进一步缩短引人入胜的雕塑艺术与现实理想美的距离，把实体切去了一大半，为胸像商的正当职业

---

* 这篇短文出色地反映了自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频繁的政权更迭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无所适从的心理，于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献出了自己的辩才、运筹帷幄的本领和一派天真。

在伟人们的雕像、不朽者的石膏像和用模子铸出来的名人像中间生活，与它们融为一体，把这一切视为自己的作品，这是胸像商通常的乐事。我们的胸像商于是开了铺子，卷起衣袖干活。

首先，他雕塑了一张极为可怖的面孔：十分难看的低额头，像罪犯一样浓密的络腮胡子，比一张大嘴还要大的眼睛，头像下方有罗伯斯比尔几个大字。店铺里不久便摆满了一大堆这样的杰作，它们将带来财富和荣誉。

但是，一天早上，胸像商瞧见一个人走进他的铺子。此人头发上扑了粉，衣着讲究，目光炯炯有神，长着一张猫脸。杰作立刻摆到他的面前。这时陌生人用凶狠的目光盯着商人，咬牙切齿地问他是否活腻了，是否想和他的作品一样被砸烂；此人果真怒气冲冲干脆利落地把头像捣碎了。原来他就是德·罗伯斯比尔先生本人。可怜的胸像商宁可亲自砸烂店里的一切，也丝毫不愿惹恼有可能上断头台的英雄。

为当时的某些太太制作胸像也许能捞到很多好处，这些太太因为巴拉斯先生和其他好色的共和党人而名噪一时，她们的胸像本可以大量复制。但我们这位商人没有这样做，他只想挣干净的钱。一位声名日隆的军人令他钦佩不已，他决定为他铸像，觉得他的面孔很适于制作雕像。莫罗① 的半身像不久便成为店铺的点缀。但是没过几天来了一群吵吵嚷嚷的副官，他们以共和国和自由的名义，用军刀狠狠敲打英雄的头部及其钦佩

① 冉·莫罗(1763—1813)，法国将军。由于他屡建战功，又与保王党人暗中来往，波拿巴对他十分不满，一八〇四年下令将他逮捕。获得特赦后，他流亡美国，一八一三年成为俄国沙皇的顾问，同年在德累斯顿被杀。

者的手指，把后者斥为波拿巴将军的敌人，强迫他答应为他们塑一尊这位伟人的胸像，否则就一刀把他捅死。

这与他的趣味大相径庭，但作为一个良民，他怕挨刀砍，于是在这位新历史人物后面追了好几天，终于和他见了面。胸像商发现在这张苍白的、因思虑重重变得苍老憔悴的面孔上，只有眼睛还是好的。但光有眼睛无法塑半身像；为了艺术，商人只好增添了一些细节，即使塑像没有因此更酷似本人，至少点缀它的说明文字变得必不可少了。

尽管副官们十分自信，他们的剑无比锋利，半身像仍然没有卖出多少，而商人每隔半个月便在说明文字中添上一个新的头衔，或一次新的胜利。当一个人创建丰功伟绩的时候，各国老百姓钦佩得五体投地，目瞪口呆，等到一纸死亡或遇难证书确立了他的荣名，他们无限仰慕的心情才得以发泄。在十五年当中，胸像商耐心地等待着获得名利的时刻到来，不断地增加他的说明文字，在当年那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过分发胖的时候，他又稍稍加宽了半身像。

这望眼欲穿的时刻，商人终于以为在复辟时期听到它乘车而至，后面跟随着陌生的各色人物。当他瞥见慈父般柔和的绒布大护腿套为这开明盛世开道的时候，他第一次悲叹自己一直只醉心于复制名人的半身像。

他对复辟王朝满怀热情，甚至想把联军最下等的随军仆役也变成石膏制的英雄；由于数量太大，他被迫放弃这一集中表现荣耀的美好计划，无可奈何地只把上等人的面孔扔进铸模。不久，他的店铺就摆满了欧洲全体君王的半身像。

那个时代的爱国主义叫人捉摸不透，因此，我们的胸像商选择的成名致富之路也许并不坏。但恰恰谁也无法知道一队士兵

从格勒诺布尔不期而至[①]，他们不加区分地把塑像当成泄愤的对象，把它们统统砸个稀巴烂。

在命运的沉重打击下，眼面前的石膏像和未来的荣耀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道道伤痕。正当他开始为其美妙的职业自悲自叹之时，特罗卡德罗的胜利重新燃起了他的希望。[②]他在原来一尊英俊如爱神的年轻军官的胸像下方写了西班牙的战胜者几个字，德高望重的阿图瓦伯爵[③]派人给杰出的艺术家送来了荣誉勋位十字勋章，因为艺术家惟妙惟肖地再现了他的尊贵儿子，昂古莱姆公爵大人，——人人皆知的俊小伙子——的相貌。

出于荣膺红绶带的感激和挣点钱的欲望，胸像商后来急急忙忙塑造了查理十世王的头像。七月革命的来临使他相信人的盘算多么靠不住，他以为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但民众砸烂变节者胸像的那份热心使他对此更加深信不疑。

如今，胸像商已年近花甲；三十八年来，他对自己热爱的职业表现出坚忍不拔的精神，且认为改换职业不合时宜；但一腔热情已荡然无存，心里只充塞着惨痛的经验。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刚刚用一双颤抖的手重新抓住铸模为菲力浦一世[④]塑像。这最后一尊胸像恰恰是一件气势雄浑的大型杰作。因此，一有风吹草动，胸像商便紧闭店门：即使公民国王的半身像最终没有实现

---

① 指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拿破仑带领七百名士兵离开厄尔巴岛，经格勒诺布尔直驱巴黎，不到一个月便进入杜依勒里宫。后在欧洲联军的打击下，节节失利，六月二十二日又被迫逊位。这就是著名的"百日"王朝。

② 特罗卡德罗是西班牙的一个小镇，一八二三年，昂古莱姆公爵率领的法军攻占此镇。

③ 阿图瓦伯爵（1757—1836），路易十六之弟，一八二四年路易十八故世后，他继承王位，即查理十世。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逊位。

④ 即路易-菲力浦。

早已激起的发迹希望，至少也将成为他砸了又塑，塑了又砸的一生中的慰藉。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1月20日。）

中学生的爱

我的眼前似乎仍浮现着她的倩影，袅娜的身姿，雅致的服饰和一双纤足，我曾快乐地观察在院子的沙地上留下的那一串串窄小的脚印。

我似乎仍看见她出现在我们中间，这对别人无所谓，对我却如同天神下凡；她来看儿子，我的同学埃克托，但她总问起我，要我分享她给儿子带来的食品，领我和他一起出去。总之，她可怜我孤苦伶仃，远离家人，要我参加她儿子的一切娱乐活动。

这位身材苗条的年轻寡妇的关心在我心中激起多么炽热的感激之情啊！这不是对母亲的柔情，不是对姐妹的友情；这是另一种感情，朦胧的，我从未体验过的，令我肝肠寸断的可怕感情。这是心灵的地狱，激情浸润心田，使你心神不安，忧心忡忡，欲言又止，得不到宣泄。对于爱情，我连它的语言都不知晓；对于女人的心，我只见过我的偶像的服饰和纤足，可以想见我有多么苦恼！更何况我身体瘦弱，年方十五，在这个年龄，人家以为你的心只感到自己无能，其实它常常已变成一切激情的门厅！

记得当时我对那些惯于唱赞美歌，对年轻寡妇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上流社会人士，勾引妇女的老手们又嫉又恨。我有一肚子话要对她说，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有多少次，在孤独的狂躁中，我险些喊出她的名字，我打算向她坦白一切；由于不知道告诉她什么，至少我将向她叙述我的

痛苦。但是，当我看见她，遇到她那双对我和埃克托同样慈爱的美丽眼睛时，内心的骚动被宁静的幸福所取代，慌乱和羞愧使我忘记了不久后又将撕扯我的苦恼。

一天晚上，在过了美妙的一天之后——因为我整天都在出神地望着克莱芒丝，她为了我们玩得痛快，好心地领我和埃克托去了蒂沃利，游园会结束时早已过了学校关门时间，因此我们决定次日晨再返校。我即将在同一屋顶下，在离她休息地点不远处住上整整一夜啦！胡思乱想，甜蜜温馨的一夜！一生中有幸与之相遇的小大人只能享受一次的夜！

白天空气灼热，我的头脑似乎在燃烧，大半夜时间，我呼吸着清凉的空气，聆听远处克莱芒丝的呼吸声，从未有过的念头给我的狂热添柴加薪。

但是，在过度兴奋的重压下，我终于抵御不住甜蜜幻想的魅力，思念着克莱芒丝睡着了。一张面纱在我眼前撕破了；我见到的好像是另一个人。她温情脉脉，听凭我抚弄她的长长的黑发辫；终于，她和我受着同样的折磨，她的手不再避开我的手，她的目光回答我的目光，她的美妙接触令我幸福得发抖。——可这不是作梦！她真的在这儿！她更加美丽迷人，不安地俯身在我的床头……这的确是她那令我心旌摇摇的嗓音。

"爱德华，"她对我说，"你怎么了，我的朋友？为什么说梦话？为什么叫喊中夹杂着我的名字？你想要我怎样？你不舒服吗？"

"怎么，我说出你的名字！我在睡梦中暴露了内心的秘密！啊！夫人，原谅我吧，或者可怜我为你而痛苦吧。"

"怎么？你说什么？爱德华，你醒醒，请你冷静下来，这样心神不安使我害怕。"

"它从不离开我。"

"现在你发着高烧。"

"总是这样子，夫人，当我想你的时候。"

"爱德华，爱德华，我要你赶走辗转不安的睡眠中的最后一个念头……我提醒你要尊重我……我听见了响动……天哪！有人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爱德华！……爱德华！倒霉的孩子！……"

她在我的房间里晕倒了。

这一强烈的场面有如闪电，使我在自己眼中长大了，突然间老了好几岁。在尝到爱情的滋味前我懂得了爱情，我想有个体面的开端。

"早安，埃克托，"我故作镇静地说，那模样极为可笑，因为是他来叫醒我以便一起回校的。"怎么！"我补了一句，"我们立即动身吗？……"

"现在就得走，时候不早了，下次会罚我们留校的。你瞧，我怕耽搁时间，不和妈妈告别了。"

"和你妈妈？啊！对……你做得对，不该打扰她睡觉！咱们走吧。"

我迅速穿好衣服，离开了克莱芒丝的家，没能和她道别，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苏醒过来了。

回校后，我搜集心中涌出的一切新念头，研究一切新感受，给触发这些念头和感受的女子写信，怀着难以置信的焦虑等待下个礼拜日的到来，模模糊糊地预感到这将是极乐的一天。终于，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周的周末到了，在这一周中，我竭力发挥贫乏无知的想象力，忍受着我不愿与人分享的一个秘密的折磨，在参悟我越来越不懂的奥妙的努力中度过了日日夜夜。我幸福

得如醉如痴，飞跑到克莱芒丝家……

她去温泉疗养了。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1月27日。）

关于戏剧自由、招贴自由和街头的浪漫主义*

帕科①个子不够高，看不清，只得登上下士的肩头。

“真糟心，帕科！没想到驻地最好的消遣，历史的和军事的演出被取消了！”

“真的，前辈！……这是什么呀，历史的和军事的演出？”

“噢，就是假设你很蠢，帕科……”

“可是，前辈，为什么你总挑选这个假设呢？”

“因为它是历史的，你懂吧。帕科，假设你很蠢，你爱开玩笑，你在一出戏里可以扮演某个角色；那么，你不得不死，死了二十五年以后你才能重登舞台，除非你给你的女同胞留下几个坏孩子，他们反对别人演父亲大人的事。”

“啊！这真蠢！”

“甚至不道德，因为这有可能促使年轻作者提前结束某些人的生命，给自己晚年准备一些主题。”

“噢！这太残忍了；不过也无所谓，这样我们就不必奉命被

---

* 本文为沙尔莱的一幅石版画而作。该画上有一士兵靠墙站立，另一名士兵跨坐在他肩上，费力地辨读奥林匹克杂技剧场的一张海报，海报上宣告即将上演一出有关拿破仑皇帝的戏。

① 帕科，参见本卷第301页《嫉妒的工兵》。

派去为应景的戏免费捧场了。前辈，总算少了一份苦差事。”

“然后，这会毁掉波潘库尔营地的魅力和诗意，那儿的每张海报都是帝国难以捉摸的戏剧局面的剧目单，供你站岗时解闷儿，让喜欢受教育的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学到知识。”

“这倒不假；现在，由于你刚才提到的困难，在戏和观众之间总隔着一二百年，这一定枯燥乏味，真的，前辈。说到前辈，我呢，我只喜欢真正的前辈，不喜欢毛皮高帽上没有鹰徽的老前辈。”

“讲得好，帕科！喏，朋友，给我看看这个。”

“好，前辈。看什么？”

“这张漂亮海报！”

“啊！真的，哪一张呀，劳驾？”

“嗳！当然是奥林匹克杂技剧场的那一张，据说，欧洲最响当当的老步兵和老骑兵——可以毫不羞耻地说——在这里列队。”

“这么说，前辈，你的名字在步兵当中。”

“啊！帕科，多怪的念头！其实，为什么不呢，既然我曾和那个人[1]在一起？啊！有德行的帕科！前辈们的安慰，你识字，去看看在第五团第三营第六连中有没有让-弗朗索瓦·布吕蒂庸，绰号好汉的名字。”

“好吧，前辈。”

等了五分钟后。

“怎么样，帕科？”

“什么，前辈？”

“嗳，朋友，你找到我了吗？”

---

① 指拿破仑。

“没有，下士，我才读到第一行，那儿有皇……皇上。”

“先有头头，这是对的，后面呢？”

“后面，我自弯腰了，前辈，字我认不出来，海报贴得太高了。”

“蠢家伙，帕科，别不好意思，年轻的朋友。当我想隔着中二楼的栏杆偷偷吻一下女同乡时，你就照我的样子做吧。”

“真的，前辈，你允许我对我尊敬的下士如此放肆吗？”

“得啦，快点！跳吧，滑稽家伙，读得流利些。”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2月3日。）

新戏和首次登台

〔巴黎一家戏院的演员休息室。近景有四人——一男三女——在活动。以下是他们的体貌特征：

〔男人，勒贝尔先生，身高五尺十一寸①的宝贵国民，有个比例相称的鼻子，以足背之美著称。过去演过《费加罗》中小侍从一角②，极受欢迎。勒贝尔先生不是那班愚蠢透顶、自尊心强、以谦恭骗人的伪君子面目乞讨赞扬的艺术家。勒贝尔先生坦率地承认他，勒贝尔，表演别具一格，辛辣刻薄，有声有色，朴素自然，等等，等等。我呀，我喜欢勒贝尔先生。

〔第一个女人：德雅宗小姐。半透明的、不可触知的、但并非不受感染的女演员，她得天独厚，身高三尺，腰围纤细。她扮演王后、皇后、苏丹后妃以及一般而言所有美女的角色。德雅宗小姐天生极为敏感；干点事就出汗，喝烧酒会不舒服。啊，受教育的好处！……戏院经理先生对她十分关怀。

〔第二个女人：阿德琳娜小姐。她扮演天真少女，喜欢闹着玩儿。督政府时期她芳龄十五，如今二十有二，她叹着气

① 此处均指法尺和法寸，一法尺有十二寸。

② 指博马舍(1732—1799)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青年侍从薛侣班，他在第三幕第四场中站在阿勒玛维华伯爵夫人面前唱《马尔布鲁出征去》，向教母倾吐心曲。

说："天啊！老得真快！……"各家报纸断言她再学习几年就有希望成为一名可爱的女演员。可是叫小阿德琳娜学习！哟！以后再学吧；随她去，她想玩儿。她快活得令人吃惊，她弄皱先生们的领带，拧他们的腮帮子，揪他们的胡子，然后她放声大笑，再后她赌气，弄断梳子，摘去玫瑰花的花瓣儿，然后她笑了，她总笑个不停……神明啊！她真孩子气！

〔第三个女人：莎菲·贝朗热小姐。她初登舞台，有不少固有的缺点，比如十八岁、蓝眼睛、黑头发、白皮肤、小嘴巴、小脚，等等……先生们注视莎菲小姐时，她面红耳赤，垂下眼帘。这是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姑娘，只同母亲一起出门。这是个小蠢货。彩排时她不愿意拥抱扮演小生角色的演员……我讨厌莎菲小姐。

勒贝尔 （对德雅宗和阿德琳娜小姐）你们好，天使们！（他企图亲昵地捏捏德雅宗小姐的腰肢，她咕噜着骂了一句粗话，从他手中溜走）

德雅宗小姐 （用略带讥讽的高贵口气）好啦，别干蠢事；不许动手动脚；别碰我！（勒贝尔继续纠缠，以足背为轴优雅地在原地旋转）放开我呀，你真叫我受不了！

阿德琳娜小姐 （添枝加叶地）真的，这些男人太讨厌啦！（大笑）坏家伙，快放开！（她揪他的头发玩儿）

勒贝尔 （对德雅宗小姐）我们闹情绪大概是因为今晚的首场演出吧？

德雅宗小姐 啊！这不值得。

勒贝尔 你这么想？可是她将大获成功，那个漂亮的小姑娘。……

阿德琳娜小姐　戏院经理真讨厌，竟为了一个不懂人情世故、说不好台词、装腔作势的小女人，牺牲第一流的人才。

德雅宗小姐　而且她在男人面前脸红。

阿德琳娜小姐　而且她不会穿戴。

德雅宗小姐　而且她希望看上去像个新手。

阿德琳娜小姐　我们要报复！

德雅宗小姐　必须使她失败：咱们来筹划阴谋！

阿德琳娜小姐　啊！对呀，我就喜欢筹划阴谋！今年冬天我和儒勒先生只干了这个。

德雅宗小姐　（撒娇地）勒贝尔先生，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密谋吗？……你将是个非常可亲的人。

阿德琳娜小姐　（跳上去搂住他的脖子，解开他的领带）是呀，你将非常可爱。

勒贝尔　（快乐地吸着鼻子）好啦，坏姑娘，我很愿意。我答应你们要叫她摔倒了再也爬不起来……不过有个条件。

两位女士　（同时地）说呀！说呀！什么条件？

勒贝尔　（低声对德雅宗小姐）你知道后天我有张汇票要兑付。如果你愿意，你的经纪人可以结清尾欠；还有我的大衣在你姑妈的当铺里！！这不值几个钱……你只须……（他和她咬了几句耳朵）

德雅宗小姐　（微笑着）好啦，淘气鬼，你的任何要求都不能拒绝，咱们讲定了……可是你怎么干呢？

勒贝尔　女士们，这就瞧我的了；你们让我干吧，我可以打包票，你们会有乐子的。（他赶紧走了）

阿德琳娜小姐　他要搗什么鬼？

德雅宗小姐　谁知道哩！可是我相信他会成功。可怜的小莎

菲，她可要哭哭啼啼啦！哈哈！真是活该，她咎由自取。

阿德琳娜小姐　谁叫她和我们竞争的？

〔这室内动人的一幕发生后的次日，各家报纸都作了以下报道：

初次登台的女演员获得圆满成功，勒贝尔先生却被喝了倒彩，勒贝尔先生受到讥笑，观众向勒贝尔先生发出嘘声；新戏演到一半，为了使初次登台的女演员手足无措，勒贝尔先生竟念了《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大段台词；勒贝尔先生开始扮演小侍从的角色，观众对勒贝尔先生的恶作剧报之以大贼大叫。

倒霉的勒贝尔！被喝倒彩，失去观众的欢心，失去这些小姐们的信任，还有你的大衣，你的钱，你的名声；差一点要进圣佩拉日监狱，这一切全发生在一个晚上！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2月10日。）

翌　　日

终于，亲爱的埃莱诺尔，
你见识了这可爱的罪孽，
你渴望犯罪又害怕犯罪，
惶惶不安地品尝着滋味。
——帕尔尼①

他俩从小青梅竹马，亲密无间，天真地彼此爱慕。后来，世事沧桑，他俩天各一方，如今偶然重新聚首。

他，对未来的希望使他的心突突直跳。

她，回忆往昔心乱如麻。

当他用炽烈的情话代替友情的话语时，她信任儿时的伙伴，只求他怜悯她为人妻、为人母的新生活。

于是，他在慷慨大度的心中寻找令羞怯多情的女子放心的办法，他毫不犹豫地愿意为了一刻的神秘幸福献出自己的生命。

“只要一刻！”他说，目光在恳求，“然后……秘密将埋在沉默的石头之下！”

少妇满腹狐疑，对这些热狂的保证置之一笑。她冲朋友微

① 这四句诗引自法国诗人帕尔尼(1753—1814)的《哀歌集》第一卷第一首《翌日》。

笑，却总把情人推开。

他俩单独呆在一起。——单独相处，好像为了酿造幸福，当人们仅存希望时，寻求的正是这种单独相处。

为了既在一起又彼此逃避，她求他读点什么——至少在他阅读时，她可以注视他而不必害怕他的目光，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而不必回答他，可以和自己深爱的人在一起而不必惧怕和他在一起。然后，飞逸的神思使她幸福，她用目光在灯光昏暗的套房的暗角里寻找一个先兆。她的思绪躲到里面避难，如同在梦中藏身。她倾听着未来的声音……

她似乎看到一些柔和的影子……，如同充满幻觉的美梦，几辈子也享用不尽的幸福的美梦……但是，透过薄云轻雾，在那个角落里有个不清晰的黑点，她看到一张不祥的、丑不堪言的面孔……为了不再自己吓唬自己，她望着朋友，把注意力又移到他身上。

此刻，他正读到弗朗索·德·里米尼的叙述，他心绪纷乱，激情满怀，因为他把朦胧的希望寄托在这个段落上：

> 一天我们共同阅读
> 朗斯洛的爱情奇遇，
> 它使我俩同样着迷
> （我们单独相处毫无猜忌），
> 无意间我们的目光时时相遇，
> 于是脸色发白，嗓音变异！
> 终于一段饱含柔情的文字
> 决定了命运并把我们战胜。
> 看到热奈芙的情人大发癫狂，

在她迷人的笑靥上留下唇印，
她也给了我滚烫炽热的一吻。
如今谁也无法把他夺走，
……这一天的阅读不再继续。

翌日，到处都是黑夜，——阴森的、黑漆漆的夜。闪电划破云层，露出反复无常、大发雷霆的自然界的狰狞面目。雷声压过纵情玩乐的幸福人群随着节拍左右摇摆的轻柔和声，好似波涛汹涌的大海用它的咆哮盖住沿岸居民无忧无虑的低吟浅唱。

“多么奇异的乐队来妨碍我们的乐队！”

“如果居斯塔夫在此，他一定会就这片雄浑的喧闹声即兴赋诗。”

“居斯塔夫！……怎么！你不知道？”

“什么事？”

“今天早上他一枪把自己脑袋打开了花。”

“啊！为什么呢？”

“不知道。”

“真遗憾！他是个可爱的青年。”

“我不能设想一个人身处如此悲惨的各种事件当中，不等结局便在今天把自己打得脑浆迸裂。再过六个月还说得过去；可是今天，我以名誉担保，这是发疯！”

“小姐，你允许我做你下一个舞的舞伴吗？”

“先生，前十一个舞我已答应别人了；第十二个，我将非常高兴。”

“太幸福啦！”

在远离此地的一个灯光微弱的幽暗房间里，一个少妇在独自垂泪。

“她抬眼凝视阴暗的空间……幸福的图景消失了，只剩下那张阴森可怖的面孔，那张不祥的，而且更加丑陋的面孔，因为它咬牙切齿地狞笑着……”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2月10日。）

普通士兵的故事

……我冲死神扮过鬼脸，当
我瞥见她的丑相，想到可能
再次见面，我浑身发颤。

——拜伦勋爵。

“啊！激烈的情绪会把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一位面色苍白、头发乌黑的年轻掷弹兵极动感情地说，一边用两条腿夹住警卫队营房那值得重视的炉子。

“嗳！我和你们讲过，诸位先生，我曾经制造过一次混乱。”

“啊！给我们讲讲吧，老兵！”

“给我们讲讲，于连老爹！”

“天啊！我并不妄想得到叙述者的荣耀；但是，既然我激动过，我就简单给你们讲讲事情的经过。——一八二三年，西班牙战争期间，你们知道这是讲究手段的战争，相互射击以前没有不脱帽致意的。——我呢，这对我倒无所谓，和另一位①一起打仗时，人家告诉我们要凶狠，而这些人呢，他们希望我们温和一些。因此我是个文明的军人，不过并没有去作忏悔。但这还没完，我的上尉总抓住我不放。你们是知道这类古怪家伙的，他们毫无

① 指拿破仑。

缘由地一心想把人变成一架机器，连私生活的细枝末节都要管；就像你运气不佳时命运给你送来的那种爱找麻烦的人；十足是一条狗！”

“对，于连老爹。”

“我不能以仇恨纪律为荣，所以什么也不说；但我好记仇，想出下面的办法对付这个家伙。

“驻防期间，我曾数次在土伦站岗。回想往事，我几经犹豫，反复思考，终于确信我的上尉在土伦服过苦役，我清楚地记得多次在土伦的苦役犯监狱见过他。因此，我卸下了大兵必须尊重长官、自我节制的重负，心里想：

“‘无赖！去他的尊重吧，于连！’

“我没有向任何人说明理由，高声宣布一旦那家伙不公正地对待我，我将报之以耳光。——为了乐一乐。——大家对此表示赞许，因为对任何碰运气的事情，人人宁可看着邻人做，也不愿亲自承担。”

“这个倒不假。”

“可是于连从不退缩。我做了向同伴们允诺的事。有一次大阅兵，那家伙在我面前停下，从头到脚地打量我。我敢说我着装整洁，可想不到那人竟建议我去禁闭室学习擦洗我的装备。我的手早就痒了，但是思考始终令我动弹不得。这时，我走出队列，一拳把那卑鄙的家伙打到上校的马下。——众人皆惊，一片肃静；我被送进监狱；这很好，不出我所料，我依然一句话也不说。

“在军事法庭上，上尉作为原告，拼命加重我的罪名，人家问我为何做出如此过激的举动，于是我不再隐瞒，开始施展我的口才。

“‘上校，’我说，‘我表面上当众对抗上司，仅仅是为了揭露无

耻的行为。佩戴上尉肩章的马雅尔，是从土伦苦役犯监狱逃跑的犯人，为了给自己辩护，我只要求立即把马雅尔的肩膀露出来。'

“说到这里，我得意地翘起胡子，目不转睛地望着马雅尔，说真的，人家脱他衣服的时候，他作为歹徒还是相当沉着的。——此刻，我承认，也许是想象或害怕的结果，他面部肌肉的挛缩使我几乎怀疑他像一名苦役犯了；恐惧攫住了我；极度惊讶的法官们的静默和这一决定性时刻的庄严气氛更令我胆寒。当人家给上尉脱衬衣时，我觉得我的心像新兵下岗一样。

“肩膀露出来后，我冲上去在卑鄙的标记中阅读对我的免诉判决……标记只在我的手上。——我搞错啦！”

“啊！我的天呀！”

“下士，劳驾给我一杯潘趣酒好吗？……这将使叙述更加生动。我说我搞错了，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令人不快的处境给了我勇气，我改了主意，抬起手用力拍了一下马雅尔的肩膀，结果有一刻我看出了T.P①两个字母的烙印——T.P就是苦役犯。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哨所军官：“先生们，现在四点钟，哨兵们该换班了。”

“咱们去安安静静做个梦吧！”面色苍白、头发乌黑的青年人说。

叙述者(喃喃低语)：“是啊，去做梦吧——持械而眠，正如辞藻华丽的先生所说；不过，在此之前，下士，劳驾给我最后一杯潘趣酒；今天夜里我喝得太多，希望这一杯使我再也闻不得酒味。”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2月10日。)

① T.P.为Travaux Publics(公共工程)的缩写字母。

滑稽的休止符

今年冬天最后一次寥寥可数的音乐会上，一位英俊的青年坐在一位可爱的女子身边，他俩仿佛偶然相聚，一起聆听正在演奏的美妙交响乐。这是贝多芬的一首曲子，一段迷人和辉煌的乐章。

有一刻全部乐器突然一齐休止。效果极佳。你不身临其境是想象不出来的。渐强，渐强，渐强……然后戛然而止，一片寂静。

"这一次人们清楚地听见一个笛子般细小的嗓音，由于乐器出其不意地停下来，它清楚地改变了一句情话结尾的调子：

"'你将永远爱我吗？'

"'啊！永远！'一个歌唱性男低音答道。"

交响乐继续演奏。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2月10日。》

一八三一年的酒神节画*

一

如果有人要求你在一页纸上画十六幅漫画，表现一场已完成的革命，指出一场新革命的迹象，既不忘记各家学说，又不忘记它们的代表，谱写一场政治狂欢，并使我们因为曾经欢笑过而发抖，……你认为这办得到吗？……事情不好办；但是《漫画》杂志应该超过街头巷尾的诙谐，公共事务和演说家们的诙谐……要成功，只须听和看，只须模仿。

格朗维尔的漫画生动地描绘了当代史，人们仿佛在读一页莫里哀、尤维纳利斯①和塔西佗②各自表述独特思想的作品。

比租给内阁的那身波兰服装更富于艺术性地痛斥我国外交政策的报纸文章在哪里呢？

一位贵族院议员竟索讨一件百衲衣！……怎么，只有一位？……噢！正派人。暖！瞧见一位名律师扮成一名胆大的人，听到身穿卡马尼奥拉服的G.先生对他说："不论你怎么装，你总归

---

* 本文是对格朗维尔的漫画的说明和点评。于一八三一年二月十七日及三月十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尤维纳利斯（55/60—约127），罗马最后一位讽刺诗人，其十六首《讽刺诗》主要攻击罗马社会的腐化以及人类的愚蠢和残暴。

② 塔西佗（约56—约120），罗马帝国高级官员，以历史著作名垂千古。

很害怕！……"谁不会噗嗤一声笑出来呢？①

还有用木乃伊的细带子包裹的法兰西学院，在梅特涅式的现状中纹丝不动……啊！看得出来，它不得不选举维埃奈，拒绝邦雅曼·贡斯当……自由在招摇撞骗的未来和一名老兵的搀扶下走出医院，这老兵具有历史意义的怪相被刻划得入木三分，他的面孔就是一部无情的传记，它不是描绘了老情人一直带到坟墓的耿耿忠心吗？

跳华尔兹舞的教皇和女教皇是那班无法酬谢的人物。迷人的女教皇有位老教皇，他在她的臂弯里感到体力不支，忍住未跳加洛普舞……她或许是个双重的讽刺：晕头转向的罗马是否在新的宗教信仰面前摇摇晃晃呢？

请看装扮成爱神，把一位著名神甫吓退了的当代女子②已年老色衰，这位神甫带有精神失常的标记，不过神志仍相当清醒，看到身后有他的对手利弗朗，我国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他为未来担心这次会晤的后果。全部问题都在这里，连罗西尼也在演奏一支足以唤醒死人的乐曲……马依厄穿上拿破仑的制服，法国最胖的公民细看查理十世挂在一颗钉子上的旧衣！……

以下是最有预见的创造！民众报复前六天，不留情面的素描画家为大主教画像，后者一手举着殉难的棕榈枝，一手拿着一杯香槟酒，向长着大鼻子的七月的胜利者们作着蔑视的手势。

这里面有人人都可汲取的教训，我们不知道如此辛辣地反映现实的画是否将给政治傀儡们以有益的启发，是否他们将努

---

① 名律师指老迪潘先生（1783—1865），法国政治家，奥尔良公爵（即后来的路易-菲力浦）的顾问。G. 先生指基佐（1787—1874）。卡马尼奥拉服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一种短上衣。

② 见本卷第 143 页注②。

力扭转人们的不满，是否希望看到在圣西门主义者与德·拉末耐神甫之间，在拉末耐神甫与巴黎大主教之间有什么……无政府主义、君主制、民众的纵情狂欢！……一个装殓和埋葬尸体的人！

变成马依厄的牺牲品的拿破仑是对通俗笑剧作者把圆柱分成六文钱一块的可悲企图的嘲讽。

我们赞成自己的观点，正直善良的《漫画》杂志的观点，该杂志对一名中间派议员大大取笑了一番，莫甘先生走过来时，他的话使这位议员心惊胆战，把奶油圆球蛋糕掉在了地上。我们的杂志也笑得把鞭子和帽子掉在了地上。——Rideamus quoque.①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2月17日。)

二

我们笑了……以后还会笑，因为格朗维尔先生善于观察，当今的笑料成打地聚集到他那支尖酸刻薄的笔下。

理应获得独立的两国伟大人民的服装代替了租给塞巴斯蒂亚尼先生的波兰服装。这是镣铐。因为如今锁住慷慨和忠诚的这一条条自私的锁链或许将蜕变为奴役和压迫的工具！

昔日无比强盛、如今依然美丽的法兰西，由于一些不近人情的儿女作祟，愁眉苦脸地穿着贫困的破衣烂衫艰难地行进。匿

---

① 拉丁文：咱们也笑吧。

乏挡不住可怜的百万富翁贪婪地窥伺如此微薄的年俸。①

但这只是财政的一个方面，这样一个题目不会这么早就了结。那个厚颜无耻的人开了空头支票以后，不是尽其所能地吹胀了一八三一年的预算了吗？

交了好运的D先生用眼角瞟着钱袋口，仿佛他想隐居遁世时在那儿看到一块舒适的荷兰干酪……②

七拼八凑的宪章残缺不全，好像一个病人把自己的力气和阳刚托付给大名鼎鼎的手术医生，结果被截去四肢，身体少了一半，体质大大下降。

堂吉诃德从来不代表比圣西门的空想更有条件实现的空想。他以女性解放、财富均等、按劳分配、按能力编号为武器，把文明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其智力地形图在他除旧布新的长矛下只呈现出偏见。可惜对皈依的信徒而言，他在身后留下了桑丘，满脑子世俗偏见的怪家伙。他的大肚子没有装满警世箴言．正当他的主人奔赴战场时，他却忙于捞钱。堂吉诃德超凡脱俗，桑丘追求物质享受。桑丘将失去事业，但将赢得他的干酪。

把哑巴的服装租给鲁瓦耶-科拉尔先生③，女鱼贩子的服装租给拯救祖国的模特儿A小姐，儿童服装租给马尔斯小姐④。这些人穿得很合身。

扮成若夫……S.-H.⑤的一头怪物和扮成新戏剧院女演员

---

①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作者用liste sivile（如此微薄的年俸）替代与之同音不同形的固定词组liste civile（国家元首年俸），以暗示百万富翁们窥伺国家的权力。

② 典出拉封丹的寓言《遁世的老鼠》，参见本卷第25页注①。

③ 鲁瓦耶-科拉尔（1763—1845），法国政论作家，哲学家和国会议员。

④ 指法兰西剧院女演员马尔斯小姐。

⑤ 指法国博物学家若夫华·圣依莱尔。

的不爱交际的贞淑女子，是难得塑造的好角色。

至于贸易，谁将解救它呢？谁会怜悯这可怜的垂死者呢？战争的柳叶刀、《时报》的激烈文字、《每日新闻》的祈求、国外卡洛斯分子的阴谋以及某些教士的诡计威胁着它，它将如何在受到打击后恢复元气呢？国民自卫军士兵会提出解散杀人部队的药方……警察反其道而行之，它又聋、又哑、又瞎，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言之无物，战战兢兢地摸索着前进；但如果在《费加罗报》的字里行间嗅出了革命的气息，或抓住了一个肥皂泡，它便会收买密探。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3月10日。）

贝朗瑞的诗神长眠于此

这如花似玉的女子
永远地离开了
从众位爱神手里
得到的一具遗体。
受到指控的嗓子
发出最后一声呐喊：
"哭泣吧，法国人，
为民歌作者的诗神！"

她的生命辉煌灿烂
在阳光明媚的三天；
但是慢性的热病
使生命之途一片晦暗。
我的国家，你受了骗！
听听她大声叫喊：
"哭泣吧，法国人，
为民歌作者的诗神！"

一朵不安的火焰
在她眸子里跳动，

灵魂沉思冥想
袅袅升入苍穹。
自由满面羞愧，
扯下月桂的树叶！
“哭泣吧，法国人，
为民歌作者的诗神！”

被当作祭品的人民
透过一双双泪眼，
在艰难时世寻找
带来慰藉之人。
在她阁楼的墙上
写着你们的歉疚！
“哭泣吧，法国人，
为民歌作者的诗神！”

比利时的英雄，
勇敢的波兰人，
曾期待她的魔嗓
抚慰人们的心灵。
迪潘使你们醒悟，
他是她的继承人。
“哭泣吧，法国人，
为民歌作者的诗神！”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2月17日。）

王家运输公司大院*

他是那班惹人讨厌的、不合群的旅客中的一员，他们在车里好似被人捆住爪子送往附近市场的一群猪，先是抢占自已合法的位子，然后呼噜几声，最终毫无顾忌地睡着了。

——H.巴尔扎克。

在所有满足巴黎人的需要、供他们消闲和观察的公共场所中，像王家运输公司大院这样呈现人生百态的地点是少而又少的。这是抒发各种情绪、各类感觉，搬演有趣的、稀奇古怪的种种戏剧的大舞台。

一大早，你就看见从四面八方来了一大群清晨出发的那位旅客的朋友，他打点行装直至半夜，困乏不堪，终于睡着了，做起了美梦，忘记了动身的时间。

他的父母也来了，眼里充满睡觉的欲望，由于缺觉而泪眼汪汪。易动感情的女人们为了早些到达没能修饰打扮；真诚的朋友们伤心地默默无言，一边溜达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所有这些不同的理由使为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人彼此疏远，视同陌路。

---

* 本文属社会风情素描，于一八三一年二月十七日在《漫画》周刊发表。

时间流逝，院子渐渐挤满了人，驿马到了，马车夫咒骂着，包裹过了秤，忙碌的景象搅扰了所有人的沉思；于是大家相认，打招呼，交谈，互相倾诉对一位朋友的离去感到的遗憾，历数他的种种优点，而大家等的那位旅人没有来。——人们注意到了，但怎么办呢？——一位太太建议派人去他家，因为她想谁也不会叫她去的。——大家承认这是最好的办法，但谁也不去。

"再说还有五分钟，他一定会到的。"

于是人们继续聊天。

时钟敲响七点，车夫跨上马，一个胖子从办公室走出来，手里拿着旅客名单，口里喊着："上车啦！"听到这要命的喊声，理智的谈话全部停止；人们从院子的四角冲向驿车；互相拥挤、推搡，围在车子四周；好像大家都想一拥而入，但没有人上车。已经点了三个人的名字，但第一个人仍被无法安慰的人们左拥右抱。他们依依不舍，好像被拴在一起；悲痛和混乱造成了误会，被紧紧拥抱的更经常是俊俏女子。终于，旅客上了车，车门关上了，道别仍在继续，有些人像溺水者一样大叫，别人却无法听清他们的话；另一些人用眉目传情，更懂得对方的心意。出发的鞭子响了，伴随着尖声的喊叫："一路平安！……再见！……谢谢！……"带轱辘的房子笨重地起动，然后不见了，一群伤感的人也随之消失。

那位迟到者的朋友们也是来挥泪告别的，这时他们非常不满，刚才围在他们身边的人全走光了；朋友满不在乎的疏忽令他们气愤：他们齐声夸奖过他，现在揭开了缺点的一章。可是他来了，等他的朋友已寥寥无几，他身后还跟着十多位。他气喘吁吁地跑着，穿着一件份量不轻的多层领男式外套，一手提着旅行袋，一手提着旅行箱。众人立即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温柔地拥

抱他，告诉他车子已经走了……于是，他骂人，暴跳如雷，拒绝一切抚爱，粗暴对待一切友情，匆匆登上一辆双轮轻便马车，去追赶公共马车。他就这样离开了一群朋友，没有分享他们来此体验的那份激动。他们各自回家，很生气他没有更早起床，为友谊留出严格规定的四分钟，让人们指手画脚地倾吐一腔柔情。

有钱人走了，没有留意他的食客和债务人佯装出来的殷勤，使他们十分恼火。又一个人要出发了，我们注意到被妻女和忠实的狗围住的一个农民的告别既有节制又令人感动。没有喊叫，没有感叹，全神贯注，情深意切，因而场面更加生动。一颗泪珠润湿了这位慈父的眼皮，他拥抱了爱妻和爱女，把他带走的驿车已离得很远，她们仍呆在原地，眼睛盯住地面，还没有想到互相安慰。

没有下一次出发的迹象，院子里仍挤满了人。那么多人抬着头在做什么？——他们在等候。——情况比先前更糟。人人受着多种动机的驱使：一点点好奇心，一点点重见某个外出多日的人的欲望，了解此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打算干什么的需要，尤其是第一个吊在他的脖子上，向他表明真挚友情的愿望。

但是驿马的干劲和人们望穿秋水的焦虑毫不相称。终于，传来了伴随着马嘶的辚辚车声；于是，全体等待的人冲向驿车，蹦蹦跳跳地伴着它来到停车地点，察看车内各个隐蔽的角落，堵住车门，争抢旅客。在如此拥挤的人当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白费了力气：这不是他们等的那辆车！但由于他们后来才对此确信不疑，所以仍然呆在等人者和被等者之间，挨人撞，被人挤，目睹自己并不分享的快乐。不可能走一步；人们互相拥抱，从四面八方提出问题，但无人回答询问。当一只箱子从车顶掉下，搅扰了众人的欢乐，使堵塞通道的行列变得稀疏时，人群才终于脱离好

似成为其组成部分的驿车。人们离开车子，来到院子中央。这里呼吸顺畅，人们仍在拥抱，再次掉泪，始终问个不停。但是友情的冲动又一次受到搅扰：另一辆驿车被五匹马拉着疾驰而来，把因激动没有听见愤怒的车夫大骂“滚开！”的那些人撞得东倒西歪。已经大大缩小的人群受了惊吓，立即逃到墙边，有多少下车的旅客，便分散成多少小组。出租马车和城里女子渐渐离开院子，不久其他场面即将替代刚才的场面。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2月17日。）

龙骑兵漫画像

在某些外省的驻地，军官们过的生活单调之极。他们选定的一家咖啡馆通常变成晚间聚会的地点，任何市民在这里都受到冷遇，可以说成为被人取笑的对象。军官们对城里人逐一评头论足，讲女人的坏话，一些冒失鬼点她们的名，以致有可能败坏她们的名声；除此之外，生活乏味之极，他们厌烦透顶。

这正是驻扎于卡尔卡索纳的军官们的处境。一天早上，雷诺少尉和一位先生走进咖啡馆。这位先生身材矮小，有只大鼻子和一个大肚子，两腿粗短，一身古怪的旅行打扮。他俩坐下来，小矮个郑重其事地向侍者要了两杯咖啡。

咖啡馆里的两三名军官已开始背地里嘲笑这个老百姓彻头彻尾布尔乔亚的外表，——据迪潘先生说，革命前人们这样称呼任何不戴高筒长毛军帽的公民。

“我肯定在蓬图瓦兹见过先生，”鲁泽说，一面朝两位新到者就坐的桌子走来。

“不，先生，不，不在蓬图瓦兹，”迪朗丹一边回答（这是那位小矮个的名字），一边洋洋得意地微笑着；“如果我有幸被先生看见，那只可能在吉索尔……，我生平头一遭离开的地方，”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当然！是这样，是在吉索尔！鬼知道我怎么会说在蓬图瓦兹？肯定是在吉索尔：先生的面孔我记得很清楚，有些面孔是不

会忘记的。”

“您真好，先生，”迪朗丹站起来说，鲁泽却转过身窃笑。

“鲁泽，”雷诺说，“我得告诉你，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刚从吉索尔来，别人托我关照他，我求你停止恶作剧，因为欺侮他就是伤害我。”

“亲爱的发火者，你说恶作剧是用词不当；我在吉索尔见过先生，我想拥抱一位老相识。”

鲁泽边说边紧紧抱住迪朗丹，使他喘不过气来。

终于他放开迪朗丹，脸红得像只煮熟的虾，他感到雷诺猛推他一把，便和他吵起来。另一名军官朝迪朗丹走来，后者跌坐在一张凳子上，摸着肋骨反复地说：

“鬼家伙，肯定我至少断了一两根……我干吗要来卡尔卡索纳！”

军人向他保证鲁泽拿他寻开心，他应当向鲁泽讨个说法。

“是呀，当然，”迪朗丹接着说，“因为在吉索尔见过面——那倒是座非常漂亮的小城！——就有理由把人紧紧抱住，使人喘不过气来吗？如果他拿不出别的说法，也没有必要向他讨了。”

“先生要求你对这样的行为赔礼道歉，”军官朝鲁泽跑过去叫道，“你不能拒绝。”

“先生，你有哪种武器？”鲁泽立即朝迪朗丹转过身来说道，雷诺注视着鲁泽，见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大为吃惊。

“武器？……我没有呀，”迪朗丹摸摸身上答道，“我没有；先生讲的是什么武器？”

人家向他解释说法的含义，从技术角度，他根本不懂这个字眼；人家使他相信后退是不可能的，甚至他所代表的吉索尔的荣誉也受到牵连。乘人家把雷诺拉到一边时，他们谈妥了约会的

时间和地点。

"我干吗要来卡尔卡索纳!"在离城四分之一法里的约会地点，在一片颇窄的草坪上，迪朗丹在一间坍塌的窝棚旁散着步，一边重复道。"他还不来!他借口这事会有损他的部队，不想要任何证人，还特别求我别带雷诺来，至少，雷诺看上去还是个好人；不过，他是那个人的伙伴；或许……我干吗要来卡尔卡索纳这鬼地方!"

终于，鲁泽出现了，带来了几把大号手枪，使他的对手很不舒服。

"先生，很抱歉我来得这么晚；天快黑了……"

"真的，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推迟到明天，"迪朗丹说，非常高兴可以赢得时间。

"天快黑了，"鲁泽继续说，"咱们得快点。"

夜幕渐渐降临，城市笼罩在雾中，只看得见几点灯光。鲁泽一边催，一边准备好了。迪朗丹却不着急，他宁愿谁也看不见谁。他的对手尽可能闪在一边，对他说他受了侮辱，应该先开枪。

不幸的迪朗丹，与其说是干掉一个要他性命的人的欲望，不如说是动脉极快的搏动，使他扣动了在他手里直抖的那支枪的扳机；但和他的灵巧相比，偶然帮的忙更大，子弹出了膛，鲁泽被击倒了。

迪朗丹见对手挣扎着在地上打滚，为自己的幸运感到痛心，他跑过去，拿出以防万一准备的甜烧酒给对手喝。受伤者啜了几大口酒后，用奄奄一息的嗓音对他说：

"先生，我的罪过太大了，不敢希望你原谅我……我受了致命伤，我觉出来了……但走前不再见朋友们一面，我会非常难

受……如果你可以……"

"当然，正直的年轻人!"泪流满面的迪朗丹说，"当然，我这就跑去找他们。"

"什么！我这个样子，你能把我扔下不管吗？你愿意回来时只发现一具尸体吗？如果我敢于请求你……也许帮我走……不，我一步也走不动，我太虚弱了。"

"我来背背你看，"迪朗丹对他说。

他费了好大劲才把鲁泽背上肩，他一边朝城里走，一边低声重复道：

"我干吗要来卡尔卡索纳这鬼地方！一开始我便杀死一名轻骑兵军官，他重得像名宪兵!"

垂危者的确很重，两条上马刺的长腿碰着迪朗丹的腿，使他走起来格外费力。走了短短一段路后，疲乏迫使他休息片刻；但受伤者又呻吟起来，浑身抽搐，十分吓人，迪朗丹又背起他走了三十步，然后不得不把他放下来。

终于，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和多次休息后，他们离城不远了。可怜的迪朗丹和他的受害者同样疲乏不堪，他呼呼直喘，气粗得能使树叶颤动。

"啊！善良、好心、慷慨的人，"龙骑兵军官声音微弱地说，"我不想再滥用你的正直和勇气，把我放在这儿吧，我相信你若跑去找我的朋友，在我嘴唇上游荡的灵魂升天以前，你们一定会赶到的……跑吧，快跑吧！你准能在咖啡馆找到他们。"

为了及时赶到，浑身是汗的迪朗丹气喘吁吁地出发了。

"我和他们说什么呢？"他一边琢磨，一边大步在卡尔卡索纳街上走，腆着肚子，擦着额头上的汗。"这样的开端将产生什么后果？我这个天性如此平和的人，也许会有许多麻烦。我干吗

这样机灵呢！我尤其干吗要来卡尔卡索纳呢！”

倒霉的迪朗丹边说边打开咖啡馆的门，眼里噙满泪水，神情非常悲痛，正如任何前来坦白杀了人的正人君子应当有的模样。可是，他多么惊愕啊！你设想一下他看见了谁？是愚弄人的鲁泽。鲁泽让乐于助人的（吉索尔人）迪朗丹背了整整四分之一法里路后，比他更轻快地来到咖啡馆，在同伴们的哄笑声中迎接他。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2月17日。）

一个政治家庭*

在所有宗教和政治信仰中，有一种信仰虽无人鼓吹，无人传授，却聚集了最多的拥护者，这是因为从整体福利的博爱观点看，必须首先考虑本人的福利，而且人们宁可跻身于行善者之列，也不愿与受惠者为伍。

可是用什么手段按照适当的比例增加福利呢？

这正是难题之所在。

靠个人的功绩？这太累人了，如果有功绩的话。倘若无功绩可言，就更有理由了。

因此，效忠王位和祭台的职业便应运而生，二十年前，这是一个诱人的职业，因为绝无经受考验的机会。当时只有一种意见占统治地位，即消极服从，所以反对派并不可怕。每季度去国债发行处转一圈，每半个月侍候国君起床时讲句俏皮话，每年表一次爱心和忠心，这便是世代相传的王室恩典拥有者的角色。当年，耿耿忠心也可以利用遗传的特权。

唉！自这个红宝石时代以来，在所有行业中最清白、最舒适的行业困难重重，险象环生。在最剧烈的政治动荡中，如何猜出未来的偶像以便烧香，如何尽早接近他以便利用他的财产，及时

* 这是一幅见风使舵者的漫画像，在政权频繁更迭的形势下，这种机会主义者不乏其人。本文于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离开以免随着他的垮台倒地打滚呢？

格里帕尔侯爵深谙此道，他原想继承祖辈的忠君思想，后来多亏侄子，一名狂热的雅各宾党人的信誉，他才在国家债权人名单上有幸保住扩大债权的地位。至于这位侄子，他曾多次责备他赞同一七九〇年的新思想。

格里帕尔侯爵的曾祖父的一位兄弟当过法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因此他总以为自己对外交极为爱好。他认为利用这种爱好，以改善应用于艰难时世的那部分忠诚是恰当的。

从这一天起，他研究革命，并理解了革命，因为他没有被派性蒙住眼睛。他只打定主意，为家庭的利益尽可能地利用形势。为了垄断各个方面的忠诚，他让每一个格里帕尔代表差别微小的每一种倾向。

他求侯爵夫人设法只给他生儿子，因为女儿不适于接受外交指示。

不久，在争当国家债权人的年代呈现和睦齐心的动人景象的格里帕尔家，由于意见不合而闹得四分五裂。

格里帕尔侯爵挎了一把大马刀，动身去孔代① 的军队。

他的长子在科尔得利俱乐部② 的讲坛上学会了为爱国主义慷慨陈词。

他的侄子爱德华在保卫共和旗帜的战斗中晋升为军官；这使留在巴黎的侯爵夫人有资格为幼子小托尔卡图斯谋得一份助学金。

---

① 孔代亲王(1736—1830)，法国大革命时期重新集合于科布伦茨的流亡贵族的军事首领。

② 科尔得利俱乐部，法国大革命时期由马拉等人在巴黎科尔得利修道院（即方济各会修道院）建立的政治组织。

大家知道，孔代的军队难得打胜仗，更糟的是，小格里帕尔没有成为演说家。但爱德华的成功抵偿了忠诚的这一不幸部分的亏损，在共同经营的年月里，格里帕尔家的全体成员以意大利征战的战利品为生。

这一时期，小托尔卡图斯受到刚健的波拿巴主义的培养，他及时赶来，用最粗暴的忠诚填补了因在共和党谋反中受到牵连的堂兄被撤职给家庭财产造成的空白。

但是格里帕尔家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必须拿个主意。爱德华乘上邮车去俄国军队服役。侯爵夫人利用内阁里的一个靠山为求职者谋得职位；格里帕尔的长子从事历史研究，以便清清楚楚地证明给父亲大人发养老金的觊觎王位者是私生子。

显然，命运似乎格外优待寓居巴黎的那部分格里帕尔的忠诚，但是在这壮丽华美的首都策马奔驰的第一名哥萨克，打破了他们出人头地的希望。莫斯科人爱德华和格里帕尔侯爵把久久等待登上宝座的得意扬扬的合法君王送了回来，格里帕尔一家重燃希望。

只要决定命运的人活着，托尔卡图斯便不打算从事任何职业。侯爵以为应该为这种极端主义当众和他大吵大闹，但私底下给他大笔生活费作为补偿。

半个世纪的名人① 刚一入土，托尔卡图斯便同意指挥一个团。他哥哥把过去写的诽谤性短文拿出来改了改，发表了《科西嘉吃人巨妖的秘密罪行》。格里帕尔们不再争执，他们聚集一堂，全家共享列入国家债权人新名单的快乐。

七月的炸弹把这个政治家庭抛入焦虑的深渊。侯爵的外交

---

① 指拿破仑。

手腕无法在变化如此急剧的现实中理清未来的脉络。为防万一，侯爵夫人做了好几条绶带。她丈夫前往圣克鲁；爱德华指挥人民筑街垒，他的堂兄写信给托尔卡图斯，要他的团打出三色旗，然后扬扬得意地著文驳斥波尔多公爵的诞生。①

这么多见风使舵的活动尚不能为格里帕尔家增光添彩，上一周，圣日耳曼－奥赛尔广场成了被分成几部分的忠诚创造奇迹的舞台。

格里帕尔侯爵夫人身戴重孝，在举行葬礼时为受伤的禁卫军士兵募捐。她丈夫身着苹果绿礼服、佩带圣路易十字勋章，也参加了葬礼，但不久便被一名国民自卫军士兵揪住了衣领。这是爱德华，他把叔叔带到安全地点，而格里帕尔的长子煽动民众把教士扔进河里。

如今，政治家庭没有足够的人员效忠当代的全部抱负。格里帕尔的长子是拥戴路易-菲力浦的省长；托尔卡图斯是胸前挂满勋章的亲德意志帝国派上校；爱德华是拥护共和政体的恐水病患者，而侯爵先生是卡洛斯分子：昨天他动身去了圣鲁德宫。②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他求妻子不久后设法给他送一个小格里帕尔来，他将在波尔多公爵身边长大，十五年后会成为亨利五世的有力支持者，并且能够光宗耀祖。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2月24日。）

---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法国爆发革命，七月二十九日革命者占领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查理十世逃往圣克鲁，八月二日他放弃王位，让位给次子波尔多公爵(1820—1883)，即后来的亨利五世。

② 查理十世退位后流亡英国，住在苏格兰爱丁堡的圣鲁德宫。此处意谓格里帕尔侯爵去追随查理十世。

自由的旅行推销员*

这就是激情和土豆导致的结果！这两种菜蔬令我们经济界的老加图①们十分为难。

——拜伦勋爵：《唐璜》

市政厅的大钟敲了十二点三刻。

"去吧，"旅行推销员心里思量。他心灵高尚，宽宏大度，这对葡萄酒和丝绸贸易毫无用处，"去为自由争块地盘吧！"样品极少，惟其如此才弥足珍贵。老主顾优柔寡断；但他们终将被引上钩。"的确，"他想，"走私将是必要的，海关职员这头天性凶残的动物，将使暴力不可避免……嗳！人们会迫使海关职员就范——或者退休——大局就这样定了。向前进！"

为了刚刚挑选的新情妇②，他把平常勾引人的材料尽数脱手，然后随拉法夷特远征军登船开赴美国。③

---

* 本文以轻松俏皮的风格刻画了善良人民为徒具虚名的自由所付的代价，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一八三一年三月三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老加图（公元前234—前149），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拉丁散文作家。他出身于农民家庭，流传至今的唯一著作是公元前一六〇年前后写的《农书》。

② 指"自由"。

③ 指参加美国独立战争。

在我们的旅行推销员足迹所至的每个国家，他到处提供样品，根据情势和地点，到处用令人信服的话或是有说服力的手势支持他的样品。想不到这竟是一件难事，而且有点单调乏味。但是，从他认真开列的从商期间的赢亏清单看，我们可以充分估量这位力大无比的自由的情人做了多少工作：

亏损	赢利
美国托尔斯城之围	
一条修长的腿。	肚子上挨了一刺刀。
巴黎：攻克巴士底狱	
被一名笨拙的爱国者的长矛刺瞎了一只眼睛。	脸上被砍了一刀。
雅马普之役	
被一颗圆炮弹炸掉了右侧的小胡子。	鸣枪致敬。
美国独立战争	
一条胳膊。	被玻利瓦尔①将军的马踢了一脚。
西班牙：为宪法策划的谋反	
五千法郎的积蓄。	三年的黑牢。
一八三〇年七月：由于看了看人们是否像过去攻占巴士底狱那样攻占卢浮宫	
被一枪打掉了鼻子。	法国人的王后讲了几句亲切的话。
在安特卫普	

① 玻利瓦尔将军(1783—1830)，拉丁美洲民族英雄。

<table><tr><td>炮弹片打断了三根肋骨。</td><td>巴黎营被遣散。</td></tr></table>

最近，自由的不知疲倦的旅行推销员想从自己这方面来补救塞巴斯蒂亚尼先生患的博爱麻痹症，①他来到波兰委员会，要为波兰人的事业献出自己的好腿、左眼和右臂。

但是人家回答他说，由于担心普鲁士人没收他那残缺不全的肢体，该事业将仅仅满足于少量捐款。

失去半壁江山的爱国者立即忙不迭地拿出一个埃居，非常高兴通过捐助就能表露拳拳爱国之心。

因此，每次听到国外爆发起义的消息，他那只好眼便露出笑意，他用那条好腿跳舞，用右臂鼓掌，并从祖传遗产中取出一埃居。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3月3日。）

---

② 影射法国外交部长塞巴斯蒂亚尼拒绝为波兰人的利益出兵干预。

卡维的腿和莫罗-圣蒂的胳膊

据说喜歌剧院的新领导将不再聘用卡维。有家报纸用这行斜体字把订户吓了一跳：*他绝对不可取代！*人们头一次考虑卡维究竟是怎样的人。

在唱歌和朗诵方面，他并不出名，只要他的职位空缺，总可以找到接替者。但是卡维的身体有一部分具有罕见的优点，单单这一部分就值得历史学家大书特书，这就是他的双腿。这双腿里隐藏着这位演员唱歌、演戏和跳舞的全部才华。

有一天，卡维的一位朋友建议他倒立着登上舞台，他对聪明的胫骨生动的表演寄予厚望。

但是，由于没有利用好具有颠覆性的才华，优点变成了舞台上的灾难。

卡维两腿不停地乱动造成的一大堆小麻烦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说小原因经常引起大后果，那么既然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就把有幸拥有他的剧院的破产归咎于他吧。

这位演员的两腿处于抽搐不停的状态，他总把身体抛向前，然后巧妙地轮流把双腿置于近景；他跳一段曲子，踢踏一支小咏叹调，乃至用蹦跳代替华彩乐段。在他充满诗意的摇摆中，谁不以为发现了永恒运动的决心呢！

脚后跟被擦破，老茧被压扁，踝关节被扭伤，提台词者垂头丧气，这正是卡维改革方法的结果。因此，当他占据舞台时，众

人皆心惊胆战。他追逐的人四处躲避，他接近的人小心防备，他损害的人心情悲伤，所有这些个别的感受大大破坏了整体的表演，无法令众人满意。

如果说卡维在充满自信的平静时刻以私下称心如意的微笑回答台下嘲弄的笑声，那么当他本人由于正当的担心而心神不安时，当他面对莫罗-圣蒂时又该如何呢？莫罗-圣蒂和谐的双臂和卡维聪明的双腿有同样的缺点，如果你不当心，他会用手指戳你的眼睛，尽管动作极为柔和，且遵守艺术规则，比任何人都优雅。

因此，当这两位先生在舞台上时，看到其中一位惊恐的跳动和另一位没完没了的拥抱，作曲家便打听他的音乐有了什么变化，提词者躲进他的提词厢，观众自问身在何方，人人露出非常满意的神情。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3月3日。）

智力机制

——论记忆术

我尽全力引起你的同情，
给你取了尼侬和维纳斯的名！
有可能，亲爱的，我讲了这话，
但如今我再也记不清。

——保尔·德·科克①

啊！记忆真是个好东西！通过它可以把精神结构安排得舒适宜人。它能够充当思想，因为它可以使你经常获取别人的思想。它绝不让你独自感到无聊，因为在一人独处时可以思索和回忆。回顾往昔多么妙不可言……如果它使人想起美好的事！

在社交界，啊！好记性在社交界尤其有利。大家一有机会便讲一则不同版本的轶闻，如果它逗乐儿，大家就感激你，好像是你编出来的。

讨论时事的时候，你把早晨在一份值得重视的报纸上读到的好文章的要点重复一遍；你把人家说服了，人家相信你，把你视为甚至在政治上也有能力的人，能力很强的人。

谈论新戏的时候，你叙述它的梗概，引述其中好歹记住的两

① 保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小说家。

三段，同时两手插在衣兜里，腆着肚子，用生硬的口气，作出斩钉截铁的评价，你显得和蔼可亲，尤其像个学识渊博的人。人们会说只有傻瓜才会被这种假象蒙蔽；但是，傻瓜是大多数，所以至少可以肯定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这就很了不起了。

对社交界人士而言，最大的不幸莫过于记性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锻炼记忆力，努力制造记性好的假象。这只适用于局部的回忆，但不容藐视，因为这毕竟是一种记性，造化拒绝给我们这个天赋，我们至少后天应该获得它。办法是进行比照，这是大家自然而然采用的办法，包括那些并不专门致力于回忆工作的人。比方要回想Chapuis（夏皮依）这个专有名词，人们经常首先想到chat（猫）和puits（井），你一旦需要这个名字，这两样东西的形象便出现在你的想象中，你不必寻找立即便说出Chapuis来。像chavert（夏维尔）、Chaveau（夏沃）等许多名字都适合于进行对照。

不过，做这些有益的练习时，必须注意避免可能适用于其他名称的错误比照，因为一旦需要某个名字或名词时，想象力通过类比离开了主要目标，使你讲出一个类似的词，然后经过思考你才发觉它不过类似而已。最近，《每日新闻》一位姓皮荣（法语意为鸽子）的编辑，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改成另一个带羽毛的两足动物的名字。一名仆役因他的姓氏酷似一动物的名字，觉得十分可笑。看见他进来，这家伙想表现自己的记性和聪明，不问来人的头衔，便打开宾朋满座的客厅大门，用让人听得一清二楚的大嗓门通报：

"普莱（法语意为童子鸡）先生到！……"

为避免记忆力误入歧途，大家应该上上课。

"怎么，上课？"

如今这已是一种行业。记性是个好东西，人人都承认；许多人没有记性，这有据可查；那么，叫他们去买好了。

“可是记性是一种天生的才能。”

这不假。那么就出售人造的、且良好的才能吧！因为懂行的教师用黑板和其他办法教人记住人名、城名、号码、日期，直至大本的宗教和世俗历史。虽说这种才能使他们不可能忘事儿，他们仍然想到给每个学生一个号码，以免必须回想学生的名字。尽管他们经常一不小心——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忘记代表学生的数字。可他们的方法仍是万无一失、行之有效的，尤其是很容易领会。最近一次有关记忆术的会议上发生的事足以佐证。我在下面作一转述，以便证明有些人试图让人以为十分复杂的这套办法其实简单易行。

教师问学生，贞德①在何地诞生。由于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便用充满自信的和蔼语气对他们说：

“贞德生于堂雷米（Domrémy），为记住这个地名，你们要把它拆开。首先牢牢记住堂（Don）这个词，西班牙人的尊称，你把它置于专有名词前，如堂吉诃德；然后你再记住为克洛维国王②加冕的兰斯大主教圣雷米。”

教师十分满意这个小小的历史论证，沉默片刻之后，他相信其原则的效力，对结果满有把握，搓着手向学生的智力发问。

“一号，”他说，“或者斯泰法妮小姐……”

“不，先生，是我；”朱莉小姐叫道，她在一号之后。

“噢！对啦！对啦！因为我有个想法，你知道……喂！朱莉小姐，我的孩子，贞德是在哪儿生的？”

---

① 贞德（约1412—1431），查理七世时代法国著名的民族女英雄。

② 即克洛维一世（465—511），法兰克人的国王。

"先生，她生于兰斯，她在那儿为克洛维国王加了冕。"

"你是个小笨蛋！——该你了，小于勒；我的朋友，请告诉我们，兰斯大主教是谁？"

"先生，"小于勒以一个小巧玲珑的孩子的冷静答道，"兰斯大主教……是堂吉诃德！……"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3月3日。》

圣西门的门徒和圣西门主义者

白色的马是指白色为其次要品质的马；白马则指白色如此夺目以致马的属性在人看来倒在其次的马。白色的马以马为主，以白为辅；白马以白为主，以马为辅。

——热拉尔神甫（《法语同义词》）

词语和词语所指事物之间有很大区别。以为我们的代表代表我们，国家的议员由国家委派，圣西门主义者和圣西门的门徒是一码事，那就大错特错了。

首先，圣西门的门徒瞧不起圣西门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也瞧不起圣西门的门徒。

圣西门的门徒们在泰布街、格勒奈尔-圣奥诺雷街和公立男子中学开会；圣西门主义者在舒瓦瑟尔街开会。于是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学说。

更重要的原因是圣西门的门徒只穿淡蓝色的衣服，女教皇巴扎尔夫人有一袭华丽的淡蓝色丝绒长袍；圣西门主义者明白表示对蓝色不感兴趣。

有位希望不暴露身分的人担保见过比歇老爹① 身着青铜绿

色礼服；但此事尚待证实。

圣西门主义者有位从不出错的教皇；但圣西门的门徒有两位同样从不出错的教皇；所以圣西门的门徒占了优势，他们两次从不出错，圣西门主义者只是一次从不出错。——不过，有些人问当这三个正确无误产生矛盾时该如何处理。

圣西门的门徒和圣西门主义者同样主张革新。他们在一八三〇年发明了伏尔泰于一七八〇年信奉的哲学。他们想出对卢梭著文批判过的继承权大张挞伐②。他们发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圣保罗根据耶稣基督的思想所讲的一句名言，耶稣基督是从所罗门王那里学到的，所罗门王得之于父亲大卫王，大卫王得之于一位犹太老农夫。再给他们五六年，他们将发明印刷术、电、蒸汽机，或许还有火药，——然后再发明恒星和鳃角金龟。——他们的的确确发明了圣西门！

圣西门主义者是唯灵论者。圣西门的门徒们是唯灵论者和唯物论者，——或不如说既不是唯物论者，也不是唯灵论者——在这方面他们仍具有未损自己名誉的大优势。

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与游手好闲作斗争。

请你设想一位圣西门的门徒，或一位圣西门主义者，坐在一张仰倒的、垫料填得满满的舒适的安乐椅里，裹着一件宽大的、缀皮里子、絮了棉花的睡袍，脚上套着一双摩洛哥皮拖鞋（如果是圣西门主义者，穿黄色或红色的；如果是圣西门的门徒，则穿蓝色的），两脚搁在炉火熊熊的壁炉的柴架上。早晨九时吃一

---

① 菲利浦-约瑟夫-邦雅曼·比歇(1796—1865)，政论作家和政治家，法国烧炭党创始人之一，声称在天主教教义中找到了革命学说的依据。他一度为圣西门派首领创办的报纸《生产者》撰稿，但不久后放弃了该学说。

② “果实属于众人，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作者原注。

顿丰盛的早餐，中午再用午餐，晚六时进晚餐，吃得好，喝得更好，晚餐后暖暖肚子，——午餐后睡午觉。——你以为他们在做什么？

你或许以为他们是足痛风患者或快活的享乐主义者，听任生命安静地流逝？错了！这无异于相信市政府的许诺或二百二十一位议员中一位议员的良心。

他们在对游手好闲口诛笔伐。

如果有人还不完全明白圣西门主义者和圣西门的门徒之间的区别，下面是我从M.先生，泰布街圣西门的门徒们预备级的兄弟[①]那儿得到的定义：

"我们自称圣西门的门徒，因为组织的理论给其加入者以iens作结尾的名称[②]，如基督徒(chrétiens)，而脱离该理论的宗派取的名称以istes结尾，如自然神论者(déistes)、再浸礼教派教徒(anabaptistes)、冉森教派教徒(jansénistes)、莫利那派信徒(molinistes)、加尔文派教徒(calvinistes)。"

还可以补充："路德派教徒(luthériens)、阿里乌斯教派的信徒(ariens)、耶稣单性说教派信徒(eutichéens)、摩尼教徒(manichéens)。"

让那些不愿做圣西门门徒，或没有淡蓝色礼服的人当圣西门主义者吧。后者不过是圣西门门徒的先驱，是他们的圣约翰。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经常在沙漠布道。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3月10日。)

---

① 这个提法符合事实。——作者原注。

② "圣西门的门徒"法语为：Saint-Simoniens。

一八三一年的巴黎*

女子的天堂，
男人的炼狱，
马匹的地狱。
……………

对照鲜明之地，泥泞、马粪、奇迹、贤良和平庸、富足和贫困、江湖骗子和名士、奢侈和匮乏、美德和邪恶、道德和堕落的中心；

在那儿，狗、猴子和马比人受到更好的对待；

在那儿，人担负马、猴子和狗的职能；

在那儿，某些公民能当好大臣，而某些大臣则是坏公民；

在那儿，人们最常去戏院，讲演员的坏话最多；

在那儿，有些人通情达理，另一些人用枪把自己打得脑浆迸裂或乘气球升天；

在那儿，自从有了最好的共和国后①，共和党人更加不

---

* 这是一幅巴黎的速写画，以最简约的笔法，勾勒了巴黎的社会特征，具有极高的概括性和批判性。本文于一八三一年三月十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亨利·B…。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三十日，自由派议员委任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王国摄政。他在当晚进入巴黎。议员们立即把他带到市政厅，工人们正在那儿呼吁建立共和政权。公爵由拉法夷特将军陪同，挥舞着三色旗出现在阳台上。拉法夷特指着路易-菲力浦对民众说："这就是最好的共和国。"

满；

在那儿，生活最腐化，道学家最多；

在那儿，画家最多，好画最少；

在那儿，到处都有医治百病的良方和十分能干的医生，但病人却最多；

在那儿，卡洛斯分子比查理十世在位时更多；

在那儿，外国人和外省人比巴黎人更多；

在那儿，人们最信教，但教堂里空空荡荡；

在那儿，报纸比订户多；

在那儿，还能在好几座建筑物上看到一只公鸡、一只雄鹰和一朵百合花；①

在那儿，有世上最好的警察和最多的盗窃；

最多的慈善家、赈济办公室、济贫院，不过也有最多的不幸者！

从未到过巴黎的人对它心向往之；对住在巴黎的人而言，它是幸福或不幸的根由（依照财产的多寡）；但是被迫离开巴黎的人始终感到遗憾。

所以巴黎是大家的目的地。人人往那儿跑，各有各的动机。

有闲亦有钱的外省人来巴黎轻松一下，吸取高雅的风度，同时让人利用外省人的缺乏经验上当受骗；

外国的百万富翁来参观名胜，饮美酒，在《普罗旺斯兄弟》餐馆吃饭，了解歌剧院女舞蹈演员的鞋是怎么做的；

大学生来学习法律，并使轻佻女工非常快乐；

---

① 公鸡是高卢（法国人的祖先）的象征；雄鹰是拿破仑帝国的标志；百合花是波旁王室的标志。

勤奋的人来学习；

有才干者来引人欣赏；

野心勃勃的人来发迹；

年轻的村姑来变得机灵；

议员来投票；

高级扒手来挑起对他的议论；

作家来争取读者；

中尉来当上尉；

美人来施诡计；

天才来出人头地；

有设想的人来开发；

工业家来忙碌；

人人在巴黎找到了他们来寻找的东西，这忙碌的景象，这不停的制造运动，这些艺术和科学的奇迹，这日复一日的改进，这些深奥和巧妙的构思，总之，这些令人震惊、吃惊、惊讶、入迷，并普遍视巴黎为天下无双的美妙奇迹，正产生于所有这些不同利益的冲撞，所有这些行业的接触，在千百个门类中的众多人才，以及所有这些用于工作、研究和发现的想象力之间的接触。它是国外全部创造的总汇合地，普天下的献礼是理应向其富足缴纳的贡物：因此，动植物和矿产品、水产品、工业品从全球的四面八方运到巴黎，满足其巨大的消费需要，在一天之内，它的奢侈便独占、吞噬好几国人民多年来的劳动成果，将它一扫而光。

对周围一切不断的需要，社会各个阶级之间频繁的交往，形成了巴黎人特有的令人愉快的礼貌，并有助于维持大都会全体居民不分等级和地位，甚至在一八一一、一八一五、一八三〇年不在街头互相拥抱的日子里，彼此间真诚亲密的关系。人人同

样混杂于人群中，然后才因职位、才华和财产的不同而区分开来。在把他们一起卷入逸乐和事务、把他们集聚在一起的社会生活急速旋转的旋涡中间，不存在令无头衔、无财产者丢脸的区别。人人平等。被自己的地位冲昏了头脑、对下属不遵守为大家制定的礼节的人该倒霉了！被冒犯者的正当挑战不久将迫使他公开谢罪，倘若懦怯阻止他满足这一要求，那么不论他地位多高，家产多大，也会被人瞧不起。

在巴黎这个宫廷、阔佬和权贵的居住之地，一切全为现时而牺牲，头衔对民众毫无意义；贤德无足轻重，金钱就是一切！它是最好的举荐，最可靠的特权；它等于才华、天才和尊重；当然它抹不掉上述任何优点，但是它能谋取同样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有钱人才兴高采烈，不必担心他购买的幸福是从哪里来的。这是要想在世界之都生活幸福的首要条件；第二个，也是人们在巴黎严格遵守的条件，就是自私。它对巴黎人绝对不可或缺，它是他们的安全通行证；因为，即使你拥有秘鲁的全部宝藏，如果你大发善心，想救济这个非常幸福的巴黎城的全体不幸者，你很快就会被掠夺一空。你只要在巴黎走一步，便会受到各种人的包围：炫耀伤疤的可怜的残疾人；用歌声和非正规乐器的噪音刺人鼓膜、健步如飞的乞丐；以一盒牙签换取施舍或用笤帚扫你腿的露天小贩；耍花招骗钱的阴谋家；缴纳营业税的贼，正当他们得意地警告你将丢失一条手帕时偷去了你的表。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3月10日。）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清晨一点钟。——街上空荡荡的。

“先生，请问几点了？”

“我没有表。”

“只要大致时间。”

“十一点。”

第一个人（迅速掏出表）：“嗳！你的表走得真好！现在一点一刻。”

第二个人（掏出表）：“你快了十分钟！……可是，说正经的，先生，既然你有表，为什么还问呢？”

“对不起，先生；因为我担心你是个小偷，为防止你提讨厌的问题，我采取了主动。再说，意识的本能反应证明了我的无辜，它使我冒失地掏出我的标准时钟。我是钟表匠。”

“那么，先生，请你原谅我的生硬回答。我同样担心你是个小偷。而且，同样的理由使我冒失地掏出我的标准时钟。——这么说，伙计，你走快了。”

“是你走慢了。”

“算了吧。”

“噢！对。”

两人握手。

“再见，走得快的同行。”

“再见，走得慢的同行。”

五分钟后。

每位钟表匠在心里想：“不管怎样，我总算清清楚楚地向同行证明了是他的表走得不准。”

欧仁·莫里索

（《漫画》杂志，1831年3月10日。）

讨 厌 鬼

讨厌鬼是个粗俗的、令人非常不快的人。

自从我来到人世，每天用早餐前我都要想想，创造万物的造物主为了何种有益的目的创造了响尾蛇、臭虫和讨厌鬼。

惹人讨厌经常不过是最规规矩矩的人未曾料到的一种境况的结果。某件事，某个人昨天还招人喜爱，今天却讨人嫌了。其实二者始终是可爱的，改变的只是对二者的好恶感。

所以不要攻击偶然惹人讨厌的人：不管多么可恨，我们人人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成为这样的人。这非常简单：要永远不犯这个损害社交关系的罪行，必须没有任何意愿，不做任何事，弃绝一切。——受骗的情人对他的情妇是讨厌鬼，托人情者对大臣是讨厌鬼，债主对债务人是讨厌鬼，不幸者对慈善家是讨厌鬼，平头百姓对受其恩惠者是讨厌鬼。

但有一类人是天生的、常任的讨厌鬼，他们呆在世界各地，就像插在轮子里的棍子，不姑息他们是文明的义务。

讨厌鬼是个人肉铸的大活人，他提问少，讲话多，满口格言，语气夸张，用引人注目的手势强调每一句话。讨厌鬼穿一身黑衣，戴襟饰和小饰物，有时戴眼镜，总穿一双皮鞋，拿一把雨伞。在一篇讲演中选取几段对于他就是演说辞了。

他通常在人家准备开饭时到达，所以他和你一起进餐，或至少妨碍你进餐。

对讨厌鬼来说，最讨厌的莫过于另一个讨厌鬼的竞争。

怎能冷静地容忍这等文明人的赝品呢！不过对讨厌鬼实行大屠杀是不可能的，那就向这些被排斥于交谈之外的人开战吧！让四处漂泊的快乐打乱他们对称的演说，至少让他们自命不凡的怪癖转而有利于众人的欢乐，使惊愕的聚会者得到消遣。

几天前，我来到一个通常十分快活的人家，它有四位非常爱笑的年轻女子，都长着一口漂亮牙齿，由于我天性快活，总能逗得她们笑口常开。这天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客厅里安静极了。我那四个漂亮的小家伙闭口不语，安安静静地在一个角落里绣花，母亲独自一人费力地把和一个讨厌鬼的谈话继续下去。

我的偏爱没有一刻是不明确的；依照惯例一一打了招呼后，我去坐到牙齿漂亮的可爱小妞们身边，那位先生郑重其事地继续我来之前他正在剖析的演说。

“今天出什么晦气事了？”我低声问道，“为什么神情沮丧？是否出了不幸的事？福克斯先生[①]病了吗？”

“啊！不，谢天谢地！”金发的克莱尔嫣然一笑，回答我道，“不；可是你没看见里尼亚尔先生正和我母亲聊天吗？他已经高谈阔论了两小时；他几乎使我们睡着了，我相信妈妈也一样。”

“原来如此，我亲爱的小心肝们？我们这就去整顿一下。我们最彬彬有礼地打发他走好不好？”

立即有四声尖细可爱的好啊撞击我的耳鼓，向我证明我将要做的事值得称赞。

于是，我们慢慢走过来，我加入了谈话，以便使这位可怜的戴巴尔妈妈轻松一下，催眠药的确已开始对她起作用了。我们

① 一只狗的名字。

的讨厌鬼把他冒失地在晚餐时间来作客，归咎于变化无常的月份的一场阵雨，他讲述“倾盆大雨如何敲打着他的寓所的窗玻璃，迫使他一直拖到现在才来表示敬意”。

他已经讲了两个小时，身体笔直，鼻孔朝天，一手拿帽，一手放在襟饰上，他还没有改变姿势，始终面朝戴巴尔夫人。终于，他抬起一条腿，以便和另一条腿交叉。看到这个动作，我低声对默不作声的女伴们说：

“小姐们，站起来吧；里尼亚尔先生要走了！”

我已经离开了座位。

触电般的满足感立即使小姐们一跃而起，四个人向始终正襟危坐的讨厌鬼行屈膝礼。响声吵醒了戴巴尔夫人；她见众人起了身，也急急忙忙站了起来，咕哝了几句道别的话；这几句话向里尼亚尔先生解释了这突如其来的自发行为的原因。他弄不明白的一个误会使他失去了讲话的机会，他很尴尬，终于站了起来，眼神惊慌，面色发红。他已经拿起雨伞，戴上帽子，在慌乱中仍用两手抓住椅子，带着这套装备，他倒退着离开，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这个场面如此可笑，主人家的小姐们只能面带微笑送客。

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为自己的漂亮计谋感到庆幸，原地转了一圈，对着镜子理理蓬乱的头发。突然，我听见身后一声巨响，紧接着是尖利的喊叫。我一惊跳了起来，险些砸碎镜子、挂钟和枝形大烛台。我转过身去，见里尼亚尔先生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腹部压着一张独脚小圆桌及咖啡用具，身边陪着他的还有椅子、雨伞、假发和帽子。福克斯先生受了惊吓，讨人喜欢地戏弄着他的耳朵。

他一直倒着走，后面跟着他的全部用品。羞愧令他心慌意

乱，脸红使他目眩眼花，他就这样退到客厅中央，在那儿，里尼亚尔式的矫健有力的屈膝礼把讨厌鬼、椅子、帽子、独脚小圆桌、假发和咖啡用具打翻在地。太太们吱哇乱叫，我唤人的声音惊天动地，仆人们跑来了，狗狺狺狂吠。

里尼亚尔先生勃然大怒，气得向福克斯进行报复，它则咬了他几口作为回答。

目睹这痛苦的场面，太太们又开始高声大叫，我随声附和，仆人们笑得好像挣了高工资。喧闹声震耳欲聋，真像小酒馆里的景象。要不是有人看着我，我倒挺乐意掀翻床、五斗橱和写字台，增添节日的气氛。

终于，人们把两名斗士拉开，扶起了独脚小圆桌，捡拾咖啡用具的碎片，把最大的那块送走。平静稍稍恢复后，大家很高兴讨厌鬼不会再来，以免送礼赔偿这次不幸聚会的损失；我是个好心肠的人，我保证，如果讨厌鬼们都像好享乐的里尼亚尔一样可爱，我将乐意与他们为伍。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3月17日。）

爸爸的动人关怀

“我的朋友，”爸爸对儿子说，“帕格尼尼来了；[①] 巴黎终于拥有了这位奇才。”

“帕格尼尼是什么？”儿子问爸爸道。

“怎么！”爸爸对儿子说，“你不知道这类事儿？那么你在互助会学校学什么了？……帕格尼尼是自古以来技艺最精湛的演奏能手；他是小提琴界的拿破仑。”

“噢！”儿子说。

然后他去玩球了。

爸爸好像埋头制定一项财政计划，沉默了片刻，然后他把儿子叫回来。

“我的朋友，”他对儿子说，“你只有八岁，你前面的人生之路还很长，你将看到许多惊人的事情，但绝不会比帕格尼尼更惊人，——这是我的报纸的断言。——所以，我的孩子，今晚我要带你去歌剧院，不管你的父亲得花多少钱；我要你今后能够说你见过这位超凡入圣的大师。”

“爸爸，你这样说代价很高吧？”

“三十法郎，儿子。”

“天啊！爸爸，三十法郎能买多少双便鞋和多少块麦芽糖

---

① 著名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于一八三一年三月九日在巴黎举行首演。

啊！”

“得了，朋友，去让用人给你穿戴好，准备叫人欣赏吧。”

孩子穿戴好，晚餐吃得很多，准备叫人欣赏，晚上去了歌剧院。

到了那儿，孩子好像患了嗜眠症，睡了一大觉，以此报答爸爸动人的关怀。

这无关紧要。今后小家伙可以说他见过帕格尼尼了。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3月17日。）

穿室内便袍的英雄主义

俄国沙皇　（按铃）奴隶，给我带迪比奇来。

奴隶　陛下，我不知道元帅在哪儿？

俄国沙皇　（又一次按铃，第二名仆役上）奴隶，给这笨家伙上棍刑，给我带迪比奇来。

元帅　陛下，萨巴康斯基听候陛下的命令。

俄国沙皇　嗳！迪比奇·萨巴康斯基（既然你一个人有两个如此美的名字），我需要你。

元帅　请讲吧，陛下。

俄国沙皇　我这就讲，你呢，你闭住嘴。我构想了一个大计划，为了它的成功，我已有坚定的意志，这是沙皇与众不同的特点，另外还有上帝保护的担保；现在只缺你的铁臂的支持了……它怎么说？

元帅　它说同意，陛下。

俄国沙皇　好。——为避免长期赡养我们的远房亲戚查理十世，我明智地决定将再把他扶上王位；然后，我们当然将作为债权人在国家元首年俸名单上登记。因此，既然你每年为维护王国荣耀领取三十万卢布，我委托你完成这个英勇的举动。

元帅　陛下，我时刻准备样样事情服从您。但是我斗胆向陛下指出波兰正在发生叛乱。

俄国沙皇　噢！没错！我忘记给你划定该走的路线了。你将顺

路把波兰人斩尽杀绝；从那儿你去圣鲁德宫，把以四海为家的那家人装上一辆货车；你去王家桥那边的杜依勒里宫，把法国人心爱的君主放在王座上，然后，你在那儿听候我的命令。

元帅　怎么！陛下，难道您不率领军队进入巴黎？

俄国沙皇　不，迪比奇。我怕这样冒险会患鼻炎，别人会密谋反对我。你知道皇兄亚历山大正是这样损害了健康，并因此而亡故的。①

元帅　尼古拉皇上万岁！

俄国沙皇　讲得好。——这么说，迪比奇，辛苦是你的，光荣是我们的。喏，这儿是给你打气的十万卢布：你在我的院子里将看到同样数目的俄国人。你要尽量减少伤亡，但不要放过杀人的机会；俄国人还有哩。祝你打胜仗！愿上帝降福于你，也降福于我们！

（迪比奇元帅接受了这些勇敢的指示后，像个谦虚的好俄国人那样作了以下回答，我们担保它具有历史意义：

元帅　陛下，您要我再穿上征服者的长靴；好吧，我答应您到了卡鲁塞尔广场②才脱下靴子要巴黎人擦！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3月17日。）

---

① 本文中的沙皇指尼古拉一世（1796—1855），保罗一世第三子，一八二五至一八五五年执政。亚历山大一世是他的哥哥，一八〇一至一八二五年在位。

② 卡鲁塞尔广场位于巴黎卢浮宫旁。

人的才华在鲸骨和劈柴上的运用

几年前，有位工业家竟然设想鲸类除用来制油、做蜡烛和裙撑外还可以有别的用途，于是他做出了鲸须花。

作品至臻完美，工业家的朋友们既钦佩又疑惑，工业家根本不屑于说服他们。

但是当时的国君庄严地摇了摇头，因为工业家保证用比利时的鲸鱼做出整整一温室的假花。他央求一位太太为了艺术的利益献出她的胸衣撑，这段不雅的鲸骨到了他的手里，给一朵娇艳的玫瑰当了花茎，外形秀美，色泽迷人，丝毫不亚于真花。

这下子，王宫里响起一片赞扬声。对一位有二万利勿尔年金的艺术家来说，这就足以使他发迹。可惜我们的工业家缺少的只是赞扬，因此他最后一次心里想着鲸类①，与鲸鱼断绝了关系。

今年冬天，他坐在壁炉旁，像一个等待发财的人似的伸直了腿，玩着手指头，动着脑筋。他突发奇想：一块劈柴除去做火柴、燃成灰烬外，或许还有别的用途，于是他用劈柴制成男帽和女帽。

我们讲这样一件事似乎发了疯，但构想和实现这件事的人

① 巴尔扎克在此处玩了一个文字游戏：cétacé（鲸类）与c'est assez！（够了！）同音不同形。

真是奇才。

因为他用劈柴碎片模仿的任何布料都足以乱真。丝绒、那不勒斯横棱绸、长毛绒和其他小玩意从加工台转运到第一批制女帽女工的作坊。长野跑马场将出现不止一个潇洒地戴着木制帽子的漂亮小脸蛋。

时装的大保护人卡默拉诺伯爵听到这件奇闻，很快派人去弗塞-蒙马特尔街的木制帽仓库，询问鉴于他的头衔和地位，工业家能否为他做一整套从靴子到帽子的土著服装，并为此慷慨地拿出整整一车木头供他使用。

工业家用了少许力气和许多劈柴完成了这件工作。

但是，如此穿戴起来后，普遍的看法是，如果用了白木，卡默拉诺伯爵像只麻雀；用了桃花心木，他活像一个五斗橱；用了上漆木，他会被人当作店铺的门面。在这三种讨人喜欢的外表中，目前尚不清楚伯爵先生将以哪一种出现在长野跑马场。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3月24日。）

时下的议员*

巴黎，

一八三一年五月一日。

终于，我做成了交易：
当上王家检察官；
我安插了两个兄弟，
三个儿子也当了官。
我收到一百张请柬，
出席其他的例会；
大臣们为我举办了
多么盛大的宴会！

——贝朗瑞

不是谁想当议员就能当的，理由有好多条。

第一条是只能任命四百来位。

最后一条是，由于衡量的标准既非身高又非思想，所以只能在交纳某些固定税的公民中间找到造就议员的木头人。

在法国，议员的能力标价五百法郎。

这样，在三千三百万纳税者当中，雄心勃勃者的数量已大大受了限制。不过，由于候选人仍然多得伤脑筋，每一位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迷住一般称作选民的晋升工具。

* 这篇讽刺议员选举和议会政治的短文于一八三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所以，具有高度重要性的选举，变成一个真正的工业经营的课题。

在英国这个尊重天赋权利的传统国度，解决问题靠拳脚。

在法国这个采取权宜措施的国家，解决问题靠摆宴。

仅仅在一个腐败的镇子里，为选举丹尼尔·奥康内尔勋爵①就打了十三万二千六百四十一拳。

一八三〇年，一百二十五次保王派和自由派的宴会使阿尔萨斯的一座小城消化不良。

还应该看看在一个省里，全体纳税人从一个餐桌被拖到另一个餐桌，受到有被选资格者的抚爱，被鲜美的肉食所吸引，吃了辛辣的调味汁精神为之一振，根据香槟酒的优劣多多少少有些兴奋。——一位聪明选民的餐桌，是铺了桌布的乐土！

但是，由于选民太多，他们不可能计算出于偏爱的动机在烹调方面作出的牺牲。他们个个特别挑剔，极为讲究，选择权理所当然属于每位东道主。

因此应该回过头来考虑一下每个人的能力。在这儿，设宴虽然是浪费，但并非毫无用处，因为促使肠胃作出正确评价的莫过于一顿精美的晚餐。

人们注意到G先生表露了良好的感情；他收到《邮报》和《国民报》，他在本省的日报上唱反调，他也将在议会闹对立。况且，他在茶余饭后悄悄发表政治主张，首先为民族干杯，其次为立宪王干杯：他讲话多么动听，多么有说服力！噢！穿上一身绣花礼服，他将拥有当个好议员所需要的一切，这个人，一位杰出的议员。

---

① 丹尼尔·奥康内尔（1775—1847），爱尔兰律师、议员、爱尔兰独立运动的领袖。

当选了！这是G先生，他的面孔代表着本省的所有面孔。

昔日，不止一位议会的新兵就这样穿上他的支持者们的文稿、请求和要求的护胸甲出发了，到达巴黎后，这些东西全忘在女房东的小腰身女式大衣里。

被抛进这个令人堕落的循环中，失去了指南针，如何抵抗呢？巴黎也有宴会，比省里的更好，还有香槟美酒！天知道酒后朦胧的醉眼是否还看得清下等人的利益！

他答应在议会大厅的左侧就座。他走进大厅，坐到左面的软垫长椅上，从讲坛上看即在右侧。——如果有两个左侧，这可不是他的错。下次开会时，为防止出错，他将坐在中央。

有一天，爱国的宴会取代了官方的晚宴，人民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激，奖励值得奖励的人。

给拉马克一顶花冠，给拉法夷特一只金瓶，给奥狄隆-巴罗一篇祝词，给邦雅曼-贡斯当不朽的名声。

某位先生没有听到对他的任何赞扬，他大为不快，心中暗想：

“肯定他们把我忘了！咱们来弥补这个错误。”

然后，他筹备了一个隆重的会议，人们听见他从方形便帽下吐出这几句难忘的话：

“诸位先生，七个月来我多次拯救了祖国，因此我投票赞成向我致谢。”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3月24日。）

卡尔斯鲁厄的驯兽人

卡尔斯鲁厄的驯兽人把动物园野兽的吼叫当作催眠曲，养成食肉动物的粗暴习性，与外界隔着一道栅栏，只有被养驯的老虎那点可疑的教养。他只知道一种光荣，即看到凶残的臣民在他面前发抖；他只知道一种幸福，即轮流抚爱他的目光火辣辣的女伴勒西卡和他儿时的朋友——大白熊托尼。

要驯兽人讲出这二者当中他最喜欢哪一个是不可能的；这两份亲情补全了他亦人亦狮的生活。

当他怀疑勒西卡背叛他的时候，出于狮子天性的难以抑制的愤怒便攫住了他的心。

有好几次他注意到一位年轻的爵爷经常来参观动物园，但似乎并非出于好奇的动机。一个偶然的机会向他提供了可怕的证据，他才终于怀疑女伴的忠诚，他对她的爱与对托尼的爱同样深厚！

年轻爵爷的一封短笺通知勒西卡已采取了一切措施实现他们的愿望；当夜他将越过第一个院子的墙头把她拐走，并和她一道逃跑，远远离开看守她的两头熊。

驯兽人的第一个念头是让勒西卡收到这封信，并打算让他的匕首扮演头号角色。然后，他等着复仇的时刻到来，和从未背叛过他的托尼一起闭门不出。

整整一个白天，熊和主人相互倾诉衷肠，交换怜悯之情。主

人心中气愤，眼神绝望，用脸蹭着其知己粗糙的额头，喃喃地诉说内心的痛苦。动物似乎听懂了，用忧郁的眼睛盯着主人落在它毛茸茸的爪子上的每一滴眼泪。

……清晨二时的钟声敲响了，全城都在休息，静悄悄的，只有通往动物园的那条街上响起有规律的马刺声，一位年轻骑手不久便出现在围墙的墙脚下。此刻，他借助明亮的月光挑选了最方便的穴洞攀登；他大胆地紧紧贴在墙上；爬上墙头后，他坚决地大步一跨下了墙，完全消失在围墙后面。

脚触到地面后，他朝前走了几步，不安地盯着一扇透出柔光的小窗户。不久一位年轻女子出现了，充满柔情地晃着一块白手帕；但是，在这张天仙般的面孔后面，骑手似乎看见驯兽人激动万分的面孔……

他立即把剑握在手里，听到沉重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

白熊直立着，眼神快活，兽口大张，伸着长臂走过来想咬住他！……

“好，托尼，好啊！”驯兽人咆哮着，他抓着披头散发的妻子狠狠地咬，他深深地爱着她，下不了手把她刺死。“勇敢地保卫你的主人吧，他给你留了美味的夜宵。”

熊身高八尺，像文明人似的无精打采，摇摇摆摆地越过心惊胆战的年轻爵爷步步后退所留下的空间。

终于，危险鼓起他的勇气，倒霉鬼好几次像在练剑室里一样举剑冲刺，险些击中要害；可怕的对手好几次被剑刺伤，吓得朝后蹦。

托尼发怒了。

驯兽人见鲜血染红了朋友身上的毛，威胁骑手要来帮忙，如果他不让熊吞掉的话。

熊原以为不过是吃顿饭，这时猜到还有一场斗争。它纵身一跳朝骑手扑过去；那人在巨兽的身下消失了。

剑身穿透托尼的胃部，大大刺激了它天生的食欲，一阵恐怖的撕裂声告诉驯兽人和勒西卡：年轻爵爷被活活吞食了。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3月31日。）

礼 拜 天

圣书保证说，上帝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没有创造世界，一周内也不干什么大事的全体天主教徒、使徒和罗马教廷，在第七天像天主教徒、使徒和罗马教廷那样休息。这消除疲劳的一天便是礼拜天，由于人人有权按自己的方式休息，所以通常这是许许多多基督徒最疲劳的一天。

这是一周的节日：

虔诚的女信徒们去遛狗，然后去教堂听大弥撒、布道和晚祷；在这之后，她们好心地诋毁邻人，度过这天余下的时光。

大学生去布洛涅、罗曼维尔或蒙摩朗西的森林，给自己的忠诚注入新的活力，报答俏女工整整一周的忠贞不渝。

小店主们一清早就离开家，有的乘一般公共马车或大型游览马车，有的乘两轮公共马车或步行，他们遍布郊区，给凡尔赛、圣克鲁、蒙马特尔和维罗弗莱的餐馆带来好生意。

大兵受到弗朗索娃小姐的保护，把短军刀存放在卢浮宫博物馆的门口，以军人的方式阐释阿雅克斯先生或我主耶稣基督的全部所作所为。

德高望重的小学教师既不能训斥，又不能鞭打学生，他感到窘迫，只好拍打自己的衣服。

小市民一手挽着妻子，一手牵着西班牙种猎犬，胳臂下夹着雨伞，去植物园看动物。

小百姓把家里所有的零钱塞满衣兜，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城门；在那儿花十生丁美美地喝一品脱酒，碰到点意外的事，然后回到家里，打老婆，砸家具，怀着对这一天十分满意的心情睡着了。

小职员因工作关系整整一个星期从十时至下午四时留在办公室，晚上才能会亲访友，拜访时间不长，以免像个夜猫子。中午时分，他穿着黑礼服、白衬衣、锃亮的靴子出了门，在巴黎跑来跑去却见不着一个人，回来时浑身是泥，疲惫不堪，窝了一肚子的火。

富裕的人最严格地遵守规定休息的使徒戒律和罗马教廷的戒律。对他而言整整一个星期都是礼拜天，而在第七天，他不得不无所事事。的确人人都在消遣或似乎在消遣，人人都有一件白衬衣，一身干净的礼服；有教养的人能不能和大家一样行事呢？在杜依勒里宫，礼拜天没有爱时髦的人，也没有高雅的打扮。在布洛涅森林，没有华丽的车辆，也没有纵马驰骋。在最大多数人享受休息的那一天，他们无戏可看，无节日可庆祝。万一有事必须出门，他们故意穿得很朴素，在盛装打扮的人们中间显得很突出。总之，对他们而言，休息即无聊！

在晴朗的礼拜天留在巴黎的城里人真倒霉！通常那景象十分凄凉；早上，除了出发去市郊外没有别的动静；白天，单调的寂静替代了通常的嘈杂；晚上，店铺全关了门，街道昏暗无人，表明大多数居民不在家。

然而，由于礼拜天并不比其他日子长，所以它和其他日子一样在午夜结束。临近午夜，骚动、拥挤、嘈杂声又出现了，这些是构成大都会魅力的引人注目的部分。成千上万的人群从邻近的四面八方向共同的中心会聚，从各个城门拥进来，如汹涌的波涛

布满街道。车辆交错而过，行人唱歌，醉鬼骂人，小孩哭闹，人人同样筋疲力尽，从能够去的最远的地方返回住所。

这就是巴黎人对第七天的休息的理解。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3月31日。）

我的杂货铺老板的政见

我对杂货铺老板尊崇之至，他刚直不阿，在称桂皮的秤盘上，同样称出一篇议会演说的精彩和塔格利奥尼小姐一个舞步的优美。

昨天早上，我的杂货铺老板把我从充满诗情画意的睡梦中惊醒，我欠了他几个蜡烛钱，他来讨部分欠款。我把问题重新引向当前的形势；我执意要了解是我光明之源的那个人的观点。

他的推理简单明了。

杂货商诅咒生意萧条，人口过剩，因为每天都有一家新的杂货铺开张；竞争把人压垮，不久每个巴黎人都会变成杂货商，不难设想消费者的数量因此将减少。

我以为听明白了，便大谈如今十分时髦的治病良方，因为这是个问题，——即战争。

听到这个建议，杂货商大叫大嚷，好像我建议他给帐单打百分之五的折扣。

他的第二个推理比第一个更简单明了。

杂货商诅咒战争，因为当公民以纵列连续射击为午餐，以一发圆炮弹当夜点心时，木哈咖啡、白糖和香草香料就卖不出去，杂货商无事可做，只好扮演装饰柜台的倒霉角色。

这一次我假装听懂了；接着，我向杂货铺老板请教，为弥补这双重的损害，哪一种政府的形式是最好的。

杂货商以做圆锥形纸袋的人所有的泰然自若要求建立共和国，它既无战争，又无特权，全体公民完全平等，极其自由，——当杂货铺老板的自由除外。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4月7日。）

长　野*

一天早晨，圣路易①的妹妹伊莎贝尔一觉醒来，忽发奇想要讨上帝或教士喜欢，——在当时这绝对是一码事，希望创建一个教会办的机构。她拿不定主意该建女子寄宿学校抑或医院，便去请教巴黎圣母院主事埃默里克。这位圣人向她指出医院只能用来救助不幸者，女子寄宿学校没有任何用处，创办一座修道院将更讨上帝喜欢。

作出明智的决定后，国王圣路易为使妹妹高兴，向巴黎居民征收了三万利勿尔；然后，一二六〇年，她在塞纳河右岸第一个河湾处，创办了长野女修院，由于它富丽堂皇，最初命名为谦恭圣母修道院。埃默里克老爷对挑选一个如此名副其实的名字可能也起了一些作用。

按照人类社会的情理，提供了三万利勿尔的巴黎人有权得到上天的厚爱；但是史书对此不置一词，只告诉我们圣洁的伊莎贝尔于一二六九年在长野女修院辞世，一五二一年列真福品，一六三七年被掘出置入遗骸盒。她的圣骨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修道院声名远播。

---

* 这篇反映巴黎风貌、讽刺揭露统治阶级之穷奢极侈的文章，于一八三一年四月七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阿莱克斯·德·B. 伯爵。

① 圣路易，即路易九世（1214—1270），法国卡佩王朝国王，文治武功卓著，故尊为圣路易。

有一天，国王高个儿菲力浦①来看在长野隐居的女儿布朗什，染上了急性痢疾，高烧不退。圣德尼的僧侣可能十分高兴与修女们结识，立即赤足排成一长队来到，让君主触摸真正的十字架的一块真正的碎片、钉上帝或另一个人之子②于十字架的钉子，以及圣西蒙③的一只手，众所周知，圣西蒙是独臂人。奇迹发生了。高个儿菲力浦不是老死的，他在长野修道院死于腹泻。

在很长时期内，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座修道院朝圣。但不久宗教的借口导致了最丢人的场面，为纯洁风俗，一道敕令禁止在此地聚会。

路易十六统治末年，禁令废除，其他许多事情也已过时，长野变成最出风头的散步场所。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三、四、五三天，爱丽舍田园大道和通往女修院废墟的路上布满散步的人群，人人争先恐后炫耀奢华，卖弄风情。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在这些日子也来与法国人斗富，有些人甚至故意乘坐轮子包银的车辆，用钉了银马掌的马驾车。

如今在圣鲁德宫过寄生生活的阿图瓦伯爵，正是在这个时期令许多高利贷者破了产，给杜黛④提供了一辆饰以黄金和宝石的马车。玛丽-安东奈特⑤的王家奢华被一名女戏子的奢华压倒，她气得差点病倒，威胁杜黛说，如果她在长野露面，便将她幽禁起来。——于是杜黛小姐不在那儿露面。

第一次革命时期，修道院和其他宗教机构被恶意摧毁，直至

---

① 即菲力浦五世(1293—1322)。

② 暗示耶稣其实是凡人之子。

③ 圣西蒙，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

④ 罗萨莉·杜黛(1752—1820)，先后为迪福尔公爵、肖利侯爵、沙尔特勒公爵和阿图瓦伯爵的情妇。

⑤ 玛丽-安东奈特(1755—1793)，法国王后，路易十六之妻。

督政府时期不再是奢侈的聚会地点；但是，当拿破仑修复祭坛后，它又吸引了巴黎和法国最杰出的人士。塔利安夫人和雷卡米埃夫人① 在这些卖弄的日子里作了表率，全体女子发疯般地竞相效仿。她们大讲排场，在服饰、号衣、车辆和马具上互相竞争。每个圣日都使三十多位不幸的行人失去一条胳臂或一条腿。

帝国末期，长野散步场所的豪华似乎黯然失色。当时大人物足迹遍及欧洲；正当她那一大群仰慕者在圣约翰和滑铁卢人头落地时，女士们没有兴趣在这个冷清的舞台上出头露面。

复辟王朝和上届政府一样，没有恢复长野散步场所最初的宗教色彩；不过，吉什公爵和塞穆尔勋爵② 大摆排场的车马行列，金融界和贵族在奢侈上的互相竞争，最后还有当时出现的新时尚的诱惑力，都给工业和商业带来了繁荣。

在长野的大事记中，今年不会引人注目。一位来和伟大的民族竞争好身段的英国人，星期五那天久久地拄着手杖独自散步。

巴黎人一反常态，面色阴沉不快。这大概是因为天冷吧。

阿莱克斯·德·B. 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4月7日。）

① 塔利安夫人（1773—1835），法国革命前西班牙驻法大使之女，一七九四年，第二任丈夫议员塔利安为救她挑起了热月九日政变，故她的绰号为“热月圣母”。雷卡米埃夫人（1777—1849），王政复辟时期的名媛，夏多布里昂的挚友，她主持的沙龙十分出名。

② 塞穆尔勋爵，喜爱体育运动的著名花花公子。

埋　伏

（中世纪速写）

一五九四年八月天气晴好的一日；时近黄昏，斜射的阳光，照在毗邻波尔多、位于巴柴纳路上的巴雷小树林满目青葱的林间空地上。植物在凉爽的微风吹拂下摆动，挺直垂向地面的茎杆，准备入眠的鸟儿在绿色的天花板下跳个不停，用最后一曲嘹亮的合唱欢送太阳落山。

时世混乱，内战连绵，敢于去城外冒险者寥寥，如果你有事不得不去，也必须带上武器，甚至请人护送，因为人们非常害怕走私者和溃逃的士兵，这些人骚扰农村，以拦路抢劫和对旅人进行绑架为消遣。

这一天，在工人下班的时辰，有两个人从波尔多动身，朝巴雷树林走去。他们未穿锁子甲或护胸甲，没有皮制装备或短剑，总之没有当年军人的任何装束，但是每人各持一杆铜枪管喇叭口火枪，表明他们此行的目的绝不是单纯的散步。

他们在路旁的矮树林里躲了一会儿，不时朝大路投去焦躁的目光，终于其中一位打破了沉默。

“还没有任何动静！”他大声咒骂了一句，“圣安德烈的钟敲了八点。贝尔特朗，你怎么看这种耽搁？”

“噢，马凯，”另一位回答，他似乎不那么坚决，“如果你信我的话，我们应该离开此地；另外，你把日子搞错了，我们的远征落

了空。”

“你说落了空？不，我对自己做的事是有把握的。现在不是八月中吗？圣多明我会隐修院院长不是总在这个时期去收什一税吗？老基督徒很有钱，战利品将十分丰富。”

“打劫一名神职人员，”贝尔特朗接着说，“这罪过可不小！……”

“唔！下一次大赦时我们会获得宽大处理的……再说，这些教士，他们不是靠我们养肥自己的吗？可怜的小伙子，你按老爷的旨意打死了几只兔子被宗教裁判官传讯，这名教士可怜过你吗？”

“真的！我的背仍将证明这些该死的兔子让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但是院长不止一次救助过我的父亲，由于我的所作所为，父亲落到了讨饭的地步，就在今天早上，他还出门到邻近的村子乞讨；他该从这条路回来……如果看到我干的营生，他会痛苦而死！……”

“总是顾虑重重，”马凯打断他的话说，“可怜的蠢货！你的正直能阻止你饿死吗？能帮你娶到兰博老爷的女儿，你的女友热特吕德吗？……”

“热特吕德！你为什么讲出这个名字？……是啊，必须这样做；嗳！但愿我能时来运转！……”

“别作声！”马凯接口道，一边把耳朵贴到地面，“我听到了响动……上帝保佑！伙伴，我们没有白等……好啦，拿出勇气来，咱们的财神爷来了，在火枪的射程之内！”

的确，正当他讲完这句话时，天边扬起了一片灰尘，尘土渐渐散开，露出了圣多明我会隐修院院长的大型旅行马车，四头强壮的骡子步子重重地拉着车迅跑。路的另一侧有位衣衫褴褛、

身背褡裢的白胡子老头吃力地走着，但他完全被车子遮住了。此刻，车子到达树林边缘。马凯用胳膊肘推了推伙伴。

"时候到了，"他低声说，一边把喇叭口短铳的火绳拨旺，"我来管车夫！你瞄准跟班；以后的事就好办了……注意！……开火！……"

他执行了自己的命令；但是，只有导火线着了，子弹没有发射出去。

贝尔特朗擦了擦从额头上流下来的冷汗，偏过头去扣动了扳机。铁弹嗖嗖地响着，一阵低沉的呻吟传到他们耳边。马凯冲到大路上，贝尔特朗不由自主地跟在后面；但院长的车已经走远了，骡子受了枪声的惊吓，大大加快了步伐。

"该死！"马凯嚷道，"我们没有击中他们！……你打着谁了？……我好像听见……"

在同一时刻，他瞥见离他几步远处有位老人浑身是血躺在地上。

"瞧，"他冷冷地继续说，"这就是你的猎物！……你可做了一次成功的远征！……"

可是贝尔特朗再也听不见他的话了；他一眼认出了老人；他扑到一动不动的尸体上，发出可怕的嚎叫……

不幸的人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4月7日。）

议 会 一 周*

一八三一年四月五日，星期二

会议开始前，好几位议员忙着干自己的事或进行个别交谈。

萨尔旺迪先生浏览《巴黎杂志》。

雅尔先生哈哈大笑。

德·拉麦特先生给一位同事看他的新衣服。克拉特里先生却不能这样做。

佩西尔先生起草一份会议纪要。来议会的路上，他瞥见一位八岁的公民，虽戴着青少年的面具，却可能藏着一颗共和党人的心；因为，注视一幅有关马依厄的漫画时，这位身高三尺的阴谋家叫道：

“真棒！”

贝里耶先生玩着手指头。

会议议程是继续讨论特别税法草案。梯也尔先生是位特别的财政官，所以发言澄清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法国的形势很严重；然后顺便为三个相继倒台的内阁辩护，似乎想证明保住这三个内阁才是明智之举。接着，演说家作了长达四开三十页的即兴发言，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廉价政府即征税尽量多、开支尽

* 这篇集中揭露议会政治的讽刺文章，于一八三一年四月十四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量少的政府。

迎接这篇演说的是一片沉默。《立宪报》声称这是赞同的表示。

不过，从大厅一角传出有规律的轻微响声，起初低沉，不久越来越响，到后来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原来是终身院士维埃奈先生，他以为是在法兰西学院，安安稳稳地睡着了，伴随市政府的方案发出各种调子的鼾声。

他醒来了，全场大悦。一大群国会议员离开座椅去把大臣们的座椅团团围住。每年纳税获取发言权的梯也尔先生提请主席注意这场混乱，这次会议得出一条对议会颇有价值的教训。迪潘先生带着可嘉的愤慨大声说：

"我请求诸位托人情的先生们回到座位上去。我们在此不是为了递交请求书，而是为了商议大事。"（选民们一致同意。）

六日，星期三

会议于一点半开始。两点钟，会务人员徒劳地请求民族的代表们就坐，因为如此混乱地聚在一起，他们什么也代表不了；但会务人员似乎在唱歌。于是主席迪潘先生用一只皮鞋重重地敲打写字台，嚷着说：

"诸位先生，五点钟你们就想走，可两点半钟会议还没开始！"

主席暗示五点半可以离开，全体议员非常高兴，心怀感激地回到自己的座位。迪潘先生穿上鞋，大家咳嗽，吐痰，打喷嚏。三点钟，会议终于开始了。

议会主席（神情和蔼可亲地）："诸位先生，王上命令鄙人向你们提交经上议院修正的选举法草案……"（窃窃私语声、叫喊

声、插话声。）

左边的一个声音："难道我们是祖父们身边的下议院吗?"①

议会主席神情十分和蔼可亲地道歉，向随便哪个议院保证他绝无伤害它的意图。由于提出抗议的是左派，右派便保证说他们丝毫没有被冒犯。议会主席神情比以前更和蔼可亲地继续主持会议。

七日，星期四

一点半钟，会议开始。点名后发现议员没有来齐。于是，高踞于安乐椅上的迪潘先生宣布缺席者的名字"将登在《箴言报》上"。每天，议员朋友们听到他的每句话后都发出赞叹的惊叫，或作个崇敬的手势，他完全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心意。

不会受惩罚的出席会议的议员们一致表示同意。

佩西尔先生把这称作罗马式的忠心。

特别税的有趣一章引起了讨论。有些大方的公民希望全民皆骑在马上，他们用部分捐赠为民族的好几位成员提供了马匹，配备了马具。此举给德·莫布尔先生壮了胆，他建议政府向最大的业主借钱。这时，德·莫布尔先生的一位有钱的邻人拉拉他的衣角，求他给自己的热情泼点冷水，让真正的爱国者们有时间找到一个办法，吸收各个阶级共同参与这一表明公民责任心的壮举。德·莫布尔先生富有的邻人又回到中庸的立场，散会时他立即起身，跑去犒劳他的肠胃，为了它向他暗示的政治-金融思想。

---

① 在法语中，grand-père（祖父）与pair（贵族院议员）发音相近，巴尔扎克在此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八日，星期五

由于议会的时间极其宝贵，所以头天开会时缺席的全体议员不顾议程，争着上台怒斥迪潘先生作出的，把缺席者、甚至几位未缺席者的姓名登在《箴言报》上的严厉决定。叫喊、辩白、质问、非难、过火的话、发脾气，这个场面延续了一个小时。可惜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①还没有到。

终于，经过这番初步的操练，人人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有关特别税的讨论继续进行，杜布瓦-埃梅先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下面是一字不差从政治小报上摘录的对该演说的反应：

“不！不！不！”——噪音。——噪音越来越大。——“哈哈！”——中间派义正辞严地插话。——“得了吧！”——“你瞧瞧！啊！啊！”——大声喧哗。——左侧赞同，中间吵闹得很凶。——“投票！投票！”——窃窃私语。——质问越来越激烈。——人声鼎沸。——“投票！”——中间的声音：“闭会！闭会！”——左侧的声音：“你们想在壁炉下进行交易吗？”——“够了！够了！”

演说家走下讲台以节省插嘴者的气力，接着对整项法律进行投票。议员先生们乱糟糟地伸着头冲过来迅速放下用于表决的球。议会以二百二十七票对三十二票的多数通过该法；所以，现在，交特别税应该被看作世上最天经地义的事。

九日，星期六

首先宣读有关西班牙国会借款的请愿书。

---

① 卡西米尔·佩里埃，自一八三一年三月十三日至因染霍乱病故前担任议院主席和内政大臣。

接着讨论选举法。德·萨尔旺迪先生第一个报名发言支持草案；但当主席先生要他发言时，他已不在会议大厅。会务人员赶紧到各条走廊去找他，……尽管他们天生聪颖，仍然没有找到他。他悄悄走掉了。后来大家得知是哪件大事把他从听众那里夺走的：阿吉尔先生简略地向他讲述《巴黎圣母院》的故事，议员觉得这比为西班牙受难者陈情有趣得多，便一直听阿吉尔先生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仍试图以其率直和诚意问题等带感情色彩的论据收买人心；接着，他以动人的优美动作轻击讲台，通过一个巧妙的形象比喻，似乎把这两个人人看得明明白白的有趣造物放在了讲台上。

突然，塞巴斯蒂亚尼的报告激起最大的欢乐，最由衷的满足：波兰人胜利了！对命运千恩万谢吧！可惜这场英勇奋战的胜利没有我们的份！

十日，星期日

立法议会全体正直的成员不必听斥责、讲演或窃窃私语，快活得像一群立宪君主，以特别和蔼的态度私下行使公民的职责。

他们在床上一直呆到平日开会的时间；他们无须了解自己发表过的演说，所以不打开报纸，而拿它给妻子做卷发纸用；如果有爸爸，他们便给爸爸写信；他们不责备仆人，晚上派他们带着孩子去看皮影戏。上床睡觉的时候，他们很高兴累人的职务这一天没有阻止他们尽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好主人的义务，这是天生喜好休息的公民应当尽的本分。

这种乡间生活迷住了比吉安·迪勒扎尔先生，他有了半个念头，即要求星期一也是议员们的休息日。这第一部分念头的

合理动机必须补足第二部分的念头，因此，比吉安·迪勒扎尔先生经过咨询后才会行动。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4月14日。》

对政治的冷漠

在被亨利·莫尼埃称作十分讨人喜欢的人们当中，有两类人受的社会教育极为落后：一类是生来游手好闲的有钱人，另一类是全部能力被一件专门的工作消耗掉的人。

有钱人由于地位关系，可以给自己的无知涂上一层知识的色彩；这仍然是金子的特权之一；惟独金子从来不是蠢货。

不愿费神学习的人，如今不由自主地在小说中学习自己国家和别的国家的历史，在交谈中学习现代史，在戏剧中学习风俗史，在客厅中学习世界史；不同画卷不断地展现，总留下一些知识的表象，甚至对最懒惰的想象力亦如此。

但是，三尺柜台、一个作坊或一门严谨的科学，总使专业人员远离人事变迁，当他们冒险把头伸出窗外几分钟，呼吸一点文明的空气时，总与时代格格不入。因此这些人根本不理解一般人为何贪婪地打听消息，玩味、争夺、传播新闻，就此聊十二个小时，次日又抖擞精神聊接下来的新闻。

他们对这些与自己特殊的活动毫无关系的转瞬即逝的事漠不关心，从而对政治全无兴趣，政治是门极其累人的科学，因为每天早上都必须学习新课。

如今一周等于一个世纪，这些人与同时代人有百年之隔；现在全体法国人相处融洽，今后各国人民或许也会互有好感，这些人却愚蠢自私。

正是他们向你宣布巴黎将在某日某时发生革命，因为他们在《箴言报》上找演出预告时看到了这件事。

当人们在他们面前谈论物价涨落时，他们好心地告诉你头天河流水位的高度。

他们以为加入了联盟，因为他们受不了一八三〇年爱国者的折磨，签名拒缴查理十世治下的税金。

他们担保说波兰军队正走向灭亡，因为它竟然按期每周打一次巴尔干半岛的旅客，瓦尔纳的胜利者。①

最后，他们在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未出家门，硬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现政府和以前的政府绝对一模一样，不同的仅仅是不设在杜依勒里宫，而设在王宫，不天天去打猎，却天天去讷依。②

前天，这些十分讨人喜欢的人中间的一位丢开量高级密织薄纱的古尺，套上曾经轰动一时的外衣，舞弄着一根手杖，涂了一层发蜡，上了一对马刺，然后来到一家新潮服饰用品商店。店里有一群年轻女子，一个比一个可爱，她们完成了小阿希德先生的教育，很乐意为他的俏皮话鼓掌叫好，条件是话要说得隐晦，一切针对年轻女子的俏皮话理应词语含蓄。

但小阿希德先生发现人人神情忧虑，对他的幽默言辞充耳不闻；人人全神贯注于一件大事，从老板娘直至外勤女店员：一种新颜色的衣料刚到！一个小时以来，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力，却没有给它找到一个受欢迎的名字。

---

① 此处指土耳其人。瓦尔纳是保加利亚海港城市，一四四四年土耳其人在此向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挑战，匈牙利国王（也是波兰国王）被土军所杀，基督教军队几遭全歼。

② 讷依是路易-菲力浦乡村别墅所在地。

"怎么！心肝宝贝们，"小阿希德先生嚷道，"原来你们为这事为难，可爱的脸上露出愁容和明显的对立情绪？等一等，我这就给你们找一个名字，甚至一个专有名词……一种新颜色？……当然啰！……普拉加灰色[1]！波兰血色！……"

看到这样无所谓的态度，人们会把小阿希德先生视为一头政治妖怪，伦巴第人街上的唐·米盖尔：嗳！并没有！只不过，量高级密织薄纱的古尺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八点，弹子棒从八点到十点，消耗了他全部本能的才干，他不参加任何政治问题的讨论，这很可能有一天把他径直带到监狱。

不过，他获得启发，后悔讲话如此轻率。经过不寻常的思考后，他答应为即将出现的一种新克什米尔短绒大衣呢取名为人民汗水色。

阿莱克斯·德·B…

（《漫画》周刊，1831年4月14日。）

① 普拉加，华沙的郊区。

纯行政话题

婚宴。——本地葡萄酒。——新娘的一瞥。——市长的轻举妄动。——命运踢的一脚。

“皮埃尔，婚宴是种饶有风味的消遣，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市长先生，我没出席。”

“对世事简直毫无经验嘛！……啊！开胃的葡萄酒……，本地新娘……啊！享有政治权利的人，我多么幸福啊！”

“市长先生，这是您外出时来的一封信。”

“应该说妙不可言的外出，你这个毫无诗意的粗人。”

“市长先生，您毫无诗意的外出！”

“（读信后）……嗯！什么意思？怎么？什么？——皮埃尔，谁把这封匿名信交给你的？”

“邮差，市长先生。”

“噢！竟敢用阴险的手段恐吓戴两角帽、披三色肩带的法定当局！再说谈的是什么题目？七月二十九日以来最富诗意的题目之一……（不过在新娘和本地葡萄酒之后）：关于跳贝朗瑞大圆舞的爱国联盟的问题，贝朗瑞这快活人，对小姑娘、本地葡萄酒和爱国主义很内行！……噢！以为我会害怕？——皮埃尔，那个交给你这封信的家伙带着武器吗？他的面孔阴森可怖吗？”

“先生，他带着一只信箱，长着邮差的面孔。”

“噢！不，我不怕……我将向他们证明……想恐吓公职人员，

这是法律事先估计到的罪行……这是现行阴谋活动！……噢！王上主张不应阻止令人厌烦的夏尔洛①回来大砍大削我们的机构和人员！……噢！处分理由对政府雇员具有特殊的约束力！……你看看！与旧秩序为敌的公务员即将被辞退，这样，他们在新旧秩序下同样受迫害，只有申请加入葡萄牙国籍了……去找死以免饿死，这很可能！……既然最友好的，在此甚至可以说最富于诗意的支持的自发努力，是最公开的反对派的行为。——多么可贵啊！……——保卫国家是政府、国民自卫军、军队和公民的义务；但这义务不属于其他任何人……真是太好了！……可是，既然国民自卫军、军队和公民组成了这个联盟，到哪个鬼地方去找其他任何人呢？……其他任何人是指谁？噢！人家把市长的眼镜当成哄骗人的光学仪器了！……咱们走着瞧吧！……"②

"皮埃尔，把我的两角帽给我拿来，皮埃尔；还有我的标枪杖，皮埃尔。"

"先生现在要出门吗？"

"对，受辱的尊严要求人们在任何时刻出门；如果下起倾盆大雨，那才是法定义务的真正诗意哩！"

"先生，现在正好下倾缸大雨哩。"

"那好，把雨伞给我拿来，皮埃尔……——对，区办报纸正好明天早上出版，我把一个比一个更富于诗意的一大堆美好想法理清楚，人们将看到我怎样回答匿名的威胁！……好，上路吧，拿出公民的勇气和个人的判断力来！"

……………………………………………………………………

① 指已退位的法王查理十世。

② 上文中变体的词句引自一八三一年三月议会主席卡西米尔·佩里埃向各位省长发出的有关民族联盟的通报。

婚宴次日，明媚的春光不偏不倚地照在醒来的新婚夫妇、市长以及由于数量太大在此不一一列举的其他许多人的身上。

夫妇醒来，像午后一样单调乏味；市长醒来，快活得像打了胜仗。他的报纸早来了；他打开区办报纸，看到了自己的文章，他觉得这是发明期刊以来发表的最精彩的文章。他读了一遍，两遍，三遍，终于把文章搁下，因为他越读越觉得好。出于义务，他打开《箴言报》……

读者啊！为免去我向你解释之劳，请你自己设想一位市长看到刚被他批驳的——我们知道是怎样批驳的——一篇文章被冠以官方文件时该有的中风似的面色！

但是，他只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因为在许多信件中，有一封副省长没有署名便发走了。

由于最小小不然的事时常决定高好几尺的大事，所以出了这样一件事：最想当行政官员的市长先生回到戴眼镜的普通人行列，因为在辞职和卑躬屈节二者当中，市长先生觉得辞职更富于诗意。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4月14日。）

运用于一般形象的特殊标记*

一个特殊标记，是给所有结局混乱的书解开迷团的导线，是所有变成幼儿的孩子的守护天神，是区分相像得一模一样的护照的戳印，是素描家描绘历史面貌的借口。因为艺术的长处就在于，一部杰作融汇了才华的魅力和平等的魅力，才真正算得上完美无缺。这样，倘若艺术家是头懂事的动物，那么在革命年代，凿子、鹅毛笔和画笔将会暂时搁置不用。然后，由于革命在任何政府治理下总得有个形式，因此人人只须用形式来表现主题就够了。

在恐怖时代①，一把尖弯头伞便足以让最正派的人人头落地，因为和波旁家族的鼻子最相像的莫过于一个尖弯头。

在帝政时代，护腿套有煽动叛乱之嫌；复辟王朝是在一只护腿套里孕育的。

在百日王朝，单单三色堇的香气就能激怒头脑最清醒的人，而红石竹花的涵义足以挑起流血冲突。

十五年间，革命是以一只鸟、一只靴子、一件旧礼服或一顶小帽子的形式生存的。自由得透不过气来的人可以用这四种样板中他觉得最优雅的形式去呼吸普瓦西监狱的空气。

---

* 这是一篇针对政治形而上学的檄文，于一八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从一七九三年五月到一七九四年七月这一阶段。

如今，不再有禁令，不再有羁绊；但是这个扼杀恶念的自由给无辜带来了确确实实的麻烦，由于有自由，罪恶的革命每天变换形式，不幸那天她身着美德和无害的服装散步时，无辜被戴上了有罪的帽子。

你做一根拐杖，大家就像看到一位著名的跛子，仿佛世上只有一名跛子似的。① ——你做一副下巴，人人将认出查理十世。——你做一部浓密的颊髯，一个人将看到某位公民，另一个人则看到自己的叔叔或爸爸，而稍稍爱干净的国民自卫队员一个人就有两部美髯。

总之，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倘若相信这些史书节本作者，这些靠新的原则和手法演示标记的人，那么用一个十字架、一顶哥萨克高筒皮军帽、一顶侍童的无边圆帽、一把十字镐、一根鞭子、一支大蜡烛、一个嚼子、一条捂住眼睛的手帕、一页踩在脚下的废纸、一个大肚子、一张凄苦的面孔，就能表现一次集会、一次两院联席会议、一次宫廷宴会或其他任何典礼。

以圣菲力浦的名义起誓！这种机敏的本事将避免许多场官司，可惜这些富于创造性的标记，这些被截成一断断的思想，经常不是最精彩的公诉状的唯一材料。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4月21日。）

---

① 影射畸形足的法国政治家塔莱朗。

谈谈政治*

自洪荒年代以来，尽管有几个人仅仅为了不让园艺方面的发明失传而精神可嘉地注意在法国稍稍发展园艺学，但必须承认，这个有趣的行业在长时间内没有得到重视。

然而，我国军队在许多国家首都的访问使我们了解了许多事情，其中之一是在每一个首都，搞园艺不仅是受到普遍欣赏的一种乐趣，而且是财富和繁荣的一个源泉。

由于我们不固执地反对好的想法，因此我们领略了乐趣，体昧到植物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这是宜于引进的东西。

从此，不辞辛劳的努力和代价高昂的牺牲克服了最初的障碍，由一些谦逊沉默的人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这门学问如今硕果累累，不久将达到高级水平。

这种改进开始得到在柏林、维也纳、爱丁堡，尤其在伦敦已然存在的结果：每个阶级都兴味盎然地投入到一项充满魅力又有实惠的工作中去；人人量力而行，都想为时髦的事业出一把力；在俏女工鲜花盛开的天窗和阔资本家的花园之间，一大群小业主取得了野心勃勃的进展。

这样一支自愿实践的大军，需要的绝不是从七层楼隔很久

---

* 这篇谈园艺学的文章，却冠以《谈谈政治》的标题，显然大大提高了洛图尔-梅兹雷原作的立意，批评了对英国式议会政治的机械抄袭。本文于一八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阿莱克斯·德·B.伯爵。

才抛下来的干巴巴的理论。我们觉得，专门人员重新联合起来组成园艺学会，并号召一切有志者参加该学会，是为了科学的利益调节普遍的爱好，并始终使其朝健康的方向发展的最有效的途径，因为这种爱好有可能受到许多特殊谬见的损害。

我们不会在遭人耻笑的报纸上力图分析这一头等重要之举的目的。凡愿意参加该学会的有益工作，了解其操作手段，参加其颁发的季度奖大赛者，请去泰布街十四号，他们将在那里听到稀奇古怪的情况。

至于我们，既然《园艺学会报》第一期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将把 Ch. 洛图尔-梅兹雷先生撰写的有关花园之对称的一篇文章摘录几行。这位不事张扬地传授知识的作家在文中以其生花妙笔抨击园艺方面的笑料："瓜分庞大的财产给个人的宽裕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从此，我们的生活习惯与产业和住房的条件相适应；于是，词语的涵义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一位新富把他的分成制租田上的小房子称作城堡；杂货商先生大谈他的地产，每个人尤其渴求拥有英国式花园的荣耀；因为大家把模仿天然景色的庭园、大花园和园林混为一谈，统称为英国式花园。这些花园如今获得公众的青睐；每个小业主都在几分地上盖一幢乡间别墅，都想拥有自己的花园，由此出现了对一种花园样式的乔装改扮，这种样式当然应该表现出微型的自然景观，但其比例总该有自己的尺度。一座模仿天然景色的庭园应当错落有致，十步一景；应当让人在其中发现新的风貌，看到绝无矫饰的田野生活的场景；总之，这应当是一种和谐的、局限在小范围内的乡村生活。在法国，可惜人们不做任何研究，邻人有件东西，自己也想有，不甘忍受宽松自然的处境，宁可捉襟见肘地模仿超出本身财力的奢华而招人耻笑。因此我们看到，这些饰以乡村之名、掩埋在三伏

天滚滚尘土下的小屋的主人们，勇敢地承受着整整一周工作的劳累，希望去萨布隆平原呼吸花园清新的空气。这花园比一间颇大的餐厅大两倍，铺上一片赏心悦目的草坪并不困难。倒霉的房主想要一座花园；他在特里亚侬妙不可言的风景胜地[1]看到了玩地滚球戏的草坪，一座桥，一个假山，一片大树林……他盖了一幢低矮的小屋，造了一座下面无水的桥，植了一片只有两株杨树的树林，用一潭水开了一条河！我差点忘了假山，——这事让泥瓦匠去干了！”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4月21日。）

① 指凡尔赛宫小特里亚侬的花园。

一次庆典程序的故事*

（在远离巴黎的一个市政厅举行）

行政长官 （心神不定地）见鬼！见鬼！今天我要筹备一场盛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吸引人的庆典，而我既无时间，又无工人，既无乐器，又无宾客，更糟糕的是我没有钱！……但是我调动了我的全体人马，整个官署的人都在城里奔走，只要我的公务员们不是蠢货，受我治理的人们没有头脑，或许我能够把我的庆典……或随便什么庆典筹备好……因为，说到底，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庆典而已……

第一位公务员 （气喘吁吁地）行政长官先生，我给您领来了全体挂毯商。但是，由于全城人都知道您处境困难，只有您答应给他们某些特权时，他们才同意支援你……（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这就是他们的条件……

行政长官 好的，好的；把它扔到纸篓里吧；告诉他们，他们的全部要求都将得到满足，你快叫这些家伙给我干活。

第二位公务员 （和第一位一样气喘吁吁）行政长官先生，我给您带来了整整一支乐队；但乐师先生们今晚演奏的条件是……

行政长官 好的，好的；任何条件我都接受。这么说我们将有乐师啰？

---

* 本文针对在巴黎市政厅举办的五月一日国王生日庆典而作，于一八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公务员　对，行政长官先生，还有冷饮。本地的汽水制造商情愿免费供应，如果减免他的捐税……

行政长官　去告诉这些善良的人，我要当一回最宽容随和的行政长官，叫人快拿来乐器和汽水；你赶紧点。

第二位公务员　噢！行政长官先生，典礼完蛋了！没有办法举办一场没有跳舞者的舞会，如果有布尔乔亚参加，军官们就不愿意来，因为他们受过前者的辱骂。如果没有几位老官员出席的话，不可能组织一次稍微体面点的聚会；可这些老顽固不愿意来，除非他们的席次排在贵族的前面。然而若不压倒官员，贵族也不会来。连布尔乔亚也闹别扭，假如自由派候选人不当选，他们将呆在家里！

行政长官　见鬼！见鬼！我没有料到有这么多麻烦！……嗳！我的朋友，我的至友，你再到所有这些野心家的家里去吧。你告诉军官们不会有一个布尔乔亚，告诉官员们他们将排在上座，告诉贵族他们将压倒……（你说说压倒谁，我反正什么也不知道）；最后告诉布尔乔亚们自由派候选人将当选，道理很简单：投票是自由的，因此不取决于我。你把这些话全讲一遍，我的朋友，那么今晚我们将有一场盛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吸引人的庆典。

〔晚十时。市政厅灯火通明，悠扬的音乐令已到的一部分与会者激奋不已；全场气氛欢快。

〔清晨三时。叫嚷声代替了乐器声，枝形吊灯被砸碎，宾客们扭打在一起；纷乱嘈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两位乐师　（走出战场）嗳！科洛法纳，今晚人人都被大大地耍

了一通；我们见识了一场了不起的舞会！现在要弄清楚的是谁付小提琴手的工钱！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4月28日。）

两种内阁政策的调查*

一 引 言

七月革命彻底改变了政权与人民，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关系的性质。一八三〇年七月一日，我们是国王的臣民，三十日，我们全成了公民；头一天，我们只是人民，翌日，我们组成了民族。

王权不再是天赋神授——一个或多或少比较巧妙的谎言，它和过去一样，来自民族对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委托；最高权力高高在上，不受偏见的干扰。它游离于政治斗争之外，代表一个国家，不再仅仅代表一个王朝。我们的权利被公布和接受，不再斤斤计较地赐给我们。

笔者不在此考察哪一种制度更好，是把人民附属于一个人的制度，还是把一个人附属于一个民族的制度，是留给公民一旦怀疑团体成员有背叛行为便撕毁社会公约的权利的制度，抑或认可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牢不可破的婚姻关系的制度。

最后，我们不探究是否专制比自由更关心维持一个国家的繁荣局面并调整其进步的速度，——无休无止的争论！

我们将承认七月革命这个事实，并试图了解该运动对我国

* 本文于一八三一年由巴尔比耶印刷厂印刷成小册子，当时巴尔扎克雄心勃勃，颇想在政治上显显身手，但他的政见得不到多少人的理解和支持。

内外政治制度产生了，而不是应该产生哪些后果。

一件事一旦被抛进政府的职权范围，其作用有如在池塘里扔了一粒石子。它必然转移与其重要性等量的利益；它造成的动荡从中心波及两端，从中央向圆周的各个点蔓延。而政治才能恰恰表现在调节时代的进步，思想的发展或一个事件使人们产生的冲动，并使之有益于国家。

压制人或思想的活动，又不用任何东西取而代之，这是疯子的举动。难道出现过比人的震撼更强有力的天才吗？如果说伟人是革命的保护人，那是因为他们向我们表述了革命的思想，他们与其说以人的身分，不如说以制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跑步前进的众人与一个口号联系起来，并把他们带到目的地。我们都本能地感到七月革命缺少了一个人；正如我们在别处说过的那样，这是一场落在小人手里的大革命。

因此我们打算研究一八三〇年的运动使我国的政府制度产生的波动，一步步紧跟政权的行动，冷静和不带偏见地探究它是否遵守了新的权责；是否有与孕育它的原则协调一致的计划、政策和表现；最后是否履行了政府的职责。执政九个月之后，该是以国家的尺度衡量其功过的时候了。

首先让我们撇开无用的外交辞令，确立民众大问题的真正基础。

一个民族以其利益为唯一法则。作家们制订公法将是徒劳无益的：条约是一种契约，一旦受到某种损害，人民便会打官司，而法庭即是战场；最高审判官是胜利。休战的时候，他们作出让步，签署停战协定，正如在私人之间有延期半月付款之说。这是各国大使馆的机密，全部公法便包含在这几个字里；英国没有别的公法。

然而一个民族只可能有两种利益：一是安全利益，它颇似导致产业主闭门安睡的利益；二是财政利益，由于天性使然，它不停地驱使产业主改善其福利。

这两种利益引发了两种战争：

为确保独立和领土的安全，或想阻止邻国出其不意的袭击和侵略，或要摆脱外国的物质或精神桎梏而进行的战争；

最后是为金钱利益从事的战争，因他国人民阻碍我国贸易的发展，损害其征战的成果，或禁止其参与共同的开发。

简言之，各民族需要捍卫自己的生存、自由或钱袋。至于荣誉，我们不允许一个国家侮辱另一个国家。

七月革命的目的无庸置疑是恢复法兰西民族的自由意志，好比一个被监禁、受约束的人，变成自己行动的主人；是使法兰西民族能够任意支配自己，并使一七八九年的原则占上风；新政权接替了一个被指控与外国人勾结或被斥为软弱无力的政权，它在任何行动之前，不应该审查一下法国的双重利益是否拥有其安全所必须的全部保证吗？在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攫取某种地位之时，本能要求他们以不信任的目光环顾四周，看看处境是否安全。

在一百零几位议员匆匆忙忙在七月的鲜血中拥立一位国王的翌日，革命挑起的全部问题不幸都与宝座的存在相连，它是用人民刚刚拆毁的宝座的碎片建造的。必须满足人民和王权的私心，满足两种生存，两种利益，而人民无须寻求外交上的承认。

顾问、人民和王上处于三叉路口。

我们乐意相信，一定有位刚毅的人站了起来，拿起一张欧洲地图并把它摊开。仅仅这个无声而简单的行动已经是整整一套制度。

大自然给我们的语言划定的界线，套用一句老话来说，是由人民决定的。一见到欧洲，谁不把比利牛斯山、两个海洋、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指定为我国的边界呢？这整个盆地是法国，萨瓦是法国，比利时和莱茵河两岸是法国。在这广阔的四方形中，每一种语言，每一颗心，每一种学问，每一个天才都是法国的。

在这山山水水构成的四壁中间，我们作为国家是完整的；我们四周围着篱笆，像英国有峭壁一样十分安全。这是我们的岛屿，除高卢雄鸡外任何势力都不该闯入，都不能发号施令。

照这位政治家的意见，第一个问题是：

法国人如今是否接受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或者他们该不该用剑把条约扯破？他们是否将要求欧洲承认与一八一五年的条约同样神圣的条约，依照其条文，共和国和帝国确定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为他们的国界？他们将听任德意志和俄罗斯拥有桥头堡，以便心血来潮时不出三天便到达巴黎吗？

此人当时可能会指出，神圣同盟的签署国是以议会代表人民的任何制度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它们不会原谅法国最近这次革命，神圣同盟和大陆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一七八九年的原则将第二次与专制政府开战。

此人可能会指明在政治三叉口哪一条路最险象环生；但他至少宣布了一个全面、宽松和不受约束的制度。

另一个人无疑会为和平辩护。打仗的决心的确导致共和体制的彻底改建。在这场大运动中，新王权有可能像在一七九三年那样覆灭。年轻的王权会在暴风雨中成长吗？七月革命不过是合法秩序的回归，它的目的仅仅是挪动一下王冠，改动我国国内的制度。厌恶战争的欧洲和英国看到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的条约被新王朝接受，是否会承认新当选的君主呢？总之，不改

变复辟王朝的体制，不改变法律和复辟政府，法国和外国列强将同样心满意足。巴黎战斗的目的是把宪章变成双务协约，这项协约刚刚签署。

这番推理仍然包含着以民族逻辑为基础，符合法国多数人愿望的一个光明正大的制度，一项政治计划。这是走上一条路，遵循一条路线，而大家都明白其终点在哪里。

主和派和主战派赢得了许多好感，七月事件提出的政治问题的每一个折衷办法都构成将与整个法国有关的政府体制，因为在两个方面都有卓有成效的思想。

现在还剩下第三条路，一种混杂折衷的局面。

假设有个人，在政府问题上的无神论者，建议试行具有两面性的政策，精心准备民族的腾飞，在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迂回前进。与其说这是个体系，不如说这毫无体系可言；这是随波逐流，不朝任何方向划桨；这是接受上述两个制度全部政治上的麻烦，而没有得到二者的好处。

一八三〇年八月，法国内阁只有这三种存在方式；我国政府无论采取这三种政策中的哪一种，无论它走这些道路中的哪一条，它必须顺应其主旨的全部需求，在前进中保持一致，将全部行动与它拥护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否则就会大难临头。

我们在此次调查中提出的计划并不要求我们就仍然可悲地主导我国政治的这三项重大变化发表看法。我们只想对每一种政府形式必须采取的全部措施作一说明，然后把八月份以来法国各届内阁的种种行动先后与这些措施相对照，考察我们是否被引向一个目的地，内阁的法律和活动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与某个思想联系起来。

那些仍然对自己的国家感兴趣，想知道它是否被治理的人，

将亲自作出判决，并判断我们是否公正。从现在起几天之内，众多选民被号召对领导国家事务的人表态；对他们而言，这份调查将是一份不带偏见的报告，它将让事实讲话，让事实说服人；最后的定论将在投票箱中。

我们的文章自然分成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将审视政府为支持战争本该做的事；第二部分将研究它如何才能维护和平；最后我们将分析混合派的结果。

这三种政治思想分别用运动、抵抗和中庸来表示，我们采用这几个字眼的原因不在于它们多么恰当，而在于它们十分大众化。

二 论运动

倘若在以为应该留在议院的软垫长椅上的忠心耿耿的人们中间，有位政治家准备接受运动政策，那么他一定会把七月的那几天视为一场真正的革命。他会立即拥护它，因为社会运动是不可能停止的；然后他会迅速将其原则灌输给政府；因为想完成政治变革又不使用导致变革的手段是十分荒谬的。

那么什么是七月革命的起因呢？……对这样绝情的离异事先没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全民族是不会驱逐自己的王上，毫不在意地瞧着王上走过的。

法国想重新获得民族独立。

她感到必须有一个与她合得来的立法议会，准确地表达她的想法、需要和进步，代表她的全部力量：思想、工业、贸易、领土；当今之下，思想和工业与领土一样肥沃多产。土地和工业同样产生预算，智力从此成为贸易和农业——人类两大产业——

的主要原动力。

法国渴望服从和她一样聪明的统治。

独立和真正的民族代表性，是七月献身行为的两个动机，为的是恢复我们对欧洲的态度，按照没有欺骗和背叛的政权所制定的法律治理国家。选举国王只是个次要的想法。如果说巴黎和法国突然自发地转向讷依，那是为了打出一面旗帜，为了更生动、更具有说服力、统一并易于理解地表达我们民族的愿望。路易-菲力浦代表着许多的希望，他头上戴的不仅是王冠，他还是自由的象征，这是他的光荣。

如此评价七月革命，希望领导该运动的内阁首先要服从它，并立刻将新王朝置于民族的心中，把它和某次突如其来的胜利联系起来。必须在全社会群情激昂的时刻立即抓住它；必须把仍因斗争而气喘吁吁、生龙活虎的、绷紧了的法国抓在手里，给她上好发条，加速她沸腾的热血的循环，不因为混乱大喊大叫，以免让人发觉。在巴黎之巅插上三色旗，不就等于把它插在阿尔卑斯山巅、莱茵河两岸迎风飘扬吗？……

正如后来波兰斗胆所做的一样，当时法国应该立刻发表宣言，撕毁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的条约，高喊自由这个具有魔力的字眼，号召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拿起武器。

通过这项严正声明，王宫内阁可以要求恢复法国的天然边界，为普鲁士争取更广阔的领土，要它左边靠海，右边临多瑙河。它会下令恢复波兰王国在可耻地被瓜分前的原状，建议把普鲁士留下的莱茵河右岸的土地送给同盟国；把国名归还给意大利，总之使它属于自己。

我们的内阁将光荣地在这项宣言中奠定欧洲各国未来的基石，使大陆这个大家庭有朝一日和平相处，倾全力揭开尚不知其

所以然的文明的奥秘。这无异于使拿破仑的思想在法国重放光芒、用他的大氅——不是奥斯特利茨，而是马朗戈的大氅把自己包裹起来。①这无异于堂堂正正地恢复我们在欧洲的仲裁人的角色，确保我们在与俄国对抗中有普鲁士和波兰两个前哨阵地，在我们与这两国之间挤压奥地利王室，继续黎塞留和拿破仑这两个真正驾驭了现代政治的独具慧眼者的计划。

事态发展证明八月份如此撰写的一篇宣言将在欧洲赢得好感，各国人民这次将采用法国的福音书。他们绝不会猛攻巴黎；因为这场战争不会对领土构成威胁，谁也不会认为我们要求收回边界是有野心。宣言是一次现成的代表大会，是实现欧洲真正平衡的得人心的议定书。

在这部政治法典公布之日，正当全法国激情澎湃之时，必须来到承担拥立国王、制定宪章之责的临时议会，带来一项预算，一项公债法，以及简短的新选举临时法。

如此有力地控制全国的政府一定会被人理解，因为它符合当时的全部愿望，调和必要的责任和法制的要求。议会将对预算、公债和选举法投信任票，因为预算和公债将当着即将选出的新议会的面使用，这个议会权限更大，享有公众舆论的威望，其行动不会遭到怀疑。从此以后，不忠实代表民族的议会将成为现代革命之源。

这样说来，选举将把七月革命的物质运动转换为合法的运动。学生们不会上街，因为街头有选举的暴乱。狂热将在精神领域继续蔓延，最后得出高超的见解，化为举国一致的希望。公

① 奥斯特利茨现在捷克境内，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在此大败俄奥联军。马朗戈为意大利一村庄，一八〇〇年六月十四日拿破仑在此击败奥军。

民们不再对内阁有任何期待，听凭人们指控政权拖拖拉拉，他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政府和人民都不会灰心丧气。

公债几乎会以平价买卖，因为当时公债尚未下跌，維持定期利息的现状对全体资本家十分有利。况且，不会找出任何原因来解释由大臣们的无能所引起的苦恼、恐惧和出奇的沮丧。

投票通过的公债法和预算将把组建临战军队所需的全部资金集中到政府手中。国民自卫军的装备，战争的开支将使工场得以生存。消费品贸易自然不会受到损害。我们没有听说在七月革命后，大家在吃、喝、行、睡，熬夜方面比以前逊色；说不定运输业还大赚了一笔。所以备战会增加大量贸易的产品，活跃交易，甚至维持奢侈，因为所有的制造场都开着门，生产蒸蒸日上。

这样，政府就不会犯在经济学家的记忆中令政府部门丢脸的大错：借给商界三千万。一个产业因商品过剩而衰亡，把钱借给它不就是鼓励它继续生产吗？与其将大把的钱送给批发商，不如给他们挣钱的手段。应该做的不是扩大生产，而是制造消费，开拓销路。

面对济济一堂的选举团，在不进行任何讨论的情况下，内阁将可以自由地施展其行动手段。政权将通过施政更加强大，增进团结，使行政管理的纽带更容易朝同一个思想会聚。

总之，波拿巴因为缺人而亡，他把一切都带到了战场上，而复辟王朝或许是在无所事事的一代人的重压下倾覆的；必须在这两块暗礁之间绕行。新王朝若将不安分的年轻人拖到边界上——他们野心勃勃，使我国动荡不已——，就能防止那么多蔑视省政府的青年闹嚷嚷，四处活动，发牢骚，表示不满。

在迅速出击、对神圣同盟采取敌视态度的制度下，组建一支军队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一想法，我们听见有许多人精心掩饰

自七月份以来为我们治病的笨医生所犯的错误，硬说我国的军事状况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好战的表示。

这种讨好的论调肯定掩盖了无能或包藏着祸心。

对深入探讨该问题兴趣不大的记者们生动地描绘了革命之初我国农村的状况，以此回答官僚们的蠢话。那个时期的法国只有志愿军，只有一群群征召而来的人，他们头天离开父母的家园，翌日便成为士兵……甚至到一七九七年，意大利大军还既没有面包，又没有鞋子衣服。

一八三〇年八月，我们早已不再匮乏。德·科先生最近在议会说我们有一百二十万支枪、四十万把刀剑、十一万门炮、十万个炮架、八千辆车、四千一百万发子弹、五百万斤铅砂和一千八百万斤火药。他的话无人反驳。

我觉得无须经过陆军部的培训就能明白我们具备进行一场恶斗的条件。波兰人用比我们少十倍的武器阻挡了俄国军队的前进，战胜并摧毁了他们，而在与莫斯科巨人的角斗中，这些不幸的人不像我们有各国人民的支持。

但是，我们不去探究七月革命是否像人们喜欢说的那样瓦解了军队，也不想证明抛掉旗帜的只是王家卫队和御前卫士。我们将直率地讨论敏捷迅速地组建军队的问题，这是运动派内阁宣战时本应做到的。

我们将不谈国民自卫军极其迅速地出现在法国各地，公民们像变戏法一样找到了军装和武器……没有几分无能之才是阻挡不住老百姓这种奔放的热情，压制不了他们的昂然气势的。当时，一支支部队像施过魔法一般破土而出，一位天才昨天还对我们说："法国全民皆兵！"

我们把搞计算的、戴绿眼罩的、拿文件夹的、在正式场合

与人拥抱的人视为虚构的全部奇迹搁在一边，向他们提交一项组织方案，其机制和简单易行总有一天会在讲坛上战胜我们全部的军事偏见。

最奇怪的莫过于常备军四十三万八千人，平时的军饷每年高达六亿。这种局面造成入不敷出，我们只得借高利贷。倘若十五年的繁荣将被一日的战争吞噬，倘若我国的全部资源不断地被用于军事支出和军饷，那么立法机构应当修订战争对社会的征税法，通过明智的新手段减轻税收负担。

政府必须赶快放弃同时损害政权和法国安全的积习，必须直率地讨论既适用于现在又适用于未来，既能保障和平，又能在战争成为维护荣誉或安全的条件时提供打仗手段的制度。对我们的军队而言，这个制度仅仅在于依样做普鲁士对本国军队所做的事，把我们的国民自卫军建成临战部队，正如普鲁士使其国民自卫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这样说来，在七月事件之后，摒弃一切派性，只以法国的幸福、安宁及荣耀为重，一位机智的大臣本应提出一项包括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征兵法，使这两支部队协调一致，不可分离，随时随地互相支持。

这样，我们就不会破坏步兵和骑兵的建制，在工兵和炮兵中认可从未得到军队和这些专门化部队的大多数单位赞同的组织。

在政府与七月革命协调一致的体制中，只能为民族利益而战，只有全体公民愉快地承认有必要时才能打仗，所以军队本质上必须是民族的军队。为此，它的创建和维持就不能损害国家的生存和财富。要么全民皆兵，如在罗马一样以征战为天职，全体公民被号召分享大量的战利品；要么战争税在现代社会中被视

为必须减轻其重负的一场灾难，大家必须助一臂之力的一种不常有但毫不含糊的劳役。然而，如果我们对当前军队的组织和每支部队的构成作一番审视，如果我们了解其内部的管理，对我国和外国军队的人数和军费作个比较，那就不能不承认我国处于平时状态的军队不具备任何作战能力；如果应征兵加入到现有的非战备军中，他们将形成极恶劣的财政制度，若不迅速改变，法国可能遭到可怕的破产。

在当前的形势下，必须把战争看成一场全面的战争。四十三万八千人只能排成三十万行，这么少的人能够开战吗？肯定不能。一个国家为了自卫必须有能力至少征集人口的三十分之一当兵；对法国就意味着征兵百万，支出二十亿。照此计算，无须十二年，三年的争斗就会使我国毁灭。

但向谁证明八十个步兵团、五十个骑兵团、十个炮兵团、三个工兵团的兵力才足够呢！我们坚定有力地声明反对陆军部盲目地按照常规所做的一切。将军们可以是伟大的战将，但对管理一窍不通。打赢一场仗说不定比当政治家容易。好的行政人员的才干恰恰在于爱惜并以尽可能少的花销提供在战场上大胆冒险和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好的陆军部大臣没有指挥过军队，卢弗瓦、舒瓦瑟尔、圣日耳曼和卡尔诺是其中的佼佼者。[1] 在战场上打胜仗的将军和运筹帷幄的将军之间存在着收入和支出的区别。

---

① 卢弗瓦(1641—1691)，先后任路易十四的大臣和建筑、艺术及制造总监；舒瓦瑟尔(1719—1785)，路易十五的大臣；圣日耳曼(1707—1778)，法国政治家和军官，在陆军部工作期间进行了重大改革，如创建工兵部队，成立了十二所军校；卡尔诺(1753—1823)，法国将军、数学家、共和国十四个军的创建者，一八〇〇年任陆军部大臣，百日王朝期间任内务部大臣。

大多数懂经济的士兵打完帝国战争归来后，对我国军事组织上的错误进行了思考，并和瑞典、俄国、普鲁士等国作了比较。我们和他们意见一致，在一八三〇年八月本该建议如此组建我国的军队：

建立一百个火线步兵团，每团三个营，其中两个各有一千人，第三个营由可暂时进入国民自卫军的干部组成，以便训练其他两个营的二千名士兵，因为这些人是根据征兵法应征入伍的老百姓，或国民自卫军依法动员而来的现役年轻军人。当然，以我们最初的热情，在全国征召二十万士兵并不困难，而且能在突然之间把德国的一级战时后备军制度引进法国。

当前，我国人口繁殖力强，智商极高，在公民中肯定有足够的军官和下级军官胜任教导之职，因而能把国民自卫军的第三营编入火线团，组成后备军为作战部队增补兵员。这样就组织起一支拥有四十万人的步兵。

就是说三十万准备进入战斗的士兵，由二十万火线步兵和十万国民自卫军组成；还有十万后备军。

肯定有人会向我们提出异议，即军队的新兵并非都属于国民自卫军，因此他们的编入是暂时的，仅仅为了受训而已。

对骑兵我们建议：六十个团，每团由一千骑兵和五百匹足以训练一千人的马组成。

五百匹马对全体骑兵骑马打仗是必不可少的，每名宪兵将负责提供三匹马，其中包括自己那一匹，这一措施已采用多次，不可能引起争议。

至于炮兵，把最初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所做的巧妙构想用于各支国民自卫军并不困难。

至于工兵部队，增兵毫无必要，因为三个团已超过其他兵种

目前的比例。

因此，仅仅用军饷养活：

二十万步兵，再加上第三营的干部；

六万骑兵，并喂养三万匹马；

二万炮兵和一万五千匹马；

五千工兵，

政府便可得到处于临战状态的五十万大军，而不是四十三万八千人，至少可节省陆军部错误和自负的行动所需的三亿法郎；我们可以用无庸置疑的计算证明我们的体制有种种好处，论证法国为了一名大臣昙花一现的名望付出了三亿的代价。我们诚心诚意地呼吁对一位少将策划的组织形式进行深入的考察，他始终是陆军部的高级顾问。

这样，国民自卫军将始终拥有处于临战状态的人力和物力。我们将实现在自己家园建立一支编制灵活的、可以说富于弹性的民族军队这一特别经济的思想，使法国得以根据邻国的军法原则把平时状态转为临战状态，而无须增加巨额支出使我们受害。

眼下，我们正与德国和俄国进行最可悲的赌博；我们拿十亿冒险，同盟国却至多下五亿赌注。

七月份，在我国军事体制的种种弊端突遭破坏后，我们建议的组织会显得突如其来，并引起好感。这个伟大的思想将以闪电般的速度得到理解和采纳。正如我们已经指出，今天唯一可能的战争是民族战争，人民可以说只为自己战斗，这一军事机制在我国专制制度下不能实施，但当议会和政府真正代表国家时，它就变得十分简单了。

所以，正当我们满腔热情的时候，军队会向波兰伸出援助之

手，而其他部队会沿着多瑙河前进，朝意大利进发。这些道路突然间又变成我们熟悉的道路；每个士兵都意识到自己肩负光荣和自由的辉煌使命，刺刀将闪出智慧之光。

面对如此坚定的政策，如此刚毅的态度和大胆侵略的步伐，面对由帝国硕果仅存的名人，说不定由某位在地位最低的士兵中间打盹的伟大统帅领导的国家，欧洲难道不进行磋商吗？对我国新政府不太厌恶的各国君主，会不会迅速召开新的维也纳会议改变自己的行为呢？把我们劫掠一空的各国内阁会被突然爆发的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的革命吓破了胆，或许会不流血地与我们的精神侵略串通一气；我们现在就能得到边界；新王朝就能受到激励，赢得人心，重建没有暴政的拿破仑帝国。它在各国人民眼中将是一位高尚的保护者，一种希冀。夏多布里昂离开讲坛时，不是对头天建立的王朝说："必须以光荣和特别法为生"吗？

真正具有民族性的内阁该不该这样行事？这些立法手段，这些管理措施自然是互相制约，互相推演的。这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一百个人中有二十个无数次地说过，思索过这项计划。或许真知灼见老在街上跑，才没和王权的顾问们在一起吧？

如果把两个内阁的政策以及议会和政府部门对这项政策采取的行动摊开来看，很容易发现二者毫不协调一致，没有任何共同点。王宫的内阁从未发表过运动派的看法，它尽可能地依仗七月革命的热情，依仗对一七八九年革命的回忆生存。它仅靠空话与一八三〇年的革命结盟，除王冠外，它看不到二者之间有别的联系，这唯一的冠冕，在初期用某种荣光给它镀一层金是很策略的。

但是，大臣们不想打仗，他们嘲笑七月的原则，私下里讥笑

它，外交上愚弄它。尽管如此，七月革命在波兰胜利了；它在整个意大利被打败；七月革命接受比利时，我们的大臣们拒绝了它。他们把不干涉原则变成最卑鄙的政治把戏，变成一扇屏风，他们在屏风后面跪下来乞求俄国的承认。他们想以路易-菲力浦的名义维持维也纳会议的文件不变，听任比利时脱离荷兰！……这不是很可悲吗？……我们与之离异的波旁王室和作为神圣同盟要塞的比利时，是在维也纳建立的外交体系的拱顶石，在自由的比利时和法国面前，一切都垮了。但我国的政策是不难解释的，如果你想到在第一届内阁中有三位复辟王朝的人，今天的新内阁——如果它真是新的话——却包括四位！所以提交的法律延续了复辟王朝的制度。一些大臣以自由和祖国的名义，提出查理十世为此倒台的政府问题。议会敌视报界，极左派与内阁意见不一致。议会孕育了一部宪章和一个王朝，仅此而已。它本身没有能力产生一个政府，也许有人害怕我们在七月表现出来的力量得到发展。政府的优柔寡断，是内阁的各家报纸都强调的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导致造成混乱的软弱，因为软弱是优柔寡断的结果。沉疴动摇了政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肯定。

政府和所有软弱的人一样，它的行动无不带上权宜之计的特点。没有一项法律是强有力的、全面的；没有一项与保卫国土有关。这是一个孩童政权，除去不玩打仗，它做一切游戏。

公民的热情使国民自卫军法成为必要。他们不等别人想到动员他们便背上了行囊。倘若陆军部不存在，倘若让人民自己前进，他们会径直向莱茵河进军；乘欧洲惊慌失措的当儿，法国本来可以重新控制自己的边界。九月一日还有热情；十一月一日它已被值得注意的冷漠所取代。比利时和波兰发生的事唤醒了我们的同情心，使我们又有了打仗的希望，我们曾在想象中追

逐战争，正如大船寻找微风。但是政府徒劳地追赶它自己制造的幽灵。害怕在冰川街见到十个人，害怕五十名工人聚在一起，骑马追随一个虚构的共和国，这样的内阁怎能一直看到边界呢？……

国王的封号是在战场上获得的，连路易十八、查理十世也懂得做王上这一必不可少的条件。对君主而言，从来没有更辉煌的战役，危险性更小的战争。逊位国王的大臣们告诉我们，复辟王朝对这种战争心向往之；那些所谓代表国家的大臣们拒绝占领我国的天然边界，借口这会导致银行家的煤矿和不知哪些爱国者的呢绒和白布跌价。总之，我们违背了十四个世纪的慷慨气度，压抑了我们的同情心，没有去救援波兰，偿还欠它的血债。这既是忘恩负义，又是一个错误。

不要以为战争的强大体制和政府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是专写诽谤性短文的作者的杜撰；我们的指控是雄辩的。以下是事实。

在伤兵法后表决通过的第二项法律不是一篇使我们感到自身价值的宣言，而是一项不信任法；它规定的誓言是无用的；第三项寄售贸易法是引起混乱的法，因为它暴露并宣告了全面的破产。内阁不建议发行公债，它要什么呢？……五百万贷款。这些渺小的人物就这样表现出他们的全部能力。——召回被放逐者使他们非法回国，在应该解散议会时一心想改选，结果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总之，他们像在复辟王朝的好时光一样立法，审判新闻界的不法行为，废除过时的亵渎圣物法，给贸易界三千万。他们关心谷物，镇压报界，浪费了三个月的光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想到生死攸关的大问题。——防御工事法是昨天，三月三十号通过的。等了半年，任凭一切日渐衰败，我们倾家荡产之后，才想起向林业部要二亿法郎和申请特殊贷款。十二月十一

日，革命爆发五个月后，内阁想征兵；它要什么？……八万人！这些无能者没有想到在欧洲张贴七月宪章，却关心墙角布告产生的可笑力量。事事显出气量小，心胸狭窄。一个慷慨的人阅读他们的法律公报时会喘不过气来，好似关在一间过于狭小的单人囚室中的囚犯。他们控诉爱国者煽动了公民……集会原则不断出现在大臣们的谎言中，他们比复辟王朝更加厚颜无耻地朝后倒退。

以上是按某种战争思想对他们的行为作出的判断，在新纪元之初，这一思想曾在每个人的心中鸣响；现在我们把这些行为拿到和平体制面前作一番评价。

三　论抵抗

和平体制被巧妙地称作抵抗派，它自然不乏胆量和博大的思想。在此我们不会指控这一智慧的孕育者想让时代走回头路，阻碍思想的进步和贬低革命。

对抗运动派，即让社会继续处于复辟王朝开创的繁荣局面，同时又使它摆脱折磨着它的迟疑不决；即重新开工，继续修饰工作和未完成的工程，落实这句变得家喻户晓的报复话："不过少了三个法国人！"

但是，必须有一个当机立断大胆地抓住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干练之人，才能在左右民众，指挥革命这样的大事业中取得成功。在一个人的头脑里，这一博大的思想将硕果累累；在七个人的头脑里，它就虚弱无力，没有结果了。

一场革命许诺的东西总比得到的多得多。在全体民众以为再也不用感到权力之时接受权力的可怕重负的人，为使国家从

暴动中暂时的无政府状态过渡到有秩序的状态，至少必须保留自由和迅速行动的能力；因为震荡愈强烈，愈需要专制政治来恢复国家的和平与安宁。在一场革命不直接走向战争的特殊处境中，公民们认为牺牲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看不出希望和结果之间的不同。这时，围绕和平转的一场运动的直接后果便是一种专政。

如果这个推理是正确的，那么七月任命的摄政官，他或他的内阁，必须为路易-菲力浦王和法国的安全谋得两个月的暴政；既然他们接受了条件，当然可以规定稳定政府所必须的条款。

这样，为了高声宣告和平的体制，议会可能接受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的条约，因为二者必择其一，要么撕毁条约，要么遵守条约。这个谨慎的举动有可能具有全民性，不让政府承担通过千百次摸索寻找一个体制的责任。内阁的政策若由多数人制定，就是无懈可击的。

无须犹豫了。要么议会被授予必要的权力拥立一位王上，要么国家不承认议会是其愿望的表达者。第一个假设被采纳后，必须要求立法机构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与新王权一起创立一个制度，没有这个制度，王权认为自己是存在不下去的。

既然内阁命中注定要用议定书和不干涉等大字眼来欺骗国家，它至少应该骗得巧妙一些，同时有利于政权和人民；法国最不能原谅的是软弱和憨傻，拿破仑和查理十世便是两个例子。

必须采取一些能代表专政等同物的立法措施，取消一切讨论，掌握财政大权，专制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历来如此的。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其目的应该是在不累及自己声望的前提下压制报界的对抗，取消讲坛上毫无结果的讨论，拥有巨额特别贷款。

然后，在制订大政方针的一周内，他必定会在政府中安置一

张躺椅。

为此，要迅速采取四项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

提交一项给国家带来希望，实现法国表达的具有真正代表性这一心愿的选举法。全体选民必须代表国家，家庭应被视为第一个社会聚合，然后是镇、区、地区和省。一个精明人会把竞选运动分成几部分。全体纳税的家长会委托为取得选举权支付被审慎确定的纳税额的选民在每个区指定一位议员，按照法律规定，议员只须年届二十五岁，没有丧失任何能力，而无能力是不难预料的。只有选民为议员担保，只有选民应交付纳税额，并与土地、实业、思想连在一起。这样的议会不就是从民族内部产生的吗？……

这样说来，七月革命起的作用是不小的。政权在此基础上组成议会，给未来留下平稳实现革命许诺的手段；当前，政权得到三个月的沉默和安宁，作为对其坦率直言的回报。

解散议会是这项选举法的后果，这使一个党派无话可说，该党派按照严密的逻辑，想破坏一个任期将延长的立法机构。

必须拿出预算来，并建议发行公债。

同时提出这三项法律是为了满足三种需求：选举法平息革命并解散议会；预算可以避免打断行政工作的进程；公债填补国库的亏空。组建一支民族军队，向大型工业工程投入人力，继续开凿未完工的运河并筹划新运河——如果需要的话，这不都需要发行公债吗？

革命爆发时，一些能干的工程师研究了三项计划，涉及三个总长度为一百八十六法里的水道，即下卢瓦尔河侧运河、埃松运河和上卢瓦尔河侧运河。这些工程中有两项资金已经到位；但是，令我们的中央集权制永远感到耻辱的是，三项计划仍然被桥

梁公路工程局委员会否定，我们要指出，该委员会是工业和进步的最大障碍。人们不该给独家经营者套上桎梏，而应给他们有利的特许权，甚至借钱给他们，帮助对国内繁荣必不可少且以其土地和建筑提供实物担保、抵押担保的企业。一句话，应该发展公路、铁路和水路。

公债的利息无论多么小，也能阻止国库储备下降；因为在八月份至少能以九十五法郎成交；这样，外国人就不会抽走资本，我国市场上不会没有资金流动。

解散议会后，政府可以自由行动，不必每天来与讲坛的野心家们为伍。在两次会议的间隙忙于选举的时候，你以为面前会有一群律师希望恢复罗伯斯比尔的统治吗？在平静的气氛中，内阁可以无声无息地撤二十位省长的职而不引起公愤。每天上讲坛为自己做的好事或坏事辩解，难道能建立一个政府体制吗？

最后，一位能干的大臣会把报界的自由缩减为扮演立宪王的角色：没有能力作恶，终身为社会造福。

如今，报刊是人类全部智慧和文明的代表。它一旦为虚构的利益辩护，会立即变得无能为力，言之无物。为了生存并成为一种势力，它必须以一种需要的名义讲话。倘若它表述的是个人的利益，我们是不会听的。作为活跃的哨兵，它代替了警察，保护全体公民，这在英国看得很清楚。报刊是一股必须服从的势力，因为它表达了拥立国王、任命大臣的普遍愿望。报刊是昔日威尼斯元老院汲取智慧的青铜大口。如今，报纸是为了政权的利益事先讨论政府的全部行为，预感到这些行为并向政府指出的办事员，类似于常设的政务会。大臣只须每天早晨阅读一流人材向他做的长篇报告，挑选最佳意见。故没有报业，便不可能有文明和政府。必须接受它，正如接受智慧；它是人民的理

性。但是，在倾听忠告和被一股势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之间，存在着无政府和秩序之间的差别；极端的自由扼杀自由。这是历次革命留给我们的至理名言。复辟王朝不理解它，因而垮台了。把《梅利埃神甫的良知》列为禁书，它会卖出成千册；任人出售，公众却不要它了。我们认为，给报界自由无异于使它失去力量。有十二家报纸瓜分法国的话，它们便构成十二种权势，和七名大臣一样有力量，甚至更为强大，因为它们推翻大臣，自己却始终挺立不倒；倘若有一百家报纸，它们就不可怕了，因为它们的影响有益无害。一百家报纸拥有一万订户没什么了不起，十家报纸拥有一万订户便是国家的大事了。

因此，为了文明和教育的利益，必须放弃报纸带来的三四百万可怜的收益，免除报纸的印花税，只收一生丁邮费，不要保证金，使一千家报纸遍地开花，尤其绝不能迫害它们。为一篇文章打官司不仅是件蠢事，而且是个错误。受迫害的有才之士总比政权有力量。牺牲四百万不难再得到的税收，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能毁掉报业。他会看到有多少家报纸便有多少种利益，便有多少种利益的细微差别。内阁能够以极低的代价，用不贵的出版物抵销报刊的作用。一个人在讲坛上，我们会听他讲话；若有十个人，谁也不会竖起耳朵听了。在巴黎每天花一个苏大声宣扬舆论，不久人人将对此不再留意。每个公民不去思考报上的看法，自己倒有看法想说说。只有当所有的看法集中起来时才是危险的，这个巨大的力量已被内阁精心地升格为特权。我们好像看到病人尽力维持置他们于死地的疾病。我国的体制在革命之初被采纳，报刊未起任何作用。如今，它应该是治国的一个手段；在和平时期，它帮助文明发展，在战争时期，它代替丹东的可怕声音督促人民保卫国土。

政府若能摆脱报纸的对抗和讲坛上的雄辩，便可以全力前进，因为它依照宪法攫取了掌权所必需的全部要职。它不把全体民众投向边境，而把他们推向工作。继续非洲的殖民化，建立海军，修路和开运河，这难道是小事？八月的法国怀抱极大的愿望；那时没有卡洛斯分子、正统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也没有运动派和抵抗派。

内阁无能，犯了一大堆严重错误，导致了这些党派的产生。

首先，内阁轻率得难以置信，竟没让前大臣们溜走。倘若他们逃跑，富歇一定会高明地策划反对自己的阴谋，以免不得不打这场官司。自伤比有自杀的危险好。一个能干的人无须制止十二月的暴乱，在街头为自己的生存辩护，为和平与陌生人讨价还价。

其次，当一个人想让风雨飘摇的国家休养生息，为它谋求和平时，他注意不威胁任何人的生存。可是新政权上台翌日便违背了自己的诺言，遭到许多家庭和利益的反对。

七月革命的原则相对于王权，不是以继承性替代正统性，以选举替代神权吗？世袭成为基本的制度，无论它在哪里，都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只有王位和贵族院是世袭的。法律认可王权的世袭，却否定贵族院议员称号的世袭。这不仅仅是不合逻辑。

由于不尊重第三者的权利，一些人既得的生活遭到破坏。众议院因为查理十世违背了誓言而放逐了他，议会本身也立了伪誓。讲句公道话，一八一四年宪章给予王上随意任命贵族院议员的权利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查理十世赐封的贵族院议员自然是合法的，他们的权利得到完全一致的确认。

但十年来宪章遭到践踏，在这十年当中法国的一切都是非

法的；必须放弃三厘利，一笔勾销西班牙战争的四亿法郎；不然就得接受直至七月二十五日的全部立法行为。在这个体制中，被取消的贵族院议员称号和公共基金与公债的三厘利同样神圣不可侵犯。

政府听任一百来个大家庭受到攻击，突然间播撒下致命的不和的种籽。这些家庭的权利是无可非议的，法律不能剥夺它们并非来自一项法律，而是来自一部宪章的生存权。从这一天起便有了正统派和不满者。

让我们来作个说明。法国要么想成立共和国，要么想保留立宪君主制。由于路易-菲力浦当选，问题迎刃而解。但没有世袭的议会，立宪君主制和持久的王权都是不可能的。黎塞留打倒了封建制度，路易十四使贵族降服，路易十五摧毁了最高法院，他们推翻的是王位与人民之间的中间权力。当国王面对一个民族时，他很快便被它吞食，必死无疑。如果这幅简明的图画将受到怀疑，那么历史对我们还有何用？让国王独自面对人民，就是使他遭受即将到来的狂暴的袭击，使他注定要受苦受难，因为他的最高权力与群众的最高权力是水火不相容的。二者中有一个更强大，会杀死另一个。如果势均力敌，斗争就不会止息，斗争的胜负导致仇恨，并以一场殊死的搏斗告终。

通过唯一的议会和一个王位，或者通过一个王位和两个同样靠选举产生的议会——不过是同一个议会分成两部分——来解决政府问题，不是故意重新开始我们的苦难吗？

我们不喜欢贵族院的特权，正如我们不喜欢税收或弃学开赴边境的义务。贵族院对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它构成一个中间地带，使王权免受暴动之害；它是一股调停的势力，必将强大有力，作为平衡力量保持整架机器的平稳运转。

只有贵族院才能保证全体业主所要求的稳定，所以贵族院议员应该保留封号，他们的财产也将是世袭的，这是独立的保障。

筹备全国的贵族院是个细节问题，我们将另文探讨。

在这里，笔者是严格的、不带偏见的逻辑学家，正在尽良心的职责，尽管只是个诚恳的历史学家，却不顾被指控为贵族的危险，向狂热的群众的荒谬愿望发出老于世故者的警告。笔者如实地展示社会，并不创造社会。

贵族——如果它在法国名副其实的话——不代表任何特权，颇不在乎地抛弃了波旁长系。它要么懦弱，要么真心实意。

如果懦弱，它在法国就完了；如果真心实意，它的影响对新政府是十分宝贵的；但是选举产生的议会对世袭议会的轻率攻击突然间证实了贵族的疑虑。取消或否定贵族院议员的称号，对大多数大业主而言，无异于奠定共和国的基石。正统派更加坚定，因为对他们来说，正统、世袭、贵族院议员称号不过是安全和稳定的象征。

为官员职位的终身性作过辩护的演说家要和自己保持一致，本该保护贵族院议员的称号。在七月份，企图摧毁上议院世袭制的政治家本该像尊重秩序一样尊重它，理由是同样的：人们重建了国民自卫军。

一位首相若想实现被指控浪费的一届政府的垮台可能带来的全部节约，自然会采用我们在上一节阐释过的军事组织体制。由于该体制的主要好处是使国家时刻准备从平时的经济状态向战时军事力量的大发展过渡，所以，没有巨额支出，主战派是无法真正存在的。

我们认为已经清楚地论证，内阁若采取维持秩序的措施

——对此我们已作了整体介绍——便不难保持国家的和平状态。暴乱或震荡的根由，哪一个不是被这有力的体制消除的呢？向议会要一位王上、一部宪章，要预算、公债、临时选举法和征兵法，法国会预感到立法机构的解散；而否认议会行为合法的党派会保持缄默。倘若议会明确接受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极左派和政府之间的意见不合会爆发吗？如果缺席判决大臣，还会发生暴动吗？贵族院若不是前途未卜，圣日耳曼区会赌气吗？不触及法律认可的任何权利，卡洛斯分子会不满吗？假若有充裕的贷款，不就可以减轻商业的负担吗？如果没有议会两院，而新闻界的彻底解放导致了一千家报纸的诞生，你不就能毫无危险地把对比利时采取种种决定的责任推给新议会吗？没有政党，没有运动派、抵抗派、正统派和暴动，公债会无法偿还吗？如果内阁执行的计划不存在任何不确定因素，和解会取决于没有前进方向的一届政府重新产生的情绪波动吗？期待新议会作出人们要求的改进，每种利益不就会躺在要求上睡大觉了吗？如果让德·凯尔高莱先生的信消失在报纸滚滚而过的新闻激流中，王上和王朝会被法庭傲慢地认为有问题吗？坐在一级战时民族后备军的力量和一百二十万把刺刀之上，我国外交不是有理由代表全副武装、生气勃勃的国民说："我们维护哪怕是可耻的条约，但你们该倒霉了，如果……"

内阁的任何行动都与一项和平计划没有真正的联系。反抗的思想与其说是个体系，不如说是个演说的主题。最先掌权的人终日埋头于无法说清的琐事中，没有宣布总体方案，主导思想。他们突然想知道政府是否有敌人。他们要求宣誓，陈腐的蠢事！这是怀疑自己。他们只说不做，一些人想依靠革命，另一些人设法压制革命。这是不相信人民。在贵族院问题上，大业

主、政府和人民突然受到大臣们抵抗所谓运动派的誓言和意愿的威胁。在所有的骏马中，法国是最聪明的一匹，最善于辨认它驮的骑手是否会摆弄缰绳。它会把骑手甩下来，落在嘲讽的车辙里，遭人耻笑。

在这里，任何无能都导致可怕的灾难。灾难来了。内阁制造了党派。一个政党总要挑政府的错；要成为政党，要生存下来，它必须符合不受重视的需要，代表受到损害的利益。而我们已经明明白白地指出一些人的生活被内阁的行为搅得不得安宁。

内阁类似一间健身房，由于一八三〇年革命而显得苍老的自由派的名人们，一个个都来朝墙上射击，没有命中，灰溜溜地走了，未给国家做一点好事。在重大事件面前内阁行为的微不足道使政府失去人望，而它在执政之初一定作过行动有力、目光准确的虚伪许诺。它未老先衰。曾几何时，政权被拍卖，大臣职务在公馆之间兜售。

变动不定而无结果，言辞动听却无体系，人才济济但没有计划，没有定见。我们厌倦了，陷入可怕的冷漠之中。在王宫或在银行家的银号里讨论政府问题与我们有何相干？我们不相信三个月内将被改组，将被某只年轻有力的手控制的政府；如此多的政治太监互相拥抱，法国不胜其烦。

如果我们屈从抵抗体制，我们服从的是可怕的民族利己主义。既然我们模仿圣詹姆士①的内阁，他用代数方程式表示大陆的全部问题，并从中寻找可以赚取的好处，那么至少应该得到懦弱的一切利益。

---

① 圣詹姆士男爵（1738—1787），先后担任人头税收税员、法国殖民地国库主计官、贴现银行主管、包税人等职。

软弱通常是狡猾的，这是一位妇人；我们的软弱却是一个蠢女人。总之，如果我们的军队向易北河和多瑙河进发，我们也不会如此心神不安；我国的贸易平时比战时更受到虐待；我们交纳战争税，而没有得到和平的任何好处。

多么昂贵的和平啊！社会资本有十亿贬值，特别支出达六亿，还有讨厌的赋税。

大臣们试图为自己前后不一致的行为辩解，以外部事态的不稳定作为理由，多么奇特的三段论！当有人向他们指出风起云涌的革命是我们出击的助手时，他们拒绝向革命表示好感，声称我们应该对这些运动漠不关心，他们在其中看到了国内动乱的根由。

大臣们在为和平治理国家的同时，创建了两个反对派：极左派和右派。依靠其中一派全力前进不是更好吗？中间派是治理的一个手段，不是一个体系。这样，内阁把政权置于复辟王朝的车辙中。两个反对派中必有一个会发展壮大；因为反对派理所当然要依赖未来，而政府只顾当前。倘若内阁继续按这个制度朝前走，它将在路的尽头发现另一个圣鲁德宫。如今，王权不再在血泊中，而在冷漠中灭亡。这是一种大白天策划的阴谋，它只知泼撒轻蔑，以沉默代替话语。

内阁的行为既不符合真正的战争体制，也不符合不折不扣的和平体制，所以舆论风趣地把政府的思想称为中庸；就是说一条离和平和战争同样远的路线，一个围着自己兜圈子的原则，在政治领域，该原则位于一切极端的极端。

下面我们将研究这个双头政府眼下取得了哪些结果，靠该政府我们建立了因动乱而变得温和的君主制。

四 论中庸

复辟王朝史使我们看到长系进退维谷。

王党对王上说："如果你向自由主义做一次让步，你将节节退让直至断头台，因为自由主义是隐蔽的革命。不要重蹈路易十六的覆辙……"

立宪派大臣们嚷道："陛下，你的朋友们建议你废除宪章，而宪章是你的保护者。统治吧，但不要治理。听任舆论指定你的大臣，照议会的愿望办，公开依靠国家；因为你当上绝对君主，或仅仅被怀疑想当绝对君主的翌日，你已经走上了又一条流放之路。"

在断头台和哈特韦尔[①]之间，复辟王朝感到局促不安。它企图跟随使它回忆起来最得意的制度，与它共享机会……于是它到了爱丁堡。

从这个大教训中产生了一项表面看来十分符合逻辑的计划，即不听凭贵族或人民这两股势力的摆布。我们对这一高明的见解有更妙的阐释，即信任多数派政府。这个体制的不幸在于一年后它才是正确的。

倘若下届政府完完全全代表民族的利益，忠实地反映公众舆论，那么多数派自然是最好的引路人。但是，一八三〇年八月被派去捍卫查理十世想从我们手中夺回的小自由的二百二十一名议员，不再代表一八三一年的国家。他们是被打败、被捆绑的保王主义的法国的受委托人，看上去不像是得到解救的、独

① 哈特韦尔，英格兰地名，位于白金汉郡埃尔兹伯里地区，路易十八曾流亡此地。

立的法国的受委托人。这样说来，中庸是一个错误，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中间派表达国家多数人的见解。

这个体制在政治上采取折衷手段，时而给运动派保证，时而给抵抗派保证。各派和各种利益轮流受到抚爱、哄骗或客客气气的迫害，在胜利和失宠中日益坚强起来。这个老好人政府始终害怕两派中的一派赋予它显示力量的使命，或者想顺从憨厚的心愿，结果处处树敌，失去了本来可以保护它的人。各种利益变得明确了，政府在网罗了全部有才智者三个月之后，不得不对付两个要求同样苛刻的反对派。

在这种局面下，由布尔乔亚军官们组成的小王党，不幸如蝗虫一样在年轻的王权周围乱撞的金融政治家，会提请人注意拿破仑利用共和党人建立帝国后立即对他们进行迫害，心里明白只有君主主义者才真心实意地支持君主，因为他们的生存、虚荣心和稳定全取决于君主的原则。但是，大臣们想要戏剧性地模仿篡权的拿破仑，实际却模仿了督政府。拥护君主政体派不得不表面上迫害正统主义者，以免违背七月的原则，他们不重视暗中的保护，为自己的轻蔑态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拿破仑当奴才的人，被我们的大臣视为主子。极左派心怀疑虑，一些笨拙的行为证实了这些疑虑。德·拉法夷特先生的辞职表明我国政治状况的微妙。

中庸政府屡屡犯错，把我们推入目前所处的深渊。

新政权靠社团生存却迫害社团；它原属于极左派却与极左派斗争；新闻自由是王权之母，它在一八三〇年宪章下受的待遇还不如在一八一四年的帝国；共和国根本不存在，司法机构却处处看到它；卡洛斯分子无处不在，政府却视而不见。

该制度最大的错误在于把革命变成一种对政权的压价招

标；对一些人来说没有王权，对另一些人来说则王权太大。

眼下，本届内阁与极左派可能不仅仅互相厌恶。

这种局面的严重后果在讲坛上已经勾勒得清清楚楚。

某个事件，比方说战争，或者新兴议会的思想，有无可能和平地引导政府公开依靠右派的舆论使抵抗派获胜，或依靠绝左派给投入战争冒险的人民以力量呢？内阁若在议会右派中找助手，总有一天会在人民面前倒台，因为它很容易遵循反人民的学说。它的垮台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呢？倘若政府投靠被它低估的极左派，说不定它会被后者吞掉；也可能那时将辩论人的问题，而不是原则的问题……但愿如此！……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即全国绝大多数人或拥护运动派，或拥护抵抗派的机会；可是现政府将怎么办呢？它的行为是一连串的欺骗，或向这两种思想中的一种作的鬼脸。

请你们判断吧！……

注：本调查涉及内阁执行的总政策，可以说是其他四篇关于对外关系、陆军部、财政部和内务部的调查的前言。这些调查将每隔半个月发表一篇。①

一八三一年四月。

① 这个诺言并未兑现。

卡洛斯分子的一次秘密会议*

我的同伴神秘地在一扇小门上敲了三下，门好像自动打开了，我们走了进去。

“暇！”我对他说，“你把我领到共济会会员开会的地方来了？”

“不，”他低声回答我道，“我带你来开一次秘密会议，而且是卡洛斯分子的秘密会议。”

我觉得这值得一看，便默默地跟在他后面。他登上一个黑暗的螺旋梯，穿过三条昏暗的走廊，爬上一个小梯子，我们到达顶端，梯子便撤了。

我们来到会议厅，它不过是间宽敞的阁楼，墙上挂了几幅描绘殉难者、圣徒和法兰西国王的壁毯。

与会人员和会址一样希奇古怪。有好几位剃了光头，有些面孔可以在沙龙和议会两院遇到，还有老侯爵夫人，年轻女子，乃至前宪兵丑陋的脸。

我呢，我认出了C子爵、小V男爵和可爱的德·B小姐……

我们在她身边坐下，我的向导凝神静思，我则极为好奇。

一位演说家占据着讲坛，如果可以这样称呼一张普通椅子的话，它一定是这所房子见不着面的守门人慷慨出借的。演说

* 这篇嘲笑保王党人的文章于一八三一年五月五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亨利·B…。

家身材魁梧，缺少口才，但佩带着好几枚勋章的绶带。

“是的，”他以洪亮的嗓音结束发言，“我之所以喜爱和惋惜这个高贵而不幸的家庭，是因为我真心诚意地认为只有它理解什么是法国的幸福，并能够为她造福。我们不断受到指控，可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法国的幸福和声名显赫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高官显爵。就这些。”

听到这个逻辑，我一度以为置身于议会。

演说家跳下椅子，众人轻声而不失高雅地向他表示赞许。

在他之后又有一些人相继发言，大致重复了同样的话，想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感化听众。我觉得只有结尾略有不同。

一位年轻神甫，离他十五步远就能闻到麝香和耶稣会会士的气味，他认为法国的幸福在于信仰的回归和宗教的胜利。

一位穿黑缎套裤、袖口打褶的老人担保说，祖国的光荣是地位稳固的贵族发出的强烈光辉。

尽管结尾分明不同，每篇演说都受到同样的欢迎。于是我明白了仅有这种支持的政府为何不能久存。高傲的野心家们聚在一起自我吹嘘要建立政权，然后又想独自掌握它，这样的政权不久就会被他们亲自毁灭。

众人离开前确定了下次开会的日子，大家都答应一定出席，F侯爵许诺将在会上朗读圣鲁德宫与他通信的人写的一封信。

有人又放好了梯子，它巧妙地使人远离地面和保安警察，可以安安静静地策划阴谋；众人一个个设法走下梯子，在这艰难的行进中，我得到了为一项事业的成功，忠心耿耿甘冒一切危险的勇气的最佳证据。

在指定重登梯子的那一天，我跑到我的引荐人家里去，想再陪他去开会……可是，人这部机器是多么脆弱啊！亲爱的朋

友从头天起不再是卡洛斯分子了。外省一个挺不错的职位使他骤然间明白了自己政治上的错误；查理十世少了一个支持者。

我无法知道更多的事情，但我还是把能够了解到的情况告诉读者。如果有个特别气愤的人想把会址密告给维维安先生①，那么它在中央菜市场附近的圣奥诺雷街。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5月5日。）

① 维维安先生是亚眠总检察长，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被任命为巴黎警察局长。

家庭室内生活画

啊！一个男人，在其不完整的生活中，有俗称为其妻子的那宝贵的一半作为补充，他是多么幸福啊！——对他而言，幸福是一个习惯，是可以随意使用的不可少的天性，正如我在饭馆里吃的小面包。

我是单身汉，因此不得不在公共马车、快活剧院的包厢，或小普罗旺斯餐馆里寻找幸福；不得不对一位百依百顺的丈夫、一位失去魅力的情人或一位独眼兄弟充满感激之情，眼看着哪怕一点点快乐的希望也受到一场大雨、一次邂逅或反复无常的命运的制约。

“这就是单身汉的命运，”我心里想，“丈夫这个幸运的双头动物，他可不需要在家中做幸福的实验；因为这幸福一直在他手中，在他身边：倘若他出门，便把幸福挟在胳臂下；倘若下雨，他就用雨伞替它遮雨。他可以随时向它召唤，无论在阳光下、在月光下，抑或在烛光下，都可以不加区别地使用它。这太美妙了！只有哥萨克的入侵才能毁掉这样的幸福，不过这里有国民自卫军哩！”

在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的阳光下，我这个单身汉百感交集，痛心不已。突然间，一种令你停止呼吸的美妙抚爱打断了一切。

此刻吊在我脖子上的是中学的一位友人。

“怎么！”戴维尔双脚落地后大声说，“是你吗，欧仁，我和你

一别十载了?”

“正是我,”我正了正领带播腔道。

“这么久以来你境况如何,你说什么、想什么、见什么人、做什么事?”

“我的境况、说的、想的、见的、做的,和命运使我们分离时一模一样。”

“噢! 稳定的、不可动摇的人,我从这儿就看出你的性格!活了十年,单调乏味的十年! 这不是生活……我呀,亲爱的朋友,我发了一笔小财,结了一门好亲,生了一堆可爱的孩子。”

“啊! 幸福的朋友,你结了婚,有一群娃娃!”

“简直是一群爱神。——噢,欧仁,为了延长这第一次见面的快乐,请接受友谊的晚餐吧;我要把我的妻子介绍给你;你将看到我的孩子,欣赏我幸福的情景。”

“我不胜感激……你的妻子漂亮吗?”

“非常可爱!”

“至今你没有……她没有……你们没有……?”

“上帝! 假如有个男人敢注视我的阿尔贝蒂娜,他将被千刀万剐!”

“放心吧,戴维尔,我两眼会一直盯着盘子的。”

“嗳! 你该想到我这话不是针对像你这样的老同学说的。”

“啊! 大度的丈夫,慷慨的朋友!”

我们开始登一个颇窄的楼梯的第四层时,一阵乱哄哄的、刺耳的响声使我吃了一惊。我正要打听这叫人讨厌的效果是如何产生的,我的朋友洋洋得意地对我说:

“你听见我那些小家伙了吧? 他们在楼上闹得多凶! 一整天都如此。”

从这时起，我觉得如此表达孩童的喜悦非常优雅。

“喂！喂！爸爸回来了！”一个面颊丰满的、五六岁的胖小子打开门大叫，然后从父亲的双腿之间钻进客厅。

正当我向戴维尔夫人恭敬地行礼时，他把同样的盛情强加于我，险些把我撞倒。

我瞥见一位先生看上去颇像家里人，便问戴维尔这是不是他妻子的亲戚。原来这是家里的一位朋友，他情愿与夫妇俩同甘共苦，有时分享他们的晚餐。

我刚刚坐下，我的朋友便把夏尔洛叫来给我看。夏尔洛头戴防跌软垫帽，脖子上系着围嘴，手里拿着一片面包，听到父亲的声音快活地跑来了。父亲吩咐他与我握手，他却亲切地在我的大腿上拍了好几下，倒霉的是用了那只拿面包片的手。我的长裤沾满了果酱。我拥抱了夏尔洛，于是果酱又沾了一脸。

完事后，又叫芳芳；可是芳芳和他那面颊丰满的胖哥哥忙得顾不上回答：两人在拖一辆类似车子的东西……这些先生用一根细绳套的车是我的木料帽子。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朋友叫我欣赏他的儿子们小小年纪却如此有创造性。我的木帽子掌握在豪爽的发明家手中，我没有答腔。

“老大尤其早熟，”他接着说，“他真是个捣蛋鬼，所以我要把他造就成一名军人。”

“对，我呀，我想当宪兵！”胖小子嚷道。

接着，兴许为了要我们相信他对武器的明显爱好，这可爱的孩子把我的帽子变成一面鼓，用一根小棍和一把大汤匙使劲敲打它。

戴维尔夫人的到来结束了这场好战的演习。她稍稍打扮了一下，我们在餐桌就坐。

我正准备坐下，有人抽走了我的椅子，若不是朋友眼明手快，半路上把我接住，我会因为天真无邪的恶作剧而饿着肚皮摔断了腰。众人大笑了一场。

我的座位在戴维尔及其长子之间。夫人坐在芳芳和家里那位先生之间，他负责喂夏尔洛先生。——啊！多么忠心耿耿的友情！

在头半个小时，戴维尔夫人对即将给我吃的粗劣饭食表示歉意；她事先没有准备，她丈夫总使她措手不及！我热情地为朋友辩解，然后抖了抖我的套裤；我的小邻座已经踢了我几脚。

大家谈论政治、时装、演出。这家的朋友发了言；他和戴维尔想法不同，妻子从来不同意戴维尔的意见；显然我的朋友是个狂热的人。

出了一件事，改变了谈话的话题。女仆端来一条浸在调味汁中的大鱼，把它放在我的面前。倒霉的是，我的小邻座想比大家先知道偌大的盘子里装的是什么，正当盘子悬在我头顶时，他紧紧抓住它的一个边。一眨眼功夫，我整个人看上去像条水手鱼。①

这下子，大家嚷开了。夫人嫌女仆笨手笨脚要把她赶走；我的朋友断言是我抬起了头；我呢，我清扫这有罪的头上的鱼肉，这家的友人则揩拭我的衣服。

啊！无法估价的艺术家，你第一个把烧烤羊腿用的夹子变成小男孩的便壶，我朋友这有趣的一家为你提供了多少幅铅笔画的素材！

上餐后点心时，似乎恢复了平静：夏尔洛在上第二道菜时被

① 一种加酒和洋葱烹调的鱼。

送到厨房；芳芳坐在高椅子上静静地睡着了；但这表面的平静是另一场暴风雨的前奏。

我的小邻座觉得我那份点心比他的丰盛，为了再次证明他一直对我表示的特殊友情，他开始像过家家似的在我盘子里大把抓他想吃的东西。他的父亲发觉了，教训了他一句，慈爱地用手指轻轻弹了他一下；孩子用吓人的嚎叫回敬他。戴维尔夫人怒不可遏，她两眼冒火，破口大骂，朝丈夫扑过去，大叫她不允许别人打她的孩子。这家的友人居间调停，全体娃娃齐声大哭。我呢，我确信一个外人在这场喧闹中必然脸色尴尬，便拿起帽子溜了。

我还没有下两层楼便发觉忘记了手套。我再次上楼，听见了第一次令我吃惊的响声，但这一次要清晰得多。一个生气的、被激怒的嗓音喊着："怪物！暴君！"——我打开门……这时，一个在空间漫步的长颈大肚玻璃瓶砸在门角上，哗啦一声砸碎了，碎片如雨点般纷纷落在我的身上。

戴维尔夫人不见了；我的朋友向我道歉，说他妻子今晚的表现像个孩子。我像收到带汁鱼和凉水瓶一样接受了一切，就是说神情极为满意，我快步走下四层楼，决心再也不上楼了。

可是一到了街上：

"怎么！"我叫道，"夫妇的幸福难道只是一句空话？丈夫不过是块抹布？一家之长难道得准备挨长颈大肚玻璃瓶砸，如果一位慷慨的朋友恰巧不在那儿替他挨砸的话？……——我要想想这些问题。"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5月12日。）

外 省 人

你看见他走下公共马车，一副了解自身长处的自信神态吗？

嗳！这是一位外省人。

他是当地最大的才子，他订阅《立宪报》，为本省的报纸工作；他样样高明，擅长猜字谜，又会谈情说爱，令当地所有的女子神魂颠倒，他只好经常装作冷酷无情。

请注意，他出生的城市是一位学院院士，一位旅长，一位公费派往罗马的画家和司祭办公室一位副主任的故乡；该城以大教堂哥特式的高塔楼、一三七一年一位王子在塔楼上摔断一条腿的事故，以及一位来此度过余生的大主教之死著称。

你意识到，有如此经历的下车人不是等闲之辈，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高昂着头。所以下车伊始他便十分活跃。

"老天爷！"他离开脚踏板时大声说，"巴黎的公共马车真曹(糟)糕！"

他招呼一名搬运工，非常惊讶迎接他的提问是一副嘲弄的神情，路人狡猾的微笑则结束了对他这个人的分析。散步的时候，他发现虽然特地让人送来丝(时)装，他在款式上却大大落伍了。在世界上，他遇到好几位外国人因为讲话有口印(音)而被任(人)奚落。他嘲笑阿尔萨斯人和布列塔尼人，甚至觉得巴黎任(人)一般发印(音)很曹(糟)糕。

"我呢，我什吗(么)也不用帕(怕)，"他说，"不特别交(狡)猾，是左(作)弄不了我的！我动身前读了那么多书，学了那么多止（知）识，我得到那么多的忠告，最后，我自己又那么机灵！……"

他想擤鼻涕，但他的手绢被人借走了；他买了一条挂表链，可是他的表被人偷了；他用十法郎买了一副金边眼镜，当他想换的时候，人家却向他要八十法郎退货费。

至此，他不过上了小行业的当；接着又来了不期而至的朋友，他们把一名雅士能够向另一名雅士表示尊重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给了他，即向他借钱；——可靠的商人，他们考验他信赖的程度；——看上去易动感情的女子，其实冷酷到极点；——赌场及其常客，一开始他们输几盘，然后总以赢钱告终；——最后还有这些殷勤的导游，他们领他去看戏，喝咖啡，参观名胜，自己从不付费。

从动物学的角度讲，外省人属于第二种双手纲。他说话声音高，面呈胭脂红色，皮肤粗糙，身材粗壮，背部微驼，双肩拱起，两臂成外八字，两腿成内八字，手和脚一般与身体其余部分不成比例，大概是经常进行手和脚的锻炼所致。对他而言，行走是生存的首要条件。他在巴黎的时候，他下榻的旅馆尚无人起床，他已经在各条滨河路和马路上转了一圈；在每条路上他都买一块卷边果酱馅饼或一块牛奶鸡蛋烘饼；但他的胃是吃不坏的，他撞上的每个路标都奇迹般地加速了消化。

他的习惯，他的举止，和他的外表一样滑稽：他以为随时都得表现出爱乡土的精神；一咳嗽就站起来去一个角落吐痰，他感冒的时候，这样做极为累人；他喝酒前向同桌宾客致意；讲双关语前自己先笑起来；把桌子挪近自己的椅子；他在韦里酒家要浓

汤和牛肉白菜；①称侍者为先生，把开的票叫做他的帐单；他一分钟撩三次头发，把袖子卷到肘部，长裤卷到膝盖。他偏爱刺眼的颜色，大部分时间身着胡萝卜颜色或淡黄色衣服，脚踏用鸡蛋黄擦的皮鞋，戴着绿耳环和绿手套！

一言以蔽之，外省人是不可思议的，一八三一年他去法兰西喜剧院看戏，置身弗朗柯尼游乐场还以为在歌剧院，在幕间休息时买麦芽糖，在售票处为一张戏票讨价还价，把亨利四世的塑像当成拿破仑的塑像，误以为塔格利奥尼小姐是萨基夫人②，硬说在家乡看过她在绳子上跳舞；他对装饰理发店的蜡像赞叹不已，听帕格尼尼演奏直打哈欠，向领座员脱帽致意，与戏院雇来的捧场者聊天，在新戏戏院大鼓其掌！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5月12日。）

---

① 韦里酒家是巴黎的高级餐馆，浓汤和牛肉白菜却是最大众化的食品。

② 萨基夫人（1786—1866），法国杂技演员，一八一六年在神庙街开了一家剧院，表演杂耍、杂技、哑剧等，一八三〇年获准上演正剧和喜剧。

熟　人*

那个星期天，我不知去哪儿，机械地朝蒙巴那斯剧场①走去，这是巴黎的全体俏女工看戏郊游的集聚地。

我走进剧场正厅，我的位置恰巧在一位长着有趣的小脸蛋的少女旁边，她面色红润，有双美丽的蓝眼睛，身材修长苗条。

看到包裹住无穷魅力的黑色罩衫，我那颗仁爱的心从来挡不住它的诱惑。……

我坐下来，与可爱的女邻座挨得很近，试图与她攀谈。我首先请她用我的望远镜。我总从这里开始：用同一种目光看东西已很不错了嘛！女邻座是位小织锦工，她用六十生丁来这里购买整整一周的消遣。她似乎特别易动感情，为不幸的莱奥妮②的命运撒下几滴晶莹闪亮的泪珠。我的眼泪与她的交织在一起，组成动人的二重唱。

我们很快成了老相识。我甚至品尝到无法形诸笔墨的快乐，给她买了一只马耳他产的桔子，以此向她表示我的敬意。从这时起，松松小姐（这是美人的名字）时不时地把她的漂亮胳膊支

---

* 这篇短文旁敲侧击地攻击了当局以水龙对付群众集会的事件，于一八三一年五月十九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亨利·B…。

① 位于蒙巴那斯门附近的一家剧场，票价不贵，星期天有两场演出。

② 莱奥妮，根据萨菲·盖依的小说《莱奥妮·德·蒙勃鲁兹》改编的同名戏剧中的主人公。

在我的肩头，或低下头靠在我的胸膛上。诸位朋友，你们一定能够想象到我那颗可怜的心处于何种状态。它跳得很快，仿佛长了一个最结实的动脉瘤。

终于，幕布落下再也不升起，我伸出手臂，人家略微迟疑便挽住了，我一本正经，好似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护送少女回位于于谢特街的父母家。一路上，我得到几句表示感激的话，几句含糊其词的许诺，醉人的话语，有如火红的露珠，给感官带来清凉。夜晚气氛静谧，天空布满星星，好似俄国人的胸脯；没有任何阵雨来浇灭激情，没有一名消防员来代行自然界的职司……爱火在我胸中燃烧！

我克制住通常零下四十度的胆怯，和宪兵一样轻轻地握住松松小姐的手。

“小姐，”我叫道，两脚成外八字站立，内心激动万分；“小姐，这只纤纤玉手似乎属于您，但您允许我再与您见面时我才答应把手还给您！！！喔唷！”

不出我之所料，可怜的小姐显得十分惊讶。但原因主要不在于我的建议，而是我的表意动作。她非常亲切地约我次日晚八时在圣絮尔皮斯教堂前会面，然后，她快活地回到爸爸和妈妈的家里，而我掏出怀表，开始一分一秒地计算时间。

次日晚七时，我已穿好舞会服装。约会对我产生的效果有如最激烈的四组舞，我总这样一身打扮去赴约。到达王宫广场后，我发现了一群人；我有一个小时要消磨，便走过去，以我小小的生存之量加大集聚的人群。

我正待提一个新到者的问题时，突然与一个巨大的水柱迎面相遇。我以为发生了龙卷风奇观，特别得意自然现象把我与众人区分开来；我仰望天空，想好好欣赏一番；我找来找去，什么

也没看见：我被淋湿了，湿透了，从头湿到脚，被滂沱大雨浇了个昏天黑地；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别人全逃离了多水之地。——我也照办不误。

众人被我的英雄气概和坚忍精神所感动，他们替我擦拭，为我叫屈，向我提供情况。消防员原是个热情洋溢、忠心耿耿的人，现在成了内阁的一架机器，①以一条路两个苏的代价维持公共秩序！可怕的水始终给他带来尊重，时常带来死亡，他笨拙地从水中挣脱出来，在压制欢蹦乱跳的同时燃起了多少仇恨，淹没了多少自尊！——因为……

“哈哈！——嘻嘻！——喔！——好！——喂！——了不起！——哎哎！”

“这是什么？龙骑兵冲锋了吗？”

“不，先生，是一个普通人发动了攻击。有位年轻人向送饮用水的工人买了满满一桶水，然后绕过广场，来到指挥喷水的军官身后。他奋力挥动胳臂，把水桶扣在军官头上，弃桶逃跑了（确有其事）。——军官被水密封，透不过气来，一定很不舒服，他怒气冲冲地晃动身体，破口大骂，咒骂声仿佛出自一面大鼓。终于有名消防队员离开他的房间，来使司令官恢复了呼吸，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我觉得这种报复的尝试很有创造性，但它丝毫没有弄干我的衣服，我赶快回家更衣，不愿看到我的约会也泡了汤。

八点整过了五分钟，我颤动的脚终于踏上圣絮尔皮斯广场，通常僻静和神秘的广场……这天晚上，它既不僻静，也不神秘。不安的人群拥向广场。我没有看见消防水泵，便走了过来。

① 影射一八三一年五月五日和六日，内政大臣卡西米尔·佩里埃下令消防队员用水龙驱散旺多姆广场上波拿巴分子的集会。

一位少女可爱的面庞和迟疑的步伐给一位风流雅士壮了胆，他鲁莽地上前与她搭讪；立即，一名彪形大汉，粗鲁的鞋匠，冲了过来，用鞋拔子猛击这对男女。两个打架者展示了同样发达健美的肌肉，互相痛打了五分钟。众人兴味盎然地观战，不想把他们拉开。

这少女正是松松；时髦的年轻人是位朋友，我向他透露了我的莽撞行为。他幸运地承受了该行为的后果，我向他表示十二万分的谢意，然后去吃一碗牛奶拌饭。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5月19日。》

报纸对卖俏的妨害

维埃贝尔侯爵夫人　（卖俏的半老徐娘）啊！是您，亲爱的伯爵夫人！我真高兴见到您！……我确实感到不安……

伯爵夫人　（年轻的俊女子）您真好！……我为自己的疏忽感到无地自容；可是忙乱呀，气恼呀……我的丈夫要求离得……我会给您讲的……下一次罢，因为，眼下我没有勇气伤心发愁。

侯爵夫人　您不是不知道，亲爱的朋友，我始终真心诚意地关心……

伯爵夫人　（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好帕美拉！……我从来怀疑过您的忠诚。

侯爵夫人　如今年轻女子有那么多的伤心事！……我们被人忽视，受人折磨，而……

伯爵夫人　嗳！咱们别顾影自怜啦！……我是来给您讲最有趣的意外事件的……

侯爵夫人　什么事件？

伯爵夫人　是圣埃尔姆告诉我的，他昨晚在当斯尼夫人的舞会上目睹了这件事。啊！这可怜的絮拉南男爵夫人！……她会为此死掉的。

侯爵夫人　男爵夫人？她出什么事了？是不是她的一口假牙……？

伯爵夫人　噢！不是……

侯爵夫人　或许她的腰围？……

伯爵夫人　也不是。

侯爵夫人　那么，是她的……

伯爵夫人　您还没猜到。

侯爵夫人　她一直遮住要命的日期的神秘罩布？

伯爵夫人　正是！……它终于被撕破了！

侯爵夫人　（语调夸张地）这个秘密，这下尽人皆知了……（旁白）老天爷！当我想到这样的事也会出在我身上，我的血液都凝住了。

伯爵夫人　（语调庄严地）五十岁，亲爱的。

侯爵夫人　五十岁！天哪！……您能想象一个女人可以活到五十岁吗？

伯爵夫人　这要问您了……

侯爵夫人　令人难以置信……啊！亲爱的伯爵夫人，我决活不到这个岁数。

伯爵夫人　（旁白）三年前她就能担保这是事实了。

侯爵夫人　在这之前我便会忧伤而死……幸而我们还没到这个份上……可是这秘密是怎么揭穿的……？

伯爵夫人　您知道夏尔这个冒失鬼，男爵夫人破坏了他和阿黛尔的婚事，他发誓要报仇，揭穿她精心遮掩的秘密，哪怕在尘封的大事纪中搜寻弄瞎了眼睛也在所不惜。

侯爵夫人　我从来不赞成夏尔先生如此穷追不舍，也许大家对这个年轻人太宽容了。

伯爵夫人　对一些调皮捣蛋的事至于如此严厉吗？

侯爵夫人　他有时竟敢……

伯爵夫人　讲些不知趣的话，令过时的卖俏女子难堪。可是这多可爱啊！

侯爵夫人　（强作笑容）哈哈！……当然，当然，这很可爱……他叫我讨厌的不是这事……我对这个问题丝毫不感兴趣：在三十四岁上……

伯爵夫人　什么！亲爱的，您真的已经三十四岁了？

侯爵夫人　唉！是呀。

伯爵夫人　（讥讽地）我佩服你的直率……可依我看您不是这个年龄。

侯爵夫人　有什么办法呢！掩盖有何用？……谁比絮拉南男爵夫人更相信保住了秘密？告诉我夏尔如何……

伯爵夫人　他得知几年前男爵夫人不得不向司法机关提供情况……我想，是因为拿了女友的一件开士米套衫。

侯爵夫人　（激动地）千真万确，一件漂亮的开士米套衫，我头天才买的。

伯爵夫人　（做吃惊状）怎么？是您的？……夏尔跑到《司法公报》的一位编辑那里，他把记者记录了对月、日等等作宣誓声明的那一期给了夏尔。

侯爵夫人　（旁白）我完啦！……

伯爵夫人　嗳！怎么！您不笑？

侯爵夫人　记者们令人发指……这些人就爱管闲事！……真讨厌极了。

伯爵夫人　对男爵夫人当然如此；可是您丝毫不用怕他们嘴不紧……

侯爵夫人　（旁白）噢！怪物们！如果让我逮住一个！！！

伯爵夫人　昨天夏尔来到舞会中间，手里拿着可靠的证据。哈

哈！……您怎么了，亲爱的朋友？您好像不舒服！

侯爵夫人　我吗？不，我向你发誓。

伯爵夫人　这可怜的男爵夫人正在跳加洛普舞，她几乎晕过去。

侯爵夫人　太残忍了！这位夏尔先生是个可恶的人……（旁白）幸亏我只向治安法官承认我有三十岁。

伯爵夫人　事情还没完……您知道他给一家小报写了篇文章；好像很快就会登出来……

侯爵夫人　怎么！您认为他竟敢……？

伯爵夫人　嗳！亲爱的，这样的轶闻对他可是个好运气……

侯爵夫人　这么说来，全巴黎的人……，由于记者……？（绝望地）说真的，我宁可被人拿去喂猛兽！！！（确有其事）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5月26日。）

克拉丽丝的爱国主义

某些人以为，要为国家效力，必须身高五尺六寸或五尺八寸，肩膀宽阔，手臂有力，双目有神，蓄着长长的红色或黑色的小胡子。

这是个谬见。

克拉丽丝不过是个俊俏的姑娘，但她也认为……还是不要先下结论吧。

你不认识克拉丽丝，我会感到吃惊；你没和她见过几次面，我更觉得不可思议。

你大概从不去意大利剧院、歌剧院的舞会、托尔托尼咖啡馆、布洛涅森林，总之漂亮女子趋之若鹜的所在。她们只为受人赞美活着，坐在敞篷四轮马车、轻便双轮马车中才呼吸顺畅，大把挥霍金钱才感到快乐和激动……情人们胆敢令人难以忍受或者破产——这绝对是一码事，便被逐出门外。

克拉丽丝就是这样的女子。

如果你想知道得更多，我将补充说她一头金发，身材苗条柔软。一双黑眼睛通常注满淫荡的表情，当她成为一名出色的、忠心耿耿的爱国者时，双眸便闪出快乐的光，使我们忍不住和她一样狂笑不止……爱国的义务，她完成得好极了。

克拉丽丝的其他魅力，我一笔带过。安达卢西亚女子的纤足，十指尖尖的小手，光彩照人的面色，将给其他一些人提供写

空洞长文的机会。我不在此赘述，你们会感谢我的。

上星期，我在杜依勒里花园遇到了克拉丽丝。[1]她独自一人。我礼貌地上前与她攀谈，就是说戴着夹鼻眼镜，把她的妩媚尽收眼底。

“可爱的克拉丽丝，您一天比一天漂亮，这是什么奇迹啊？”

“噢！亲爱的伯爵，幸福使人美丽。”

“这么说您非常幸福啰，克拉丽丝？”

“真会奉承！……”

“对您？……这不可能……告诉我，爱奈斯特始终有幸为您倾家荡产吗？”

“小男爵？……呸！……您竟冒犯我！”

“噢！对不起……我忘了……这事已经过去了。”

“不，我向您发誓……啊！亲爱的，我有一颗超出您想象的法国心。”

“这话什么意思？”

“我发过誓，再也不让我的同胞爱慕我。”

“负心人！……您想制造许多牺牲品！”

“您要我怎么办！革命后，我也有了自己的爱情体系和政治经济学体系……除非是俄国人……”

“您疯了吗！”

“您笑吧，怀疑论者，但我原谅您，您一定觉得这不可思议……今晚您做什么？”

“随您的便。”

“请挽住我的胳臂。”

---

① 杜依勒里花园是当年时髦人士的约会场所。

她领我朝一辆典雅华丽的双篷四轮马车走去，我们上了车。一小时后，我们参观了二十家商店，装满漂亮织物、开士米套衫、贵重衣料的马车驶进一家大公馆的院子。

我跟随克拉丽丝穿过一套套金光闪闪，奢华无度，极其富丽堂皇的房间。

“啊！是您，布罗夫先生？”克拉丽丝对半路上碰到的一个矮胖家伙说，“我很高兴遇见您。快预支给我一万七千法郎，好付我刚买的一些小玩意的钱。”

“夫人，您要什么我都预支给您……不过，如果我冒昧地……”

“好了；我等您，亲爱的布罗夫。”

布罗夫双眉紧蹙，摇着头出去了。他还没走出客厅，克拉丽丝便像个疯子似的笑起来。

“亲爱的伯爵，您曾见过更狼狈的俄国管家的面孔吗？……哈哈！这可怜的布罗夫！……他不能原谅我一个月吃掉他主人的三百个农民……哈哈！至多一百万。”

“三百个农民？……”

“一个不少……达博罗夫斯基伯爵醉心于他的沙皇，要这些农民去壮大尼古拉将给我们派来的营队……哈哈！亲爱的伯爵，您看我尽了力……不像那位品德高尚受到赞美的波兰女子为国倾家荡产……我更喜欢使敌人破产……我以为这个手段不亚于别的手段……哈哈！这可怜的达博罗夫斯基是六个月来我从沙皇那儿拐走的第三个人……我给他留下的仅仅是他们挥舞刀剑的援助。喂！现在您怎么看我？您还打趣吗？”

“但愿不，美丽的天使！我很窘困。您有资格得一顶公民花冠，可爱的克拉丽丝……可是您想过没有？几个月的功夫……

好几百万！”

“您忘了，这几百万全在巴黎流通，我没有保留一枚拿破仑金币。”

“看到您的排场，我不难相信您的话。”

“嗐！……我是法国人，国家重于一切！”

噢！爱国主义！！！

亚历山大·德·B. 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5月26日。》

羊毛裤和天狼星

我一边补长丝袜，一边想着晚上有希望获得的乐趣。

这是一次人才济济的聚会，客厅里挂着红色帏幔，银制大烛台上点着喷香的蜡烛。

还有曼妙的音乐，女人悦耳的嗓音。

还能和头发上洒了香水的年轻女子跳舞。

可惜我不会跳华尔兹，我希望克洛蒂尔德也不会跳。看见她一只手搭在另一个人的肩头，他用胳臂搂住她的身体，她气喘吁吁的，呼吸着舞伴灼热的气息，我会心如刀绞。

可是那天我对她说过：

“如果一个女子爱我，她将只和我跳华尔兹舞。”

或许她将不跳华尔兹。

我想知道她的黑发是否梳平紧贴于两鬓，她是否穿白色衣裙……我第一次在花园忍冬架下看见她，她就是这个样子。

我还想知道她腰间是否插着今早我送给她的那束帕尔玛三色堇。

今天早上，我还有五十个苏；我买了一副黄手套，一束三色堇和两只黑麦小面包；当晚餐够了。

早上，在花园里，我呆在她身边；我很激动，心在胸膛里怦怦直跳，我冷静地谈着不相干的事；不过，我的嗓音直抖。我用手指转动着花束，亲自整理了一番，把花和叶子夹配在一起；我不知

道卖花女为何如此尽心地改变鲜花的性质：她们在桔花和茶花里加上黄铜丝做的茎，在三色堇周围对称地加一圈叶子，组成一个三色标志。

我不敢把花送给她，但我好几次发觉她的目光偷偷停留在花上。在这目光中不仅有少女占有花束的欲望；我觉得如果我手里拿的是一株草她也会要的。她对我说：

“你的三色堇真好看！”

我把花献给她，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毫无意义的话。

正当这些思绪在我头脑里轻轻摆动时，我拍打并刷我的上衣和长裤。这是一条漂亮的新长裤，黑色羊毛裤，在当时十分流行。我把一件白凸纹布背心、一条平纹细布领带和一件熨得平平整整的、雪白的优质衬衣平放在床上。

然后我刷帽子，从箱子里取出高级皮鞋。我穿上衬衣、袜子、皮鞋，戴上领带。

接着我拿起漂亮的羊毛裤……我的一只脚整个从膝部钻了出来！……拍打裤子的时候，冬青枝条每打一下便给它割一道口子，它被剥烂了！

我只得放弃舞会，女子的歌声，尤其得放弃在克洛蒂尔德身边的晚会。……

她将怎么想？她会以为我在别的地方，去看戏，赴另一个舞会，在另一位女子身边……男人们向她表示的敬意将包围她，像给人以快感的芳香一样令她陶醉！

幸亏明天早上我将在花园见到她。

天不太冷，我打开窗。——夜色清朗，星星闪烁着蓝光；我寻找天狼星：它比别的星星更红。

我吃着黑麦面包，一边想象着在天国巡游；我的脑袋发沉，

倒在一张桌子上，次日清晨醒来，寒冷使我全身麻木，还生出一个难看的肿块：我的一只眼睛几乎睁不开了！

我无法去看她。

肿块是种奇怪的病，得了它就不能在你爱的女子面前出现。一旦在她眼中显得可笑，你就完了。我宁可挨一剑。

我从窗口看见了她：她在忍冬架下，和一位高大的年轻人在一起。

头天，他和她跳了华尔兹舞，并被介绍给她的父亲……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5月26日。）

王家桥下的午餐

自杀是最大的荒唐事，因为它通常是最后一个愚蠢的举动，不时做些傻事可以给千篇一律的生活带来变化，禁止这种有效的消遣总是个大错误。

大家知道马依厄先生是个驼子，但恐怕不知道他还是位哲学家；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地做了一番推理，从此便放弃了自杀。

“尽管我不太胖，”他心想，“但是手枪的枪管当不了我的永久避难所！……我终将到另一个世界去汇报我的表现……在一位女神面前，说不定是一位有天国风韵的漂亮女神！那么，当她瞪着美丽而严厉的眼睛问我，在五百种可能存在的绝望中，是哪一种突然把我带到她的面前时，我将如何回答她呢？我将提出一枚五十生丁的硬币是我仅剩的祖产这个理由？她一定会回答我说，在致人死命的爆炸中，门房正上楼给我送来一笔新的财产，只要我付三个苏的邮费……我将谈到那些人间的神女吗？为了一点点十分靠不住的幸福的希望，她们先赏给你实实在在的悲痛，让你来得及连续死十五回……就我这种长相，人家绝不会相信这个理由……马依厄是牺牲品！不可能。最后，倘若为了说话在理，我会想起分摊给全人类的五百种绝望统统向我一个人进攻；我破产了，被人抛弃了，伤透了心！……于是，女神用她那双会讲话的闪闪发光的眸子责备我没有等她的帮助。因为，她将对我说，怪家伙，你的不幸还不到接受我帮助的程度！你周

围还有许多发财的机会，用不着我来干预，对那些被同胞拒之千里之外的人，我自然会这样做。无论怎样，我对如此亲切的话语无言以对，尽管我温情脉脉地暗送秋波，结结巴巴地表示谢意，我的样子总像个傻瓜。在我这个年纪，自然不能置个人的魅力于不顾……所以，作了通盘考虑之后，还是游戏人生，使生活绚丽多彩吧！这比搞天国的政治愉快得多……见鬼！这使我想起今天我还没吃饭……我总不能让自己饿死吧？这不成了极端残酷的自杀了吗！……”

有一天，两个没钱的年轻二流子恰恰做了同样的思考，他们在巴黎塞纳河畔闲逛，梦想有钱的幸福，寻找变成阔佬的手段；最后总想到他们兜里没有一文钱。

突然，两个人中有一个快活地叫起来：

“我找到诀窍了……，不是发财，是吃顿丰盛的午餐。”

“总算先得到点好处嘛，”另一个说，“一顿丰盛的午餐是不该不屑一顾的。可怎么做呢？”

“我想你会游泳吧？”

“会。你也会吗？”

“当然。我们分别上桥。我呢，我跳下河，好像想自杀；然后你跳下去，像要救人。”

“你把这叫做吃顿好的？”

“没错。救了一个人，你将在警察局得到三十法郎……① 你该承认人的价值被估得便宜了点！算啦，不管怎样，我觉得每人二十五法郎的午餐不算差。”

“噢！那么同意，同意！”

---

① 一八〇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条例规定，溺水者被打捞上来后，如被救活，将给救人者二十五法郎，未被救活，则给十五法郎。

他们按计而行，后果十分美妙。

扮演自杀者的人使一位有德行的熟人相信过度的绝望促使他谋害自己的性命；如此可靠的证据必然大大影响行善的精神。

另一位履行救人英雄的光荣职责的人收到三十法郎，他立即大手大脚地把钱花了。在这样的行动之后，你将承认，如果他今天没有得到荣誉勋位勋章，是因为他非常高尚。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6月2日。）

公共秩序*

军衔条纹、肩章、准肩章、菠菜籽及其他

“完了吗？”

“没有，还没有；我们正在任命高级军官。”

“你认为这次还过得去吧？”

“过得去？先生，得说好极了！共和国被打败了，它只须拿好自己的帽子；我们将有清一色的中庸军官。”

“谢谢，杂货商。”

“先生，你骂我：我是药剂师。”

“啊！那我就不奇怪你喜欢卡西米尔·蓬皮耶的水利政府了。”①

“你是无政府主义者。”

“住嘴，老傻瓜！”

“吸血鬼，波拿巴分子，卡洛斯分子，亨利五世党人！”

“再见，喷管的化身！”

“方才你在那边干么，和那个讨厌的家伙？”

“为公共秩序争论……暧！你没有中士的条纹了？”

---

* 这篇嘲讽以商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的文章，于一八三一年六月九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蓬皮耶，法语“消防队员”(pompier) 的译音，影射总理大臣卡西米尔·佩里埃利用消防队员驱散人群一事。

"对，那天我冒冒失失地去向拉马克将军①致敬。"

"哦，原来是这样！"

"此外，在我的连队里，一切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他们任命一家带家具出租的、富丽堂皇的旅馆的老板为上尉；此人一旦有了两个白色肩章，便接二连三地把其他肩章授予他那些膳食主管：厨房领班是少尉；他的助手是上士；小学徒是司务长，守门人是下士。"

"我明白；一切都赢得店主兼国民自卫军士兵先生们的信任，他们愿意提供选票，条件是他们将向上述旅馆提供一切可以买卖的东西，正如在选举中可以买卖选票一样。"

"在你的街区呢？"

"今天早上有人建议撤换上校；但是对替代我们军团首长的人选有很大争议。"

"怎么！诸位先生，"一位戴眼镜的小个子先生首先说，他生来相当喜欢现状，"你们要任命M.将军为上校？你们想想，他是个魔鬼，万一打仗他会向我们下动员令！"

"再说，他喜欢波兰人！"

"他可怜意大利人！"

"他支持比利时人！"

"他在联盟协议上签了字！"

"我在格雷古瓦的葬礼上见到了他，蒂博多和他握了手！"

"但是，可是，先生们，他指挥有方，首先……"

"首先，要在我们这儿成个人物，在政治上就得微不足道。"

"说得对，说得对，太好啦！"

---

① 拉马克将军系反对派议员，他的葬礼几乎导致了一场动乱。

“我投他的票。”

“我投反对票。”

“你活该。”

“先生，请允许我对你说……我不愿对你说的话。”

“我听见了，先生：今后你不必给我带靴子来了。”

“你可以把帽子卖给别人。”

“朋友们，亲爱的同胞们，安静，看在上帝的份上，无论如何请安静！请听一位职员，一位诚实的查核员讲话，他在任何制度下都曾任上士。”

讲这番开场白以便恢复安静，阻止无政府主义进入店铺的先生，是位外表十分整洁，习惯穿军装，两手白皙，面色白里透红且微带光泽的人，军装紧箍在他的身上，仿佛别了别针。

“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同胞们，”他顿了一下，吸了一撮喷香的鼻烟，然后又说，“我尊重所有的观点，避免谴责任何人的观点，但是我希望给与会者一个不容置辩的理由，使你们下决心对我们惦念的问题持否定态度。——不，我认为M.将军不能被任命为上校，这并非因为他是共和党人，或许还是拿破仑分子……过去我们个个或多或少都是这种人……但将军有一个缺点……怎么说呢，在一位上校身上不能容忍的毛病……”

“是什么呀？”

“他抽烟。”

“说不定只抽雪茄。”

“一点不对！他抽，他抽烟斗；我见过，亲眼见过！我闻到过，用我的鼻子闻到过！”

“投票吧！投票吧！”

“我认为，诸位先生，亲爱的同僚，根据我向你们揭露的事

实，审议是没有必要的……”

“确实，我们保留原来的上校。”

更可悲的是，这是事实。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6月9日。》

比庸公馆的一次公卖会*

你看这片平原上搭满希腊人的帐篷；有多少顶帐篷，就有多少个岗哨。

——莎士比亚《特罗依吕斯和克雷西达》

假若正如当今的一位怪人所说，自然界和法兰西学院的座椅同样厌恶空荡的话，那么宝座需要有人占据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无论大小和新旧，无论形状和颜色，宝座个个同样引人羡慕。以下是最精彩的伪哲学的一句评语，即在举行了许多仪式之后，当有个人终于遗憾地下决心为人民、邻居、亲友和熟人的幸福获得此物时，人们对它的追求才空前的强烈。

这就叫做难以抑制。

我们曾经有个宝座，上面有位王上。我们把王上打发走，留下了宝座，让一位公民坐于其上。正如今天人们所说，这样做

---

* 比庸公馆位于让-雅克·卢梭街，自一七八〇年起成为举办公卖的场所。巴尔扎克以此为题，讽刺众多野心勃勃的无能之辈纷纷争夺权力宝座，而其中的佼佼者却是一个小偷。文章于一八三一年六月十六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妙极了。——现在让我们舔手指头吧。

我们早就清楚，万一发生意外事件，我们的订户阿尔西德·皮凯先生就会去参赛，如果有竞赛的话。但现在我们安宁和自得的敌人，那些宝座爱好者的掮客来了，他们把王冠当成一两肉桂，向爱买削价品的人提出以下建议：

查理十世过晚地发觉立宪制不适于法国人，他提议从此照路易十四的方式治国。

赖希施塔特公爵①将只带来他的教名和一件奥地利的礼服；但他将废除贵族院，哪怕再以另一个名称恢复它，而且他仅仅要求六百万国家元首年俸。年轻的公爵将指望外公的友情支付他的秘密开销。——我们知道外公太看重金钱和外孙的品德，绝不会接济他。

萨克斯-科布尔亲王②由于香槟酒和费利克斯③做的奶油夹心烤蛋白的缘故，颇想登上法国的宝座。他生于富贵人家，希望保留他的一千五百万供个人使用。因此他拒绝了希腊的权杖，在那儿，一位最骁勇善战的依德拉④领主也常常没有鞋穿。萨克斯-科布尔亲王将仅仅满足于食宿。

倘若外公和安东尼舅舅不在那儿鞭策他，亨利五世有指望成为规规矩矩的人。

莫代纳公爵只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行使法国的王权，以便

---

① 见本卷第183页注⑤。

② 萨克斯-科布尔亲王(1790—1865)，一八三一年六月四日被立为比利时国王；他先娶了英国未来的乔治四世的女儿，妻子死后，一八三二年他又成为法王路易-菲利浦的女婿。

③ 费利克斯，巴黎全景巷的糕饼师，所做的糕点以松软著称。

④ 依德拉是希腊一岛屿名。

把记者当作臣民对待。——大家会想着这件事。

法齐先生和普拉尼奥尔先生在此提醒我们，他们统治法国三小时欠一刻钟，而且他们绝对没有伤害任何人。

一位药剂师将以最低价接受宝座，只要他能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

路易十七第一①向法国要一双新靴子和一点点自由，如果它有的话。

路易十七第二为了证明他的脉管里流着贝恩人②的血液，提出把一缕头发交给法兰西学院化验。

路易十七第三蹦蹦跳跳地追赶王冠，在摇彩游戏中同时摇出了四个号码。他放弃了登上宝座的希望，要求废除彩票赌博。

路易十七第四。——缺席。

路易十七第五心甘情愿接受王冠，倘若有人愿意替他还债，并允许他再借债。

路易十七第六和第七还将让法国看到两兄弟在同一宝座上的动人景象，条件是每人分别享受一千八百万国家元首年俸。就此问题，他们认为这样形容公民极少受益的年俸十分荒谬，③俯允以王室津贴或双头津贴的名义接受它。随他们的便吧。

张着大嘴听的群众与其说受了吸引，不如说十分疲乏，他们的人数已大大减少，而且即将全部走光。剩下的只是几个爱推理的人，他们富于经验和空想，展开了一场有关原则的讨论，满

① 路易十六被处死后，其子下落不明，后有不少人自称系其子路易十七，故巴尔扎克言及路易十七第一、路易十七第二……。

② 指亨利四世。

③ "国家元首年俸"的原文为liste civile（民用表册），故巴尔扎克讽曰"公民极少受益"。

日日期和专有名词。

突然，一个可怜的家伙出现了。

“诸位先生，”他以优美的嗓音大声说，“看到你们蔑视这些贪婪的代理商提供的骗人货色，我丝毫不感到吃惊。先生们，王上是件难买的东西，所以应该像试穿靴子一样试用王上，让事实讲话。二者唯一的差别在于坏靴子一穿就破，坏王上就是另一码事了。不过这证明不了什么。又多一个理由。但是，诸位先生，你们会问我在哪儿能找到这个宝贝，这个奇才，这个怪物呢？他将同意以临时雇员的身分品尝登上宝座的滋味，看见自己腿上只有一条朴素的长裤，胃里只有一块普通的排骨，衣兜里只有一枚六法郎的埃居……这个人，这个怪人，先生们，他是存在的！我不会立即向你们指出他是谁，因为在热情仰慕的冲动之下，你们会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你们想封他为亲王、教皇，说不定还想把他奉为上帝。不，诸位先生，首先，在一切事情之前，我想有幸赢得你们的信任。在这张方块J后面写着我的姓名和地址。请先各自回府，诸位先生；然后，当你们需要一位好王上的时候，请把这张牌翻过来，并且说：‘我知道一位优秀的！’”

讲到这里，谦虚的候选人轻捷地避开听众的赞美，他已向君主伸出动情的臂膀。

“这个是奇迹！”一位说。

“他是摩西！”另一位说。

“不，诸位先生。他是小偷，”第三位说，“因为我找不着手绢了。”

“我的表不见了。”

“我的金鼻烟壶不见了。”

“我的皮包也不见了，”一位金融家大叫，立即把钦佩的泪水

转到丢失物品的帐上。“啊！天呀！出席二十多位国王的拍卖会，想不到其中的佼佼者不过是个……”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6月16日。）

大臣会议*

这星期，大臣们有过一次开心打趣的会议，这一天，体恤人的命运抛给他们一小时的好运，让这一张张憔悴的脸笑逐颜开。人民的呼声，好似狂暴汹涌的滚滚巨浪，日复一日地拍打着他们的额头。

在宽大的铺绿桌毯的会议桌上——决定世界命运惯用的权宜之计——，一份官方邮件正等着开会讨论。这是一位省长的信。

可以假定是逮住了当过片刻党派首领的牛倌，不愉快的局面，身着锦衣华服的人有个不穿衬衣的对手，无畏的乡间警察与掌玺大臣平起平坐。

或者，还可以希望这是对选举通告的复信，于是人们急不可耐地想知道外省的宪兵队如何保持多数派摇摇晃晃的选票箱的稳定。

终于，德·蒙塔利韦先生比较流利地高声宣读了收到的信，上面说的一概不对，这只是一位受骗的、敏感而不满的省长令人心碎的呻吟。

---

* 这篇嘲弄政府及政治的漫画性短文于一八三一年六月十六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阿莱克斯·德·B.伯爵。

省长都有秘书，但并非都有妻子。这位省长不幸既有秘书，又有妻子。有一天，夫人需要一位秘书，便占用了丈夫的秘书；而丈夫以为他的秘书占有了自己的妻子。他无法指望把这样的新闻交给电报局而保住秘密，所以恳求大臣会议给他分配另一座官邸，使秘书不能同时享受在省政府任职和独身的好处。

对那些准备听到诸如暴动、吵闹、宗教仪式队伍挨揍、波兰发生屠杀等乏味的事情的人来说，这个玩笑开得太好了。所以一开始人人都笑了，然后人人陷入了思考，再后大家一致把受骗的、激动而不满的官员分配到另一个省政府。

不过个人的不幸总得告一段落，以便继续普遍苦难的话题。为此，塞巴斯蒂亚尼先生抓住了他的奇形怪状的公文包，做这个包是为了用它装的东西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即使包里什么也没有。

这一天，注定天公对大臣会议生出恻隐之心，或毋宁说，天公怜悯法国，使它免于目睹种种排场和作为。大臣把首先落在他手里的那页纸的正反两面读了一遍，发现这是一位谦虚的人证明其有权获得荣誉勋位勋章的请愿书。自然，他不打算把这样一份文件提交给同僚讨论。可是谁竟敢擅自……？于是他回想起来开会时把著名的公文包落在了地上，国家机密从里面掉了出来，像普通纸页似的东飞西舞。一名可怜的托人情者正好在前面，两腿吓得发抖，手里拿着请愿书，等候如俗话所说“一把抓住机遇”的有利时机。他急忙殷勤地把所有散乱的纸页捡起来，并利用这个好机会在其中塞进自己的要求。

已经在笑的与会者为这胆怯的计谋笑得更欢。托人情者不过要求受勋的权利，而他为此写了封长长的请愿书，在街头久等，聪明地捡了东西。所以一位大臣十分有道理地指出“这是

杀鸡用了宰牛刀”①。

这句话讲得好。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6月16日。）

① 意谓当今勋章已不值一文，毫无作为的人也可获得勋章。

一八三一年*

五月二十八日。——在奥贝尔漫画店前

一位路人："先生，难道共和国逃到维罗-多达巷避难了吗①？为什么如此嘈杂，如此喧闹？"

一位温和主义者："怎么！先生，如此嘈杂，如此喧闹？这是自由和合法地表达我的愤慨，我看到这样的题材非常气愤。"

"什么题材？"

"嗳！先生，就是这些大胆的漫画，它们竞相在背叛和有罪上一争高低。……你没看见《一八三二年的日蚀》吗？"

"对，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警告，有那么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些想免费提出警告的人是值得赞扬的。"

"啊！……端坐于尸体之上的《耶稣》，你也认为是个值得称赞的警告吗？"

"不，先生。这是一个既成事实的叙述，它和事实一样可怕，因为它准确无误。"

---

* 这篇充满文字游戏的短文，实际上刻画了七月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对立状态，参加过七月革命的勇士，如今已成为官府防范和镇压的对象。本文于一八三一年六月十六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亨利·B…。

① 奥贝尔的石版画画店位于巴黎维罗-多达巷，橱窗中陈列着《漫画》杂志的插图。

"好……那么《国家的奖赏》,一位爱国者戴着铁颈圈,这碰巧是个既成事实吗?"

"我觉得这是个预见,照事态的发展趋势,为什么它不能在近日成为事实呢?"

温和主义者(惊呆了):"太好啦!这就是说,以警告和含沙射影的预见为借口,我每天必须任人强加给我一场铅笔画的革命,一次彩色的阴谋?有了这些东西,先生,请问政府还能干什么?"

"可是,先生,对所有这些描绘不大令人愉快的故事的滑稽画进行诬蔑完全取决于它呀!不管有多少才情,艺术家们将很难嘲笑爱国主义、天才和才华,爱打趣的人将不再站在他们一边,佩西尔先生① 将更加健康。因为好战的鹅、市镇的鹅,这些拯救了祖国的小畜牲个个都是极妙的玩笑。正如中庸政府、洛洛-菲菲、卡西米尔·蓬皮耶、托诺、卡吕尔公司的旅行推销员,这位要求使巴黎处于围城状态的药剂师将军,和这位体大如象,身着朗斯洛制服的人,不都是政府自己提供了主题的笑料吗?"②

"可惜,画这样的画是情有可原的,这点我同意。但是对《国家的奖赏》呢?……啊!先生,多么卑鄙的诬蔑呀!"

---

① 佩西尔于一八三〇至一八三四年任总检察官。

② 这一段文字里有一连串文字游戏:好战的鹅(l'oie martiale)指与其同音不同形的戒严法(Loi martiale),市镇的鹅即市镇法。洛洛-菲菲是《漫画》杂志给路易-菲力浦的绰号。蓬皮耶(Pompier,消防员)、托诺(Tonneau,大桶)、卡吕尔(Canule,插管)均影射内政大臣卡西米尔·佩里埃利用消防队员驱散暴乱人群一事。朗斯洛(lancelot)是亚瑟王传奇中的典型骑士,此处指与其谐音的喷水管(Lance à eau)。

六月七日。——法院广场

温和主义者："先生，这位面孔引人注目的年轻人能犯什么罪呢？他被绑在柱上示众，在十二名不知羞耻的强盗中间把泪水吞进肚里。"

"在混乱的时刻，他向一名国民自卫军士兵打了一拳。"

"不可能！这么轻的罪判这么重的刑？他一定做了别的事。"

"噢！对了，他是位爱国者；他在伟大的一周[①]参加了战斗，为了自由的胜利受了三处伤。"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6月16日。）

---

① 指七月革命。

最佳共和党人*

光荣属于令人羡慕的博尼雄先生！博尼雄先生万岁！针织品商，自卫军的志愿兵，希望之乡的公民，神赐吗哪①的消费者！

他的全部影响在于有张诚实的面孔、士兵的全套装备和普通的棉布软帽。你会说对一位政治权威或名人来说这算不了什么。的确如此。但命运为博尼雄先生做了一切。

首先，他本可以诞生在用鞭子抽人取暖的天寒地冻的地平线上，在遮阳伞或断头台下纳凉的意大利灼热的天空下。没有。他生在巴黎的磨坊岗：他是法国人。从此，他继承了伟大的路易王的奢华，成为伟人的拿破仑的荣耀，已故德·罗伯斯比尔先生被人误解的经验。

他可以在二十种宗教中进行选择：他成了共和党人。这是他的爱好。但是他在君主制度下生活，很不愉快。

有一天，博尼雄先生的王上大放厥词，宝座被压弯了；王上走了，宝座倒了，博尼雄先生发出一声政治叹息。人们大谈共和国，他想起雅典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纽约共和国；他把自己对于

* 这是巴尔扎克为七月王朝的社会支柱所绘的肖像画，于一八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吗哪即天赐食物。典出《旧约·出埃及记》：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绝粮，得天降食物，色白粒细，有蜜糕滋味。以色列人不识，互问"吗哪？"（意为"这是什么？"）因而得名。

棉布的知识运用于社会组织，到处去兜售、称量、权衡，称赞雅典、罗马、美国的优势。

在此，博尼雄先生的运气无意中又帮了他的忙。他是法国人。生来狡黠的法国人创造了通俗笑剧。人家特意按他的尺寸定做了一个共和国，人家给他的那个胜过其他所有的共和国，因为它不像任何一个。第二天，他可以在名片上这样写：博尼雄，针织品商，最佳共和国公民。

上周四，大清早他被一种十分熟悉的响声吵醒了。是集合号响了。商界的管乐队通知企业主当天不必做生意。

“来，博博娜，快点！”博尼雄先生大度地摇着自己的睡帽大声说，“快刷我的军装，拿出我的军帽，从钩子上取下我的全套装备。活儿不少哩。”

“天哪！你真有胆量，博尼雄先生！想不到在你这个年纪，你还能镇压暴动。人多杂啊！而且，在暴动中可能结交坏人，他们个个会向你额外要十五法郎的东西。”

“有什么办法呢，博博娜！你是最佳共和国的中士，就得尽自己的义务。假设不再有公共秩序，你懂吧，就不会有国民自卫军了。这是肯定的。嗳！我呢，公共秩序受到威胁，我是不该难受的，因为我的军服花了我一百七十五法郎五十生丁，如果不再有国民自卫军，我的军服就没有用了……再说，我必须尽力配得上两个月前给我的荣誉勋位勋章。”

“再见了，可怜的心肝！”

“再见了，亲爱的！得了，别担心；我会派鼓手给你传消息的。”

（从窗口）：“博尼雄！博尼雄！！！”

“什么事，博博娜？”

“等一分钟。你真丢三拉四，忘记带枪了，你儿子正下楼给你送去，还有一块糖和一方白手帕。”

在圣德尼街

博尼雄先生和他的连队在聚会的人群前。

“捣乱的先生们，劳驾，请你们散开。你们在这里是有罪的，妨碍了生意和马车的行驶。可敬的捣乱分子，你们自己离开吧；否则的话，我不得不命令你们离开。”

一个声音：“谁说要把人打死？”

一名工人：“如果我们离开，我们会有活儿干吗？”

一个醉鬼：“会不会削减酒税？”

博尼雄先生：“诸位先生，非武装力量无权评议，我不能再听下去了……”

这时，一盆花扣在博尼雄先生的头上，盖住了他的声音。

卧室里

博尼雄先生（躺在床上，有人正给他身上放水蛭。）：“博博娜，正当我在那边为自己的事业受苦时，怎么会有人来抢劫我的铺子呢？维护公共秩序，却丢了自己的棉布软帽！太叫人难受了！……你难道没有告诉他们我是最佳共和国的中士？……”

“这没用。”

“亲爱的朋友，这是因为你把他们抬得太高了。——你没有告诉他们我有荣誉勋位十字勋章吗？……”

“这也没起作用。”

“博博娜，这是因为你同时提到太多的勋章。——你没有告诉他们我是自由之友，新闻自由之友吗？”

“噢！这个奏效了。”

“是呀，我有感觉！——最后，我是宝座的热心捍卫者，它周围有共和派的组织……”

“噢！它们终于来了。”

“哎哟！好啦！博博娜，它们真扎人！”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6月23日。）

唐·佩德罗二世*

除去流感和流行性霍乱外，眼下有一种严重的传染病正在流行肆虐，这就是民众的霍乱，它使国家推翻国王，并非国家不想要国王——没有他怎么活呢？——而仅仅是为了换个国王、看到新面孔、准确知道王权有多重的乐趣。

有一天，是处处别出心裁的法国人；然后是比利时人，再后是波兰人，其他几个国家的人，而今天竟轮到巴西人！他们热爱和崇敬自己的君主，他曾用独立的肥皂给他们洗了把脸，他们丝毫不愿伤害他，但他统治过了；——那就换一个吧！

由于国家元首被视为稀罕宝贵的东西，所以巴西人不得不挑选一个白发苍苍、经验丰富的人管理他们。

不。

巴西人想乐一乐，挑了一个五岁的公民当国君，他就是唐·佩德罗二世·德·阿尔康塔拉（约奥-卡洛斯-列奥波尔多-萨尔瓦多-比比亚诺-弗朗切斯科-格扎维埃-德-波拉-列奥卡迪奥-米盖尔-加布里埃尔-拉斐尔-贡扎加）。

他的名字长了点，这是真的。在欢呼的日子，这会变得很累人。尽量少叫喊，不就行了吗？如果说新君主还没有大大为人

---

* 一八三一年四月七日，巴西皇帝唐·佩德罗一世在革命运动的压力下宣布逊位，年仅五岁半的儿子继承了帝位，即唐·佩德罗二世。

民造福，至少他还没有吊死任何人。在这个小小的人儿的履历中，这已经是件不错的事。

不难相信，他的政治生涯至今还很有限，在他治下发生的事中，我们只知道一件。

事情是这样的：

在国家宣布其古怪念头的那一日，小王子的教师急忙去找学生，通知他有了新的职业。他在离里约热内卢几千英里的一座别墅里找到了学生，后者正在巴西明媚的大自然中间屈尊吃连壳溏心蛋和喝牛奶。猴子代替了麻雀，在每一株树的枝头荡秋千。老师把学生从细长面包块和悬猴的诱惑中夺了出来，告诉他两小时以来，他从头到脚，身上的一切都是至尊至贵的，然后把他领回王宫。

一路上，教育家认为向君主背诵教诲和祝贺之辞符合他的头衔。于是他张开了嘴。但是，话讲到这里时，一大滴水告诉他下雨了。他不再寻找动听的词句，开始寻找一个避雨的地方。

唐·佩德罗二世更加敏捷，很快来到一个小茅屋前，他用力敲门，正如任何没有伞的国君应该做的那样。于是，在一扇天窗前出现了一位古铜面色、耷拉着一脸皱纹的巴西老太太，名副其实的艰难时世的面孔，她用颤抖的声音问是谁这样敲门吵醒了她的猫。

“喂！快开门，老妖婆！”小家伙礼貌地回答，“我是约奥-卡洛斯-列奥波尔多-萨尔瓦多-比比亚诺-弗朗切斯科-格扎维埃-德-波拉-列奥卡迪奥-米盖尔-加布里埃尔-拉斐尔-贡扎加。唐·佩德……”

“噢！天哪，善良的圣母马利亚！你们可以到别的地方投宿，”可怜的老太婆打断他说，“因为我的茅屋不大，容不下这么

多的人。”

说完，她关上了天窗。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6月23日。）

政治经济学*

——制造动乱的办法

倘若你的狗摔断了一条腿，你，一个普通人，你去找一位文凭上写满才华的外科大夫。你的狗死了，或者少了一条腿活着。这两件事都是一场灾难；但是，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你这个普通人，你不知道有别的办法。这很好。但是有个人也许比你更普通，而且不比你的鬈毛狗的神医有学问，他处处看到疾病，却看不到治病的良方。于是，他去找药方。病很重。需要做大手术。比方中风。——To be, or not to be.① 你，一个普通人，心想与其死了，不如带着偏头疼活着。这是庄稼汉的想法。我们肝火旺，爱强词夺理；我们有意愿，但不知是否有能力，——那就试试吧。

假定一个社会的肌体——或动物的躯体从头到脚患了坏疽。你请来一位牙医或一名保安警察。

他以摘除为主要工作，他先答应要他拔什么，他就拔什么。但是，看到坚固结实得无以复加的牙床骨，他就不敢碰了，怕人家咬他一口。

以上涉及头部。

---

* 从这篇短文可以看出，作者认为七月政府惧怕人民，已到草木皆兵庸人自扰的程度，本文于一八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① 英文：活着，还是死去。——引自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一名外科医生或一名扛短来复枪的步兵答应治愈上腹疼痛。但必须紧急开个大口子，在此之前必须知道工具是否好用。

矫形外科医生一如游侠骑士或国民自卫军士兵，自愿负责担保全部胫骨。为此，这些胫骨首先必须接好，因为自从人们陷入中庸以来，他为自己的胫骨担忧。

以上是找到的全部治疗方法。可惜一个包含着但是，另一个包含着是否，第三个包含着因为。这是个令人尴尬的三位一体。于是你做一次评估试验。

首先，你去一个不会被人立即猜到的偏僻街区。——不然就会结束得太快了。

你挑选一条宽阔的、有许多路灯的街，光线并非必不可少，但有路灯的地方就有人群。这是暴动的诗意。

倘若天空纯净，阳光明丽，你就撑开雨伞。或者，倘若温差不大，你就擤鼻涕，——用一条绿花枝图案的白围巾。

一位陌生人走过，他望望你，什么也没说。

一个你十分熟悉的人走过，他也望望你，把你叫做卡洛斯分子！

另一个称你为波拿巴分子！

还有一个称你为共和党人！

你认为不该做第一次试验时就被人打死，于是你把围巾塞进衣兜，然后大谈信仰自由。

在听你讲话的五百个人当中，有四百九十八人认为你有道理。讨论结束后，人们各自回家。

这时一名自卫队队员骑马飞奔而来。独自在巴黎奔跑的一匹马会吸引一大群人跟在后面，马上坐着警察就更不用说了。马的后面是人民，人民后面是军队。

你已无事可做，便吸了一撮鼻烟，然后回家，让人民和军队愿意怎样协商就怎样协商。

于是店铺关门，马匹跳舞，妇女喊叫，男人咒骂，孩子哭泣，鼓手击鼓，人群吼叫着跳起来。

第二天，卡洛斯分子、波拿巴分子和共和党人互相询问是谁搞了动乱。人人回答说："不是我。"

他们全有理。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6月23日。）

狗的断头台

——这不是故事。

“我的打狗令没有张贴吗?”

“张贴了，警察局长先生。您的门口也贴了一张很漂亮的。”

“可是全巴黎处处有狗趾高气扬地闲荡，好像暴动日的共和党人。”

“那是因为它们没有读到命令。命令贴得太高了。”

“可是必须除掉这些畜生；因为，从巴黎人的性格看，似乎他们每天有许多人被狗咬。”

“这的确是真的，警察局长先生。那么是不是该扔管理肉丸，或者再搞一次盖内戈街的屠杀?”

“不，新人有新办法。我会考虑的。明天早上再来吧。”

翌日是上周四，那天发生了下面的事：

在巴黎来往穿梭的不计其数的各种形状和种类的车辆中，人们注意到有辆外观罕见的车，一辆神秘的大车像少女的柩车似的缓缓地行进。

每二十四小时便出一件新奇的事，城里人被宠坏了，不止一个人走过时毫不在意，对车子看也不看一眼。

可怜的狗就不同了。它们一个个离开自己的主人、狗食、义务和亲情，追逐诱人的大车，车下拴着一条圆滚滚的、犬毛飘动

的小母狗。

在此你看到背信弃义的行为。一条漂亮的母狗能使最有德行的公狗神魂颠倒。由于天性使然，再加上维维埃先生①的帮助，这样的事发生了。

你或许以为，这一长列求爱的队伍，随着大车回到警察局后，维维埃先生打算像大学生们一样，对这些可怜的牺牲品发表一篇言辞动人的简短演说吗？不。因为这样的话，不久后队伍就会变得太长，看上去像发生了暴动。

当一条狗怀着狗种特有的信任走过来时，一个面色阴沉的两足动物抓住好奇的四足动物，把它扔进大车，于是狗结束了生命。

这条狗后是另一条狗；这些狗后是另一些狗，这一切没有响动，没有费力，没有喊叫，然而，在每一跳之后，便少了一条狗。——一条厚布帘遮住了爱情和警察的牺牲品的抽搐；蜷缩在车里的一个家伙等狗一到，便勒死它们权作致□。

大家看到，除了对狗外，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打乱了公共秩序这一新的体贴行动的进行。

随着死狗的增多，活狗愈来愈少，有一阵发生了狗荒，负责拘捕狗并送它们上西天的人竟然像抓犯人一样，去抓一条静静地坐在一家店铺门口观望行人的狗。

见有人向阿佐尔施暴，它的女主人跑来看个究竟；丈夫跟在妻子后面跑，孩子跟在爸爸后面跑；邻居们来了，行人停下脚步，大家叫喊，咒骂，啼哭，探听情况，很快车子被推翻了，十六条狗的尸体滚到了马路上。

---

① 警察局长。

这样的暴行激起报仇的怒吼。退而求其次，两名警察似乎足以偿还十六条被害的狗，大家就去找他们。可是他们已经逃走了。

于是，借助所有的锤子，带轮子的断头台被砸碎了，节日的篝火熊熊燃烧，纪念这滔天的罪行。可惜没有一条狗被救活，包括不幸的阿佐尔在内，女主人悲哀地把它抱走了，一定是想用稻草填塞这件纪念警察局暴行的可悲的遗物。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6月30日。）

现代阴谋家*

他十八岁，有勇气，蓄唇髭，穿件可笑的背心和一套做工考究的礼服。

他心地善良，脾气很坏。倘若他不在广场，而在别处听课，他在学习上会获得优异的成绩，以后还能体面地为国效力，如果那时他还未被自卫队的刺刀开膛的话。

但是，现如今，生活大步迅跑，悲剧层出不穷，经验如礼服般披在身上，头脑被信念抓住，然后再进行思考，如果可能的话。

现代阴谋家有自己的一套即兴的原则。他生来是一切不和他咬耳朵的政权的敌人。他不安分地反对任何常理，因为这是他的角色，正如别人紧紧抓住常理不放。

他是人民之友，他很乐意告诉人民自己的财产状况，如果他有的话。

世世代代的工作，各种哲学、宗教、道德，都被他视为不新鲜的面包，由于缺乏了解，他认为这些需要彻底改变。

此外，他对向自己提供消息的人有足够的控制力，可以把他们变成政治上的木偶。他要求恢复古代共和国的朴素生活，自己到维福尔饭店进餐。

---

* 本文的中心思想用一句话即可概括："别再用共和派的阴谋来吓唬人了。"这篇文章于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他要求废除死刑，非常愉快地对德·罗伯斯比尔先生歌功颂德，而如果听任这位先生去做，他终将废除生活的全部苦刑。

对阴谋家而言，在政治上既无罪行，又无过分的举动。一切仅仅归结于需要二字。然而，由于政治是与人与事唯一不可能没有关系的激情，两难境地开始变得令人害怕。阴谋家只好用几句空洞无物的话，概括对大规模暴行的回忆，其细节会吓得他魂飞魄散。对他来说，马拉只是个制度，罗伯斯比尔只是个组织。可怜的年轻人！听他讲话，人家还以为他在晚餐前绝对需要几个他从未谋面的正派人的脑袋，而他完全遵守剑术规则杀死了一个向他挑衅的人，至今这仍是他的一块心病。

不认识他的人见到他会以为他古怪异常。会议开到一半，他会以向你要杯糖水喝的神态，要求一项暗杀的任务；他会建议像邮寄一封信一样把独立寄给某国人民；彷佛他知道自由在何处似的建议保卫自由。他找到了用机器制造起义的办法；为了一枝康乃馨，一条狗，一条领带，他会按时并按照原则造反。他是有血有肉的叛乱的象征，反叛的标志争夺他那细长的身躯：一件罗伯斯比尔式的背心，一顶马拉式的帽子，扣眼里别着一个联络标记，一根铅头棍权当手杖，这些就是他外表的装饰品。至于他精神的外表，你已经看到了；但切忌通过它来判断现代阴谋家的真正性格，不然你会有节制把他叫做吸血鬼，人肉贩子；而当这位恐怖分子回到家中，独自怀抱在他这个年纪十分甜蜜的幻想时，他成了听话的儿子，友爱的兄长，诗人喜欢的情人。

近来有个组织不幸未能为了一株树被打得头破血流，朋友们责备他没有在如此关键的场合露面，他仅用这句孝顺儿子的回答迫使同伙们哑口无言：

“爸爸不愿让我来。”

你们听见了，家长们：为了国家的荣耀支持这些年轻的勇敢者吧，用从法庭向群众的智力发表的这段话的智慧来对抗他们精力的焦躁吧：

“以后别再用共和派的阴谋来吓唬人了。我们不是孩子，与游戏人生相比，我们有更有益的事情要做。从我们的期望来看，等待并不困难。有前途的政党是有耐心的。况且，我们很年轻，而如今世事进展很快。”——卡韦尼亚克①。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7月21日。）

---

① 卡韦尼亚克（1801—1845），《人民之友协会》和《人权协会》的创办者，《改革》杂志的编辑之一。

地位生理学

瓦尔布勒依公爵夫人 （有三个情人）算了吧，元帅，这是开玩笑！像我这样的女人！愿意自己的名誉受到如此损害的顶多是小伯爵夫人，她与布里夫侯爵的私情尽人皆知。这可怜的伯爵夫人，她失去了丈夫，她自己也彻底完了，简直惨不忍睹。

伯爵夫人 （有两个情人）呸！呸！您以为在和您的银行家的妻子讲话吗？她的丑行叫人脸红。她是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她有一个情人。

银行家的妻子 （有一个情人）是的，小姐，原先我很关心您；可是您品行不端，竟有一个情人！……干女儿，这就是我悉心照顾您的报偿，我把您抚养成人，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您还说他想娶你，他爱您！多么卑鄙！要知道，小姐，年轻女子不能以任何借口找情人……婚前的失足是抹不掉的污点！您认为您可以支配自己的感情；要知道，小姐，一个女子在别人认为她不再自由时才是自由的。您走吧，别让我看见您，您的伤风败俗的行为真叫我难受。

在歌剧院

德·圣依维埃尔夫人 （昔日是大美人，现年四十五岁，拥有五万利勿尔年金）告诉我，夏尔，这位姑娘是谁？她有顶漂

亮的帽子……

——嗳！没错！您认识她，她是戴西蕾·圣阿尔斑。去年您曾和她一起在巴登洗温泉浴。

——得了，亲爱的，我看不出这样的……

——怎么！您不记得我们去卡尔斯鲁赫游玩，和那位留小胡子的青年，法国贵族院议员的儿子，我们玩得非常痛快？

——别说了，夏尔；您讨厌极了。虽说我敢在温泉疗养地，在外国做这种事，但我不喜欢人家在巴黎向我重提此事……

戴西蕾·德·圣阿尔斑小姐 （受人供养的女子，脸蛋儿漂亮，有一万法郎年金，生活排场很大，债台高筑；坐在德·圣依维埃尔夫人对面的包厢里）啊！这是德·圣依维埃尔夫人？她是个漂亮的傻瓜！而她有五万利勿尔年金！如今她瞧不起我，因为我比她漂亮，还没有足够多的情人替我还债，使我有些收入；她把我视为妓女！……

——喂！戴西蕾，今晚和我们一起吃夜宵吗？

——啊！当然不，先生！

——为什么呀？

——不，我对您说。埃奈斯特，别对我提这个夜宵了；我最终会冲你发脾气的。我知道，你们觉得我和小姐们在一起很有趣……

——可是，亲爱的朋友，这是通俗笑剧的两个次要角色，还是喜歌剧的替角呀……

——小姐们，亲爱的，小姐们！像我这样的女人，不能，不愿，也不该允许自己如此轻率。

歌剧院出口

安吉奥利娜　天呀！好朋友，多么迷人的晚会！我非常开心。

——是呀，但是你现在要回家了。你不怕女主人责骂你吗？

——噢！不！在黎塞留街，你看，我受到尊重。漂亮的服饰，泰尔诺大围巾①，还有像你这样的情人领我们去看歌剧。不像圣安东尼城关那些可怜女人，她们没有鞋穿，只能上弗朗科尼游乐场！……

阿莱克斯·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7月21日。）

① 指纪尧姆-路易·泰尔诺（1765—1833）仿印度开司米制作的开司米大围巾。

给政界新手听的精彩而简单的回旋曲*

伴奏：受雇捧场者必不可少的掌声和欢呼声，以及兴之所至的热情。

流行的主旋律：推动世界跳圆舞的，

是暴动，暴动，暴动……

作曲者：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

王家乐队首席蛇形风管吹奏者

此曲献给中庸爱好者。

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由法兰西大剧院乐队指挥首次演奏。

作为记者我们有义务分析的这首乐曲属于古代回旋曲家族，因为主旋律："是暴动，暴动，暴动……"在曲中多次出现。① 这个形式带点洛可可风格，人们一般更喜爱现代的卡伐蒂那②，它音域宽广，形式新颖，旋律雄浑而富于表现力，总之，正如在美国构想的那种卡伐蒂那；但是，既然我们的趣味与美国音乐爱

---

* 这首回旋曲实际上是指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路易-菲力浦在立法议会开幕式上发表的演说。本文辛辣地嘲笑了中庸政府蓄意制造有关"暴动"的紧张空气，于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我们要赶紧指出，在简单扼要地分析这一新作品时，我们的意图是只谈作曲家的作品，把有关演奏它的高贵的演奏能手的一切搁在一边。——原编者按。

② 歌剧的一种咏叹调。

好者的趣味毫无共同之处，那就暂且听听哥特式的回旋曲吧！让我们看看预告的这一首是否集中了该体裁的全部优点。

非常滑稽的引子以一声炮响开始，糟糕地令人回想起旧流派矫饰的形式，然后响起必不可少的老调："诸位贵族院议员先生，诸位议员先生，我很高兴重新回到你们中间。"

看得出来，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新东西。接下去是流行的主旋律："是暴动，暴动，暴动……"第一个句子措辞不当："我说过，诸位先生，宪章将为真理；我说的话实现了。"

我们很遗憾地这样说，但最不符合实际的莫过于这一段：听力最差的人也觉得刺耳。我们继续分析流行的主旋律吧："我们该结束那些仍然对共和国抱有幻想的人持续过久的骚动了。"这个主旋律无比平庸，在墙上到处张贴；但是可以相信，它有巧妙的变奏。

接下来的一段涉及超人的工作："诸位先生，我刚刚走遍了法国……"真正的行家发现这一段不利地令人想起有名的若孔德回旋曲：①

我久久在世上穿行；
到处都有我的身影，
阿谀逢迎……

我同意真正行家的看法，更喜欢喜歌剧院的若孔德。②

不过，流行的主旋律以极其巧妙的方式出现在涉及外省人

---

① 如果必须相信费多戏院史学家们的话，那么若孔德也是不知哪个王朝的一位国君的宰相。这位国君又是个怪王上！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立宪王还没有发明出来。——原编者按。

② 一八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在费多戏院首次上演了喜歌剧《若孔德或好色者》。

心愿的这一段中："你们将帮助我，诸位先生，实现这些心愿：秩序将受到保护，一切叛逆企图将被挫败和镇压。"你闻到暴动的气味了吗？其实，这不过是个插曲，好像为了表明人们不会忘记主题。

我们立即掉进音符的迷宫，真正的、塔尔蒂尼[1]式的手法，要理解它是根本不可能的。它关系到贵族院的世袭权。听众们渴望听到的，不是好像来自年轻的老林茨[2]即兴演奏的无意义的音乐，而是更清晰、更明快、更自然（场合允许自然）的音乐。更何况这一段以同样难以理解的关于市级和省级组织、大臣们的责任、教育的自由等等急速经过半音音群结束。

幸而，接下来关于商界的苦难和承受苦难的勇气的哀惋的柔板使我们大大得到补偿。

这首反映了可怕真相的曲子，由于流行的主旋律"是暴动，暴动，暴动……"（如此滑稽的，但为大家所期待的主旋律）有办法在乐曲中，在最庄重和最感人的形象中间出现，所以引起了更大的轰动。不过它只是一闪而过，正如一名小学生，一个小坏蛋，上完教理课回来时，把头伸进一家昏暗的店铺的门框叫道："咳！你好！是我！我来啦！"然后撒腿就跑，第二天再来！这很好。这亦庄亦谐的混合能产生最动人的效果，构成向下面的快板的十分自然的过渡："我希望这些苦难到了头，不久秩序的巩固（流行的主旋律再次稍稍露头）将恢复安全局面，云云。"下面关于资金即将流通的快板只有一个缺点：与小丑皮埃罗在《有声画面》中的高调有点过于相似：

① 塔尔蒂尼（1692—1772），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

② 即匈牙利作曲家、著名钢琴演奏家弗朗茨·李斯特，一八三一年时年仅二十一岁。

但在暴风雨后，
终于出现晴天，
整整一队扈从，
重新娱乐消遣。
欢乐和美酒……

这一次，我仍然更喜欢皮埃罗的美酒。

至于下一段，类似于国家财政的宣叙调："将向你们提交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二年的预算，云云"，我必须说，除在场的官员外，大家觉得它过于累赘，文笔呆板，压得人透不过气来；里面有太多的铜管乐器；作曲家的确忽略了任何节拍。后面的句子引起了最激烈的批评："自七月革命以来，法国恢复了它在欧洲应有的地位。"大家觉得这句话的调子太低沉，为它鼓掌的只有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大使。

但精彩的回旋曲很快提高了调子，压过了所有的窃窃私语，在关于民族独立的几小节静默后，流行的主旋律"是暴动，暴动，暴动……"以洪亮饱满的音色突然出现；这时正在谈论"与军队不相上下，不久前保护了自由的国民自卫军"。这是个全新的、无人料到的思想，所以听起来更有趣。不过，人们遗憾地注意到其中未涉及拥护秩序的工人们和三法郎的埃居。

在流行的主旋律令人目眩地再次出现后，是关于奥地利的一个巨大的延长号："正如我要求的那样，奥地利皇帝的军队撤离了天主教国家。"这个行动引起对有名的《冉，去看看他们是否来了》这首歌想必不由自主的模糊回忆。但是，在提到教皇的国家，"其安宁将不再受到搅扰"时，流行的主旋律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露了一点头。这太好了！

然后是关于比利时的、以英国号伴奏的大曲子；自然这不是精彩的回旋曲的精彩部分。不，一千个不，这不是法国音乐！作曲家立即在后面写了一段关于葡萄牙的铜管乐加以纠正；但这是枉费心机，擅长对位法的作曲家的这件工作，或毋宁说这个把戏，没有达到转移注意力的目的。人人心里想：

"唔！唔！为鸡毛蒜皮闹出这么大的响动。"

可说什么好呢，啊！用达姆达姆鼓伴奏的对波兰，对英勇不屈的波兰的颂歌那充满虚情假义的行板，对它说什么好呢！……可恨！该死！可恶！……听到如此平庸乏味的话，如此拖沓无力的文笔，议会的拱顶本该倒塌！……

幸而，在作者大张旗鼓地返回，庆幸丰硕的成果后，"是暴动，暴动，暴动……"这个流行的主旋律再次出现，告诉我们"坚持遵循至今的政治制度，就能使祖国享受革命的利益，免受新的震荡，云云"。这个结论由于宣告了精彩的回旋曲的结束而更受欢迎，它庄重地为这部作品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看得出来，重复同一个思想时不可能再增加更多的变化，这个思想一成不变，仿佛是真正的偏执狂的一个固执的观念。

总而言之，尽管精彩而简单的回旋曲有我们指出的细节上的种种出色之处，它仍然辜负了真正行家的期望；大家希望它更有尚武精神，更加典雅，总之更适合于法国人的耳朵。

临近曲终时响起了一阵掌声，但这是受雇捧场者表示的欢迎；发自内心的叫好声稀稀拉拉，不是向作品，而是出于礼貌向著名的演奏高手喝彩，附带说说，他的低沉单调的嗓音是无法表现出作品的魅力的。

我们认为，这首精彩的回旋曲注定不会风靡一时，也不会在法国传播对悦耳和声的爱好，恰恰相反。人民不会随声和唱；

他们将只唱《马赛曲》，并将和我们一样说：

“回旋曲啊！精彩而简单的给从政商人听的回旋曲，回旋曲，你想要我怎样？”

此外，我们向无畏的蹩脚音乐家们宣布，这首曲子在巴黎格勒奈尔－圣日耳曼街的作者家中，以及在圣克鲁所有的旧货店里可以买到。售价：一个苏。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7月28日。）

不容置辩的逻辑*

他在好几个朝代当警察，聪明、狡猾、阴险，工作上精益求精；这就是说，作为一项卑鄙职业的英雄，他有本领使自己变得更加卑鄙。

由于他想象力丰富，主人的安全似乎时时受到威胁。倘若平安无事，他就编造一次谋反，一起阴谋，某个阴险的企图；然后，他一个人勇敢地跑去毁掉他施以巧计竖起的稻草人。有人集会吗？只要他插手，个人之间的争吵也会变成一场暴乱。总之，他找得到机会施展自己防备和镇压的才华，直至搞到红衣主教的头上；别人招来惩罚的事，他能巧妙地获得赏赐。

所以，你想想，我们的自由时代对此人的活动是多么美妙的时代：他如鱼得水。从早至晚，他为告发、背叛、催告、猜疑、逮捕忙得大汗淋漓。倘若一整天没有捕获物，他怕动作变得迟钝，能随便逮住一个人，然后再找理由。这种生活不过是由监狱引起的长时间的痉挛。

由于奥尔良公爵① 不再戴灰帽子，他的父亲也不再撑着伞戴三色标志，所以人们作出决定，凡戴灰帽子的公民必须把它扔

---

* 为压制不同政见而出现的乱捕人现象，在这篇漫画式的短文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本文于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李利·B…。

① 法王路易-菲力浦的长子。

出窗外，没有灰帽者必须戴黑帽子，把三色帽徽留在家里，和自己的猫、老婆以及棉布帽在一起。

一大清早，警察便来到带有骚乱迹象的巴士底狱广场，眼观四路，两手发痒，满怀赤胆忠心，像法国士兵在战斗打响之日的清晨那样自鸣得意。

首先走过来一名青年，他像好奇的人那样抬头望天，像闲人那样晃着胳膊。

"先生，你被捕了，"警察对他说，一面揪住他的衣服，大概想估一估衣料柔软的程度。

"啊！"大学生答道，"可为什么呢？"

"因为你戴了一顶有三色帽徽的灰帽子，而我们有位开明君主。"

"噢！有道理，"年轻人说。

于是他满不在乎地跟在领他去拘留所的卫兵们后面，一边哼着《巴黎女子》：

……奥尔良，你戴过它……

在他之后来了一位先生，像所有不戴鸭舌帽或毛皮高帽的人一样，头上有顶礼帽。

"先生，"警察对他说，"你被捕了。"

"啊！可为什么呢？"布尔乔亚问道。

"因为你的帽子没有帽徽；这显然证明你兜里有一个。"

戴礼帽者准是个爱争辩的人，因为他好像要反驳这个论点；但一支国民自卫军小分队把他带走了，没有给他时间反驳。

广场被如此合理地清扫干净，以免人群中发生意外之事。这时过来一个人，大概是附近的居民，因为他没戴帽子，随随便

便，好像来串门。他抬头看看是否找得着一张熟悉的面孔，如没有，至少找得着大象的面孔；① 但他遇到的却是警察的面孔。

“你这家伙，”警察对他说，“你跟我去拘留所。”

“哟，真荒唐！到底为什么呀？”

“因为你光着头；这显然证明你有顶带三色帽徽的灰帽子，你担心被捕，把帽子存放在某个地方了。”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7月28日。）

---

① 一八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拿破仑发布命令塑一尊大象装饰巴士底狱广场的喷泉，但后来只制作了一件石膏制品，一八五〇年前后它也从广场消失了。

谈　　话*

“你好，小帕科；你穿上军装真漂亮！”

“喂！老婆，瞧瞧这站岗的神气。他可是咱们的小子……嗳！帕科，你怎么不说话？你有伤心事吗，朋友？”

“别生气，爸爸。您没读布告吗？我被禁止出营了。”

“怎么，被禁止出营？”

“我们不再和工人、和平民来往；这种交往是个圈套……”

“怎么！你父亲，你母亲？……”

“当然啰，爸爸，命令是这么说的，在当前的局势下，不再有父亲和母亲了！”

佐埃：“这么说，我再也不能见帕科先生了。那么感情呢？”

“中断，女同胞！”

“怎么，帕科先生，您忘记了您的全部誓言！呜！呜！”

“不是我，是命令。噢！喂！女同胞，如果这不如您重要，劳驾您上一边哭去；否则我将不得不逮捕您。今天是二十八号①，

---

* 又是一个揭露七月王朝惧怕民众并与民众对立的小镜头。本文于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① 为纪念七月革命，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法王在先贤祠为刻有牺牲者姓名的青铜板揭幕。二十八日是民众联欢。二十九日，法王在前巴西皇帝堂·佩德罗一世陪同下检阅了巴黎卫戍部队，以及巴黎市和市郊的国民自卫军。

命令说大家应该笑。"

"可是，儿子……"

"噢！爸爸，就谈到这儿吧！请您别不顾我的反对老来找我；您会连累帕科的。"

"可是你的家，你的朋友……"

"天哪！命令重于一切。它说我每天有一个苏的津贴，是为了操练和吃豆子，然后就没事了。从此，我必须把自己的一堆感情装进背包，上面再放上我的护腿套。喂，当心，爸爸！中士来了，他会叫我带你去拘留所。"

"假如你这么干，帕科！你看清楚这只拳头……"

"是呀，但如果我不逮捕您，下士将枪毙我。情况就是这样。命令得遵守，但有时可以延缓遵守。"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7月28日。）

一场即兴演出的排练*

人　物

新发现老爹：戏剧老配角，习惯于当众登台演出，必要时可兼演数角。

大普洛①：年轻新手，前程无量，双手和靴子始终非常干净，领带和举止始终十分生硬。

新发现老爹　喂！引人注目的年轻新手，咱们这就登上戏台崭露头角吗？你出奇地幸运，第一次登台便扮演一个出色的、必然成功的、在整整一个戏剧年度也碰不到的角色，而且，请允许我说一句题外话，这个角色给构思它的头脑带来相当大的荣誉……

---

* 本文影射奥尔良公爵和掌玺大臣西蒙维尔，于一八三一年八月四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大普洛（大宝宝之意）系《漫画》杂志为奥尔良公爵起的绰号。即兴演出的地点在法国贵族院。一八〇五年拿破仑缴获了四十面奥地利国旗，并送交保守的参议院。王政复辟时期，这些旗帜被藏起来，七月王朝时期被贵族院掌玺大臣西蒙维尔侯爵发现。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他把这些旗帜作为战利品置于贵族院大厅，并发表演讲回顾它们的历史。演讲结束时，他委托在场的奥尔良公爵保管这些旗帜。王子以一小段爱国歌曲作答，赢得全场的掌声。

大普洛　是呀！但我觉得即兴表演的那一场出奇地难演。如果我演坏了，如果观众发出嘘声……

新发现老爹　不可能！我们叫人在海报上写上奉命二字；礼仪禁止任何情感的外露。再说，观众是经过挑选的。好了，排练吧。把你的手帕借给我。

大普洛　（擤完鼻涕）给你。

新发现老爹　这条手帕和我的手帕代表旗帜（指着写字台上的一顶假发），这代表与会的可敬听众。

大普洛　（伸出胳臂，声音十分刺耳地）啊！我多么幸福！……

新发现老爹　（打断他）嗨！嗨！你这是干么？怎么！刚说第一句话，你就做这么大的手势！到了出效果的段落你怎么办呢？

大普洛　好吧，我重新开始。

新发现老爹　对！坏教育！老作派！单调的热情！可憎的方法，它会严重破坏演出的成功。你难道没有学习过手势生理学？

大普洛　（用明显的鼻音）没有，新发现老爹。

新发现老爹　嗳！朋友，拿这面旗擤擤鼻涕，听我讲有关手势原则运用于特殊情况的一般建议：首先，在任何场合，手势的威力不容置辩，其效用得到公认。正当冀代纳公爵在射程之内时，默诺蒂没有扣动手枪的扳机，所以他被吊死了；尼古拉皇帝近日没有被彼得堡的贱民打死，他将由于朝天望了一眼而死于流行性霍乱。这是一门学问，值得包括在任何初等教育之内，而在戏剧艺术中，它变得必不可少。根据判断作出的手势，可以随意增强或削弱朗诵的效果。必须指出，尽管面对法国公众讲话，他们当中总夹杂着几个外国

的闯入者，这些人有可能没有礼貌地拒絶赞同对他们国家不利的事情。所以，当你手扶长剑的护手谈论法国时，你肯定能赢得热烈的掌声。

大普洛　谈到波兰呢？

新发现老爹　噢！这时，你快改变姿势，因为总保持一个姿势是不可能的，你只仁慈地摇摇头，这个耐人寻味的姿势其实没有任何含义，但它有个极大的优点，即不会连累你。

大普洛　对葡萄牙呢？

新发现老爹　啊！对葡萄牙，可以发泄自发的愤怒。在讲坛下面打一拳将会产生最精彩的效果。

大普洛　那么对英国，对俄国呢？

新发现老爹　引人注目的年轻新手，我们到达了做拐弯抹角的手势、用巧妙迂回的措辞的阶段。在这种场合，当大段台词开始后，人人好奇地研究你的每个细小的动作，试图从中读出你不会说的自白……好吧！于是，你漫不经心地竖起衬衣的领子，或者喝一杯糖水……

大普洛　啊！这一手比金字塔还高！我即将力大无比，假如节目不做任何更动的话。喂，新发现先生，别叫我干蠢事；否则我会告诉爸爸。

新发现老爹　别担心，我们台词背得很熟。装饰大厅，我做解释，你即兴表演，这个三部曲足以逗听众开心。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8月4日。）

银 行 家

一名出纳，
好似一块金路易，
坚硬、浑圆、沉重、扁平。
有双窥伺收益的
小灰眼睛。

—— 瓦尔特·司各特

十分准确地描绘社会风尚的通俗笑剧作者和小说家，仍然保留着昔日银行家的典型，尽管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包税人已经换了一副面孔；但仅仅换了面孔而已，骨子里丝毫没有变化。所以在戏台上，银行家是个迟钝、粗俗和讲究排场的人物，对穷人一毛不拔，对阔人大肆挥霍，为突如其来的激情牺牲十万法郎，却拒绝给求他发发慈悲的可怜人一个埃居。从最好的方面说，这仍是一个迟钝的、但做好事的粗暴人物，他令世人悲伤，以便得到用金钱安慰他们的乐趣。然而，当今的风尚变得如此彬彬有礼，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这类性情粗暴的人。

去他们的吧！现代银行家的举止言谈是最文雅不过的。你吃惊地听见出自同一张嘴，在同一刻钟里，一篇有关涨价和跌价，出口和进口的精辟论述，紧接着一篇以同样严肃认真的态度宣读的有关领带结或衣服裁剪式样的精彩演说。

眼见如此轻佻浅薄的神气，你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外表如此轻浮的人有本事做认真的盘算或巨额的投机；然而，这只极其优雅地把玩夹鼻眼镜和细软手杖的手，同样自如地做出贷方和借方的细帐，不忘最小的零数，比方一生丁的百分之一；因为，依照集腋成裘的明智原则，银行家从不减免最小的差额。

几天前，首都最富有、最年轻的银行家之一玩纸牌时输给一位朋友区区一百金路易，这位朋友是个莽撞的年轻人，除了赶时髦外没有其他的职业。第二天一早，小罗特希尔德跑去清偿神圣的债务。同一天，爱时髦的人正巧要和银行家朋友清一笔帐。他发现后者正在行使临时出纳员的职责。朋友不顾冒失鬼的嘲笑，依照惯例极其小心翼翼地做了抵销，算清了帐。最后，交了钱，花花公子仍欠二十五生丁，他开着玩笑拒绝付钱。但是银行家严肃地要求付给他二十五生丁，声称如不付足钱，他就不开发票。冒失鬼几乎发火了，嘲笑他如此小气。

"亲爱的朋友，"人家回答他说，"如果银行家把生丁略去不计，上流社会的人不会如此爽快地偿还赌债。"

寥寥数语便能描绘时髦银行家的生活。

九点钟，他乘轻便双轮马车跑去找他的经纪人，去一位客户家，商议当天的交易。

十一时，他去巴黎咖啡馆用餐。①

中午，他到各个办公室巡视一遍，检查帐目，打扰职员，写几封信，与合伙人吵架，为了利益而并非出于友情，他总与合伙人和好。

三点钟，他跑到交易所，为失去一艘船痛心疾首，可怜一名

---

① 巴黎咖啡馆是家时髦的咖啡馆，位于意大利人大街和泰布街的拐角。

破了产的同僚，吩咐买卖公债，搜集或讲述故意制造的要闻。

五点钟，他出席股东们的商谈会。

六点钟，他梳洗打扮。

七点钟，他在韦里酒家或普罗旺斯兄弟饭店进晚餐。

九点钟，他在滑稽剧院的楼厅或歌剧院。

半夜，他把一卷卷金币扔在纸牌戏的牌桌上，或者大着胆子与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跳华尔兹舞。

两点钟，他在一间雅致的小客厅里，与一名舞女单独相处。

四点钟，他终于上了床，工作和玩乐把他搞得精疲力竭，如果必须把习惯迫使他不得不作的吵吵闹闹的消遣称作玩乐的话。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8月4日。）

助理生理学

自然界是不完整的，这是大家的共识。幸而每天有人重新剪裁它，改造它。甚至有些人如阿扎依先生① 和圣西门主义者，还忙于再造一个自然界。那就走着瞧吧。

咱们暂且发给造物主一张发明专利证，然后就别再提它了。否则，我会问你，没有原始的蜡烛和多种富于创造性的应用，太阳对我们有何用；没有洗礼这个事先办的手续，我们在世上能做什么；没有国家元首年俸的规定，各国人民将如何使用他们的收入，等等，等等。

最初的不完善有个明显的证据，即对它的模仿始终是不完整的。以助理为例：这本质上是部用于补充的机器，置于被创造对象的旁边，既是他的替角，又不是组成部分，在他后面走能帮忙，走到前面就会连累他。

从广义上而不从字面狭窄的观念上理解助理一词，就能明白副长官、助手、助理等五花八门的用法，仅仅由于 Sous 这个前缀②，首领、将军、上士、市长这些毫不含糊的字眼便减弱了重要性。

在法定职权等级的组织中，设立市长助理一职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事情之一，因为这类官员时常以令人解颐的场面给严肃

① 皮埃尔-雅桑特·阿扎依(1766—1845)，法国哲学家和道学家。

② 法语前缀Sous的含义是：次、副、亚等等。

的执法增添轻松活泼的气氛。当助理受到长官头上光环折光的保护，被镜片和公务员肩带无声的威望包围时，他是那样受人尊崇，但倘若托付他自由行使地方当局的全部职权，他时常丢掉所有这些受人尊敬的资格。

一位助理第一个把一八一五年《箴言报》上的消息当作一八三一年的新闻，命人在本镇竖起昂古莱姆公爵从夫人手中接过插在波尔多的那面白旗。

一位助理在拿破仑时代接到终于建立帝国的消息，致函内阁"它受到被治理者的热情欢迎，它和今后寄给他的所有宪法将一丝不苟地付诸实行"。①

还是一位助理，他尊称路易-菲力浦为库尔提乌斯和梭伦，但库尔提乌斯从未读过宪章，梭伦只制订过一些好的法律。②

记得上次选举时，内阁希望准确了解它在法国拥有多少同情者，委托各位省长先生向它提供这一微妙的情报。等级的机器立即开动。省长向副省长发通报，副省长向市长发通报：在这种情况下助理必然应扮演一个角色。果然，南方一个小市镇的市长出门在外，他的助理接到一封官方信函，信中写道："××男爵，圣路易骑士勋章和圣墓骑士勋章获得者，××省副省长，请市长先生准确掌握当地舆论情况，并要求迅速答复。"

---

① 法语 Constitution 一词有表示"组建，建立、宪法"等多重含义，这名助理显然把"建立"理解成了"宪法"，故云"将一丝不苟付诸实行"。

② 库尔提乌斯是传说中的古罗马英雄，据传公元前三六二年，罗马广场裂开一条深沟，预言家说，只有把罗马最宝贵的东西扔下去，裂缝才会重新合拢。库尔提乌斯认为勇敢的公民最为宝贵，于是纵身跳下深沟，裂缝立即弥合。梭伦（约公元前630—约前560）是雅典的诗人和政治家，他制订的新宪法废除了世袭贵族的垄断，建立了由富裕公民组成的政府。他还制订了比较人道的新法典。

助理读得还算流利，但一点不明白这份快件的内容，他真希望知道得多一些以便回信。在权衡了所有可能的含义后，他打了好儿篇草稿，终于选定下面这封信：

“男爵先生：

本月十号我屈尊收到了您的圣路易和圣墓命令，① 由于看上去此事十分紧急，所以我将在整个市镇保证命令的迅速执行。

请接受……”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8月11日。）

① 这位助理显然不理解 condescendance（屈尊，高傲态度）的含义，也不知道 ordre 一词除作“命令”解外，还有“勋章”的意思。

一年中的两次会面*

在十五年的睡眠之后，苏醒的日子到了。巴黎弥漫着火药味，空气喷出弹丸，人民高喊："自由！"

在这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气氛中，有多少英勇的牺牲！多少不为人知的不幸！当孩子在每一位家长身边熟睡的夜的静谧中响起晚钟，有多少人在点名时缺席，而且永远不会答"到！"……有多少母亲的眼泪，父亲的焦虑，祖国将计算不出！有多少赢得了自由、有资格享受其好处的人，在胜利到来的前一刻被打死！然而，没有一句责备，没有一丝遗憾，没有一句怨言！……

因为人人捍卫的是众人的事业。受害者大批死亡后，活着的人进行瓜分；这是一切战斗的历史……但这是人民的事业，危险的时刻人人都在场。——人民，你们多么崇高！

在由于勇气变得平等的各种身分的人们中间，他们三个人聚在这天改成医院的交易所的穹顶下。

二十四小时前，正当将军们——当时胆怯，后来勇敢——拒绝仅仅以他们的名字声援举国上下奔放的热情时，第一个人身着军装走出来，以自己臂膀的力量，或许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

* 巴尔扎克一直认为，七月革命的成果已为一批野心家、投机家所篡夺，真正为七月革命建功立业的人早已被现政权视为危险分子或不法分子。本文于一八三一年八月十一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亨利·B…。

命，作出身先士卒的表率……光荣归于杜布尔！

第二位是一名印刷工人。二十七号，天色微明，按照每天早晨的习惯，几双要面包的孩子的手撞击着他的床头。

“查理十世不再当王上，你们才会有面包，”好汉对他们说。

为了吃饭，他抄起自己的那支老枪。

第三位是一名大学生。头天他还想自杀，他慷慨、忠诚，正如初恋的青年，而那位女子拒绝使他生活快乐，没有她，他便活不下去。她和他一样多情，并为两个人担心，她使他活了下来，给了他幸福。正当他发出第一声陶醉的叹息时，他听到了自由的呐喊……为了自由他离开了一切。

胜利者仍在指挥，杜布尔将军作为兵站的指挥官，在探望伤员时遇到了工人和大学生。一位头上中了一颗子弹，另一位身上留下多处刀伤。两人忘记了自己的伤痛，心里只有祖国，他们互相交换对未来的预见，关心成功的后果，仿佛自己为祖国还做得不够。

将军看出对胜利的描述是治愈英雄伤口的良药，于是他向他们谈自己的心愿和希冀。三条好汉互相安慰，交换为法国赢得自由和荣耀的计划，为她的全体儿女谋取幸福的计划。然后，两名伤员终于安心地睡着了，做着未来的美梦。

…………

一年过去了。

杀戮之后是胜利；胜利之后是瓜分；这时，胜利者的人数超出战斗者的人数。这是正大光明的惯例。

举行了周年纪念，活着的人摘取了死者的光荣。这仍是惯例。

这次隆重的仪式给了三条好汉重逢的机会。他们中无人出

席仪式，但三人的确在这一天相会了。……

但这一次是在缺乏公共道德或行为不端者的收容所里，在一座监狱的拱顶下，在圣佩拉日监狱的院子里。

三位朋友彼此尊重命途多舛的痛苦，以同一个动作，同一种眼神相互致意，在这沉闷无声的心曲吐露中，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可以用背叛二字来表述。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8月11日。）

伟大的走钢丝演员*

什么是立宪政府?

这是一间大破房子，少数享受特权的人在里面争着用造币厂的平衡棒，在权力的钢丝上跳舞、蹦跳、飞舞。

钢丝有时断裂，当一只脚过重地踩在上面时，它总会折断，于是人叽里咕噜地摔下来，非常好玩。享受特权者摔断了鼻梁。但眼下讲的不是这件事。

为杂耍表演出钱的自然是人民。当他们不满意看到的把戏，尤其不满意暗中玩的花招时，他们可以喝倒彩，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但他们喝倒彩时，人家硬说他们扰乱了秩序，于是把他们赶出门：这就叫做新闻自由。

尽管如此，杂技团仍想尽办法吸引人民，向公众的轻信征税。首先，在破房子门口搭起露天舞台，内阁的各家报纸登台奏乐和上演闹剧，以便招引人群。乐队由《辩论报》、《巴黎日报》、不可回避的《信使报》以及《巴黎杂志》组成。至于《箴言报》，它自创办以来便是大鼓的鼓手。《立宪报》，往日是十分杰出的艺术家，现在不过是名乡村乐师，作为业余爱好者，它有时把因年老而渐渐丧失的才华借给它们。在未作出新决定之前，《时代》周刊不再属于杂技团，这位演奏高手现在没有工作。反之，杂技

---

* 本文是巴尔扎克为立宪政府作的画像，于一八三一年八月十八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团增加了《速记员》，这名年轻的单簧管吹奏者自以为吹得合调，没有少吹一个音符。

《撤离意大利》、《法军进入比利时》、《共和国的空想》，尤其是五幕剧《暴动》，这些就是在门外上演的小玩意。

除此之外，破房子正面墙上挂着一幅表现宪章的巨画作装饰。街头卖艺剧团的副团长负责解释这幅画：

"诸位先生，这上面画的是宪章，作为真理的宪章，一八三〇年宪章。画面有点脏，这我承认；颜料褪了色，画布不知钩破了多少处。现在顶多能在画上辨认出一点东西；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从一八一四年就开始用它，它又破又旧是不足为奇的。我知道你们会对我说，与其让这幅老画因年久生出铜绿，我们本可以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送给你们一幅崭新的画；但是，你们知道，革命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是一个事件，一个普通的事件；所以问题的性质就变了。进来吧，女士们、先生们，进来，请进来！这正是时候。来看大名鼎鼎的、唯一在欧洲巡回演出的走钢丝杂技团吧。你们将看到无与伦比的弗里奥索奔向权力的钢丝，在上面和随便什么人喝一瓶葡萄酒，身体保持平衡，在钢丝正中间，根本不用民心这根平衡棒。相反，他手里将只拿一把雨伞。你们将看到在他之前从未有人在这壮丽的首都表演过的许多技巧，它们将迷住所有愿意向我们表示信任的人。进来吧，女人们、先生们，请进来！这正是时候。进来再付钱。不满意的人，不会还他们的钱；相反，会罚他们的款。在各地，尤其在美国，这样的演出几乎不要钱。我们呢，直到目前，我们仅仅收了十亿；但是，为了让人人买得起票，鉴于和平的昂贵，尤其当人们买它的时候，我们只向你们要……，多少呢，先生们？……我不敢对你们说！'你向我们要多少？……'多少呢，先生们？……区

区……十五亿；对，先生们，十五亿。兜里没有十五亿，就不能获得满足。进来吧，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来！今天也许是不延期的最后一场演出。”

乐队开始演奏，他朗诵道：

在哪儿能比和这个家庭在一起更好呢？

你能感觉到，只要是杂货店老板、卖棉布帽的商人或者国民自卫军士兵，就无法不接受如此诱人的邀请：“请进，先生们，请跟上！”我这个人极爱在马路上看热闹，像傻瓜似的上了当；我跟在人群后面，就是说跟着自己走。

那一天是开幕的日子。

前来旁听的人民在这间政府的破房子里有些不自在。他们远远不能自由行动，仅能动动小拇指。尽管如此，在里面还是挺舒服的。

杂技团仅由三个主体组成：

一、议会，初次登台的年轻女演员，她在权力的钢丝上走的前几步十分不稳。她时而以左脚为支点，时而以右脚为支点，时而不以任何一只脚为支点，结果又跌到正中央。不协调的动作叫人看了很不舒服。我们劝她只向左倾：这个姿势更优美，更得体，将在以后的演出中为她赢得理所应当的众多掌声；人民用粗糙的、结满老茧的手鼓出的掌声，好的掌声。

二、内阁，换言之无与伦比的弗里奥索。他的一套动作不是朝前走，而是小步朝后跳。他太重了，钢丝绳快被他压断了。他是团里翻筋斗、走钢丝的能手，尤擅长翻空心筋斗。因此我们认为他迟早会摔断颈骨。越早越好。

三、贵族院，老江湖艺人，弯腰驼背，脸色蜡黄，眼睛凹陷。可

怜的家伙活不长了；而且他的角色令人心烦，他是团里的小丑；自远古以来，小丑便负责滑稽模仿内阁的全部手法、全部动作、全部蹦跳。内阁击脚跳，他也击脚跳；内阁单腿划圈或金鸡独立，他也金鸡独立或单腿划圈；内阁大劈叉，他也大劈叉；但总令人发笑，这正是丑角该做的！除去薪水外，这是个可悲的职业。我不知道为什么观众讨厌他；他一露面，他们就嘘他，喝他的倒彩，叫人看着可怜。如果这场面继续下去，就得当心煮土豆了！因为这小丑依样画葫芦的模仿令人不可思议。比方说那天，就是我告诉你开幕的日子，无与伦比的弗里奥索登上钢丝蹦跳起来。他刚一结束，小丑便爬上去滑稽地学他的样子，歪歪扭扭地重复他的每一个并足直跳。由于蹦跳无法诉诸文字，政府翻筋斗的样板和复制品可以大致用常用语表述如下，以利理解：

第一次蹦跳，弗里奥索："诸位先生，我期待你们真诚全面的合作，这会给我的政府增添它所需要的力量。"

第一次歪扭，小丑："我急于向你们提供真诚全面的合作，这会给你们的政府增添它所需要的力量。"

第二次蹦跳，弗里奥索："我们该终止那些幻想垮台王朝卷土重来，那些仍相信共和国空想的人的罪恶希望了。"

第二次歪扭，小丑："我们该终止……云云。（参见弗里奥索的蹦跳。）

第三次蹦跳，弗里奥索："他们的努力将遭到破坏或惩罚。"

第三次歪扭，小丑："他们的努力将遭到破坏或惩罚。"

第四次蹦跳，弗里奥索："我刚刚走遍世界。"

第四次歪扭，小丑："你刚刚走遍世界。"

第五次蹦跳，弗里奥索："我请人准备了多项法律草案。"

第五次歪扭，小丑："你请人准备了多项法律草案。"

第六次蹦跳，弗里奥索："我们的财政状况令人放心。"

第六次歪扭，小丑："我们的财政状况令人放心。"

第七次蹦跳，弗里奥索："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二年的预算将提交你们审议。"

第七次歪扭，小丑："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二年的预算将提交我们审议。"

第八次蹦跳，弗里奥索："我只有庆幸外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了。"

第八次歪扭，小丑："你只有庆幸外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了。"

第九次蹦跳，弗里奥索："按照我们的要求，奥地利皇帝的军队撤离了天主教国家。"

第九次歪扭，小丑："按照我们的要求，奥地利皇帝的军队撤离了天主教国家。"

第十次蹦跳，弗里奥索："荷兰王国不再存在。"

第十次歪扭，小丑："荷兰王国不再存在。"

第十一次蹦跳，弗里奥索："为威胁法国建造的要塞将被拆除。"

第十一次歪扭，小丑："为威胁法国建造的要塞将被拆除。"

第十二次蹦跳，弗里奥索："在波兰血腥和激烈的斗争旷日持久。我曾想停止流血，警告南欧传染的祸患，尤其想保住波兰这个经受了时间考验、历尽沧桑而不衰的民族。"

第十二次歪扭，小丑："血腥的斗争，云云。"（参见弗里奥索的蹦跳。）

第十三次蹦跳，弗里奥索："只要坚持一直遵循至今的政治制度，我们就能使祖国享受革命的成果。"

第十三次歪扭，小丑："只要坚持一直遵循至今的政治制度，你们就能使祖国享受革命的成果。"

人们把这或近似的东西命名为致词！①因为内阁抬脚就抬脚，因为弗里奥索弯下脊梁就弯下脊梁，这是多么古怪的致词啊！糟透了！糟透了！退钱！我要我的钱！因为人家爱看热闹，就有理由骗人家的钱吗！噢！你不愿意？……全体哨子商，快来呀！嘘！……嘘！……嘘！……打倒小丑！打倒蹩脚演员！打倒江湖艺人！嘘！……嘘！……嘘！！！！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8月18日。）

① 影射议会回答国王演说的致词。

家丑不可外扬*

诸位先生，尽管我乐意正确评价走下讲坛的尊敬的演说者的卓越才华，但我们应该指出在他的演说中有一个谬误必须修正。我的可敬的同僚提出……

可敬的同僚（从座位上）："我没有说这个。"

左边："说啦！说啦！说啦！"

右边："没说！没说！没说！"

主席："诸位先生，假如首先让演说者解释自己的想法，然后大家也许能更好地理解它。"

好几个声音："这倒是真的。——对！对！——讲吧！"

演说者："我刚才说，诸位先生，我乐意向尊敬的同僚的卓越才华表示敬意，但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提出……"

可敬的同僚（激烈地）："人家刚向你证明我没有说这个。——我拒绝你的断言。"

演说者："我没有提出任何断言。不知道为什么你现在想要我说我没有说过的话，却否认你刚才说过的话。"

一个声音："算啦，尽量相互理解吧。"（大笑。）

可敬的同僚："是你用你的字眼歪曲事实。"

演说者："可是我认为我没有用字眼……"

---

* 巴尔扎克对议会辩论之浅薄无聊感触至深，因而故意扬其"家丑"，本文于一八三一年八月十八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左边："用啦！——没用！——用啦！——真可耻！讲吧！（议论声甚嚣尘上。）

泰斯特先生①："你们的喧闹能叫那三百人复活！"

主席："至少让演说者解释他的想法嘛。——请继续讲，先生，我向你担保大家会安静的……（擤鼻涕声、吐痰声、打喷嚏声。）你是在讲到'有人犯了严重错误，提出……'这句话时被打断的。"

演说者："所以，诸位先生，我已向你们讲过两遍……"

一个声音："嗳，如果你已经讲过，那就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吧。"

"对。——谈正题！——会议议程！"

演说者（对主席）："喂，先生，你担保的安静呢？"

一个声音："噢！可怜可怜在门外偷听的国民吧！"

"会议议程！会议议程！——表决会议议程！"（长时间的喧嚣。）

会议议程表决通过。演说者走下讲坛。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8月18日。）

---

① 冉-巴蒂斯特·泰斯特（1780—1852），法国律师和政治家，一八四三年涉嫌一桩贪污受贿案，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被判九万四千法郎罚款和三年监禁。

《漫画》的一场官司

——洛洛-菲菲在重罪法庭*

二十二号星期一，洛洛-菲菲进入了司法界。他带上武器、辎重出庭，艾蒂安·勃朗先生扶着他，这位朋友是《漫画》的辩护人，在危险的日子里没有忘记他。

洛洛-菲菲是幅有趣的速写，我们曾有机会谈起过。他代表政权，滑稽地被画成一名巡回推销员，携带着诸如灌洗器、绶带、荣誉十字勋章等等带有共和色彩的样品。画的下方写着：洛洛-菲菲，卡西米尔·蓬皮耶和卡吕尔公司旅行推销员。

洛洛-菲菲的被推定父亲冯鲁日先生声明他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作品，他只是他的养父。照冯鲁日先生的说法，基督纪元一八三一年，正当王上在外省旅行时，洛洛-菲菲降生于伦敦。但作为养父，他声明对弟子的恶行负责，并将法庭之事移交给勃朗先生，由他负责为洛洛-菲菲的所谓不端行为辩解。

帕塔里安-拉福斯先生是佩西尔先生的代理检察长，其任务是证明洛洛-菲菲蛮横无理。但他只是说："陪审员先生们，请看这张滑稽面孔，你们凭良心决定这样一副面孔是否能被立宪政府接纳吧。"

---

* 洛洛-菲菲指《漫画》周刊上一幅路易-菲力浦的漫画像（参见本卷第609页注②），该画像引起当局对周刊的指控，本文针对此事再发议论，于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亚历山大·德·B.伯爵。

勃朗先生强调不应以貌取人，他主张任何面孔都有自由在一个自由的政府中出现，既然尚无美貌管理法，每个人不必非得和米先生、德先生①、卡西米尔·蓬皮耶先生，以及我们这个尽善尽美的时代其他一流美男子同样漂亮。

最后，艾蒂安·勃朗先生头头是道地证明被告洛洛-菲菲并不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坏，冯鲁日先生可以收养他而名誉不会受损，因为他是次子，他哥哥吹肥皂泡者已得到陪审员先生们允许连同他的面孔一起存在。在这个年头，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优待。由于尚无长子继承权，陪审员先生们不愿在长子受到百般抚爱时剥夺次子的继承权。经过半小时的商议，对这场官司大大取笑了一番后，陪审员先生们说："洛洛-菲菲是个好孩子，让他存在并继续环游法国吧"；洛洛-菲菲不等人家讲两次，对艾蒂安·勃朗先生机智的努力表示谢意以后就溜了！

亚历山大·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8月25日。）

---

① 米先生指王家法院代理检察长米勒；德先生指塞纳省一审法庭检察官德莫蒂耶。

《谋杀》的首场演出

——昂必居喜剧院德·奥比涅先生的司法喜剧

一位几乎是慈善家的作家出版了一部有关借债艺术的书，这是一门美妙的学问，社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处世之道的补充，优雅的诈骗术，一匹出租的高头大马，有多少人骑着它驰骋一生！但是有一类人是不准把这个宝贵的理论付诸实践的，他们就是戏院经理。

债主上门时不开门，散步时避开供应人的街区，万一相遇便和他们订个约会而自己绝不赴约，倘若机灵的债务人如此这般可以逃脱债主的追逼，那么命运每天把一群债主召集到身边的经理能怎么办呢？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他维持生存的器官之一；每时每刻他都不得不听到头牌女演员哀叹必须添件首饰，专演小生角色的演员反复讲聘约的条文，侍女的扮演者询问薪水的总额；总之，对他而言，每一大段台词便是一个要求，每一个单足脚尖旋转都像一份拒绝证书；由于老演悲惨的事，景况终于变得十分凄惨。

当了一个月暧昧和滑稽的行政主管后①，德·奥比涅先生恰恰处于这种境地。

---

①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昂必居喜剧院的原文为Théâtre de e' Ambigu-Comique，从字面上看，即"暧昧的滑稽剧院"之意。

“可是，你究竟何时付给我钱?”有一天一位裁缝问我的叔叔。——“你真好奇，”我可敬的亲戚回答他说。由于裁缝十分看重俏皮话，因此主动提出给我叔叔量体裁衣。

“我的确欠你一千法郎，”上周，一名废铁商致函向他索要这笔钱的高利贷者，“但我警告你，如果你强迫我还钱……我就把你杀了。”——债主带着这封信上了法庭，法官们向他担保先还他的钱，后保他的命，直至他去世。

德·奥比涅先生肯定认为不论什么回答都会引火烧身，因此他宁可报之以粗野的举动，给剧院里为了艺术的利益作了四个月的牺牲后，来办公室索要利息的艺术家们吃了闭门羹。

这事发生在《科蒂翁三世》排练之后：设在过道里的宫廷议论着这个如此古怪的举动。

“杜巴里，”路易十五①说，“我们当掉你的首饰好吗?”

“咳！拉法朗什，你不知道已经拿去抵押了?”

“这对我是件麻烦事，现在我有现钱才有信用，”科赛公爵补充道。

“我有一辆计时出租马车，可长袍里一文钱也没有！”冉蒂大主教接着说。

一分钟一分钟地，这群人嗓门越来越大，意见、抱怨和搞钱的办法越来越多。一名置景工拆下安静的办公室的门，德·奥比涅先生看见挎着大刀的鼓手马东，举着狼牙棒的该隐，目光凶狠、横眉立目的叛徒朝他走来，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付给我们钱，我们勒令你！”点吊灯者对他说，饿鬼似的两眼冒火。

① 路易十五指路易十五的扮演者；杜巴里指杜巴里夫人的扮演者。下文中拉法朗什、马东、该隐等均指其扮演者。

"抓杀人犯!"德·奥比涅先生大叫。

接着,他以为挨了痛打,冲出写字台逃跑:写字台倒在杜巴里夫人的拖裾和路易十五身上,路易十五又倒在德·奥比涅先生身上;在殴斗中,后者脸上挨了大主教一巴掌,腿上挨了科赛公爵一剑,他大声呼救,试图逃跑;大主教想付出租马车的钱,拽住经理礼服的下摆不放;但是下摆留在了办公室,德·奥比涅先生耳朵上夹着鹅毛笔,手里拿着他以为从路易十五头发上扯下的假发,在马路上边跑边叫:"救命哪!抓杀人犯!"

看得出来,演出要圆满,还缺观众为它鼓掌;但德·奥比涅先生从来没有诚心诚意地吸引观众,他刚刚通过执达吏传唤他们到刑事法庭旁听对有罪的阴谋家进行审判,而这些人不过试图从一件旧礼服下手谋害两位经理(其中一位出门在外)。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8月25日。)

捧 场 者*

——我看见世界的命运在他的掌心里

作为文学行业的贱民，捧场者对戏剧艺术而言是名副其实的爱尔维西人①，他们向任何付钱的势力出卖自己的臂膀和嗓子，时刻准备以武力将自己不明白的信念强加于人。

当然这里指的仅仅是雇佣的捧场者，承包成功的领取工资者，而丝毫不涉及每每钦佩激动之余便失去一把头发，留下一身青肿或肺部染疾的热情慷慨之人，某个派别的自愿捍卫者。同情值得尊敬！让我们可怜可怜这些人吧！

捧场者由于种种利益围着他转而自视极高，把人们对托付于他的多才多艺者的尊重窃为己有。功劳归他们，放肆归自己；这样分配合情合理。驱策他行动的是些裁成正方形、上面盖了戳的小纸片，俗称作者票、演员票或管理票。他正是为这种货币当面和一位通俗剧作者讨价还价，正如我们为一匹马或一件家具讨价还价。人家还以为他和这位作者是共同执笔人，他向后者担保，若不外加票若干，副券若干，他不能做最后一段歌词（鼓

* 巴尔扎克一直因文学艺术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雇佣捧场队而深感愤怒，《人间喜剧》的小说中亦多次描写这种现象。本文于一八三一年九月八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亨利·B…。

① 公元前一世纪，爱尔维特人占据了现瑞士的大部分地区，故瑞士又称爱尔维西（即爱尔维特人的领土之意）。有不少瑞士人在外国军队充当雇佣兵，尤其从十六世纪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法国的御前卫士均为瑞士人。

掌），或完成结局；正如老仆人把主人的行为当作自已的行为，受雇捧场者的特点就是通过语言把他支持的作品及其最微小的细节据为己有。比方谈到头天勉强取得的成功，受雇捧场者会大吹其牛，说他为了获胜，一只眼睛被打肿，一条胳臂被扭弯，一只脚被踩扁。倘若你吃惊地看到他完整无损而流露出怀疑时，你将得知受雇捧场者把自己当作一切的化身，用一个我字包容了他帮助的整个剧团，其中一人眼睛被打肿，第二个胳臂被扭弯，第三个脚被踩扁；依此类推，从枝形吊灯直至舞台上的提词厢。

当捧场者礼服的兜里塞满钞票时，他昂首阔步走出剧院，尽量深深地为肺部吸进一大口空气，作为晚上必须竭尽全力的补偿。

他跑去找受雇于他的每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他们被他所垄断，尽管明显地衣冠不整，有的缺鞋，有的无成套服装，但个个有资格仅靠一双手的尺度恰如其分地评价一部作品的制作。他们的手是件拍打工具，结实有力，甚至始终极为干净。先别忙着可怜首席捧场者不得不为了艺术爬楼梯，登阁楼：他在楼底层，在露天，在马路或广场供人散步的如画之地，找到了待归队的分散的士兵。他们有的卖表的钥匙和挂表链，有的卖违禁版画，有的卖衬衣纽扣和牙签，还有的卖活硬领、减价背心和长裤。他们个个是戏剧的顶梁柱，决定着据说为公众创作的作品的命运。

捧场者分发了戏剧的子弹和口号，规定了注意事项和集合时间，卸下了二百分之一的责任，然后用了每份两法郎的丰盛晚餐，喝了半杯咖啡，饮了一小杯酒，剩下的时间轮流用来读报和细看自己的牙签。一家戏院的大幕在海报上标明的时间过了很久之后才拉开，因为仅仅缺了一个人，这种事情是有的；大家并非在等某位知名人士，而是捧场者的头目还没有到。

终于，时辰到了，他似乎有个了不起的念头，目光炯炯地朝戏院走去；他的座位被人严加看守，任何门外汉休想侵占。用煤气灯照明时，它在枝形吊灯正下方，当通常的油在简陋的油灯里流动时，它稍稍偏后。对厌倦舞台幻景的人，对在节目单之外寻求兴趣的观察家，这儿才是制高点，才是注视的目标，探究的中心。卑鄙无耻的自动木偶展示了怎样一幅景象啊！他们把自己的胳臂、双手和嗓子出租给出价最高的最后一位竞买者；根据出资的多少，整整一个晚上鼓掌，叫嚷，大笑，打呵欠，喝倒彩；他们个个健壮如牛，卷起袖子，挥着大手，一副挑衅的神气，在这兴奋喧嚣的浪潮中间，只要有一位公正的观众冒险做个不以为然的手势，他们便准备挥着拳头和他讲理。

不过，这种堕落进行操练时，也会冒出几朵羞耻的火花：对这一行的厚颜无耻尚不习惯的一位可怜的捧场者将低着头，把手放在帽子里鼓掌，用隐秘轻微的声音调和丢脸的担心和职业的义务；另一位将打退堂鼓，利用公正的嘘声占上锋时擤鼻涕，以免泄露自己的可悲角色，直至被人踢一脚或接到类似的邀请，迫使他扮演这一角色。看到这些没有说服力的手势，无由而发的怒气，不带感情、例行公事般的咒骂，他简直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在电流的作用下震动。但这些是全神贯注于舞台的观众看不到的插曲，直至一记响亮的耳光，或一位观众从正厅被抛上三楼楼座的腾云驾雾的魅力，暂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好！妙！——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打倒阴谋集团！捣乱分子滚出去！——作者！请作者上台！”

首场演出之日，构成捧场者戏剧语汇的只有这几句话，调节意外事件全凭他个人的判断能力。不久前，有个爱开玩笑的人滥用了新戏戏院首席捧场者的判断力，结果那天晚上的鼓动机

构完全乱了套。

以下是事情的经过。

那天首次上演《玛丽蓉·德洛姆的一夜》，一出只缺结局的两幕剧。大幕第二次落下，捧场者头领站起来，发出忠实的回声所期待着的一声喊叫：

"作者！请作者上台！"

"等等，"站在他身后的一个狡黠的人对他说，阻止了庄严的感情冲动，"还有一幕哩。"

"你肯定吗？"

"当然。结局呢？"

"天哪！真的，想不到有人不事先通知我，竟敢这样删除，这是引我犯错误。不可调和！"

于是，捧场者又坐下来，掌声停了，没有人想认识剧作者们，像夜间的玛丽蓉一样，他们没有被点名，这是闻所未闻的。

一刻钟后，醒悟过来的捧场者寻找哄骗他的人，大概想和他肉搏一场，索要损害赔偿。

但是玩笑开过了，可以想见，我已不在他的身后。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9月8日。）

历代同日大事记*

——一八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白昼刚尽，黑夜来临，似乎证明自然界也想给大丧之日增添肃穆的气氛。分头而来的若干人几乎同时到达，恍若一个个坟墓的幽灵，神秘地钻进圣奥诺雷城关的一条窄街，在街中段的一个不起眼的穹顶下消失了。他们只有三十人，其中有文人、旧军人、医生、画家、律师、大学生，个个勇敢刚毅，僭取了为他们所代表的人们的胜利冒杀头危险的权责。

人人脸上流露出极度的悲哀。大家互相握手，但不说一句话；好像朋友们聚在一起哀悼一位朋友。

他们的确是来参加拉罗歇尔四位军士——鲍里、拉乌、波米埃和古班的血腥葬礼的。

巴黎烧炭党领导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试图把这四位烧炭党人从断头台的铡刀下解救出来。时间紧迫，因为行刑的时间已定。拯救四名受害者的最后企图失败了，夺走了一切希望。

从刽子手手中救出鲍里、拉乌、波米埃和古班的唯一途径是使用武力。当王家法院的一名推事眼里噙满泪水，用痛苦动人的词句传达了检察院领导下达的最后命令以后，大家的意见更

---

* 巴尔扎克对拉罗歇尔四军士为烧炭党人的事业而牺牲之事，一直怀有深深的同情，他的小说中也多次提到这四位军士。本文于一八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亨利·B…。

加一致。与会者以各个协会的名义表示，为了救四军士的性命，烧炭党人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并约定在去比塞特①或沙滩广场的路上见面，每人携带或不携带武器赴约。

在一片嘈杂中，人们匆忙决定各协会前往滨河马路，混在看客们中间，使他们关心四名囚犯的命运，煽动起义救出四人。

二十一号那天，行刑时刻之前，的确有许多身着丧服的公民散布在挤满圣母桥桥头、沙特莱广场和堤岸的人群中。但是，他们有力的演说和生动的论证未能吸引民众，因为众多警觉的警察令民众忧心忡忡。部队组成两道人墙，从法院一直延伸到沙滩广场，武装到牙齿的宪兵小分队把守在监狱门口和断头台下。当行刑队伍出现时，迎接它的是无力的绝望产生的极度的沮丧。然而四名思想独立的年轻人临死前互相鼓励，在铡刀落下时报之以自由的呐喊，这四人的被害比任何景象都更能左右民众。

鲍里、波米埃、拉乌和古班就这样在两千万同谋中间遇难了；这几位勇敢而急躁的人犯的罪，是企图获得我们后来用三天时间——确实如此，但仅仅为了三天！——实现的东西。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9月22日。）

① 比塞特指巴黎郊区的比塞特监狱。

历史的、爱国的和经济的感人场面

《箴言报》出于不可原谅的遗忘，漏记了下面的一件事，我们听说此事后，赶忙写下以飨读者。

奥尔良公爵先生自比利时漫步归来后，① 每天神秘地经过爱丽舍田园大道到圣奥诺雷城关的一栋房子里去，一般情况下在房里度过不多不少一小时二十五分钟。尽管这是按最典型的布尔乔亚的举止进行的微服私访，此人隐匿的身分在上周依然被人识破。打四张马里尼牌的九柱戏赌场老板，圣巴伯游乐场前守门人，在简朴的圆帽下认出了他的王家学生，他为这一发现感到自豪，告诉了一位残疾人朋友和卖香料面包的女邻人。对普通的无产者来说，与一位王子相遇是天大的福气，因此他们一心一意制订着欢呼、致词，甚至建造凯旋门的计划。正当他们进行热情洋溢的讨论时，时间无动于衷地流逝，在过了众人皆知的一小时二十五分钟后，奥尔良公爵先生从圣奥诺雷城关走来，他的到来成为最自发的欢乐的信号。老残疾人结结巴巴地对雅玛普和瓦尔米的胜利② 讲了几句稍加变化的贺词，卖香料面包的

---

① 这年九月九日，法国远征军在热拉尔元帅率领下进入比利时，支援比利时人反抗荷兰国王的暴动。奥尔良公爵参加了远征军。

② 一七九二年九月和十一月，迪穆里耶将军在瓦尔米和原比利时小镇雅玛普大败奥地利军队。

女人使重复了一千遍的欢呼发出响亮的回声，而九柱戏赌场老板分身有术，鼓掌、啜泣、打喷嚏、用力擤鼻涕，擤得鼻涕四溅。每个人在合适的时间内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香料面包女商贩在演完角色时毕恭毕敬地向殿下伸出手。后者在她手上放了一小张纸便不见了。三个老百姓为这幸福的会见感到庆幸，残疾人打算给自己买一斤烟丝，女商贩买一把新扇子。最后，那张纸被打开了……它包着一枚十五个苏的硬币！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9月29日。）

对大臣们的颂扬及其遗体向先贤祠地下墓室的移送*

谦卑之人在审判日将受到颂扬。

——《路加福音书》

如果挫伤人民的士气对政权有利，那么最可靠的办法就是非但不惩罚，反而奖励叛徒。

——马基雅弗里

民族和个人一样；当一侧面颊挨了一记耳光时，它们应该伸出另一侧。这样它们才是听话的；它们没有人间的王国，天国却属于它们。

——圣塞巴斯蒂安①（《致巴黎人书简》）

这时出现了一头巨大的、毛茸茸的野兽，它的名字是库尔蒂乌斯-犹大-图里亚夫；这头野兽给各国人民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启示录》

---

* 巴尔扎克对七月王朝立宪政府的绝望，在本文中得到富于独创性的表达，一八三一年十月六日发表于《漫画》周刊，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指外交大臣塞巴斯蒂亚尼。

托-鱼-博-鱼。

——奥狄拜尔

致二百二十一位议员的请愿书

诸位先生：

在野派愚蠢得像只鹅，对内阁犯下了罪行：他们把意大利拱手让给奥地利，把比利时让给英国，把波兰让给俄国；把法国像鼠疫患者似的孤立起来。你们作出了决定，认为内阁的所作所为是对国家的重大贡献，而且用一位伟人的话说，内阁十分听话。诸位先生，这次表决给你们带来无上的荣誉，但它是不够的。二百二十一个纸团有何用？这不能缓解我们对正义的饥渴。你们还需论功行赏。因此，我们恳求你们将下列建议改成法律草案：

第 一 款

由三千三百万人组成的民族，通过二百二十一人的机构，向听任不可缺少的天然盟友意大利、比利时和波兰灭亡的大臣们授予进入先贤祠的荣誉。

主立面的碑文："祖国感激伟人"将被"二百二十一位饭店老板摊鸡蛋"取代。

法律规定：伟大的公民至少故世十年后才能进入这座光荣的殿堂。由于功绩卓著，全民感激涕零，这次违反了法律：现任大臣将于今日活生生地被接纳其中。

第 二 款

仪式程序和队伍的行进安排如下：

从日出至日落，每隔十五分钟将不放礼炮，因为大臣们厌恶一切与战争相仿的东西。

然后，队伍将从波旁宫出发，朝先贤祠行进，经过的主要街道有：大吼者街、屠宰场街、絮叨者街、界石街、木偶街、四风街、救世主街和门毡街。

队伍出夏朗东门，进宝座门，取道木剑街、圣菲利普街、约翰-面包-腿肚街、空钱包街、好小伙街等等。

它将在会议广场休息，然后继续走和平街、纺纱杆街、牵线玩偶街；最后，倘若可能，将取道根特大街、原来的太子街、昂古莱姆街、贝里街，大都主街、波尔多公爵街、查理十世街，等等。

它将尽可能避开七月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日街、战斗街、社会契约街、拉法夷特街、华盛顿街、胜利广场，尤其要避开铺路石街和小波兰街。

该队伍将以一连骑马的国民自卫军为先导，这些人将策马跑进维罗-多达巷，以便恢复那儿的秩序，一直追到店铺里砍杀高呼："波兰万岁！"的捣乱分子。他们不会忘记戴上波兰式军帽，这是他们身上唯一带有波兰特色的东西。

队伍将以一营士兵殿后，暴动的一个晚上，该营在王宫市场廊下表现极为突出，用刺刀攻击一大群孩子、保姆和老人。这一次，他们将像上次一样努力表达忠心，直至如醉如痴的地步。

大臣们将坐在一辆由英国马、哥萨克马和法国骡子拉的畜力车上。骡子头部将饰以宽大的孔雀毛，同时显示残废和自负的双重象征。为了更像古代的战车，畜力车将由清扫首都的承

包人提供。

队伍的组成人员有：

一、二百二十一位身着白衣的议员。他们步行跟在大臣们后面，不该离开街的正中央，以便与自己的体系保持一致。①

二、奸细和警察。他们中间在上次暴动时被打死的人除外。

三、在巴黎的意大利人、比利时人和波兰人。他们应该光着头，双手绑在背后，热情极为高涨；否则就会没有黑面包吃，没有地方住，被赶出法国，回到各自的国家，品味大赦的甘美。

四、其他人；禁止人民与公职人员同乐。不过，在不损害未来的情况下，这一次将不用刀砍杀人民，如果他们老实听话，呆在家里的话。

先贤祠的照明器具将由蜡烛制造商、二百二十一人中的明白人之一加纳隆先生提供。

队伍一俟在先贤祠就位，盲人咖啡馆的乐队将演奏一首献给塞巴斯蒂亚尼先生的F小调交响乐，以及由维埃奈先生根据《巴黎女子》的曲调谱写的大合唱，其结尾的叠句是：

> 俄国人将来此，
> 折断我们的脊梁骨，
> 对我们又杀又安抚。
> 求你们千万莫怀疑，
> 荣誉和光荣归内阁！

合唱曲诗意不浓，但符合实情，以基佐先生事先搜集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你可以感到，仅仅为了使你高兴，基佐先生也无法提前改写七月革命的历史。

---

① 影射议员的中庸立场。

接着，普鲁士、俄国、奥地利和英国的大使将向内阁致祝词。然后教廷大使将给他们赦罪——这是他们所需要的——，并代表教皇陛下让他们亲吻他的母骡。

在此之后，各位大臣将活着走进祠内的地下墓室，并涂上防腐香料以便保存。万一他们为人谦虚，反对这种庆贺典礼，人们将强迫他们走下墓穴。为此，将配备几名七月人士，他们的热心是可以指望的。

不过，全体大臣并非不加区别地埋在光荣的地下墓穴里。只有苏尔先生、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亚尼先生，由于职务的性质，尤其对波伦亚、布鲁塞尔和华沙的光荣灾难负有责任，将享受这个崇高的地位。其他人，即德·阿尔古先生、蒙塔利韦先生、巴特先生和路易神甫，将仅仅被搬进壁龛，小心地包好，用绳捆扎，再密封起来，像古代的木乃伊。他们将被逐出先贤祠。他们罪有应得。最后，当人们确认劳苦功高的大臣们得到奖赏，被关进先贤祠再也不出来时，巴黎全城将张灯结彩，人民将可以自由地高呼："自由万岁！"

诸位先生，请接受我们对你们爱国的美德满怀真诚钦佩的敬意。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注：上述请愿书已送交维罗-多达巷本报办公室。每时每刻都有许多人来签名。人们注意到其中有当代最杰出的人物，尤其是奥贝尔、格朗维尔、菲利蓬、奥狄拜尔、德康、戴维尔诸位先生，《漫画》杂志的发行人、漫画家和编辑。我们不怀疑所有正直的公民都急于在请愿书上添上自己的大名。外省的爱国者可以寄来一张票证。参加费见后。

（《漫画》周刊，1831年10月6日。）

专区区长*

这是当地的头号人物，专区的行政权威；他有四名职员和五千法郎薪金。

他由于中庸而肥胖，由于温和主义而浮肿，他是公共秩序迷；他身穿镶银边的蓝色大礼服，还有佩剑一把。

当《箴言报》宣布入选者的姓名时，你无法相信外省人如何绞尽脑汁："他老吗？——他年轻吗？——他结婚了吗？……"大家准备请愿书，各式各样的申请书；我见过有人为他写小诗。倘若他独身，当地的小姐们便没完没了的交头接耳，精心地修饰打扮，更新女性的魅力，各种希望和计划在脑子里翻腾。

专区区长终于乘带篷双轮轻便马车或大型旅行马车到了。首先必须选择住房；别以为这是一件小事……小城里观点和利益按街区划分，没有一件事是无所谓的。大家争他，抢他，互相讲些无中生有的话或恶语中伤。在这片嘈杂声中，城里的事事管（每座小城都有事事管）忙个不停。这是个心眼坏、名声好的人，大家既憎恶他，又迁就他；他使人家庭不和，他指挥节庆活动，他讲坏话，挖苦、诽谤，牵着全城的鼻子走。他把专区区长抢到手，告诉他必不可少的统计结果：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和可疑分子，——抚爱他的狗，为他没说的俏皮话大笑，在畏惧他的蠢人

---

* 这幅"地方官"素描，于一八三一年十月六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亨利·B…。

身边显得才智横溢。

第二天，专区区长接见公职人员：法官、助理、乡村警察和护林员，他们客气地向他脱帽致敬；职员们审视他，根据拉瓦特①的理论估计和这张新面孔在一起能挣多少笔墨纸张。

然后，他准备出门，对他的名声这是件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专区区长和众人一样走路，举止没有行政长官的派头，人家会怎么想呢？——他出了门，全城人都拥到窗口。——晚上，他受人评说，倘若他回答人家的敬礼时不够郑重，倘若他散步过于直截了当，那么你就别再和我提这个人了：他完了，倒霉蛋！……我宁可踩着钢丝绳过塞纳河，也不愿在被我治理者的眼皮底下走两小时，如果有人被我治理的话……

然后来了献计献策者，这是特殊的人种，公理的化身，非评论不可的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专区政府，活像一把把安乐椅，边喝边评论，边吃边评论，边走边评论，睡着了仍在评论；类似于会讲话的不动产，为合法性搞得面色苍白，因骄傲自大而脸部浮肿，满口格言警句，微笑带有公事公办的意味。

倘若专区区长已婚，所有的女人便去争夺专区区长夫人；讨好她，夸奖她，吹嘘她；然后，在小圈子里诋毁、玷污夸奖过的东西；大家视察，窥伺，臆测，诽谤。

举行典礼的日子，专区区长身着盛装露面；这是一周内街头巷议的话题。

如果他讲话，二十个回声重复他的语句；如果他闭口不语，人们论述他的沉默：专区区长闭口不语是不正常的，大家聚在街角的药店里乱猜一气。

① 拉瓦特（1741—1801），瑞士神学家、哲学家和诗人，相面术的发明者。

可以说专区区长住的是玻璃房子：大家谈论他，他的妻子，如果他有妻子的话；他的情妇，如果他是单身汉。——他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一天早上，部长阁下召他去外地，他毫无遗憾地走了；动身前两小时他已被人遗忘；连事事管也抛弃了他，顽童们跟在他车子后面叫喊。

但是他每年有五千法郎、一把剑和一身镶银边的蓝色大礼服。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10月6日。）

从一瓶香槟引出的教训*

In vino veritas①

——招牌

他才智多，埃居少；靠一句妙语吃饭，靠一篇文章穿衣，靠一部小说置备家具，尽心尽力创作一部通俗笑剧；然后，当原始资本用尽时，他又拿起笔；总之，他过的是寅吃卯粮的艺术家生活。光创作还不行，作品必须过得去。他的作品不错。但作品好还不够，必须把点灯熬油的成果拿来作稳妥的投资。——这正是他寻求的目标。

愚蠢的债主不给构思剧本的唯一机会或戏剧的辉煌结局以任何期限，他被逼出了门，留下空钱包，拿起一本装满……才智的手稿。

他胳膊下夹着自己的财产，前去向被称为书商的一名文学掮客预支一笔稿费，这类人被公认为艺术的保护者，人才的制造者，或给予人才使他们发财的优待，或听任人才自生自灭。金钱的高利贷被视为卑鄙龌龊的事；才智的高利贷是极受尊重的投

* 巴尔扎克一生都在受书商剥削，同时也不得不琢磨对付书商的手段，这段文字描述了艺术家和书商的斗法，于一八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亚历山大·德·B.伯爵。

① 拉丁文：酒后吐真言。

机。总之，这是用写了字的纸换取注明日期的纸，如果到了期限，他创作出许诺的东西，那就无话可说了。

然而，为了避免无把握引起的令人窒息的心跳，我们的艺术家用目光询问未来。——对他而言，未来是冷冷地计算别人的劳动给他挣来的一卷卷金币的人，此人思考良久，郑重其事，默默无言，渐渐又露出预兆成功的笑容；然后，对靠经验掂量出的成果十拿九稳，他……签了字。

“一个正派人的签字等于最好的抵押，”艺术家心中暗想。“现在要知道的是此人是否正派。”

细察面部留下的印象丝毫没有消除疑惑，因此他把签订合同一事推到饭后。

准备成交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由于交易尚处于期待阶段，人人都有拿大头的可能。所以晚餐既长又精致，谈话既活跃又妙趣横生。上了冰镇过的香槟酒，人们来不及细品。香槟源源不断，谈话亦无冷场，艺术家机锋毕露，俏皮活泼，使谈话继续下去；但他的对话者醉醺醺地脑袋发沉，开始用单音节的笑声回答他。

坦率直言的时刻来临了，艺术家已等候多时。

“总之，”他说，突然间转换了话题，“生活的秘诀是什么？不就是生活得好，善于用一切手段去满足费用浩大的文明的全部需要吗？……”

“当然！”回答被一个嗝儿切成两半。

“有一样东西仍然使许多人止步不前，这就是荣誉的偏见……，廉洁的偏见……”

“这是所有蠢货发不了财的借口。”

“嗳！我呀，”艺术家死死盯住对话者低声说，“依靠一个人

名望的小小牺牲，两年后，我找到了发大财的万无一失的办法！”

“怎么！……”另一个人突然大叫，一边朝他冲过来。

艺术家拿起手稿，说道：

“谨向你表示敬意。”

亚历山大·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10月20日。）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几个月前，儒安维尔公爵①为了学习航海，乘驿站快车跑遍了外省。一个小城的市长被搞得措手不及，他没有接到通知，未做任何准备。国民自卫军没有武装；市长没有准备即兴演说稿；城里的杂货商没有挂彩色折纸灯笼；由于太太们事先不知道，没有筹划服饰，所以连舞会也未敢举办。演说不精彩，招待会很差劲，《箴言报》一笔也没提。

市长十分恼火，责怪助理；助理责怪乡村警察；乡村警察责怪老婆；老婆责怪女儿，女儿责怪情人，情人怪命不好；我们认为他十分不幸，因为能把气撒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是种甜蜜的安慰。

过了一段时间后，市长的一位朋友来了。市长责怪他。他住在巴黎，却没有向市长打招呼；朋友回答说为这事他没忘记给他写信，信一定弄丢了。市长根本不信，他假装相信他说的话，向他表示感谢。

事情过去了，除市长外，大家都把它忘了。

市长的朋友没有说假话。他的确写信告诉市长小公爵要来；然后他求正巧在他家的一个人去寄信。这人把信交给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又交给另一个人，最后信落到一个去君士坦丁堡的

---

① 应为儒安维尔亲王，路易-菲力浦之子，一八四〇年从圣赫勒拿岛把拿破仑的骨灰运回法国。

人的手上。这人忘记投信，把它带到了伊斯坦布尔。

有一天，他寄邮件时发现了这封信，便通过海路同时寄回法国。

一天早上，市长收到一封信，一封被撕破的、有洞眼的、十步之外便能闻到醋味的信。市长大吃一惊，展开信读，信发自巴黎，是这样写的：

> 亲爱的朋友：
>
> 我通知你儒安维尔公爵即将路过你的城市。你将在他抵达前两日收到此信。请小心。

信末是他朋友的署名。

“他想弥补自己的过失，”市长想，“很好。任何错误都可以得到宽恕。这一次我们将大显身手。”

在这个令人快慰的念头后，公务员又生一念，这念头使他毛骨悚然，面无人色，把市长助理也吓呆了。

信被戳破，划了一道道口子，在醋里浸过！

“肯定巴黎流行霍乱了。看这句话：‘请小心’！毫无疑问……”

市议会召集会议，发布以下政令：

（一）马上派专差赴巴黎恳求儒安维尔公爵大人推迟旅行；

（二）城四周将马上组织防疫线；

（三）城外将马上设检疫站；

（四）患病者和可疑者将立即送往检疫站；

（五）推迟治疗一切疾病，推迟任何接生，以免在霍乱临近时打扰本市医生和助产士的大量工作；

（六）将奉行公众祷告；

(七)未有新的决定之前，警察当局将禁止说粗话、偷盗、亵渎圣物、绑架、酗酒、强奸、谋杀、嘲笑和揶揄当权者，以免激起天怒；

(八)街头将焚烧香草。

三名国民自卫军士兵自愿在城周围组成防疫线，有些人觉得三人之间的距离大了些，但不认为有必要填补空白。

全城人心灰意懒，不信神的信了神，不信教的皈依了宗教，教士们施舍了财物。

过了两天，市长的朋友来了。大家想把他隔离起来，他冲破了防线。街上的人四散而逃。警钟敲响了。大家闭门不出，上了两道锁。有人想朝他开枪。他从巴黎来，很可能得了传染病。

他去敲市长的门。市长面色发白，妻子和女儿大叫，女仆号叫，小狗尖叫。他继续敲门。市长打开顶楼的窗户，求他站到下风处，以免给他送来传染瘟疫的秽气。市长向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朋友讨要自己的信，信从窗口扔给了他。风把信刮跑了，朋友在后面追了一个小时，所经之处人人惊恐万分。然后他回来了，笑得前仰后合。事情解释清楚了，担任警戒的人回去睡觉。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10月20日。)

抗流行性霍乱药的试用

流行性霍乱来到匈牙利佩斯城的城门口，它迈着留下血迹的步子，手握长柄镰刀，高昂着头，未办海关手续，但入市税征收处的职员没有在后面追它。

然后，四处流浪的恐怖跳了起来，眼神惊慌，伸出恳求的双手，叫声撕心裂肺。因为有人会死去，这只粗暴的手会无缘无故地把你抓住，突然要你，幸福的小姑娘，要你，渴望活着的年轻人，对生命作出交待，仿佛你被挫折压垮或年老力衰前想过这种事。这简直会把人逼疯。

因此佩斯城一片混乱，受到精神上的洗劫。有的人在房前设置路障，不向流行性霍乱开门；另一些人逃离住所，免得在家里与它相遇；旁边的享乐主义者往肚里灌烧酒和烈性利口酒，不给疫病留下任何可以藏身的空间；稍远处，几个可怜的家伙正在痛揍宪兵，为自己谋得最后的满足……但是，在这些大惊失色，恐惧万分的人们中间，压倒一切的情感是自私——首要的优点。

新近向霍乱领主称臣的人中有一位匈牙利的首席主教，①他下不了决心和普通人一样归天。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世界上总吃亏的卑下的无产者，到来世才会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无忧无虑地撒手人寰，这很好。但为了一个靠不住的也许，谁也不

① 可能指匈牙利格朗大主教、红衣主教亚历山大·冯·吕德奈，一八三一年九月他死于霍乱，享年七十一岁。

情愿抛弃肯定能得到的欢悦和快乐；紧紧抓住生命不放的首席主教，早就用难以置信的预防药物和灾害斗争。

他研究了所有设想霍乱病因的系统理论，吞下了所有假定有效的汤药和丸药。听说按照新方法霍乱从头发进入人体，他便剃了光头，模样像个受了惊吓的中国人。他还徒劳地试图得一种能治病的疥疮；尽管他有最良好的欲望，但他从未染上这种病，只好整天搔痒聊以自慰。

除了听他忏悔的神甫的忠告外，他听从了所有的忠告，吃遍了所有的药；霍乱传到佩斯城，他突然为这可以触知的遗忘感到内疚，很快派人去找那位圣人。

两人关在屋里好几小时，不知相互谈了什么；就在当天，首席主教交出两百万弗罗林建造格朗大教堂，还拿出十万弗罗林布施给穷人；终于，除去他的光头总使他显得神情不同寻常外——这你们是知道的——，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好久没有如此放心了。

两天后，匈牙利首席主教死于流行性霍乱。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10月27日。）

心 腹 话

这是上次开庭时发生的事。某个法庭的某位庭长，假定他叫迪普莱克斯先生吧，这一天他和每一天一样对自己十分满意，求妻子来当他成功的见证人。虽说庭长的才华在法院尚未显露出来，但他的妻子、女佣和门房一直是相信他的话的。

案子包含一些古怪的细节；庭长一定能发挥卓越的口才；他妻子认为自己应该借丈夫卓越的折光发亮，于是前来旁听。

一身雅致的打扮，一张俊俏的面孔，很快便被律师席上的人注意到了；一名年轻律师担起缩短等待开庭时间的责任，与这位太太聊起天来。

首先是些诸如天气好坏的老生常谈，然后谈起了即将审理的案子。

"诉讼案非常有趣吗？"少妇问道。

"它包含着引起兴味的全部因素，"律师接着说，"但是有这样一位庭长出席审判，是没有希望大加发挥的。"

"怎么，先生？"

"是的，太太，有他在，辩护权格外有限。在同僚们中间他被视为蹩脚的法官，甚至有人说他的侄子阿格…下士也比他强；您看，太太，对比之下……"

漂亮太太面色阴沉，双唇咬紧。幸而庭丁宣布开庭的嘶哑叫声结束了交谈。律师风度翩翩地向倾听他个人见解的女子行

了礼，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女子当然认为这些心腹话纯属诽谤，怀着当事人的心情专心旁听。

依照报界对自由的新习惯，以及自由对报界的新习惯，一名过于坦率的记者被传唤到庭对一篇文章作出交待。

代理检察官首先发言，讲得很长，还算过得去。接着律师开始辩护。

这时庭长和律师争了起来。

“我讲。”

“你别讲……”

“我有权讲话。”

“我也有……”

审判开始：庭长闹出很大的、难以理解的响声，他脑子很乱，讲话结巴，找不出话讲，只说在所有的月份，十四号后过四天便是十八号；他想尽办法证明这一点，请赞赏才华的威力吧，他居然做到了……

终于，这次司法算术会议结束了，旁听者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对庭长的即兴表演颇有微词。然而，有一个人赞不绝口，作出颇为体面的评语，这唯一的见解使迪普莱克斯太太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仍然疑惑不解。她朝不偏不倚的一圈人走去，以便从友好的噪音中得到慰藉……

这是她丈夫的噪音。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10月27日。）

《卷　发　纸》*

——头部、心脏和上腹部场景

作者：冉-路易①

〔八开本；价格：7法郎50生丁；奥古斯丁滨河路59号寡妇夏尔-贝歇夫人书局有售。〕

这儿有一本书，书名使我喜欢。如果这书吸引人，原因肯定不是它自命不凡；你可以买它，读它，觉得它写得糟糕，作为礼品赠给你的太太，把非常漂亮的、八开大的纸拿来作成卷发纸；你丝毫无权抱怨，因为这是开价七法郎五十生丁的许诺包含的全部内容；这反映了并非全部作者都有的，冉-路易的客气和良心。提到这个名字，你们觉得如何？它肯定很土，但读完整部作品后，活泼热情的纯熟笔法透露出平民笔名下的文学素养。或许这是中庸的一种新体裁；在冉-保尔和保尔-路易之间谋求的一个位置。②

---

* 以《卷发纸》为书名的这部叙事文集，收入了巴尔扎克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如《一个政治家庭》、《自由的旅行推销员》、《胸像商》、《中学生的爱》、《翌日》、《轻佻的年轻女工》、《家庭室内生活画》、《礼拜天》、《外省人》、《捧场者》、《现代阴谋家》……等。

① 巴尔扎克早期的笔名之一。

② 即德国作家冉-保尔·里希特(1763—1825)，和法国作家保尔-路易·库里耶(1772—1825)。

至于作品的体裁，要确定它相当困难。事实的教训，快活的风波，苦涩的回忆，这本书里应有尽有。每个场景都令人激动；读者既动真情，又受蒙骗，既受风俗画的吸引，又对想象的描绘感兴趣，就这样气喘吁吁地读到第三百三十五页，对书到此为止感到遗憾；这是真正的夸奖。

作了这番可以当作个人意见的表白后，我们将援引《卷发纸》的简短序言，让作者亲自解释他的古怪作品的提纲。

（《漫画》周刊，1831年11月3日。）

雪茄生理学

巴黎女子只讨厌两样东西：癞蛤蟆和烟草的烟。

我宁可不要最美丽的情妇，也不能不抽雪茄。

——一位烟民

抽烟，即坐在安乐椅里旅行。

——洛图尔-梅兹雷

雪茄如同一位俏女子，有自己的崇拜者、宠儿、受害人和中伤者。它先引诱，然后令人陶醉，有时引得抽烟者失去节制，危害健康。你看到雪茄，想抽几口试试；犹豫再三，你还是尝了抽雪茄的滋味；你又去抽，然后成了习惯。很快麻烦开始了。你发觉每天都有新的麻烦，越来越多，你想摆脱它们，但这时已经来不及了：一时兴起抽根雪茄，成为习惯后就非抽不可了，正如一位专横的情妇，魅力丧尽便施行暴政，直至抽烟习惯最终被新生的嗜好所取代，这嗜好比旧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雪茄完全是个人内心快乐的源泉。烟叶末这鸦片和甜烧酒一样，只给抽烟者带来乐趣，其他人则躲得远远的，所以烟民戒烟才这么难。他们不断受到另有所爱者的责骂，因为我们美好天性的原则之一，是不能容忍别人的怪癖。

应该承认，在抽烟不是普遍习惯的国家，有一个人抽雪茄，就有一百个人怕烟味。从这点考虑，大家应该在家里或者专门地点，而不应在公共散步场所吸烟，为了满足自私的需要，使许多人，尤其使女人不舒服，她们一般爱闻麝香味，不爱闻烟味。

任何有理智的动物做事都有动机，而人必须有个好的动机。人来到世上嘴里没有叼着雪茄，宪章中也没有必须抽雪茄的条款，总之，人世间并不是非抽雪茄不可，大家知道，不用烟斗也是可以抽烟的。所以，下决心取得烟民称号之前，至少得有个充分的理由。好些人把雪茄当药缓解牙痛，或使呼吸道畅通无阻。他们抽烟，这很好；如果可能治好病，就更好了。

但是动物并非个个有理智，许多人毫无理由地把一支雪茄叼在嘴里，不仅闻烟，吞烟，把自己呛得难受，还去把不顾健康占为己有后剩下的一点点烟吐到别人脸上，使他们极不高兴。

有些人抽雪茄是因为闲得无聊；① 他们闻雪茄烟味，使自己周围烟雾腾腾，尤其看着一个个烟圈旋转飞舞，他们既有了事情做，消磨了时间，还受到别人的钦佩。多么好的安排！

对其他的人，比方说青少年，这是早熟的举止，装出男子汉派头的手段。这些人最好改掉这个习惯，因为它不合常规，趣味不高；再说，他们不如拿出男子气概做更加有益的事，尤其对肺部不大有害的事。

我在唯一的场合少量和有节制地抽雪茄，这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即雪茄仅仅给非职业烟民带来真正的享受。在精神沮丧的时刻，思想麻木了，拒绝一切想象活动，心情郁郁寡欢。这时，只要用片刻功夫抽一支雪茄，吞下几口烟，顿时，好像施了魔

① 此处原文为 dévouement（忠诚），疑为 désoeuvrement（无所事事）之误。

法似的，头脑清楚了，思想开朗了，汹涌如潮的情感来替换无所挂虑的感官，一股未知的力量给以前昏昏沉沉的全部官能带来了活力。就是说，与酒醉后的头晕产生同样效果的烟开始起作用了，这时便该停止，否则很快会感到喝醉酒的种种麻烦。

为了继续体验这类药的疗效，必须少量并始终有节制地使用；否则每尝试一次，药力便减一分，最终成为习惯，不再产生同样的结果。

在某些国家，主要在气候酷热的国家，抽烟和吃喝一样是人人行使的一种机能，甚至平民女子口叼雪茄的现象也不罕见。所有公共场所或聚会场所都变成了烟馆。在戏院，大幕一落下，人人卷烟卷儿，每个包厢都闪着打火机火花四射的亮光，雪茄点燃了，幕间休息时，大厅里烟雾弥漫。里面的居民丝毫不觉得不舒服，他们在这烟雾中出生、生活和死亡，它对净化恶浊的空气是必不可少的，但使不习惯的外人很不舒服。我曾去墨西哥旅行，那儿的人抽雪茄的景象引起我前所未有的惊讶。

我被邀参加市长家的一个晚会，全城贵族都将出席。为了观察上流社会的习俗，我前往赴约。到达候见厅，我闻到一股烟草味，不禁大为惊讶，奇怪竟允许仆人有这种使主人极不舒服的消遣。我快步走进舞厅……厅内烟雾腾腾，只有透过这雾气形成的薄云才看得清东西。我亲眼见到跳一场活泼欢快的华尔兹舞时，跳舞者抽着烟，以优雅灵巧的动作轮流把雪茄换到另一只手里，以便搂住女舞伴的腰肢。女子们随着热情的舞蹈旋转，为烟草味和乐器声而陶醉，得意地依偎在男舞伴的怀中，仿佛带着快意品咂他们喷出的一股股浓烟的滋味。

你向法国和英国的卖俏女子建议跳一次抽烟卷儿的华尔兹舞吧。

"噢！呸！真讨厌！"她们回答你。

国家不同，习俗各异。

亚历山大·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11月10日。)

一八三一年的命运女神*

保护美人是崇高的任务。

——一名业余爱好者

在B侯爵夫人和D小姐之后，命运女神是我认识的最妖艳的女子。不过她善良，敏感，有同情心；她效仿这两位女士，造就了许多幸运儿。但是她的崇拜者人数极多，尽管她温存柔顺，大多数人仍受到她严厉的对待。

命运女神，她一定渐渐老了！因为，自从我听人谈论她以来，有许多十分漂亮的女子不再漂亮，甚至有不少已不在人世；不过她的大批求爱者不断更新，无论年老年轻，无论黄头发褐头发，也无论英俊丑陋，人人以同样的热忱供着她。

男人们说她是瞎子，但这仅仅是出于自尊，向不受她青睐的人提供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她不是瞎子，证据是她时常厚待非常英俊的小伙子。她的确也对长得既不漂亮，身材也不苗条的人，甚至对驼背、独眼、丑八怪青眼相加，但这是因为她卖弄风情，爱耍性子，而且她有才气，除外貌漂亮外，她也欣赏和奖励其他的优点。

* 七月王朝让一班平庸无能之辈担任国家要职，巴尔扎克嘲弄地说成是命运女神的关照，本文于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亨利·B…。

被她赞许地看上一眼，整个生命会变得充实；然后，有一天，它被同一种目光撕咬、打碎、杀死。这不正是需要辨别清楚的吗？在所有痴情相恋的故事中，幸福的因素不是可以变成绝望的因素吗？但普通人是唯物主义的化身，只相信看得见的事物，不愿理解这番道理。每天，他们大喊不公平和是非不分，因为昨日的部长和元帅，头天还是十分普通的人，片刻之间就像米达斯一样富有，像达摩克利斯一样强大。① 在兰斯加冕的查理十世如今不是在圣鲁德宫，奥斯曼帝国在阿尔及尔的统治者台伊不正在旺多姆广场抽烟吗！

克洛皮诺-德-佩里戈先生是个瘸子，② 这是真的。他早就受到命运女神的爱抚，这仍然是真的。但他的双关语非常精彩。他说俏皮话反对第三等级，反对贵族，反对共和国，反对逃亡的君主政体，反对帝国，反对复辟王朝，现在，据说他开始做精彩的文字游戏反对筑街垒。大家感到，像他这样为命运女神和公众解闷的亲王有资格得到奖赏，既然他步履不够轻健，她必须稍稍帮助他用一条腿走这样长的路。这是仁慈。

在一场彩色革命之后，当可怜的德·阿尔古先生当上大臣时，人人争先恐后地提醒别人，说他烧过三色旗，烧过第一面就会烧第二面，他甚至有可能连累塞蒙维尔先生③ 得不到英雄勋章。大家竟敢低声抱怨命运女神，好像她作为卖弄风骚的女子，固执专横，不比别的女子更有权说："女人要的东西，就是上帝所

---

① 米达斯（公元前715—前676），小亚细亚地区弗里吉亚的国王，传说非常富有。达摩克利斯是古希腊西西里岛叙拉古王的宠臣，权势赫赫。

② 影射法国政治家塔莱朗亲王。

③ 塞蒙维尔侯爵（1759—1839），法国政治家，历任法官、大使，帝国时代的议员和大臣、路易十八的顾问和贵族院掌玺大臣；一八三四年担任名誉掌玺大臣。

要的东西。"一八一五年她是保王党，今天，她奖赏当时迁就她的任性的德·阿尔古先生火一般的热情。这是感激。

而且，她非常注意使情感高尚的人出名，把他们抛上权力的宝座，为他们热爱的人类减轻痛苦。比方佩西尔先生，倘若他不是王家检察官，本可以当个慈善家；英俊的塞巴斯蒂亚尼，他只有当大臣或圣西门主义者的能力；迪潘先生，态度率直真诚，名副其实的金口圣约翰，每句话值一枚杜卡托。①

膜拜者的阿谀奉承最能鼓励卖俏女子用情不专、行为轻浮，最殷勤的人通常她最不关心。这大概是某些人玩弄外交辞令的秘诀，她送礼过重，他们非但不爽快地道谢，反而纯粹出于忠诚，像受难一样接受馈赠。

勾引的经验表明，目空一切的冷漠是对付卖俏的最佳武器。命运女神一心想得到别人的尊敬和奉承，或许会注意对她的魅力不屑一顾的人，她受到冒犯，或许会主动接近他，力图战胜古怪的冷漠……至少这是别出心裁。

我试试吧。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11月17日。)

---

① 杜卡托，威尼斯古金币名。

漫　画*

——音乐会盛况

为了慰劳中庸政府的伤兵，将立即举办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下面是这场音乐盛会的节目单：

第 一 部 分

佩里埃先生首先演奏《伊拉托》的大曲子。

巴特先生高歌一曲《哀悼经》，由维埃奈先生用蛇形风管伴奏。

接着，苏尔先生和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演奏《集成曲》的新变奏：

从巴黎到圣克鲁
是景色最美的漫步；
走吧，我的同伴，
我们将去饮甜酒。

紧接着，吉斯凯先生[①]表演精彩独唱，大型歌剧《米歇尔大妈》的选段《草枪和木刀》。

---

* 七月王朝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成为作者取笑的素材，本文于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① 吉斯凯，当时的巴黎警察局长。

第二部分

阿塔兰先生[1]十分动情地演唱《秘密婚礼》中的一段。

一位十分引人注目的年轻女子继续演唱感伤的曲子，她答道：

> 噢！妈妈，我是否告诉你
> 我痛苦的根由？

音乐会进行到一半，作为清凉饮料，丰泰纳先生和朗斯洛先生[2]将以"浇水！浇水！"的调子演奏他们的新作，一首双水道夜曲，由管乐器伴奏。

帕斯基埃先生和拉麦特先生将再次表演通俗喜剧《理发师和假发师》。

一名有当宪兵癖好的代理警察局长将演唱一支小咏叹调：

> 我，我逮住了！我，我逮住了！

一位年轻上校将唱贝朗瑞的《堂兄弟俩》。

路易先生和梯也尔先生将表演二重唱《两名吝啬鬼》。

第三部分

佩西尔先生在剧场休息后首先演唱：

> 我们先装出恶狠狠的神气！

---

① 阿塔兰将军据说秘密娶了国王的姊妹阿黛拉依德夫人为妻。

② "丰泰纳"(Fontaine)是"喷泉"的意思，"朗斯洛"(Lancelot)是"喷水"的谐音。此处影射洛博元帅用水龙驱散巴黎暴动人群一事。

德·西蒙维尔先生接着演唱《旧旗》。①

塞巴斯蒂亚尼先生②以下列动机如怨如诉地吟咏一支新歌：

在哪儿能比在家人中间更好呢？

蒙塔利韦先生③用芦笛演奏国民教育部部长的一支协奏曲。

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小亨利④的《序曲》，以口哨声和手杖的敲击声伴奏。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11月24日。）

---

① 影射西蒙维尔发现拿破仑的战利品——数十面奥地利国旗之事。

② 塞巴斯蒂亚尼当时是法国的外交大臣。

③ 蒙塔利韦当时是法国国民教育部部长。

④ 小亨利指贝里夫人之子，年轻的觊觎王位者亨利五世。

选择的困惑*

他有一种当代人的癖好，即荣获十字勋章的癖好。这是个固执的想法，人的一生固定在一个点上：不钉在十字架上他便活不下去。

渴望得到奖赏的时候，总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就是怕自己做得不够，不配得到奖赏。但这阻止不了他，虽然他一事无成。这是他唯一的权利。由于他碌碌无为，他作出了牺牲，不得不接受窃取的荣誉，感化可敬的怀才不遇者。反过来，人人成为他的慷慨忠心的牺牲品；因为，若不事先答应他——如同演说的开场白——利用自己的和熟人的全部影响，使他获得这枚如今已沦为次要荣誉的十字勋章，就别想得到他的回答，就不可能和他交谈。

终于，他逼上校作出了许诺，因为他推动了所在连队对背包的消耗；

接着内政部的一名职员作出了许诺，这名职员追求他的表妹，正如他追求勋表；

接着，在未来的三十六位贵族院议员中他得到其中一位的允诺，这是个性情随和的人，早就被指定为即将出炉的议员。①

---

* 七月王朝政府为收买中产阶级，采取了滥发勋章的办法，本文以夸张的手法，嘲笑了这一无聊的举措，一八三一年十二月一日载于《漫画》周刊，署名欧仁·莫里索。

①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法令批准了三十六位贵族院议员，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博物学家、法兰西研究院自然史教授居维埃男爵（1769—1832）。

但这些可靠的诺言一个也没有兑现，借口含糊其词：不能为他一个人下一道法令，其实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立即招来一大批渴望者。他等得无精打采，隐约间已看到一个普通的十字架竖于坟前。这时突然来了一封信，使他感受到有勋章的生活多么迷人。那位未来的贵族院议员在信中写道："我不像七月革命，我是信守诺言的。这儿是十字勋章。拿出勇气佩带它吧！"

我们的主人公欣喜若狂，急于用自己新的声望美化大马路，他迅速穿戴打扮，已经反穿上长裤，这时又给他送来了第二封信。

起初他不想读信，他遇到的事情，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已够他激动的了；但封蜡上盖着公共秩序部的官方邮戳……或许有福气穿上饰以勋表的军服！……他的上校写信告诉他："你多次为国效力，政府想奖励你，期望你再次作出奉献。请接受随信所附的证书。"

读到此，我们的主人公险些发疯。获得两枚十字勋章，他长高了两寸，做了三个击脚跳。内政部职员遇到他时，他正在手舞足蹈。

"啊！我的朋友，"他大声说，"你看，我是拥有双重荣誉的人！"

"怎么！我希望第一个告诉你的重大宠遇，难道你已经知道了？"

"先生，是什么重大宠遇，能与我已受到的宠遇相比？"

"可是……你满腔热忱申请的勋章，我给你带来了证书。这就是。"

"啊！！！三个！！！"

这时，对话中止，大福大喜使他说不出话来，在如此自发的得意时刻，这是十分自然的。

在相当长的静默之后：

“我的朋友，一位公民独自佩带三枚荣誉勋位十字勋章，这会对祖国的命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会被视为人类的畸形现象，引起若夫华·圣依莱尔先生的批评。”

“这么说，在这三个新东西中，我只应仅仅收下一个花叶饰？”

“不多不少就一个。”

“朋友，你要不要我的证书？”

“谢谢。我自己有证书。”

我们的主人公拿着两枚多余的勋章整整跑了一天，到处送人，到处被人拒绝。不过他找到地方存放了一枚，而且相当合算，因为勋章没有出家门；他把勋章给了自己的儿子，一位十二岁的公民，正在波旁中学读初一，既搞爱国行动，又玩纸折母鸡。

晚上，他刚用毕晚餐，由于他有心事——这对获得过勋章的人是不可原谅的——，他只付了饭店老板的酒菜钱，听到这句话：“先生，侍者呢？……”他才想起自己的疏忽。但很快他两眼放光，全身舒坦地抖了抖。他把手伸进衣兜，掏出一张纸：

“拿着，跑堂的，”他高声叫道，“这是笔了不起的小费！……”

这是他最后那张证书。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12月1日。）

中国人愚弄税吏的办法*

事情发生在鞑靼人入侵不久后的中国。我所说的鞑靼人是一大群塌鼻子的强盗，有一天（噢！是的，十分晴朗的一天！），他们在头目的率领下大步跨过长城，袭击孔夫子的帝国，把它扯碎瓜分；这些畜生十分贪婪，通常的收入远远不够。于是制订了新税，事事都要征税。中国人每走一步路，每说一句话，每喝一口水都得交税。因为有个脑袋、一双眼睛和两张肺叶，所以他付钱；换句话说，每扇门，每扇窗都该课税。可以呼吸的空气当时贵得离谱。再多一生丁，就只有富人可以满足这个爱好了；新鲜空气成了奢侈品。平头百姓的劳作勉强够吃饭、盖被、居住，人口多的工人家庭连这点也做不到，养活不了妻子儿女。他可能有灰色的稻米，有水和稻草；但这是不够的：他需要空气，需要阳光，而空气和阳光一再涨价，他不得不省掉了。

那么中国人怎么办呢？中国人是十分机灵的，他们的文明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我们用大锤互相打斗时，他们已经使用了火药；我们还不识字时，他们已经会印刷。那么他们怎么办呢？闹革命？唉！不，革命不是每天可以闹的。他们动脑筋，想办法，但不出合法的圈子。——法律规定每扇窗户要多少钱，他们就

---

* 一八三一年，法国政府要求在土地税的原税额上再增加三十生丁的附加税，这样至少可以得到四千六百万法郎的收入。作者针对此事撰文，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八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亚历山大·德·B.伯爵。

堵死窗户。——法律做烟草买卖，① 每家就只抽一只烟斗；烟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法律要求每扇门纳多少税，中国人就堵死门，从烟囱进出。——最后法律按人头征税，正如以前按牲口头数征税，中国人就搞活埋。一个缺吃少穿的八口之家，据我猜测，按照自己的能力减少到一个、二个、三个或四个人；其他人则躲在家具下面，钻进洗衣桶或酒桶里，要么让人嵌进墙里一动不动，逃避人头税。税务人员来统计人口时，不得不改变所有加起来的数字，把它们几乎缩减到零，况且他们还得爬烟囱进屋，所以十分恼火。

用这种办法，中国人不再纳税，但依然是遵纪守法的良民。

收不上税来，结果如何呢？

我不知道。我的研究只进行到这个阶段；等我找到答案，我会告诉你们的。让我们暂且承认，我们比中国人幸福多了。法国还没有出这样的事。——你信不信？

亚历山大·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1年12月8日。）

---

① 一八二一年，法国出售烟草所得为六千七百一十五万一千法郎。

国家元首年俸的几项开支*

有些人似乎专门从事让得人心的王权失去人心的勾当。这得有闲功夫才行。长期以来，有人试图向纳税人暗示，一千八百万是最廉价政府必不可少的定价；而如今，根据现政府本身的要求，可以肯定我们仅仅用区区一千七百九十九万六千八百五十三法郎便可了事。

在布尔乔亚式王权的收入中，有下列几项支出：

医药费：八万法郎。——这与体格健壮的所有表面现象和所有表白不符。购买这么多药品预示未来病情严重。

洗衣费：十六万法郎。——就是说每天五百法郎左右。这与拿破仑的作法大相径庭，他每年为此只花四万五千法郎，而且企图在家里洗脏衣服。

取暖费：二十五万法郎。——虽然不确切知道开明君主用什么木材取暖，但从这笔帐看可以猜想一定用了不少捆柴。

伙食费：七十八万法郎。——在七十八万法郎里，有多少每顿二十二个苏的晚餐啊！

饮料费：十二万法郎。——酒窖里一定应有尽有：饮用水和一坛坛葡萄美酒。①

---

* 七月王朝自称“廉价政府”，此文意欲证明此政府并不“价廉”，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八日载于《漫画》周刊，署名亨利·B…。

① 此处原文为pots-de-vin，即“贿赂”、“买卖成交后的酬金”之意；把此字拆开，可作“一坛坛葡萄酒”之解。

王宫费用：四百四十五万法郎。——如果这笔巨款用于鼓励美术，制造产品，购买商品，那么我们只能感到庆幸。但从撙节这类开支的情况看，不幸大部分钱已埋在杜依勒里的壕沟里。①

养马费：九十万法郎。——王家马厩共养三百匹马。没能找到愿意以少于一千埃居的燕麦替中庸政府驾车的骏马。这么多燕麦，连许多官员也消费不了。

日常娱乐费：四百二十六万八千法郎。——我们非常高兴新朝廷不要求搞大型游乐活动，因为仅仅从日常娱乐费来看，天知道那会花多少钱！不过，近五百万法郎可以使许许多多的人得到消遣，我们希望新朝廷肯出钱给人民找点乐子。

亨利·B…

（《漫画》周刊，1831年12月8日。）

---

① 路易-菲力浦离开王宫，住进杜依勒里宫时，在宫殿和公园之间挖了一条壕沟，引得巴黎人议论纷纷。

六等罪行和六等美德*

最近，昂必居滑稽剧院的邦雅曼先生好意把他用过的那把道德尺子借给我们，测量罪行和美德的高矮。我们赶忙把初步的试验公布如下：

一等罪行

因谋反、叛乱或新闻不法行为在下台政府治理期间坐过几年牢。

一等美德

曾宣誓效忠共和国、督政府、帝国、第一个复辟王朝、第二帝国、第二个复辟王朝和路易-菲力浦；感到仍有效忠一打左右不同政府的本钱。

二等罪行

那三天参加过战斗。——加重罪行情状：为共和国或拿破仑二世参加战斗，而并非为了给讷依公爵德·奥尔良先生树立社会地位。

* 这是作者为是非颠倒的现实整理的一份图表，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载于《漫画》周刊，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二等美德

那三天躲在自家的地窖里。——同等情状：曾想与查理十世商谈，人民获胜后，与亨利五世谈判，并拒绝签署废黜书。

三等罪行

革命后竟敢断言发生过革命，并要求它产生后果。

三等美德

在英国购买了枪支，①或利用新发明的电报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

四等罪行

不是公务员，戴顶灰帽子，挨过工人的揍，正如《箴言报》所说，这些工人"讲授秩序课"……报酬三法郎。

四等美德

曾逮住、痛打某个不伤人的男性或女性爱国者，使他（她）身上千疮百孔。——注：爱国者年龄不限；但假若非常年轻或非常老，则德行更高。

五等罪行

曾发表一幅漫画，把政权画成一个满身泥浆的老头，正忙于

① 影射巴黎警察局长吉斯凯在热拉尔元帅要求下向英国政府购买枪支一事。共和派报纸《论坛报》和《革命报》曾指控苏尔元帅和卡西米尔·佩里埃在这桩买卖中接受了贿赂。《论坛报》社长因诽谤罪被判刑。

重新粉刷被七月的子弹打得弹痕累累的墙壁。

五 等 美 德

重新粉刷了上述弹痕累累的墙壁，为《信使报》撰文，在讲坛大讲蠢话，为国王申请一千八百万国家元首年俸，把儿子叫做彩虹；结果彩虹骑马进了里昂市。①

六 等 罪 行

吃不饱饭，没有活儿干；然后，如果想要面包或工作，尤其如果交不了税，那就会犯下暴行。这时罪就不分等了。

六 等 美 德

有个待遇优厚的闲差，或者当保王派和强盗；在这种情况下，美德或许终将占上风，被任命为警察，并授予荣誉勋位十字勋章。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12月15日。）

---

①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里昂丝绸工人为抗议降低百分之二十五的工资发动暴乱。暴乱平定后，奥尔良公爵于十二月三日进入该城。

入市税征收处场景

十二月十二日于波尔多。

预防观测是涉及面最广的职业之一。只要有点腕力和想象力，一名宪兵或海关职员应该前程似锦。欺诈和走私的梦想，谋反者的计划，监狱的战绩，这该多么妙不可言！以猜疑为晚餐，睡觉时保持警觉，总处于戒备状态；这是人生在世最浪漫的诗意。

最近，这样的一个人身穿绿制服，手执探测器，坐在波尔多城门口的界石上，绝对一副一无所思的神气，而恰恰相反，他在反复思考走私问题。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一匹马来到海关职员面前。马后有辆车，车后是赶大车的，赶大车的后面有位胖男人。马、车子和赶大车的人按规定受到检查后继续走路，胖人正准备再往前走时，海关职员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好像要估一估衣料的质地。

“喂！”入市税征收处的士兵对他说，“为什么你刚才藏在那辆车后？”

“我没有藏在车后；相反，是它在我前面把我挡住了，我等车子过了城门后再过去，我的块头不允许二者并排通过。”

“能否知道这特别大的块头里有什么走私品吗？”海关职员说，他坚守岗位，一心想着走私。

"是水肿,"胖男人回答。

"水肿?……瞧瞧物证。"

"水肿不用交税。不然,我就不出城散步了。"

"以王上的名义,请拿出证据来,否则后果自负。"

"海关职员,我的心里自然有王上;但即使在我的法兰绒背心下,这也是看不见的;你就放我们,我和我的水肿走吧,因为我不可能把后者转交给你。"

胖男人正等着用晚餐,他想走开,海关职员认为这显然是叛乱行为,做了一个姿势优雅的冲刺;接着,由于他始终拿着探测器,一眨眼的功夫,胖男人看见自己可怜的肚子变成了剑鞘,他仰天摔倒在地,大声乞怜,指天发誓,诅咒所有的海关职员。

那位善良的海关职员碰到的不是马口铁,而是人肉,他惊得目瞪口呆,几乎要大放悲声;但他首先应当忠于职守,所以他又拿起探测器,去检查一辆驿车,而水肿患者被人送进医院。

一个星期以后,用了凶器的海关职员仍呆在原地,就是说坐在入市税征收处的界石上,身穿绿制服,手执探测器,依然一副一无所思的神气。

"让我拥抱我的救命恩人!"突然一个波尔多口音的人叫道。

海关职员认出这正是被他极其不雅地探测过的人,他好像想溜走,但此人快活地用三言两语告诉他如何受了他的大恩,而不是受了伤害,他使用的检测办法使水肿的大量积水流了出来,起先非常不合时宜,但最终大大有益于健康。

因此,可敬的波尔多人被这神妙的疗法所感动,今天为这个八天前他会要求绞死的家伙申请荣誉勋位勋章。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12月22日。)

有关任命一名警察局长的首次披露的细节*

大家知道，某位警察局长的临时任期只是上峰对他的考验期。① 由于非常不满意他的商业活动②，所以对他的行政管理才能表示怀疑。后来发现了一场并不存在的大谋反，逮捕了一打正巧是卡洛斯分子的拿破仑分子，尤其进行了你们将在下文中读到的严格审查，他才得到正式任命。审查在当时的内阁首相家中进行，在场的有各位大臣，一大群官员和中间派议员。他们在两排冲洗管中间鱼贯而行，然后坐到一排排破椅子上，如同《没病找病》③ 中的医生。然后：

卡西-米罗姆④

你们，中庸的拥护者，

---

* 吉斯凯因镇压一场莫须有的谋反有功，被正式任命为巴黎警察局长，作者针对此事撰写此文，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一八三一年十月十五日，吉斯凯被任命为代理警察局长，十一月二十六日才正式担任此职。

② 指上文提到过的购枪一事。

③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一出喜剧。

④ 指内阁首相卡西米尔·佩里埃。从这里开始，原文绝大部分是拉丁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场的人物全取中性。——作者注。

难能可贵的傍依，

敬礼，荣誉和金钱，

还有彻底的冲洗！

亲爱的诸君，

我心里赞也赞不够

我们的准复辟

是多好的发明！

革命后它养活了

三教九流多少人！

它听凭比利时、意大利

和波兰束手待毙；

它不惜代价给了我们

和平和预算一大笔。

我们必须明智审慎，

努力工作保存自身；

留神只接待有资格

担任最高职位的能人。

为此召集你们开会，

相信你们将会看到，

这儿的一位银行家

是块当局长的材料；

在所有的人选中，

我把他交给你们，

有眼力的精明人，

接受彻底审查和盘问。

〔讲这番话时，卡西-米罗姆弄湿了五条手帕。

巴尔图姆[1]（站起来）

如果你们允许，

我要问未来的局长，

怎样做才算合宜，

倘若有名记者，

无礼的自由派，

竟敢管我们的事，

并告诉我们真相。

吉斯凯图姆[2]

收买他，

他若不愿意，

传他上法庭，

然后定他罪，

送他进监狱。

众人

好！回答得好！

佩西尔卢姆[3]

万一他头脑顽固，

拒绝把嘴闭住？

吉斯凯图姆

再传唤，

再定罪，

再监禁，

---

① 指司法大臣巴尔特。

② 指吉斯凯。

③ 指巴黎王家法院总检察长佩西尔。

直至天生的热情

全部退尽。

众人

好！回答得好！

朗斯洛图姆①

如果你们仍然允许，

我要问未来的局长，

出于何种原因和道理，

在某些场合

必须使用冲洗器。

吉斯凯图姆

有人问我为什么

必须使用冲洗器？

下面是我的回答：

因为这件工具

具有净化功效，

它能清洁城市，

恢复来往交通，

驱逐暴动民众，

逼迫他们撤离。

众人

好！回答得好！

雅克米诺图姆②

若为波兰人民，

---

① 指曾用水龙镇压巴黎民众的洛博元帅。

② 即国务顾问雅克米诺。

或为其他原因，
突然发生暴乱，
做些什么才好，
能为首都治愈
如此大的烦扰？

吉斯凯图姆

先冲洗，
后警告，
然后再冲锋。

卡利埃鲁姆

如果人群不散，
扯起更大嗓门：
万岁波兰人！
必须怎样干，
阻止他们叫喊？

吉斯凯图姆

再冲洗，
再警告，
再冲锋，
煽动工人
痛揍公民，
逮住挨揍的人，
一切为了安定。

众人

好，回答得好！
他有资格进入

空论家的队伍！

卡西-米罗姆

你是否发誓遵守

深奥学说的信条？

吉斯凯图姆

我发誓。

卡西-米罗姆

你是不是发誓，

总与我们一致，

尤其热爱

前朝旧制，

哪怕法国复辟，

四分五裂而死？

吉斯凯图姆

我发誓。

合唱队

万岁，万岁，

能说会道的新局长！

但愿博学的法官，

煽起热情之火，

让所有的杂货铺

商品琳琅满目！

愿他浇水、勒令、逮捕、狠揍，

千年万年无止休！

〔芭蕾舞演员上场

〔《信使报》、《新法兰西报》、《立宪报》、《巴黎杂志》、《辩

论报》和《速记员》首先上场，在灌洗器上演奏各自创作的作品。《箴言报》任乐队指挥。

〔继之而来的是官员们和中间派议员，每人手持一个冲洗器。冲洗全面展开。芭蕾舞以英国式手挽手队形和哥萨克舞步结束。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漫画》周刊，1831年12月29日。）

警长上马刺，妨碍做生意

恐惧是个古怪的东西，有了它，人脸变色，事情变样；它把懦夫变成勇士，给最不果断的人带来胆量；它使人们在二十度的气温下，冒着患鼻炎的危险下到地窖，它使卡洛斯分子下决心等待全体法国人要求亨利五世上台。恐惧的结果五花八门，令人称奇，若夫华-圣依莱尔先生注意到人类的一种畸形现象，即在一场政治大动荡之后，一直高门大嗓、昂首阔步的代表们坐到了恐惧之马的屁股上。

至于我，我更喜欢我的烟草商穆希奈先生的恐惧，它像玛古巴烟草①一样纯正，像他的台秤一样准确，像六枚银币买半两那样合理。

你们自己判断吧。

本月十九日，尼古拉皇帝在吉斯凯先生半官方的协助下，追赶波兰的残兵败将直至贝热尔城。

穆希奈先生和邻居杂货商出了门，他一脸得意，就像讲了一句双关妙语。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回到家里，眼神惊慌，衣衫不整，帽子歪斜，伞尖朝地。当穆希奈先生的伞尖冲下时，它的主人一定内心感受到强烈的震动。

“老婆，”他断断续续地大声说，“老婆，多么可怕的不幸威胁

---

① 玛古巴是拉丁美洲马提尼克岛出产的一种烟草。

着我们！”

“怎么了，我的心肝？”穆希奈太太心慌意乱地说，“天呀！难道可以这样吓唬五个孩子的母亲吗？有我们两万存款的银行家破产了吗？……”

“不是，不是。”

“杜夏泰利耶先生要在我们香烟店旁边开一家鼻烟店？”

“也不是。”

“我们寄养在奶妈家的女孩抽筋了吗？”

“还没有。但你快拿上马里兰烟、哈瓦那雪茄和土耳其烟草，叫人搬到地窖墙上打的洞里。再加上银器和我们的贵重物品。——喏，这是我的表和表链！……现在，我要摊开普通烟草；在柜台上还有普通烟草，五箱普通烟草；这也许将使他们温和一些，那班吸血鬼！”

“天啊！共和党人要抢我们的烟草啦！——埃蕾诺尔，把海泡石烟斗和那箱鼻烟盒搬到地窖去。”

（这时，一位留山羊胡、戴皮帽的年轻人走进铺子。①）

年轻人：“请给我拿四分之一斤马里兰烟草！”

穆希奈先生：“目前无货，先生，我们只剩下普通烟草了……”

（年轻人走了。）

“天啊！你看，太太，这个恶棍，他竟来摸我的底！我也不客气地把他打发走了！”

“可你说说，穆希奈先生，究竟哪个街区有暴动？”

“它还没开始呢，我的太太；不过你还是把我的军装准备好

---

① 当时共和党人戴皮帽子。

吧，因为，如果随他们去干，他们很可能今天下午发布召开初级议会的政令，点路灯时宣布成立共和国！”

“怎么，穆希奈先生，你和这班无耻小人有共谋闹事的关系？”

“啊！我亲爱的，我始终是卖纯烟草的商人，可是，今天早上，我去了警察分局，为街角的杂货店老板要张通行证，而……”

“噢！而他告诉你有人知道会有骚乱？”

“不。”

“他命令工人遵守公共秩序？”

“不是。”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把我吓得六神无主啦！”

“嗳！太太……警长上了马刺！”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1年12月29日。）

荣军院的圆屋顶*

——幻 觉

六月一个晴和的傍晚，四五点钟左右，我离开巴克街的修士小室，我的可敬的、勤勉的朋友维特男爵在那儿请我吃了一顿午餐，这是我胃部素淡有节的编年史上记载的最精美的午餐；胃部有它的文学，它的记忆，它的教育，它的口才；胃是人中之人；我从未如此奇怪地感受到这个器官对我的精神状态产生的影响。

男爵亲切地请我们畅饮了莱茵地区和匈牙利的葡萄酒，然后出于礼貌，在友好的聚餐结束时上了香槟酒。——直到此时，如果没有他的艺术家的谈吐，没有他那些神怪故事，尤其没有我们，他的朋友——都是容易冲动，感情炽烈的人——，他的招待也不过平平常常。

午餐快结束时，我们个个陷入甜蜜的伤感，埋下头沉思，这对吃了美味佳肴的人来说是十分自然的。

男爵这位杰出的批评家，博学的德国人，尽管有男爵领地，仍在一间修院小室，面对修院风景，过着十六世纪僧侣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活。我们的修士见此情景，耍了一个修士的花招，给他满足口腹之欲的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谈话停止了，我们人人坐在由喜欢舒适的英国人发明，在巴

---

* 本文写于一八三一年末，最初在1832年的《浪漫派年鉴》中发表(见1831年12月17日《法兰西书目》)。

黎作了改进，足以令本笃会修士羡慕的安乐椅里。维特坐在一张小桌前，掀起一部分盖子，演奏一件德国乐器，发出的声音，介乎公猫求偶或幻想檐槽之乐的哀叫声，和管风琴在教堂奏出的颤音之间。——我不知道他对这件可怕的伤感乐器做了什么，但我的理智从未受过如此强烈的震撼。气流通过金属管，产生和谐的振动，如此有力，如此低沉，如此尖锐，每个音符立即刺激一根神经纤维。这碱式醋酸铜的音乐，这饱含砒霜的旋律，粗暴地在我的心灵里引入了圣保罗的全部遐想，德国的全部谣曲，以及令我这个生性快活，但痛苦不安的人逃之夭夭的神奇而悲伤的诗情。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两个人。我的灵魂离开了躯壳，这一两个女子，我的家人和我本人曾对它表示过颇深友情的躯壳。——空气不再是空气；我的腿不再是腿；它软绵绵的，没有质感，弯曲着，街面下陷，行人跳舞，我觉得巴黎快活得出奇。

我走上巴比伦街，闷闷不乐地朝林荫大道走去，荣军院的圆屋顶在我的东边。——不知拐进哪条街，我见圆屋顶朝我走来！……最初一刹那，我有点吃惊，停住了脚步。——这的确是荣军院的圆屋顶，它惦着足尖漫步，像沼泽区的布尔乔亚良民一样晒太阳。起初我以为这景象是一种视觉效果，便有滋有味地欣赏着，不想弄明白这种现象；但是，见它朝前走，想紧紧跟着我，我惊恐万分……我跑起来，但我听见身后这混蛋圆屋顶沉重的脚步声。它似乎在嘲笑我，眼里露出笑意；阳光透过圆屋顶每隔一段距离开的孔眼，这些孔眼的确有点像一只只眼睛，圆屋顶朝我投来真正的目光……

“我真笨，”我想，“我在它后面走！……”

我让它过去，于是它重新悬空而立。

在这种姿势下，它向我点头示意，那该诅咒的蓝色和金色的

袍子像女人的裙子一样起了波状皱褶。

于是，我后退几步，把它晾在那里；因为我开始感到极为不安。次日报纸一定少不了会说，我这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文章的人带走了荣军院的圆屋顶；不过我不大在乎，因为我打算抗议，天真地讲述圆屋顶对我友好，主动跟随我的经过。我那尽人皆知的性格和我的习惯会使人料到，与其损坏公共纪念建筑物，我宁可为保存它们进行辩护。

在所有的难题中，最大的，最使我为难的难题，是不知拿这圆屋顶怎么办。自然有笔大钱可赚。除去荣军院圆屋顶对一个人的友情使人得意外，我还可以带它去外国，在伦敦圣保罗教堂旁供人观看；但是，倘若它这样跟着我，我怎么回家呢？……把它放在哪儿呢？……它穿街走巷自然会造成重大损坏，但我可以带它走堤岸，让它在靠河那边走。——一边喊"当心！"人人会靠边站。如果它想进我家，它会撞翻我住的房子。房主会要多高的赔偿金呵！他的房子没有办防圆屋顶保险。如果我带它去伦敦或柏林，一路上损失会多么大！因为它无路可走……

"天哪！没有圆屋顶，荣军院多么滑稽！"我叫道。

听到这句话，正巧在那儿的几个人抬起眼睛看教堂，笑了起来。

其中几个说：

"它到底怎么了？"

"我相信整个巴黎都在议论！……"

这时，我听见一片喧哗声，叫嚷声，似乎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得，他们开始叱骂圆屋顶了！……"我心想。

他们骂得有理。荣军院的圆屋顶是巴黎最美的纪念性建筑物之一；由于圆屋顶罕见的心血来潮，它变成我的财产，我出神

地欣赏着它。它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仿佛缀满宝石；它的蔚蓝色鲜明地映衬在蓝天之上，它的顶塔那样妩媚、优雅和轻巧，似乎把我尚未注意到的美貌呈现在我眼前。它的确有几处颜色褪尽，金箔脱落，露出铅底，但我没有足够的钱使它们重放帝国时代的光彩。

在内穆尔近郊，我见到一位农民有慑服蜜蜂的怪本领，它们跟随他走却不蜇他。他是王；一打呼哨，蜜蜂便来。——叫它们走，它们便飞走。——或许我的思想已发展到一定阶段，我有了超自然的力量，或许我已有本领吸引圆屋顶。

于是，我想为了法国的利益把这个圆屋顶放回原处，并赴欧洲旅行，把好几个著名的圆屋顶带回巴黎：东方的圆屋顶，意大利的圆屋顶，最美丽的大教堂钟楼……多么光荣！……与我相比，帕格尼尼们，罗西尼们，居维埃们，卡诺伐们①，歌德们算得了什么！——我极相信自己的能力，这是耶稣基督谈到过的信仰，我有移山倒海的愿望，废除时空法则的威力。这时我看见税务局的马以最快的步子飞奔而来，一辆带篷双轮轻便马车驶出圣多米尼加街。

"当心圆屋顶！……"我叫道。

马车夫没有听见我的喊声，策马闯进圆屋顶的正中央；我大叫一声，因为可怜的圆屋顶来不及闪到一边，被撞得粉碎；碎片溅了我一身一脸。接着，当该死的马车过去后，我见固执的圆屋顶晃晃悠悠地又站立起来，一块块石头重新砌好，美丽的金色条纹不知不觉又显露出来，我无意识地擦了擦脸；此刻我的躯壳又回来了，我站在荣军院旁边，前面有一大片映出圆屋顶倒影

① 卡诺伐（1757—1823），意大利雕塑家。

的水面。

我觉得自已醉了。——该死的小型簧风琴！真叫人心烦！……

德·巴尔扎克

（《浪漫派年鉴》，1832年。）

莫伯日兵营的看门人*

这张脸不宽，构不成一个历史形象。然而，这名老兵既不是门房，又不是教堂侍卫；他一个人看守整整一座兵营，不在普通看门人之列。

一周前，如今空荡荡的这座兵营里战鼓咚咚，军号嘹亮；每一寸满是灰尘的土地被军事演习的队伍踩踏，每一条标志线被矫健的骏马跃过；双重生活，战争生活使这片单调的土地热闹起来；总之，当时守卫莫伯日兵营的有三万人。

为建立这支仪仗队先花了十二万法郎，以后必须证明它有用处。三万人不见了。需要时可零零星星地在罗讷河与依泽尔河上找到他们。但十二万法郎对纳税人来说是白白丢掉了。一名纳税人和他交给税务机关的埃居一辈子不会重逢。如今，在黩武的支出中，在军事的奢华排场中，硕果仅存的只是一名普通的看门人。

你看见这张在两个民族间流亡的异样面孔吗？他是一片荒漠的守门人；一片没有院落、楼层和通车辆大门的荒漠，他是没有门可开、没有房客可搭话的守门人；从地窖到阁楼的唯一主人，倘若有阁楼和地窖的话。

所以他大睡懒觉，送报的、饲马的、邮差或街头小贩不会来

* 莫伯日是法国诺尔省的一个小镇，位于法国和比利时的边境线上，原系法国一军事基地，由于七月王朝政府昏庸无能，这一曾耗资巨大的基地已破败不堪。

打扰他的睡眠。他储存了食品，因为牛奶店和面包房不在家门口，讨厌的是这一来他就听不到当日的新闻，听不到杂货铺老板散布、顾客加以评论、被归入固体物质之列，在一斤黄油和一两咖啡之间的流言蜚语。

不管怎样，不听新闻照旧可以吃饭，所以守门人用了午餐。然后，为了消磨晚餐前的这段时间，他用一小时训练他的狗，花十分钟打扫军营的一个角落，余下的时间用来计算彻底清扫他的整个领地还需要多少年，打扫多少次。

晚餐后，每当冬夜降临，寒气袭人，夜雾刺骨，他不必点灯照亮楼梯，不必给辎重队开门感染上风寒；他静静地坐在一堆旺火旁，火光照亮他的陋室，悠悠往事给他作伴，回忆使他陷入沉思。恼人的现状被忘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不再存在；这时，仅凭思想随意做的美梦叫人陶醉。在士兵看来，小帽子的形象出现在炉内时明时暗的火炭中间；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它，用火钳抚爱它，这形象经常回到炉内，因为它对老兵的感情始终不渝。

军营守门人没有时钟告诉他守夜结束，他朝周围的房子，诸如蒙斯和莫伯日的房子看一眼……窗户不亮了，灯光灭了，于是他点上灯去睡觉。

幸福的看门人！

然而，明天，他将早起。一个爱国的念头掠过脑际，需要他勤奋工作。被一名投机者传播开的战争谣言会令外交家发抖，老兵却总是快乐地接受它。守门人听了谣言坐立不安，他也想教训教训敌人。他给枪装上子弹以防万一，还要在边境线上竖一块大牌子，他在上面写了一句表明自己新身分的惯用语：请找看门人！

亚历山大·德·B.伯爵

（《漫画》周刊，1832年1月5日。）

舆论的进步

那天晚上王宫举办庆祝活动。真幸运，王宫现在也寻欢作乐了！为俄国人对波兰人宽宏大量而举行的盛大晚会；为里昂的胜利者歌功颂德的音乐会；化装舞会，大家注意到德·弗谢尔夫人的光临，但嘴巴不紧的埃纳凯先生未受邀请。①

这天晚上仅仅是场家庭音乐会，一次隐姓埋名的消遣，其值得赞许的意图想必是不使根本得不到消遣的人觉得刺耳。所以聚会在马尔桑楼底层的小套房内举行；优美的旋律急速旋转着消失在宽阔的卡鲁塞尔广场的回声中，没有搅扰贫困，即首都街道的安宁。

一名国民自卫军士兵被乐声吸引，离开保卫王宫的岗位，驻足聆听……一架钢琴在倾诉，一条嗓子给它伴唱，这似乎是一位年轻公主的嗓音；士兵既是公民，又是音乐爱好者，听得入了迷；他爬上一块界石，把脑袋贴在百叶窗上，全神贯注……

但一位同伴看见了他，打破了他的值得尊重的幻想：

“你还不下来！”来人冲他叫道，“他们如果看见你，会叫你付费的。”

---

① 律师埃纳凯在一桩遗产案中任罗昂亲王家的代言人。他们攻击波旁公爵立的遗嘱有利于奥马尔公爵和弗谢尔男爵夫人。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塞纳省初审法庭驳回罗昂的诉状，十二月一日上诉法庭批准了上述判决。

请允许我们不讲出这位评价音乐的精锐部队士兵的姓名，怕披露后他会受罚得一枚荣誉勋位勋章。

亨利·B…

（《漫画》周刊，1832年1月5日。）

《卷发纸》第二版*

——头部、心脏和上腹部场景

作者：冉-路易

有本书以无聊的书名嘲弄时间的严肃性，受到自《立宪报》和《费加罗报》，直至严肃的《巴黎杂志》等各种尺寸的报刊的鼓励，现在出了第二版。对这样一本书，我们已无赞扬话好讲。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评论文章，读者对该作品应该烂熟于心了；然而时至今日，任何评论都没有使读者认识，甚至听说过作者冉-路易。

由此造成意见不一的局面，说他既不戴皮帽，又不卖绷带，① 也不是圣西门主义者。我呢，我觉得他有趣，就是说，在我眼中，他是个十分可敬的人。请你们注意，我说的是人，未指任何性别，甚至没有猜疑会有性别；虽说文风即个人，但由于缺乏更准确的材料，也可以假定此处的性是复数。大笑，眼泪，叫喊，温柔的叹息，真正的痉挛，这里应有尽有。在《卷发纸》中，有和偏头疼一样令人心碎的回忆，有和《速记员》分析议会一样忠

---

* 第二版比第一版增加了作者冉-路易的一幅画像，以及题为《弗洛朗extra》的第九节。

① 当时共和党人喜欢戴皮帽子。至于卖绷带者，这是影射科克街一位公开拥护波旁王室长系的卖绷带者，幽默作家常把他的地址留给查理十世的支持者。

实观察的篇章，有艺术家工作室的快乐，甚至有堕入爱河前那种感情引起的激动。这就给评论冉-路易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有人认为这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笔杆子，取了新名使自己显得年轻。有些人从常常显得轻松优美的笔触看，以为发现了一位秀外慧中、优柔寡断的女子的自白。我们不谈联想的假设，这是当代的热门话题。另一些人已经宣布冉-路易即将发表《一位未来伟人的回忆录》。

"可是，你本人到底认不认识他？"有人会问我。

对此我将回答："大概认识。"

我们一直习惯于借助一幅速写增强我们说理的力量，因此我们在这里附了一张《卷发纸》作者的全身像①。除去酷似本人外，它还为谢里耶先生的雕刻刀增了光。

欧仁·莫里索

(《漫画》周刊，1832年1月5日。)

① 一张读报时的全身像，报纸遮住了脸。

出　发*

你看见海堤旁的那艘船了吗？……天空蔚蓝；碧波粼粼；花岗岩的海岸，花岗岩的工事，花岗岩的要塞和瑟堡港在阳光下清晰地显现出来。

“你周围有悲痛的表示吗？……没有。好！最古老的王朝就要过来了。——让我们加入到港口拥挤的人群中去，观看这可怕的车队吧。”

王上来了！……

查理十世出现时，从所有人的口中不可抗拒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喊。——他们喊得好！……这的确是法兰西的末代国王；在他之后或许会有一位法国人的国王；而这一位是上帝指定的国王，合法的国王，有国王应有的样子，是其宝座的所有者，正如你是自己财产的所有者。在这位王上和你的财产之间有着看不见的关系，一种内在的联系，总有一天你会发现的。

此刻，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心里有个念头，他忠于这个念头，成为它的牺牲品，我和你谁也说不清他轻率还是审慎，但大家不去十步之外在未来的冷静中，却在现时的狂热中评判这个念头；这老人看上去很穷：唉！他带走了法国的财富。为了从海岸迈上船这要命的一步，你将付出更多的眼泪和金钱，你将看到

* 这是巴尔扎克首次为保王党刊物撰稿，从一八三二年开始，巴尔扎克明显地倾向于正统主义主张。他认为与其让一群贪婪而平庸的无能之辈误国误民，不如接受一个国王。

比他统治以来曾经有过的繁荣、欢笑和黄金更多的荒芜。——你看到那位腰缠万贯的银行家了吗？①他正准备托人立一位国王，他将把国王入帐，为省钱的加冕礼开发票，他将写："在朗布依埃闹一场革命支出若干"，为了国王加冕时用的圣油瓶，他将给王上包金裹银。嗳！这位傲慢的银行家拍拍王上的肩膀对他说："一起吃晚饭吧，我把你立为我的继承人。"这个人，银行家的典型，将看到一百家银行一个个破产倒闭，如同被孩子一口气吹倒的纸牌。

瞧，国王动身时，这辆驿车也开走了。车轮滚滚，它驶过一条条大路，代价高昂，需要和平，还花了好几百万……再过几天，这些使者的小小的和平政府将不复存在……法兰西国王带走了经费，他很穷！……但是，什么东西他没有带走呢？……服丧的各门艺术在这艘大船上与他为伴。

减价的王位，廉价的国王能够到处花钱，让杰作之花竞相开放吗？——五百名坐在软垫长椅上一心想种杨树的布尔乔亚，忙于实现海狸教化的药剂师，因给别人施舍汤而兴高采烈的慈善家，政治江湖医生，法院指定的预算评估人，难道由他们决定是否把必要的经费拨给画廊、博物馆，拨给长期得不出结果的试验、思想缓慢赢得的成果或天才突然的感悟吗？不过有一种艺术将取得长足的进步，这就是自杀的艺术。人们将证明，一个不能把手臂抬过头顶的人可以两脚触地上吊；②不过，如果医学院不接受相反的论点，即不可能悬空上吊，那将十分遗憾……唉！这位正直的老人，他带走了我的宁静，我的甜蜜的自由。由小偷或变

① 指七月革命后曾任法国内阁首脑和财政大臣的雅克·拉斐特。

② 一八三〇年的一天，波旁公爵（1756—1830）被人发现吊死在一扇窗户的长插销上。许多人怀疑老公爵的继承人之一弗谢尔男爵夫人促成了他的死。

节者、弑君者或呆子代表的祖国，将蜕变为一张卫士证；我去散步时将随身携带该证；如果我回故乡，我住的街区的三名杂货商将向我证明我该呆在警卫队营房，临时组成的法庭将在最自由的国度判我坐牢。法律上的自由，是对习俗的专制，正如法律上的专制，保证习俗的自由……合法国王的出走将使这个悖论成为真理。当这位老人和这个孩子踏上这艘大船时，人民将成为君主，——不识字的人民；过去天赋王权给二千万人面包，明天，他们将不再有面包，于是他们将用这可怕的口号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要税，要黄金！……"这些牧人都想骑在马上放牧羊群。更要命的是，人民的最高意志将由中间阶级表达，这个阶级会说："不要社会上层！不要贵族！不要特权！……"

立刻，不再有奢侈，不再有荣耀，不再有工程！……他们一句话，就会拆除宏伟的建筑物，却讲不出建造它们的豪言壮语。这场平庸对财富，贫穷对平庸的斗争，只有庸才当首领，眼下如此富裕的国家，上上下下将充斥笨拙无能之人。为了新君主、新立法者的教育，我们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他们将尝试一切，武力除外。在几个月当中，母亲们抱着孩子来看一个孩子倒台，了解小小年纪如何承受不幸；她们若再见到国民公会将吓得发抖。世袭贵族爵位被推翻之日，将只剩下唯一的武装权力机构，即民族代表权力机构，人们不会怀疑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贫困！

这一切将是这个家庭上船的代价。王室长系三次倒台，三次毁了法兰西。谁的错？是法国，还是波旁王室？我不知道；但他们回国时，带来了和平的橄榄枝，和平的繁荣昌盛，挽救了法国，已被瓜分的法国。如果说他们还了流亡的债，他们也还了帝国和共和国的债。他们没有流多少血，以致于今天，这些温和的

暴君离去了，没有人保卫他们，因为他们的朋友不知道他们受到攻击。再过几个月，你们将知道，我们即使蔑视国王，也应该在王宫门口为保护他们而死，因为国王是我们的代表，是祖国的化身；世袭国王是所有权的标志，是联合全体有产者反对无产者的活契约。国王是社会大厦的拱顶石；国王，真正的国王，是国家的力量、原则和思想，各国国王是古老欧洲生存的基本条件，它靠奢侈、艺术和思想才能维持世界霸权。有无限的权力，这一切才能诞生、存在和兴盛。

总有一天，半数法国人将私下或公开地为这位老人、这个孩子的出走感到遗憾，他们会说："如果还可能搞七月革命，它将不会发生。"那三天的英雄们作出的奇怪判决说来话长，却简短如塔西佗的一句话。这句话将开花结果，因为复辟或革命从来不过是人民隐秘思想的表现，以和平安定为目的的各种利害冲突的爆发。我们可以把为保罗一世①送葬时讲的一句话拿来用于法国，读懂我国四十年来历史的人将毫不犹豫地重复这句话：

"为合法君主制送葬的人，将亲自埋葬王冠和政权的滅价得标人。"

拿破仑和《圣经》中的法老们一样，在一片血海和败兵破车中间，在硝烟弥漫大裹尸布似的平原上遇难；他比缩小了法国版图的波旁王室有过之而无不及；波旁王室倒台了，他们只流了自己人的血，几乎没有被那些拿起武器保卫一项契约的人的鲜血所玷污，而这些人胜利后不再承认这项契约。

嗳！这些被放逐的君主留下一个更加强大昌盛的法国。试图为民造福的承租人将受到教训，懂得天主教这个字眼的涵义，为了它，被我们流放的这位老人经常受到责骂；万一这些承租人

① 保罗一世（1754—1801），俄国沙皇，一八〇一年被贵族密谋杀害。

治理一个讲道理的民族，我将原谅他们迫使国君流亡、受苦受穷。上帝将庇护他们。

请看那边的要塞，它曾冠以登船者的姓名，它已改了名，三色旗替代了白旗。倘若你阅读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时，曾为被赶出村庄的老梅莉莲的乡愁而感动，那么现在，你不为失去法兰西的王冠、第三次踏上流亡之路、被亲人抛弃的人洒一滴眼泪吗？让莎士比亚去干他愿意干的事吧，随他去吧。

还有件更惨不忍睹的事：一个孩子也被赶走！

现在你明白王族出走是件多么伟大、不幸、可怕、勇敢、富于诗意、崇高、令人绝望、凄切、光荣、与全民有关、不祥、虔诚、有趣、代价昂贵的事了吧？

我们站在鲁尔山上，只看得见聚在港口马路上的人群，不愿看得更远！

君王们一定犯过错误，因为他们现在置身于大海，只在天堂才有祖国。

“现在，”我对陪着我的友人说，“如果你问我为何一定要发表这篇悼词，我将这样回答：如今我与霍布斯、孟德斯鸠、米拉波、拿破仑、冉-雅克·卢梭、洛克和黎塞留意见不同，如果政治从根本上讲是为群众谋福利，我认为专制主义或尽可能大的权力——不管如何称呼它——是达到这个伟大的社会目标的最佳手段。那边，”我指着大船说，“是权利和逻辑，轻舟之外是风暴。”

“我们有前途！……”他回答我说，“还有法兰西。”

永别了。

德·巴尔扎克

（《蓝宝石》，1832年。）

《行　军　床》*

——军旅生活场景

由《主要女演员和肉铺伙计》的作者所作①

选择《行军床》作军旅故事集的书名十分恰当，因为在战斗中间难得有休息的机会，所以更加弥足珍贵，回忆的魅力经常替代绵软的枕头。《主要女演员》的作者从当代主要战争的插曲中挑选了十二个场景来叙述，他的第一部作品使人们对他在文学上抱有的期望没有落空。有一点可以指责的是，在好几篇不同类型的作品中，文笔千篇一律，过于单调。但分别处理的每个主题仍然引人入胜，其中大部分甚至具有遍历的背景似乎不该包含的重要性，因为作者巧妙地把它们与某个突出的事件间接联系起来。这是千百个吸引人的细节之一，这些细节起先被主要事件冲淡，后来又从同一事件的庄严色彩中得到充实。掩卷之后，它们依然发人深省：这是某些想象力丰富的人会欣赏的一种长处。

为了选个例子，我们将简要地引述《嚼碎的子弹》的结尾：

---

* 这篇新书介绍于一八三二年一月十二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亨利·B…。

① 据书志学家A.巴比耶考证，《行军床》和《主要女演员和肉铺伙计》是克莱芒和爱德蒙·比拉-古吉兄弟俩的作品。

一七六九年，热那亚人老吉亚科莫和科西嘉人打仗时被杀，他留给儿子的唯一遗产是头颅中的一粒子弹，他吩咐要用这粒子弹报仇。

“把它打进一个头领的身体里，”他说，“这不过瘾……要这样做！……等你遇到那位美丽如画的怀孕女子……，就是你在圣尼古拉兵营见到的、在当兵的丈夫后面骑马驶过队列的女子，你瞄准吧！用你的喇叭口火枪朝她和她的孩子开火！你听见了吗？”

不久后，阿雅克修① 举办一次宗教仪式，正当全城人跪在仪式队伍面前时，有人开了一枪，大家听到一阵呻吟，怀孕女子晕过去了。——一粒子弹刚刚从她头顶飞过。

全城显贵转眼间来到年轻女子的寓所。两分钟后，她躺在床上，面如纸灰，毫无血色，床帏一度放了下来。

人人在心里打了个问号。

病人终于苏醒了。这时，最年长的医生提高嗓门，双手举起刚刚降生于世的人：

“孩子！在贵族人名录上有你祖先的大名。你，莱蒂齐娅·拉莫利尼之子，佛罗伦萨军政长官、圣尼古拉共和国首领之孙，你不会辜负祖先留给你的荣耀；于尔森② 的名字应该归于你……夏尔·波拿巴之子，——向你致敬！”

拿破仑诞生了。

亨利·B…

（《漫画》周刊，1832年1月12日。）

---

① 阿雅克修是法国科西嘉岛的首府。

② 于尔森（1400—1472），法国掌玺大臣。

编 后 记

本卷收有巴尔扎克于一八三〇年五月至一八三二年一月发表的杂著一百四十六篇，主要是在《时尚》杂志、《侧影》周刊、《漫画》周刊上发表的杂文，以及一八三〇年九月至一八三一年三月在《猎鹰》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政治新闻述评——《巴黎信札》。一八三〇年十月至十一月在《时尚》杂志连载的《风雅生活论》已编入《人间喜剧·分析研究》中的《社会生活病理学》（见本《全集》第二十四卷），本卷不再收入。

从本卷所收作品可以看出，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前，巴尔扎克的杂文主要围绕社会风习研究和各阶层人物特征的研究。七月革命发生以后，作家对政治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猎鹰》上的《巴黎信札》，虽然对七月的投机家表露了极大的不满，但对革命后的新体制并非毫无幻想，且显示了强烈的参与意识。然而七月王朝中庸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作家很快变得心灰意冷，并站到了反对派一边。从一八三一年开始，针砭时弊的政治杂文成为其报刊文章的主流，特别是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写得犀利明快、辛辣俏皮，颇具拉伯雷之遗风，堪称讽刺艺术的力作。

文 珉